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八册目次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元）王惲撰 附録一卷（二） 明弘治十一年馬龍金舜臣刻本 〇〇一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

（元）王惲撰

附錄一卷（一）

明弘治十一年馬龍金舜臣刻本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八

七言絶句

故宫遺石

華陽遺宫土花碧依然萬石如林立憔悴崩雲偃月姿留與都人作寒食

至元十六年寒食前二日同賈漢卿遊上方光教寺謁相上人又不遇因賈往年留題五詩清新婉麗煩襟爲灑然也亦留詩壁間仍用其韻爲鑑堂一笑

紺碧亭亭午影凉同來共坐贊公牀拖條柱杖誰家去借問山僧有底忙

出處何心燠與凉適來真是兩繩床分司不作埋輪去虚抱乖崖救火忙

古寺僧殘草木深寶香猶足散煩襟雲窻不到閒核句幽鳥還驚恨别心（謂漢卿明日北歸）

萬事無端起六根蟻旋蜂鬧苦紛紛間來莫厭僧窻話瞑坐團蒲到日曛

花木蟬房一徑幽生平奇勝愛窮搜入門便得清凉界信有人間六月秋

閑閑公正大二年爲慈聖兩宫重修寺碑説寺盖夷山之地唐令狐楚愛其奇勝曾居於此塔係唐新羅僧智照用海船運新羅琉璃甓所建

間人愛作静中忙細和新詩步繞廊老衲向人誇水異一甌春露雨前香

流杯池

九曲彎環碧玉圍錦香吹浪下龍池一觴脩禊宫中舊正是梨花雪滿枝

太白捫月圖

詩中無敵飲中豪四海飄瀟一錦袍千丈醉魂無處着青山機上月輪高

閻次于秋山圖

五年宦守晉州城伐石堙山日有程展放畫圖還憶得姑山黄葉正經行

李白醉吟圖

長庚風彩月爭輝力士傍無識子儀白璧莫嗟疑有玷夜郎風物要新詩

題藺廣寧望海寺詩卷後

同年樂用之爲録二詩贈仁甫縣令

金到明昌事事新粹然一氣變斯文試吟望海樓中詠轉見飄飄思不羣

遠懷世契密明徳適述先猷極孝心舉世淚然衰俗裏兩家風誼見來深

紫陽觀雜詩和西溪嚴韻

袖裏冊秋照夜紅市人爭識漢壷翁南都花木春猶好長在先生杖屨中

心安巳契長年訣道寂能開不二門我亦静中存夜氣此身之外欲何存

終日沉迷簿領中乘間時過紫谿公羽請師莫作功名

看心似浮雲度太空
片言理到釋群疑不待諸生入管窺收却藥籠無箇
事一簾春夢落花知
坐忘不戴遠遊冠是是非非了不干欲識紫陽存養
力一簪玄髮頬浮丹
縕細元氣化雖精起滅漚如一蟲輕為問壇邊聽經
鶴人生何苦未忘情
余年昭戯出京師想像繁華夢覺時前日石壇揮麈
處故宮真似黍離詩
呂黍一彈了仙翁六絕西溪意匠雄從此夜總塵白
滿滌除玄覽見冲融
一壺大地市朝間施藥歸来盡掩關幽睡不知紅日

晚青山誰似白雲閒
壞壞槐宮蟻戰空銅駝陌上幾秋風一身歸潔何難
有人重清時濟物功

宮井七絕

團團鶯鶯露盤秋玉潤砂紅湛碧流多向內家供頒
後餘甘翻齎入茶甌
野粉侵淫暗㳘花玉床零亂卧泥沙龍瓶敗繡初無
擇波及都城十萬家
高梧陰暮掖庭西清比中冷甘比飴今日道傍塵機
滿秋娘憔悴渡江時
清時瑤殿引瓶金百尺還聞墜水音想得日長宮閤
靜玉盤珎果看浮沉

金屑雖離泛曉光瀛池通氣濕嬰香六龍不挽清波
去忍給吹骨樂御牀
事事宮庭到可珍我因懷古故來頻一泓雖在當時
水終似上陽白髮人
行入空宮重嘆嗟倚天金碧墮塵沙景陽留在烟脂
井似與都人續夢華

後三絕和西溪韻

武元直雪霽早行圖　謝宣慰

亂峰疊巘玉嶙嶒危棧何人趁早行似我姑山新道
就神居東崦聽雞聲（宮中時聞山道青成夜雪大作試軒下闢山神居）
雪擁天山六月寒冷雲西北是長安行人馬上揚鞭
喜猶勝南荒作熱官

僕敬甫四題同西溪賦

昊天報德詩人感蓼莪終身大舜心舉世靡然衰俗
裏一家追遠見来深

支于堂

怡怡和氣滿春臺天顯曾忘鞠子哀說似升堂興起
客功夫元自孝思来

種德堂

德積于身報自豐君家培植見深功友于堂下看株
樹漸與三槐氣象同

清心堂

紛紛萬變一心微止水能澄見是非客去妙觀尤有
得滿簾春日靜朝暉

跋唐中王畫馬圖

汉府曾觀鐵筆驄又於此紙得真龍却疑決電奔虹
異不到少陵題品中

題劉平叟胡氏殺虎圖

歔猛其如義烈何揮刀峻絶曾陽戈哀哀哭絶東山
婦恨入秋空淚讓多

重陽前三日仝大季長畢茂先酌七賢祠
下

滿眼青山落帽風七賢祠下一樽仝雲煙頗肸來能
幾白鬓相看總老翁

蓮社圖

莫佐淵明從遠公鬢絲禪榻偶相同談空說有知多
少都在龍眠意匠中

二教玄風盛末嘉後來諸子更紛拏淵明興在東籬
菊獨泛秋香亦自佳

一詠相誇陷洛郊流傳江左到滔滔杖藜首見淵明
畫裏龍眠意寂高

贈唐縣李縣尹

按部次堯封教官石雲卿來訪因話縣東
有前鄭尹李君年六十四雖武人性喜學
己卯夏自浙東歸載羣書滿家將遺之子
孫以讀夙志吁可尚也余聞之喜而不寐
明日元旦躍馬來觀出經史子集及未見
書七鉅箱凡千有餘[illegible]富覧間偶得是詩
以贈 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李君元
人 諱忠字彥德縣人為蔡國公將

蠹来向王充閭異書
田間炬草照西東止是農家十歲豊不為两掾茆屋
底白頭還得愛書翁（唐之鼎家元旦然東華於 嘗間視其所儲以十數成）

庚辰歲唐縣元日

堯封今歲遇新年欲訪遺風已渺然頗效老人三獻
祝至元
天子壽如天

吾皇仁聖邁唐虞寬大恩頒歲首書正擬乘風開濁
浪忽隨飛網漏凡魚

宣和珍禽圖

紫烟阿閣鳳連巢瑶圃飛翔下絳霄踏散木犀花上
露翠襟丹喙不勝嬌

和唐邑教官石雲卿見贈詩韻

自笑鉛刀效至剛夢中揮篲走群狼東皇若假春風
便放使諸山草木香（己卯除夜次韻邑養壹一城有樂 紀節析以尺鶴緣之皆四數而走）
敘觀有一絕

完州道中

使符按部喜同分首自行唐入保垠誰着分司王老
子杏花香裏過今春（是年同出使按官韓君長安梁縣二簽事大使 王西溪）

過蔡國公第宅

南衙路斷歸時貴東第堂空鎖繐帷鮑室頭知神鬼
瞰一草頹巷未為悲

庚辰歲人日前一日書夢中所見

碧樹翻香滿洞春一般長留陽花開似嫌燕語鶯吟

碎唾噴宮音遏夢雲

題木蘭廟

廟榜曰孝烈將軍在今完州城東北隅至
元庚辰正月十日来謁土人稱昔木蘭戰
此得功故廟有熙寧間知軍事河南鐵景
初題記并所刻樂府古辭

春風奏凱入明光不願曹郎帰故鄉今日西山見遺
廟蕙蘭根異死猶香
迷離撲握雜雌雄萬里持戈此建功因見漢家征戍
重畫與閨左尚秦風

登完州城樓州是古北平又曰永平即漢
曲逆縣地故城在今州東廿五里即高祖

云余行天下見戸口殷繁獨此縣與洛陽
尓故城西南有大塚土俗相傳為陳平墓
土人稱墓曰塚

漢家山東二百州當時繁庶此為尤朝来拍額城樓
上斜日荒煙草樹稠

望郎山有懷郗陵川

太行鰲掀東入海鼓鬣高撐霄漢間一自詩仙黄壤
隔風雲空鎖碧峰間

張九元帥哀辭并序

不肖與公既昧平生哀誄有述似涉無從
然聞公幼敦詩禮長識風雲雄畧英姿為
時名將始御江淮厥績已著及平二王篤
功獨高壽年未遐天遽奪去故作是詩于
以為國哀而寓天下之所共惜也辭曰

摩海波澄戰血紅歸
朝無幾病龍東異時傳史論書法當與將軍死事同
盛說將軍禮度寛訃聞中外不勝酸可能秋月臺前
詔便作悲風易水寒
英姿颯爽戰酣来夢裏神交一嘯開号努永隨秋草
没春風吹恨上金臺
一曲鐃歌变八哀扶桑宿霧若為開我雖不識將軍
面苦聽鼙声惜將村
恭國高勲上將壇九郎又領俊功還遠教寒蕃蛟龍
匣千丈神光失斗間

曲中有惧将為碩特見已丘蘊藉姿不似九郎横槊
裏笑驅風月入新詩
堂堂萬里常山陣首尾横穿復道空変屋未圖元帥
像樂歌先奏二王功
前日長歌入漢關今年埋垠九重泉應憐一段江山
秀再到人間又幾年
匆騎前頭揭認旗風飄笳鼓入雲悲眼中部曲渾依
舊不似樓舡入海時
標柱祀功趁漢將臨江覩陣惜奇材更憐一片金陵
月吟送哀声萬里来
風吹大樹日瀟瀟雄畧無由覩嫖姚碁冑斧如天似
悟不容勲伐盖東遼

風飄素旐天爲慘枷拂朱旗露易乾雖水不供門客
淚郎山空倚戟支寒

水邊臺榭月邊樓廉逝𣏌亡共一丘羽扇泠隨秋月
暗銘旗高颺竹煙愁

保下春夜

金臺池舘錦屏圍煙柳風荷蕩碧漪景物縱疎猶可
愛畫舡春水放燈時

諺語新年百草靈燕遺積檜闘多能就中两地風光
盛東府風驚保下燈

題抱陽山張燕公讀書堂 在完州東北廿里

富貴功名愁等閑丈夫臨事節爲難挺然不附姦臣
請似覺功夫出此山

書龕高倚抱陽雲萬壑天葩發異芬莫訝相君潛伏
久東封西祀要鳴文

凌閣勲名煥日星㪅藏於此貯精英江山萬古風雲
筆未覺前賢畏後生

贈孫月老

明月靈臺到炯如清光元比衆星殊豈知影落千山
底以德看來本不孤

携筇偶入贊公房照眼驪珠夜有光臨水起亭他日
事爲渠題作墨君堂 爲觀蘇黃二公手蹟眞跡者數幅

祝香保定文廟

泮宮絃誦育多才視作尋常事可哀羣吏近霑閫佩
色正緣文廟講書來

遊張將軍山林

至元十七年二月朔同苟嘉甫尚文蔚遊
保城東張將軍山林置酒松臺因話郝奉
使宋家洲事

寺地臺傾老樹欹夕陽淡淡鳥飛遲一樽細話朱洲
事天道幽冥未易知

踐雪谷早行圖

壺口山隈石徑開六花一夕浥浮埃披圖憶得經行
事夜半盤車下嶺來

題武遂朱君挽章後 諱和字信之

滹碩微勞到賛裹成圖眞見此心良更將一片西湖
水沃及奎郎見不亡 夫奎出身子公奎字君章

新安道中

長陂極目麥青青總是當年屬鶩汀二十四橋春水
外野人指示望鶴亭

官舍卽事

畛畩點雪柳垂絲簾映虛庭淑景移入只風滿紫歷
滑清和天氣未暄時

題節婦霍氏銘後

節婦墳臺峙塋九原不化是貞心儼然一片松陰
石只與西山共古今

祁陽道中

鵲啼花落已無春四月田家更可人雨後老農催種
早風前紅袖採桑頻

行人不為送春忙一雨千林草木香馬上綠陰三百
里直看春雉到祁陽
一春勸課歷郊墟路入祁陽氣轉愉夾道錦韉州太
守隔林紅袖趙羅敷
題孝感聖姑廟壁
分司巡歷帶晨官來禱蠶壇為歲寒一娃寶炟神意
暢祥飈吹下鳳雲冠
仙去清溪事渺茫女功留在故園桑春風蘋滿汀洲
綠吹作淩波步襪香
卒歲誰能不製衣為蠶來禱聖姑祠何當雲葉翻香
雨闔入芊桑綠滿枝
題董左丞墳林

大樹滿滿綠滿林蒼坦埋設石麒麟兒孫難道無情
物猶學將軍擇日心
南海揚旌開百越北風滿綱有奔鯢多應奪去忽忽
嘆斜日宮中聽鼓鼙
董相墳林南董里九門東下棗城西千年華表忠傳
業萬字豐碑看御題
明皇私語圖
人老逢秋百感催夜深私語自為媒誰知海藏情緣
在不道生離有馬嵬
盈盈一水隔雙星不似行雲侍錦屏歡樂幾時憂思
集碧梧秋雨待君聽
秋滿驪山有所思海棠紅盛鬢華滋細思夜半銀屏

語總是三郎嫵媚辭
戲題階前玉簪
露影幽香濕畫欄美人睡起未全枕只疑吟墜搔頭
玉月暗雲階欲悞拈
題郭都水若思祖行實卷後公善推步算
數隱德君子也 邢臺
天元章會到玄機星曆推來一理齊襄國至今傳異
事門前鴛水亦曾西
龍崗拱木秋風老無處猶懷隱德尊黃極不埋身後
數青雲今見起家孫
鎮陽新居
行馬門施擁豹幢德威端辯使君堂不應花影潭心

月昨夜分光照客林 一作綠水堂前月綠水潭于園堂名
嵇侍中祠 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
八王雲擾亂中華義士何辜捲戟沙懷惠憐庸猶晉
祚牛數移歸入牛家
侍中精爽有無間霜葉猶疑血點殷一節見危能授
命陸機回視恐慚顏
沙河道中
昨夜清霜比雪寒彫殘羣木削宜先朝來信馬沙河
道一一風前翠影圓
西門豹祠 在豐樂鎮東南一里
古人辦事笑談中長愛西門禁暴功邂逅馬遷稱善
吏不應排比滑稽雄

光武廟在河陽城北十八里東字北云其地名望亭乃唐郭位之地也

室袍鎧風花紅一體君臣祭祀同前日洛都城下

煙無地認南宮

文淵上將功雲臺英烈儘爭推可能私爲椒

不在龍姿娀變中

滏陽道中

曇鼻遺塚覆園纔半是高齊與魏陵千古是非全一

盡基接終爲路人憎

王化呂仙翁祠

猶炊一枕田祭華能幾暗與衰仙翁祠下無窮

客不道都從夢裏來

題杜郎中二子字說卷後

燕客儀容雲表鳳紹宗英秀掌中珠故家正有新詩

句不到徐卿第二雛

于公憤獄起高門積德而昌見後昆正似紫峰遺澤

遠青衫還有讀書孫

題劉太用畫草蟲手卷

動翾飛自一天眼中風露發清寒筆端正有坡仙

樂莫作宣和藝本看

東坡墨戲出新意八

詠復見河陽劉夢到草堂風露

碧花籬落候蟲秋

格物先須論致知古人圖史發幽奇多君夢到周南

出幽

澄治略無私蟻聚蜂喧任一時正要至誠相

不須臨事涉多疑

宣和寶石圖九十大葉

雲萬態煥金書染出湖光照坐隅不道漢家規制

泰山磐石是基圖

岳廟謝雪偶題至元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

岩巒觚爵動雲霞慘淡陰靈黑帝家恒岳所臨風雨

好不須飛石示雄誇

野老題詩語寂工表余精禱與神通爐煙散處雲生

野祝板宣時雪滿空

偶得二絶寄府尹史子華

雕雖殘雪點山郊麥壠埋深不見苗春在草根泉脉

底淡黃先到綠楊梢

人說中山有父風父從眉宇得沖融燈前近閱虞芮

榮轉見公明鎮領中謂牧羊地讓創等事

曲陽道中

軟紅沙路柳條風雪擁陽坡見晛融細繞嘉山三面

過唐河東北望堯封

癸未年二月九日雪

東皇且莫認來賓開拆花封占好春一夜雪花深數

寸肯教挑李露精神

幾日輕陰雨氣盈凍殘花柳望春溫不知一夜豐隆

意散作銀沙藥麥根

冬寒沍過常年節近春分尚凛然暮靄地雲開風日

好暖於南國賣餳天
大都即事
一資半級到銖分往往超遷越等倫除目豈徒傷道
念饑寒常有幾千人
薪如束桂米量珠二月中旬凍未蘇笑殺九逵金馬
客半年僵卧聽除書
創行敢効木求魚例進難於上坂車會取一陽潛九
地春來葭琯氣舒徐
燕都萬壽宮有梅一株每歲移置蔭中逮
春仲方發藏今年得花滿枝雖冰姿的皪
香色勢歸終強頹也戲題二絕以自况云
僊家有術解藏春蠟蔕雖欺凍尚皺若比百門山下

見強顏還似聽除人
冰姿難倚暖回根人力封培氣始伸蓓蕾看來雖勉
強一枝猶冠漢宮春時進獻東宮
即事
無著必須循體例有依便揩是人材區區桃李栽培
手恐負東風一例開
朝鐘暮鼓惜蹉跎有例臺除半歲過不是馬周無伎
倆翻來覆去幾常何
都尉王晉卿畫着色山齋圖
披僊寶墨妙通神都尉丹青要擬倫欲識淡粧濃抹
意髻鬟渾似鏡中人
半生翠繞與珠圍不為槐根夢已非老去紛華心自

得筆端時到野人扉
惠崇蘆鴈圖
雪灘風竹映寒塘水宿雲飛未易雙不似鴛鴦沙渚
暖翠紅相倚聽春江
小桃
小桃開徹淡烟脂不出初春未半時二月朔風吹石
裂依然憔悴幾枯枝
梅粉飄零柳未煙一枝春色獨當軒今年暗得紅苞
拆風雪禁持第幾番
淸明節近無旬日桃蕾含芳又幾朝今日簷前看春
色一枝纔見椏紅椒
題日者詩卷

侯鯖熊掌味能甘舉世看來意欲兼不似君平安素
發一爐香燼靜垂簾
蔡琰歸漢圖
明妃光寵照龍沙枉說琵琶憶漢家去住兩難心最
苦就中哀怨是胡笳
和劉仲脩見示十首
今歲餘寒過往年東風無奈雪花顛幾時不禁燕臺
酒蹴踏陽春醉十千
野鶴昂藏本不羣剛同秋隼下翔雲近年轉覺謀生
拙半仰公田半賣文
穩城行出入新都驛劉堅求硬聽除馬上相逢還自
笑背行今見兩茅廬

老成　生臺
多少閑花不識名
列朝班不厭紛又踈鸞鷺入行分迫年借就袍
笏喜向龍墀拜
聖君
瀟帘新詩說遠遷淮西依例住三年若從清議先才
恐不多特又着鞭
先輩光動晉臺春入手行司又一新長記鬚兒相呢
咏一官同作兩淮人
角霧棲兩劍寒瘴煙都上筆頭乾十年持擊秋風
裹蜀棧盤空不覺難
月旦評中見壯圖不應齊曾抱貞儒別來又爵冰霜

健筆鋒鋩似董狐
星燈清語夜闌一杯長記浣離顏朔風半夜驂車
去詩在寒雲石嶺關
東風剪剪送春寒望望田家惜兩乾無事在家貧亦
好有心行道古來難
虎豹九關圖
九重關鑰錦班圖幾更微言誰可知首關四門明四
目定書深意見宣尼
春夜獨坐
悶悶寒缸照夜昏帳中時事不容論近來鼠輩欺人
路碎柔塵似馬奔
寒冷似深冬曉日空燒海色紅一樹

伴人憔悴倚東風
梁園節序不相饒正月初旬凍盡消長記東墻微雨
後一枝紅艷杏花嬌
風物悽涼近禁煙敵寒無酒客衣穿楊花搗道多才
思撲乱春衫不當綿
細草根深綠自叢山桃含凍尚能紅垂楊可是寒欺
得半為剝中半蠹虫
鞭石圖
洋海求仙已渺茫又鞭牽石駕飛梁帝功不出仁和
聖四念元來便作狂
檀州門外觀隰河春水
西山諸水願瀰淪合入渾河不自存昨見春冰絲洋

發滿川都作濁流奔
二月廿八日端門街觀
乘輿還宮
龍煙日暖紫氣春水
回鑾萬馬奔纓紱遠揮清蹕後漢儀光動御天門
麗日紅翻御路沙青山回抱灌宮斜
吾皇遊豫諸侯度錄使都人看翠華看一作望
年年原廟薦鶯鵝春水秋山例一過安得採時姚右
為
面說湯羅
芋燧嬌游遠至聲高[illegible]象駕雄賜異不[illegible]
賢思得

鎮國寺觀迎佛

九曜趍降世聖尊象車香滿綺羅塵人傳此妓[illegible]
中宮製上下雙輪轉十人

漢成帝幸張禹第宅圖

王氏當朝父惡譏幸回天鑒絕萌芽恬然不主天人
斷長恨安昌負漢家（孔子曰政事恐譏而 譏禹出幸石憚畏忠）

與叔議太常論書

翩翩每愛太常書姿態還同靜女姝儘是汝粧宮閣
樣豈知東抹與西塗
相過閒話味何長字字頗書入品量握手正當吾意
處盡須圓勁體須方
近年書學果誰優說道家休有悟頭意態偶從點字

得千金駿馬倚山丘
一段殘槍路偶逢開鋸便作鐵鉚工君看王趙凌雲
[illegible]來自浯溪慘淡中
鵬雲九萬平原筆望望蒔黃甘下風誰為南唐金荊
手敵將田舍比顏公
篆隸中追三代古風雲重集二王功遺山不見裴旻
帖枉着雲臺詫米雄
雲蛟家廟駭盤拏著作姿容隱畫沙後世若從書法
論混淪磅礴是承家
將軍懷敵銳於虎舍豈能為必勝哉今日遺碑見[illegible]
筆英姿颯爽漢雲臺
天山飛將指裴旻書到吾顏迥不羣不為裴勳[illegible]

陳至今冠劍氣凌雲
朝叔卑高倒獲冠寓書還等義方彈一緘遺草
娟千古狐狸敝膽寒
檢校秋官祿食難顏宗收養半紫鄴當時米家無多
惡李相因書重泰山
小楷東方出右軍丹青難寫是精神孔門弟子多才
藝有若唯能肖聖人
次山歌頌漢文章書到磨崖日並光具眼廣菴曾有
語筆間元氣撼三蒼
蘇究載耳殷姑節詈賊天津是夫凡斷壁幾行移[illegible]
帖九泉相值死猶生

雜詩

野人家具取官中適用都輸兕笙功君是荊嵓湖璉
璞得來幾待費磨礱
較量暮四與朝三初不多爭讓愧慚戀戀不成別闕
夢劍南才了又湖南
愛歸故國苕溪外春老風沙慘淡中辛苦西臺臺下
拓不成還作柳花空
昨日清明壁障面今朝上巳卻晴明老天氣候初無
定敢倚虛名作實行
人家構室要憐憐小木枝撐易作功汝是連雲棟陛
物得來才費梓人工

萬壽宮芙蓉杏花

三粘瓊[illegible]蕚華穠[illegible]出高枝見化工不著上林春色

底粉香吹滿步虛

滿意春寒強自妍■枝無葉更蕭然莫誇百葉玲瓏巧輸與垂楊護綠煙

活色生香只好春橫斜燈影似梅君多情唯有東墻宋夜夜幽窻夢彩雲

閒簇生紅滿故枝今朝看處雪離披一春幾日風光好素影幽香只自知

徽宗畫周靈臺圖

靈沼臺高倚碧霄當時魚鳥被恩饒可能積德千年久盛世看來僅四朝

徽廟初年布政優冊青揮灑想西周共■愁橫流后花石綱船墊九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二十九

七言絕句

題武元直畫巢雲曙雪圖

千丈雲巢曙雪寒清談誰似二公閒京師三到凡三■見夢繞煙林紫翠閒

蒼雪亭為劉簽賦

將軍城佈有山林亭下雙松鎖翠陰一夜雪花來點綴蒼蒼特表歲寒心

蒼雪詩成玉局翁左山題扁取清雄翛然坐對橫枝處不到東華踏軟紅

過賈左輔墳林

雲陣橫陳賈氏林蒼煙埋沒石麟深堂堂地下開天業只聽黃鸝送好音

桃花鸂鶒圖

桃花鸂鶒滿春江睡暖晴沙夢亦香何處秋風南去雁斷雲寒影不成行

答楊元甫問

勁於硬鐵無強梗媚比嬌妹峻潔貞元甫見詢魯公答筆端流潤自圓生

答劉少卿頒書之問

仙壇郭廟八關文裘國濠州半茹分五帖論來皆具體就中勁潤是顏君

留別簽事張鵬飛

鵬飛簽事以三詩餞行甚有情致但愧褒

筠林暮雨

共山山下送征騑卓水歸時趁醉題十萬壯夫飄酒處一燈長記宿筠溪

入定州北門偶得

千雉巖城鼓角寒當年韓富倚爲安後人苦笑書儒白羽風雲屬将壇

雲林曉沒

家住青林杳靄間尾餅乘月沒冷淵山中道士全椒客煮盡谿頭白石圓

山中雜詩

路回峰轉認山形周折東來似曲肱偶倚斷崖南北看兩鯨挾輔一龍騰

長風吹雨入山門洗淨埃氛面目真領取封靈相敬意儘堆空翠待詩人

騎乘藍輿步稳宜兩晴龍首有餘姿興來題破蒼苔石記我青山獨到時

徐童絶觀曉煙蒼盡得東峰草木香鞍口逸西山更好惜教無力到禪房

山前三院說中溪蕙帳空來夜鶴悲一片短碑堪賠語宣尼堂下久揩順

又題鹿菴與王子襄先生手書後

一代高人王鹿菴幽潜來住百門龕詩懸藥竈當時支攻有先生德不慙

劉齋王讀書堂 在阜城北墻下

當年斛相讀書堂此日金華表佛幢碧色尚餘書葉
草綺泒循是聚螢牕

平原縣有懐顔太師忠節

羯奴猘犬九州空平地孤城與抗雄十七郡兵同日
集奮從吾守倡孤忠

紀右脅誌文

昔相工謂王欽若貌異當害或云鼻斜何
如曰他日作相自正後𥙷然予右脅有六
紅誌一黒子狀成斗文其黒子絲非同色
又遠而不應曲詰至元廿年二月廿一日
因浴出見一紅誌忽生其下遂足成杓狀
吁亦異𢦏因書此以紀其生發月日云

勝間素有七星文黒誌樵杓遠且昏忽出一星為補
正隱然高起更紅溫

讀老泉先生審勢審敵二篇

清時無故厲兵刑審勢雖深衆目驚轉首翠華鑾輦
去老泉幾策見來明

二勇先須一掃清萬方然後論升平周文未免昆夷
患却訝先生以筆爭

赴任濟南前次黄崗作

征車轆轆二旬間泥雨長途備阻艱行近黄崗都忘
却一峰金翠得華山

今年東赴濟南行帶雨拖泥二十程只為此身饑凍
迫衆回辛苦歎勞生

過濟河縣北晏嬰城

一製狐裘四十年當時功烈管差肩細思欵對崔門
語又見臨機勝趙宣

三士輕生死二桃善謀誰似晏卿豪朝來采邑城
東路欲訪林丘掛佩刀

濟河道中 今鄒為青河孟偶志點水耳是名臥湾 枝濮取今陵張布於此

缺名

甲子東遊入泰安封壇日觀總躋攀誰知二十年來
後却向齊西看泰山

匡山

匡山説有舊茅廬李白當年此讀書嵐氣蛇如
吟醉重野雲時學荷綸舒

公堂

老吏前頭擁簿書午衙急散日停晡南山翠倚
公堂上終日相看有若無

九日登歷下亭

當年歷下富材賢李杜文章兩謫仙此日風流俱
不見秋煙空濕採菱船

周文矩畫劔化龍圖

圖底幽光見斗間張華腰領不勝寒躍淵又作雙
龍去在晉當為變怪看

飛躍陶梭化葛笻潜飛無跡與神通披圖勘
迷平事又在雷公劔室中

右軍書扇圖

偶愛瀟灑翁影寒拈將揮洒動雲煙情知龍躍天門
筆肯與兒童調百錢
王謝當年奕世豪東山清興更滔滔不應經略中興
志留在書名與日高
春閨怨
花落閒庭燕語新東風吹夢濕行雲就中寂是闘情
處一寸春光爛錦文爛者爛熳之爛
甲申門帖子
一卮春酒醉門扉入手新年所事宜却愧白頭官舍
底苦無明略佐明時
偶書
人無定志何從好事到難量尚口行一理纔能消百

妄物情其柰正逢迎
周文矩勘書圖
宮槐陰合玉堂清書葉翻香入細聽内苑近來游
少太平天子要傳經
鈴索無聲到玉除一時人物在瀛壺細看鬢畫翻經
處當日安知不有吾
花壓闌干樹景移一枰閒然玉堂恭日長政有
樂未礙從容下直遲
周昉畫楊妃禁幽圖
海棠春睡儘紅嬌苦憐三郎催早朝人到愛深無
拚心憐處更妖嬈
題張季雲先生山莊圖

儒將風流素所期兒時幾讀齊
揆喜對張御賦此詩
郤馬蠲居是素懷笑嗟終老未曾諸天
氣散作恩威震兩淮
恩長本與風雲會山過空園水竹幽識似
望達封勲業在徐州
公與徐州帥牙吾答相得甚驩官幕府
至蔡陂史部郎中死沛縣牙吾答即盧國瑞
也
樓居春望圖
翠斂雙娥底事愁不緣春去落花稠歸鞍未得朝天
信望斷東風燕子樓

徐熙折枝果圖
紫陌春風窈窕歌昇平花果夢宣和寫生忽見徐卿
畫碧爛紅鮮發興多
後庭新唱滿深宮已覺金陵王氣空畫手忍將亡國
潑筆端秋實染春紅
趙大年雪霽聚禽圖
風雪龍沙萬里行當時先兆見丹青不然就綺豪華
習滿意荒寒落鴈汀
點綴煙林意儘妍沙洲鳧鴈見荒寒君看小景都盈
又展放江湖萬里寬
又題美人郤翁圖
鎖顰蹙女所思春風何意醉瓊枝畫家解寫

不見焚䃊脫珥時
大禹泣辜圖
真淳氣散不淩古科條漸似秋荼深道逢吾罪連泝
泣灼見當時罪己心
陶潛夏居圖 趙孟頫畫 錢舜舉藏
襟懷瀟傲羲皇上晉宋興亡筆削中千古此心誰會
得颯然時有北窗風
吾廬瀟洒風煙外詩思扶踈樹影中典午醒來何限
事五株楊柳自春風
庭樹交柯綠蔭濃欣然志却草堂空更憐筏經懷舫
處漠漠平疇遠遠風
題李伯時畫陽關圖 雲淸閣家藏
晚唐聲教限羌戎才唱陽關意淒遠餞每矜殷術
壯略無離别可憐容
剝落重於煙柳雨雖愁長似玉關程就中僅是銷魂
處不待驪歌第四聲
題祐陵古畫雅集圖 ……
龍章紅爛紹興文入手休驚玉璽新奎壁細看輝映
處半爲元祐黨中人 第二句一作內府芸香秘幾春
題杜荃老春融秀嶺圖
三分春事二分空料峭寒生破曉風今日簷前天色
好山嵐全似卷中融 甲申春大寒
題李龍眠畫九歌圖
不志君死即休脩辭空說

遊歷山南寺園題其壁
暖煙散處只空崖俯瞰城居亦壯哉寸
出不容濯濯堂無材
江貫道畫江山萬里圖
抖擻衣塵整豸冠躡蹬於日簿書閒何時一
囊飽看江南萬里山
繁杏錦鳩圖
繁杏梢頭淑景新錦鳩呼雨雨初勻儘堪活色生香
裏擁頸雙栖過一春
過青崖山 上有圖畫幾乃餘上有老君 段今爲大林叢矣 公手
鶴集來下望青崖武惠當年幾往來欲說雄圖中寂
重至今東魯幾多才 一作 [illegible]
過道郎寄時伯彧 秦貴教授名震
宗回望漸微迷空翠隨人過道郎三日魯瞻亭上
一樽風味詎能忘
題山谷家乘後
物看喜小康宜州天氣囚難量一壺醉倒牂柯
古南樓飲恨長
宿東平南衙
曾預幕中籌白首重來 却似絳園春睡
聲鶺鴒五更頭
黃石公祠雜詩
指說山頭

祠南翠阜重
都在先生指授中
[illegible]邑彬彬富碩儒山川英氣未嘗虛[illegible]須苦泥[illegible]
夜半重來覓素書 東阿前金自張萬公高子清物俟筆卿已下職士筆者三
此老當年一隱淪後稱黃石況疑神野人莫詫山間
事洞冗無情草自春 留黃山洞冗所立石也山
良授書來知益奇一時籌策係安危楚人不逐哀歌
散白首空懷抱石悲
千古陳言雜僞真冊青難僞是精神護軍史筆端如
畫圯上風雲逐日新

今古文章不自工後人公論見清雄璧閒細閱題詩
客笑煞騰騰兀兀翁 貴石村有神云天其最興奉書子貴者題詩黃石公題曰鶴屢老杜詩曰兀兀翁爲屢已村老盖皆稱今書陽也兀兀奔稱衆罷也二公爭相爲已詩者歎今隨山閒之日斜刑非佳爭之建盖可爲一家也
郭將軍巨廟在肥城縣西水里村南山上
土人云巨嘗趁熱來此欲瘞其子於村傍
果然余以謂孝忍者也
家寠時供菽水難豈堪孫息共盤餐生埋設若全純
孝不念將慈變忍端
水里山頭郭巨祠歲時香火野人思反哺因羡慈烏
鳥斜日歸飛滿樹枝 一作亞哩坤羡慈烏烏
繼司毅夫韻題野堂壁 毅夫名乞

郊居靜有耽書樂客至都忘憔歲從喜向壁閒留語
去草堂樽酒訖曾來
眼中故友三年別霜後春桑一柯支暫解歲憂談士
樂馬頭遙指野莊來
武惠公故里 鉢長清西五十里錙鐵里者是也
鵠里西連武惠林蒼煙埋沒石麟深固應千古桓公
葉長聽黃鸝送好音
遊百家巖雜詩
月池懸溜落蒼窪岩竇分居可百家不羨碧瀾秋色
好倚天驚絕赤城霞
龍鬚草細壼婆娑石樹[illegible]碧王窩欲訪鍛爐懷舊
隱老僧指示隔煙蘿

山居最苦水泉慳明月池深湧碧瀾寺仰以清山藉
澗細數蝸口瀉高寒
山煙起處竹林蒼白鹿崑高半夕陽長嘯至爲鸞鳳
去公和當冠七賢堂
玄髓冊書兩遇難碧山猶識有仙壇千年留在愁康
恨石上清風漠漠寒
亂山合還排青闢細路縈紆走白蛇十里風煙吟醉
底柘園莊北日初斜
清晓蒸杭户户香百門山下喜初嘗太平有象四年
是翠竹梢頭看繖揚
[illegible]往蘇門半月過青帘巷[illegible]攄[illegible]寓寓形宇内知能
[illegible]酒當歡不樂何

十月山陽黃落秋陡寒風色媚貂裘蹉跎非泥林婁
酒更為諸賢一日留
晉隱祠邊落照紅自來伐木竹林中且休輕議前賢
輩自執牙籌笑阿戎
王烈清泉在碧巔當時瓢飲致高年情知沈醉能充
腹空使人間作笑傳

題朱孝子詩卷

道傍積土作高標存歿中間慰寂家見說一方多錫
類秋風惡木變鳴梟
中古識封高四尺朱生覆簣到三尋竹憐衰俗頹波
裏能見終喪不匱心
門閭旌異對堂封春在林墟洩樂中白首已慚朱子
孝荒阡望入漢堤東舒家三代祖塋丈堤四相望只三墩

長至日同李靖伯過高仁甫新居郎事

禮義為方邑不多癡心極厚已饒諛首從吾輩家風
異其奈閭閻鄙俗何
藩籬限隔苦無多徽去寬於四海和昨晚杖歸心適
喜樂於常棣燕特歌
中唐一帶間雖藩隱眼高於嶺嶂嘖嘖變熱西家高老
子晚猶能暖鶺鴒寒

讀明皇雜事

西內淒涼慘落暉高將軍去事尤危赳居猶徹公卿
表淚拭龍袍紙自悲

元日門帖子

堂落有成求思遂歷歲時一近逢季主說
搆新年儘笑聲
雖闢覺眾輕關心有味勝時榮不妨鄉社浮沉
一曲酬歌樂太平

題醉道士圖

頭傾盡玉雙瓶已醉猶醒百態生若問一中中所
樂醉鄉日月自昇平

題播閒圖

乞食歸來意有餘豈知內子涕沾襦相逢半是播閒
客底用經營畫作圖

題理宗題馬麟畫折枝木犀圖

花中神品趙昌師又向臣麟見折枝不惜一天風露
潤百杯棲晚要新詩

題醉漁父圖

浪急舟輕任自由得魚歸去博新芻醉來省記靈均
語獨速煙蓑笑不休

題卜者詩卷

卜筮精微未易通靜能知遠要深功畏糧去訪賢師
友喜為題詩送易東

題徽宗畫百鷺圖

草滿宮池漲碧淵日長靈囿皷咽咽轉頭百有于飛
地漠漠蒼煙是野田
淺淺溪流碧玉汀風標呈象想真情圖回不到靈臺
辨與樊川說晚晴

西伯池臺白鳥多二南風化到雍和[illegible]只辨丹青
丁創守其如宗祖何
乙酉元日門帖子
莫認將榮真福順休從勢利論人情願將風日輝輝
氣散作豐年笑樂聲
題德長老夢齡圖
高情千古一坡仙夢入西堂豈偶然只著吾家公案
論嗜心將至有開先
脩齡親說夢中傳寫出梅花樹下禪更愛鹿庵人品
峻不隨王導作周旋[illegible]
露堂夏日即事
日長人在露堂間何物相看慰我顏碧瀲方池湖水

滿一峰蒼翠出君山
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河間王成之和）
文鍊親承聲欬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
筆不放奎光到玉除
江鄉雪景圖
勢利羈見百尺竿雲臺爭似釣臺閒料應遂底秋江
夢不到君王物色間
秋江待渡圖
楓林沙步夕陽蒼一棹秋煙待野航江上西風晚多
急行人歸路不須忙
寒林圖
溪山一雪自幽深都付騷人入苦吟最是畫工留意

端滿灑翠寒林
題水拈圖
姚黃魏紫動遊觀何似田家黑牡丹萬有囷倉由尔
出論功消得畫圖看
秋山訪友圖
滿滿楓葉映青山詩在風煙紫翠間早晚得歸林下
去一溪秋水伴君閒
明峙石樓連佛屋雖横入節走青伊杖藜多是香山
老斜日青山獨往時
讀後漢西域傳論
世外鴻荒古罕聞角端人語鳥雄尊縱橫寂㤥宣城
筆理絕人區略不論[illegible]

題樂天不能忘情圖
駱馬悲鳴頻玉珂停杯重聽柳枝歌做成一段閒公
案轉覺香山長物多
揚柳新聲滿洛陽樽前風味老難忘筆端拈出新詩
句似為樊姬作嫁裳
韓白二公老境
日月閒心要破除香山晚節亦區區藏詩葦寺皆餘
事猶勝昌黎聚博徒
豬也胡為勸著書要將斯道濟時須情知千古湖陽
筆肯作分章摘句儒
太一宮四絕
華表人歸鶴未來空從雲氣望蓬萊西

猎訖中知手自栽

露濕庭松偃蓋青一聲幽磬隔踈櫺多應金简朝元罷自炷爐香讀道經

庭樹蕭蕭綠滿廊日長深鎖碧窗涼隔簾遥見秋來兔一葉輕黄墮井床

漠漠陰風轉石壇長廊踏破碧苔寒呼童撒放松花鈴看罷梅花問竹安

倚竹圖

天寒翠袖儘輕盈暮倚湘筠思不勝何異澗阿幽隱士長材空抱乏賓興

遊龍門雜詩一十首 共西山右

山到龍門勢轉奇千巖軒豁射朝曦從教馬足徐徐進正是山紅澗碧時

百丈瑶泓湛碧崖杖藜不到是空迴諸人也解詩人樂挽葛攀藤一例來

龍門形勝自天開細瀉銀河灑碧崖老我世間塵土夢百年能得幾回來

直上危巔弄瀑流空濛飛洒翠雲裘看來渾面無纖翳人道龍泓似炭湫

冷泉飛下碧峰尖蛟籽綃長萬縷纖却為夜深寒月苦山靈長下水精簾

龍門峽束石嶙峋只有懸流寂可人才到寺臺心已喜竹梢明處掩天紳

上題詩石上休劉郎勸酒薛郎謳奇探不識風雷

若比潮陽更款留

舍東上稜曾醉裏陳州羨不勝玄極近南雖峻絶似君筋力尚能登

惜登危馬力微歸時風袖喜披披紫煙履藉青鞋步下蒼逕不覺疲

山意詩人作晚粧野煙不幻碧峰蒼婆娑醉藉橫坡草更為山英倒一觴

筠溪軒留題

山川明秀在共西人問其中幾杖藜三十年間還默數青燈兩度宿筠溪

筠溪溪上好風煙又向幽人借榻眠欲就龕燈尋道話却成尊酒醉留連

題天慶觀壁

至人心孔有天遊何似歸潛德日休千尺澗松終自老一菴閒地且相留

擾擾城居是是非靜觀秋水物空齊近年銘盡爭衡氣卧看虛窗日影西

春畦綠滿桔槔閒吟眺高城有往還不着神光中背上時來支筇看西山

闤闠都來掌許中白頭相會幾人同時將一榼如水酒傾瀉春風滿太空

題史仲威脩畚州文廟詩卷

禮殿脩完到大成仲威一日得嘉聲都憐吾郡資庠地二十年來斷不行

題歲寒齋

松栢青青貫四時木中推重爲幽姿吏君特用爲齋榜要見貞心老不移

題東坡手簡

文章大節中所立海岳英靈未易招只爲峨高人競仰有時秦吉作鷃嬌

題山谷手簡

書學推公果若何紓餘全似右軍鵝兩行醉墨南樓帖一字千金未足多

寄楊參政

紅藥堦前露氣新五花行判舊經綸除章莫厭鈞陶細散在人間是好春

閑中何物慰窮愁細把調元入校讎勘破漢中三策意忍從刀筆論鄰侯

謝太傅奕棋圖

勝負胸中料已明又從堂上出奇兵怡然一笑文楸裏未礙東山是矯情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

七言絶句

題蘭氏三桂堂字說手卷

當年山斗仰蘭公此日開封有父風看取讀書堂下去又看三桂發春紅看一作放

題王司公所畫竹石秋堂家藏

此老何心作此君一枝中發錦江春無窮露葉烟梢意散作先生百億身

關河形勢圖

關河百二控秦頭滿目斜陽獨倚樓設險守邦須尚德每多異起說文侯

秦川表掌華山高千古關河締搆牢早晚去艳通濟手浮觥如畫鋪驚濤

壑閑樓上醉憑欄一片黃流入斷山我愛此强俱寂寞山河空鎖夕陽閑

解鞍圖

川流縈帶繞痕青万帳風烟砲漢營長記敬軍卻射鵰丹青圖上香升平

瀰瀰牙帳野河春羽獵歸來日未曛展放畫圖還記得二年鞍馬過牛群

高空雲迥射鵰還細草平沙困解鞍醉裏清寒將夢去春風吹雪點旗竿

題黃門飛鞍圖

金錯盤陀絡玉機春風飛影下瑶池丹青明見騰傳

意花柳深宮緑八姨
年年十月幸温湯詔給餘目半騎驕寂見流雲瀟洒
處津陽春色韓蒼蒼

讀唐武后墨紀

秋日花開未足烘有瓜無可摘黄臺瓊問擲着青娥
哭爭指朝堂鬼朴來

讀狄梁公傳

魚鱉露恩徧九垓鳳池春色接鸞臺緋袍不染梁公
血辨作幽囚一聚埃

二馬圖

振鬣長鳴万馬瘖肯教閑損絡頭金多應縱駕華清
去飛過宮前御柳陰

讀富鄭公傳

本詔東來止國門悔將威克動嚴宸挽妒不合終官
眼六丈方知是聖人

玉堂閑適圖

醉岸烏紗殿影東宮花低狀酒波紅典來筆麗長楊
賦独占高提酒脆風

淵明漉酒圖

此圖以氣象筆法較之恐是王雲筆也雲
泰人意匠多偉麗而少雍容余嘗觀斯效
又内殿横吹等圖故敢指此殆雲之筆也
然近代以來如雲之工者亦不可多得云
秋澗老人王惲序

牀頭新釀漉來空清濁君看固不同門外徵車揮已
去秋香籬落醉西風
紛紛烏帽雜華纓何物衣冠可重輕莫若脱來還渾
酒一杯時後聖之清
秋田一粒不露唇長恐春醪負此巾儘着輕紗渾漉
却尤勝憔悴滌京塵
停雲時鳥日從容長在先生醉眼中刻宋禪來非一
事五株楊柳自春風
蒲輪遠轉亦醵恩處士難徴實晉臣常愛紫陽書法
當不教輕涂寄奴塵

莊宗横吹圖

郭相西征奏凱還 阿嬌歡寵鏡交鸞却嫌鼓殿春

風煖玉管横吹曉吹寒
翦葉艱難百戰開傷心何苦寵優俳豈知兩部仙韶
器總是君王火葬材

維周南樂見寄嚴韻

長慶詞人興寄長當時元白闘軒昂江山正有潮陽
韋千古詩壇自一行（一作細看君詩興當長咏字 [illegible]）
（[illegible]）莫嗟朝鏡鬢毛霜總道寒花晚節昌一級散官增正
七三升春酒醉公堂

邠亭秋月

水天上下月微茫冷浸邠亭夜色蒼我欲去尋幽隱
客一天風露靜琴張

括諸山水勢兩分
異北諸山水兩分山西流注會龍門香東衆壑歸幽
野觀作尋乾入海奔
復作詩以贊之
戢方引據説空繁到底終無一定言發殺九峰真具
眼高空直下看中原
寄馬左丞子卿
士達察判行求先容不敢書謹以亂道二
章聊代起居之問且奉一粲云
治道元來有本根裂精都在鳳池春近因拈出中堂
記滿眼經綸半魯人
一別春坊歲五過向來心事總蹉跎遲伶紅藥堦前

露零巧節歎意最多
學圃亭
樸君隱德老謙經俯仰乾坤一草亭莫為久心親細
事正宜素賣削蕪菁
指揮上下任畦丁春韭秋菘用不勝若向邵生親問
訊瓜田風味勝東陵
明農致事祢周宰抱甕澆畦説漢陰兩事若論為拙
計空拳持虎更何心
庚郎三韭種來青鄭老秋瓜結已成食肉飯蔬元有
分不應空恋五侯鯖 鄭老為爪州刺史審也
東鄰近接香山里南汭今稱處士溼活計看來元不
惡自鄉明月種梅花

題紅葉翁頭
故宮秋色辭來鮮浥露吟風雅養蝉折得不浮流水
去一枝留伴月中仙
深宮不禁水東流賦就幽情孰與酬紅露滿山秋正
好等閑休上建章樓
今年火盛若為攻彤彤西風一掃空忽見翁頭紅錦
色上陽秋意滿吴宮
雅歌一十二首并序
雅歌者為丞相武公作也公經略河南之
三年有
詔士計行臺時權臣承 制威震中外拭
吻磨牙燮燮接噬凡可以中傷羣辟者靡

不爭至公以大忠至謹乃心
王室欽衆人之責為己責以天下之憂為
己憂雖困於跋疐一身利害略不為恤也
蓋欲俾 朝廷上存公器下不失民心為
重其大節有如此者竟能感格
帝心恩終簡在自非精忠貫日其孰能與
於此哉所謂臨大事處大變而后見其真
將真相之度焉因追作雅歌一十五章庶
幾流播斯美使後人頌而歌之顧望若神
人然其詩曰
讀來黄卷有深功都見平時日用中朝下列車常蒸
闕行間技士每如象

陰闔陽開制揔司諸人何與到傾危㦲臣有罪
天王聖不恵　朝廷遠不知
衮晃桓圭極品榮枝來得失一毫輕空擲馬援囊珠
諦終見汾陽貫[illegible]誠
天蓄靁風未動威栖栖遵渚歎鴻飛見知正賴
龍潜　帝茄鼓歸來有袞衣
萬馬瀟瀟入潢巴行臺東下控中華方思霖雨須賢
相豈特春風動虎牙
萋菲方成貝錦衣　睿思熒惑若為開天教中令心
如日几几㦲瞻赤舃來
品彙流形共化權歲寒都到老松邊嶽殘太古陰崖
雪始信貞心老更堅
儀比鳳凰重比山功高心小古為艱平生幹當江南
事事了身名兩不関
群飛鐵翮入罝羅棘上青蠅許許多良玉儘禁三試
火周人坐擣百升歌
尤則憑凌懦則摧秋霜中烈外恬徊虎臣剚有回
天力更著闔兒与孽媒
拓境每憂王土窄息有思与万方休生平㤗關丹心
在風雨何傷一葉秋
身任安危五十年老臣懷抱若為宣始終正有汾陽
夢不到江湖范蠡舡
長圍破禁仁聲著積穀吞吴策畫深三十年來分閫
地智名功勇揔無心

長德中堂掌団枘宛陪高步在亨衢百官礼絶真除
日門閤蕭然一事無
釣魚山下護龍游番塚江边奏凱歸一馬二僮東下
日路人拭目認征衣

丁亥歲門帖子

坐費謀生計已癡歸田無力理耕犂一家風雪渾閑
事四海豐穰是素期

汴梁故宮寒食

人家賣酒繞宮池争揷青旗曲作圍蕭鼓漸多寒食
近一撑先為典春衣

熈春閣

棨閣當年燕御頻鼎烟未盡慘兵塵土堦三尺節欸
底人自熈熈物自春

倚竹圖

綿宇挑香翠易攀一枝倚竹立湘皋定情正在冰霜
操下到琴臺日暮雲
粉香沾袖怯輕寒都着幽情寄竹間多是楚山湘水
怨不應空待貴珠還

己丑歲門帖子

大卿赴部應求叙老子傳心要醉經二事儻能如所
願一家編簡有餘青
韓生猶寐春秋學陳孺熏酣出訓文磨礪童孫能寸
進一家春色看祥雲

題頭宗墨竹

撫軍春思到湖文筆底秋蒻見本根絶似承華欄檻
看露梢烟葉揔龍孫

堯民圖

日出漁佃日夕歌蠶衣耕食樂天和細思歷象星辰
外帝力於人更有何

己丑五月十五日過王氏祠堂

兩軒梅竹足興哀親見春山手自栽前日問安人不
見翩翩風葉送愁來
兩世規模有遠圖轉頭庭樹影扶踈碩勝何大中郎
輩信竟椎公德未孫

巢父飲牛圖

濁泥常恐汚吾牛特地驅來飲碧流縱使許由辞位

去汙須終是對宸旒
耕田鑿井不知勞長恐逃名未得逃寂寞帝堯平治
事一犂春雨滿江臯
徵庸禅讓兩無心驅飲時過碧澗潯若見後人牛傳
事入山唯恐不幽深
舜授堯傳兩不聞寂憐牛力晚來新一鞭了却東臯
事頼水箕山分外春
若評箕山巢所操雄辞堯讓匪吾曹桐江江上垂綸
客一様清風万古高

清明后二日南庄拜掃囲偶占

寒食人家節已過秋千猶在院東坡今年春日光風
好拜掃帰來笑語多

野叟爭求醉筆新因書聊欲 杯頭勸農說有新冠
盍要識君侯是老親

送喪挽歌

高墳纍纍没荒草白楊風悲和思欷人生到此是徹
頭一例灰塵無醜好
祖筵總徹哀魂起翣柳多儀殯萬里向來送者各還
家冥冥独卧黄泉底
人世何短白髪多駒隙光陰不奈何才見春風吹草
緑又看庭樹葉辭柯
人命輕微如薤露百年歡樂能幾度森森鬼伯若來
催相將共入黄壤去
哭聲交慘蕭銘咽樹架增䍐縞素餘昨夜高堂猶暁

辯今宵荒野恨何如
相將執紼送輀輧母子恩深哭不休報德不銷埋石
痛低空還有断雲愁
方相擧凶魂擾馬閭里親知滿中野只知哀挽送行
人相看誰是長年者

細君推氏哀辞

神情𢦤自女箏指病後支持又八年最着老懐悲悼
処死猶知惜盡又錢
性姿貞静伯姬恭四十三年好夢空一闘夜臺無復
見悲聲留在白楊風
欽來三夜夢平生明説先姑已侍行喪称有無能感
了何須易治太經營

中堂此隩挂殘魂恋恋情思在子孫奉祀更當嚴在
日忍令哭臨限朝昏
水西原上有新塋三世親夜力助成一旦夢隨
先妣去有知當慰未忘情
綠過弥誕無旬月漈变辭容只兩朝宝醫暗晉嵓菊
細黨蛾空見遠山邊
營葺貧家鵲有巢百年心事憶同牢空餘深夜回溪
月獨見変波汞凋毛
六十難爲大折悲百年偕老是同期篋衣滿意遺𥝖
在空結纓𣃁九十儀
病倚中房望大兒娟娟心目已難支膝腫帳影魂衣
闇腸断燈前擁髻時

去年扶病上新塋歌管杯盤水曲亭今日重來人不
見杏花零落柳條青
素棺已蓋鋪冊旐舊物難窺瘗玉臺苒苒縱隨仙馭
去姍姍猶憶夢中來
將持仲子族同嫡主葺貧家儉作豊存殁較來無少
憾正緣余尼致終凶
思榮頻決魚軒貴祿食同需石界田忍死最怜相吅
問六旬之上有餘年
舒徐委悅滿餘衣能盡梯夫灼灼宜四十三年中饋
地儼然宗祖饗多儀
圖置香火坐庭闈欲話平生氣已微生死還來真大
事幾回含哭說先歸

逝水碧漈長寢地晝籬香鞢送特車開窓不待梳奩
感遺恨空存禱獄書
百年同穴是同期一病彌留秋草萎垂老境中成死
別九泉相見話真知
緡錢灰冷過黃昏閃閃寒釭閉閤門只有此生來夢
裏幾迴含泣認雖魂
徒婦治家勝丈夫雖君真与徒同符半生黽勉公家
事一米私門不顧吾
勸余過飲省文思切戒無多酒後辭翁媪老來惟我
尒百年門户要扶持
蘭枯蕙槁不禁風一夕吹香入殯宫把酒試澆橋下
水不容將恨到湘東

當娶愁對齊眉案井屋空留復魄衣誰道兩行知已
淚浪浪併向老來揮
厲葉人去露堂空内助功多想肅雍說似老莊休鼓
金固無形氣奈情鍾
蜜漿朝奠愴萬蔗露濕袞衣半淚痕每憐兒童莫歸
早水邊恐有未招魂
忘懷無似老莊盆便作何知委路塵詩到悼亡能自
釋情文相稱是安仁
祢殯親遷葬百泉久謀銘誄入瑤鐫君須少俟無多
恨行見貞珉表墓前
長逝拜慶諸姊上隨宦名邦二紀間秋入池臺芳徑
歇春歸庭院落花閑

行來古禮不多難含斂堋藏決彿猜莫評初終無佛
事此心求在有無間
衣衾棺槨無遺憾親戚悲哀有至情二十三年庚子
月西河原上奠先塋

李早蕃馬圖

群奔角壯任郊垧已入牢頭莫力爭惜取蹄間三丈
逸望雲飲計鐵山程

跋藍關圖

潮陽英氣凛中天愁絕南荒瘴海烟不道生逢陰有
相自陳哀表亦堪憐
曉風吹雪下關頭點綴行人去國愁展盡畫圖還白
惜七閩南下即潮州

題趙克敏遺安亭

襄陽苦節說龐公趙氏貽謀意與同肯羨東隣滕榮
貴轉頭歌舞畫堂空
趙生卓爾見青衿及長行身稱克欽爲問遺安安所
止一家爲鵠住高林

題張氏致樂堂

生前菽水盡餘歡身後追思世所難誰似考城張孝
子至今洪具絜盤餐
刻桷丹楹燕寢新食前方丈饜華裀一杯不及慈顏
樂負米終慚季路貧

壽萱亭

葵丘張氏孝無違終歲承顏著彩衣入户儼然親不
見一簾風月澹春輝
凱風吹棘棘心柔罔極恩深痛莫酬不羨潘輿花滿
縣一枝金鳳儘忘憂

潘店早發

一鞭行色趂闗道過處人多說險夷忠義此心能自
信風波前路不須疑

儀封

三代漸民道義深抱闗嘒匪大賢心披雲總遂瞻依
頓便解天教振鐸音

睢州道中

馳傳北經梁孝苑垂鞭東過宋襄城征人折盡隋堤
柳風捲枯蓬逐馬行

汴堤

近自汴州開夾道遠連淮甸卧長虹若論往返行人
便道在勞民却有功

寧陵縣早發

殘缸斜飛耿孤燈夜久吟餘氣類諧雞曉不知霜力
重起看梧葉滿庭堦

蕭相國廟

海寓清澄入帝圖忍將牛溺飲泥汚不思世教從中
降得約秦苛意儘都

聞畸人話芒碭山事

芒碭山邊欝蒼蒼斷口雲連十里長兩段素蛇今化
石至今神異説高皇

望碭山縣有感

裴劉起義晉陽宮三百年來立國基一旦剪夷無噍類厲階誰想在全忠

宿州道中

辟寒須酒多難敎數旌前征覺易行前去維揚猶七百黃雲衰草宿州城

樓子店道中

汴溝已是荒亡跡湖石重開禍亂基徽煬較來同一病九泉相見不相嗤

敗盟無策更開邊万石移來起艮山天意故遺亡國恨兩堤秋草卧羼頹

虹縣道中度長直溝

望入綏寧接楚雲老姿山遠界溝鄰小河河上淮東地万頃黃蘆不見人

凌江

生平費寐瓜州渡此日風煙指顧間却恨中流風浪惡雄觀應欠上金山

潤州 甘露寺近為火焚掃地

望空北顧無雙寺行入西津第一州江影隔山推素練行雲和費瑣朱樓

桃源圖 劉君卿索賦

淵明既號葛天民流水桃花到処春明見筆端閑寓興武陵休苦覓漁人

東來連柯泛長湖兩聳冰霜儘琤瞿偶值漁郎心已覩更堪三復武陵圖

浙西到処武陵溪稍涉幽深路便迷始信避秦元寓說淵明遺世厭羈栖

虎丘寺

真娘詭為惜娉婷李白題詩在竹亭[illegible]洗鶴班金縫盌細烹泉眼較中泠

姑蘇館夜雨

吳亡越霸兩蝸爭朔吹離江恨未平一夜不眠思往事姑蘇臺下雨連明

宿寒山寺

借榻僧窓夜氣清梅花香細燭花明鐘聲不取唐人例一覺安眠徹五更

伏生授書圖

遺書灰冷散飛煙老冢重宣即粲然三策竟從名數說顓川方寸殆虛傳

題醉隱墨竹

清溪缺竹竹連雲箏箏晴梢醉墨新却為歲寒心事苦燒烟濃淡要横陳

露梢風葉喜晴春醉掃吟看卧竹根欲見此君生意盛滿川煙雨半龍孫

西湖

一湖碧水山三面滿眼樓臺堰一條只為近年荒廢久花無容色竹無憀

飛來峰

西湖廢撤無多景靈隱莊嚴有勝幽扶杖冷泉亭上
看日斜猶爲此山留

靈隱寺

山緣松竹煙光潤寺倚峰巒地位雄梵榼忽驚靈鷲
上世間真有化人宮

旋開僧牖觀山罷閑逐遊人看寺廻買得兩錢乾菓
子步穿經洞引猿來

錢塘

憶流無壯浙江潮刀劃銀塘裂石牢三十里長九兩
用觥防崖路障驚濤

錢塘西岸

市接接望無三里嶺嶂回環自一川晚日人家炊爨

龍竹蘇香湘碧松烟

人家卯閘絡江皐十室看來四五逃問向老人詢旂
以述緣軍過苦相撿

富陽縣會江樓

山光簇簇無連嶂江水瀰瀰漲碧瀾何処風烟見真
境富陽樓上倚闌干

富陽道中

兩浙風煙入富春眼中形勝閑[redacted]一樽不吸江山
淥笑煞桐廬把釣人

江山盡東看漕樵魚稻鄉中樂歲豐不是釣壇壇上
客未能忘此就三公

早過新城黄山鎮二首

水無絶壑山無麓春麥收來秋稻穀行穿松逕看烟
巒一段碧紗籠水玉

奥溪引作長畦浸宿霧空濛破曇山馬上不知行役
倦村村都在畫圖間

白峯嶺

儀曾苦厭爲山囚霧幛烟屏看未休行過白峰三十
里桐廬江上重回頭

七里灘

桐廬江水緑於藍兩岸山攢碧玉簪前去釣臺猶數
里兩峰奇石見嶢嶢

共惜殘年得遠迂豈知天意却相憐舉頭少得江山
助便遣空廻亦悵然

嚴州道中

高盤山頂下淵渊馬足長驅不易前幽鳥背人飛去
速一聲津鼓突江煙

叢叢吳岫燒烟生峡東奔江徹底清斜日篙師催進
棹三灘灘上要雄撑

蘭溪縣女步道中

豫樟敵日無黄落竹笋經霜更碧鮮記取江南光景
異燒烟晴日是冬天

三河道中

龍丘風土類中原兩勢山開百里川白鷺水田摩詰
畫桃花溪洞武陵紅

龍游道中

路入龍游不見山縱橫阡陌散江邊穿籬膁笋如槍
棘夾道寒花似火燃

龍游道中聞鴈

避寒來趁稻粱肥水遠山長結伴稀已是江湖遠行
客一雙猶自向南飛

西安道中 衢州屬縣

西安荒惡路清寧水汲山行夜不停却為近來山寇
發大明猶未撤關扃

紫溪嶺

紫溪梯嶺一層層況復艱羸帶雨登頗笑此山嚴行
遊世人曾不峻為稱

昔杜止軒告予云揚西菴談諧俠黠之雄者也
世人不知其然不肯何有責負天下滑稽之名
揚何深而僕何淺也予謂分水與紫溪嶺亦然
分水雖大平而易登紫溪雖小峻而難陟今世
人以大安至險可畏為言而紫溪略無聞焉其
與揚杜顯晦初不殊也

車盤嶺 大雨中上嶺

特沾窮賦天多雨路轉巔崖險可驚辦着壯心時叱
馭兩程併作一程行

武夷山 朱文公書院在焉

紫陽集裏已曾遊此日輕舟過山 攝衣不獲拜遺
祠武夷一棹空回首

建陽道中 二更到縣

山谿流急遠聞聲月暗林深信馬行衆宿欲芒南斗
大半天驚看六星橫

謝宋詠道山長來訪 名崍 今為

敬縣經兵廢不存考亭依舊泰山尊南來有幸猶親
炙得見先生四世孫

八仙驛

灘峻渦旋陡下危篙師招處和聲齊八仙驛畔山如
畫一棹清風下建溪

劔浦

湛湛雙溪劔浦秋張華祠下更深幽神兵不斫奸臣
去真是蛟龍亦可羞

李延平道南書院 延平名侗晦庵師也

延平劔躍蛟龍窟浩濤灘危灘瀕堆二事聽來皆野
語道南書院重裴徊

高桐道中

梅花如雪小桃紅夾道脩篁翠幄涼折得一枝春在
手蝋香吹滿馬頭風

上水舡

乱石叢堆積鐵然湍流激雪沸洄淵半崖偪仄人如
蟻百丈驚看上水舡

杈洋

鐵喻篙師經喻舡上灘元比下灘難傳呼縴棹蘭橈
去路入杈洋要細看

蒼峽道中 雨後看書

滿嶺閑看雨後雲空濛蹤跡渾盡難真蒼山巧露
一都著鉢衣掛法身

蒼峽鎮雨夜

地連吳越巴夷蠻蒼峽東南更二千鄉夢不成非野
宿雨聲還向客牕偏

摩天嶺

寒雲直上看高層峻極諸山莫與京不作閬清吳體
物摩天空擅最高名

秀才嶺

西登盤上卧羊坡東降平穿谷口蘿為問蒼頭高幾
許織行人指樹頭過

水口

山路捱來僕馬疲方舟南下頗安舒催搖柔櫓嫌聽
黑行趁漁燈一點孤

小箬

冬陽暖透征衣煥溪曲寬從水口開夜半朔風吹月
墮曉寒還逐阜湖來

湯池

湯泉為說盡唐庚一脉溫從地氣生滌淨世塵初不
汚根源方信本來清

芉蕨洲

山明溪靜絕纖埃望際川原四面開忽訝兩涯風浪
湧舟人云是海潮來

雨中江行望芉蕨洲

方舟搖颺櫓聲齊細雨蓬窓看岸移望入蕨洲何眇
靄霧江平抹白烟凝

懷安縣

縣依溪曲兩岡間翠竹晴沙轉雪灘前去郡城饒候
逻官儀多是夢中看

總題

無窮山轉青龍峽不盡溪縮碧玉淑西自鎮江南抵
福三千里路略相同

義門任氏詩并序

燕雲風土雄碩故其俗純厚多以孝友稱御史
蘭君寶臣屢談於余吾鄉有任著飛卿者樂讀
書其家義風尤為昭著至三世同爨御鄉化而
慕之頗得一言發越其微因賦二詩于以見燕
燕所自且勉夫趨類不匱之心焉

燕雲任氏世同居和氣薰然樂有餘春在紫荊庭樹
底緑陰初不見扶疎

一門高義冠鄉鄰累葉相承棣萼春不學張公書忍
訓友于元自孝心純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三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

七言絶句

早梅香信臘前開[illegible]

籍約君同住肯前來

松風亭下一樽開終日裴徊醉竹臺露帶[illegible]

晚夜深猶傍枕邊來

花開花謝催人老花本無心人自哀折得一枝[illegible]

手且分春色入城來

梅花風韻不凡才氷霆方疑始見開任使和[illegible]

實等閒斤斧不爲災

夢酒張鍊師

道人尸解栢陽臺三尺琹橫月緑苔昨夜月寒清[illegible]

夜分明露醉謝文來

題劉總管宅御寒峰

太湖清潤岱宗雄全宅宣和第一峰絶似水晶宮[illegible]

看一堆寒碧玉玲瓏

詠梅

銅切塗黄點酥酥細蕙姿貸發温爐老夫鼻觀多知

見不用燈前問玉奴

一脉陽和擅獨根滿枝金蕾鎖春温惜花人老情緣

在剪斷春風倩女魂

尚與梅君伯細君題詩重過去年門經年不見春風

面爲恐啼痕似臘痕

鼓嶺青林欲盡頭半崖渾作白煙浮應知昨夜山中

雨石上寒泉散漫流

荔枝樓 在按察司

渾源大府號澄清一道綱維控八城推說憲僚憐夜

宴荔枝樓上月三更

題米元暉楚江清曉圖

元暉筆力儘清雄兩岸青山似越中六鑿近年攘欲

盡蒼煙無復曉冥濛

江邊墟落静荒煙林隝依然井臼全若比石壕吏滴

洒入山多避過都錢

禽語自感

鵓鴣明呼行不得杜鵑切祝不如歸長將二鳥知幾

早若戀明時日自饑

小樓晚眺

遠客逢秋若憶家小樓登眺日初斜忽驚海上風來

迅吹亂都墻一架花

白沙濱 昔名

歸舟漾漾度林菲兩岸芙蓉問木犀寂是遠遊堪記

處一篙秋水白沙西

天涯久客得還家喜動秋風八月槎絶似武陵回棹

處後山都被亂雲遮

岸宿閬清縣門

清江一曲抱城根此夜孤舟宿縣門已是客心幽迥

處更堪疎雨濕黄昏

小若
水師橫棹卧舡頭三日風蓬喜順流縱使不攜西子
去烟鬟都是夢蘿秋

讀劉憲使仲脩韻

舟次建寧書史孔元敬自浙東改任福唐
得憲使仲脩詩因繼高韻為荅孔字中卿
係蘖封元措行也

來從海嶠全閩地閱盡烟江疊嶂山越橐不憂無重
致班超今喜得生還
安嶺北遥千里目全閩東掩萬重山江花江草爭含
笑一事無成謾往還

夢筆山

異稟中來氣自豪先生滌思湧秋濤斯文本逐年衰
壯取與何嘗有彩毫

題北斑亭柱

驀懐牢落獨登臺幾被時人笑不材只有青山最憐
客峯屏如畫四圍開

贈相者雪庭東谷二絶

道人究有雪山清顧我尋毫近九齡最喜一生心事
好又看黃色起天庭
雪裏疎梅儘耐寒功名都在晚年看煩君與卜趣裝
日早晚孤舟發建安

全氏小樓與南山相對殆几案間物也暇
日觴予其上索賦鄙作因口占二絶句

闠撲地不答閒疊起重樹翠霭間樓下市声喧午
枕藥炉頭上看青山
東籬遐見喜悠然况在風烟咫尺間滿勸銀盃留客
醉夕陽佳処鳥飛還
南山秋色兩爭高終日相看不待招一姓龍泥滿樽
酒安排詩思苦相撩

過朱家府 并序

至元廿七年冬孟過朱家府謁
太師遺祠瞻拜禮像懷德不已敬留四詩
付林彬二孫族叔仲意云晚進小子汲
郡王惲欽推百拜書

世仰遺祠愛及烏不緣喬木緣陰餘題為道德猶膺
淺云是文奎所次墟
濂洛尋源到聖功八方吹偃舞雩風一緣得近東家
住瓢飲肱眠樂在中
全聲遺響已千年聖道重光自子傳不為武夷山水
窟挐舟還艤杏壇邊
神而能化自人存鋸冕凝旒以道尊德澤未應移五
世青衿長見讀書孫

張家灘在建陽縣南五里

張家灘下石縱橫舟楫經過與水爭行路險巇皆一
例溪聲何苦不平鳴

武夷溪口謝諸生來迓

諸生齊濟半溪衣鞭馬來迎候武夷把酒向前爭致

語精神全在去年時

望武夷諸山

武夷山水儘清奇石作龜麟玉作溪望入神清斷一到壁間空擬老歐題

崇安道中

十月山間不覺秋青林依舊鎖深幽西風老却黄雲稲野水溝溝澗澗流

贈石堂和尚

梅花樹下石堂僧楚語咻咻碧眼稜戚貌補陀神力大碧冊療疾百能徵

道人來自武夷山袖有千金起廢冊專意濟人無所取一年強半在崇安

過大安嶺

要山不厭入冥搜詩霧空濛為少收意似范寛詩老筆亂峰明處露鬟頭

大安形勢鬱崢嶸閩海東牆未了青往返兩回煙雨暗不容詩筆寫真形

前有群狐後有豺老慵慵斷嶺猿哀此行可卜新年願無是無非下嶺來

萬里生還豈偶然一聲長嘯下蒼巔開頭若要留詩去記我今冬下嶺年

下嶺人言出厄年一杯澗枝拜江煙案溪嶺下重回首已勝班生到酒泉

過稼軒先生墓 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廿七年自撰自作

青銅三百了時文大節知公在致君朝野不應傳樂語六宮春動鬱金裙

相秦當勢不明理坐使炎興失遠圖力主倫邊信大義先生真是孔明徒

遺編三復羡斧辭當眷曾蒙孝廟知黄壤不埋忠義氣至今煙草見蟠螭

老微北狩七陵空奉命南來見匪躬誰遣廟謨空坐老一椽精舍帶潮東

招提遺像見英村喬木秋風過客哀通曆縱令追削盡疊山文足漢雲臺

次鉛山示州尹杜君

西連兩廣天荒慶東接三山海盡頭喜見寛平風土美鉛山令合作中州

余去冬過此今歳復由此北歸觀其田里城居比之前日精彩數倍詢之蓋侯杜新政之所致也喜為留詩而去

題寒碧井 在鉛山州東五里

寒泉湛碧石為崙鯨口長噴色更藍六月行人方困暍一杯氷雪蜜同甘

沙溪道中

馬知驛近趨行迅詩為山奇捉句難行過沙溪都忘却際空原野喜平寛

喜得童報

弓刀霜冷五更初破壁無方有疾驅不為残年詩老

縷暫教粧點早行圖
欲進行难愧素飡當機坐梘更何安從今漸免身心
適秋水鳴蛙不屬官
下山風袖任披披來路田看在翠微貪恋紫溪山路
岐不知寒霧逼征衣

玉溪登舟

捨鞍乗木玉溪煙坐聽吳歌踏兩舷東抵餘杭西自
信一千里路月明舡

食桝

黄桝香熟夜來霜比似休官味更長道出三衢冬十
月石塘林圖記初嘗

夜發嚴州

亭亭白塔過嚴州漫漫清江不盡流漸愧釣臺臺上
月分光也照遠迴舟

桐江待發

柁師說佀小兒童一覓平明意莫怱待發桐房遲是
速舟隨潮退疾如風

夜過七里灘

都俞無幾已還山自笑瞞㸔老一官爲恐石壇捴鶴
笑夜深舟過子陵灘

錢塘道中

長路人家不断頭富陽東下接杭州如今不佀勾吳
日猶自歌声沸酒摟

余自閩中北還舟行過常秀間卧聽擢歌

殊有愜余心者每一句發端以聲和之者
三扣其辭語數淺而鄙俚曾不若和声之
驩亮也因変而作十二闋且道其傳送艱
苦之狀亦刘連州竹枝之意云

露華吟浥蒼山碧江水平鋪素練光半夜棹歌相應
起發揮無用詫鳴榔

今秋湖瀳兩相通差遣雖頻力易攻度陰却防連夜
發浙流還怕打頭風

兩浙人稠不易安少罹凶慊即流迁今年苦惱蘇常
地易子營生不計錢

睉思朦朧苦未休棹歌催發五更頭兩盂聞飯無塩
菜兩兩風風一葉舟

朝來田棹意空船坐唱吳歌踏兩舷淘米擻頭風浪
起最防吹入太湖烟

中産攅來六七家終年執役在淳揑今年水渰田苗
盡少米爭前乞使筆

水色山光不易吟却教欵乃發幽深春蔑不作吳兒
事道是雲山韶濩音

弔江灘石苦經過音節聽來噪未和不佀吳儂音韵
爽遺聲全是竹枝歌

學驚蓬底卧秋江一句緜綿和者實任使再歌聽未
已不知寒日上船窓

斡當江南有許多往還冠盖佀擁棱因兹力役無
暮欵乃翻成懊惱歌

路長江闊霧烟埋盡日長征帶夜開記得往年日被差冠蓋有時來

迢迢江上乱峯青路轉山田遠作程來使共稱星火急不容停待晚潮生

水仙萱草二詠并序

予行次赤岸兩浙憲司屬吏侯仲卿挐舟自杭追余四十餘里叉之拱立水次致紫山之意仍索賦水仙萱草二詩詢渠别有何故曰無有予笑曰詹癖好名有如是者遂書二絶以付時至元二十七年冬十月二十二日也

片帆歸自海東頭何限烟江疊嶂愁展放畫圖還一笑世間名品果忘憂

綠萱不得獨忘憂江草江離摠帶愁若使花神真鮮事一枝金鳳也垂頭

雪作肌膚翠作裙凌波微步襪生塵筆端欲見錢郎意重為陳王賦洛神

望歌風臺

西風殘照舊山河故國遺臺憶獨過四百威靈歸寂寞斷碑猶記大風歌

漢家豐沛有周邰四百炎輝自此開舉目不勝龍虎氣寒鴉雞日上荒臺

奉春一說即西行百二江山敞帝京不但楚人無遠略錦衣東帝誚韓生

石勒問道圖

位號真來变故多滔天無地不干戈養成封豕蕭墻禍更向伊蒲問甚麽

題范亞父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下大塚

翩舞鴻門失此機重瞳成敗可前知猜嫌只待捐金後决意東歸去已遲

單父琴臺

武侯治蜀毋輕赦宓子彈琴不下堂風俗变移難復古後人為政貴論量

讀佛圖澄傳

慧眼前窺事有徵最慈祥是戒淫刑阿師更欲矜神異塔上風鈴要細聽

雪滿千山圖

六合雲同雪自寬千山都变玉屏頗限量不作年來兩多处淋漓恰处慳（月廿日河南雨三尺河北全無）

喜周宰來居

交遊年來喜若泥白頭傾蓋似新知短轅塵尾開渠甚銷殺當年稚充兒

筋力資衰防酒困生涯從濩韻詩工尚憐繆誤今何幸長在周郎顧盼中

吾支西歸喜可知殘年心事待追隨朝來慨舍清談又憶得西齋共被時

諸子當年甫冠昏執經同在鹿庵門相逢正有謀生急裂月撑霆不要論

發雪初霽踏雪携壺扣夜扉長記孔門多
披風柚詠而歸
泉水思歸有故交共山無地可誅茅羨他僦舍同來
燕終日啣泥補舊巢
周兄所至號能官既幹而清事更難眠日借車還故
里囊空留得一錢看
一別淇南又十春此回相見更情親河山不隔黄壚
斷屈指同游有幾人
蘇雲覆雨到澆漓長愛吾周重所持四十五年同一
日物情心事兩相知
人生七十一衰翁比老能開樂事融着手不遮西去
日閉門同卧北窻風

山陽高興在鈞林痛飲狂歌摠賞音四十五年雖轉
首白頭同賦故山吟
柱頭化鶴千年事松下懐人一聚塵擬置老懐休悵
悅且來同醉酒壚春
綵沾公禄能餬口縱得居官奈老何暫借麴生供日
事何嫌酤醸近林婆
過郝教授子貞故居三首
雲際曾瞻處士星竹間無復草堂靈唤回三十年前
夢壓酒槽边寫六經
一言抛却羽人冠長喜先生不遠還故隱只今誰作
主詩瓢空掛百門山
平生詩卷錢牛腰身後遺文便寂寥事業文章元有

分自餘辛苦枉相撩
回河
常年動碾踰三月孟夏中旬見稲芽今歲使君先玉
食清明分水与農家
題胡笳十八拍圖
漢世婦人傳家業善文辭者前曰班氏後
稱文姬琰不幸遭乱失身悲憤知耻至發
而爲辞章者而已如是在東漢文章清而
不俚者也其音調悽楚緣琴翻聲律協笳
拍而於音學曲盡窈眇可謂不墜中郎之
業矣今觀是圖其情義相牽不克自制之
懐猶可想見於當時也此辭即唐劉商所

作以七言較之益無疑矣因題五詩于後
騷人擬之之意云
盡却春山埋素琴翠簾香鎖落花深豈知中有胡笳
恨吹折関山一寸心
胡笳翻曲太含情不道倉皇義重生舊怨未平新恨
壘鴈聲纔罷又邊聲
乾綱坤發困蛇龍女子柔衣鮮克終全着犂化論蔡
琰不知何地置楊雄
憔悴風沙十二年得歸情義轉相牽董郎庭户纔咨
稽巳是蘭摧白露前
才慧其如薄命何猶能知耻見悲歌寥寥誰
後得續離騷辛儘多

跋徽宗畫兎
格物心存養聖功老徽游藝眩青紅四靈瑞世渠何
者也在君王物色中

牧牛圖
垂綸徐行信自如一揮鞭策見齊驅近來不作圖中
看旱塊敲蹄百草枯
青青春草滿郊原放飽歸時不用牽何作人牛俱不
見碧天明月靜娟娟
綠楊堤岸曉風情碧草陂塘暮雨晴村落近年乾旱
損却將圖畫看升平
兩童相顧意何爲猶恐渠飢赴草歸一道牧民無所
事知心專在當家肥

飽耕飢放事年年放去收來任自然莫訝兩童無所
識至今牛背是堯天

跋徽宗畫馬圖
爲愛瑤池噴玉龍霏烟移入畫圖中宣和殿上揚林
處忘却燕何汗馬功

問雨 六月五日雨三寸
前日西村雨有餘東村曾不少霑濡望中雲氣西南
重爲問村東果有無
從來暑雨多隅轍且喜一犂蘇焦枯敲蹄旱塊如盆
火爲問秋田均得無
近日苹霖遍四周■隆都在郡城
火無光澹

跋武陵圖
■明高興訖眞嬉流水桃花事本空好笑武陵狂太
守醒回烟棹月明中

題數學鄭斗南詩卷
洛圖河數發天機萬象中來理莫違却有一言煩說
作貴人何處福人稀
數學規模自易齋不煩衰薄究予懷朝家謀斷須房
杜早晚相將上太階

巢父飲牛圖
巢由眞隱本同儔細論吾巢節更優老牸渴來何所
擇徑須牽避是非流

靈照度丹霞圖
我生猶背至無言參差沙迷多不河靈對文方昨一
捨不應眞假比如來
西江萬有已沉沙更有何心到散花很侶入門三十
棒欵將一語了丹霞
性定情移逐物開力能剛制見英才金沙灘畔風流
骨恐是逢場作戲來
克己先論定力優後從屋漏驗清修擇家多少開拈
弄糞埽堆頭覓活頭

和彥正憲使寄周宰詩韻且酬前日見贈
之什
紛紛黨議到無如常愛林宗智有餘金谷聚蚊潘在
數一生空枉賦閑居

自憐豢事太遲回幾被傍人笑懦哉勸破南華山木
喻支離并作散樗材

山陽水竹接雲莊真是閑人避世鄉殺馬毀車渠莫
訝風波平地更羊腸殺馬毀車東漢馬良事

故舊追歡不厭頻甚時王翰作比鄰相看比老都能
幾猶作離羣索處人

特尙心違儘倒顛且將書史度殘年樂天仁厚知幾
遠好箇香山獨性篇

佳人倚竹圖

失路青雲恨未深更堪空谷日幽沉天寒翠袖相依
處却是琴中對竹心

和幹臣詩韻六首

清江百折萬重山倦鳥翩翩不易還有客又來詢動
靜不知憑道已癡頑

一雨蕉黃荔子丹去年今日宴東山山僧勸酒寧辭
唱醉裏有舁月下還

樓閣三山景氣鮮萬家簾映荔枝妍紅雲酒美香稷
滑只枉風烟是海邊

泉石鷗盟尙可尋老懷其奈世緣深將詩細嚼要子
和有酒深藏待子斟

吾儕從事思行道尺未容伸已枉尋不若將心隨所
好物情明見古猶今

人生兩足無不到去歲天涯今故山古語在家貧亦
更憐吾子適東還

後用苦齋韻作五詩以自警

剽竊詞章笑自如何曾經旨醉三餘畢允自慶有如
此誰復如軻以聖居

終日如愚莫哂囬克先復後丕生哉從初一着高空
上即是盍成死失才

學須一念主端莊漸次通融理義鄉况是四端生已
具幾曾由外貯肝腸

濂洛諸儒問荅頻道雖未富亦其鄰異時醻酢無窮
變不比禪林面壁人

剩口高談讓聖賢人心能淑變堯年孔門多少齋心
學見用還存問政篇

四月廿六日西溪睡起

城居宣隘一蛙坑作到郊墟眼倍明濃睡覺來村塢
靜綠楊深處栗留聲

權園

倚鋤看水立斜陽愛殺春風菜圃香自笑老饕須肉
飽却思奇策出蔬腸

馬嘆

足輕行穩不揚塵種性來從野馬羣昨日綠楊亭下
路郡人爭羨五花文

市來一馬性馴良竹耳雙批禿尾蒼笑殺養生王武
子辨教銅歷葬人腸

擊壤

軒軒旱塊大於盆朴擊都教細作塵便覺

靜夕陽原偶看吟吟

老子過關圖 韓幹筆

論道休將坐井觀逢時爲用見真筌漢家注措纔稽

粕嘉靖寰區近百年

柱下潜輝跡已賒青牛苦要渡流沙料應紫氣浮關

後夢繞春風巨勝花

贈武昌相士秋雲

羨君兩眼明如鏡萬事都歸一眄中自笑本無食肉

相虛名空伯豹林种

扣門有客號秋雲偶而微言最近真過眼無窮軒蓋

士急流中退果何人

品豪釐殊智欲周江南江北去悠悠多應未遇商嵒

叟點破長空萬里秋

跋漆園田氏手澤

金源取士自科文臺閣公卿半鳳麟後進且休輕嘗

議試從田氏看潜珎

跋顧虎頭所畫謝安東山像

出處當年繫重輕枉將浮議論蒼生異時兩袖東山

雨侍尚君王洗甲兵

跋香林先生顛草

浩翁醉草年露帖勢與江山爭長雄幾世幾年當復

得香林筆底有遺風

嘗愛年露詩草聖筆勢縱横破碎陳敵令觀

香林先生遺墨得浩翁步驟爲多具眼者當

至元元年

有所思莫道當時無義

閣四題

謝太傅安

勝負胸中料已明又從堂上出奇兵怡然一笑文撥

東未礙東山是矯情

周将軍

江東法伯仁茂弘中伎本辜恩異時灑酒中書

空尉將軍石上硯

高司空允

龍顏震電威伯恭持正見臨危挺然不應前星

人臣要不欺

王丞相猛

當年北海蟠對談捫虱果何爲華陽未入君王

衰風雲只自知

謁玉泉真像五首

幾讀九山碑管葛標期僕相規思欲執鞭那可

松下獨來時

民五十年後人經濟渺難攀傾知裕日回天

領閒

麒麟事業新

有言

到伊周元不是庸人
丞相祠堂憶重尋幾年西崦栢森森入門再拜夫人
表志却登山力不任
揔道書生吏事疎米塩無術應時須請看中統元年
事游[redacted]朝廷半老儒
豫讓邀襄子圖
智氏頭顱到溺旋趙襄謹避堕空然若圖伯也非常
報合有嘉謀在死前
一言感激命為輕九死酬恩不為名千古晋陽橋下
水不應嗚咽恨無成
酬温仲敎以櫻筍見遺
四月人間櫻筍局喜将二物特相遺故家風味依然

好獨有温郞是素知
春睡起偶書西墅東軒壁
留連春色花陰媆断送林歌雨桝鶯更愛静中消遣
処春愁猶破聽槽聲
題王明村老黃店壁八絶壬辰歳三月廿
五日葬曲山回作
西山千疊玉稜層踏雪當年過五陵破帽不知風力
緊夜窓歸趂讀書燈
荒荒野日店東西路入蘇門草樹低記得庭庵傳授
日饁瓜亭上識西溪
今年上廟客紛紛瞻具黄粱為酒樽白髮故人渾不
見青衫多是子和孫
曲山靈柩夜來過腸断春風薤露歌同輩眼中多羅
達一生心事最蹉跎
危嶺南蟠鱗尾尻伍城東望俯坑壕蹇驢馱過王明
店陡覺西山百倍高
古槐盤石緑陰垂下馬行人倦午馳每過黄翁閑話
舊停驂長到日西時
中陽川迫属新中店舍初開暎棘叢四十九年幾一
瞬黄郞今日老黄翁
筠林同業憶當初幾醉黄翁旧酒壚鄰笛声中何限
恨不堪零落曉星孤五事今獨予在當日同門有十三四人止有李士觀傅士開
秋日即事
風軒兀坐鬢颼颼涼入簷花露氣凝詞客感秋驚歲

暮半生虚負讀書灯
題嘉山段宜之讀書堂圖
山水雖佳以士名誦聲曾動草堂靈至今松桂林中
夢不識無禾養百齡
墨梅偶賦
梅葉天賃本紅黄玉漆氷清徹骨香近為世間貪墨
客硬隨時世作新粧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一

詩七言絶句

詠早梅四首招曲山同探

早梅香信鬬前開竹外横斜映野臺待看一杯相慰
藉約君同往肯前來

松風亭下一樽開終日裴徊醉竹臺霜帶吟香歸去
晩夜深猶傍枕邊來

花開花謝催人老花本無心人自哀折得一枝香在
手且分春色入城來

梅花風韻不凡才氷雪方凝始見開任使和羹無辜
實等閑斤斧不為災

夢酒張錬師

道人尸解栢陰臺三尺瑶觴卧緑苔昨夜月寒清夢
底分明露醉謝女來

題劉總管宅御愛梅

太湖清潤岱宗雄金字宣和第一峯絡似水晶宫裏
看一堆寒碧玉玲瓏

詠梅

鍜切塗黄點酪酥細薫零律發温鑪君來鼻觀多知
見不用燈前問玉奴

一脉陽和擅獨根蒲枝金蕾鎖春温惜花人老情緣
在翦断春風倩女魂

尚愛梅君似細君題詩重過去年門經年不見春風
面為恐啼痕似蝶痕

梅花開在百花前苦節貞心只自憐縱使孤根有餘
暖強顔於世為誰妍

為愛梅花徹骨清吟香能發設令情春風果有和羹
用未害肝腸似廣平

江路吟看幾興長西湖浮動月昏黄吟香本是幽人
供枉自踈籬比玉堂

日日雙餅換水温為憐幽谷佀佳人夜來紙帳清燈
夢繞遍羅浮樹下春

蠟削肌膚玉作顔淡粧終不入時看苦吟正有西湖
老東繞枯枝賞歲寒

芳叢百繞問花開夢在仙人萼緑臺為報主人多置
酒臘前冬後約重來

我識西湖處士心一生梅竹是知音誰知二百餘年
後又見諸孫鶴在陰

偶題記参政飛卿語

睡起東齋日上牕醉扶頭罷炷爐香似勝東里金華
相夢繞鐘声入省堂

曲山見示古雪詩云盡道豐年瑞豐年瑞
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曲山反其
意又和瑞尤多一絶云人言盡道豐年瑞
其柰無衣貧者何曷若方春發生際不愆
時雨瑞尤多予細思之古詩雖如此但不
若少陵無食思樂土無衣思南州哀而不
怨也因継韻為解嘲云

暑雨祁寒俱致怨　化　如何
晉卻恐吾儕怨更多

題竹林七賢詩并序

竹林七賢觀今為長春别館昔誠明張真人嘗集諸公題詠欲刊置祠下迨至元辛卯鍊師到文甫始遵命以紹宿志求詩於予且誌其刻名本末用題于右凡得詩若干首始於王文康公終之鄙作非敢先後之蓋因其所書之次第焉使後之觀者詠詞懷舊得信高風絕塵之想云秋澗序

漠漠鸋林指顧栖幾年於此避危機奇才最惜嵇中散空聽鸞音月下歸

啟玄高出萬物表七子風流有典刑三十年間九五過壓容漸愧草堂靈

竹林高卧世稱賢隱放看來未中權千古嵇康書法在一迴來讀一愴然

作者當年亦七人粗聞名姓孰能親山王自作彈冠舉卻恐鸋林是要津

嵇中散

識短材長害禍機放懷獨惜養生嵇後人莫坐談玄罪秋水篇中物物齊

粉飾青黃乃木災當年中散固奇才高風不逐鸞音去抑下爰為打鍛來

阮步兵

口腹無嫌乞步兵甕藏提挈又堪憎浪為廣武山頭嘆只鷄胡能況大鵬

王司徒

兩籠收來蔽以身不應頭面愧佳賓燈前手執牙籌筭枉對河山說隱淪

山吏部

從來吏選苦紛紜過眼群材得所甄若論雅懷閑得喪山公於晉是能臣

劉參軍

荷鍤隨埋見性真等閑談笑辯時嗔竹林七子多沉酗醉裏乾坤獨可人

向散騎

心醉玄談外此形自知中有未忘情異時未達堯心對枉況南華與理爭

阮始平

禮法疎來萬事況娛心鍾律是知音聖門論樂中和止不佀吾威到樂淫

題范文正公真像

岳記碑碑冠古今當時文筆見忠忱細思後樂先憂說士手今誰抱此心

題長沙醉草圖

萬有龍蛇落筆端滿堂風雨夜深寒書家最是通神處盡指懸鋒不作難

堂堂萬里長沙陣曾與張顛角長雄信道書家同一

提鋒應解入神功

又題謝東山

江東全倚謝家安雅量形容對奕間勝負胷中了風聲何賴入公山

題家藏顧虎頭畫謝安曳杖圖

一枰初散竹間棊杖屐歸來喜可知欲見虎頭無盡意撓音讀罷到門時

獅猫

何年變體自條支錦爛脩毛見兩形夢裏東山京觀了午欄花影淡離離

和苦齋見寄嚴韻

不才自分賦閑居薄有山田與郟臺鄭重漢庭楊得意爲賢心也到相如

兩首詩來以動言微車早晚出山門苦齋刊落紛華盡獨有忠君一念存

病裏行藏未易言夢中待詔望金門回頭碌碌因人去自笑張儀舌設存

題日者壁

三尺神鈴手內提看來萬命幾曾齊百錢鍘却談天口一片風簾日未西

乾坤一氣本中和其奈人情六鑿何帝道已還皆未劫不須苦泥貴人多

當年卜隱不明誰四相行藏見則微從此閉門終寂寞老天似厭太知機

星槎遠泛斗牛杓萬里歸來鬢髮凋碌碌又教攀附去不知何有補清朝

鍛煉五行分造化斟量四柱別公卿百錢贏得生涯了一片風簾任晦明

喜彦祥西還故里

千里西還已五年枝巢雖在不勝寒半生歷試何清慎依舊春風苜蓿槃

寄苦齋老丈

今年一病到龍鍾遲速前驅有不同徒羨苦齋攀附意秋風雙翮欲摩空

題何鍊師又玄堂

大道難名說又玄取爲堂扁示蹄筌函關紫氣經臺月又見先生一再傳

題眼科杜金山卷

白日青天墮晦冥百年未滿若爲生金篦一刮神光爛此藝爭傳杜氏精

心火燔空水下濡外腴中涸已堪吁双眸眊眊青燈底忍更看書似老奴自戒

過王化店

王化嶺頭四望開西山吹盡凍雲埋東風借暖怜衰老瘦馬晴暉曝背鮐

群鼠盜茄圖

食飽官倉到酪蘇嗜甘不計首深濡丹青似見公意紅女園蔬戒併圖

題閑閑種德堂記後

轉折掉躍軒豁頓挫態度不同乃猶人面要能
自成一家為貴予於公書亦然
香色臭味而荔實為美推類至極須以江珧為
此者豈殊牙隽永而當然之理固如是乎
斯文斯翰兩翩翩與試稱量孰可肴一賛呂温真僕
作更開生面到凌烟

倦書圖

書貴凝思在筆前欲揮還止想翩翩畫師若作行雲
了妙與天機兩索然

題洛神賦畫後

婁斷西陵松栢聲將身自試設為情陳王正自無聊

賴流盼川妃欲目成

屈原卜居圖

用舍行藏聖有餘却從詹尹卜攸居乾坤許大無容
處正在先生見道疎
山林長往畔離騷死不忘君世所難邂逅去從詹尹
卜八方歷遍果何安

遂初亭

皐杜城南尺五天眼中朝市有林泉不須苦泥與公
叙絲竹何妨解倒懸
厭喧思寂尋常事以隱為高拙宦人出處似君應不
尒西池東閣見經綸
山林長往懷高致富貴通人將柰何閒向遂初亭上

去一摶高詠拊之歌

宋太祖蹴鞠圖

凡六人對蹴者趙普傍看者太宗八
王一道士與從者
劉向別録蹴鞠黄帝所作或曰起戰
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
才也
榻邊咫尺夢金陵欲下河東勢未能畫史意傳當日
事丹青圖上見軍興
婉戀能姿五客隨内庭深處共遊嬉筆端欲見無窮
意一點香塵欲起時
太平朝野日歡娛肯効三郎和碧梧治定不應忘武

備花間蹴鞠是雄圖

倦書圖

六朝人愛倦書圖唐閻令喜而臨之
妙在約畧濃淡之間
玉堂昨夜醉厭厭格筆慵書見未忺似待指端餘力
散卧看花影轉疎簾
筆陣堂堂到倦書紫蕪攸睃錦戰能細看三子從容
處當日安知不有吾

二美人圖 纖遲筆

春醉纏枝意未諧行雲空預望仙臺九重不隔簫声
断喚得長空赤鳳來 右趙飛燕
螢月瓊枝醉舞裀泠泠蘭舌半詞臣國亡只爲傾城

滿艫脂片底春　右張麗華

固陵雪鵠圖

取璧前王有霸軍三韓風雪儘愁予長江飲馬年年
事筆底寒禽辨得無

韓文公重餅圖

煎載南朝亦宰臣後來狂飈欲全身比教乞食歌姬
院坐閱棋枰作可人
名教之中樂有餘只須恭槊可歡娛鞠翁微貶文昌
意正為先生不著書

張麗華　手擘白鵝地自調

雲間三閣綺成霞閣上僊人萼綠華蘭舌不應詞客
巧自調鸚羽按庭花

西施

西施為物一何尤吳已荒亡越可憂一枕勾王春殿
夢抱冰寒苦變溫柔

孤舟橫笛　王晉卿筆

秋風葉下洞庭波橫吹歸時逸興多筆底分明詩外
意武昌南岸老人歌

淵明漉酒圖　趙子昂筆

林頭釀香奚待壓脫巾漉飲良愜人興來酣適無不
可過論總非公所貴

雪舟夜語　劉文甫識

大定明昌五十年當時文物蔚中天雪蓬夜話無多
味覺黎風流墮眼前

跋張真人雙頭蓮手卷

池面出雙蓮花本無心道自如若與主人論遠
香當到愛蓮書

有虞鼓琴　趙霖筆

述匹誰如帝子崇和鳴還與五絃同異時愠解吾民
阜本自君王正始功

送張鵬飛同知兩浙漕事

張侯又見走跋跋雲海相望四十春記取都城相別
處細炊香飯煮金鱗

送司穀夫之任共城

皂蓋東歸五馬榮太行南下是共城春林布穀應饒
舌剩著青衫竹馬迎

司君材調號能官騄足終陪十二閑天意似教優此
任政成坐嘯看青山
中州佳麗百山門太守風流兩漢循細酌百泉亭上
酒正須留意鑄斯民

題姬義士卷後

掩瘞無歸責已任凱風吹棘遂初心絕交端為西華
發較似劉標義更深

題紀伯新詹判如溪詩意

通人無滯亦溪灰坎止流行到兩忘羨殺胸中蕭灑
意一橫煙景夢滄浪
源源不絕產蛟螭若論潛玲一勺多莫惜王辭沙上
酒醉來閒聽濯纓歌

題麻姑壇記後
麻姑來會蔡經家麟脯珍盤間異花海上仙人多技倆半盃白粲走丹砂

黄初平牧羊圖
金華春草碧淒迷牧到亡羊事可疑風袖一揮岩石起道人還有此神奇

題泰和名臣碑後
金源筆跡海東隅奄有綿區亦壯圖最是泰和嘉靖日朝廷綱紀盡文儒為當時自宰相至掾吏多用進士云

癸巳歲二月六日自得仁府西歸和李崇齋詩
行宮朝散馬騑騑害勦都城白板扉鄭重小桃深有意留花不發待予歸

題姜詩躍鯉圖
舍邊泉出躍雙魚感自龐姬孝有餘畫史載容非小補丹青渾是尉宗書
情泉故里兩無蹤拔老詩成竹樹風展放畫圖增永慨丹青於世不無功
後二句取唐張彥遠畫記序畫者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紀傳所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

清明日南城訪友
客裏清明散滯懷也隨游子出城來東風但惜春光嬾柳眼纔青細細開

題嚴子陵還山圖擬宴秦而夏之癸巳夏殿陰閣作
富春不起寂為賢星彩空輝帝座寒縱使放還江上去已應慚見釣魚壇

跋徽宗退朝圖
啓處道統不知傳師事林靈信妄言三十六宮春寂寞玉清雲上奉朝元
謾說壇空有九霄朝元仙路碧迢迢轉頭風雪韓州地方悟晉裳是服妖

水車圖
人定真能力勝天一車翻水溉高田漢陰拙在終無力長憶邠居値早年

題昔剌公奉使江左圖
紫髯風采照江東馬首双旌又見公三十年來和議裏使華當代不無功
和戰當年楚已空一丘衰草葬南郡卷中題詠俱名筆褒美人言是景鐘

孫登長嘯圖
先生可想不可見秋月千山白鹿臺吹作半空鸞鳳去公和真是不凡材
八方雲擾閱兵塵夷甫清談到隕身長嘯一聲聊寓

意不妨玄髮散麒麟
不幸遭逢晉魏間先生出處兩爲難才長識寡嵇中
散只待明言覺膽寒
秋江待渡圖
兩崖鐵峽束蒼江風浪無時一葦航險阻備嘗無太
穩臨流將渡復回徨
秋江極望圖
乾坤清氣滿詩脾望入霜空思未迷誰者畫工揮截
斷一行秋影雁飛低
韓生寫真圖後
韓郎落筆凌煙面韓老擒文造物權名下自來無妄
士伯時多為九歌傳

乙未夏重午日偶得一扇絕與吾鄉龍門
谷形勝相似因書一絕於上
太行西北是龍門便面圖看爽客魂千尺綠蘿飛瀑
布浩歌還憶醉霜樽
定羌李氏昆季三人係李遊仙之裔同歸
三教堂筆為賦
德積孫來慶自餘三英同秀定羌家從今且渺汾西
曲三教堂中看棣華
大定明昌五十年一時文物說游仙料應盡是崇山前
月更覓秋空皓彩圓
史院即事
聖德神功浩有餘竹書何翅十三車近觀養士

開局而來已六旬倉皇曾不計殘身一朝汗簡[illegible]
有敢說兼修爲之人
宋徽宗石榴圖
安石赤榴自漢來千年西域武皇開寫生若論丹青
妙金馬門前待詔才
顯宗墨竹
筆藝初非羨顯宗承華主邑兩仲容天教二十年陰
騭讓養風雷見蟄龍
午窓番盡顯皇書問[illegible]龍樓孝有餘夢到承華攜檻
底露捐煙葉僅扶疎
題冀州趙節孝侍祖母韓詩卷

眼前諸子芝蘭秀堂上慈親九十儀若取陳情論樂
養趙生心事勝犍爲
五福君家有自開閭門全是孝慈來異時旌表瞻榮
觀高似陳思燕處臺
野春亭 為劉仲文賦
出仕清朝接俊游閑門閑處更風流君看綠野堂中
客未必心安勝素侯
春滿青林花滿煙風光深鎖市廛間都城何限豪家
樂輸與劉郎未老閑
鶴閑無意上揚州果熟能勝萬戶侯述日治家尤有
法課兒書誦五更頭
韋杜城南尺五天千金不惜買林泉左山信手拈春

出一片淨光鎖翠煙
昔過門得故人示予亭記思清新白頭青竹題詩
客一笑揮毫到野春
沙頭乾盡玉瓶雙香吟牙籌括錦囊長日閑庭有忙
事青衫時課讀書郎

四皓圖

只一招來四老翁冥冥高興振孤風少微不是門人
像調護前星最有功
人慾橫流不易攻留侯真是帝師雄笑將二老婦周
意翻作商顏羽翼翁
夜壑藏舟未厭深皎然松雪映高林閑雲終作從龍
雨唯有留侯識此心

蕭然亭

燈燭接璧東坡語寒竹驚秋太白詩解使六塵能此
淨不煩華構與新詩
坡仙信筆張園記向畫帝家隱仕情出處兩間無不
可最憐婁入吏商名

遂州張氏出家資修建學舍僧鎮公來索
詩因題其後

三關控接阮邊塵四十年來草棘春不為兩庠燈火
事孜孜求義到斯人

太白獨酌圖

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賜袍千丈氣豪天不
管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太初元齋時為漢陽主簿

一氣中含萬善根夫何為善即吾仁不煩力刮藩籬
破已覺軒中浩浩春

魏提學授[illegible]路膠水令

青莪樂育為求賢十載京華柄學權今日二官滄海
春風千室聽鳴絃

贈相士梅心

長嗟躍冶不祥金忽漫求名竟陸沉萬事不如方寸
好要渠開口便論心

贈相士秋巖

乾坤清氣滿秋岩頭我行藏試一談早晚得歸林下
去比山重掃讀書龕

跋單檢校吉甫所藏江孝卿手書真草二
帖徽君諱紱曹南人

我物不識檢校面見此可嘉平昔心光景片時爭隔
目獨憐遺翰是知音
有客臨風惜壯圖不從奇耦計榮枯因君憶起江鄉
事闕氣銷來一點無

讀韓文外集

千為書有正傳精詳無出穆脩編不應集外生浮
誕三簡誣公侯大顛

瑞鶴詩

方平家近藹蕭臺視履推祥有自開拈出邑山交感
說胎仙非止異香來

龍虎堂 甲午秋九月廿八日從駕自懷來回過其下

玉華行殿拂明開北狩南巡此往迴長憶
先皇重遺老玉堂今歲幾人來 長憶先皇恩渥切天顏舊曲老臣來
百靈拱護走風霜萬馬雲屯駐漢臺今日鼎成弓劍
遠西風吹淚不勝哀

觀光

弓劍拱重圍蕩蕩高空日月輝
先帝老臣今有幾瞻依恒勒近天威

秋迎 駕走居庸一道青山返照紅新店到都才
九十坐車乘馬兩龍東

抱關休訝去翩翩霜滿征衣月滿鞍只為
覓旒初未拜至今眠食未能安

紅雲現處拜瑤亭皂蓋歸時午夜行半醉喜乘
勸酒居庸關下聽雞聲

耳不剌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使承
旨奄從北迴遇於榆林酒間因及今秋大
獮之盛書六絶以紀其事

谿野籠山捲湖陰盡隨湯祝懾天威客卿英誂長
揚賦聽說今秋第一圍
詩詠虞官發五豝
漢家園合萬車同料應老上龍庭北谷靜川空朔漠坊
千里陰山騎四周林誇西伯渭濱遊今年較獵饒嘗
歲一色天狼四十頭
宣威見此行

君王耀德豈觀兵我詩擬配岐陽鼓要與
周宣作頌聲
今年大獮嵎林秋青兕黃羊以萬籌挂吻戎兒欣有
語好雲從此到南樓
今秋天餉住冬糧萬疋空來殺氣豬渴飲馬酮飢食
肉西風低草看牛羊

隆福行宮

詩裏山河體象服女中堯舜宋宣仁從今
隆福宮闈月
聖壽輝煌一萬春
四海坤儀自正家垂簾休獨美瑤華側聞聖善如
先后在昔

天皇有懿謨
賜名猥被平章奏供奉詞林舊老臣細酌金罍
宣勸出一年三荷
龍光新

題沙門宣公手卷後

海藏龍宮鬱紫煙達辰僧到赤烏年白毫千丈渠能
致何候韓書重大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三十三

七言絕句

野莊圖 并序

承旨董公繪野莊爲圖求諸賢題詠中齋草序以同人致事晦叔撰銘以儗倫溢美恐未盡公聽之所在若夫士君子出處固皆有命不可以遲速工拙爲言然當得行道際靜退之心何嘗食頃而不在懷也以難於自云必托物以表其志雖未能掛冠神武紋裳霄遊較之鍾鳴漏盡不已行者猶賢乎已喜爲賦詩利弗計其不自量也其辭曰

午橋吟醉平淮後商嶺鴻冥定漢餘正恐野莊歸未遂九重思治望新書

老筆鍊餘詩律細事機諳久宦情疎輞川圖上王摩詰靜退爲心是本物

寶珠換却杖頭鳩空見秋瓜憶故丘白首相看官舍底晚年心事轉優游

輥馬圖

馬蹄立論見天機四輥塵沙更適宜恰似解袍隨意處小齋磯磚退朝時

題錢舜舉畫梨花

杏臉玉笛真妃怨雨暗[illegible]樂語凄不信錢郎能駐[illegible]風庭日醉如泥

[illegible]西千樹鬧春華莫把芳容帶雨誇看取一枝橫絕處洗粧還是漢宮娃

題瘦馬圖

前年扈從獵長楊偶雜龍騶宿野莊一揮王華三百疋老人垂淚說先皇

三笑圖

元聖開天一理融推心不外善爲宗後人剛作無同論三子相逢笑殺儂

題劉尊引卷末

傳家素有延齡錄手澤珍藏鏡李辭吹就棘心親不在每觀蓼斷凱風詩

題朝元宮劉道人秋聲圖

紫極宮深景氣秋淅淅燭竹發詩愁謫仙千古風流句輸與歐公作巧偷

少年心事讀書臺宗入郎曹已快哉星漢在空人未寢一聲猶憶樹頭來

甯戚叩角圖

長夜漫漫志未伸單衣雖弊霸圖新一匡已在夷吾佐激烈商歌惜自陳

覺山寺題示

元貞改號夏四月九日爲

勑建司徒聶公墓碑同朝貴來會當

命問客有談盧師當遊者□山□道
阻遂折而入覺山精舍觀泉□景
氣瀟爽不獲留宿爲恨山僧洮筆請
留詩于壁偶書此以記來曾偕遊者
太一李宗師承旨董野莊大學李内
翰東平賈彥載秋澗老人王惲題

爲樹瑳鐫未莫間杖藜尋勝一躋攀世間萬事其難
必來訪盧師入覺山
誰削蒼巔峻作崖碧瀾直上妙高臺静功儘辦瞿曇
鉢石鐔清泉迸玉來
山因寺勝寺依泉雲自無心景自閒懶陟上方窮遠
目黄塵深處是人間

丙吉問牛圖

休驚宣父才難歎兩漢調元見是公後世幾人能辦
此球時纔得一姚崇

右軍觀鵝圖

照眼霜鵝引頸來胷中妙思與之偕寥寥尚友千年
後只有浩翁識此懷

又跋問牛圖

□理論思一相功只今機務簿書叢後人剌口無輕
議世事看來總不同

閻海道憲司書吏張禧事母以孝聞本道
具辭上達得請乃以所居論秀坊爲純孝
健如五六十人諸人賦詩爲慶

吏業傳家說寧馨炎方亭壽見徐庭姚容還憶相看
處獨治官書在憲廳
養親致樂固多歧無重承顔志不違純孝表門纔兩
字四山和氣動春暉
平生快吏元康筆術就功名力不難邂逅南陔見深
愛爲親初不厭卑官
鄉閭顯異有新書衣錦還家喜不如歸到建園春正
好里人拭目拜潘輿
寸心擬報春暉養禄食㣲同顔叔羹兩地月明思最
切倚門心事正懸旌
建人悍勁尚氣節不尓秀抑多文儒鄉閭今說張忠
孝還侶中林返哺烏

淵明臨流賦詩圖

秋水門前有令姿先生非是好吟詩因觀逝者如斯
說天運何當有息時

題存樂堂詩卷

當年膝下侍慈顔蒲樹悲風入夢寒不及一杯菽水
養對君悽愴淚闌干
寸心不到南陔養空羨中林反哺烏最是范公舍恨
處百年溫飽見妻孥

題成經歷晚翠堂

雙檜堂前晚翠新歲寒相對更情親東家桃李君休
羨爛熳光風幾日春

七十平頭恰數朝望秋蒲柳到松喬何當醉倚
處滿院秋煙濕翠翹

明皇驪山出獵圖 都尉王晉卿筆

五家錦綉迷川谷萬馬旌旗獵帝師治乱兩途明在
眼丹青渾是黍離詩

玉泉巖 并序

元貞二年正月中旬兩夢登海山絕
島明日隣人葛巨濟以此山見示巖
竇四面皆自天成色深翠秀麗惜其
淪落泥塗慘淡有未之發者上刻五
題曰壽山曰玉泉巖其傍絕頂有懸
流一脉下注山足甚鮮明也曰崆峒
洞曰子陵灘曰白石瀨皆以金填形
勢與玉泉山不殊疑前金宮中物也

兩夜登臨倚碧岑夢中驚絕此崎嶔朝來翠射娉婷
底笑煞平生未足心

送韓推官之任廣固 友人韓侍御君美子

歷試諸難貴遠期休言爲吏莫爲推煩渠細讀瀧岡
表恐是廬陵積慶基

花樹韋郎好弟兄當時同官最閑情三年不見諸韓
面却爲儀山作送行

元貞丙申立春日作

前歲[illegible]車起陸沉清優特置在詞林明知不是商顏
當體[illegible]

先皇眷老心
終日思歸億故山玉堂金馬有堪憐只知蓮炬君恩
重其柰山公啓事偏
六藝蹤空成底物龍鍾何有玉爲堂眼明爱殺韓忠
獻到了蘇坡一識郎

題西湖圖

東南形勢說餘杭誰辨山谿作國防路雪欲尋龍井
去表忠祠下謁錢王

丙申歲京師元日門帖子

三冬露處無家客七十殘年有限身強項一生今潦
倒更將低首嚮何人
中含無心喜外遷非緣詞筆厭雕鐫眼中故舊飄零
盡啗點從渠取可憐

錢舜舉折枝圖

折花走馬醉西城歲與東君但有情不是今春風色
惡折枝圖上看清明

院中即事 元貞元年爲纂實錄留宿史中書省內

有時下直出銀臺三昧楞伽亦快哉不似近年官事
急小車還聽吏批來 李肇翰林志試篇讌得一本[illegible]在[illegible]下直出門[illegible]之小三[illegible]
[illegible]

重遊玉泉 并序

元貞二年龍集丙申三月二十八日
大駕北狩同翰林諸君送次大口回
獨與孫奇西過玉泉因憶至元七年

御史袁行時來游者一十有五人𢧐
月如流轉首廿五年今在者李司卿
輔之溫灃使次霄與不肖三人耳人
欲久不死而于人世何如也几得詩
三絶留山間而去
轆轤澤車轉碧崖山煙喜客望中開晒人間我從何
自適送□鑾與大口來
進水山僧去未廻日長空閣獨徘徊尋詩不到隴華
洞踏遍松間碧色苔
山頭乱石闘杈枒水底浮光浸碧霞絶似蘇門山下
露惜無脩竹與梅花
清白圖 爲何掾彝李賦

傳家奉有獬偷窃禄生憎碩鼠貪三考臬司如一
日眼中何掾德無慚
題韋偃十馬圖
浮深角壯總游嬉沙苑春風碧草齊聞說紫宸初立
仗内家正要不鳴嘶
國初鞍馬說江都今見韋侯十駿圖獨愛少陵忠義
氣艱危安得濟時需
和東泉翁山中雜詠一十三首
過眼紛華與未闌人生難得老來安山中致爽饒清
賞不是悲秋強自寛 山居
爲發淵明不自賢夕陽飛鳥兩忘言已邀白日羲皇
上况復青山是故園 清芙堂

□期三樂豢非狂帶索行歌老自量明理已安循理
㪅息心元是養心方 歸來亭
生平游刃擬青萍一日歸來與道寧繞樹每憐驚木
鳥思親時上望雲亭
丹砂王㸔燕巢臺閣風流見一時桃李春光能幾
日惜君元有歲寒姿 幽芳軒
朝三暮四本來齊誰爲兒童較栗梨今歳見花欣賞
羨山中風物要通知 香雪原
田家剝棗暮秋初野𥇒蒸香木蜜酥不富正縁無濟
貨芋魁墻外又成區 木蜜圃
山中處士玉堂仙兩地相望思渺然說有詩來多勝
槩含情多在碧雲牋 杏塢

靜約幽人品羽茶偶隨稚子去鋤瓜問君何似東陵
日猶是𡶶山故老家 瓜圃
門外清泉兩派流臣心如水更何求濯纓濯足終多
事已分心身到逸休 東泉
樹影扶踈聽鳥音可堪時事百年心高情愛殺陶元
亮一醆秋香見獨斟 西泉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墳臺
石留在行人下馬看 墳館
曾右丞生祠手卷
士論推稱謚寂公理讜三尺刻文通因君哭起西南
興夢寐洄溪碧𪋻中 先君衛士夫私謚爲文通先生□
前年拜掃王墳廬哭逐雙行到並驅林薄氣清□□

人家春社樂于胥

農樂無如歲有年更將民瘼細為謳應憐右轄祠邊
月花柳深村有二天

李白醉歸圖

雲陣橫陳大渡河一書能解六蠻和仙韶莫說君王
寵七寶粧嚴未是多

虁美堂詩雲中張缸母姓楊氏性質淑恵
小心敬畏早見知於中宮出入禁掖垂三
十年前後賞賚優渥揚歿
上思保育之功贈安翼趙國夫人生子六
人長曰鎮出刺荆門沂水二郡其四曰鑑
知東勝州餘皆宿衛

虁美看來娀在中當時安翼有深功春風吹下蓬萊
閣二子歸來五馬驄

宸庭

自題寫真

白髮刀騷一幅巾遺書浩浩百年身縱令不入麒麟
畫已是三朝館閣臣

李德裕見客 唐韓滉筆徽宗題并 御題在後

金鑾載筆寵光多三鎮聞風自削磨聞運中興元兩
椽相君勲業邁蕭何

思讎平日太分明習次看來氣未宏不鎖櫃坊侍衛
士諒知堂上有奇兵

動華夷機務論思儘有為一貶未應生重

崖州山色要新詩

經綸心事在思亭掾揚高談侶自矜不見省中溫室
樹孔光終了說何曾

有才善處是無權朋比為心自黨偏避近郡樓回首
處杜門應羨晉公賢

意氣揚揚與舜有較來失德兩同然春風翁張桐花
鳳不是當年謗謗賢

送同知范君瑋之任平涼

昆明授法起甦嗣民瘼洗瀰宜飽知後日鳴絃千室
邑豈惟活國號良醫

三紀承恩鶴禁深一官涼海任浮沉固應天上張公
子好識當年大范心

張遜物詩

鶴禁辛勤四十秋端功端品可封矦一官纔入尋常
選猶被特旨問觧由

需軒

閉閣陽城醉侶泥諫臣為論在韓疑一朝力折延齡
相識得三陽出險時

掾按事從中道處洗心思與縣舜新小軒不侶朝來
喜倒屣門前不速賓

則天朝回圖

萬有潛隨一氣回武炎如火李如灰上陽宮殿春風
暖花底朝鞭隱若雷

過笂山訪老人語

刑清兵寢歲豐穰五十年來帝道光馳馬欄東逢老
叟向人猶解說先皇

題劉元禮挽詩卷後

有得歸爲怙恃榮三年索米可憐生一盃不及慈闈
養空有殘魂遶斗城

三尺孤墳燕地鬼一篇新序翰林詞友生最是情鍾
處夢斷空梁月落時

客死無歸最痛心孝生哀慟惜知音只緣識得天倫
重不爲黄金綠綺琴

任氏具慶堂詩卷

善積中來慶自全一堂和氣覺春寛人間兩字風流
慶貼在兒兒額上看

壽接誇語應踰七數此名泉更益三嫠女老人元瑞
世兩星今見濟之南

劉參事友竹亭詩

退食歸來對竹吟相看同抱歲寒心只今眼底交情
薄不似瓓亭翠影深

公子清標有足多紫微垣外侍雕戈料應聽彼猗猗
興瑟僴功夫見琢磨

題錢選臨曹將軍燕脂驄圖

浩翁醉草丹青引祕省珍藏猟騎圖老眼再觀知有
數喜從唐本玩臨摹（第三句一作書入[illegible]）

龍種中來見異姿春風舞影下瑶池馬中吾湛錢郎
筆寫盡坡仙七字詩

剗烙天全固可悲不應頑影自驚嘶君看慘淡經營
意重爲莊生解馬蹄

首脱金羈籍帝閑春風沙苑草芊綿承恩幸枉休閑
地誰與爭鳴八駿先

良驥初非以力聞丹青傳寫畫圖新超超說是千金
駿蹀躞何曾到圉人

相馬圖

駑駘安分老青芻騄駬論才白璧酬相馬只今誰伯
樂解教駑驥兩垂頭

題趙喦人馬圖（趙喦五代人嘗爲朱溫駙馬都尉）

天廐真龍自不凡未妨束縛具羈銜當時一筆千金
重今恨無人說趙喦

旅食京華兩見春衰年來作玉堂臣一家温飽恩光
裏補報無方愧此身

甲午歲門帖子

題徐中丞子方愛蘭軒詩卷（[illegible]）

幽蘭在谷似幽人相近相親有使君獨愛遜綿詩禄
細宛從平淡發奇芬

手治蘭臺種竹圖護香籠日淡炎暉絲綸閣下文書
靜却似當年對紫微

山行還喜得夷途路轉蘭皋更可娱十里曉煙香不
斷春風吹扶過鵝湖（[illegible]）

濟南録事參軍解君瑞芝圖

翠亭亭紫蓋光氣和無地不芬芳一枝特秀淡堂
似表參軍政異常
從來腐朽化神奇正自餘精發菌芝浩蕩上林春色
裏自怜蒲柳望秋衰
題李巨川衆芳亭
引水溉餘紅藥秀遶欄看得綠陰春帝城擾擾黃塵
底獨惜幽香亦可人
傾囊不惜買花栽釀酒留香待賞來說似西園蕭索
客從今無復眼慵開
主人襟韻有餘馨俯仰乾坤一草亭寄謝佩蘭當此
際江漁休笑屈原醒
淵明歸來圖

獨遊初不爲良晨步入斜川別有春多是斂裳宵遁
日眉間歸色喜津津
徽宗花鳥圖
無逸圖空冷御屏翠香珍羽惜娟娟不思三代池臺
樂感致中和本四靈
踈梅寒雀圖
苦愛梅花結素緣野莊曾次本蕭然枝頭凍雀何爲
者特許分香到夢邊
長記扁舟過武夷仙家梅竹滿清溪山簷盡日吟幽
致爭揀寒枝趁晚栖
題邢君用意齋
禹域方伎譽邢君頃我能鍾老病身賦就舜耕空自
惜幾時相對意齋人
百疾中來有變常智人察色信能量細看難素縱橫
說到了何曾有定方
醫言意也精微而危不誠無物誠斯明斯意誠
心正以至國治治國尚可矣難於醫仲尼無意
人孰能追莊生刻意我非敢知惟神聖工巧意
行不疑然後是齋之所謂意者庶幾得軒岐之遺
甲午歲門帖子
新春元日兩爭妍氣朔分齊本自然不待書占雲物
喜上旬壬子是豐年
題張太師浩家集後
功名有分事無難談笑貂蟬素發閒松菊堂深歸未

老西州扶病嘆丘山
跋雪峯居士顛草後
筆從簡古發濃纖書到顛樵兩具瞻不憶雪峯揮翰
手怒虯雷火學秦蟜
滿墨池邊說醉顛書家初不數鍾權縱橫詰曲千文
帖篆隸中間有正傳
元貞二年秋偶至新店觀光驛廻思往事
蓋三十五年矣因書壁以記重來
漢署風雲控北坡萬方奔走聽羣羅偶思三十年前
事夜半郵亭索傳過
湘江晚渡
[illegible]傳懷騷動楚悲退之伸禱謫潮時黃陵廟下山如

霜南氣已凝物華從此見衰榮漫山桃李春能
幾熱寒溪四友清

枯木寒鴉

枯樹寒梢凍欲冰野鴉飜影若爲情歸鴉呼雨烟林
外紅杏香中過一生

楚水歸舟

漢東歸興楚江帆老我南宮百不堪莫訝西風短棹
速秋霜香滿洞庭柑

菊軒姜君旲係斗南先生外甥

姜家籬落似斜川野圃秋容淡淡烟何待白衣人送
酒一軒風物已陶然

生平愛菊菊名軒細撚秋香憶昔賢似續外家無盡
藏望間渾寫和陶篇

子路問津圖

轍環天下老於行二子相忘不輟耕休爲聖賢分二
致本來出處不同情

元貞三年門帖子

平生報國宦情踈千里思歸意未舒只有暮年心健
在一燈清影課殘書

大簡之山水横披

雨濕溪烟凍不飛一船燈火曉光遲風蓬泠泛東山
月記我茶洋早發時

知本齋

先生憲府舊乘驄骨鯁人稱鐵面翁此日壽堂見餘
慶一門和氣樂融融

人物原原有自來特將知本榜新齋歸根返蒂
皆吾事庭草春來綠滿堦

灞陵風雪圖

詩瘦清於飯顆山蹇驢馱入畫圖間姓名得掛金
鑾月風雪長途是等閒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

閉戶經年翰墨場鐵心入道漢王常折衝不縮堂
堂手思入頻楊鴻鴈行

夢回仙以丹劑療疾

黃鶴留題世已驚又遺丹劑化盧生夢回仙馭無蹤
見何處秋風一劍橫

碧桃青鳥圖

上林春滿漢宮煙翠雀飛來態度閑王母西歸
方朔去碧桃華影語閑閑
瀛洲僊集海微茫翠鳥緗桃更異常似爲碧霄
宮宇寂故傳芳信到劉郎

孟母三遷圖卷贈新軒子張

孟母三遷卷聖功芬芳千古振高風披圖欲識
顧齋意人道神交管鮑同

題張貽信濟江調兵記目

堂堂大將伯顏公萬斛哮江節制雄今日河山歸

統却從遺藁見元功

題蕭氏承顔亭

曾門爲孝固多聞不但承顔孝節純人說小亭如斗大一欄花木四時春

東坡赤壁圖

先生曾次有天游萬里長江一葉舟欲托悲風寫遺響恐驚幽壑舞潛蚪

題錢舜舉牡丹折枝圖

翠帷高捲出傾城亞髻凝粧別有情似爲洛人矜絕艷兩枝相倚鬪輕盈

李擇善甫貫錢詩卷

營營市井逐錐刀戈戟相尋較一毫焚券貫錢知棄擲丘陵宜並泰山高

宮廊按書

斷爛朝章報恐委青緗搓碎旋添加就中書削無多意坐到宮廊柱影斜

任伯如慶母夫人八十之壽

婺光簾幙實煙濃八十慈顔壽樂融徙羨鹿泉新句好一堂和氣畫圖中

風高雲夢夕

江連雲夢夕多風萬斛龍驤駛蕩中常記瓜洲乘醉渡片帆幾落海門東

枯木寒鴉

亂鴉翻影上枯枝點綴荒寒見野祠絕似首陽山下路滿陂晴雪霽餘時

秋蟬堂詩

霹靂湘琴得正傳新聲曾擅泰和年玉音又與人俱逝時頼秋蟬續斷絃

屈原對漁父

國既無人不我知狄風澤畔一湘纍君臣大義明如鏡抵用漁翁辯啜醨

題張君利甫秀巖琴譜手卷

故家人物秀岩仙一曲瑶琴有正傳鄭重張君宜遺譜不殊親授廣陵篇

題紡績圖

三晉遺黎樂土饒絲綿爲業略相同細思七月豳風詠不到春坊錦綉工

千里秋晴圖

出門藜杖思飄飄千里晴霄見羽毛特爲樊川發清興南山秋色兩相高

江船曉發圖

漠漠溪煙凍不飛一船燈火曉光遲風篷冷泛東山月似我茶洋早發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三

七言絶句

讀漢武帝外事四詩

汾水西風岱頂柴後時稱自馬遷開誰知留務千年
後還向班生筆底來

瀟颯神飈下寢園玉衣晨舉馬嘶煙不容妻語加明
護應是千金漢相賢

白髮劉郎一帝巫老方服食悟前圖直言要格君心
妄萬古鄒卿一大儒

太一蓬仙杳不聞龍輿三駕海東雲明知求訪終無
驗才悟文成又少君

嬴傑而顛徹黷兵較來遺跡不多爭夾園甘分秋風
裏流血爭教到市汎

錦艫龍旗照水開昆明都試想雄材眼中不惜風膏
盡博得西南拘醬來

晝獵南山夜不歸白龍魚中豫且危論功正有
高皇約不為諸孫擠所私

二喬觀史圖

二喬絶艷煽江東一札龍韜閱未終多是周郎傳報
捷華容燒虜夜來空

劉永年棘兔

周身有術無牙角出沒中林草棘深幸自得沾閑靜
勳狂將陰巧見機心

神明之後管城封埋骨詩書有駿功原野暖煙三穴

樂緣雲無夢入蟾宮

月中摘藥伴蟾蜍嘯傲秋風挂影疎今日弃捐節棘
底免冠甘謝不中書

拔毅圖

厖然纖毳褐毛鮮閃閃蒼精照帝軒誰為此監揚得
意一言曾達漢文園

何人剌繡採蔘圖慘淡風煙較獵餘不實珍奇安達
邇至今人咏召公書

風雪藍關圖

天威不遠雷霆迅雪擁藍關惜自傷不似老坡南竄
夜一天風露縱浮航

兇鋒突折王庭淒赤手嬰鱗撼憲皇可惜堂堂忠義
氣狂將爽朽托吾湘

庚子歲門帖子

庭鶯爆竹驅儺鬼門掩春風貼畫雞
閑心丹老猶在夢中來趁筍班齊

庚子元日即事

春融官閣梅仍好暖透墻陰雪盡消長記紫宸朝退
後洋洋猶說太師韶

覓酒 正月三日晉風色陰寒

門外風霾障日昏地爐吹火發春溫林頭說有青藤
釀好遣麻姑送一樽

敬甫英豪蓋代聞三年幸得作比隣閑來屈指從頭
數得見胄恍有幾人 時以佳酒貯青瓶來貺

題文殊院壁
吳僧久住文殊院千里東歸未有涯十二遍循春雲
滿又携藜杖去誰家
跋洪中憲無盡藏手卷四首
人物風流晉永和一樽觴詠百年歌遍來水檻中台
宴更比當時樂事多
長橋春露濕吟鞋共警時思休暢懷只為一終天理
在晚香何有百花崖
鐘鼓山林窮勝事衣冠韋杜似樊川一門顯允稱多
士野老猶能說定年
馬頭旋旆八騶行劍佩瑲瑲尹雄京特就芳山嵩畔
月百花潭水濯冠纓

海岸古木圖
古木蝤蟠鐵有華輪囷奇崛欲誰誇何年海底龍宮
使推出秋風八月槎
題肅齋詩卷
坐知泥塑程明道爽此何清孝肅公一字名齋見操
守儼然思有古人風
外自形骸內自心敬恭交養理尤深用功不必求他
說細讀西山夜氣箴
再題洪氏無盡藏
月白風清世不知園林鐘鼓想當時登堂此日南陔
樂又見有興拜慶詩
逈求郎山雨霽春江山如畫見橫陳世臣喬木千年

尋長配先生德日新
吳郡張總管代輸民租手卷
吳郡張侯潤屋餘歲洪民賦濟貧居二十四考中書
令此樂融融未必如
庚子歲冬與僧印相對見其頗瘦戲作一
詩相贈
雲在青天水在瓶禪關終日不曾扃莫疑磨衲松形
瘦午夜吹燈唱佛經
又題趣僧定禪
東林法弟隱峨嵋風雨中途避樹枝千劫塵緣終共
盡狂將公案說神奇
題王國祥適安齋詩卷

神光仰面溢流東睡起東窓日已紅適意有詩樽有
酒曉猿林訝草堂空
斷崖煙隔四通鶯山鳥山花樂亦佳一夜山靈來執
脚盡分空翠濕吟鞋
起居有道適之安況復山人已考槃辛苦東曹馬觀
復簿書燈火五更寒
兜鍪北折恒山逆龢暴南移寓宅空天地此身無定
在適安何但一盤中
馬卿來索適齋詩終歲思歸未得歸羨殺昌黎盤谷
叙山林長往寂知機
呈德昌郎中
太平朝野足娛憔漢日舒長省府閑前日景陽臺上

謡一堂綠竹雨東山

江山大筆硬盤空詩海歸來不自椎紅藥滿堦春露
濕看君給事大明宫

沉沉宮漏出華遲曉日雲龍簇仗齊前日彤庭青瑣
客只今騎馬欲雞棲

蘭陽僧榮說昔開汴河得入定隋僧今移
葬寺相藏寺前殿趾下手爪纏長經繞兩
膝或問彌勒下生否未也榮說寺中見有
碑記

漢家習戰鑿昆明劫火留灰憶見曾誰謂大梁蘭若
底土中入定有隋僧

鎮舜舉桃花黃鶯圖

金衣公子綠桃芳飛下喬林過錦江細按玉琴能巧
囀絳紗高捲辟寒窓

壽陽公主折梅圖

滿庭梅影媚春陽粉蕚封香散麝囊折得一枝春在
手含章宮閣闘新粧

寳擔公風探芳叢蝶蘂飛翻入眇中一自粉綿輕拂
散暗香吹滿壽陽宮

題武教授峨嵋山豁堂圖

野水林塘淡欲秋日長緇繳在沙頭故山咫尺峨嵋
外未礙因人作遠遊

張金吾慎獨堂

赤光夜語飛電如傲巡誰猛張金吾能於不覩不聞

除一妄緣生制得無

草隨風偃理之常況是京師首善鄉聞說開元天子
聖羽林多半擅經郎

慶壽東西二橋

慶壽精藍丈室前松聲盈庭景氣鮮
爽當引流水澈鳴其間東西梁貫以
通往來今水湮橋廢止存二石屏上
刻飛渡飛虹橋六字筆力遒婉勢若
飛動有王禮部無競風格寺中相傳
以金道陵筆也主僧西雲安公喜作
詩通書學以無礙妙辯現當機應身
軒露頭角價重統堂師憶遺跡傍護
珍惜屬秋澗綱作詩請嘆傳示後來
謹賦二絕奉呑雅意秋澗王惲和南

花木禪房逕窈通卧波曾覩赤霓龍摩挲一片西山
石依舊宸奎擬碧松

飛度飛虹趨楷名玉淵無復繞松棚偶投靜境便僧
話指顧瑶鑣說道陵

半山石詩

一拳山骨動溪神小字金書奕醉鬼竊吹濫巾非我
事約公同賞謝家墩

荊公精舍定林居蔣廟相過恰半途不憶半山亭上
石溪光一夕照吾廬

農里嘆并序

至元北八年秋九月檢視水災趙之
東偏自平丘至劉村渡凡一十一處
因老農問荅集爲十絶句蓋以見農
家有終歲作苦卒至於無成者可哀
也哉作農里嘆其辭曰

今歲瑪莫勢蹇竊漫流西岸不知遑枯搓聚荼猶然
在特見田間擁樹腰

汶水南來棲[illegible]滹兩河會合泛田廬官來檢驗承尊
重所望中圍早得除

宰晉東南舊禹頭今年秋稼被災稠至今田畝暢推
處猶作長河一漫流

漲痕到處盡翻耕壠畝縱横宿麥青爲看野人爭說
似育數歎昧老提刑

溝有田疇在遠坰近村藏淹不能耕今年已損秋禾
了來望來年麥有成

野漲平田一漫蒼只緣溝澮失隄防田廬相近初無
礙賴有莊東白草岡

馳傳東來相水災並河村分盡俱該莫疑詢訪多詳
覆切恐文移不細開

累年秋漲頻横堤水縱澄堤尚害微近爲鹿城偷堰
破故交流潦到柴扉

每歲災傷走吏胥何嘗南陌到東皐正緣事重人微
甚特遣官來慰爾勞

穀穗虛穰草色燋滿前堆積漫如[illegible]圍一餐到口還無
漸年苦田鬪力稼人

火雲六月旱爲災嘉穀方苗大水來老稚瘦來無可
飼故教河底嚙枯荄

年苦農民上所哀況遣今歲水爲災浮除與否渾閑
事最喜分司檢踏來

責備

利爲人後責居先子細評來不苦偏鄭重左山親有
語天心責備最相憐

相鄉懷古

整整居旗向日開賊兵來陣亦雄哉腦寒已落銀刀
手不待翳河百戰來

泜水

倚空趙壁漢旗設詭魄南隨逝水寒自是炎劉方爾
熾不應儒將責成安

題趙總尹書堂

趙氏諸郎玉不如籯金難買樂三餘朝來放眼芸香
閣信有人間未見書

河内許生希顔愿而有立志子在裏國問
學者月餘及其行也求一言爲訓故書此
以貽之

筮仕當深求信懷孔門惟有漆彫開治平果浮真知
理青紫何愁俯拾來

題陳居士歸真圖三首

林下山間本寂寥只緣名動思漁樵君看白首爭名
者攘攘依前滿市朝
桂樹巖幽護見招風煙圖畫儘高標一從五柳歸來
後此事人間久寂寥
舉世誰能未老閑風煙空對畫圖間應憐心遠陳居
士杖屨西山夢往還

松林秋月

萬壑松聲月色開夜深清景湛靈臺放懷不爲樽中
醁坐聽蒼髯說法來

題劉道濟所藏石屏

石中乃有此奇雯來策臨池障墨勲絕似雞鳴南下
望桑乾東捲入寒雲

過寧晉北陳村題陳鄧齋故居草廬壁

皎皎丹心與義俱要須身外更無餘截然不負平生
志依舊陳村一草廬
生死分岐又六年野煙行入此陳阡不煩更聽山陽
笛老淚臨風已泫然

過後趙右侯張賓墓

自擬籌兵借筯倫品量何必果誰親風雲慘淡龍蛇
裏獨識將軍亦可人
一劍橫談動世龍掃除河朔晉爲空運歸曾不論夷
夏乾沒并門坐嘯功
勒遇光皇竝駕先右侯端有子房賢一時蕭洒君臣
契虎視鷹揚豈偶然

鉅鹿懷古 寰宇記平鄉秦鉅鹿也項王解趙圍於此

鐵鎖秦圍一戰開群雄稽顙拜平臺君王邂逅東城
敗驕氣須知自此來
趙圍纔解已亡秦六合風雲霸業新逆取不思須順
守嘔嘔空抱婦人仁

沙丘懷古

一從奇貨落韋機秦自莊襄統已非大寶前依王命
論牛當馬後一何微
禍璧投來讖已真沙丘臺下泣宮臣事機說到還元
處造物於中太戲人

時苗墓 苗鉅人官壽春苗精寰宇記云墓在平鄉縣東北二十里至今二村以時苗南北爲名

典郡風流若可稱當官明允復冰清來時孤犢歸遺
犢却恐存心似近名

笑却青蚨取大錢去留黃犢縣門邊就中處置人情
近似覺山陰守更賢

苦熱

炎官令虐不容安背汗翻漿厭午餐遥憶百門山下
水玻璃盆面萬珠寒

沙丘懷古

六國平夷甚虎狼擬從一世到無疆誰期五十餘年
後生處元來是死鄉
擬就靈仙不死期翠華拂面事皆非須知一把亡羊
大望望驪山待汝歸
萬靈空訶護駿東巡一死沙丘等棄焚不直鮑車曾具

惡貫陽宫事儘腥聞貴妃字花名玉貴四月開見貴皴
陌上行人去不還眼中射虎滿朝班齊雲樓下陂陀
血紅比龍袍色更殷 右讀唐明宗紀
東就梁營慰重岐傾危何趙託若枝日斜袖搭欄干
曲花滴春宫去住時

讀明皇雜事

梧桐葉上雨聲繁絶似花奴羯鼓番不待追遷西内
後上皇當此已消寬

讀肅宗雜事

夷京南内廢晨昏興慶宫官不一存進藥失嘗蒙大
惡肅宗當以弑君論

又

擁愫愛子還聞言天理中還帝汝梁龍德本非乾健
體不應良娣徒而䫆

廣宗早發

武道亭西望鎮陽趣裝猶是四程強夜来一雨叔父
傘借得長途雨日涼

贈揚虎張侯弟三子飛卿

射虎聲雄敎五把三郎閑損王猶花雍容詩禮相逢
處不信風姿是將家
大學淵源在六經振振儀鸞儘充庭君看萬字長沙
策不到詩家月露形

黄巾墓

洶洶黄妖裹一呼棘矜元是力耕夫人心莫作平常

看易動難安最可虞

再過隆平

我欵臨流濯㬎埃沙鷗橋畔莫鶿精亭亭一點隆平
塔半歲還成兩度来

銅馬祠

古鹿城西野廟新戰勲猶說馬將軍甲光千丈雲臺
盡只有荒煙對夕曛

貽慶陵

紫雲仙李隴西宗又向平陰見祖宫陵寢栢城俱掃
盡石麟蘚草動秋風

過唐山望橋帝尭祠

光宅宫庭歲紀新壞基猶是昔時民遥祈一夕龍弘
水痛與山前洗旱塵

讀李斯傳

常笑秦斯詐巳忠豈知身墮趙機中沙丘不負先王
託雖死猶能保霸功

盧處道處覓書

米家書畫滿江船月貫長虹夜色鮮欲識盧叔多蓄
意丸歸分賜到諸賢

題塗水老人趙君瑰詩卷

豪傑弁門自昔聞儒來軒冕等浮雲蕭然獨老琴書
樂塗水看来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覊九臯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
業又向詩書得蔡姬

廣武君李左車墓
廣武籌兵見未形規模儘敵漢戚靈天其不奪成安
魄赤幟何由下井陘
早發銅梁
早槙滹南二十城蚕沙充食葉爲雲朝來夢覺梁門
驛鈸處坊場聽鼓聲
春宮元日口號
日融欄檻䙚金麗春滿松廊鶴禁深四海謳歌皇子
壽一年得拜老臣心
色目依班向殿趨入門一字立青蒲侍臣直上牙牀
趍拜畢分觴當大脯
歡抃人立遠傳臚軋軋聲來啓左樞玉馬抱章當殿
過一時肅拜不聞呼

沉沉蘭殿對穹窿一點前星現半空事事見來臣分
裏中單奚取絳紗紅
曉煙宮殿歲華新入賀東朝異紫宸内外百官皆便
服紫衣獨見海東臣
三薰來獻野人芹不謂芻蕘得上聞銀研拓弓非所
覬庭憑春鐸振斯文
朝拜歸來户晝扃小齋孤坐喜春晴太平儻許斯文
致未礙明窗管墨卿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佀即欣然時時夢裏長安
道驪背詩成雪滿肩

太一宮春早即事
漢家望祀竹宮神條禮精嚴動早晨殿瓦漸分籠月白
一聲金磬肅朝真
壬午除夜雜詩
來往京師已半年欲行還止果誰然淵明豈是山林士
苦要征歌爲秫田
兩間齋室過今冬臘雪還清又朔風庚帝王窮何所息
終年相伴要詩工
鐵畫顏書雪屋燈夜深相對眼增明莫嫌擲几金聲君
讀書諸雅得某卿
科斗奉猪漢英精舉陵況是吾初開辭堅句澀無多旨
筆削疑從戰國來

揮揮風日暖生煙氣韻和平恐信然新竹憶來皆外物
歲功無切是豐年
公喡兮涎引溫湯三月中旬已進嘗縱使得先諸菓上
摘來終是不聲香
眾芳近春窮化權若寒都在早梅邊不愁一夜冰花老
便得和羹亦稿然
失之須信本來無勉強雖於上坂車看取一陽消九地
春來蘇蒔自舒徐
謝安石奕棋圖
百萬秦師未易推動容無復捷音來入門偶折登山屐
一嬌謠公恐奚猜
江東全倚謝家安誰量形容對奕間勝負自初成算在

在風聲何賴八公山

沛公洗足見酈生圖

氣折狂豪一洗間要令游士吐嘉言初從沛長咸陽帝此術流來第幾番

哆然洗腆孰爲賓甲隱炎劉四百春一說便能延上客君王肯效婦人仁

包總綿匿細故掮未妨揮洗酈生前一噸一笑非無謂不似高皇氣馭權

落魄高陽一酒徒畧除邊幅展雄圖拒門堅忍須臾去長爲東山出此模

布褐昂藏七尺身不容空老酒壚春風雲際湊龍蛇際首識隆顔亦可人

書壬午歲十二月廿二日夢中所見

青山隱隱水悠悠鶴盡前頭列丈簫江閣連延三十里停輈看勲古昇州

孫陽相馬圖 龍眠筆

昭王墓老秋蕪合虞坂人歸暮靄蒼屈産何當無駿足世間能有幾孫陽

渭橋迎代王圖 龍眠筆

古人作事狗胚胎畫到龍眠見大材勘破丹青揮洒意英宗還自濮陽來

李臨城挽章

桂香坊裏推轉傳爆竹聲中見孝心人道戚孫今有右惜敎含笑九泉深

榮歸亭

策勳自合畫麒麟佚老榮歸帝里春開卷戲詩還自笑拂纓塵土向特人

身外功名等莛輕一亭歸卧有餘榮分明昨夜南山獵夢裏弦驚裂石聲

再題胡烈婦殺虎圖

丈夫不作屠龍舉婕婦能成刺虎威試看五行參運化二陰何盛一陽微

耽耽哆口攫天去死地求生有若人寸鐵竟能伸義烈大臣當國合横身

古稱政猛苛於虎搏暴除殘惜壯圖蹀血兩坊王義俠袖鎚揮麫幾於莬

汗宅 全用張鬼事

皮骨皆爲虎吻朘飛幽曾不悟當初棘林夜黑相逢處猶恐張張泣有餘

石鼎聯句圖

衡山何物老彌明氣壓侯劉到處驚笑向半空盤硬語火爐頭上把降旗

海上游談接大顛鼎邊聯句託軒轅不須苦泥中間事二者看來總大言

渭橋辞謁圖

閃閃鑾旗擁帝輿八方臣妾效嵩呼君王莫以來同喜衛霍功成萬骨枯

周文矩畫金步搖宮人圖

璚玉珠華兩翅排髻高雙鳳拂雲來王笙合就新翻曲恰值碧桃花正開

雪中同郡寮遊達活泉

訟牒聽餘事未圓日長誰辦枕書眠出門偶作閑人計踏雪來觀達活泉

淵碧澄泓一畝池勝遊都在郡城西潛蛟免致騰雲潤歲歲分香入稻畦 項東楚買堆餅餌香之例也

雪窓無寐

夜深雪晃客窓明更此西樓月色清老大看書無眼力假然欹枕數寒更

早秋夜坐

候虫唧唧掩荊扉落索瓜蔓蒂敗籬涼氣已隨新雁至小齋燈火便相宜

飲醯圖

一勺儘調鼎味三升阜吸誠難翁不去爲㽞相何人禁此辛酸

江南道

閩越自方千里冥冥海角天涯野竹踈梅沙路江邊到處人家

早起效三五七字格

東方明淸風發白露下無聲[illegible]步久寒侵襪撫楹歌罷酒微醒月明滿地蘆花雪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書

上

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礼部符承

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

聖旨召臣惲馳傳赴

闕庭者臣惲伏自欽承

明命夙夜祗懼不知所爲意者憲臺過舉俾備

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illegible]國家之事日有萬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日久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輙敢以特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

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爲長世不拔之本欽惟

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爲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策撫馭區宇民歛遠邁漢唐其所濶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励精爲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其法之所以豈不偉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爲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爲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內而
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
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
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
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
行未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近今條格通行
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
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
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
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與馬屋廬皆有
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
裁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之

卷三十五　二

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
而貴紬纊去金飾而朴鞍韉至衣服等物銷織鍍
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
民衣飲踰於公侯婦女衣著等於貴戚以致聘財
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
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踊而貴錢幣不
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
親屬奴隸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
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
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救
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

財足周一歲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
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
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
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
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救荒歲外如冗
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撿括一切省
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攻則取以戰
則勝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
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
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
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
非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

卷三十五　三

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缺殊不知府庫之財
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
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
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
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
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
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
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轡
取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
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
宜假借之舉日漸希濶正
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固考其

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止行見職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廣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情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苟非以德振起必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官品流殽雜既無選舉甄別止循常資紛紛藉藉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

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雖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臨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持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

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姦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上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臣愚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祿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慮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書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

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資歷相應果皆兩可保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二考書制若考滿二百日者考[illegible]）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北至平定諒為不易九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掊克慘於兵寇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

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得革人負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漸見職委有聲迹者

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茲盖漢唐五代近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謝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倒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抵皆虛名畧無實効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貢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斷乎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条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祇閤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或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

能使潔朗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苛讚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煕然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茲盖

皇帝陛下屏去奸慝保合大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効也然猶有當幹釐者夫為治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

國家且自歐襄陽以来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中物力等户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户其能有錢皆貧難下户而軍輿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遺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門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户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户困若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憫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户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麤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數多是近下户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悮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

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
朝廷救荒恤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糴
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
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
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蓋低昂權在有司無併刹
無專擅故也若漫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糶三二千
石穀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用軍國
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
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鬻爵贖
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因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
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
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illegible]左右良田約四

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
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
田功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士沃
而久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户多特見拋
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illegible]及撿括冒占
仍招募願户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
強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撿勘其間一切可
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遼南
一切置屯見閑户數併從邊防以救一時此急於
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遠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
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

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丕天之
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
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
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
谷計數已敷富正在牧圉擇人節養得所而已如
此則牛羊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因恤見有又務
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豬廥而耗之可不惜
哉伏願
陛下息遠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頤養
聖壽配天無極此
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

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朴降止三萬里
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內餘則淑淪芳磚
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
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
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強勝為戒我
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沒霜露所霑墜
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
十年之久十有餘年如征大理雲南渡鄂諸平內
難討賊壇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
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
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

之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
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
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
竊發百姓嗸嗸日趨於困臣嘗讀中元已来
國書詔条未嘗不以生靈為念弃捐細故講信修
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梲饋蒲假
之仁也願
陛下躬體玄默順養
聖壽與天無極以勿元之心為心以恬澹之慮為
慮為民祈天請命灾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
無好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
哀眷易乖戾而為和變荒歉而為豐稔歛時五福
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
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礼
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衆奸作一令下則
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
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礼義哉
有司擇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復役
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淵愿忠臣義士歲有
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户曉然終無今寸之効者徒
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
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為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
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礼以安之信

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飲以養其
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歛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
為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
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
前政者覊縻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
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詖有不可救藥
至于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
單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秪應不蒙撥降反復償
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數其元價杖刑
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其戮辱
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
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俳然有忠厚廉耻之心而
後教之以禮讓導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
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
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
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
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
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今省權而免擴役
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相統
一至合而征討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
況江嶺阻隔動輙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
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
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
其在福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

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絕臣故曰
不可多立者緣此也若止設一院於江州地既酌
中號令四出復命
皇子震統於上使跨有江淮遙制兵勢將何衡而
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爲簡便十六曰絕交貢以
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覘望我以誠
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懷苟且
假息之念故也非脩文以來易以討破難以兵碎
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之間雖奉貢俘來
終未稽顙
闕下款輸誠悃今年扣一犀象明年獻翠貝若干
是皆我物籍爲已有詔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

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毋令來獻而
越王尉他曾未幾何怨叛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
內屬正以德禮懷柔然爾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
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寶遠物示
以曠度一也驕介之屬臣測淺深不知我之虛實
彼用自絕使私計內窮二也又使戚夫
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畏天事大之心戚有以自
省其曲直所在三也[illegible]伏乞下公卿
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
陛下無忌諱之時遂被
寵召無一言補報緘默旋退豈惟自棄大負
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

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
蒙採擇將訑訑而來皆爲
陛下用矣臣不勝脩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惲昧死再
拜奏言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前林脩撰王惲言盖聞御史周官
也其職盖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
目司察之寄唐制二臺左以糾朝政右以糺郡縣職
非不要責非不重也至於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
時務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內外郡吏之
歷事臧否莫不劾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賞罰不待
稽覆證左會有失實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惴

惴焉凜凜焉惟恐有毫髮詿悞風聞疑似名挂憲章
至於顛越不恭者盖千百一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
咸理遠近一正而奸邪屏跡矣我
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
聖天子登極典憲日新百度具舉於是建臺司置僚
屬盖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內重之弊也切惟
風憲係自古今一致也強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
寡二千石剝損政令不卹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
苟阿所愛蔽賢寵頑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
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近
事攷之或有可詳若聽覽未克衰職有闕弥縫匡救
之者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

不可闕也官或[redacted]貪未得其人擢任薦升之者不可
[redacted]也綜劾之權內外惟一強禦巽懦之際不可異也
大臣當任責也返循嘿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
或僭越而覬覦徼倖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
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起青衿之
譏賢材在下以謂不必用而興白駒之嘆選部無法
徇情故而害至公鄉原賊德亂朱紫而敗俗化守令
不職怨讟交興刑罰失衷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
紀群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
澆靡日蠹將帥狃於掊克而邊防弛上下習於垢亂
而積弊深若是者皆[redacted]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
而不可後者也今
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
以今觀之憲臺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
申明大體姑務毛舉細事苟以塞
詔命而已耶然事有未易以一二言者試以其事切
於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於法
之外者也今承積弊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
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
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雖置於理亦未
能服其心也何則蓋其罪均而刑殊罹於法者少漏
於網者多也若狀人人而劾之內自京畿外及州郡
按行之間圜土之內將不勝其繫者矣異日法之不
行二者必居一於此古者大弊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

後法得以行人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汙成維新之
化果克若斯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擧其大而遺
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栗矣若張綱之埋輪陽城
之伏閣貴戚斂手若鮑中丞金吾牓落如溫御史如
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於未立法制已前
其奸贓不發者不可以枚計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
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為能
吏矣亦有狃於故習未能盡革少有贓私而輕者矣
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觸冒公禁無所忌憚贓私
狼籍者矣所謂人人不能劾之者蓋謂此也如能區
別其類刋去其太甚者董勸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
奉公為能吏者宜加褒異獎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
則贓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贓汙雖去內外闕
員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備官而無曠於事其法
有五曰科舉曰吏員曰門蔭曰勞效曰選舉其四者
前代遺法具在擧而行之則辦矣獨選舉之制舊例
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目固有不同今日選舉之法
當令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及
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舉主
當以次推擢所貢者不肖與之贓等致罰使不得預
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
前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之備其曠使選舉有例品節
有章[redacted]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
循使天下徼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革而自去

矣今憲司既建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於今者獨
此五事為要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
伏惟二三賢執事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讜論洞
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蓋素所蘊積耳而
復內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底柱
[redacted]乎頹波風稜肅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
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可謂擬得致之位又有
可行之資者矣君惲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遺遠
朝廷蓋八年于茲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
王室今復蒙披寵召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
所報效而愧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
者敢觸犯忌諱贊狂瞽以獻冒瀆尊威不勝戰懼之
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齋沐頓首再拜
致書于右轄相公閣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
下處嵓冗之間欲砥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
僻處海濱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
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
父贊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繫星斗
望隆嵩華喬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
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
出之吾知其寥寥寂寂西山一夫耳又焉能灝頑

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意廣材疏無所肖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
其窓螢其几蟫蠹書史自娛自愈而已其於聖學之
蘊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逝不惑而無
成於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於士林傳曰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惲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
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於是中夜興起傍徨四顧思
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逸駕附驥尾固睎乎
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堙滅無聞之恥方
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內都省
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庶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因
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茲非其時乎遂乃

應東魯之辟忝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召已
飛馳於汶水之上矣伏自侯命已來倉皇失措不知
所以自通知於閣下尚賴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
清燕藉手尺書俯憐駑鈍以致剪拂顧盼俾之長鳴
而增倍價是遇知於閣下者佀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
德文明練達政體挾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
鎮俗雅忠結主知學為世用承恩綸於夜半洞律管
於天心而復闢其經綸之業大有高於天下者不得
不為閣下頌之昔房喬善斷而如晦矢之以謨姚崇
應變而宋璟守之以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全同歸于
正故相須以成俾無悔事今閣下極推讓規隨之度
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

朝廷日遠天下之事尺在中書中書之權寔在二三執政今閤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下所謂仕進之煙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之比擬我天下之士欲掇青紫昭名聲者捨閤下而將焉乎如懼之心非敢必其自遠方而來以黔馹之技名聯仕版身遊蘭臺投書宰相遂韓愈早達之心權帚侯門要魏勃見知之遇既闖達於諸侯焉顯揚於閭里正以千里一召寵華過矣是則足以晚布衣之賤刷無聞之恥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富貴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惲也處畎畝之中樂雞之道辞編户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弊廬井考昇之饘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觀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煙霄而附青雲自閤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於後世者哉觸犯尊嚴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惲頓首再拜白盖聞居天下有二道焉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居天下至靜之中窮聖學大衍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於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　朝廷紹明而治　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網羅英俊广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窮甕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於賓師之賢遇知主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於正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係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盖言世顯之士能如是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于中而察于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今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人一二輩其孰與哉若僕也蠹蠹書史兀坐窮年佔畢之外百事不解爾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甞不掩卷嘆息内增愧赧意自治不勇而喋喋於左右者何哉盖僕恨以究麻無似不能卓然自表於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臣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書記上人籍有為之資乘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師處則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兩將尚遥想當遠去略布鄙悰惟上人其圖之惲載拜

撽李秀才士觀取渊明文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藏靖節文集一編盖王祿濟川之所録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倫翻閱有年矣今吾子所秘於篋者實出彼家所藏之舊本欲一觀吾子慨然以無有力辞余且謂誠欲而止夫何天誘其衷手是倶敗云此集我家實有之

蓋次兄手所録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嘗闕焉既非秘異世莫得聞之書一旦譸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毋以前日之辞為愧不致有抵璧投珠之擧使慝然許諾以脩舊好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如其不然是吾子終絶於長者也吾且將長驅問罪以圖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煩腰間之箭重射曾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謝罪於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俾介忠胄信之士千仁攙義之師尽取所有捆載而歸以貽執事羞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澋齋主人頓首白

荅周南樂書

憚再拜白來書承勉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近六旬已來老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老妻推自結髮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內助之力既勤孔多一旦決去則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足下所喩是耄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垂世以近情為貴静言來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不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關之論哉此說一行又俾夫足下平日於吾老嫂處衆尔之懷絶藐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顧偕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忽爾以風花為戲不幾於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蓋少年忘念不圖吾友老大尚未厭斁情之所鍾果孰多焉臨帋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一噱也來索廳事題扁等書不卽拙惡勉為依去未中尚民社自愛憚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 為長子慰辨

憚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克遽已者切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說夫事幾臨衆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蓋驗吾平時存養之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之於子以愛為主子之於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逆於父送其孝雖為戚懂耆畧無弗忍過隆之礼豈養老送終人事之順事其或失養自夭者豈惟不順是亦門庭之孽也往年寡人程氏喪其佳児極貶踰諭似喪明之諸杖哭而過市匪朝伊夕竟以哀而戕其生識者譏之蓋以理而哀之情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子而所圖稱遂其從事蹉跌大有過於夭閼之痛者向使程知幾先見何有於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倚伏未可以向謀為得一旦遽失輙以求傷為抱也古稱聖與賢者為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過不及之差然

哀之於情固爲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揆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喪有以見適於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慟矣玆蓋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己之至情道者天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於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有過甚之嘻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柰何則安之命夫一身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爲慮其於私憂故有不違尊卑者無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順受而已況氣之爲華理之不順者哉嘗以子夏喪子哭而失其明曾子數之以爲過後人鑑之以爲戀嗚呼在聖門之徒猶未免況餘人哉要之能截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子死於嬴博之間袒還三號擗踊而即去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脩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優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斷古今之宜適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贊其合於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理而達變脩其身而齊於家刑於家而達於人者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延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爲心以西河之過爲戒而爲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於閤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爲書不罪疎拙悍

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頓首再拜奉書于詹丞相公閤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屬用文章投獻知己者於汴則售董公晉於徐則感張公建封在朝廷則取知於宰相度予嘗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銳於進而希當世之用哉蓋欲過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餘烈以斯文効用將托於不朽故也惲猥[illegible]士行役志於簡編者有年于玆緣技之癢時吐辭自喜亦欲效用於世第知於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社行之素徘徊四顧曾不能就其知遇之穎者亦有年矣側聞閤下以明亮之姿操特達之風推賢獎士持衆美動於上以端官府之望孜孜焉惟恐片善或遺一士之悵悵而去也切自喜幸今重華繼明群彦周列玆非求知効用之時耶故奉書上塵斷不自疑覺承閤下不以愚踈見鄙周旋倫至俾叙庭而前顧對

屢恢致有西池非常之遇豈惟身都顯異抑爲吾道中外之光其知遇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比擬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於門墻者數矣未嘗不顧眄剪拂使之增華當時奏薦微誠悵焉孰無然不敢有一毫過覬上凂左右者以本然之分固在尚何他覬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譏乎閤下才識明亮固雖遠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既而行止靡定淹延茫洋莫知其然進退維谷之間寔有出於無聊賴者不知於己試

是自跣也因不自揆庶藉休暎嘘寒谷之禀又使遇知明時之泰庸有以將之也故伸鳴執事有不嫌於屑屑者況聞省録不忘又有過於前日顧所剪拂之厚叙别之際欲負愧伸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卒共辝重得罪於左右用是不果於披露也逮離已來夙夜慨嘆至于今而稍遑安者何則言不廢于後進不保其往此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閤下固已融而不留而惲也不知量之憮若後往而不咎又恐貽自棄自絶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幾不爲之意者乎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惲再拜白

議

貢舉議

貢舉人林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迺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小限其歳貢之數以當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歴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數䟽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别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攷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

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

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適隆前代剏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虚譽因循薦舉狃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礼二戴礼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

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汚者充貢數以生徒貢數限歳貢人數期以歳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攷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廳上中下三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虚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學士王惲謹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五

記

醉經堂記

王子築室於中唐既落成揭之曰醉經客有過而疑焉曰古之人名其室廬蓋皆敍所欲而儆不逮今吾子年踰強仕讀書學道積有寒暑方以醉經為志且平昔所尊何經所嗜者何學耶予應之曰人孰不飲食得其味者或寡矣且天下之事必養其所嗜而後得之如易牙之別味晉叔之治射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唯其嗜之酷故能造乎極而齊其趣者矣矧五經者聖人之成法生民之大命係焉若夫盡乾坤之變極萬物之情鬼神之所以幽吉凶消長之所以著使人窮神知化樂而不憂遯而無悶者易之道也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當止天地鬼神之所以感動草木昆虫之所以區別俾多聞博識益耳目之聰明者詩之教也五帝之建極三代之受授邦本所以基而固生民所以厚而康布在方策示人主以軌範者書之奧也飲食有節進退有度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上下志定而無僭越危亂之禍者禮之實也公是非明褒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萬世而下使大中至正之道綱維世教不至於魑魅魍魎者春秋之法也斯五者天下之達道堯舜以之無為湯武以之順守周公以之輔相孔孟以之垂教伊尹之致其君顏子之樂其樂其皆出於此乎然非嗜之酷資之深守死善道殆未窺其突奧也若予也幼而學以學業汩其真壯而仕以冥行躬所守內之中和以植其本外獻禮義以制其宜望道而未見歠醨而失醇所謂清廟之玄酒至道之膏腴時或揚觶一酹卒未造乎古人中聖之地故事變之來酬酢倒置鮮中律節此無他志之不立經之不明故也嗚呼予乎其將醉于經乎朝而漫六藝之醲郁夕而味百家之異同然後躡丘臺而望千鍾之聖騁奧府而追百觚之賢神凝妙理心粹太和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不知我之醉經經之醉我是則醉經為志不其曠且樂歟重為歌之曰能者在人不能者在天幼學壯行訂夫學之正偏道之隆污一聽天之云然彼君子兮盡其性之所全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有河上丈人者出庶幾知予心之拳拳客曰若子之志似酣且適矣尚何言哉廼揖而退因書其言于壁不惟志其所欲亦且規其未至者日就月將果能粹于全經者乎時至元丁卯夏六月中伏日經堂主人王仲謀父記

博望侯廟辯記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川原衍沃泉流交貫蕃水沇洑至此而後發厥田宜稻與麻平時脩竹彌望號稱小蘇門按圖誌其地散墟近郊太行之朝陽也坊北不百舉武有岡陂阤際山西來岡首有祠俗相承云漢博望侯張騫廟侯之塚在焉予讀西漢書騫自建元中使西域通烏孫而卒塚今在漢中此安得

騫之墓　哉是乃樂史所辯汲縣東北三十里有岡曰博望上有石墳洎二石表云張騫塚非也乃故廣武典農高府君之神道爭為石柱國者是也然不明府君何代人而典農魏晉間秩號（見晉書何曾傳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其於郡人有功因屋而祀之昭昭矣今縣治去頓坊二十里而遥曰五十里者攷之蓋距古汲城而言也又按唐志書武德六年改共城為共州置博望縣此亦因岡而為名故土人不究是非直以岡縣名与騫侯封相同遂指為騫之塚廟何其誤哉至元四年外叔韓澍來官數以廟辯見囑予因為說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雖殊其理罔間騫若有靈恐不能一朝居此且以名乱實者君子惡諸字今者民神之主也一旦有事祠下幣祝交獻明以典農高君而曰博望張侯吾誰欺欺神乎言且不順而望神之妥靈肹蠁吾未之信也嗚呼正名實明祀典有司之事也今侯之為縣首以孚誠感通神明致兩賜之應以利其鄉人故正茲名實之不正足以見侯之莅官興事不苟云歲丁卯壯陽月夏至后三日郡人王惲記

洄溪記有銘

王子性辯野喜泉石樂之窮老而不饜間歲買田郭西廣且百畝土瘠而甌臾特以溪流回護居水之腹景氣古澹令人有足愛者且清泉二水近自蘇嶺逶發黑山至共西南而後合縈帶林野百里而後渡汲予嘗登丘望遠溪自郭氏林塢徑北派運肘而東指

盡三里而北騖沉沉無聲若白虹西來東田為腹裡兩際為最深惟其崖岸峻曲故洄流紆緩黛滀膏渟倒影空碧其或匯而為盤渦瀠而為浦漵横煙漠漠魚鳥飛沒此溪曲之大率也至若林霏未開披拂縞練風漪遡行殆縈而轉夕月秋霽瑶瑽蒲溪流光空明蕩而復回金支翠旂有來宓妃鷗汎汎而不下舟挂檝而若維是則淵洄泱泱容態百出澄萬壑駐景色可喜可觀者也若夫淪淪淵默溪之靈也浸潤原野溪之德也窟宅蛟鼉溪之神也變態曲折隨物賦形溪之文也衆壑來會翕欲呷納溪之量也湯湯洋洋旦夜不息是又溪之無盡藏也豈幽人智士樂而不饜者良以此與予久閑寂若為時所遺也日以杖屨徜徉溪上昇翁翳遠焉牛蹤蔵惡以潔溪之流居無幾溪之神似喜予之主也林壑從而增華雲烟為之動色臨溪而漁藉草而坐不勞登涉稍顧之頃其溪山之勝魚鳥之樂盡在吾目中矣王子於是酔而歌起而舞振靈脩之遠駕襲九淵之神竜不知世之遺我我之遠世將潛潛以自珍也昔柳州謫永易冉而為愚元結剌道以浯而銘溪今予援二公之例錫汝曰洄溪其誰將不然安知夫溪神不擊節嘆賞喜其名嘉而實得時出歌舞以樂其不世之遇也耶銘曰浩浩川流逝何速兮消消石霤時或窮兮冰維淵泗物所鍾兮吾蘄名汝亦自容兮汝安吾命尤沖融兮邑無君子吾適從兮佪彼鳴瀬追神竜兮匪惟自珍

俟吾道之隆兮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
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
太師之祠奉　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澍來令茲邑首謁
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宮而揭虔敬明年秋七月迺經始焉傾歲成而樂民用也九月初吉告成厥功輪奐奐塏神游敞然風馬雲車肅焉來臨左林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　縣簿高顯洎其屬頓以事文諸
朝石遂再拜請書於惲惲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蹟也

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十有餘歲矣神之所以淳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為喬嶽融而為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閑為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役不可斷全功重嘉令之為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種柳記

古之人十年種木俟以時而充吾用也然五十不藝樹者謂夫歲月之不我予也物之易生莫柳若也自拱把而合抱特十餘歲耳今年春命家僮斧東城之外七十株木植諸洄溪上之清流溉其根時雨澤其顛甫閱月枝葉扶蘇已復可愛異時材則充吾家棟宇之用薪則供吾爨下朝夕之須斧斤以時有不勝其用者矣不然畏日凝空炎風灼野長條美蔭拂堤岸而庇清流使龜魚游泳為牛馬憩息之所亦田家之一快也吾今年四十有二小子其識之且念夫天之生物無匪益於人者人為物靈役萬有而君之亦奠不極焉不知加我數年能有益於物也果何如哉時至元戊辰夏四月洄溪主人記

社壇記

田之置社所從來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社

蓋所以神地而美民報也其制壇而不屋俾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者五土之示田主之所依也各以方所宜木樹之以表其位夏以松殷以柏周以粟是也祀以春秋始用祈而終有報也日用甲祭之常而取其始也配以稷蓋稷為五穀之長且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更相載養故也至元三年秋予買田於清水之南墅斷樹藝且歷歲耕滑田二百餘畝方之圭璆蓋以倍徙矣若夫水土之賜莫非[redacted]君恩亂濫豐凶寔維神所托焉是不可不明乎本觀衛土所宜惟宗為然故於舍之西南若干步就其木以為神表著之位春祈秋報用安以妥嗚呼社壇廢久矣背本趨末者衆矣

古之為民者四各有恒業不相喙雜今三者不易為士者獨失所守遑遑載貿不相吊於道路者幾何人斯若予也工商賤事非所宜為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是則耕而後食耤之為育廉之地誠又性之所便身之所安爾予一夫耳其能化鄉人乎以為告朔餼羊使田正有所依而知載養之功德合無疆矣於是乎書時四年丁卯冬十月也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獲拜履慕於先進趙公學舍吁可敬也履之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圍以絲耤則以枲為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絡如蚕不可端倪厥首几几佀圓而方狀若物句勢欲上達稍

口有衣如罍可相掩覆旁綴繩約長約數寸殆用拘縳以歛口吻環脣之周中貫纏紃疊踵之后辮結方尉擴鼻穿徹色蒼文無光枲之纖屈者逺彝絲之堅凝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睇眄起敬起愛悅如升君子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跫然也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況吾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卯也於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驚況曾人乎然視其所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履者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疆無鬷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翱翔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人貞可得而覩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衮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蔑其迹與嗜古物為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惲拜手稽首而為之記

殷少師比干廟肇祀記

總管趙郡陳公治衛之明年政平訟理一日謂僚佐曰太師比干之神古今之盛烈也以視事之初未遑致祭為守臣者是殆闕如況在明詔又當尊奉神

不於其祭吾烏乎用吾祭噫斯典之廢久矣禮失而野當以義起且四時以秋為金五行以金為義而大師之徽烈鯁剛毅蓋與秋律一也今以秋令祀之庶幾氣可感而神來格也僉曰俞公於是擇穀旦謹齋沐得秋九月十有四日戊戌夜漏下四十刻公乃延郡之賓友洎府之寮屬畢集祠下贊明公歛袵以入乃即厥事鼓鐘既陳賓從就列籩豆靜嘉牲醪香脂奠獻禮成泠風穆然忻忻康樂神具醉飽從祀者凡十有九人對越靈威精魂動盪殆肅如也既闔户賓主序位主人示職度略苛禮歌管交奏饗飫神貺公乃詠操發之九誦賦伐木之卒章洗爵揚觶以極歡暢顧謂坐客曰祀以秋期肇自於是可乎客乃聞而賛

之為之歌曰沉寥兮九秋神粹兮一氣百卉兮具腓
貞松兮勁厲來雲兮度帝迴風兮芾芾坎坎兮蹲蹲
人神兮具醉雨暘兮時若神賜兮屢豐歲登祀兮清商
自公兮毋替燕既終賓主揖而退繹之明夜大雨信宿
乃止咸曰時雨之應豈非公之至誠所感耶公以謙
撝自牧乃謙不敏曰適雨與會予何德以致之既而
府從事李端告予曰公自下車跡其善政有不可揜
焉者其於事神治人可謂備矣宜文諸廟石以旌厥
美裔人王惲備其言而嘉之於是乎記至元丁卯冬
十月也

揚氏塑馬記

至元二年春三月運副揚君祝香濟瀆道宿承恩夢
人驅乘馬而西猶而異之及投誠沉海出紵衣以賜
因默祝曰幽靈如此當復來以答神貺越翼日馬無
病而斃即火之俾撥陰策明年春再至祠下追念騏
德與相之權奇有足見于土木而貸陰馭之儀者廼
命工塑設於神廡之右驤首振鬣勢將躍如既而揚
再拜請記於予予謂清濟在天地間一水耳唯其不
常流亂泲河溢滎流洑地中獨達于海故曰瀆此濟
之所以神也祭秩視諸侯有國者祀之迄代來歲時
香火奔走百郡世之人豈以靈淵肸蠁變幻百出能
警動人耳目以為瀆不測之神耶夫神聰明正直者
恐不爾必矣且揚君誠心所貫發於夢夢之所得見
於行事其亦敬共篤信聽於神而不疑者也然心即

神也神即心也吾恐方寸靈明之地即天地百神之
主而吉凶禍福不由乎已而由神乎哉昔昌黎公碑
羅池神筆李儀醉踏廟下以為靈尚何怪於此哉至
元丁卯秋七月日記

遊玉泉山記

玉泉附都之名山也予十年間三走居庸以事梗未
遑一遊有頻挾雲龕而已至元七年四月廿一日與
憲臺諸公出餞高劉二侍御於高梁河上客既去相
與並騎且話且前舉目矚佇已次甕山因共為玉泉
之遊於是轉崗陵過碾莊望西南林壑蟠霏空翠䔥
之淋漓也遂舍騎而步歷佛閣觀檻泉偃靈鬐
之[illegible]奮訝玉虹之[illegible]命童子以銀罌挹水於石罅

清冷[illegible]三[illegible]於是[illegible]雲蘢轉山腹不百
平湖[illegible]人有挾舟晃明之
而[illegible]入[illegible]華石洞二三子
大[illegible]所救充然有
凝空清和翁物
所得[illegible]春山之詩歌離宮
雲[illegible]官日之在山也歌曰昔人作宮兮
之曲[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兮登故基[illegible]有苗兮漁有磯鳥
重扃[illegible]華一去[illegible]落驛山[illegible]良是兮
飛鷗[illegible]同一[illegible]人[illegible]我[illegible]胡為兮[illegible]栖栖濟
[illegible]事非感今懷[illegible]意於得
浪水清兮濯冠[illegible]去[illegible]意於登賞遂

成茲遊至有心於成約與造物遊於一日之內而懵窮年之勞不爲事奪風雨妨者殆無幾耳乎然後知天下之事任術以去取留意於成全者皆以小智自私則失自然之理也可勝嘆哉同游者凡六人范陽李公弼秦臺楊子秀鄒城韓君美渥水洪幹臣太原溫次霄汲郡王仲謀期不至者饒陽高瑞卿涑水邢良輔餞不及者固安王輔之相州馬才卿

游霧落山記

州西北四十里有山曰霧落寺曰香泉者初自寺在入山門約行六七里峰回路轉得古呼圖亭亭出杳靄間青嶂回抱真畫圖也望東北諸峯頂磨蒼穹足住絕壑山之椒萬石林立極太湖奇特之狀半空磊

落勢若飛來蒼官老栢儼侍上下雲煙空翠頓揖不暇即霧落山也行百餘步徑漸峽束石犖确不能騎青鞋竹杖推挽以進還自絕澗底陟西磴道入寺殿礎基枕巔崖上東西二佛龕歲月崢嶸皆開元間物也南瞰長壑心悸爲動王子與客循東崖而下抵霧落山足仰看青壁斗絕如削令謂之捨身崖者是也少憩轉而升東北石磴攀蘿蹤躋度滴乳古巖再折而抵華嚴壁下壁磨崖爲之作隸書刻華嚴部特精緻可觀宇約萬數木客誕詩時出光怪中鑿巨龕古佛護以龍象其香泉自經洞石罅中流出穿雲竇石復從乳巖半腹下瀉作瀑布流飛濺叢石間珠跳玉迸頃刻百斛山藉以潤寺仰以清也西崖對峙老色積

鐵怪石出擲掛間蹲踞騰挐衆獸相搏望之愕然而恐野人指予而告曰此獅子嵓也其西北一峯天成如臺石逕作梯盤屈而上若雌霓掛樹連卷未收即寺之眺月臺也寺故址山中相傳昔魏安王起雪宮於此故宋人石刻皆引魏離宮故事有崎嶇一逕入禪扉魏主離宮在翠微之句盛時殿閣祗侈今祗稠禪師一殿巋然獨存所恨薄暮不獲陟連雲絕頂放曠遠目以盡諸山之勝令人仰視飄然有整翮凌雲之志既而林風振壑寒日下山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猿鳴兒叫凜不可留遂自南山半腰歷鮮磴俯沿岸盤馬縈紆而還回顧寺塔模糊四合無復可見但覺西山爽氣清潤雄秀溢我心目襟袂以之滌盪詩脾

爲之清壯也夫遊覽細事也功名之士有所不取然謝傅之放情丘壑羊公之興懷峴首二賢者其功業豈下於人哉要之高人勝士不無蕭洒出塵之想闤闠塵俗觸眼可惡時於山川風煙勝處垂索而往固載而歸俾廓落之懷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焉如何若曰功名顯赫如二公而後可意高天厚地須富貴何時耶癸亥冬十二月望日記

鑿井記 有銘

水之溢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衆而無井亦一苦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

舍南隙地告成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甎布四千五百枝傭三十六甃甓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一尺既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莫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為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穢濊滲漉之餘故也予生也多疾飫苦之味尤於禁忌今新泉若是詎且列天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生生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愈朝來汲引巳堪覩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烟吐果知灣環瀠水府劑郡之水率斥鹵此泉扶衰殆天與我嬰重繫繻脩組尚飲來者無窮數

登觀雀樓記

予少從進士汾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觀雀者尤為之甲及讀唐李虞部暢諸王之煥等詩壯其藻思令人飄飄然有登翻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為舊郡且判府職固靡麻而閒掌有頗務　國制判官典郡傳李得乘馹撿劾稽緩西南河關勝槩固形於夢寐中矣其歲冬十一月戊寅奉堂移借來伻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礴情逸雲上於是俯洪河面太華枕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偉風金之勝不殊於往古矣於是詠𥠖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

歎而思禹功坐客碩笑舉酒相囑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歎造登南昌閣者屢矣至於剌潮移袁濱潭卒莫之遂秖獲載名其上列三王之次今雖登適成昔盡登臨之美而不覩環偉巖業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幷也偕來者古肥戴剛柔克滏陽馬昫德昌營州張思誠誠并子翁孺侍行是歲陽復後一日承直郎汲郡王惲仲謀甫記

平陽府新條星丸漏記

經漏之法蓋所以司天地之朝昏儆官民之動息郡邑皆得置之遵古制也平陽府治舊有漏鼓臺門上近代來名存器亡具鐘鼓而已視事初思有以更張之遂得遺法所謂木漏星丸者也其制為夾屏高幾尋廣則半之中布斂道七折用棘作丸彈如丸六十數以循環六千分晝夜百刻之度又按中星制十二圖定日月寒暑消長遲速之候注丸為分積分取點積點成刻均平五更定為成式至元十年春二月丁未新漏告成法簡而易知理明而度應信乎可恒用而不息者也噫君子之為政自一已而達之物因物而取信於民𤼵漏之設苟不自信而勤於政豈惟伊漏之愧將何以化齊民哉爰作箴以自警其辭曰

在昔上古挈壺有職夾水懷山敘若星歷豎爾經漏亦政令所棘不夙則暮匪時動息今也具成官民攸則彼寧不勤政荒業隳嗚呼有官率先是思

太平縣宣聖廟重建賢廊記

二帝三王之道逺孔子而後明然師授私淑傳之後世俾彛倫攸敘而不斁者七十子有力焉是則配侍於聖人也宜矣太平晋國故封今爲絳之剰邑襟山帶河衝會南北故其俗率勤儉剛毅憂深思逺有陶唐之遺風焉爲縣者必欽明倫復古吾夫子之教其可後乎縣有廟學 國朝已來具法宫而虛兩序春秋奠獻自侯已降位設倫下其於典憲是殆闕然至元八年夏進義副尉平遥任興嗣來主縣簿覩其如是慨焉興感乃柢會教官張鑄孫某曁邑之士人相與庀材僦工經營以方丈爲室東西各五楹翬飛翼輪奐焉維新遂圖七十子肖像于壁元哲當座素臣儼如載尊載儀咸列斯宫吁其偉哉以至元癸酉秋八月行釋菜之禮用安神棲邦人向化士興于學若任君者其於承宣之職可謂知所先務矣爰作詩以歌之其辭曰

元聖垂教先天後終用廣發越群賢之功於爀魯語如日在空建極明治萬古是崇宜其報禮極職而隆奕奕兩序厥功罔微小善罔棄大爲可希刻詩廟門來者庶幾

澤州新修天井關夫子廟記

舜澤南逕太行左腹百里而迤之壞洛道也當天井關衝有殿屋巍然高出林表曰夫子廟廟之建莫究所從來歲年滋久物不能終壯故脊圮甍裂桷陊榱傾障蓋日號風雨攸斁突及于壞行人過客朝頃夕

釁事隱戶問火燧柱下標醫無蹢悉不可睨孰謂神能一朝而安於此乎莫瀆慢此若某以至元九年夏四月調官平陽道出祠下愕眙嗟咨詎可下塈教基俾守土者大貽神羞吾儒安得不受其責於是偏州尹皇甫琰以聞 闔越明年冬十月迺經始爲完故益新克壯于昔而復繚周垣建崇門固扃鐍既治既除神宇肅敬又明年春正月州判官張漢來告迄功且致尹意求予文以記之曰祠雖葺而稍新固不足爲成功然轍跡事不辨諸廟石無以警山吡野俗若載之恐以誣傳誣伊明府有以述之嗚呼惟夫子之道本原於天天理出於人心固有周衰王者迹熄邪說暴行大作天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恐遂湮微又不能擊奧諄諄下誨於人故誕生元聖祖述憲章振鐸下土於是觀周如陳聘楚轍環於齊魯宋衛之郊盖將以明 倫建極復其固有之天俾君臣義父子恩夫婦别朋友信長幼序天地位萬物育而已其道則礼樂刑政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離非有誕漫詭異難行不經之事萬世而下順而履之者昌逆而違之者亡論夫神化無方之妙復有大於此 歟又何俟草間之胤石上之轍警流俗而駭衆目者哉然按世家孔子將西見簡子于晋聞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命也今澤寔晋之東鄙廟之設豈非出於人心景慕 信嚮天就日有不可廢焉者先賢因之以神道設教

明夫聖道溥博無所往而不在彌六合而淪坑谷也
故併及之尚來者無惑尹諱琰字國瑞姓皇甫氏潞
之襄垣人賢而有文為政勤彊綀容整轄甚于時十
一年歲在甲戌正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汲郡王惲墓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六

[illegibl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平陽府重修道[illegible]

三晉之地表山帶河風土[illegible]者侯[illegible]
小者卿采圖㧞二千餘里自前代來視諸道為上游
平陽寔治理所在故府署之制[illegible]崇壯麗勢壓[illegible]
不爾與山川形勝莫相長雄道愛堂令府治之前
䕺其東西廣十有五尋南北[illegible]
辛丑都監郡諱闍公因故基[illegible]創焉當至元十一年
甲戌歲盖三十有三載矣歲月既墳圡木弛解[illegible]
保傴就弱西[illegible]夏[illegible]沉氣湮鬱[illegible]不特
朊落殆不能視[illegible]頗撑危[illegible]上
冬官考工悉許公帑[illegible]於是憑寬知[illegible]相前增崇

之甯[illegible]撓致者盖[illegible]瓶之破裂者[illegible]
之[illegible]折者與夫吏舍臺門狼藉[illegible]
然山[illegible]大[illegible]膌重門洞[illegible]畫城之南北[illegible]望
衡玄[illegible]居六曹執事登降[illegible]
公式治于中從容委[illegible]之隆
於治以一[illegible]之用[illegible]
宣于斯[illegible]審于斯[illegible]不勤官
[illegible]之成樂
[illegible]取學
人之意也[illegible]即

府判官西衛王惲謹記

平陽路景行里新修岱嶽行祠記

岱宗東方之鎮山有國者得以秩焉祭典下衰世以
神司命萬類死生禍福幽明會歸故所在駿奔奉
祀惟恐居後去之遠者其數萬事之肅者詞愈崇蓋
其風俗使然後何怪焉平陽故族張士信等信之篤
事之尤謹者也常以匯廟而覲之不足妥靈揭虔贍
人於善也於是傾貲擇勝得東南隅景行里爽塏之
地甚延袤其神觀焉寔經始于辛卯歲之三月
于至元之戊辰凡締屋幾三十楹前殿後寢兩廡
翼中設冥府諸像曰昭惠君蒿里相祈嗣位五重
直撒圖變相擁衛環列罔不畢備巍巍煌煌帝居

光俾觀者起敬加畏知所勸戒善油然而生于衷洋
洋焉對越靈威如在其左右也下至作樂有亭省牲
有偪便戶鑿乎西臺門敞其南繚膳餘祠號稱壯肅
吁勤亦至矣一日來丐文於予將紀其興建本末洎
信助者之名氏永昭于後因畧為論述之嗚呼古人
以神道設教今也作新祠宇為事理雖殊而勢有固
然者自禮義亡而世教不明於下一鄉之士秉彛心
而私淑人者不爾則弗克悟陋民而儆薄俗是則後
人之意也故然神也者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乃其職
耳奉之者歲時儀獻能齋莊沐潔遠惡遷善可薦而
不為神羞吾知夫朋酒斯饗獲簡穰之祉矣不然慊
負中積象恭于神雖擊之以鐘鼓之音腆之以牲幣

之禮芳菲蒲堂三獻具舉神將厭而不顧尚何福之
有哉幸來者詳特書之意庶乎其遠顯矣十有二年
春二月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記

絳州正平縣新開溥潤渠記

至元改號之六載　詔立大司農司其品秩僚屬特
與兩府埒蓋以農桑大本滋殖元元莫斯為重故崇
職　掌闢耤田以率先天下外建行司曰使而副歲
時巡視責郡縣長吏條綱甚悉考其成績而明殿最
凡先農之遺功陂澤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盡
者靡不興舉東雍之地厥土赤埴墳雖潤蓄兩河爲
則腴而亢下者鹵而瘠時雨稍愆歲功不稔州尹馬
君患之遂按行川浸思有以濟其歉而敬承

天子之明詔曰澮吾所用也於是度原隰順水勢距
郡治東南三十里曰楊程鄉澮入汾所至橫截水衝
揵石為堰者三袤可六十步武穿崖塹阜激之北驁
波神委蛇來就東帶郭門而西注汾其間艮溝通洫
蔓引枝分溉田度二千餘畝水性濁滓流惡溢腴於
田甚宜業已浹及穫可畝一鍾凡役工若干計未週
歲而渠事告成蓋君以規度有方衆樂其溥博之施
也故自始迄終曾不告勞絳下老人相與材公之為
感公之勤欸　明命霈利澤終以實惠及民懇予文
以記之予嘗有事於鼓溪之神登高望遠觀隋令梁
[illegible]引用鼓水分溉田疇幾絳之西北郡于今蒙被
其水有餘[illegible]而河為限[illegible]之[illegible]

瞑思以一杯沃枯槁而不可得嗚呼何跬步相望而
有苦樂之間哉今馬君鋭與茲役出衆慮之所不及
行前世所未行俾汾左之田溥洽膏潤仁民之功其
利博哉百載而下將見府君與梁公並祀而同談者
矣董其役者寔縣尹趙某簿王某能事其事而不負
所責勤亦至矣故併及之且採民謡而為之歌歌曰
新渠成汾之滸溉我田流瀰卤公雖勤民獲所昔也
豐穰獲幾許今縱旱暵決渠雨甌窶滿篝公所與公
惠我兮毋遠去我報公兮鳥所覯刻石河濱照千古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
山則勢臭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

王官谷其最美之尤者也山閣首河曲連亘比鶩為
雷首為栖巖為萬固連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
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别業至今遺像
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檢括牧田會蒲
已而奔命珣瑕未遑于厪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
日因恙小休暑期向霽遐想風韻情逸霽上遂幡然
來游始自國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進
無頗纇堆阜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矣其幾
而曲深而容函蘿灌木磐石美陰草香而土肥環峰
疊嶂碧壺瑤甕灑淡霧露內曠而外掩無擁過怫鬱
之氣蓋谷田中高狀作層陛勢相覆壓耐辱所謂上
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立[illegible]絶

如削中峯曰天柱秀拔特起如翹鼻嘘空高欝雲表
下與衆峰聯絡莫奇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
又西有石拱立曰隻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
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為度東
則飛凝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澗是謂貽
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予於
是歙祗薦茗詣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公之
名節且詫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
峯之望東崖瀑布盤礴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
山谿萬籟沉寂凉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
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簫瀹隱動林壑顧謂兒子
孺曰此山靈張樂會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

髮森竪山人李珏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
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酹乞靈於
公誦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黄金買堪乘之鶴
追仙游於寥廓也邪不然㨂江山之筆吸搏霆之氣
貯灌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駕李生之
次亦所願也日既昃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
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
隱記

侍旦軒記

至元壬申歲予自御史謫官平陽痛私居之軒曰侍
旦蓋所以礪敬志而儆不逮也矧河東列城五十棋
布相望大府寔根本所在而風俗係焉國制張官五廳幕

例下僚佐東西與別駕𩦎至扶筆剖斷一定于上官僚老無所事及占署牘尾無細大通得可否之是則位雖下所責亦不輕第以品位有崇卑材術有優劣得其人則分安而攻興非其材則身亂而事去自惟氣質疎散心雖勉强撫字無方故就列已來朝夕惕勵如恐弗勝當其夜漏將盡晨鷄始興盥漱即夫清明假寐之際得無深思者乎其於德澤川流何宣布焉牽存嚮興何申重焉綱維未振何主張焉風俗未醇何肅清焉吏沸務棼何理亂焉訟繁獄滯何簡卹焉屬邑不共曷先率焉賢才在下曷薦揚焉靜言念茲有公以處心勤以集事耳噫周公聖臣也負扆履籍以當冢宰之位至於思兼三王而施四事猶坐以待旦勤强不息况其下者乎盖勤則爲補拙之資公即與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宰心宰則理得理得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甚糞土其身皐皐訑訑稽廩祿爲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事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焉而氣怫寢焉而休魄尚何根本是賴風化得表之所係焉若此者豈惟愧負中積而獲罪于時特見譏于梁者下瞰其室矣於是乎大書壁黀抑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晴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沒者以平時服玩遺宗屬賓友詩云留念緒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飮予於私第酒酣出古畫一簏中得龍嵓山水兩幅其山骨嶙峩林壑蹟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孟留汾水時爲康王閭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歲月崢嶸迄至元甲戌九十餘載矣余歎賞者久之刁即前用爲壽辭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旣卒哭其家持畫來貺遵治命也嗚呼君與余非故交深知者且南麓登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簀而後殁愛其禮也今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遑及者乃以是爲惓惓大義故也吁褒俗波蕩中能耿耿取信如此可謂信義不失者矣時於軒楹間展對斯畫愾然想見其人未嘗不爲之噫歔也君諱國器資敦純早以勳閥爲征西帥臨敵決戰以果毅稱軍中後因疾去職僻居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爲故侯失將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來仟盧君擇文石於晉丙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西梁觜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偕楊晉照僧舍九再宿有以義成石爲言者壬寅馬齕旁山行入臨汾界過侯氏四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㪣諸夷衍北連向陵砦脚既夕宿能子祠南晉掌里癸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爲姑峪西山諸峪凡十有八處姑射王莊寔爲之要蓋南

達吉鄉北走慈川道也前臨浩岸觀陰定関闕形峽束
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漕汾群壑来注掀騰勃
怒萬馬東馳遇阨菇口激而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
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騖歷馬跡縲山雨奄至且作且止
稍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烟霏翠溦空濛
無際躋蹬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窿
穹巉嵓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遂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
盤礴襟洞閤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
面自遠而至煩襟翛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於汾水之
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晋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
一洞觀陰鐸玉柱盖石鍾乳也稍西翻馬鞍嶺上弱羊
坂坂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拯綦
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峪入義成分循澗漕西行
逕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迕過水磑折而東北上確嶺
視石之所在石陛砌疊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
綷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横崗石溜間得枯拼
一株矯如龍騰奇崛可愛於是披行澗道騂犖運所經
稍東入深峽乱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陛其根足沙水
齧蝕似口似圈似洼呀焉而瞷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
殫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
右勢犖确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奇又東行十餘里
顛崖横截水深瀉石甕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絶
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
里抵宿東陶山家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

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款脚倒
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
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
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条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
田舍日昃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唯幽人勝士得
徜徉其間與顥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
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
非常之舉也埽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攄擄煩滯
而不為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太平相里人自童丱入道甲子幾四
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宂居野
處于澗之阿削懸崖為土空廣不踰尋丈迴環洞如
一歲之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適塊坐虚凝與時啓閉
温燠清深去園圃咫尺殆塵壤隔于嘗以事走絳與
故人張器之遇把臂道菴步入縣西溪遂来游茲菴
道人因丐名於余題之曰船蓬且請其說船蓬者取
形相而言然意不無其所寓焉盖水浮天而載地中
土者天地之虚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戢戢其陵蕩傾
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放
賦就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
玄冥之曠兮朱夏之清兮木歸其根蛰吾形兮梨花
雪開啓吾扃兮人區鮮寬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汎然
所攖兮余復何求心瞢瞢兮道士顧笑■酒相属

後余歌而言曰銘吾廬甚當於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盡地之利山之奧藏未有以悉發府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鑿炭所萃連山亘峪根笛洞竅軒豁呈露然澗壑嶺嶂號稱天險坳洼峻削摩雲穴地礦錯交礙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像雖中伏寶利用是限隔川居邑聚十不獲一二並山農諷志圖開鑿力單罔遠覩之而興懷者蓋有年矣

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胥宇雍土受命斡使伐石兹山輦出之途仍宜理焉乃西自李堡瓏度而北踰南山截義成澗盤土壚東上擠嶺脊折而東北行度鄭封峪上□蓋炭之青盛於焉而窴又聳豎鐵官出車連連之咽會也循崖嵒取易東鷲緣西陶北麓其顛走廻隴四道過東陶里出斷崖南分而兩岐其一履級東降越雁溝旋轉腳嶺脇櫃其蹊良田也落生馬澗櫓穿南北石峽山形擅如極險廻豪也遂中貫而上南則鷲驍嶺轉弱羊石盤抵舜山平壑下會馬鞍横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竜潭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皆由前後石門嶺下白石澗歷參峪注赤植坡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徑作避車場六防其致阻塞也其間踏鉅石擘老峽峻絶者坦焉陀仄者廓焉磽确者火焉刊落摧陷去危就安變鬱為跣通夷峻惡為平易西東一縣略無梗滯辟並崖㩦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曾弗加遠凡為里一萬八千餘步總役徒五百度工萬五千其始至於迄工才十有八日於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逸迤安舒坦坦東下龍頁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兹石之秀因輦運之役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留所用抑以見我

國家封建之制肇造藩維之方陰賜於民者將張本於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終古而與藏矣守土吏大小之役寔董其事是不敢不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剩而最要經界纔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户九丘賦之重徭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講宛然雜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囂於訟必直曲廻巳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填里閈縣僑署在府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爲工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廢簿書儀具紊集委積勢不可驛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寔艱苦前政狃故常恥爪代日復一日漫不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睎瞻之嫩清承宣風化之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君某稔其如是適時和訟理嚮化有漸廼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兹在兹竊有年矣茅率先無自訖于今唈唈也既度其人之樂用遂經辦焉聽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

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
形閣前啓衢達里達於是遠猷濫處高明妥帖安舒
各有攸叙中外煉然大易觀仰既而史允潤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
剗書瑕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贊礼轄
來謁文予以歷官内外因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
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承決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間者師帥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
體要而言寔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眷柬於
清流冊授於軒陛既名殿屏蓋縣是也今 國家條
章具舉百度惟貞顓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
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令一縣
之署置圖匯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
俗之弗易貴圖塞而績用不章於時式予特喜縣僚
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惆雨之義故附繫重
者告焉幸來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懷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首陽山夷齊祠繹之曰亞尹張
侯聿來會祭邀想故家佇瞻墟墓對越靈威泫焉泣
下蓋風誼激哀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
竹人自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
貌不稱旌記寂寥言念于懷類寔有靦吾子幸為我
大書特書歸揭海濱以為邦人先且表夫山川之重
鎮二賢出處之大致也按圖經箕尾之分勁氣下鍾
控帶燕碣北平乃一[illegible]咽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
諸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乎州經界本殷諸侯孤竹
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恒寔燕
之肥如盧龍邑地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
州負滦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麓蓋
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南三[illegible]里而近
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有
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認言窮天地亘萬古皎乎日
月不足以喻其明嵬乎嵩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
為人臣者取標準而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
何侯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
其盛歟莊周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
桑梓曾不纖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
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
者也侯諱昊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顓學故莅官
行已多據經旨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顏閒曰吾中
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
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天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
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
制於是乎興然猶廟寔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illegible]
[illegible]有七楹而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己卯歲冬十有一

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參知政
事敬嗣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曾國
公臣張浩監修定金為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
明之觀其梃楄榱櫨大而徑三尺者比皆腐朽餘丈
若曰金朝創始不及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在
太內之南馳道之東殿法吳制東西列二十五楹家
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內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為室
前之虛明廟兩旁各限一楹中以二十三楹分十有
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以兩楹為之龕之
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俱兩龕自餘
率一龕所向皆東面而已總十有八龕殿階作二層
列升道三前井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垣四繚面消

門角有樓門南列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中垣之外
即冊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冊璽郊廟金玉禮器皆
在焉令太常官一員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點寶
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冊者何先代哀諡是也
其冊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齒為之貫以金書貫以
朱絲封縢甚秘莫之見南則更衣亭亭前舊有湖
石環奇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內即神庖割取血
膋之所環重垣之內東西為廡各五十楹旁夾廟門
各廿有五千以分布齋郎駿奔走執之列正北則闕
為其西南垣外即廟署位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比
復鑿偏戶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云
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迁宗

拓置地用色羅上冪帝以黃后以絳所謂至敬無壇
也爵以皐比器設陶血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
比金朝典秩之大槩也國亡已來汴之宮室毀撤掃
地顧惟茲廟以貯儲得巋然獨存　皇朝中統五年
夏四月　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撤焉以北津御河
入燕就為今之　大宮從堂議也據正隆己卯至今
甲子以曆考之適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且今初建
宮於燕多撤汴材其木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復
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爾自有能辨之者夫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
用有不可勝之費今也存亡廟猶新宮其尊祖息民
可謂恭儉者哉是廟宋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

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為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墠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
祭之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者有禱焉
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建東漢變而為
一廟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后增置九數后
宋因之亦列九世為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
百餘年上自景太至於宣宗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
間升祔祧出得列於太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
為祧耶故并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
一日記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既其民可教迺

潮垣為數泮宮於是治學舍植松竹聚書史立教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不半載士勤於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郁可觀十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邑所聞為問曰有是奚足多為然清令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濟南為近邑生徒率就學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庫階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不接見於閭里青衿之耳目蓋有年于茲矣此僕之所以不敢狃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以學記來請予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責於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之況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令尹雖出宰百里寔為一方師帥政之得失俗之善惡繫夫志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彝惟其物則內具故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苟得其養無高卑大小之間故狂而聖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校庠序之教豈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說興督責之令密士以區區末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於簿書期會之間我躬不閱遑恤于俎豆禮容之事哉今君以脩敏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省臺而宰劇邑卒於簿書期會奔趍督責之餘遵詔條確志嚮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為樂俾群材長育如中陵者莪菁菁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

刺史縣令不躬為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為耻又以養育人材為吾君相之事顧天之所責於我者當何如哉若趙君者庸知夫不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為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於是乎始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遠風臺記

豐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景遠土腴而氣淑如丘帶乎左橫岡亙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灌蓄池傍架屋臺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昆仲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日主人邀予來登顧瞻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圻甸南則遠際河朔東控海門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少須風脩脩然自太虛中來浸淫乎谿谷蕩漾乎林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群木之顛氣欝乎崇丘之外然後度叢桂入亭園轉蘭撼蕙泛濫乎簷楝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興暢方外之適披襟當之曰信乎滌煩癒疴拂思而其來之之遠也余仰而思俯而歎曰予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於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鄢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燕翼子者義則昭昭矣通甫君美遵誨承志光大先業惟然若父菑之敦播曄然如棣華之相輝泝流尋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樂善登茲臺而願與之游由是而觀戀梓豈弟之風

又賢於人遠甚況茲野也出而入仕踵步於清朝之上退而隱處偃薄於山林之下將行義達道存志俟時無不安適其清風穆如流芳於後人者又有遠而不可極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紓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嘻有旨哉今韓氏卜築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言之秘勉其所未然者爲既而囑予筆記之因掇前言俾刻諸壁上以貽來者至於風交乎時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茲値秋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沒兩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爲孝之至況終身而繼則者乎燕今爲大都會世家鉅族類

輕裾蔭華榱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則者韓氏爲之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平御史衷行在燕者凡三年用是交好甚款知爲人甚詳脩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賓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弟爲主怡愉雍睦如賓友之相敬棣華之相輝也過庭者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爽然而游方遊多燕衍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內百順坐來昆弟之間言無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遂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予嘗獲拜郡城府君畫像望之粹然一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尊而法者乃知韓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蹤之溉之者功加於前繼之承之者後善其後故永年先生[illegible]良有旨哉李唐在前代為盛世至[illegible]柳氏為稱首予每讀班傳求其[illegible]之要不出以[illegible]雅[illegible]至曰此乃食之醢醬可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嘆息三復格言方義俗頹靡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悌忠信爲飲食之醢醬揚令名而顯祖考奉瞽[illegible]發幽光惟是心不匱至錫類也如是將見香芳來葉不獨柳氏專美於前史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河内脩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發於藥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聘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談懷衛間勝槩娓娓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從建甚備羅壬辰雲擾俎豆不遑頼先師家府爲主張是故已圮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宜中輩前後顧完得歸然獨存於兵燼之餘力也非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殿廡肖像歲月浸久風雨浸剥黮昧傾欹無復於舊苟新之責懼

不克舉遂倡帥官府曰以脩治崇飾爲事御史栢遠孝思又從而贊爲經調官蕭楊彰三明府千年間皆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曰誘諸生講肄在其中復請有司浄麗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鍾鼓鏗鏘禮容升降益肅如也儀之素頑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效向未敢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然若夫山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闔鍾奇孕秀曾無今昔醇醲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宜庠序基而本之後之來者復能增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卿郭巖張袞邦文秉趙尚賁文彩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起者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壁酒壚間偶見斯之乃換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釋年留心翰墨閱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庬雜與定武石本畧同其背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刻祈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混涅沙令一旦爲吾所遇免夫淋漓嚙蝕委弃剝壞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

起亭位置壁間扳長史齊新例揭其亭曰右軍且誌鄉賢曰此乃吾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抽衣而請益者其於奎璧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爲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爲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而刻也豈敢保其必壽抑不敢矜其長爲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孫庶王氏來者能引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二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箴後記

此帖閑閑公爲師中丞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於回臺著闕右爲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戊寅因獲覩於張隣野家孝純愛玩不已命子遂摹臨畧不失筆

意壬午秋予至京師鄰野子來謁遂及襄之所摹明日持以見贈墜送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固不少論夫學案大書雄勁瓌奇體兼顏蘇而自成一家者此平生最得意書也予性僻而好古於書學習而不厭故所欲見者每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於好然耶抑亦有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兩中與子璘裝潢歸藏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惲同志願見之心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謹記

祥靈記

先毋夫人平昔饋惲讀書作官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歿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喫我過於昇餚棻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

養曾不以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養者昔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達新阡於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葬瑱於沁曲玄堂纔開有二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己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照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為真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與起者邪開

先之慶固當有在惲不得　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惲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　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幾焉自塩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辨論竟莫能一其艱在於不傷財而公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貳楊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頫遂題曰均幹蓋取孟堅志書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不乏幹者所以齊衆度而抑兼并也二者為義如此何古人憂後世之心深且重哉顧設新政意者在茲第不自若者形與跡耳蓋嘗思之其所以經制於一

堂之上者不過以廉自潔以靜內守而以法外御也故務雖繁而愈辦美此常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操會與賦鼓鑄山海低昂物貨之權佐理軍國之用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主靜而法以均幹為得計而以籠絡為末算也未知以為何如二公唯而退於是乎書以為記

遊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峰濼源為之冠余到官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於庭戶几席間若無所覩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懸至卑溼為念或有云壇頭者乃自昔濼引諸泉入大清之喉口也一鍤之力不勞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龕節得暇

且寬憲使耶律君邀余暨慕書杜君為茲山遊且尋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乱大明湖經會波樓下出水門入濼齊漕渠所謂小清河者是也汎灩東行約里餘運附而北水漸瀰漫北際黃臺東連礐徑歷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真畫幀也於是綠萍蕩漿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風煙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嘯少頃扶腋登岸相與步入華陽道觀主人方布几延賓儐以奕作遼還二君為憮然也至於閣攬陟遠雲絕頂追謫仙之迹駕斗蒼梧之暮雲冨覽江山以盡游觀之美特閒適餘事初不許其從遠正恐山靈

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臥舟中怦怦焉如宿醒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間風水之聲自宮自商拍拍盈耳殆鼚歌子之歌鍾石鍾山之水樂也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歷亭北至華陽院下廿里而遠由水門抵黃臺北渚十八里而近以蒲汀漁箔周折灣淑從城東北阿至蟻舟山家蓋且十曲矣昔至元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illegible]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曰宜易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賤人有取焉況[illegible]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老枝撐欹側有不堪託處者於是誅為新堂不侈不陋于以藏遺書閟宗器節序致毅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碇吾居明緇晦攝偃息之所乙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額曰春露蓋取霜露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君重我將從其重乎思其重念吾親之志也敬其止處夫不克析薪之荷也昔吾[illegible]先君思淵子握瑜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汔澹無所營專事於學務為無所不闚要歸適用有為而已嘗曰吾年未去持此而明吾道行吾志於天下庶乎開物成務大有見於世不然吾遯則無作無悶矣悲夫曾不少施而卒賫志以没至為有為者所惜此不肖所以仰穹罔極而抱終身之慼也蓋吾親之去日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遡則子孫有慘而無容受年多則氣志漸怠而生不豫追其遠所以厚來

者之德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於履霜濡露感念歲時入室肅焉如覩乎容色之辟出戶愾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爽動于中是皆昔思之常君子所之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讀斯文求予心之所泊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構無盡孝思爲不匱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熒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說淵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法為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

其方數紆餘于中下斷鰲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
位與東西耳構九楹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
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霍
壓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
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
三穿明度閣而上其為梯道九五折焉世傳閣之經
始有二子披辭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
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构之下止一位而
已其有隆有殺取其漂紗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
之形勢所以有瑰偉特絕之称也予因念汴自壬辰
兵後故苑蕪没惟熈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与客三
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黍秀黍離之感且詑其

截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視者至
不藉井幹不堵峻址飛翔突起于青霄而矗上又似
夫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已來宮殿之制漢不
復於秦而唐不及於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
萬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
襄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克取盈而尺度不足其
數焉故也然熈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駭人
詞客雖構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聽說庭章而徒彷
像其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摸與勝
槩之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紐氏之說使能稜金
翥上雲雨[illegible]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
言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紐氏者覬世[illegible]工師

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徵夢記

某官其先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扶而告曰若遇而
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君平時語悼者熟視之為
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哉拜已迺寤而請曰惟王氏
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齊源陳堯叟祠碑所刻
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懼
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
調濟瀆託之為來訪果於司馬端明所撰四令祠堂
記碑驗得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
拜謁題名廼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題名云以韓左
中議大夫知軍州事王[illegible]書祠堂[illegible]拜奉下元符二年二月廿九日也刻石之者朋父即
吾五十

蕭朱王文簡公嘗親朱知政事名年正字伯中傣堯任之業其子陰公說奉正歐公府語清德之彥是之喜
二女子名白讀說見東坡
聞知先君將發以翠微節度傳迓召為御史人以牛
刀迎刺於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
有瑤階参笄月殿芸香之詠馳奏為中都廣事二謝年事十二月
行宮有雪霙三更雲韜萬兵之作進讀[illegible]東朝夢紫
閣連迓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微明而不可誣者故古
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
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睽遠迩通塞之間
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变也然有直有象有
精有想惟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
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無以先世旌

紀寂寥念不去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實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夢於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先吾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有自所請關而有待者不知獲繼斐佑使逮其初心少副明靈之精感乎其或豈然是壽差之日即愛生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逵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燠乘休郊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吾有奇石儼侍堂脊欲上而豈下百竅洞達大者爲巖小者爲竇華者爲岑絡者爲脈後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妻冥瑩

紫渾然天成顧而既之如華峰丰圭高揷雲表余乃百匝摩挲襟袖露濆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逵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跋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劖鬼刻出奇乃爾鐫百[illegible]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懺文其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爲人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曰與之伍呼爲石友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𫝑我殁當以此石表吾岡西墓田何嘗好其寫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鬱林裝飯積以越海鄭瑨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滄儉也正以二賢操履當強宦行已之際以廉靜爲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

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今汝能寔表其業亦庶幾自厲復尊盟奇石思繼靜觀之樂因迹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者焉又得一㮚愊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爲玩徒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酴醾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植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與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耳林氏別墅有酴醾一株自初植至今特二年于茲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觀花雖未而根撥枝葉條達舒暢盈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露濆窓戶

間者書其相遇而與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圍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曲于茲者豈徒餐彼紅蕚而特惜其芳之白且潔歟近以是花置之露堂西序晨起將啓戶香自隙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觀之烈至於簾櫳之縈拂几席之薰染者莫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爲物香與色而已若夫香之清郁色之孤潔殿春餘而獨開於夏初者其風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爲吾之所重而不厭其多者良以是歟余幽屋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爲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爲穢汚所易百拉而不一生非獨余家此比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篤力雖至迄得憔悴

可憐之色卒生致枯之歎是知紫庭之蘭不生於枳
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產於犖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可不慎哉林君為人氣勝者也九一事一
物之作不肯碌碌落於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
年七十有二目明耳聰強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
嬋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為而安
其所已至者日一遊其圃非特物之為玩將思其左
而縱心憐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
喜其如是既與之歎因書以為記時二十五年立夏
后十有五日也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
丈室大起行殿通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
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
傳不朽謂臣嘗忝爲太史於法得書迺具其本末來
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
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以安
車來聘既至
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illegible]
至孝者數事為對
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
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己未春
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倦游已還
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　儀享丈室
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恃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
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　登大寶優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　朕在
潛與之同席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
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為前
代希闊之遇頗惟丈室問稱淵躍思丕　御天之構
者念茲在茲繼承
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爲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
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桷孔勇且碩藻棟

文榱龍鸞交暎內拱　宸居宸居穆穆中闢應門應
門鏘鏘玉宇開于前方壺翊于後蒼官鉅竹儼侍左
右其宏麗靖深窈然　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
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遇
廣欽恭報　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
中外咸若轔轔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
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啻振　碧霞之孫風為
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
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
過體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
為之化耳如軒后訪道于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
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

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
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
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錄事司廳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廼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錄事司自辛亥歲州理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寓於委巷閭逈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爲令者然敗屋數間而已頹垣四達泮潦傍浸夏不足以障炎歊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奚簿案委積執事聽理者安於湫隘踐居塵泥與鼃黽混殽者蓋有年於茲逮上郡薛君來涖是職顧惟若爾恥狃故習且有以需爲治之明歲衆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

使廼與其監也鮮不茂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敞後閣署佐幕創架庫下至吏廡門閭誠飭之石胥靡之所莫不畢具僚友聽決夏冬爲適安吏曹弥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贍一司爲齊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甓石工役等費願言趨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爲屋十有八楹室既興薛君暨其貳寓史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猥有營治固爲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延久爲有力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於人心大無所恔幸寵使惠顧文本末於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改作匪易不致妄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今之

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恐其後故往往翹足瓜代知免責而去今薛君等能以從事餘力致葺斯宇且慮久有侵于可謂臨政不苟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由是出無匪王事一以公道爲心越前政有光又何患焉苟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爲觀美之具非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踈軒記

余搆春露堂之明年循墻種木思有以蔽於外而與於內也又明年衆木鬱茂布柯散葉陰映雖微葱蘢可悅於是題其軒曰扶踈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跡翠嘩嘩離離鍵晩凉而啓出媚晴霏而自持鳥交

欣而有託物爭姸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睠焉亦去之而遲遲客曰今子取陶詩名軒見於外者如是其安於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於其間試爲我道之予廼仰而思俛而嘆曰客何見之晩也秋澗叟積學四十餘年從仕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於時矣然方駕而尼盛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閑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用捨安吾所遇委夫時運而已嘗誦淵明譏凍雖切違己交病心爲形役深愧平生之語大有契於愚衷良竊慨慕者焉況復衰謝不堪世用有悟言一室嘯傲茲軒之下廼所便尔物來即應客去讀書遇事與心會輒忻然忘倦其或抽思雜著旁搜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今又厭斁倦

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踹跚其迹扶疎其心任衰
榮之無定樂閑身於茲時騁懷遊目極夫吾之所好
斯亦適意壼觴寓興於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
吾清興翛翛横陳於疏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
予乃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惟喬兮封而植之眷
生意之浩兮軒中之人日益耄兮仕壽已愠無所閔
於抱兮天運如此孰敢怫此道兮偉哉靖節獨立物
之表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頤為攤奪以備三
徑之掃可乎客笑而去於是乎筆以為記至元戊子
秋孟廿有六日書

萬壽宮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薾而不振此必然理

也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倩蹕行毀越明年作夏
屋於新宮之背蓋所以拱寢居而後師位也方之舊
制一切充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鼎嘿之室
高明靖深燕處為超然矣既考室廼以璧記來塑繼
太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末皆
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派傳無窮於後者惟恐
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劇靈章峻儀品有充
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之無幾再傳而得蓬瀛堂宇
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為飛煙四代中和仁靖
真人披荊榛撥瓦礫成難為易不十年咯見完具其
有俟而未修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褫
用已胚胎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光揚恢廓

之志規摸未竟而奪之還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
恩有以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
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善繼善述者矣異時真
仙偕來垂裒留語曰吾之析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
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顧謂蕩雲光於廣福致醬壇於
玉室者尚有重於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體
雖具而用不敷其為道也亦以微矣嗚呼嗣音而來
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坐有所進則拱璧
駟馬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於興建之方資用之費
木土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茲不復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茌平顧視俗多闊達高爽曠俯仰控衛

萊齊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鍾靈
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豈其然
乎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壞垣敗屋大有不
稱公勢華烜赫於盖代者適去職不遑顯圖略致稽古
象賢微意今年冬郡從事邑人崔君文懈予書以揭
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儆以
為東人光庶幾必恭敬止之義其懐賢樂善殊有屬
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予之所梗
槩者焉唐既剗隋亂治具畢張公挺瓌邁之姿負詩
書之業羇寮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及遭遇太宗由
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翺優鱗翔
何遐百位獨能婉孌龍姿宥密基命如房杜以佐命就

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能受
之先前後有燉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
然向非中郎何之賢心爲休休越孜聖而達不違則
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
榮懷杌隉其亮實繫於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
進賢爲職者未嘗不眷眷於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
歆其餘光邁烈厲衰俗而激頹風者亦以多矣崔君
曰有是哉吾子固當同稱並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靈應觀世音記 以藏心不然神會求之故直之論

新樂李氏藏觀世音像盖宋淑德尹后家物也李世
奉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於夢曰吾今寓某

家犨鵠中可訪求以歸爲物色之獲焉家人疾乞藥
嘗得丹粒於杯案間服之者即間於戲其可謂靈也
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度禱世音以
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突婦莫不信然吾儒
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
得者明之夫萬善生於心而庶徵應於外又嘗欲將
至有聞必先天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以理或否
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於是一念
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彼疾痛率爾而云聞聲應
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
神廓然自應者歟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遠
於背惡而嚮善耳若乎識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
所惡也昔有寶菩薩板者重其道子筆也今李氏世
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槩
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絶粮困不能歸有
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
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披跋於尾
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然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觀者瑩鑒畫年深繪
色黯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毋孺人王
氏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
謂乎誠立而不入諸相者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
係■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廨制度廣狹視殿秩夷而不敢越遠[redacted]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滋久土木弛狹隘頹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憂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踵來任既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務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redacted]王澤聽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於是今狹陋若爾

殆非所以恪正事而嚴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隆殺固不可與爾也相顧於是張皇前規搆而一新凡為楹三鉅逕東西六尋有奇南北邃三十有七尺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後作左右翼廡各三楹及增崇儀閑俾與新廨映帶相與仍扁其額曰帥正復舊觀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轄公稍以給之越六月某日命饗於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方之賓樣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雄跨矣故若嘆息以謂百年來方觀官府若斯之盛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則何為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為正正已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

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獲者乎于斯之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守正從新何嘗有時不可之間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事有可為必為之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其心於間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於共億勳掌外又復興帑補弊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於余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況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辭於是乎大書于石庸告來哲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共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甫丈而有繚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予

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覩盡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因扁其額曰挹翠頗惟嘗僻仁智之樂登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然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鬼百家岩等山皆左我絕觀雖常歷覽而屢至然輒吾屐而踐其形固未若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仞空濛霏微滕溢泛瀾眷我棲君臺開碧供而又秋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騎濕露主人於是詠飛鳥與還之詩誦煙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其輝則芳樽溢綠至於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而已集吾虛懷之延佇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起構者若湯金之鼎麓公廨之危榭太師張公之溪

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層軒曲檻前後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獨之挼藍潑黛爭妍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玩者一旦悉為郭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偏而獨饗者乃尔其冨宜乎釋然而樂與有餘而樂無窮也因念萬物盈於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其氣體物吾與也彼山之丕凝為實發光輝若然由家之累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之大家世以藥石為業迺若爾考尔叔秉彝蘊秀稱鄉里善人其翼其胄者斯美具在乎今不失舊物能擴而充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霏微微者日新於華構之上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賫其末光霑而續之以衍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於岑樓也耶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以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近予嘗遠遊西自百家岩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深溪鉅澗橫斜交絡折地而東鷩秋水時至萬壑滲淪允猶翕合咸就約束滔滔汩汩逶迤而去或清或濁無遠無邇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至於流澗央壅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匯而為淵渾東而為細流岩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長傾順流遠引戢平田而有秋滸大丕而出谷不致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注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曹不少遺用以自潤縈紆盤折沉深闃遠㶁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涘峻紛兮交貫聯兮長虛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於秋之時乎予嘗在京師客有善推策者嘗有所請謁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在第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南遠役大冨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乎是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歟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莫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亘河朔衛乃被圍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漢上童兒氣吐成謡閧歌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絶人煙之讖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割衣盂所有募人力歛遺骸至斷溝眢井撩運坡塞掇拾罔漏瘞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鑿三坎壘而丘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遊魂獷魄雖寃若啇同歸一壑其棘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

英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蕩而脫異滯之幽依道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殁兩有慰焉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冢言人皆以金砌也而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此孺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子文紀其事以昭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延如是其盭哉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遏邪豈立極之道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旻兩間初無關係物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主祐之竢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慈前日河朔兵兇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衛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諡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璺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霍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六日惲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兩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簿劉標齋宿祠下將事之夜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登風肅然神峯巍嶷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李志真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饜飫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聞山張思誠子公瑀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諮先觀為快何如予以長雅迫東為謝適鮮于生在坐偁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是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遠壬辰夏六月傅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披書在胷襲間忠義之氣欝欝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關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焉可私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印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燕

露堂之扶疎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於天以之脩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彛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割考襄東明三邑地立治于黄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汝之儀即春秋衛之邉邑其為孔轍頻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兵後縣廢歲壬子　國家經略河南移理於通安南平城里未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礽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奠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於艮方後為風雨攸壞癸亥秋裴蒲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顧清廟如是惴

中大二五　卷三十九　二

惴不少安乃與監縣與元剌等謀曰承流宣化事神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時行道轍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時移事在雖沙邈聆遺音而二仲楹奠車聲轔轔肅爲來格不侈大宫庭將曷以發越奎光致邑人觀感之深者焉遂與繼任大者赤暨僚屬各捐俸易爽塏地於東南隅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於是定方中經崇垣起禮殿敞神闈下至講堂齋舍庖湢之所莫不完美元聖素臣巋座有儼宏麗靖深蔚為東南宮廟之冠教諭張庭珪等寔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亮簿刘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於後乃令學直李攀鱗持狀来丐文以紀本末小子憚嚮提憲閩海

道出兹邑親覩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此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材者為政之具人材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　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賢儁復户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権輿於茲矣逮　聖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　先朝有光知釋奠具儀禁護著令内而開國學訓胄子庶幾成均遺法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拔鄙朴擢用講明條格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誘之方可謂備矣而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　上之所尚宜何如哉裴筮仕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車首議教基

中大二九　卷三十九　八

敎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譜異世為遼右顯族貲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年月日

塞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廨内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顔師古重加修飾昭然禱而荅靈既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癸亥簿聶元擴詰強禦未即厭事假靈於神已而如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從而圮焉至元丙戌真定録判劉聚来主縣簿以衛擊有功田里頗安不敢居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已任星甫周神栖像設一切脩而廣之妥靈揭虔中外交

肅既落成來懇文以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昭者予乃爲之說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衆人之素有惟夫超倫逸群之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非公歟公遭漢室傾頹群雄血鬬玄黃之際識昭烈而翊戴之紹延漢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報效曹公不爲利誘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奪三軍威振中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彝之良心信齊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於生者殊多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聚精於此默相動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爲不沒矣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宮屋血食衮冕而

王宜矣又夫豈教下衷禍福徵動之說與淫祀妄禱惟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孰謂神顧而饗之耶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神之所以致斯者義而已吾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豈惟感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簡穰穰之福降而孔邪矣俾刻諸麗石以告來者至元廿八年五月重午日壟記

勉齋記

人有不若之恥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况秉彝昭融從容於循勉者乎郎中杜君季明聞偉名而喜之書所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脩辭行已一以經旨爲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進而不畫者也予乃爲之說曰夫聖人之道体微而用費辭要而理奧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不措也克而至於極愚必明柔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也子思子因道述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賢之善誘致用自得之良規也然之粹美之姿者不可得而勉無資深之志者勉焉而無得二者皆具無致用之位徒勉一躬俾兼善之功不及於物斯亦君子之所恥也故傳曰幼而學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士志於學不止徒善乃爲循勉之極今君懿秉超卓言愼行敏挺身頹波砥柱屹立游公卿之門當形勢之途毅然以道義自任不爲外物所移日廣忠益思成具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正以負彊嬌

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己以達物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爲不難將見一拳之石灊泰岱於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於天下是則嚮之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志於世已嘗少試於用間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此樂也今行就衰謝及聞伯夷之風振衰激懦耿耿有不去其懷者因爲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焉歌曰安肆日偷兮情之常乎黽勉日強君子之志乎施之有用斯又古人之難乎嬌嬌杜君知恥近勇之倫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日新乎牙磋玉琢殆起予者商乎行雖衰矣更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嘗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跡未嘗不彷徉臨望冨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歉然者獨欠秦中一游毎聞談關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翹褰裳夢寐長往今年夏四月有盧薺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謁拈香具禮磬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於焉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指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砦入峪道即陡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望僊平得唐已來集仙庵故址山中人傳云昔有古僊人呂翁者嘗學道於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愛其崦曲幽勝清泉灌木陰湛連壑迺結茅雲隱畧有興葺兵燹雲荒石老無復人迹林光空

翠景氣長新當時貧道從三洞弘玄師真侍香重陽丈室既而以法籙事辭師入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谷東峯不覺適喜曰此吾巢松稅駕之地也乃與方外二三友道宣聰真韋定居而建其所當奉壇場禪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谷間如囬嶺册樓諸峯漢洞神湫之境雲壑動色亦欣吾來盟洞明真人祁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名曰集仙至元癸未　皇姪永昌王易其額有玉清昭應之號經營未已洞口有光人跡踵至復避喧趣靜斂裳賫逝東入商嶺廬天柱峯及漫川之青崖往來逋止將終身焉居無幾何悞為尺一與去侍　詔　闕下付以禱祈上下之事自是齋居致敬焉感召幽冥呵禁不祥匪從法駕往還兩京踰二年于茲癸巳春蒙
恩復以傳送還本山將行切自揆遭遇明時莫大之幸越玄門儘光重念山齋寂寞歸無片辭以勒岩石使後之尋盟者將以見住山歲月開先樓觀而雲龕石室亦留靚鶴書赴猨鳴嚼入谷之貴忒敢再拜以記文為請且償先生平時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以淡泊虛無為宗以忘言絕俗為事或者須人為徒心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勅水驅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閉奸兩間其於補助世敎有不得後焉者方之與世相遺歸潔一身槁死山林長往而不來者為有間矣故樂為書之楊法諱道謙蜀之綿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巴西令者

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縣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其在東門者唐相梁公也歲艱殘圯揭虔斯在盡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於世教者然也揔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閟之右作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於京師迺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去就有畧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弦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仕進義興而後止書甲子明見耻臣於宋豈惟隱居

求志柝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
之梁公有唐忠臣彼誠遠識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
可久可遠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
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
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
初心固不外此特來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
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會倫付之
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烏可闕其說
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
賓客處忠藎之所扁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大夫聞而疑

焉蓋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艱風彩勳名事業無
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方學者所務
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
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
以興除之人材況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
糾繩況難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
進之餘是恒屨乎憂患之域而蹈乎艱險之塗矣縱
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
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
力制嗜欲之私視所云為粹然性情之正矯忠直而
靡他無瑕疵之可摘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
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

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
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已者惟公
歷事　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
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
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
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
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
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
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晝以精
其思久路蹊則靡息蔽修者方造聖賢閫域故衛武
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
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

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
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屬僕年衰老
懶於筆研敢直書聽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第三十九

記

傳國玉璽記

粤皇王肇興必有靈貺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使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龜圖龍馬火烏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爲重以守以傳休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辛巳御史中丞臣崔或聞故 太師國王孫通政院使拾得家以窶甚出橫玉託憲臺象胥闤闠出者沽諸市以物制非常竟不售今取而視之粹黝玉寶符其方四寸螭紐交蟠四可邊際中洞橫竅其篆書作蟲鳥魚龍之狀卽召御史裏行臣楊桓辨其刻文曰此先秦以藍田璞追琢受命璽也臣或卽持詣宮府介鎭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丞臣王慶端通請投進皇妃御前王音慰諭賜鈔各有差翼日二月壬午朔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等率翰林集賢兩院學士九十有一人詣 宿閤入賀有問皇太妃命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暑氣光動宮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相與稱說曰斯璽也自秦迄今千六百餘載中間顯晦固爲不常今者方 皇太孫嗣服之際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豈可重者歟宣勸而退臣惲 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金集禮云玉璽一十五面俱得之於宋內受天璽者宋紹聖間得之咸陽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驗實係漢前傳璽遂以禮祇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進其文章制度玉色校集禮所載卽此璽也昔晉見麟璽於江左唐得賜寶於崔侊事出惝怳傳疑後人元帝猶藉之以中興代宗尙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璽寶前代有天下者之鎭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人力所致而一旦自至意者上天申佑奉而大之赫焉 新朝受命貞符昭昭矣抑表夫曆數斯在開邦家無疆之休者光貴前古矣稽首嘉歎於皇盛哉臣惲自惟職叨詞館獲覩非常老眼增明不爲不幸可無文于後遂綴緝本末用紀大瑞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臣王惲蓋記

蔬軒記并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李公門婿安善淑言貌謙撝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士辰後徙家大燕今居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楹外隙地寬閑分畦種蔬日以爲樂友人過而以蔬名軒既以秘監新泉趙擇篆其扁又求秋澗野老明其心因爲之說曰貧家蔬食當米稟之半此正詩書爲業蔬淡自娛者也傳有之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蔬之爲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亦不如老圃辭而闢須者何蓋君子爲學志其大者遠者避遊聖人之門以是躬請業志之所尙故也大要士之處世隨其窮達本末先後爲得昔汪氏以人嘗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爲之擊節歎賞

謂大夫士不可使不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之一轉語耳又比年來士夫例有別號未免封己養高鮮不以清義自衒如以終南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價者往往有之恬不為怪至於飯疏飲水曲肱自樂庶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之歌曰翩翩庭蔬兩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霙腴兮夕掇朝烹烘吾用兮日費万錢鼎食重兮一蔬翻口吾儕分兮既不知食肉之多憂余胡為之避悶兮咀嚼飢腸出奇策兮不致蒼生有此色兮歌闋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蠡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俗相承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蠡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遷各變疆理蕃華有不敢據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之博陸乎朝擁與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元十七年予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日中老屋庳漏不障風日過客惘然心魄動盪疇為神既而頽之耶因為守以義起廢具邦人瞻吏詰而退逮三十一年甲午予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郡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告曰弊邑霍侯[illegible]耆舊某塋令場而一新內翰李不忘久要高惠一[illegible]庶免夫旌紀暇寥之嘆蓋嘗論人臣以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備斯任者惟將軍為

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謹見知武皇及其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固卓所托班固論贊雖殷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言也所謂伊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永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生則若爾其殁也與草木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後賢尸而祝之於社況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之所在今郡人業新斯廟歲時處享因誠起敬如見風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必獲禮於下執事此則神當然之理吾不當以是心徼之於冥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惲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蓋所以明天理叙彝倫止民於至善之地故也況在今日有尤不可後焉者維趙之栢亭本漢鄗邑地隋縣為宋金以劉耤板蕩未官府生聚日就完美惟吾夫子廟宮鞠為茂草者有年于茲迨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幾都令馮仲德佐史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經理間或者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居囂湫卑隘孰謂神一日屈此乎於是輟作徐議至因循閱三十寒暑當至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於僚吏暨邑中耆宿治城東南隅作新廟而遷之復搆講堂於後俾肄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

仲上丁尹率寮屬諸生釋菜而落成之鐘鼓具舉籩豆有踐威儀𠀤降肅焉煌煌邑人聚觀拭目與嘆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頓還舊觀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於後迺以其走京師介國子司業王君搆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為先固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厖滯不材者難為功嚮嘗提憲湖南歷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要民之奔走伕役勞止倚[illegible]勞則思思則善生此人情之常也況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於古為守令者宜知其俗之易觧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彈絲跕躧

悲歌慷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皆是也教基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丕易人材輩出而曰此權輿於茲不亦善乎雖然司牧者以應上虛行為心士子者不以進修為實務其增而宮之者作頌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夏六月十有九日謹記

崇玄大師榮君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求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河相即臬司理所故知鄴中人物風俗為頗詳閒之姻戚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修絜祭醮精嚴以道價重一方遠接隣千儀方顧姻目綠髮童顏風度飄有出塵之想也大德丁酉平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以壽堂記文見屬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仲間尓儻述所請賁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載四校讀其稱揚與向所聞見而知者脗合無異今二公已矣其文章氣節尚可振衰儒而傳無窮得薄名其列固所願也乃為肇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彰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齠齔出家從事焉既笄經明行修披戴為道士復研精正一科式法籙号稱習熟至元乙亥嗣主觀事師嚴默內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卯償主張是者甚力貴族豪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崇期於對越感通

故召請者無虛日法契會合風動遠迩學徒踵至信向者率來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一新御史中丞西溪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與緣弘教落落自拔有壯夫不能及者又象章教綱明真人與進挍之崇玄師号年踰六秩特構靜室於焉棲息晨起理玄務課學者畢焚香晝嚴痛自滌除湛靈澄心審物理之自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丑夙承摩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於石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為名賢賞識如此師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是堂為他日復真寧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道德藉潤振清風開後學寡慾流光方期福壽未涯

何遠如許也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内同歸於盡此理之必然也今師不爲虛誕荒唐之說所惑能以生死外形骸追蹤曠達以理自勝較夫烹煉呼吸期於飛升不死昧理乱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也已年月日蓋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敕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刱太一教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驗逐鬼物愈療疾苦皆獲應驗事蹟惝怳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大定間召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甚渥三代虛寂師以道價凝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主焉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

博學富才智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 大元壬子歲 世祖皇帝潛邸之聘占對稱 旨 上以有道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寶冠錦帔副焉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 詔五代度師歷壽至京師特建琳宇 敕額太一廣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粮之給一出内府逮今承化純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繁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祀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讓揭之請亦不可遂也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爲恒產遂賜順之坎上故營屯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改號歲七月載生明之二日 上御神德殿平章

政事領大司農臣怙哥等言宛平縣京西鄉漷家里隸農司籍栗林叢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若盡畀全祐庶幾資廣道糜求昭祀事 制可全祐榮被 恩賚乃自諗曰吾道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有賚開福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栗林隙地重崗環抱主峯面其北下歷寒泉泓澄碧激旁地衍沃可引灌溉既奠厥居中搆正殿三楹像事玄元九師祖師真官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寮舍廚庫莫不備具翩緣以石垣前啓玄門牓曰太一集仙觀工既訖功以不肖猥同幷閈且承乏太史求文諸石昭示來者若稽載籍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馬子微皆

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特書于以見山林隱士裨贊治化延昌景祚不以獨善爲高時君世主欽挹真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爲大千古而下光賁簡冊今純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 兩宮眷顧而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感遇之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年九月望日記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起堂於肄場中央度宜面勢不侈不陋于以簡閱車徒角較伎能秉號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溱盧愷奉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晉閩公之選帥

幸府繕修戎政桓桓赳赳蔚有成筭若夫營壘雲横耕屯繡錯儲廩實而豐饋餉建聲樸而謹朝昏歲時都試申明節制旗旂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為餘事至於醫藥有局更休以時宣暢恩威撫養士氣以之宿衛□宮闈扈從巡幸肅將斧鉞中外辯嚴其赳事赴功士卒輯穆優劣得所自非老目宿將謀畫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顧老生常談安能裝越其梗槩然有文事者必資於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儻雖奄尚能效一辭於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皆有體用明其體者必致於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至貴乎善推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之姿膺爪

四八十上二 八　秦四丁　九

牙委寄之任釐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有古良將之風砥勵廉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於國容紬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睠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事之喻所謂明其體而得效用之實矣推而廣之茲惟其時需洪恩而釐宿敝只在徒容一言之頃俾內外諸軍汰冗濫蘇彫瘵極精鋭而伸鬱抑咸若茲軍之整暇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抜之基億萬斯年實頼顯屬望是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夫復出優游戎幕柏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榮祿大夫塔剌海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端昭勇大將軍阿剌不花其貳武德將軍完者廣威將軍董守敬曰武德將軍曲失帖木兒信武將軍張智榮實葢其事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稗賓之勤謹與造而重事功也大德二載龍集戊戌基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莫太行東巖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闕其間峰巒歘斷如巨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巉秀者蒼峪也循峪北鶩越蒼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馳望東北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之嵓壑尤美四顧皆崇山茂林列峙環拱其東南有洞府軒豁層崕上寬廣丈許邃四五十步其中泉水泓澄深叵測春仲二日洞出光怪恍惚泓水湧溢漂浮塵滓淡瀉山谷間者一晝夕歲以為信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之

四五六　九十二　一

以潤清潤之氣不特散而為瑩霏翠靄薈而為良材靈藥瑚鏐玉石之美必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英靈增景氣之勝槩如廣施神志存隱邱陰主蒼嵓唐顯濟隱居茲山至遠迹化服分死究節不汚祿山近則四堡清修道行留須委蜕不掘之炳靈增勝可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棲遁遺址　山空人去石鼎雲萊獨一殿巋存至元三祀為全真學者李志和始詮厥石碰以修復為己任劃崖堙谷展托庵地除梗補鏬爽為坦陸重構玉帝殿洎東西兩廡山靈位聚仙亭下逮庖湢門屏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塑四仙鑽府中統初元大一五代師君壽奉　命投龍燦玉簡□之對以昭景貺厥後闔境旱暵郡長吏來禱車

甫旋軫甘澍霈沛速志和修復增宏郡民於水歲沸日少長畢集頫仰瞻禮迺盛為儲餼人具醉飽而歸於是蒼峪勝蹟靈爽一方而遊觀嬉樂亦復承平之舊鄉彖章國并君德常嘉師勤弈為主張資藉者甚力及來京師復以興建記文為請予郡人也不敢托衰老辭切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於仙籍者尚多惟蒼峪為天台左戚奧區去郡里餘一牛鳴危峰疊嶂環遶郛郭盤礴風烟秘藏靈異幽隱之士代不乏人亦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之鎮固亦佳矣然以遺跡考焉尚有未盡者今廣施有廟四僊紀行而甄公大節雖傳卓行於唐史叢然先於韓筆在山中故事獨乏旌記予歸能屋而祀之俾後之游居者灼知景慕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勉志節而礪薄俗則子與志和名跡附麗前賢共滋山而傳無窮矣并君曰唯大德龍集己亥上巳日慕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祀屋中設康節廷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肅致歲時香火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蕭清洛光動户庭明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為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規聖賢要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

辭之末乱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汙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其斁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縮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摹之大外有以脩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嗣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遷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

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收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則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廷叟橫渠聿來胥宇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討正莫匪脩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游衍亦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為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慤今而後瞻拜清先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贊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脩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若援據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僻於筆研又矬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為治中

名士其讀書愼行名遣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後九賢祠今又剏兹宇燕翼有意於脩已治人者非特徼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地西南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隣其東北則秪居民萬氏廣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高閎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數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妙明革相與住持奉香火景禮四

元宗嗣之女童丱入道以彰眚之懿資齊黃冠之妙選享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賾玄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汝等抵嚴脩崇善守廟枋毋負劉侯付托妙明唯曰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援雲王真人為師訓周曰妙元韓曰妙溫與妙明為徒侶所需衣粮皆出劉侯資給妙溫妙明俱壽耋朋順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定路總尹恭卒夫人侯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易歇牽來扣跡法號妙真道俗皆嘆祠宇為增重焉妙元洎妙真罄割粧奩資籍刻苦搆節遂重脩正殿臺門剏建獻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廚輪奐一新崇洞明真人彌賞加妙元以純貞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秩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夕頌祝　聖人壽願天下安鶴髮童顏精進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書繁京師求記於秋澗翁予昔遊大梁者屢矣故國遺跡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名其間謹按祀典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人鬼出自郊國達於臣庶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神初未載也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雖儻怳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為天下通祀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況汴梁為六代都會四方湊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夥精爽之粹集晝夜開闔

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明妙元妙真等或出於詩礼名家薰膏鼎族清脩道行敬恭神祇致廟貌完固闔郡瞻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持者哉而推源本自不忘劉侯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宜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所建也惟全真教倡於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遂真常李公體含妙用動造玄機通明中正貫重

一時可謂成全先大矣重玄子自童丱受業爲資爽
朗巖然已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誨論仰其高
風神志灑然春蟲蜷蜿與之俱化玄覽暇詩章篆隸
亦時習之既壯辭達體要與事物接無凝滯衆以不
凡許之顧師嗣主法席委掌資用出納明會計當已
無私焉師爲稱賞曰財賄衆所貪得今遠癡然不爲
行妨吾將大有以昇之時　朝家欽挹眞風所在宮
觀相望和林都會地獨闕焚頌之所乃選充道錄俾
張皇教基供奉　闕庭鞭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
命駕曾無難色至則絜已應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
演王公貴人爲之尊禮主張冢　中宮賜金冠錦服
俾降　御香於燕都師眞紀堂珠光顯也庚戌間眞

常眞人洎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下至四方名德
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觀爲宮周旋之力爲多繼奉
祖烈賢播教旨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遠識明眞人嗣
教念其耆識殊顧睐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二
十二載易張侯故第爲幽棲所榜曰眞常觀示不忘
本也從堂爲殿下至齋厨庫廐修治完整復置蔬圃
一區買郭田二百畝資給道衆乃洒掃消潔廣植花
木使境趣靖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爲
曰吾方疑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
公如李敬齋趙虎岩翰林王惲獨左轄姚雪齋應庵
王承旨少傅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方外
交太史公曰視友知人豈其然乎元貞元祀正月五

日師晨興召門弟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
而逝閱世四百五十六甲子窆神於五華山德基道
亨純直有持守嗣承遺緒朝夕惴惴增飾固執惟恐
失墜掌教玄逸眞人與其惟晉宗門提點加冲玄師
号一相劉道錄文甫請述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
昔同鄉校會緣有一日之雅且重劉請勉爲件右切
牖感焉乃爲之讚曰二氣氤氳五行儲精長材秀民
無世無之弟學以致其道行以效其用功成名遂者
幾何人斯當金季版授綱常文物蕩無孑遺其時設
教者獨全眞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捨是將安
性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餘而貴
不爭要歸清淨無爲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綜覈

玄務公於吏用翰然見於悅顏游刃之外其妙圓翩
翩而獨征托遺響於高風若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
向使率性以可觀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
行握事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曉絕恐不如是而止
也撫卷懷人爲一慨惜附詩志慕字順甫出平陽汾
西宦族自稱重玄子法号淵靜通虛大師廣陽之眞
常觀澤之靈都皆別館也仍爲門人作望思歸來之
篇其辭曰瓊芝帆冠兮青霞襲衣遼遠兮長歌步虛適
翱翔至人出世兮化現無方驂鸞鶴馭兮乃寂玄鄉
仙遊有根兮門人彷徨蓬萊東望兮雲海茫茫松桂
輪囷兮鬱鬱其芳偃息有室兮燕處有堂心標彷彿

兮誨音琅琅師今不見兮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兮羽流有光神遊故山兮陟降吉祥倒景返飛兮去直是揚旌幾華表兮歸來之章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指揮之三載彰德監尹耽里不花暨廉訪使完閭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墅之讀易堂予以揭虔妥靈致歲時香火之奠謂不肖交款知平生辭請書其事於石酌量契義不敢以衰耄辭夫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蓋行義立言曠世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邇卒然傾謝磨滅無紀豈德薄用鮮無可稱述而然邪若夫其生也為人所敬慕其歿也致人所懷思至衛

於志慮見於業播非人品峻絕事業顯著盛德至善感格人心悅而誠服有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讜言直論不屈權貴作牧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為諸郡最擢任風憲擊奸發伏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日其臺閣之猜規慕府之公論固在也曰弁汾曰齊魯遺愛善政亦不忘也而於鄉郡未嘗臨涖今像而事之余初甚疑既而得其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無僅有後生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適從或泥古僻偏不善变化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一而不通迂闊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雄剛之德負超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頹風志大學

致實用笑談議論揮后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剛明正大終始一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彩皆曰紫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快況二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獲親炙而為矜式者哉歿而配社尸而祝之援例祀典其誰曰不然君以匹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振衰激懦屹砥柱之孤標回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激德澤之所及霑丐後學多矣是則係斯文之盛衰與士風之輕重非相人所得顯而私也雖然二侯出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

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令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焉公諱祗遹字紹開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仕至翰林學士太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能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儀景風雲識定屯難贊數文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昨邑金末城宜村淩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既而國朝帥臣撒吉思不花監總五路兵處踪餘燼文

而拔爲駐軍守𢷬迫金主東走睢陽斫營夜鬬竟殁
死城下先是公父栅只亢會花以萬夫長將逐鋒圍
困大名中流矢而卒迨金亡[redacted]朝廷追錄戴世忠蓋
賜夫人楊氏世封户於胙孫不蘭奚實嗣其後雖州
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
際俎豆之事有不遑及[redacted]國朝甲午歲漕使宗亨肇
建禮殿三巨遊壯麗翬飛爲諸路冠後三十五載尹
劉庭撤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堂門賢廡尚闕
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号冬劉侯晉閑奚擢
任本道廉訪使路出于胙首謁廟宫覩其如是曰戩
惟[redacted]詔條責實在我乃敎諭尹張孔鑄以興修爲任
尹承命經营有方趣辦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縣

中子弟来受業者日滋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贅
籍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
釋菜諸生廩料之費兩廡方繪搆而及瓜代後尹李
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胙之廟
學五十年間狼籍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俗興禮
讓仰副[redacted]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
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盛德之臣戩乜難贊成太
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内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
執法將南過鄉國請書其事於石乃爲説以告之曰
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敘彝倫裁成輔相之道備
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大不揖垂憲立極萬古不
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
而崇尚鄉相守令所當奉行雖無禍福之怵謗而從
違之間有莫禍福存焉固匪利害之牽牽得失之際
有實利害係焉惟其實不可闕乃修而明之審夫功
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青種世胄敦説詩書
好尚禮義内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從政立身
揚名已收功於踐履今復以得施之鄉邑可謂善推
其所爲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况天下
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
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
史有傳侯姑欲我記胙邑廟學而已耶易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又禮云人存政舉誠能繩武𧴪文光昭
先業克盡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謳被均弘
俾秉事樞美傑雖耄將抆筆以俟爲大德庚子歲仲
冬既望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魏君居敬早自父祖奉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
實稱鄉里屈敬尚文雅喜交游襟韵涵落義氣所在
略無凝滯始来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擁高貲者甚夥
門廬服玩例尚循潔居敬一旦以僑寓遊迹其間不
肯碌碌出人後於所棲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
不危雖處市屋闤闠之間頓出車馬雜喧之境于以
合集朋簪暢適幽懷請名於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
山色之句稱之曰宜遠詢義何居復語之曰樓之爲
用便爽塏而向高明必占據形勢之雄坐浮溪山之

勝子嘗登斯樓憑欄四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遶拱侍嵐光翠色令人顧揖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横偹肖於天宇或出寸碧於雲間雖呈妍貢奇於百里之外不煩躋吾之屐拄彼之笻雙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亾宜乎此特形於外者如是其係於内者又有大於是焉者甄氏先世既以篤實輯其積累之厚蕴蓄之深遠屋敬而後裁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搆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剏立基業必垂緒於後其是之謂歟居敬跽而謝曰有是哉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庸

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書諸於揭左也大德辛丑歳十一月廿一日秋澗老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元宗敦愿通粹有騄駬雅厚今為魏府別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寵畝除風雲㩦從戎列收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貳行臺棨戟摠制親師者四十餘年雖是一二堂廬皆乎昔所晏息諸孫無所肖倡承藉德蔭乃今有光永言追思於維則者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孫之謀燕翼之厚為題扁以示來者俾子孫衘訓嗣服蔚為矜式敢再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哉何其孝之純也夫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顯親顯親莫大於立身揚名立身揚名莫重乎忠述事盡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信為人謀而盡誠蒞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用間者能是一本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則焉吾已見汝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搶攘之際奮勇略為先造今定之後繼忠義為本其殊勲茂績紀太常而勒景鍾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忠貞勤勞王事其禄爾甚憲拊循殊方冠冕於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亂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耶將有煒前光濟厥美者責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

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移於君之義也若夫親安而風倫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尤當勉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愈彰蔚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為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何啻王氏之類也哉於是乎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歳春三月余按部黎陽晉謝連朝明日夏孟丙寅朝天宇開霽大伾堆阜景風明澹盡如也拉友人宋祺洵諸屬吏褰箏載酒來游兹山遂自西南騎而陟阻抵岳祠下既祝香步上中層至澂鴻亭址讀刺史邊元勲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傲夷

衍卽李䰄公中帳蓋任之絶巔也山形再成崚嶒石壇爾東北行不百步陰崖崎嶇扶腹而下慤龍寳巖上少為降觀西陽明洞記開元閒山人李眞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風格其[redacted]龍崖方廣天然而龕上穹極大盤旋若螺殼然遂頂而去竅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任口鼻唅呼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龢以侯爵錫之不幾於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李前盟也相與稽首禰勤尊像其鐫鑿本末以寺石驗考之為韓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會元翰張浮休賦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韋城登紫金山觀偲人拖椙石石水蒼色甚昬兩溜雯華清裂誠若徵

積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點刻幾滿皆奇筆也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傍勤建安人徐閎中象眼銘雨蝕模糊略辨首尾於是躡嶺會勝主人耿軟卿開樽連酌觴詠繾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頓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迓北藂字蒼城按覲隋唐齋制末刻入自北門讌群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鄭諸君舉觴屬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勑盍眘而來似非偶然第遷變已來三山濯濯等為丘垤其能極宣城之賞當子長之游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赤壁斷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痺嶺也羊公一登而名垂宇宙況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闢河大地形勝依然斯行也垂棨皆來細載而去幸吾子華之歸為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遺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適客迴俗駕幾何不為屬嶂樹識山靈見誚也耶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正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内二石麟身首蹄躍一與馬同第題頗有胳突出肉歲雖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蹟光拂毀肆尾上揭類牛而短雖雨蝕模糊雯華剥裂而制度精絶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麕身牛尾一角五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殁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

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盖知為唐楻宣簡公懿王陵寢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事知檢校州刺史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總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虔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之禮郊歆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藏修則享敦此必然理也上古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何模金暴骼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為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津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姊其氏云大元至元九年　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百里吐剌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七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以細楨哩又二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群峰環繞海心望之欝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杪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徐福務徐海

中諸嶼此宗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其背鬣矗然山立弥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纔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九兩月我師既捷轉戰而前呼聲為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盖前宋時朝獻僧裔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黃金為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極犀銳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者大兵長驅是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髑髏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波浪觸擱唯勾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晦也往返九十月省大帥欣都副察罕次李都帥守山次宋降將范殿帥文虎總二十三萬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序

南鄘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鄘諸君於二仲月肄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鄉飲廢而長幼之序乖大射廢而君臣之義缺今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茲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已是怨反諸已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養為恭匪多算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脩盤德遠不肖習威儀

復鄉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衡乎若夫野曠天清露禾棲畝霜氣折膠秋聲厲木士氣充而耦同燕角勁而弦裂張侯去百步之外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心應之手箭如鴟叫羽若星飛雖未敢及參連神妙剡注追騎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墻之觀庶幾繹已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之一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已之具也哉因序其事而賡之以歌歌曰

古道不散文武岐中原氣折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責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事當年凜凜無全齊丈夫況當志四方射先操後非吾欺只今天地一射圜國俗靡靡從風披圖書束置墊宿難弧矢高射勝宴嬋冥冥天道既如此智者相時行所宜又不見臺城陷摩古所嗤舞干不救高皇危諸人清談不適用晉室竟墮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誠有為寄謝一丁相訪子恐人迂乃坐書癡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紘以雞首毅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儆其禮也若夫左右

盡奪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凝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已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于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看一機司明以之胜亂靈臺為之攪擾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寔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廡清佇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旣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遊洹溪序

夫燕游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攄煩滯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旣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萬麗秀二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三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接轡遵隰周覽物華旣而掉鞅東首尋盟洹溪之上於是步蘭皋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嚶而遺音魚躍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

與端流俱而莫際其涯顥然之氣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遊也於是談麈肩飛朱絃嘒聆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三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啻遺塵桎而擺羈鞅者哉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之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稟精彊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歟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髣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事畢矣然先生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己任孰謂綿大材而就小室抵和璞而揮丘陂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序而進有不可躐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今刊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奧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略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丁卯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録序

河南房[illegible]王氏為衛之著姓百有餘年　祖宗以奉友相傳略無長物逮　先君思淵子北渡后亦不治生產怡然以閉户讀書為業閒一異書惟恐弗及其

弱冠時　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十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為先子曰吾老矣為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祿不知一跌足赤吾之族知富金其金玉一慢藏已為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為寶乎君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為鄉相為牧守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　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　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黃金滿

箴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
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于庭與兒子孺枝而帙之則
各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錄叙

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圖史所謂欲
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子無恙時嘗
訓某曰衛有圖經舊矣北渡已來百話而不一見丗
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偶於斯由宋
而金而
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
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
其南河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

末輿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產風俗之醇醨
山澤利益之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者
將誰歸至如淇水各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
而曰壁列門羌公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
而稱太公泉共城伯國也而曰殷天子城趙越太守
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亭也而曰衛新臺高名博望
而祀張騫山號仙翁而歸葛氏睹獲嘉而曰故城以
橫方而作頓丘枋囊而為枋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
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為雞黑蘿謬而為
竟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
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
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

年予自宣吏來歸關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
書喪亂行間慨歎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焉
少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蟬蠹群言外則訪
諸耆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覆其所得
意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
豐蹤盛蹟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已
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聽言丘壠旌紀寂寥不肖何
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
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
世之法者群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
題之曰汲郡志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
笑曰諺有之家畜弊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

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
是為樸斲垣墉之始丹鏤塈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
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會玉簪花詩序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
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較其繁昌在京師為最盛
豈花之性喜涼風土使之然耶當其庭軒暑退幽砌
涼新翠莖高聳瑤花盛陳湛露氣於碧霄映仙姿於
月戶素影以之輕盈芳心為之容與至若肌膚綽約
來姑仙也綠雲婆娑墮曉鬟也幽香還遠射不知其
幾許也其畏景便陰低昂倚佇意韻飄瀟如欲輕舉
所謂玉華同駕紛替導以何翩風標可人占高秋而

卷四二

七

卷四二

八

所安神不為之餒而敢告來者能永遵儀法不惟德歸於厚有以見吾皇考繼述啓迪之方祖妣承家守節揚厲無窮之意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裔孫惲百拜而為之序

南陽府瑞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周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而禎祥之故應于上則有卿雲景星發于下則有醴泉朱草芝為物尤瑞然產之不恒秀之而特異者蓋不一二數焉完顏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產於方城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韡曄頳如渥

丹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視事已來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斂均而物情允疲瘠者為之息肩方苞體者使之不天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惠養之實浹洽備至感召休徵物效靈光者也公曰方今　玉澤下流皇風遠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域者衣被草木昭回光而為闢先之兆也昭昭矣予何敢以當之即議置以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然芾產於鄰郊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顛枿棟隆而擢芳於陂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揚德化下克靈承之白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姿求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見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中因其請樂為書諸卷端

文府英華叙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為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閑痛悼墮窳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覩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已上迄于金版

其文字縈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佁說其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勸於時寔自先生之教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欲者壽福全德邵此又壽者之可樂也予宦游燕溯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之安具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姓魏氏濟南人出膏粱醲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順儉約被服僮僮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姿冲適樂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喜賓客樂施予尊俎談詠有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塡咽觴蓋交

陰於門者無虛日夫人躬儉內助壼儀有則賓至率擊鮮供具佳肴名釀齊索嚴整未嘗計家有無俾不足於賓所也處士嘗與客語乂夫人適𨳝戶聞有所聞客去即曰直諒易言我雖識人則有愛惡焉再思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子四俱教之讀書雖出就外傳庭訓之際以孝悌忠信為主曰孝者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朋友所須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敬之勉之古稱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府路總管忠勤長厚不類今人次曾臣愿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臣才碩有幹局侍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能有處士風

上邸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今以致養日嚴為事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晬然飲啖知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滿前斑衣彩袖觴行玉立其團欒香火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洩洩萃於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邵可乎吾是知召南美化本於正始而有麟趾鵲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攸好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槩可見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所貴可樂之美屬惲而為之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蘇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盍有東南佳麗蕭洒之勝而無卑濕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湧金門外西南行三里而近曰蘇氏別墅中有大石月如周列座鼓入因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槩溪環竹外山倚雲擁空翠湖光動盪無際春烟白鳥容與鳴集渡野約穿林篁而入中鑒蓮溏前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四面間植奇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酴醾洞又為東西別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翫冬梅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初郡人遊歷始于百泉曉翠經柳湖雙塘梅溪而南迄焉止息故共頭月臺實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友人於焉觴予為一日留覩其廢礎修復壇蹊高敞雲烟竹樹光賁疇昔詢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主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

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牽率罔獲徜徉其間以遂初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蘊雖南北東西時得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豪宗貴族有之而不暇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主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凡幾往返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適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貴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樂而樂方為已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懷豈他時倦游知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薄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證視辨其銘款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愀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款識呂氏博古李章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苛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徽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知微辭與旨引據考證於篆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

削既已從其類而作君于卷題之曰博古要覽或有過而笑曰子之學弃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
明天子御極神聖英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典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擬所得而告之曰鼎也鼒也彝也卣也匜也爵也罍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問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書畫目錄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渊者見魚龍之富故達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变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躭湎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葬昭陵閟藏内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省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頫首一闚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殘而金源氏金滅而
國朝興其間兵乱相繼散亡剝蝕又不可勝紀
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勑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為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書字一百

四十七幅畫八十一幅怡然有所得冲然釋所願精英洞達濡思為一據所謂升崑顛而見洪荒之大俯滄渤而駭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岳之氣絪緼盤礴發於人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韞藏之盛積而為崇丘滄而為渊府一旦顯顯然拭目而觀可謂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名楊辟人仲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袖書一播示予皆彩繪本金文王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故翰林學士何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

詩序

歲甲寅冬先生被故經畧史公至過衛倅以諸生贄文上謁承顧睞獨異逮中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參議其秋倅亦以都司就到機務之暇接論恩殊欵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慰起復簽山東等路行省事適倅從事在魯又奉開緘者兩月六年己巳冬不肖應御史辟出真定候公於順齋尊酒從容言笑竟見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力未衰慨然經世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倅官平陽飫聞公填撫時政績章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業遇事風生果於斷劃其庭議剴切矯矯有長孺志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平素蘊在河東展也盡至今三晉間愛仰如神明乃以霹靂手自焉雖時致齟齬其耿耿自信不疑者氣終不少下公殁后三年甥王華來過追惟曩昔愴然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歔欷也想遺直之不復悼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答顧遇知已之厚且代封龍招來之些二魂而有靈鑒茲哀悃公字耀卿姓張氏太原交城人早舉進士聲藉場屋間既而以臺掾進為入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壽八十終鎮州順齋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壽而康寧茲人子之至樂也故邑趙君德明予官晉府時幕椽事也每與之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洞屬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句之女穰縣簿耆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作筋力先懷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和暨二弟堉炳頗試所歷及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孫六同居無間言是皆母氏慈愛恭儉陰教有方之力也和等不肖愧弗能紆青拖紫僭爵析圭以顯榮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賴賢士夫見之歌詠歸慰母心以為閭里光予告之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得唯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而致彼高明家雖三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慼崇高而安者子孫多親不待之嘆今君職雖卑祿雖薄與仲弟輩怡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融吾知案上一杯菽水過於五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滹沱之濱風和而晝明鳥嚶而華粲綵萱婆娑於堂背舞袖斕斑於膝下朝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俟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吾言語諸鄉人而曾閔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紫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檕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以是書注釋雖傳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回之間於是研思凝神探索玄奧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條直補脫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於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書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追檕古講解古今

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脈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闕五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詫視為名恐未之思尔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檕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宋東溪墨梅圖引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况託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已者余嘗踏雪過南唐入東閣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踈影動蕩於几案間令人翛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後考諸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求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異下矣及入汲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寄後得邪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亡如存蹤綴遺墨求名士大夫題詠將

昭大兄遊藝之美未屬引其端漢臣於余契久且敬故知為人頗詳君天姿誠悃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朝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况相之為任正已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苟不學無術

則關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厳故賢如傅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遠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載聞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夔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祗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一時而

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猷獻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驗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有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顏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隸公之書上則闚三蒼之餘列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南陽劉雄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覩泊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若五十有一只以壇僻酷愛嘗求三十年之久終所得如是念其嗇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戲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刓月敝有劚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靳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詩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胸中忠義之氣蔚然鬱勃發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顏陳縱橫

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顏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衞生寶鑑序

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若著書垂訓與後世必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授簡席下東垣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敢闚道之士欤請曰走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諳迺所願也故十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眞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疢疾不外夫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可稱用是以所得驗於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

審察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煥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拯料與彼之深淺見其功効之實也儀乎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予聞醫之為學右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已來難素靈樞等書累數千萬言自非以醫為已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彥伯醫聲既白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使能著書垂後與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服當與彥伯同流其

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歲清明日序

王彥伯酉陽雜俎云僧人為道士善醫奇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序

與左山商公論書序

嘗大觀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焉盡償公云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熳上法二王下與魯公爭衡至縱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通悟語公云余書不可學學者輙筆慢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後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間蘇當為入域之賢爾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跡為最真今吾左山商公撥拾於二千載後剔去纖妍而留精偉使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疇克辯此耶弟恨不得時時聽瑩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翩翩已復捆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六日書于所寓壽宮之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圃會飲序

四序言謝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物華澹蕩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逕續維新祓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克與巳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巳契又可重也不揆擭永和之舊倒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友襖飲林氏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彴酹清波折柳脫弱秉蘭即宴歌絲間發羽觴交

歎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爲賓主酒旣酣秋澗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觶□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慨俯仰今昔動終期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忱輩來解酲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余亦以會鮮離多聚之不易再也筆洪餘酣率尔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朝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掇之者

不易區別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盖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乱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載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爲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欤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卅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纘相務爲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夫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

矣明年冬旣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于以備吾家篋笥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說序

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時尚書張公（諱正倫字公理）日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辯甚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終署已輙抱牘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比疲後遇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墻而重思焉旣而有聞吾理乱之說玉華子許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突奥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識往知來寔

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旣而家府弃遠人事取歷代諸儒所傳採微顯妙日一卦爲業其積旣久靜見之心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述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受也乃組節群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善盖無餘蘊矣嗚呼易之爲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其道有四互爲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道外無可該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已之間而已是書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爲本使學者切身以求用易知而不雜其於易道庶𢢽𢢽然有據矣不肖今亦向耄先世庭訓墜佚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況贅是編冠脩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說使後之來者知

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理有如此者小子惲復續所得以綴于後蓋[illegible]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二月一百五日序

送信生士達北行序

句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雯陰縵世不多得佩而服之可以撿非常而走光怪礪而用之可以決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鍔翳昧沉薶於幽圄之下然衝霄之氣不自達於斗間雖有精鑒博識之士安得佩服提携撿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其時之利與否也逢乎辰而匿其才何克應事幾而成吾務負其才而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畀於我者如是我焉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焉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待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嘗以政試於諸生間唯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斂志之遠到也歌後揚歷州郡果在夫受直罔息其事者之列又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有得器藏諸身與時消息者蓋素所蓄積耳斯舉也又非底滯於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容力不容力者彼自然之

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不必也吾分既尔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克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訥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實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達人之滯不以資之微卑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若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嵩樓者再宿歷覽後圃總為塵迹所謂汝海盧舟者於倉烟走樹間巋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已與公孫維弘杖屨倘佯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槀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略無幽憂憔悴尖新艱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明為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之論之詳此固以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為兩途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

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掩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
若文彩締紩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
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
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思文字
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桐河
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
仕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
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託物以發興其
氣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
一年江左平宮籞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

京師獲覩諸禽于會同館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種誠
有可愛而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
於道彼隸鳥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枝蒙
天顏之一盻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
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産常異
有無亦然非遍游歷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
之情者況未自閩廣之遠乎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
徵幣聘歲亦不絶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
時賢之論者未免阨窮遺逸反不若斯鳥之採擇薦
進光耀如此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
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宮羽小譜叙其所覩而
識者今列于後

秦吉了狀如大鸜鵒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彩
兩稍皆白翎耳向人肖耽腦上相各及喙距
皆黄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鸚哥兒形狀毛色一向白鸚鵡同養者云性極
乖戾

尖尖帽灰緑色形如燕許頂毛上銳下豐高約
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鴿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
間盛作聲今四月尚未鳴盖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鴿色純白喙距皆青頂毛冗細蓬
蓬然上起故名

擲鶯純緑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黄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嘴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
咽啾調之能頂負紙殼作胄人騎像於一欄
內分兩陣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小如雀

白鷳鵝一其大如鳧

玄鶴二比常鶴差慘極清癯

金絲鷄毛褐色上有蒼班細文疊積如鳩雁鳧
翅末秀翠金雙圍花絶類孔翠間他鳥鳴皆
能效之

水老鴉形高大如鵝體班斕脩首如卯形喙尖
長蜿蜒俛仰絶與蛞類厶掌則鶘也疑烏鬼
即此也

花鷺鷥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趾青綠比
鷄差小又名白嘌
小鸕鷀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頭骨狀曲折為
一曲
料哥形毛全是鸜鵒其光彩濯濯然冊喙人耳
作梔黃色耳後有黃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
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鷄骨與肉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叅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户鮮而居衙俗囂而不知
教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
視難易為行不乘初以㫁其名即旁緣以徼利苟安

依阿護養資歷愒日以俟代而已毋陽薛君孝暉由
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月為人外簡朴而內廉
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
不相遺自始遠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
之行卓矣惜乎心儘公而困間於易難用有餘而不
遑於風化因念令使於亟行化安於永久苟使民知
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待致期而然者儻教有所未
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不能者日衆而供應事理
政務固不得一日曠矣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
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次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
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顯靖嘉治
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

事雖衙而亦辨俗雖囂而可諄方之亟便特緩夫前
後之間然能使物情紓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
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然使韓
范復出職思其偶處簿書米鹽間雖終日無倦亦且
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懷因
書此以贈庶幾條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領焉六五
年戊子冬十月晦序

贈日者張翺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已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曆學
天人太一等家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户牖吉
凶得失互皆不同故漢人顓以五行主之予因究其
理而為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

生一物而一五行也纔有所關物不得為之物矣静
而體動而用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
不測為神人於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道其為術也
天人之際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
其說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橫干中儌倖
鶩于外貪者以苟得為心猾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
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曰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
順情悅主售其術而已我審彼諛竟沾沾自喜圖一
諂貧獲為愜是天理兩滅而人欲肆矣嗚呼風俗之
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翺者姿甚高業是而
志篤語直而不隱獨數知變若夫詩嚴苟售其術而
已者挾是游行州郡德焉而多中故士子往往與之

顧援枉翔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翔於學觀其粗而
造於精賁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
務悅習其所已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遺其在於嶢
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般問不愈於
行而求其售乎翔曰唯有是哉然行樸已具敢板康
節之側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星丸漏詩序

司録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
門上仍繪采為圖携之來謁再拜請題辟于後予以
為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
衆制器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
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

度之中外而二氣渾淪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
不出於五尺之悞百有餘丸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
能之乎予謂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
易今司録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暇與其儀物有足
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銳當
筮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漏
分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員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
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淇奥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
曲山河君尹甫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遂挽
焉[redacted]鑄酒談笑杖屨游從日夕不少間慨老日閒

心無所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已者即作為歌詩
以示同志觀不揆乃相與賡唱迭和衆積日久遂成
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處其散亂遺逸欲
命劉生璪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予曰彼王公
大人羈旅草野之士遇其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
見於詞章者多矣然未免有豪宕夸毗之意幽憂顦
悴之狀吾輩不過道閑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
已又非欲示諸它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踐
厥迹安知不有撞破煙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
以有用為心而費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
然是特俾予守兔園之册耶削竹簡之青耶抑欲續
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答於是乎書以為淇奥唱和
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
杖者相陪來謁須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兮其若樸聽
其言冲冲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志
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既
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
之懇避席拱立辭命而退因勉為說云天下所謂聖
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
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群倫其為用也為天
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
真黜僞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

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著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
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
並作捽莫能觀其後思遠駕流沙高出物表扶天機
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音情憤激自成一家之言無
幾鄭清淺偽弗造堪輿之意欲雖然獨往者必過其
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户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為奮
說養生者以久視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樂宜乎晉
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任今王文蜀產皓首
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岐根於治平者為多無
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邪固特樂而序云

王淵潭讌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宮真館勝槩盤礡其間有潭王淵盡丁

氏故地也柳堤環抱鬱蒨槃嵐煙瑞靄雲潑清襟袂方
秋是焉横陳都人游觀識為佳麗財賦總管王侯明
之尚義好客高出時彦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
諸公為一日之娛既而兩不克成懽是月晦復折簡
來召用尋前盟也替昜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閒
見疊出天光雲錦瀲灔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
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
也酒肴屢養飲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
曠綽有餘悲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
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賡和咸有所得
殆山陰禊事之脩幽情暢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
何多第以率爾吾前殊愧其粗糠也八月載生明序

易解序

易文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
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
智各異要以修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為切鍊師李
公嘗為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蔵書
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十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比
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
為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干以抉
聖心而明素志[illegible]駙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
術一覽偉其述作勤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
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藩府板行
賜觀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

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
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說而傳不朽如曲臺
礼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河間而置學官
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特見與大雅不群之英
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與讀
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責兎而設喻遇傳人氏而致
問者邪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悦親圖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
使親無所憂怡順顏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
臻其極曰此身能識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儒違於
理雖奉承之至溫清之勤日養三牲猶為不孝如其

愛敬交至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去古未遠垂敎警俗亦復如是況天理斲喪人欲横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德柴氏上世爲邢臺尭山人後迁絳之曲沃遠祖有軍功以鐵券賜其家祖諱堅金季仕至特仕卽裕州葉縣尹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復徙居于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贏餘尚義好施鄕里以善士稱今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有四生四子長曰伯興次仲謙仲玉仲祥伯興天性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慤有終始慈祥愷悌見於顔間淸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丈愛諸弟爲務至一門之内上下安宜和樂且耽寫司廉實聞于
朝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佷無賴不顧父母之養且

貽親憂与夫所爭從毫髮比更相娼嫉視同氣爲怨讎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赧矣雪堂祥師雖處方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書從吾徒遊以御里盛事乃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歡特求館閣名卿見之歌詠以存引爲請予爲說以勉之曰方今孝治光隆仁風德敎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宜爾然雲朔之俗素号椎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固當以柴氏爲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謂誠之於身詩人所詠不匱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齊類而美暢彝倫觀人風者遵名於史籍矣以是爲贊倡之始云

淸香詩會序

道不同疏咫尺兩間暌隔千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溥同一雲法性三藏弘敎佛智大師江浙總統沙羅巴者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日介廣奉曹顯祖來約以深香閣適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敞賓席滿園鳥杌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人出寶薰娛客温鑪回春褚煤凝雪穗日含暉岫雲借潤先之以青桂繼之以緑洋採以熟結加之都梁栈融沉麩氣馥香煎黄雲作縷碧霧濛迸吟珮未浹身觀先發或袖襲而歛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脾却蒸煜熱飲物其淸勝志靨以之冲粹不知佛齊物呢婆律大食眞臘占城而相去幾何通爲一洞天也衆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賸馥沾丐如是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靳之也師

曰庸何傷且吾之爲香者衆而心香爲最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是爲五分香天之所賦於我者如是而馨解脫知見爲妙用之極卽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貴夫能復其初而爲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作爲無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歲之壽祺聃耆七十五雷晴七十三周翀七十九十二王狀七十一貫時亨七十而爲無盡藏說法不以可乎於是衆賓讚嘆曰昔遠師以廬阜靖勝卽於東林結社絶塵淸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依遠遊止獨淵明范甯召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之衆之殺雜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執着似累于中三也何若師心境俱淸賓主兩忘不知我之爲香

沓之為我也而以心沓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遂相與
一盧胡而別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主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
事亦且有害于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
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席而言曰磐隊僻
在漢南事雖簡山壯獷戶氣甚鄙悍思有以教迪之
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茲一
事先此之作用破余初志耳遂援書怗怗而去後七
年冬十月復見吾于京師曰獨云而廟而學者今已
落成且有加於前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
覺慨嘆曰一簿力之專迺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兼
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記中件右恐匪徒言雖然
年少氣銳衆勢作事倡或不難至於知害其事而不
虞其終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後悔者鮮矣況能保
已成之功而事有無窮之許乎又壹聞士之當官公
心多而取名簿者設有過舉往往人怨而紛解汝今
此未遇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二值其為幸不幸誠
不敢必然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可也丁生
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特見悔尤日寡良
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
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兌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
貢緣叢[illegible]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惟貽溪兌齋未
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獲恭而
遺文得遂觀覽迺識公仲子靚首為詢及謝以纂錄
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已昭昭矣
先生父靖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榮國高公
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
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偬間商訂文字
未嘗少輟至以正脉與之其獎藉如此後居汾晉閉
戶讀書屏去外物需齊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
洛為宗衆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
林前長葛簿子鞀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
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
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
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
之詳渾涵經旨深尚躰之工刊落陳言植自得之趣
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
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雖詩僅三百首蓋先生年方不
或賦廢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燭
使發盡灰蕪大關文實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俊先鞾
則與元李麻劉並驅為不難矣異時版本
一出學者爭先快覩俾中和之氣中觀
粹盎裕四躰而適獨坐如大羹玄酒寄
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云
不肖衰老懶於筆研敢直吉所聞見而

知者以塞其請焉大德二年人日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潛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摘書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揆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誑夫言奇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亦後郎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槩固不可枚數要之神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雖退而閒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嘗論定皆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驗疇昔諗其得於易者爲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劉子伯馳携所著易解懇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至爲知己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統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致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窔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爲得體況紫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而成書啓迪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後能考公平昔

探賾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賾奧妙之旨則思過半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豼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昔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於古而海山巩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間亦見其人焉和林通[redacted]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抗海荅班大川曰也可莫澜表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挹西域盤盤蔚蔚為朔北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連廣漠氣棗玄冥中土人間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已不勝其凛然矣況行役於其間哉至元丙戌詔以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部燕人范君徽卿早以湯液供奉徽卿為人讀書尚義以功名自憙識達時務慧識果決非特以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沍險阻艱辛備嘗之矣其志益厲氣益振曾無退縮顧避之私今人皆適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別可憐之容抱被入直省署彷徨顧妻子語刺刺不能休較以徽卿之事非霄適讓慨者乎且逐雅志摽美仕而收功於藥籠者不止鄉郡故步也友生尚藥長臣羅臣壯夫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肩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徽卿志行固可振衰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援欲形諸歌詠庶有關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往歲需[redacted]命延芳東浚識供奉姚君於桐人中儀觀秀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舜卿河東人少傳學越法家為顯門書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塗者將變之秋官司平既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redacted]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特詔金馬日香[redacted]恩寵者蓋有年于茲四方稽疑問計者須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着蔡不吾欺也皆知折止而去然舜卿姿耿介負才氣思効用於明時者為切頗是覆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權貴門墻求展其所蘊賢士大夫歆其志尚知此樂與之遊從嚴乾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積近侍嚴翰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序吾平生闕下十年幸詩之過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昔劉斷立記學易堂但筆其常昔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工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雖盡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書人事作也吾用既明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卿胸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之妙與所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交至恐其恃愛而怠慢生故父子異宅而處復慮孝愛簡而弗洽廼有問搔摩癢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

於吉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別究其本體主一
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復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晋府
者五年得純孝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
東陽里自曾祖惠祖誠祖母張氏繼事避亂子孫俱
以善事聞舜卿夙承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
文之不足者奉其父伯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
恐弗旨之有闕也氣和色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
情至洞洞屬屬如不勝而有所失由是取信於朋類
傳美於鄉閭僉曰舜卿誠孝人也予嘗過其廬扁曰
敬親廬表順德後廿餘載予在翰林其友人中省東
曹掾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經翰學先生題品
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司辟舉辭皆不

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贊之然未免為一
鄉士也不肖交寂欵特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
幸念噫昔賜以序文予謂文卿曰河東三聖人所都
平陽實放勳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涵濡至
今尚有存者晋卿乃晋產之良孝行既超乎流輩隱
居獲求其志尚自可追遠風而厲衰俗矣昔唐董召
南隱居行義昌黎先生作嗟哉董生德宋徐仲車力學至
孝紫陽朱公特書卓行二子之名因之照晰顯予衷
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卿曰士志獲伸於知己
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況峯趣下風而接清
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耶予曰有是
哉於是乎書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悅餘暇樂從賢士夫游諸公亦賞其爽
朗不凡略去藩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交文雅相接
故凡有營建游謁或觀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
間累至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
適自論曰綾標玉軸藏之箧笥銀鉤翠玦列諸廊廡
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
纂為一編刊之梓木用廣其傳遂詣秋澗翁以序引
為請予詰之曰夫浮屠氏一生死外形骸百年斯世
電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
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申衍徽義其說何居師曰在
吾教法中凡獨善積行述贊偈為之證據今其踵鴈

塔之故例續千佛之名經集群英衰衆美期欲布恒
河沙界等須彌盧共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
為表暴其端倪鼓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
之珠無因而暗投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
愛師昌黎東坡名德墨造門墻二公以墨名儒行特
與其進至贈之序替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
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
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頌其詩自當知之茲不
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蹀度清歌一日來為余壽因詢之曰汝
以故家人物才色靚麗風韻閑雅知名京華為衆貫

招致逞妙藝而佐清歡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得此哉曰妾雖不慧頗解之無猥以薄技陳述古今興亡闡門勸戒必探窮所載記傳詩詠櫽括端倪曲盡意趣久之頗有感悟欲爲敘輩頓乞一言爲發越俾妾姓名得見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大雅之高風一時增價啟露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間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攄其底蘊由是頗以文字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瞋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而足才情含芳溫而餘蘊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咳唾而成珠璣摸寫鶯花之狀

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性求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校書之秀發娥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膾炙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粗棣之辭歎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妾持之以爲先容扣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以可乎

磁州采芹亭後序

采芹亭者前州倅劉藻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游河朔間每過滏陽更遠必趨拜楊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類池也此類之采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數州爲冠吾雖老要當修完庶後備觀據當時所存者雖一甓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下世壬辰冬予復過滏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跂宛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涼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霏歌詠思樂始有登瀛之快已而翰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揚公疇昔之言不覺潸然於中雖困及旄勞使來者是心不匱寔先生有以錫之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彧字慶耳承安人姿剛直有文章議論少嘗以蕃兵爲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召爲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聽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十終于家遠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明日

淋瀝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尉飯畢行欲起偶尓得會面舍館接汝爾自言鎮襄陽於此今五紀爲惜萬人命此來非爲已
聖主錫深恩高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
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與不得東南一隅耳向使君不來宋歷能有幾人生苟富貴直筆一張紙見說李陵生不若張巡死呂爲之斂衽而去撫卷懷賢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宮俾死而不忘備官祝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録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山松前勝槩盡在日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撰取道轘轅歷餐宿頫

竟以事奪不果耿耿在抱至神遊洞閣雨花繽紛怳與真遇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議偕少林惠山来謁因及山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邪遂袖出一編曰先師雪庭語録也仍合爪前請曰公山林清興雖未稱遂幸題辞篇端以為他日張本寧無意乎予以事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勝說以應懇求雪庭初叅万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岩上人縱横理窟深入佛海至於游戲翰墨與閑閑屛山二居士互相賛歎為方外師友其器業槩可知已師叅礼閱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踞為奥遂出世主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敦請招提禪刹号中天名勝板蕩后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翁若海會於是歎龍庭而振擧宗風歛玉林而弘闡家教因緣會合傾動一時以無碍妙辯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位者盖有年于兹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类機鋒峻整迥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舌本已净真如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帋即心印所在求向上一着恐不待夜雪横腰而悟面壁西来之意盖有之矣吾未之識也是歳仲冬開宕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盖天道之常經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别草木之性衰俗表幽貞之節求之于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后嘗為州權司年老無嗣納州将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歳而婿亡既而父以女年盛且無毋氏議復歸嫁於婚閨之跽父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奈名教何有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毋弟用國俗欲行續婚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理折之曰寧守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夫者天也天不可逃行違神明天則罰之即欲自戕頼左右救而免叔亦感義烈而止時劉帥殁已久世業扶踈諸子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孤影煢煢空閨索處王氏善組紃以供日需提挈子傑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立於是風動鄉閭義形行路者舊士夫交章擧保状 旌表門閭曰孝節王氏之里嗚呼光顯哉及秦亡顏劉氏三代浮瘞淺土子孫游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基田經理葬具九壽合者十餘窆鄉人来觀無不驚歎曰丈夫兒有不能辦者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暑言笑未嘗露齒素髮盈簪氣皃幽閑所謂老而益堅者也鄉里偉其微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泚筆而序之庶幾備采管彤區明風烈者演柏舟之義云

雪庭裕和尚詩集序

禪以奥為說詩以志為言僧之以詩鳴者見於晚唐盛於前宋前賢評論固匪一致不出才清氣勝發蔬笋之餘芳辞簡義深調葛藤之奥語就本法言之以心傳心推離還源在用之恒寂而已尚何文字之有然出世演法者徹悟群迷不容忘言假借聲光發雷

音之先[redacted]雪庭[redacted]公和尚蓋亦出世演[redacted]
志者也[redacted]集[redacted]詩詠及雜體等篇為三卷[redacted]
首開[redacted]點意山來求予敘引以光師[redacted]
行雪庭[redacted]平生然嘗聞諸友人陳節齋談師器
局磊[redacted]用見諸行事其在方外實為不[redacted]今
觀其[redacted]應物信手拈來吹花作春[redacted]於
夏時[redacted]判往往出言意之表者可謂混儒
墨為[redacted]之手段企慕高風追蹤[redacted]有山
堂惠[redacted]至元甲子冬十月廿七日秋澗老
人序

嘉善錄序

刑者成也[redacted]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係舒係焉故
君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
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欽恤哀矜之嘆況
肺石雪冤鞠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
作也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李君威卿少習城旦書以
儒術飾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說凡關於
刑憲者撮其機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
沿革著明其體維之以聽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
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錄一日甥示秋澗翁懇題其端
予雖衰耄胷中耿耿尚在士有好學而兼善者迺喜
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陵遲獄訟繁興事至持難手有
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類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
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孜孜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

出於流俗之表矣況有致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
鞫審決之際屬類比事稽古準今融會貫通俾時有
犴平不寃之譽為不難矣昔宋祥符間有獄官張慶
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審其
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宦于朝論者謂慶平昔重卹獄
事陰德致然況延精畢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威
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兼善之澤詎
可量耶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勳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
衰西巖崛起畎畝從龍山呂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
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
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絕如綫賴元李杜
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
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扶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
得優然以風雅自居視孝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雖
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
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泒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探
究其淵源沉浸乎醲郁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宜紹
傳遺緒最為知名士捐館後十五年子天民彙所述
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迺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
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
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耶惟
就其材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

而傳不朽若必曰須擣虛裂月碎破陣敵穿究險固者方可爲之則後生晚學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氣淳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攄平生之底蘊爲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纂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恐亦有所取焉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爲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歷遺跡羨河山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達界蔕以忘吾憂竊冀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黃緣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爲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扣門剝啄自稱奉先郭良弼邑甫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細爲披讀蓋信道篤獨理明攻詩文爲籋門之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柰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爲之說曰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亦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瓌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爲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爲主浮豔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摭戕裂荒唐之弊故爲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內守峻潔自幼力學爲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滋蓄雍容而不迫切類其行己藹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謀省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揚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專家四海豈無知音者恐表聖之言乃爲通論況有賢子孫爲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關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脈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理進夫大學閫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從伊川先生嘗欲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諷誦發其意趣蓋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籍浩博初學者欲遍涉獵譬如筭沙海上成功何年故前世有帝王號略小學史斷蒙求實要等編皆誘之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復廣充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

言絶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粲然具列辭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而難忘甯他日融會通貫之漸或曰牽合章句破碎全史不幾於篆刻雕蟲之弊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學有大小傳有後先子夏所謂譬諸草木區以別者為得之矣況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設就其所成就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據已志惠後學好古博雅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弄璋詩引

史館捡閱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使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子憲

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閤門擢直玉堂謹愿文雅出色同輩有光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大德庚子夏佳氣充閭璋裳呈瑞犀錢玉菓已洽蘭湯綵筆拓弓載臨晬旦以予在院中最為耆舊來乞名乃取先世積善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餘慶先儒有云善惡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又云實者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宜矣謝庭春好美樹玉之臨風實桂枝榮望讀書而有日徐卿二子少陵有歌嗣深晬日浩翁仲頌凡與社來者皆宜作詩用展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汳梁人世將家既長遊燕遂占籍焉為人慷慨樂易好問便靜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領宗門事為門切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遠行尚欲何為不浹旬而逝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陀磐不出來日達曰否坎陀則無將縊而死果然南官程總尹以除目訪之曰喜只在此夕日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尒僧龕龍擇搨曾不惜朝鏡之蹉跎醉袖笏杖嘗歷遍春煙之巷陌世味宦情兩皆泊如其兄顯道以偏師成瓜步殊光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覬何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五頃近潞水澹臺里歲得租粟自贍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

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沉潛玩味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月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鄉之

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沉潛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抵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于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洎命其子承宗曰當攜謁秋澗翰學庶明吾志先生既沒鄉邑士人楊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向遊宦趙北與先生會緣私覿款洽則未也用是追念疇昔敢據聽見昔晦菴朱文公既集注四書俾大學之道體用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向次第不能入德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為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雜出於聖經賢傳百家之書言微行懿顧先師宿儒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實學曰師弟子云者専務講明收功致效舊有標注未極詳備今先生之注究其淵源辭旨之奥與夫品節度數之詳隨其繁簡而具載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觀之易於省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齋保之唐縣人隱居求志潛心著書不求褒禄吾聞積善勤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光昭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隱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久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其初家藏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遊太行窮巖岫之深峻觀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留連忘歸

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及操觚染翰覺心手洒洒無留思嘗為廉右相董承旨及僕作廉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瀟爽雲烟清潤筆簡而意足其寄興雲霞放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妙或譏懷材抱技不沽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者倏忽之頃已歸磨滅況章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幻之餘不幾於惑歟然所以孜孜於此者特遣興適懷寓吾胸中之丘壑爾聞者為知言大德辛丑夏避迫都城為予臨楊息軒綠野探梅圖畀歸三昧不傳之妙復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顏序述平生傳遺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忘貧窮郭熙

頤白餘筆力少陵山谷爲賦丹青引秋山歌攀附驥
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趙君其
奈爾何子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今來
各其時也顧在　中朝間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右
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旣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
系出榔城留侯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
國王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司侯
以儒學故表其勞績蒙
先朝收錄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從後歷薊完利
等州州尹次曰澄卽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晦迹管
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汚蓋其胷次脫洒不爲物欲
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緣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
是歲秋七月上旬二日秋澗翁謹述

崇眞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霖霪不輟至五旬之久泥
塗坎埳車馬不通潢潦彌漫浸貫川澤小民咨怨裹
夫告病崇眞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
吾輩奉正一法以祈禳爲業觀其如是雖不吾以安
可坐視而弗救耶於是致齋絜齋儀物爾告穹蒼飛
檄諸部懇以七日爲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歘虐曦
馭騰光士庶獲覩天日晴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
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贊揚湖廣儒學提擧戴月澗
以序引見屬戴交久情歉有不能已者迺題數語姑
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召
禎祥災沴應之吁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
曰修己敬天爲務而禱謝禋祭盡諸人事者自不容
已遽漢
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躰含清虛用周慈憫爲國家
祈天永命爲黎庶祓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爲一
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
著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
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
驗其亦持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弘衍宗風者哉諸
君作詩稱美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
漫書

窮閻飄泛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攫攫羽林檜壘
底林林萬木水光中條舒何待鞭奇石禱籲端能格
上穹千古
盟威神力在崇眞壇下振高風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旣哀
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誥閤揚歷省臺
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慊媿於何嗟惜
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有養可以挺公論
而勵衰俗激淸風而作士氣　旦天柱峰摧少微彩
晦士林憔悴失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情山川英
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氳感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
薤露之歌有不容已者忝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

欵故其子與簿特憂微勵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
室今又以斯文為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顧肇力衰
蘋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眷懷曩昔
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據平生所得於公而可傳
惜者冠之篇首云大德辛丑歲秋仲哉生明秋澗書

朝儀備録叙

至元辛未歲
大内肇建始議講行
朝會禮儀蓋所以尊嚴
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集故
老紥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典禮
准例為式祗取嚴辨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禮之

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貫焉逮侍儀舍人周之翰
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
朝賀曰冊立曰開讀皆具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
其詳
皇儀繹與鰲然明白目之曰
朝儀備録携示秋澗翁求考辨焉乃告之曰汝外祖
文康公羽儀
先朝粉飾
皇猷號禮文稱首汝父松塋侍儀初事綿蕝獲預選
習今汝從事於茲又復有年其見聞之久講習之熟
可謂專門學矣況禮之大經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
儀則出人情而折衷不容强知妄擬措私意於其間

雖聖人不過祖述既往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之者極乎敬慎而已
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則是書纂述非
惟備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
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歲立春
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郎中李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子孫衍慶傳嗣
侯爵易代後軒裳蟬嫣績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豪
跌財樂善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勉勵資藉之者惟
恐不及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説吻合衣冠修
整僕馬鮮明喜交游遇事慷慨與物無凝滯盡有志

於富貴利達者也人爽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
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
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恕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
秋澗翁將求諸名勝題詠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
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主之於中所
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
存養撙節求合乎中而已其恕云者既盡夫存養之
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己以及物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内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體
認聖賢求諸己意思遂以恕為寬容之稱雖范忠宣
之賢亦有恕己恕人之説是徇外以遺内也何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己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

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出悖來違之失尚何寬貸容恕之有今正卿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由末以達其本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則違道不遠矣雖然比之貪冒無厭覬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

某年月日秋澗翁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

雜說

日用

講究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臨事能施為出一也道義傳受必說於言詩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生請益發藥啓迪化若時雨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為自前不曾尋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作了若無使此心茫然如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往持不敢認為已有又學既不固及人說着才方省記終了自無所得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外物移動昇墮氣收放心一主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未舉輒復它務緝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無時定志帥氣如下硬寨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於命而後已雖一句一個理而已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晝見之於行事夜驗之於夢寐使真積之功日新一日不使頃刻間斷不恤乎時之利不利不問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尊以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盡其極者恐不外是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者而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錮疾遂書以自訂非敢示諸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功用有渙然氷釋者蓋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

命之說以開萬世沉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而含三者也老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爲太極判而有天地乾坤旣位然後萬類育焉故理可見而道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明白性者理之所從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變化錯糅有淸濁厚薄參差不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富貧一隨所遇而禀之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先生以前只爲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來雖有混然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無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求而不可得者往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計以至

迷惑忘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思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抑使輪回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爲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箇分陰分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

體認

從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具六經罔有不盡後之學者學此也旣能通曉厥理正要行已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已之見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旣不能體認前言往行以酬酢其變此與不曾學者何異是眞吾儕大病旣不能踐迹將何以造其室乎要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

戊子夏四月十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爲之亂氣旣亂却爲動靜無常於中互相奪爾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郎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郎天之未嘗付於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故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是不受之謂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貨殖焉者是也

天人爵

天爵志淸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夭或天或人能壽

而不亂者惟素有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廼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羑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厄陳武侯之必於復漢蓋倚是理爲用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不懼其是之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傑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起書于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子審疑孟軻莊周皆同時間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

是蒙在閉戶者書罕與世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適讀
陳氏輯語䟽點瀍嶠字大意畧同說當時無人宗它
只是於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
大了故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內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
德於外故植諸神道以警來者又曰誌者紀其心之
跡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棐
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
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

廢特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
禮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盡運動離合
有吉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峰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
陽之理余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
所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治
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成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鄒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

聖人一間辯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
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詭於理既一
揆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況解之
云乎晦翁惓惓於是亦臨川翼之之意也似后三日
課讀此書或問偶書晚學小子題

思多怨深

此余平日事也或者曰君土命人生物者土也物既
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
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人不見答
未免有所不平不平則彼則乃有怨意我當責其不
平以怨怒之寧人負我

雜著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人得以歛之然歛之者有
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
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太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
道亦當如是既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
書

分絕

伊川先生云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
不盡分處況今所為親戚故舊昆弟友朋四者天理
當然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我祇是計較於我善惡
有無相益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
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處幾何不傷而夷也可不
慎言慈行凡事點檢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

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宜而音不作者如幽厲之世雅固過寖變則不無也至於當有絕無豈困而不暇作伏而不敢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可名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於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夫命之通塞若得則既不當過恩于其所舉攜其已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于其所沮亦當量已命之如何耳若恩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也怨其沮是我妄為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益哉己丑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儆

黄鳥三良說

觀坡和陶三良詩反復詠味以責三良之不當死也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徒先君亂命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分詩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彼之議論英偉辭氣縱橫讀之者愛其如此故不覺白辭之有微瑕也若晦翁之詩說可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辭後者有辭先而意後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是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

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寶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掇百家之緒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小大異同之論然自得者鮮矣讀之者不無所益然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昭在又親於其身為不善者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實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鸛鵒食蝗

秋七月蝝生牧野南無幾有鸛鵒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蝝食且盡御陣飛去予考漢五行志貪人尸祿猶蝝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鸛鵒北方之鳥也其嘴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在位者不肖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耶紀之驗它日之異時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數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前次淇右逆旅主人條桑微土束葉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主人置條園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炬火起岸側群儵趍明爭集其中回旋往復千週百匝睇其條為吾之大網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掇如地芥焉王子喟然嘆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

社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胃昧行險趍利而不知止者曾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三日寓平陽牙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不能寐追思所見作息嘆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懷也鴆毒之殺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此小　有材行險僥倖以濟其慾一旦濡首染指攫取公餗是知厥指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不可保也竒貨之可居不知竒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聞抑抑予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已害也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今日方食聞府吏籍其家案上一抔藜藿重於五鼎七牢矣至元戊辰夏五月重午前三日遣安坐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頯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黧如凝結者旬餘因愀然曰昔樂正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閾者累月蓋聖人以毀傷髮膚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至孝矧陷身非義一敗瓦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絲染馬迁痛其刑餘抑例悼其躁進也惟其居易俟命不行險毋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於游居食寢則體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跌又何翅髮膚之毀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識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有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來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臥蚕中間旁鼇粟粒隱起上作蟠螭闊首左頋前足去左其下穴方孔甚邃玉色皦潤殆疑脂然余曰魏晉已下無有也李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余時方讀礼書而此物適會因致其制盖大冠橫笄之首飾也（古者笄長尺二寸諸侯以大夫士殷）紝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禮云瓦不成沫木不成斲有鍾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故闕其足之左於乎魏晉去秦漢未遠

茲物也視之猶可彷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盖文獻之傳尚足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書

與平閣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閣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閣本予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覩壁間李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武公張徽君黃云金大定間其人自秘書郎出宰茲邑悉取平日竊模秘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閣本之目云

崇德堂說

余貌不揚寫之者未得盡肖建賈君一衆而見者皆

以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藝其於奉親事嫂以孝友聞鄉閭殊侃侃也既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賈系出襄陵今汾東有塚壠然曰賈相者乃遠祖也從傍居民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圭田三百畝耕稼者主其年之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記蓋賈豫州逵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卿顯宜其世祀至于今而弗絶也今觀仲器氣質溫粹孝友純至似非丹青馳譽者豈豫州之澤擱流而未央邪故以崇德扁之且用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盡者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題

讀唐徐有功事蹟

周革唐命藍右塲處任感刑而絶異議遂起[illegible]景鋒制獄縱周來之徒誣構陷置膏沉節解之禍莫有揆止大者以剪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徼功冤朴滿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微秉公恕之心抒折兇鋒守死不撓至辯明冤抑竟賴全宥者甚衆嗚呼仁哉公固知上含容孤直肅示公道然人欲肆裂之際天理有不可泯滅者彼中橋突犯清蹕釋之辯於漢文慎罰之初威衛侯斫陵柏仁傑諍高宗於受誅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頻竄流涕有疾挺懸疤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正大明哲保身之才非權無以濟之邪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告予云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于也孫解以背瘡卒於官初病臥踰浹旬遽召左右具儀從及鷹犬牽韃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晌午逝矣家人問何往曰將赴遠官某人府言畢據銀椅而終遠官者故監真定路郡沃魯外五赤也蓋公自徽時薦擢于朝以致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縣吏來云日晡時三十里外遇公騶騎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諭之曰汝歸當告吾家若車徒西還凡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公捐館矣翼日又有自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西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向所聞審焉不少異因念余向在省署識公於稠人中軀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

慤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指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殁有所自去如傳說上為列星韓柱國死作閻羅信有據而然也因併筆以記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元之術也今觀相之燮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燕政王燭之祥何

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迹相於中興為有
資其經綸器業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牽
於五行附會之小數豈見道未明權衡機務之心有
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刹違由天命人事因私
相論詰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去者
某宮遂投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衂血大作不克往
適與甲會以君命不可緩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
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
名士甚為
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知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其奏而徐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荊王府第中庭産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
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
聞剗去復出者再還夜房櫚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
之群狐滿床逐捕失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
蕭氏向予談其事妃尚書貢之孫今為黄冠師居衛

先友牛講議國瑞

牛夫祥字國瑞澤州陵川人通天文武經占筮風角
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居衛東白
皐渡既而著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
侯聘客死聊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鎔[illegible]日
[illegible]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
[illegible]掾五州當時四鄰交爭併起惟鎮之人古
[illegible]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思不忘愈
[illegible]者豈非是歟則知文忠公筆削真録矣至
己卯[illegible]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illegible]僅喩（館官真定贈日作伍）

秋澗翁自幼讀書蹤於生事憂則知涉古今致治道
[illegible]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從壯歲忝
[illegible]列舉家仰食廩禄未省飢凍切身者二十有餘
年矣雖然纔閑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畧
有他驚以覬茍得非惟不解亦且耻出諸口汝等轉
耤翁庇各蓄妻抱子日嬉遊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
所苦也汝翁且自己卯秋移官燕南忽復四禩以理
將去乃有維揚之命黄緣投獻遂致杜止重叙一官
良為匪易其倖與否汝等朝夕所親覩也及南還滹
上復罷後命今又數月矣適饑旱相仍食粮口衆事
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况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
踪拙與時齟齬加之筋力衰耗百念灰冷靜退之心
日往來於其懷嘗謂秩天秩也不肖者無久當之理
禄天禄也衰老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
業税駕攏叡圖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

必也此澗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盻盻
一稔歛裒霄遊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釜晨吟奄人
告乏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釜可足時斗直鏹餘二千
是旬月所糜須六萬三千錢耳其賞者之奉度吊之
禮塩醯葷茹薪蘇芻秣儀舍之費不在焉諺所謂百
指無攜飧食倒黃流難諒非虛語噫嘗時來則為筆
耕之間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胥而困也今日夏至聞
東郊獲麥天倉廓開捃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
執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舖之不輕獲也暮歸
得新麥斗餘僮奴輩既飯放䭾頓失菜色為一快也
又念位雖下近伐冰之家尚爾窘迫在閭閻細民不
合釜而坐餓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約會有餘思不

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遺意云

魃妖

余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告之曰周宣王
詩云旱魃為虐是魃非今見从古有之此盖旱妖之
氣感人變所娠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
二三尺目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
投之溷中即死旱氣乃消又云魃字从鬼鬼魅之物
所生非唯南方也且古者娠婦不使食邪味聽淫聲
觀惡色恐遂所感而化余故曰变元娠而成妖耳

哀辭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
季武王範　輩皆雋秀有望翩翩而佳

者也吁百蛇墮地一或能龍既王汝之輒復奪之不
知造物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咄怪事為言然以理
揆之雖一家之盛变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
問於　先君時粤惟金初已来衛之文秀者極字間
有之多秀而不實　先君曰衛地濱河沙薄豈其氣
脆弱故也若使水環州南或城登水西氣或可盛時
不肖尚穉聞之不存諸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
所在每念之而不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為有徵何
則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
在金一代由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十人鄆則不須
論也然嘗無君子斯焉取斯使衛師有經儒入問學
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夭者可壽也此雖以

人事聰度若有補於世教聞之者庶不惑於邪妄之
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王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
覩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
耿盧二人皆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
也盖善惡以類應故陰沴將至兆見於石如此予因
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
不知其量也吁

龍墮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
甫夕黑霧四塞中庭窓户間寒凛不可勝視之有蒼

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後墮者再時王氏女已笄下堂趍室驚而絶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欻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鬛印涅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渦殊深黑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睟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權娱前後十年號稱廓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所談如此陳早年盖

先朝控鶴近侍者云

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公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悴而死近年畫師單人孫某奉[redacted]詔追寫

太祖聖武皇帝與

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

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衿宣賜甚渥孫歸及家而殞二人術雖不同其於發藏泄秘則一也傳曰人之患莫大知人之機況神明不測者乎戊子秋目疾凌書

鶻嘆

昔有漁於河濱者見一鶻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鶻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鶻已死矣彼念之曰鶻之鷙擊性也一擧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韝而去之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耻為耻專以患失為事千思百計阿匼取容雖僇辱在前而不顧期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伊鷙之忸犹余聞其說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

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 此係石盖正之誠

齒射

賫賛翟姓內鄉農家子史侯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人豐齒多力挽弓蹶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棲並貫于木賛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下斷去自是馳獵以齒控弦栝羽左手托月滿逐獸皆應聲而斃史侯異之上達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失者然付之羿者即兩其足與之角者必去其齒盡擅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李客師善射好獵毎出鳥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鳥賊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翟一手尚爾斷其右殆為天所剝乎第恍説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某曰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 曾祖府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一虎甚獰意者取陳力就列故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已丑偶於樹塞復圖此獸追念前言顧瞻畫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頹還猶歎其於惟畏惟明爲不一逮爾又謹曰生子如狼猶恐如羝曾之意豈徒在此邪小子其志之

先子善書

可以辟之者乃命僮道求䲭得大小四尾從其法而用焉明日開戶視之机案書帙拭如也嗚呼物類之相感也如此何其驗且速哉余因推其蛙之所致蓋木斬不時非經雨露浸漬之久又任其滋而棟焉濕與氣相關故生噫蛙者木所產也而為木之賊政者民治之具也而為民蠹若上焉者治之而昧其方下焉者忽之而不知畏故害無小大有吾無如彼何者能一旦修其政得其法固雖四凶之方命圮族群弟之流言畔國淫容可辨曾不知其艱也至元廿三年丙戌歲秋八月廿五日夜適良醞在壺欣然引大白者再俞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嶽間一達官解數草歇過焉呼予回視之蓋叅政飛卿也寒暄外高曰別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彼此彼此握手問予乃曰聞吾友叅政以來多有施為高曰傳者妄矣叅政者叅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答曰渠於此見打野呵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友神交於冲漠間殆謂是歟次日聞吾友南來論其氣類與同亦夢應也因書此以贈吾二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於端門內彤臺上

聖上倚坐東北惲於臺西南角俯伏
上問條支國事惲對以其國甚遠出犀牛苇為甲甚
良號曰黃犀甲
上喜甚因寤明日檢通典六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溼宜稻產五穀果菜出犎牛孔雀大卵如甕有桃拔師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麻長毛一角或為天鹿師子似大虫正黃有頰髯彤觜尾端毛大如斗亦雅云狻猊是也

記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王子淵三人來訪坐問話及向在東平時遊燕等事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遺山已下數人余即題詩杋上云不惜千金買東絹冊青難寫是精神因大噱曰此衫甚佳但到處是長負一軸諸公行神也遂躄跽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是隨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胸中

詩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祓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甚歡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晚年豐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以贈既覺頗記其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散燕居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醲故里懸車後錦爛秋鷹斂翮初細捽觥舡浮酒海暫停銀管合歌珠賞音千古遺山曲墜意高歌要壽予既而後夢至一大城府遇老人邀予入王氏邸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邪予曰然因口占二句云此生難遁無餘幸海上人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曰磁慈州也地在洞庭湖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入詠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三百里外其老人又推予賤庚曰雖謂中州無人乎未及問其行藏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丈自閣壁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方僧揮歸中斷為二尋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複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赫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鞍者掛于中門

記夢中題人手卷

要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去為致養子孝而養不闕其肴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於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擇焉擲筆而覺因卧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儆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會亡友中丞王君葵於王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塈

墓間故及交火發者輿之宴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
王中丞需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寢寐中
介覺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
之漸也盤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況所值之數
乎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
至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慢慘多而舒少
故神才交而魄為之勝矣調此二者奈何有純嗜慾
少思慮捨行已安儳之息形神而植定力旦則此理
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有差亦為除治其病無少
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差克自
持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分凡百營為
返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苦從中躍出辭而去之者
矣可不畏也哉故曰知之者強不知者差其是之謂
乎作夢解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蘇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
自西南截泉水北來逢之圍圍約六七里大其高入
天聲勢如甲馬迅馳黑氣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
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凍立須臾覺寒凜氣徹
東而過別無它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
旋飆傷人甚衆因念予幼多灾阨追想往事有可怖
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申月已七日記

喪紀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祭禮者

氏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居廬弔者大悅今觀雷白二
家祔葬甚有關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衰
絰擗然多從古制二則寢苫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
三則不徇俗而用二家四則穿治壙右製為壁藏土
周於棺畧不施甓五則直壙下穸同穴異棺乃北其
首六則墓記從實畧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戚辟踴之
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
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至祭不焚冥錢唯顏魯公
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在洛下治喪不用浮屠法雖
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將四
方其於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偃者所見亦姚
許與是三家而已嗚呼甚哉禮之難復俗之不易
化也如是述喪紀以寓予感雷則祔其母夫人侯氏
白則葬其父順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燕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某
曰今濟源縣宗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
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
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
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分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
一異狀人跨青色鉅虵躍出地長煬餘身廣闊與尾
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復去余俯視井中水

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內中至井滑与形經遺
水濡濕尚淋漓然余逐此前行相去數步外因球碎
覽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圍焦避之蛇復來集其首
已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惕息至
此無復怖矣尋登一粼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陛下
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出三丈許月現東
北丑位間去日約百餘丈其上數丈陰晄國團墨無
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
陽既出自掩而不見今大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
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劔戒哀梁子也

梁秦議仲常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
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劔頗古而犀利自落吾
手每臨靜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
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安傳以為劔戒予疑焉白此
金孽[illegible][illegible]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劉四日而卒吁亦
異哉因念張華授千將而告雷煥遠得吼劔而怪至
夫金鏞木鐸中隱大聲君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
金梁以劔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日得不為劔
之孽乎梁諱秉常燕人性機警持事悄急寡讓得年
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
年歲在癸未端月十有一日王惲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二日鹿庵先生壽九
十二歲無疾而終先是公靜坐間忽張目仰視屋廬
曰我於此居得箇月旬日間尒又覺適滿其數氣比
絕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与兄去矣隨有大星殞於
寢室東山其光芒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
也發民擧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
月其婿李惟賓葬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
日李野齋說如此

家府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
鶴壁友人趙監摧家一日夙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
光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囷時磁人杜伯敏侍側指
示之杜曰此何祥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
新君御世其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別有大聖人
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第老夫不得見耳至元
十五年予過滏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
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
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諱楫字　幽人有文武才
略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
太祖聖武皇帝即授宣撫使佩金虎符時年三十至

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大夫特節使宋議和雖往返十年有皇甚華風義言竟從我議不幸使軺北還前次荊南疽發背卒年六十　時癸卯秋也道號紫岩翁有文集并使宋録藏於家元貞改號六月十日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初閣畫像介冑弓劍姿貌爽豈儒将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其祖及觀揚紫陽揚西庵呂大鵬張徽商左山癸文畫贊題跋等篇又說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王溪東館主人就既抵其處宮觀甚麗止公候門屏間少頃出報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卿所畫人樣吳粧五星迺奇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主執故杖劒水持筆者或謂水宮主婦過木捧端桃火四臂上擊飈輪散火下操弧矢當前一大星旁射土則扶虬杖而已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達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化漸則奢奢則嬌嬌則弱弱則萎薾而不振恐亦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饑粥移不可對齒偶思將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素積尖冒皆出本俗余以謂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覆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皆以羽皮為之至黃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而用布帛代其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亦以長幅皂繒象纏首髻西域人用縚絺纏繞其首及食齒人冠絳氊以冒頂髻者其亦本於此歟嗚呼禮失於中而求之野富哉言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鉞平淮碑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已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横墓文微露其憤時貞元十一載愈始喻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蘇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業有不當如是者乃知二公厚而惜之非畏而忌之也欲使淹洽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畜其文德以就夫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悔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世用者況人乎人

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苟自棄自暴不為
世之所用非惟返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
馬勃敗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
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与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並芳而同貴貴生於有所用故也彼衣敝縕袍
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
爰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烏可惡其居貧
處賤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
致用之方可也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有為之學有
無用之學窮經洞理辨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
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泥遠古而不通今攻治
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士乎

卷四十四　廿六

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乎無用及其志向年邁
悲嘆窮廬尤其世之不我用疎感矣衍賤生無用說

庭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
博但出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受之韓文並所重者其
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正以韓豐而不踰
一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
不精明理未至雖以非聖之言故也

崔公厲鬼事跡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遺
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偏
於學佛者溺於儒諸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
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冊而學者多以尋行
數墨為務及其遇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
月上旬腦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
車駕幸大都跋涉從行瘡益爍發廿三日問醫者麻
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
可當以漸治之自是日　詣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
而瘡勢益大形疲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蓋無他
故病之所作也然所恨者居無良醫行不能扈從一
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
旨留麻監丞白海治之拜
命日赧汗浹背伏思平昔畧無報
國殊勳致感今日

卷四十四　廿九

聖恩如此由是愈覺殊疾頗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所
憑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
使其醫針者熨覺心舒意暢神志怡然視天地之氣
月白風清霜露洛落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
静者渾然同於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
世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皆不
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加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非
厲也以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与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浼我哉且天
下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
既能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
勞以俟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卷終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巳亡漢未立天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況封建王侯政由羽出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昔非也正以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爲稱號曰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繇項氏出王年而後漢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之義師也投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瑞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illegible]得統之年也若藉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爲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居之樊噲進諫子房因知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蓋良以沛公有爲而多慾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慾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巳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卿使抑遏横流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啓沃使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眷於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乃晉隨會諫靈公三進及霤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夫漢之爲漢張本於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爲非曰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況食邑人以爲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爲言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爲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巳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理固無害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㡯時保不殺一人耶蓋誅弒逆賊有不得顧焉者余亦曰此中丞之素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撐制百万日滋之寇公豈不審夫彊弱存亡之勢哉正以繫存亡効死不去當然之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

公之心利一已耶為天下耶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桓以穿嵜之盜竊一隅之跡耳彼祿賊者豨突之頃九縣飈馳三精霧塞万姓以之塗炭天駕為之蒙塵其弃城圖存望風崩走者又何啻卅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乱接踵卒至於亡安史階之而已是迺周公所以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覈公以大誼秪擿以捄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爲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擧安陽之役擧戰屢北紛紛籍籍草野被血者幾千万人能必其事事合誼人人得罪於唐室者乎若又曰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擧耳傳不云乎臣民於君猶子弟之於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徇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碏不得爲臣之純而王陵乃賊息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之事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爲或有不可及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奧也豈公之心繼孟而下任夫道統者邪何籍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歿若假以數年其見於後世者爲如何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邪予不得而知也彼籍之感感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非有見於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韓運揚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嗚咿咻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猘既老乳久絶走而顧睞彷徨躑躅即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盡活所棄子噫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撫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異之大者揚公比燕人世爲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捄物釋難解紛功亦多矣雖揚歷州郡爲頭銜其友愛之情曰篤一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子哀一門之內兄兄弟弟怡然而理順暖然而氣和若棣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爲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如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之應形聲也昔比平王道行於家有猫相乳之兆董召南孝且慈有雉哺其犬之祥今揚氏大感於所畜極不忍弃其後之意者表公樂於爲善之心油然生乎其中也其乳絶復生意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已棄之物遂獲生全意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複也世之人以犬之悲嘷爲

不祥非犬也殃自人召也是犬也持性於不忍爲始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祿人之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之於行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吉祥止於楊氏者如此其厚而陰有所積也必矣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嗚呼楊氏其善持之旣談其事懇予以敍故書

嚇犬者說

王子遊於市見群犬逐一叟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屠犬者也於是乎有感夫人之爲不善禍從而殘之亦何以異於是歟且犬之吠逐非有見於物也特爲氣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蔑神明者

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區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斃之耶故先儒有言迅雷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向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與疑者彼犬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於天威下罰故橫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癘鬼亦在于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於人人氣上通於天者大相昭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爲制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銳桾鈍用之多寡故有敗之壽夭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甄而絕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醫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予曰適過梓人氏硏礱削之器縱橫前陳例乏完好因詰之曰操幾何而致然爾豈材質劣弱鍛礪弗精而然耶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銳者也特以朝夕從事乎削斲礱刮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踰朞年此更新而無孑遺矣因指其轆輪之錘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硋然樸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銳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者有不若堅鈍之爲愈也夫木訥之

仁樸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絕而綏於事及其臨大節處大政守固密而罔疏挺剛健而不奪亦何異孩錘之轆圜輪納疊拱制蟠根隱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間保彊若妥怙而端乎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多收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秖知利之爲利曾不悟鈍之爲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予聞其說而韙之吾將藏吾器養吾鈍斂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之道也於是乎書至元壬申二月九日題

服色考

竦節齋林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爲言曰

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義有不同者其雖不敢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紩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舃繫帶珮而綬此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芾其純其舃皆冊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袀玄皂繒為大祀之袍服於孔子服色非可擬而明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逺平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殷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烏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為養哂曰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国老於膠序蓋夫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為素臣至於冕服之制亞次之秩廟宫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議亦云極矣今之制寔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也朱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為領諸侯之服也據爾雅黼領為襮黼繡為領丹朱則其緣也又范曄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袀玄緣領以絳漢明帝以紗為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也予以䙝紅紫為非後之賢者加誅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茲槩祭服而言也

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之義也蓋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為之御周大夫士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曾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刑政而後王報功報德有開極焉者曰公曰侯曰師曰王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尤昭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何也此蓋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蓋取諸乾坤迨晉隋唐以来天子有事乎郊祀冠通天冠束白假帶方心曲領猶存乎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下至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子父母具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緇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青子衿殆學者之常服云

鸞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逵夫出示玉刀長二尺許鋒首斜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扣之聲清越以長其柎容握末有環背通刻枧敫狀端有竅圜徹陳曰乱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於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鸞刀也其端之圜竅蓋用繫鸞未所施環即着和耳傳曰鋒有鸞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端有鈴取其奏刀中節聲和而後

断環有和取其断非和則剬和非断則牽天以秋肅
物和之以允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齊鸞刀以和
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又曰鸞刀
以刲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
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
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
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者非一
劖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至於去質從華
亦由近代用金玉為匜爵代越席以皐比也恐未盡
惟彥伯太傅詳覽

涿州移置跋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覲来涿因拜謁孔子清廟
竝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
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曆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
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
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
南控鄭城百里而遥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来中
閒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
池之利周廣磅礴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
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
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
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
而廣大之今市中隅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
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来幽涿閒盖十年于兹
嘗以隅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
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
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
事君子以俟更攷云

締觀説

吾鄉黄冠師房公鵻鳩尾皃古而心通讀儒書嘗営
治嘗作吴殿於棣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李武
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㩜顛方納栱翼梁為事
其枘鑿縫縮有略不相訝者衆工争左右睨材分繩
墨曰不少縿即緪驅鎚按呼號半空殭以力相下良
久終無奈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
東北嚮率弭耳受教于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
士傴僂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頭略不一
仰睐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
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物換者
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㪘衆材𣂔然作聲若相
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於旁曰
此始謀畫宫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
中廼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
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
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
錯繆冠屨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
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乎作

絺觀說

屛雜說

嗚呼雜之爲學其害道也甚矣麴蘖雜醴齊爲弗醇烹飪雜鼎羹爲之變味宮商雜音奏爲之淈滯君子之所不取而不由也況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弍其行言則叢脞而昧于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于文章翰墨一掾于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可名乎謂爲道尤判然離而贅且遠矣故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傳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恥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盖聖賢爲學必務其大者而使小者從焉其所以務之爲者明理致知收放心格庶物而已四者旣主存于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

言日至于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雄而長之捷而獨之者哉况納之以禮詳之以說爲之澄渟于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藏曝書得雜文百餘帙眠而視之皆予稚歲所閱習多曲學小道發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兩漢而下學無師傳安宅曠而弗居正岐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乎使吾老而困困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于枝而害其大之爲也於是命兒子輩屛而絕之叛爲三夾束置高閣且誓之曰今而后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同而特達者或鮮吾今是舉正以已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不忍以惧我于前者而又悞汝等于其后也天其或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沂流探源採剝其華實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齊家推而及于物將見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爲哉小子其服之無斁作屛雜說

荅客問

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旣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予抵燕視其有不可而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爲所信也如此作荅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耿澗而問者曰子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謂趣裝有期及挽其輪而脫其轄者何也方今

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渴於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錄效寸長者靡弃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略而不及其他士或幸布進無資涯名不登於仕版何得挂銓曹之齒牙于今幸蒙見招未爲不遇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爲澤及黔庶曾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充班資尚卑重有所覬其行遲遲予仰而歎俛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儕予方以再命而傴僂尚敢以銳進而爲期也客曰豈子欲信猶屈道行未隆甘於泥蟠以固其窮窘然閒聖哲席有不暖援溺拯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汚盖有不爲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

錢環於天下雖遑遑於救世亦觀時而取捨予且何
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豈年近耳順歲月向邁
心智雖強膂力弗逮曰若不肖齒髮雖微未為衰暮
顧嘗攬轡外臺峨冠憲府從事有年文服頗素其責固
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黽勉盡瘁不
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其月則去五亍亦知力之
有所不及蓋嘗以明時可惜憤功業之不顯著也客
曰伊懷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二之不覩投會是機進
退餘裕付其不可即以佗務尚不失鄙鄙之故步不
猶愈於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兎耶乃若而然客轉
談之惧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其行或否理之所當喻
也若顧量可否以致圖爲擧是先以不誠自將上歟

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巳故是又義之不敢興也客曰
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三道
出處為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久可速其行
其止蓋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既欲
推挽扶之使前是注洋徑涉趣入於無涯之淵設若
有為徒勞勉强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然
此吾之所以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為可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其然即徵
果其可之與會客何勞於勸懲吾年雖耄曰顧樂餘
尚或堪於一行客唯而退於是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意蠱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
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孰與制私無以勝其說
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彼之者鮮克自
勉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
惡者愛之者欲其生惜之者即其艷口溢金蘭心包
鬼蜮譁其歲巳射其形亟為防巳螫其毒矣輕則嚲
昝背憎浸潤膚受妄生事端橫造異議忘我大德利
彼小私傾良惠姦傷公害義認為愉人坐擅形勢苟
浚之爲畏者不自返而縮徒恚夫此胡為而致焉思
其猜陸藉勢按畀使恩讎兩明以泄其忿懥恐非君
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於天倫者
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棄也又讀小雅何人
斯篇彼暴之譖蘇公也至獲戾失職亦云極矣略不

見聲色於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
是至好歌忠告反以不忍處絕為言其亦審夫天倫
為重狂為小人之為也靜言思之大有媿予心者予
雖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於我者但不
薄矣將謗曰禦莫必須重茲弭謗莫若自修大寧常
情之所未免者其爽有十處巳之不恭也御物之不
誠也嫌與疑不擇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巳長格物
或以剽義沽名或出戲言犯衆或恃口給陵人責人
太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
自而生我而復守之以敬慎將之以忠厚以蘇公之
心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於上力易斯弊
上以掊儉人之非心下以珍讒口之悶極建中于民

歸之以厚俾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衷而發之如此我之所謂疢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誇者亦無幾其火熄矣作誇解

對魯公問（俊拂云思保歲寒之節徇国家之難尔）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盖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覬一言有補於國至於老不退休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之義況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亂政公復以正言折之既憎公直重忤杞意至遜辭為謝終不必辭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慨也于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揣嘘虎口意者此之使

杞姦計媒孼其罪啣寃入地竄譎而不可明是不若殺忠蹈義明死於使華之命尚或摧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乱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於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言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国家之元氣世當碩護勸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閑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事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況唐人之於致政初無定躰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日料皓公羽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之凍餓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茲焉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永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餘羊十萬數未充而被斥盖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貫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一歲其於慶弔賓客差徭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之復欲終日望望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闕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趍於衰微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秖有以勤儉律彼使攝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勤焉又曰生則在勤勤則不匱儉為德恭侈惡之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逖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艱難者鮮不忽而畧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遠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已之窘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晦齋張公（諱德輝字耀卿以河東宣撫使）自外北歸

[illegible]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
為贄拜二公於賓舘同志畱贊在焉先生略和所學
書見顏閒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
憑几東嚮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賞即
其後筆以數語擿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
工拙音韻叶尤功致懈每篇終不肖跽授教拜拜
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屬聲
呆蒙茆塞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
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
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
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
化而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為微塵其柄用有

如此者況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昧等其勗哉毋替
坐客四悚有惆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既而鼓動
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
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胠篋取一編書皆金
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恆其音節句讀不忒顧
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
可令吾姪從予偕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
罔隕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恩顧若耳何
幸之如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
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
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
公以臨民處己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
長久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當常若在朝野時
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
鹿菴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沾虛聲今天下之通患
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尔多福況人事乎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
之二人對弈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
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
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其後謁晉萬奴耒尹亦請訓
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純直頗諳事儻有所

疑當與可否至於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illegible]每
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頓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
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二老
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逆者因特
書云且寓夫強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
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
諸外通乎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
中脘疾二十年間九三舉發初得於燕也醫衣以玄
胡劑療之法既綫再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寶名
者攻其中堅瞑眩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

敵未退而復生二敵物雖去而泄不止乎類然而卧
力不勝而氣已憊矣間日而氣始平其作於邪也陳
氏亦以類趙劑者投之而為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
蹶動感似輕而痛則一上閼於中州旁刺於兩脅後
延於脊實撞搪衝拉頭岑岑而氣翕翕求少寐以休
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採藥之粒如者曰朱砂
圓下之乎顧其劑微於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
為第下嚥覺腸間少鳴而微痢則痛隨止矣已而果
然繼以厚朴湯調之怳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
風也師寤日高三丈許乎體中已平曾洪之不復作
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巔而學博識明而
善斷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嘗曰人具
五行稟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
而證實有異者苟以一槩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
之壞者往往濟而獲安昔霍嫖姚行師少與多勝正
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且乎於
器之亦然作醫說以貽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世胄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
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
交游調息解紛空歷楚豪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
識名馬善年羽知常通變談笑一世翩翩為佳公子
也如遺山先生一代宗公雖泛愛無間鑑賞之作初
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銘其德曰吾弟復有
篇贈稱[illegible]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
希之名軒藉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子既冠
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識采曰寅谿之遺書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為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涕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允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肯錄於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其之孫也則其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翊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蹴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資非所望於汝曹也
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丈秋澗老人書界姪阿
宜其聽之毋怠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來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迺知王氏自遠祖已來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
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録
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
見知於清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蚤世
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
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顯錫於爾
曾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
子方保持門户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憂而恭柔而立
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發
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
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乗合剌思
恴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其實望君於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稔共事既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蒞政多中事宜殆與羣聞無異
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族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謚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翰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兑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鷙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彛訏猷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廼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達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帥萬户甚率諸弟
相過鴈行玉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撥雲遮礪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叙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斁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
月十一日予自河獬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予曰人之生世貴
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之可用之資虎豹材
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秉服耕播性馴押大有
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犄犆犅犪吾支
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騂德駼德騋德驥雖然牛
不篤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
不學習至跅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
乎其才學與將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
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温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美也温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桑閭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職畀之將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载拜而請曰初屑字仲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解則所既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辞懇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守心胷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興其殆庶幾之歎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恣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之實克己復禮膺焉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懷既有物而且有則矣傳曰廿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礼苟無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温粹樂善而克恭者焉故敬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者欲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而蘊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信將見名實兩得禮容偘偘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謀帥豈惟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屑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壁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詔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儁以崇特望主安定簿張楚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聆味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繼集賢翰林兩院題讃俾昭盖代亦来叙哀徵辞言念勳德辭情悽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怙特養於外家谷氏予然以孫童子從許公受學氣皃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督俾趍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能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其說迺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子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礱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實權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榖植之下而収任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斁二年丙申重九日叙說

儒用耕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右士爲最貴三者自食其力能儤所守特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爲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爲治平之具也固不爲稼執樂育之君不思庸執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阨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邅邅於下而可弔者也幸有達茹爲引用爲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有爲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特不見其所用爲無用也一爲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無用槩有用悉爲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巳來鴻儒碩德濟之爲用者多矣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猷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弼諧贊襄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爲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爲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還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猶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强而爲者後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之於下是寂有國者之所當爲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爲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及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國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舉科而肆求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感於中

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擴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僞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爲圄不可入削木爲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辞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須持大縣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坊責退黜吏之爲役賤巳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歎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惜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詈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獨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僥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

只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願而主書重
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紛藉
藉悉出於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
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户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
也人烏得不榮而趨之耶閒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
州而吏負由吏負而都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
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
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於而政以今觀之其可
御而備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
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
道初不若此紛紜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
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與革之哉作吏部篇

田訟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訟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敝
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經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
以兵農勢異兩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
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
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護吏而將挈吏脉
賄而與奪寺牽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兩造而克荷
者情裁聽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往
往迫於形勢顧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恍悻者覩
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詭冐牧簽奪所不至甚者
據衆益巳閧一方之訟必彼優而後巳以致爭矣抑
淵之氣鬱積於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弱者所

先若欲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往正於
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礼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
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棄所爭為閒田自是
歸周者四十余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
孔子曰能以礼讓為国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
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兩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
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知教與法俱至闕然者爭民不
險而訟也又難矣施於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
一其政立其法干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
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必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黄石公說

秦焚李斯之說燔書阬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
士醜厥德而恥食其粟者多矣如盖公盧敖倉海若
商山皓皆是也若黄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
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炎劉將奮非良無以輔
成漢業雖然頗狙擊呂政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
為盖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擧耳又一旦相值
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擾其
可教特重夫師道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杖弟子之職非有儻流可怪
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
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
所授教而巳使是公果有其石哉巳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劍跡韜光今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闕
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謦抑之道殆黃
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胡自托於荒丘礫确而爲是
係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爲秦隱君子
可無疑矣亟祠東里許有阜曰黄山下有孔穴其巔
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尤爲不經云至元
甲申歲夏五月余覆変祠下頫瞻山川慨焉興感書
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潁也勁而莫爲蜀楚之毫㚈淼之毳也
柔而易爲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
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已來輔臣相業述調元
事鑑筆爲日課賓閒中一樂机格閒燕楚之材皆具
柔和者易於得字腕不知勞也勁捷者艱於如意手
指既据致牵其臂而爲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綠布畫
愈精頑楚産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
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顓事權判
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楊敞使之充位而已
㝉終不闘讜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
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
不意能尒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
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
己爲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
也

龜虵說

己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虵見于太乙宮之書
院鍊師范君弄拜以禎祥來請予爲之說曰虵龜在
所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蟠蹣蜿蜒並出而偕行此
又觀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衷甲以自杜靈虵
挺毒以螫人故古者師旂圖形旟旐用先啓行加招
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
一師奉 命戡斗猶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
際堅勁奮怒俾禦侮鑿暴陰爲之祥邪然裡于彼而
見於將錄所在者豈舜法從出昭其數之本邪不然
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灵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
增光舊物𡖖爲有開之先兆邪吾不得而祥也作龜
虵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鈇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
刀劒或欲之雖千金不惜聞余名甚喜通謁來拜予
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壯歲亦以論文
說劒爲喜今雖耄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劒器雄
雙雌綬者數品至有所求聞而未見者若歆吐辭趙
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悲請曰星之表字走
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
斗不可以挹酒粲然經綸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
下沈紫氣上燭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囹之下嗚呼
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沐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明者要之生而開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嗣𢴤米君燕産世為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為善嘗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發無異議中外称其善良乎過劇痛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閭閭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致隨也內不先開美何為而叢故字之曰英甫兼汝年方壯功名彝未若能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矣切成訓夫閭之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庚寅九月十二日書於南劍廨事

孫鞬郎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孫鞬將生之夕総戎晉人杜侯以竹鞬五十遺余侯甫去而鞬生其開先發𤸃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者昭昭矣今生十有八歲安妍靜學習頗嫺方訓名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符名之而以君貢字焉亦因鑽命鯉之義迺告之曰雲夢之竹天下之美材其來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備夫射宫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矢必須辯陰陽相博功矯揉以端其紆縷文彩以煥其羽苦堅毓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捷鵠不然雖公佗養由之技且將不吾取矣於戲苟王氏由豊而士嗣志讀書迨於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以望於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於外不使一毫怠堕之氣設於而身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先世之業小子苟其服之毋斁至元壬辰秋九月十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狄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銘題示

訓汝諄諄意奇文見迺翁洞堅戚可大棲鵠體須中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邊近劾羽夾看摩空

紫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懸然富而好禮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尠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生雖治産時逐贏心遂大貪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為人志明而氣鋭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頗亦事不肯屑屑出入後通都大邑居奇貨會贏羡捭脾於閩朱猗頓間千金之産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麾菴顯軒二大老愛其疏通知変皆欽與其進遂資籍子仲先為時聞人故好事之名高出行輩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虚日家則藏書有閣圃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醸名酒客至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欲𡙇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蟬覔有

孫善繼而克荷嶽時繇喜朋簪四盍兒孫滿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全集何其秉之厚樂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押因舉曾有慶譜子仲曰若迺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較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爲何如曰謹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時瞻喬木禮高年使諸雲綯彩爛焉盈門是將望於君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肇以爲贈歲壬辰至元廿九年發端曰書

劈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臧之刃滿六寸頸下罨齟齬之中堅學二寸強龍首呀吻齧于口作兩段吞咎腦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蟠螭冒其端下以玉束瑁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瑕可稱神兵寶肅真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戮之以就列示威以昭行而已今則天子正何朝會命兒執中立以劈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隋李唐因之有不能發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於二代間邪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孝成以優游不斷漢鼎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克平是既繡於裳繪於衮織于冕畫于黼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古之人納君於正去邪勿疑留德成於物以將其果毅者俾無或忽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閱寶惜御史商琥修撰覢必後觀於侍儀法物庫偶憶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干玉戚詩今日遇與神物會遇所謂嘗慭將至有開必先若也作劈正斧辯

王氏冬藏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於其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遂其啓人意若中有所借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動而有為也傳不云乎君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則何以哉况莽莽而來我悠悠而過心放而不思其求學雖而不至於殺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我知時不吾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收放豚以入其笠弁吾雖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所以端吾體於中史則所以驗吾用於外旦為久之所不能久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思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醻酢乎事變之來若知斷而已矣至於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忌之氣過分之思合恰徇情徼逐挑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之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儆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也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違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歟予寧求是心渾然無間於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夾持動與靜交相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易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止不終已而須其所止若

蓋成於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藏之所以作也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朔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歌酒自娛既耄雖不復而倚徜獨至每興來輙持空拍令門人劉生放聲長歌以導歎韻或不如指先生以己之所得教之遂執其手而高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晚而後已公亦蘇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第偶及分付歌節信主士達仍為發此冲冲然殊有所適昔孔宣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劉蒼聲樂書之士夫皆有音學由是而觀歌之為藝亦未可人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繼得一拜屢恭及過元氏先生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容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寧劉之鄙君相值於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郎之文采風流不無踢躡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為之辭曰我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繼如貫獻曰已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體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換上出高乃天之中心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家則其法焉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文稱停不偏矣人出於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理者仁義禮智之謂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其斯之謂歟於是述中說至元戊子端午日兩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孫虛取名非本志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之所得絕與衆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革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克陷扶助說其胚胎截長補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靜得壽耆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異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業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與吏郎令大運見在乙巳巳中閣戊人皆以破罰者戊也然戊居巳若無力不妨姬曰不然只為戊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旺何則日君丁卯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卻為卯相刑尅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戊土建旺即成涯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戊旅寓於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嘿關歲巳丑用神戊辰皆土 恐郤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上下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

初傳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綱中間所有動靜不涉虛妄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魁氣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綱即斗之標係從而賛轄者也謂如杓有柄用柄自然來隨將來所應多是武秩文用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其事可驗門下自未占決無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不妄也幸切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也因念遠凶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喜諛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中無敵志一聽於卜神亦不為之占矣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臆而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蹴釋一時之隕穫耳

苟非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抑憤聱俗虛高務悅之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云者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於衆人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革說

予嘗侍坐於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撥措之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革乎工人揮沙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爍烈之氣焉而就器彼樣慶之圓方文章之綴審碩曼縲縷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克肅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鎔也猶氣之氤於範圍間也彼爆爆融融揚彩委質既為之氣盖有無不　者所謂氣　不周者是也予以曉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間不敢質其所從來後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數言甚覼縷也以今思之為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少不人下而於世每奇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盖先說欲學者紬繹其道責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欲澄治粗厲併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於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錄前言述從革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辞特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舜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辞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隱括就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辞有澁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為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聱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illegible]其幽先以成噩噩灝灝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詞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辞為言然不破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於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叙說

尊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盖周之亂商僖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蕩板板而周禮盡在於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所壽歸忠亦書終以秦晉繼之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上殷周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殷後又嘗斯友之主耶等樂歌皆成湯高宗臧烈其聲其靈赫赫濯濯如此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於大師可忽而不錄仍附于後以終其弦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郊藪與天地氣應故幽則神和於上明則物和於野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明皇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隨首振鬣銜杯上進應樂節不差況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流信及咸若有自然而然者乎故曰獸之率舞蓋實有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雹說

陶晉鄉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雹為災其大如杯拳桑棗戕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也唯其弗和致有此異盖陰沴乖戾之氣從中脅而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陰搏陽而奮木適與值遂突而出之耳氣盛物微吹而去之氣散自墜于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畝吹駕大耕於塵坌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雹山有水不藏藏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一歲之痛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雨(雹山行見大本)忽拔至闘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麟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歟且以已況之攻苦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積列士行否者將何所冀哉故往往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從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贏最安之微者尚能負蝮蛉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況人乎彼或不賢為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之方果難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俗人無有不變之資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者至此曰當愧恥無地心憤口悱勉立志鄙人十之己百之人百之己千之若猶不及為心又使昏惰之氣不設於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四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

無成不我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爲是則賢不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爲過矣又父兄不能久視長在一旦喪謝覩彼之子孫若是之高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曰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息而悒悒於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所立尙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母之心天下一也况其所業未就學垂得而不自强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爲父母者安得其心不似困者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尙鼎彝鍾鼎彝鍾往往僞出古而真者莫錢若也洵薄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若改之譜

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諍之以爲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爲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斁安知無拔茂拭策踵門而來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筆硯在机偶爲書之覺體中不佳拂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賣兔說

伊川先生見賣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氳一氣中來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二者之氣耳見兔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顯著者焉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毋病章朝遣尙醫往治愈之獻名馬曲謝一曰進御以試良德即旋焉上忽命太僕驅去窮曰力斃之未夕往返馳五百餘里歸望天廐根顯長鳴若無事然自是以一胄當御今觀此二馬毛骼駿異黃門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耶嗚呼爲臣猶也食三品爲豆直立內仗一鳴則黜之矣其或撰非爲心取媚於上以速見知者非馬之德也然則馬之爲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服萬物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義也作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來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方氣鋭方飛聲騰仕以調護理務爲事何以稼爲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耶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耶豈仕不爲貧動久而思其靜耶曰崔氏世居茌平縛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歡謝人事郊居者數月冲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績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畯之至喜及夫多稼其如蘋々彌望奄觀銍川偃然觀求墉之積庶豈年之歌動高廩之詠田畢歸

熈物情交暢以已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若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迷大易知進而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艾服官政進進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已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郎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嚴劳孫問學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質頗篤厚次則佀俊輕俊然奉若父命周旋惟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廼告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劣就為敎誡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厚者必濟之以才華所以彬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倫其材德也故次者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焉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偏勝涵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域他日立身行已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佩服之毋斁

祁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楊被夫求名字其四子予謂為善好學積累能久則協氣感發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汇潴一旦渙溢騰而為雨露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祁氏子誠能勉力進脩則於[redacted]志成矣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命意焉澤字潤甫[redacted]淵字濟甫[redacted]源字湜甫[redacted]濬字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毋忽

王從事季明子說

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
李　之[redacted]之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其子詢夫
小　涉　即其命意以達偕易之因求訓誨題
祖少從西菴楊叅政
搢紳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竟
矣　不偶優游常調然在相衛故家閭屈指
可數若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脩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　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毋斁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入文殊東院主僧璽示予木鑿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執作曰汝南監郡石抹君　也為人端整白晳辭語𡊮隱有章天性機巧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僧印未講言辭容止與向間眇合
資何出之晚耶答曰叔父國用從
四年母老侍疾持服　年茲甘家
觀先上國而名字未立　何以稱呼
先生顧卽爲之訓誨曰勉夫志之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雖鏤刻畫特
志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
聊先世之業迺所以望於吾子也其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眞定五路萬户府參議兼領衛州事王公行狀

曾祖諱某　祖諱某

父諱某

滄州某里王某六十三狀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循吏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序循吏黄霸召信臣諸人曰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廪廪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旣肆乎循政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孝義著稱鄉里公少穎悟不凡業儒學蔚然見頭角故大父臨終嘆曰王氏之宗善積有素嗣續弗絶必矣然起吾門者在此子也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違濟艱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正大末京城戒嚴北面元帥府以材幹辟公授帥府經歷官積勞遷明威將軍陳州防禦判官適尚書大丞相政總兵民撫鎭河朔開幕府舉良能拔弘父兄之業用爲者起公參議幕府事公遂悉心畢力知無不爲故得感同風雲合若符契國朝有事東南城攻野戰餘二十年公參贊戎幄應變機權無戰無之以至冒矢石輸忠力作士氣雖一時輔佐有不克負荷者初王師次安陸負險之民盤結山谷間保衆完固艱於力取公慨

然以降集請行時人危之既抵壁宣示恩信喻以禍
福竟招降而全活之歲丙申冬
天兵次光州時餉道不繼主帥命公率十餘人乘桄
入焦湖督運中流遇賊甚劇衆怖亂桄傾身没於水
者半公獨神色益壯持兵殊死戰賊潰護所運以[illegible]
軍士賴之大振遂取光州凱還丞相嘉公伐謀制勝
之略遂留公居守公遂[illegible]附安反側市肆不易按堵
如故幾於一載及策勳盟府主帥累公之績以聞
朝廷褒寵之而後奉命北覲通名於
天朝者數矣每以生民休戚軍國利病爲已任而風
雪沍寒往返之勞略不之卹也予今良法善政守而
不失者多公所請云辛亥秋七月

先皇帝即位正封邑錫勳舊復以没所共獲新中山
陽六縣户之地書大封丞相若古采地然昭其功也時
朝廷以汴洛荆徐畀丞相經畧之以衛之人爲憂且
曰衛當四達之衝民疲事劇非得二千石[illegible]良者無
以劇夷積弊涵養瘡痛也既難其人特命公領其事
公下車以來敬以奉上恭以執事巨細不遺知所後
先哀民之困於繭絲也均徭平賦以畜其力痛政之
極於汚染也治官汰吏以清其源并容細民不擾市
肆懋遷有無以通舟車撻堤防以捍水災課農桑以
抑游手尊王人則修飾館舍免病涉則平治橋梁勵
薄俗扶善良禮賢俊贍貧乏行郛郭廣居屋通商惠
工興滯補弊民不見吏而無吠警之虞士格防恥咸

有聞知之懼蓋公之治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未至
嚴而已衛自亂餘以來民耕植居郡東者多而泉水
自鄘城而下崖岸平流駛如掌上稍東復與淇水合
秋霖時至涇流之大南際黃金堤田廬爲之一空公
爲堤黑蕩陂以禦之遂絶横潰之患清水出山陽白
鹿嵬公乃度原隰創溝澮溉田余數百頃其興起洪
利如此朝歌介邶鄘之間地迫山麓灌莽極目盜闢
出没越人於貨行者苦之公乃建議於漕臺周侯德
南州而縣之驛亭軒豁頓丘於是淵藪之患息驛騎
之力紓焉而德之波及鄉土者又如此既而丞相材
公之爲酬公之功以其子凌充同知衛州節度使事
遂有撫卹軍民均平差役勸課農桑裁決詞訟治劾

極多之論誠以八年之間熙熙然而春郁乎其文樂國
多士之風還舊觀矣己亥春例上計行臺恒侍苛猛
公不忍甫息之民横被侵暴遂乃道巴峽抵忠渝哀
鳴相府中有以彌綸之也雖獲所請竟以憂勞致疾
東歸以是年冬十月廿日卒於魏縣之斜披里春秋
六十有三越十一月葬於汲縣王尚村之西原送喪
者餘萬人攀號相與凝慕不已其貴官名士若開闔
左丞姚司農張左轄祭卿王仲禮宣撫張子敬耆德
孫元輔段季昌咸遠道致祭衛人思之如戴父母明
年相與起祠宇立遺像植豐碑壽遺愛歲時香火之
奉其嚴如生公資明良安雅德量無涯涘風鑒表表
口不出臧否飾吏以儒外彪中弸慈祥愷悌喜愠不

形於色務明大體悃愊無華持論深長操守匪石其待人御物純以至誠感發人心諄諄訓導若嚴師慈父有銘骨不能忘者初京城陷圍友人某以罪逮捕拯公爲舍匿之竟以獲免篤制後單雲甫肥遯鄉邑聞公之典衛也幡然來歸爲治堂黌拯宿權選子弟之關敏者從而師之自是鄉之文風尤稱烱興又曹取齋通甫由趙來依疽發背自病至終公躬拯殯送曲盡友義其歿後元遺山槪稱一代士林之宗愛纂高義乃有今而後寒士知所歸之歎每自公退食盤饌稍盛必撤去之曰無暴殄天物及宴棠賓客供具豐腆[illegible]愈厚曰儉於人則不可也餘暇則閱書史後文士晚年尤喜作詩歌詠風流不知老之將至至雄

章傑句間見層出兼善尺牘行書嘗謂下客王惲曰吾少業儒以時艱罔卒所志然胷中錯餘之氣勃勃然日新矣其好學又如此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因訓之曰我不願若富貴能儒素起家辦盛饘粥生養死葬足矣故於諸生獎藉作成爲尤至所交皆天下豪傑其推賢讓能而外諸公者如中山楊西菴盧龍盧叔賢河南鄭子周陽夏董端卿皆一時材大夫也公之殁丞相墓祭而哭之曰昔公勤勞我家三十餘年事無巨細咸仰決焉豈其天奪之速而至於斯俾予煢煢然在疚至有失目折肱之喻哀號之聲感動左右其爲賢主人所惜如此不可謂不遇也不可謂不達也故論者評公之惠愛類鄭子産忠貞類漢王常

智周事悉類蕭令緯權[redacted]望雅事　　之其樂於爲善之心又如飢渴之於飲食也苟推而行之天下其功烈豈止是哉夫人姓陳氏齊[redacted]安人生子男一人諱復少負鑒裁　於閭母通達政體用丞相[redacted]廷爲宣授衛輝路同總管事其[redacted]綸章論之曰故恭議王顥之才行相輔政愆中行俾治衛輝民安事辦今子復良有父風以繼述之韋考之誠無媿負矣孫二人曰季山曰鐵山女孫一人曰幼安嗚呼公生平事業智名勇功囊括無迹恐無類之辭不足發越盛德之萬一敢以區區聞見猶任輿訟之責者勉爲具述旣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焉中統三年秋九月廿有九日門下王某謹狀

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

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錄青光祿大夫濟自唐季來隸于衛曾祖奕山舉茂材祖渤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度師其仲子也師爲人英偉有目疾秀豐下美鬚髯三歲識字六歲能書授心教法儼然注蕭門二葉之望金正隆間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設教上動人主所在翕然從風韓氏奉族清修師母閭无極信心深入法海旣孕苦病父請禱於真人真人曰汝母夫素植善根當產異人且昭陽報然將來必佐吾法門可服吾丹書以安胎息又之母感異夢既寤師生[illegible]閒之氣靄如也

纔免犧留養道宮受度為道士後先訓也再命而受
清虛大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於
萬壽丈室師縗絰哀感如喪考妣於是相宅兆具葬
儀及殯瑩整有法綱而不紊觀者咸嗟異之時師甫
滿十祀耳既空師乃陳寶籙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
代嗣事諭衆有門弟子華道省劉道圓等思有以大
厭衆心稽首求頌且問師宅生云何賢聖師即走筆
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忉忉詢吾為誰
只是從來太一無邊譽服歸心焉九年朝廷欽其行
異勑立萬壽額碑於本觀是后聲教大振門徒增盛
東漸于海矣初真人謂靈章寶籙率天神持護道命
起臺中央上為壇屋鐵作户牖屏翳神靈游君有以

安安之師乃擴充真訓尊光圖籙締構層閣制極壯
麗揭以靈章寶籙之名歲時醮祭為衆生進階之地
後建朝元觀為祖師攢存道場仍植豐碑表揚景行
不數寒暑内外修治輪奐中度師直以德教感化曾
聲色不動門人子來如趨父事十一年時師殆十有
四歲門人鉅鹿李悟真者造請何為仙道師曰做仙
佛不難只依一弱字便是爾曰弱者道之用也悟真
既投旨辭還師曰可速還汝當遷矣明年李不疾而
逝殯七日形色如生及殯舉棺殘如開視之從中一
曰錫飛去餘衣衾而已衆始悟師旨當遷者即仙也
其慧悟如此一日師曳杖逍遥謂左右曰吾且夕欲
馳四方可趣治行裝已而世宗詔求海内名僧宗主

天長觀事師遂齎默應詔不闕月户外之屨滿矣師
密削疏聚精以備指乏既而秋旱京師物湧貴提點
陳公者攝化鐵内師曰君休矣吾已辦之或者疑焉
不數日陸華川舟至傳於門下衆服其幾沉物先德
悟而化時大定十四年也明年春辭還鄉里后四年
復住趙之太清觀適境内大旱衆禱雨於師曰今蘊
氣隆盛願垂慈請命上帝師曰若等宜先竭誠徧走
羣祠不應當以吾法行之越三日不雨師乃書飛雷
挾旱符一道張符九上復呪法水數石令州將已下
人酌水沃符旱雨即來矣行未竟雷電雨且尺歲賴
以熟迄今趙人能道其事其二年興陵夢師冠履上
謁殆思之遂徵至内殿問以攝生之道對曰虛會精

氣以清虛自守此野人之事今朝廷清明
陛下當允執中道恭己無為而已聖躬為之與[illegible]及
遊龍錫甚渥廿六年秋師忽思棲真嚴峦固辭請扁
道宗曰吾門衆萬數試經具戒者完頰志寧主志冲
而已然志冲特純精藥噤可屬後事遂設大醮告福
廟昇之傳代秘籙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及錄所付法
具去有德輪德天孰可敬慎之教之求保教基君無
何棄几蓐謝去或問安所之曰吾將遍禮名山與心
君作天遊耳遂去後不知所終師風儀蕭爽德字沖
粹博學善文辭動輒數百言與四方賢大夫游談
玄論道造極精妙書畫嬌嬌有魏晋間風格嘗自題
畫讚來自無中來去復空中去來去總一般要識其

閭路其明達又如此生平好振施養老卹孤近百人人以鏹伍千月給爲率死乃已貧者喪不能舉衣被棺槨爲俱具之至於持行法籙捕逐鬼物風聲肅肅除治户庭間殆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誠貫達幽顯降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師之玄孫某以貞常温裕爲五代人天之師服膺先訓追遠盛德心藏不忘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禮葬衣冠於祖塋之側今

皇帝登極之三祀光崇玄化貞常師以祖德範圍請謚於朝追贈嗣教重明真人噫道家者流其術因以多矣而太一之法轉行世教有不可勝言者其爲靈幽秘變化叵測通徹神明之功幾於上下天地把握陰陽者矣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傳而至推廣悉備若真一人弘衍傳大繼志述事之善者也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官王惲狀

故金吾衛上將軍景州節度使賈公行狀

曾祖鑑　祖璋

父政

公諱德字克仁姓賈氏景州蓚縣從教鄉劉卿里人其系緒見學官王鼎所撰衍慶碑賈氏前宋時出行管都團練使用威府君之後曾祖鑑志操高潔恥襲蔭不仕家素饒財以周急賑乏爲事祖璋性勤儉專事農務故貲益雄鄉里父政事親孝勵昆弟間無間言宗族以純至稱生二子長曰晉卑次即公資秀穎在垂髫時舉止如成人禮既冠慷慨有遠志樂施予不屑屑拘小節輩與鄉人處事談辯雄偉無出其右衆屬目異焉曰興賈門者必此子也自是事有疑牽質成於公貞祐初燕不能都德陵南幸亦群盜蜂起河朔在異部滋甚頭囟嚣泯兜婚所灼里陌爲蕭條公慨嘆攬首曰大丈夫生世不能除暴亂建勲名于時掇取富貴載名兩間寧無愧怍群俠少壯其言恃其勇往往依附爲用州將材公爲且知衆素所推服自白衣署公爲故城縣丞專徼巡事於是設方略剪棋抹破機牙擒捕招諭不數月寇難盪平暴[illegible]

國兵入中夏太師國王營屯彌亘原野聲勢火烈震撼河岳元州將某舉城降無幾宋將李益都全乘隙西略甲戌歲州遂爲全所取盡質官屬妻子以東太師聞變赫怒擁盛兵爲屠城之舉公白於州將曰反復除明以力不支故至此况天道人事嚮背皦然詎能以智計免哉不早爲所禍將噬臍額躬詣軍門請命遂間行至深州帳下太師察公忠誠慰諭殊渥許其請闔城賴以全活大師承

制拜公定遠大將軍賜金符提控本州兵馬事丙戌歲大師帶孫郡王南略晉衛明年復東徇魏齊皆從以行其破上黨馬武大名濟南及信安水柵與三齊勁兵闘穆陵歷山下俱獲大功英威勝奕冠諸將列益爲太師郡王所知遷鎮國上將軍節度副使兼右副元帥仍改佩金虎符時江陵齊東寧晉與益都界犬牙相入賊李蛮奴霸主簿者引海寇不時侵軼爲

百姓患公連戰破之東鄙遂安陞授金吾衛上將軍
景州節度使歲丙申以蓨縣東光阜城吳橋故城隸
焉歲丙申　六太子復命以分地所入江陵濟東寧
晉八城俾公總治其事公爲人恬退每物盛爲戒丁
未歲年五十有二即致政閑居日課家僮藝鋤
事澤車馭畋優游田野間人不知爲故侯宿將也至
元十一年甲戌秋七月廿八日以疾終于劉鄉里私
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公臨政剛明有斷僚友間
容辭謙讓急於持吏患以養民卒之畏而愛服而不
猛循循然有古良吏風初州將以甫雖捨攘人心轉
側頗任刑立威所犯有事重而情輕者有情連而力
嚇者公爲扐理營救多所昭雪以從輕議又同列馬

侯子趙君妻男幼女彈壓宋其氏者被虜胥靡營贖
閭公傾橐貲贖而良之其輕財重義類多此生平喪
祭爲尤重嘗謂宗族曰兵荒來上數世墳塋土壞又
早失怙恃其於大葬之禮非竭力盡心罔極之恩何
所圖報遂大治塋域表叙昭穆封植林丘而安而措
禮莫不備復樹豐碑紀世德以見夫祖宗陰積所致
之厚一鄉有光焉性喜修潔衣馬鮮整自少若素宦
然稍涉書傳善左右騎射矢不虛發時輩無與之比
公入秩時往譏從教別墅二貌起田間飛鞚回射獲
焉其精力老不少衰蓋如此夫人高氏蘇氏魏氏劉
氏魏氏以賢配稱夫人梁氏施氏張氏馮氏王氏李
氏亦俱有淑行如夫人者三人楊氏趙氏張氏子男

一十八人曰茂宣授金虎符昭勇大將軍左翼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行淮東左副都元帥府事諡勇忠肆
以良將稱善射蓋家法云曰著前宣差景州管民長
官曰華未仕曰芳樺車弩千戶曰蔚未仕曰英宣差
滄州節度同知性方直有從政才曰仲溫前景州課
稅所長官廉能有幹爲曰毅前河間路諸軍奧魯總
管曰萃前征行千戶曰傳曰蕙未仕曰玉前征行千
戶曰芝未仕曰萬前景州勸農提領曰桃曰仲信曰
進曰璧俱未仕女一人嫡夫人高氏所出適侍衛親
軍千戶張璇男孫四十九茂之子乃禧叉宣授金牌
侍衛親軍千戶重孫一十人兄贊子一人曰榮前景
州奧魯千戶榮之子三人重孫二人嗚呼盛哉十四

年丁丑春元帥嗣侯茂暨弟仲溫介參謀趙君禹卿
提點李綠師子玄來謁予曰先都帥祔葬墓木已拱
比年
國朝方平一江左不肖忝君戎右用是其表見神道
者未即樹立以慰下泉霜露之悽不遑寧處今將託
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敢再拜以事狀爲請遂勉爲
次第之

故蠡州管匠提領史府君行狀

府君諱忠字良臣姓史氏蠡州博野縣孟家里人曾
大父暨祖世在■野俱以伯仲稱父諱成繼業耕稼
善因地利自高祖已降昆弟宣多至府君凡五世同
居藹然以孝義渢一鄉君兒時日脣錢鍾爲戲及長

資純厚與人交不妄言謹身節用致桑土滋殖然頗
慨有顧慮料事多合情得宜里人推其識直凡所疑
滯必諮焉而後行貞祐初
國兵入中夏盡被圍太守鐵哥嬰城自固民懷懍崩
角莫知所屬欲鳥獸散公約衆合謀曰金攜而南委
河朔去州又自顧不暇事勢至此吾輩將安所託正
有畏天順時得全性命為計之上不然何為束手俟
死衆以君素有畫可仰聽焉遂率孟莊鐵千兩河夏
村等老稚百餘人持牛酒詣太師國王行帳投附
王矜其情許焉命公前慰諭者良久且給符約遣各
歸田里尋州破鄰鄉多被屠掠唯孟莊兩河等里得
按堵如故兵後歲飢疫公惻然興感曰家幸贏餘胡
可坐視鄉人轉死溝壑即出蓋藏粟五百餘石計口
而惠之賴安活者甚衆其散而復業者往往力殫具
乏公為假牛畜耒耜暘種有因疾田蕪不克治者公
延侶結義社相救助於是秋穫皆有得家具酒食勞
公以謝其德公曰患難相卹人之常道奚謝為弟比
年來仰荷天休稍即溫飫不以禮道維持羣居雜處
未免侵犯争鬭之事衆對惟君見訓俾終厥惠君鐵
不經見聞遇子弟必申以孝弟父兄則勉以恩愛閭
順而善事者必需之飲食以蓄其良心彼游惰有安
狎于不順者即畏以官府使□懲戒於是田里安集
不知出喪亂之餘而有讓畔敬饁之漸每冬夏設粥
潘於路以濟行人其周急濟物類如此聲稱傳播時

人有數門史氏之目州總匠王公與秀賢其為曰吾
嘗聞居家理可移治於官遂薦于行省劉公署工匠
提領府君感其見知盡心所事於是匠能否均程課
葉簡鮮皆有條次不紊及考工器率堅良精緻且合
時變不為巧盛積料餘數幹局稱又未嘗觴徒工鑿
私以自腴總匠每稱能以勵其餘某年月日以疾終
于家享年八十有五葬孟莊北原先塋之次識者謂
公德純行美効官及物者甚厚其儲梓萃慶不在其
身而子孫將有勃然興者娶同里某氏柔順勤儉克
配公德生二子長曰伯梓次曰伯福幼承訓導俱孝
而友或以襲父職為言伯梓曰吾家世服井畝以孝
悌相傳逮吾先人輕財重義表率一鄉雖遭罹世故
所立挺挺然大先業為有光今于昆弟二人無所肖
似雖守田廬畜薪之責惟罔克是荷弟知勤數習修
隴畎寒耕熱耨濬源培本使先世之澤滂者汪濊溢
溉後人俟其可以起史氏者廼所職耳聞者嘉其志
遂而有所見也及子弼長性謙謹寡言笑頗赫然拒
除甦偉孔武有力年十六七時耕牧田間午憩桑蔭
下父往饁遥觀有女鬼冗其口父大駭趣呼之寤問
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愈若神助遂精習技藝又善
左右騎射趕赴然負干城之氣總匠王公子俞憧闢
使度爾異而妻焉舉於左丞相耶律公一見奇之得
給事省府適考工上新製鐙弩力踰十鈞近臣有言
弼射勇善挽此者即召見試有驗命列名邑從仍賜

白金御驃以壯其勇不一二歲譯語國字皆通習之
嘗奉
旨數軍實于邊營岳祠於雒積簡而敵去壯麗而費
省由是廉幹之稱聞于朝
上知其可用至元己巳命佐帥臣劉整南伐轉戰江
漢間若麇峨眉掀松陽拔樊城下襄陽飛渡大江併
圍維揚率內導先登及論功每在諸將右賚鞍錦服
寵賚殊渥始自漢兵總管授金虎符懷遠大將軍虹
縣加定遠安遠昭勇大將軍淮東大都督改揚州
達魯花赤今由鎮國上將軍進中奉大夫參知政事
行黄州路宣慰使既拜命乃謀於婦翁奉直曰弱自
惟起身壠畝遭際風雲被沐恩遇以汗馬微勞不十

五年間致仕將相其於史氏其榮極矣然蓋祖宗勤
苦洗儉累積仮厚一旦發越於巍焉之身者如是丕
顯可不欽所自哉欲報之德有懸求銘篆著信於後
者論述陰積表樹丘壠而傳不朽庶幾顯揚之道奉
直曰冝矣遂託樞相趙公及闕使王君以事狀
求屬因勉爲次第之中奉大夫之父今年六十母夫
人某氏若于壽皆享有全福叔之子曰輔管軍千户
次曰翊未仕中奉之子曰蠡奴女一人曰燕哥至元
戊寅三月晦日謹狀

太一五祖演化貞常眞人行狀

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仁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
晉里人生有淑質沈默寡言於自幼喜道家之學年
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眞人爲師旦夕給侍
左右進退應對容度詳謹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
戊戌歲受戒爲道士命典符籙科式等事籙文部帙
靈章寶笈仙階顯職稱號廣博師裝緝嚴整銓次詳
明大稱所委壬子歲
聖主居潛邸駐驆嶺上以安車召中和眞人於衛既
至燕見之次薦師才識明敏志行淳和請傳嗣爲五
代祖仍從誓約易姓爲蕭即蒙允可賜號貞常大師
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謝世中和人品道價高脉一
世師嗣挈玄綱以簡重堅索持守成規洞洞屬屬若
恐失墜及其張皇道紀酧酢事宜其應如響由是徒
衆承服聽約束惟謹前人之光曾不少佚時衛大旱守

官致禱于師即書[redacted]太一靈符浸巨盎中鴈呪未畢
雲葉霄合澍雨霑足致德譽日廣上聞於朝己未春
上南巡駐驆淇右重師之請幸所居萬壽宮悵眞仙
之假去喜付界之得人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師數
對誠欵允協
睿意眷顧光寵於爲伊始明年庚申中統建元春正
月命師即本宮設黃籙靜醮冥薦江淮戰歿一切非
命者迎奏際陰風凄凜若有趍赴悽泣之狀秋九月
詔赴闕下
上親諭修祈枝金籙醮筵翼日特
賜號太一演化貞常眞人二年冬
上命禁斗於厚載門親詣祝香仍賚錦紋綾帙四年

秋遣近侍護師頒香岳瀆等祠仍賑濟貧乏至元三
年以京師劉氏宅
賜師爲齋潔待問之所六年春
皇嗣請師禱祀上真用介繁祉受釐之餘遂賚師金
冠錦服玉佩付焉八年蝗蝻爲災
命師即岱宗汾睢設驅屛法供秋乃大熟十年正月
就
上都大安閣演金籙科儀時春寒
賜黒狐裘貂帽各一冬十月奉安真武神位於昭應
新宮禮畢
中宮衣以異製綾道服
大内青宮肇造之初皆

詔師按太一符云據鎮方所十一年特
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
劉秉忠禋六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十五年奉
旨祭七元星君於西府鎮室啓告之初期以風動所
樹旛標爲神君格思之驗既而
儲皇親臨炷香吟風颷至旛影颺颺從官劒佩鏗鏘
肅然爲起敬明日具陳其事
上甚喜越明年以事辭結道壇
命易七元斗位
聖上儲皇以師積年致禱精誠多獲靈應前後
賜與如玉尊像寳粧劒安車龍杖金銀器皿等物不
可殫紀師爰自傳嗣以來奏謚始祖曰太一一悟傳

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
一體道虚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奘
黄明告典禮華縟存殁有榮焉至元三年以重修祖
觀殿宇告成以聞蒙
勑辭臣製碑鋪敘教基具紀本末後奏受保舉師張
善淵真靖大師教門提點監度師高昌齡保真崇德
大師髙弟李全祐觀妙大師范全定希真大師及敎
承
國書護持玄門其弘闡宗教殊爲光顯師以至元十
七年七月廿六日羽化於西堂方丈享年六十
治命令觀妙大師李全祐嗣主法席訃聞
上嗟悼久之

儲皇賻楮幣三十定仍諭中書省給喪儀祖送其年
十月遣使護喪歸葬衛州汲縣四門村祖塋之次師
丰儀秀偉清修有操行謙虚篤實不事表襮混然與
物無忤而胷中風鑒殊皜皜也與人交誠慤有蘊藉
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爲行身之本未嘗露香火餘習
生平問學不斯須離如飢渴之於飲食其易得皇極
三式等書皆通究其理晚節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
涘宜其爲
聖皇挹真風屬祕祀留宿
宫禁參預庭議師素以憂深思遠理或未暢形於顏
色故因方便而需
德澤之寵即詢訪而裨時政之闕横覆道蔭成敷錫

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匠得而評論者謂師雖
方外士其至誠
上感蓋有君臣慶會之契古人無上士學道輔
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師其有焉既寂之二年嗣教眞
人將以師言行請於
朝植碑神門揄揚追報以慰華表歸來之想以不肖
惲與師義同里閈交且欵知師爲頗詳以事狀見託
謹按綱首揚□等所具行實勉爲件右庶幾太史秉
筆者得以採擇焉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中議
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王惲謹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

傳

大元故宣武將軍千户張君家傳

君姓張氏諱思忠字正言盧龍永清人也曾祖衍大
父捷輔世業農金百年來支屬蕃息居不異爨至今
以義門稱燕朔間父諱全資沉粹少以易業起家爲
志大元甲子天兵南略以良家子從軍隸都元帥史
公麾下以武幹見稱凡意料且與公契及公鎮守眞
定得專擢拜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邑宰既而開府
忠武公紹襲闕職首以鎮撫拔君歲壬辰以千夫長
從公略地河南歸德禦堅卒不易拔君鼓勇先士卒
登且以戎鎧辭異爲大帥速不解所識及賞搞以功
讓所善高信由是信拔出行伍致身顯達遂轉戰密
之西山民避兵匿洞窟中往往縱火燻逼君言諸主
帥禁焉賴全活者甚衆其後從戍陽夏開邊屯受成
整暇兵有餘力而民慓風變繼移鎮入御凡百草創
都督史侯皆擬易治一新君依前以鎮撫供職於是
招流撒復田廬治渠堰整屯戍謹斥候成績辦有方
不大聲以色人至以佛張鎮撫目之其慈祥爲可知
丙辰春壽六十有一遘疾終葬之宜舍鄕眞定縣臨
濟里域夫人趙氏後公十九年歿生子六人宣武君
即其長也宣武幼不好弄嘗聚嬉里門能威重自居
指顧群兒不異官府識者已稱其不凡及知學穎悟
不群既長有謀略善騎射大都督一見與語奇之命

日特鈴下屬玉汝之幾冠嗣父職適有事江淮風雲交會之際宣武年少英發夙夜匪懈不遑寢饋氣益厲志益明事益辦時軍府有疑獄久不能決命審鞫之甚不加威而窮姦直枉兩造情露闔府與其明察至於繕城壁建樓櫓使號令精彩一軍增雄籌謀出於上其所以磨益於下者多君之力焉丞相忠武公奏降銀符真授都督府鎮撫至元五年

朝廷命帥會諸道兵攻取襄樊爲上流破竹之舉宣武備列戍行首建戍白議曰淯滄于漢宜亟據要害築堡成使遏宋人泝流以資寇盜不然彼或先之豈惟奪志吾無如之何矣從之分兵壁其會宋人爲梁攙時餉道不繼行省以君有畫能幹即擬充唐州新

野等處提舉糧漕使濟行山岡阜間淺深不常艱於綱運君遂提數堰平水勢隨造江軸車餘千兩兼速陸運復設防戍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爲不乏矣樊城小而堅爲襄之扞蔽省議取之前期其曆冒君率先虓虎賊登中流矢戰不輟丞相伯顏公壯其勇止之以傍宣授行省都鎮撫其職掌大槩上承大帥方畧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關白必因以上達與夫訓練調遣巡邏等事皆所領治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翼鎮撫一負號之曰控手日聽將令於都鎮撫武弁佩刀弭爾於雲麾之下蓋肅如也其倚重漢比羣司馬唐都虞之任君感其知遇誓以捐軀報國至元十年春二月襄州破第功上聞至蒙弓矢錫鞍繡衣之

賜明年秋九月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師次鄂宋人以艨艟鬬艦橫鎖漢面扼之不克前賁君辨之君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可三里許連接一湖湖漲與漢通君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達于湖舳艫蔽江順流而東無復橫草之虞矣大爲丞相嘉賞時主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郢峽天大霧不覺抵壁下彼潛出兵圍之者數匝衆相顧失色君奮頰突擊殺數十人爲解去因建言於相府曰郢據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倚爲犄角宜乘銳先破之俾郢乃孤矣是其策即命君督精甲潛往不移陰拔沙陽石城新城降丙陽而去隨與諸軍併力破夏貴兵於陽邏堡以清江道我師飛渡蔚武鄂矣時

朝廷策諸將始加散秩以功冣授宣武將軍師既東前阻鄱湖風浪君力督水師泮涇而濟其敏捷赴功類如此宋相賈　盡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侯與我師鏖決丞相公命君督諸軍前陣君麾幟揚致師出入行間指授方略意甚暇也一再合而宋人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木即分兵趣瓜步回搆維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君首膺其選丞相公惜不違令將策勝一軍摧充萬夫長聞于朝其爲二相倚重者若爾命未下竟以勤勞致疾以是年夏五月歿金陵之軍幕得年三十有九丞相公聞　爲悼以馬箠擊鞍者云亡孰繼之嘆遣屬將祈祐護其轉歸張君爲人美鬚髯氣量宏事親孝撫諸弟以愛與人交有終始不

一言志盡心所事國爾忘家若饑渴之於飲食其慈
事建功臨機制變志慮出人意表拊循士卒與同甘
苦皆樂為之用故其燕趙勁氣所向披靡摧陷功為
尤多初度江九軍中俘士人為獻者君與求親屬悉
資遣之其或願留依死者事有定一皆縱還鄉里夫
人房氏唐相國梁公裔內助有法配君德良稱先君
沒生子男四人長曰用道嗣君職次用和用康用章
女四人適名族繼室史氏大尉忠武公之次女生女
寧哥孫男四人女孫三人贊曰張氏三世在野純積
既久固所發攸厚若父鎮撫君起壠畝奮棘矜致身
偏裨亦云顯矣其施若猶未也逮君遭乘機運奮發
志勇以投風雲之會惜乎功名垂就不享其報使英
資戍績有爵而未盡者今嗣侯以破靜江討江西通
寇等功進武德將軍行軍總管風姿文雅延譽士大
夫間殊藉藉然蓋將衍夫遺澤而大其世業者耶用
道與內弟　游交甚歎以家傳見屬遂直書其事至
於事削其間以俟夫學春秋者焉

盧龍趙氏家傳

孟脩撰尋壁緝鑽先歎持懇太史王惲通述一傳庶
幾遡川流而遠紹淵源溉根本而敷榮枝葉以袁謝
辭者載請彌堅謹按趙之得姓肇自周穆策造御勞
胙土受氏子孫蟬嫣代有聞人時蒐譜逸蔑克論次
所可知者當唐世遠祖諱少陽生子簡亮亮生元遂
宦游于燕家焉因為盧龍人遂生子思溫字文美資

英果孝勇絕人尚氣任俠五代初燕帥劉仁恭壯其
才武署為偏將晉王存勗來問　公率所部挺身迎
戰目中走矢為兢帥周德威所推晉王聞其驍勇義
而釋之數蒙指蹤遠與梁人戰於華野陷陳深入斬
獲不勝計弟功最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神冊二年為太祖
遣元帥擁大兵來攻城中糧盡援絕公審形勢之
歸察真情之去就遂款附太祖素知其才勇可
寵遇殊渥東代渤海俾將　充都團練使既
餘率敢死士十餘輩突戰先登立拔其城身被重傷
太祖親調藥以傅之武帝即位論緣啟功檢校太
保盧龍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石晉起義并門來求援
命公出師風霜閣掎角之勢磨頓以克濟加特進檢
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事燕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明年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兼侍
中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伯戶仍賜協謀靜
亂翊聖功臣兼密應朔奉聖等道採訪使時方兵後
彫瘵未蘇政舉綱條維寬簡轄臨海軍節度使會
同元年使晉行册禮還擢檢校太師兼侍中進開國公
加食邑伍伯戶二年春有星隕於庭成薄疾以三月
廿日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輟祭膊贈有加贈
太師衛國公葬昌平縣五華山之陽敕集賢大學士
張礪銘其神道公事親孝奉上忠出入行陣三十年
大小百餘戰勳業烜赫身都將相備極人臣之貴而

謙撝自牧退然若無能爲者宜其以功名終始遵祖
祖右述律氏智而忍患召大將妻諭曰我今寡處汝
等豈宜有夫復問諸將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有違
者多殺於木葉山墓隧中公後以事忤右使送木葉
山辭不行曰親寵莫右若何不往曰子幼國疑未能
也廼斷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殺乎昔守正不屈
類如此配太原王氏贈鄭國太夫人繼室清河夫人
張氏陽翟夫人翟氏子十有二人長曰延照永清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事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
章事開國公食邑一千伍百戶賜號推忠奉節毅勇
功臣[illegible]遼東道次曰延昨東京留守
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illegible]

[illegible]曰延卿嬀節臣郛保義功臣大同軍
節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曰延擁供奉
官東西班都點檢曰延威推忠佐命翊贊功臣保靜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illegible]
[illegible]曰延勝飛龍院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曰
延誨保靜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曰延光順義軍節度
使曰延玉彰國軍節度使曰延煦點檢曰延昭同州
兵馬使曰延旭內庫提點女十四人長適泰安州刺
史侍知寶次適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
巨美次適弘農楊氏次適嵎誠奉國翊贊功臣東平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
郡趙國公尚書令判三司使韓德樞次適檢州刺史

張彥英次適彭城劉氏次適左林大將軍張美次適
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判三司韓勳次適清河張氏次適博陵崔氏
其關府太師衛國公第五子特進府君即穆之十二
世祖也葬建州永霸縣白羊峪有乾統七年夫人馬
氏所樹銘幢特進府君生二子曰匡舜左千牛衛大
將軍生子四人曰匡禹臨海軍節度使生八子第七
子爲翰仕至保遂州團練都統使始葬大興穴窩別
墅即肅智皇后賜田也生三子相之生五子第三子
淸生六子第二子公爲嗣兼管內觀察使一子鎔官
鎭國上將軍一子居常驃騎衛上將軍七世並襲遼
世爵相之府君弟進之永豐庫使尚之生子淞絕進

之一子濆寧昌軍節度使贈金吾衛上將軍三子仲
曰公謹龍虎衛上將軍靜江軍節度使四子孟曰興
祥賢而多材仕金海陵世宗兩朝以德望門地致仕
遂顯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左宣徽使太子少傅申
國公封鉅鹿郡王葬良鄉回城劉李里茶家四近今
以趙大王墳目之翰林待制趙樞所撰神道碑在焉
驃騎府君生五子曰柄天姿孝友博學克守世範曰
挺遼星曆術金初任靈臺司正郎曰機留心軒岐書
使精良選充尚醫侍宣宗官至保宜大夫曰梅善值
殖致屋潤積而能散貧乏者多沾其惠興陵因遊畋
宿其家問富而好禮賜銀鎊盤二卿梓榮焉晉監謝
卿鎮涵曰植字景道穆之曾祖也姿情淑有操行力

學務碭所不窺工作詩嘗舉進士不偶輙拂衣去易
名賁隱穴窩別墅教授爲業䊵二里許卽金建春離
宫明昌間道陵春水過闕絃誦聲幸其齋命諷詠壁
間所題詩有折脚鐺中烹白薺打頭屋底看青山者
父之𦾔召至行殿賞其志趣不凡命之以官固辭曰
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樂況
聖明在上容巢由爲外臣可乎道陵益奇之特賜田
十頃復之終身士論烜爀自是不呼姓名皆曰建春
徵君號其鄉曰崇讓尊顯之也終於泰和二年三月
乙丑享年八十五配李氏生子玫司正府君之子曰
侃字和之穆之伯祖儀觀秀偉學識該貫尤長於音
律儀制章宗時用閤閣子第試太常禮樂科中承安

二年登歌甲首由是於禮樂愈覃精爲專門之學矣
積勞自工師副正轉協律郎貞祐播遷禮樂散失不
完命揚禮部雲翼馬太傅千里詳定府君以掌固得
預節文所不備條理之未暢咨其論說補鑄爲多累
官定遠大將軍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金未南
遷校量鐘律獨黄鍾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鍾復倒雖
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
以卜時之治忽中興其不覺乎旣而金亡嘗會飲市
樓樂甫作語所知曰葦有很戾音卽去之果有鬭而
鬬死者其沉機先識如此壬辰北渡隱居鄉里未嘗
一日忘其素業延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爲祀與樂志
辨凡三十卷或譏曰若子所學與時豈不背矣荅曰

文武迭用世道之常今向平治以是備他時求訪之具
聞者歎其貫深而慮遠歲戊戌
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薦府君於
朝攝大樂丞乗傳徧歷四方搜訪前代禮官樂師登
圖集備預制作中統建元以來文物郁然君有力焉壽
八十一卒時己未夏四月廿七日也配金吾李氏一子
守忠正大閒策論進士仕至承德郎管勾尚書省承發
司前君没娶王氏桑氏孫五人秦原圭秀義曾孫繼祖
榮祖興祖顯祖等八人曾女孫十人玄孫男三人保宜
府君之子曰璧字國寶穆之叔祖貫說雄有才幹涉獵
經史中武舉第官廣威將軍宣宗麗妃位奉車卒於戊
午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五配史氏麗妃兄之女生

三女俱適肹族建春府君之子玫字文王穆之祖也資
長厚耿介不妄交游學問海貫工辭翰籍門資調遼化
三司使易代後辟君研窮理學申明家法勉子孫與門
户爲務自稱貽齋居士壽八十五終於戊辰三月九日
配良鄉李氏母儀婦道光範中表生子敏字仲器幼孤
籍伯考定遠君翼誨及長雅淡喜讀書不樂仕進爰易
學好古多巧思音律占筮咸詣其精妙
太宫肇造鐘鼎祭器法物糾儀以先生家學精思罕
匹命之監視式以方技
上聞適營建新都俾灼吉兆基命五作蒙賜白金五
十星重幣十襲相臣因欲官之辭不可止其言人榮
悴雖察五行盛[illegible]必配合道義廣示勸戒名公朝士

設其學識來質疑請益者無虛日焚香煮茗間出三代鼎彝法書圖籍傳觀披玩論辯皆有證據及談遼金故事揮麈縱頰使聽者忘倦悲怦愷悌之色津津溢眉睫間有承平遺老氣象晚節號鈍軒逸皓諸賢贈遺詩文無慮數百篇嘗於祖塋側搆亭爲春秋奠祀所承旨王文忠公扁曰遺安拒相商左山爲之記其爲名勝稱賞若爾今年登期頤康寧順適壽祉未可量也娶李氏生子穆性純孝早傳家學善書隸以敏慧延譽搢紳間得從事翰林出倅孟州轉邢臺尹超授承務中山府判官穆之子適祖述祖迪祖遵祖孫還安於戲趙氏自五季迄今三百餘年子孫蕃衍幾於千人忠傳學繼世濟其美越不事宦游者學術

行義亦昭晰於時與韓劉馬共稱爲燕四大族至比唐李鄭崔盧由關府太師衛國公忠毅奮發捐軀爲國敦篤大本君子之澤其流淵長雖其欲乎惟延威特進府君第五房一傳而二再傳十二人三傳至廿八人四傳四十五人五傳而六十四六傳八十四七傳九十二八傳當建春府君行群從數幾滿百本支子姪廿有八然遭壬辰喪亂存者僅三人而已非賴穆之訪緝譜諜則後人無由知其祖考之所自出宗系之所自分今復揭豐功之盛烈發潛德之幽光傳載無遺垂鴻不朽俾趙氏來者觀感景仰究念無忝是亦顯揚之一節也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惟孝子善繼志述事若穆也可謂有志追遠述事

者也大德己亥秋七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述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農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來潤孫滋茂隱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爲一方獨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

國朝癸酉歲冬十月[redacted]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天兵南略中夏雷礪霆激震蕩旅朔君前審興運之會歸一辟疑之去就倡率義從迎降軍門[redacted]王招其誠款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漕繼從[redacted]王攻北京

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職流澤潤千載之會實開於此及金將武仙以眞定降[redacted]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三身長八尺音吐鐘然善騎射藝勇絕人屬櫜鞬著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從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迎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即回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報國之讎死亦當往遂傾家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四集牙將毛一等即推公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赫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哄乃鼻統精兵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萬衆來拒公

撒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撥地無不一當
十萬氣撓會日暮退依泒水爲阻公料其必歸敵必
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主擒鐵槍資其器仗儲將軍
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
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
斌陰與仙合又圖入竊取公同國將御史諸督皇抱仙軍
不得進義斌勢熾燄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
賊衆山抱自隘地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　提鋭
卒五十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躡之斬義斌麾下自是
義勇之名暫操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諜者匿大厝
寺夜斬關爲内應遂及其城公跳走莫守帥董俊以
全軍援公復與戰乃畢破走仙主帥䒭民之返覆壁

萬人出將勳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支
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捕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
久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武備明號令守禦以
方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稍甘攻苦與衆共之於
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撥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
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栅仙之巢穴也不即撲覆
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
上素聞公賢
詔爲五路萬戶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
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九十餘壁金將合達以衆十
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

人繞出敵後挺刃横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
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明年壬辰
太宗由白波渡河
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
睿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
遂招降太康柘縣尾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
邑金主東播復自黄龍崗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
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
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眙爲披靡明日大軍
至内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
尚八萬我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
軍會睢陽同僚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

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
赴汴比還全軍皆没其圍蔡也當擬執北面潛涉敵
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蹈汝水爲不流金
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
以民蕭條倅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
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
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役互重復遇征戍
則趨辦一時中外騷屑殆不聊生公憫焉請
闕併奏其事民債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
克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
壯從之布告諸路永爲定制迨戊戌己亥間仍歲蝗
旱復假貸以足貢數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

阿童困乃先出其家貲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
折其券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與會數萬口散處州
郡間營帳所在大致肆縱伐桑棗稼生意悴然公騰
奏
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有息田里遂有生之樂
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
也
國朝自金亡已來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
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命徑乘其城
公率馮程二拔都（[illegible]）先諸將登
太子闊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
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掎角以綴我

附
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揖命公往以陳翟二拔
自翼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奔潰決溺
溺者萬計獲焉及取光化復引細首上立陷其城復
州之役敵盛以闘艦三千鎖湖面為拇公進說曰
拇破則復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
蕩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
我圍遂勢分鋒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
騎逆戰手格殺數人賊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
欲滁州跬盱眙撥實應瀕江諸且破且降者二十餘
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慓敵樹功未嘗不
在群帥之右及棗穀盟府推讓行間雖寸長不掩故

諸將屈盡其智能士卒樂出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
勇堂堂有古良將風壬子歲公入覲
憲宗察其忠勤特加顯異遂以衛五城封公為分邑
方今
聖上[illegible]替極知河南困弊請分治培植為異日包舉
殘[illegible]之本許焉遂奏公充經略使公以河外虛耗日
久封豕存食於內邊寇日侵於外非大與休養則不
可去之舉賢能汰冗濫抑豪強均賦役信賞明罰訓
農勸兵列堡戍以絕寇衝實屯廩以給邊餉凡政之
不便及民所欲而未得者率更張而立行之睢州長
楊興封丘簿董[illegible]極橫恣不法暴其惡肆諸市萬口
稱快明日閭閻間有畫公像者不二三年方數千里

之間行於野民安其樂如出于涂商兒其露處觀善
俗[illegible]既發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闘[illegible]勇公
戰威行恵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
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為禁其北門矣丁已春[illegible]
詔左丞相阿藍答兒勾較諸路財賦性苛刻鍛鍊羅
織轉功為罪上下側目遭凌辱公以熟舊獨見容假公
請曰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今舍為
而罪餘人心何能安怒叱去公不為動堅請者數四
用是冀蔽賴釋者甚衆戊午秋皂
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州之釣魚山秋叛作方議[illegible]
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艘嘉陵江來犯逆戰
不利

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
流繼擊敗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遂班師
而還又明年庚申夏六月是為中統元年
皇帝御極首問公治國安民之道遂具疏以聞皆時
所急務
上嘉納之旋命公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
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制辭有史天澤自
太祖皇帝命木花里國王開拓漢地卿兄
有佐命殊勳又扈從
朕之
父兄勤勞王事文經武略於國有功統撫河南民懷
惠愛有功高心小夷險不移之言明年夏五月由江

大本口一八　十六

淮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
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將
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清
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
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
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畫正其機務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
還為民籍以紓疲瘵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問調諧
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
自是上下交孚
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
太平之治者公之力為居多秋九月扈從

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綠真兵為右軍公為
左軍仍合大勢擊之北兵潰遁三年春璮賊陰結宋
人以益都叛
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張甚
詔公往視閫璮入據濟南公曰豨突入苙無能為也
至則進說於王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
月斃之遂環以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
四月軍潰出降生擒璮公力主斬於軍門誅同惡者
數十餘人悉縱歸傳檄東下為璮守者皆降及陛見
悉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
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
臨軒授鉞付公顓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

大本四一八　十七

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
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而退初公既
相即辭其封邑凡三請乃許其謙遜寄勿類如此至
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
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
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
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
朝廷營取襄漢
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
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財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
必取之基既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
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璽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與
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荆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
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
朕
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
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
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還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及賜蔘糖等物因附奏
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爲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訃聞
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
武仍勑詞臣製碑表其勳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
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
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若無所爲
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
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
富貴權勢歙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已者其善始令終
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汪弘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
粹然故
累朝賞賚公忠勤
龍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可殫紀公初進大拜

制下之日
朝對安慶公門闃肅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
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
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
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某緣汗馬頗
著微勞餘將何有令
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諳其
間爲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慚服而退至
於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用人齊家訓[illegible]子
姪又有大過人者嘗歸德城潰脫李大節於白刃俾
參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參卿主昌齡代公治
衛亦以聽其注措其禪贊壽晝則王守道納合松年

四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間故真定治效高視他
郡四方爲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
樂善皆來遊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
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顒軒爲料其生理賓禮甚
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
楊西菴張條山孫議事擢府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
既害都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於
朝曰臣始遭家難黽勉承之以雪讎恥今姪楫等皆
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
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之此舉殊可嘉
尚
朕白有官俾之即詔楫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

奏次姪權充唐鄧軍萬户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
功報國一家忝三要職
恩寵踰等敢昧死固請
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
不允
憲宗駐六盤也
詔發民爲兵
勑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
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嘆服竟以姪子拒充新軍
萬户初總衛鈞魚也有邊將蒲察琚者錄爲目有言
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臺上功相
府獨琚名闕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闢平夷艱右

若功冣多其可後哉卽命具完文以進遂均賞賚其
忘過記功又如此嘗集子姪輩戒之曰史氏起龍軒
際風雲德凉效薄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
答乾坤大造
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邊裹馬革歸葬吾素願
也汝等異時第名奏實盡忠所事以圖報
國又曰惟孝與義可有立於代汝等謹服此訓苟違
吾言與暴吾丘墓等爾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
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
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如詳
者至矢謨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
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云八子楫中書右丞樟前新

軍萬户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衛輝路總
管梓澧州路同知楷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
男一十六人不肖惲猥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游
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爲譔述異時太
史氏勒元勳於帝籍贊盡像於凌煙庶幾有所考焉
賛曰
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士卒之
芟群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
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儷景同轍者多矣惟公歷事
四朝恩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斂百戰之威雍容
廊廟以道事君爲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
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致哉盡由勳德兼備忠智兩

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祇以遭際期運依乘
風雲論之是豈真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已大節
爲後來之法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

傳

蘇門林氏家傳

林氏其先兗州曲阜人唐季有官閩中者後徙家文登至遠祖府君翰蓋五世矣翰宋初用貢贈率府率子諱文受知熙陵官至崇儀副使淮南路提舉刑獄贈領軍衛將軍生子永終屯田員外郎御史臺推直官累階贈光祿卿永生之純字嘉父耀景祐五年進士第釋褐主朝城簿河東犯擴攏頻於不支歸兵恟恟欲亡去公安諭遂怗然事集升知莘縣以界盜有方受澶州頓丘令未幾恩信大行時麥黃木盛下瀦臨陳埽岸勢危甚公朝服立漬堤上望濤頭拜禱

彼神爲霽戚竟頹以安改佐著作淮陽軍事判官貳除惠勑紀著叛獄有醫其家孥者註誤殊衆公爲辯理多致原釋郊禮覃慶加太常博士知大名縣初天王院五代時有韓王賜田甚廣歲久失據鄰伍以僧妄冒致訟累寒暑不能決公按索謄券考明封畔雖得古石記與所按昭合以田付僧令歲輸常賦民乃稱服用丞相程公薦通判青州將得年四十有九官至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仍賜五品命服娶呂氏諱兆縣君惠和宜家之純生三子長曰含字壺白年十九擢熙寧進士第性恬退以高節自信嘗有詩云世有非常樂人無未老閑未三十以大理評事休官名賢髙其行至方之淵明初先生西遊共城愛其山水

明秀廼營葬青州府君於縣西處賢鄉古郭里母夫人呂氏祔焉自是林氏爲衛之蘇門人先生四子曰愿曰愬曰忒曰忠愿字貢元亦以節行稱宋亡至焚香告誓不仕而殁仲弟介鄉貢進士季弟會字貫道幼知書剛正有志操由蔭補郊社齋郎初主成都雙流縣簿令久闕攝公行縣事有能聲部内舊有歲例役並水民直治貧下苦之公乃一責豪家理辦仍捷石代土衆免告勞頻歲大稔調宿州司理叅軍暮夜民遺火延燒什屋公出繫散置庭中比熄倉平除無越逸者上官材之移南京軍巡判官民有戕其子執詐害人者按竟公至疑焉求情得白遂直其枉改新務令歲大蝗獨不入縣境人謂公廉平所致

由章城宰歷奉符縣秩滿授通直郎知蘇州常熟縣兩浙頻年大水引澱浦口湮闕無慮三十餘所累政護不加省公按行故瀆率疏淪之民受賜不貲元祐寅寢疾於縣之公館配張氏有淑德駕部員外郎赤之女封壽安縣君生子男四人驥通直郎西京敦宗院博士慮捫隱晉業進士自歸邨至成人太孺陰教爲君多驥生子五人曰巽兗蒙鼎革巽次子諱正國字德卿登金大定十六年進士第終少中大夫北京鹽使生懷遠大將軍毗陽丞諱茂字漢卿懷遠二子曰思敬鄉貢進士曰思德潁州軍仗庫使生子芳今任江南某府從事思敬府君之子即故衛州交鈔提措大使諱通字子泉爲人丰儀俏整頰渥丹鼻隆然

如膽垂寡言笑善心計饋衙南北衝會貨財四通遂積殖與時逐然坐籌能擇人而任故物情得而擬世資生平喜賓客樂施予其克勤躬儉殆晏孫思邈者屢以其術事上官獲精幹稱嘗訓子珪曰林氏上世以詩禮傳家代有聞人予性早失怙恃生長喪亂間以餬口計爰四民末業致貽祖禰羞諸孫稍長無忘讀書以復世範汝念茲無置府君以丙辰歲終愈行里之私居壽六十三配宣氏衛之大家主治內務寬健有母儀蔵勵榮養期頤而終享年八十有三人以全福歸之子珪以孝義著稱能世其父業嘗任州三務大使次子琦謹愿克家珪子永大名府平准庫使次子元珪奉遵先訓俾之從學其資穎悟通乃心周不盡不數年起家為中書掾至元丁丑予到職太史元來謁拜而請曰元無所肖似析薪之責固不克負荷惟是先世行業非得名筆約而暢之將不能傳遠而人見於後先生尚賢暨願予以林世敘雖賤其間而知之見而知之者班班可紀加以世姻之好故勉為傳述之贊曰

林氏本出商姓太丁子比干以忠諫死嗣堅逃難長林山易以定氏周襄枝葉扶疏散處中國如放之閩於魯類之顯於齊國以義著至以相名皆其後也繫南安之林唐已來世為魯人豈放之苗裔耶逌唐歷宋金四百餘載間奕葉以儒顯其流風善政表表于時者如是逮規措府君遭時艱虞家世中衰克能渴

追來孝俾垂裕後光隆而復續豈君子之澤其流衍且長乎

南鄉王氏家傳

王氏昔王者之後春秋時王子成父若敗敵有功因賜氏厥後子孫散落中國在晉者靈王太子晉則平公高後其在陳留者齊王和之裔以郡王氏其先陳留陽武縣七國里人起家隴畝耕稼河陂間宋靖康初避地從家衛汲縣長樂鄉之白楊里遠祖金天會間積勞至牧歸附高祖兄弟五人二翁實是為邑王氏初姓父邑壽長者關高祖賢舍而甥為生子男五曰三翁四翁五翁十五翁十六翁人見其本支蕃衍稱邑王氏以別因之蓋不忘本也三翁皆誥敕為二代祖生二子曰元用資禀異是為俾高祖自田舍郎政肄士業嘗語人曰然嘗以筆代耕叔吳其言及長補郡掾為人英特棘棘有威儀主治簿務辭職肅為風發明昌初御史命任例關授用為者言廷河平軍鄉日官上官倚重有吳王郊直立情度之日尋得暴疾卒衆行里舍時年三十有八人惜其年不稱德生經祀神三子皆為次曾祖諱德不耀曾祖經字伯常天資孝友垂髫已知事母容止如成人禮貌方嚴內長厚喜施與志不樂祿仕雍容鄉閭以德度靄一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間言以累葉不分家用饒足其賑貧施乏不撓為偏惠人有貧弗忍徵久不克償輒折其券或來謝既復惠濟曰周急素所樂何謝

爲一四家子要皆大條來取所附[illegible]
與拾識之曰農當務實士君子黹非[illegible]
送其家女弟嫁陵氏婿卞以俠犯[illegible]
女妹先君所鍾愛若婿置於辟婦[illegible]
容匿會赦嘗出郭門遇里農易[illegible]
也堊焉取諸市可乎其人謝而去[illegible]
官府來求剖正爲諭之曰遠親莫[illegible]
世所未免親仁和隣古之善道初無[illegible]
君子要人以德曲直非所辯曰吾儕小人[illegible]
不易麕至相戒曰今而後不可使長若[illegible]
其爲一邦聽直欲眼如此王氏北[illegible]
者尚十餘房其親疎隨所寓推曆曾之[illegible]

晉村之南阜曾處歷年久斧封馬鬣漫不可　曰
吾大宗子合食族墓責實在我遂起新任大葬於長
樂鄉第四疃祖業之北原及舉祀絕者廿餘柩贈
率有加允內外男女孤悍無藉賴者爲娶嫁之姻禮
喩已出曾祖妣系出新中臨淸關宋汲郡公呂氏之
裔壺儀母德宗屬仰法爲主與曾祖歲月日同北兵
破衛亦同時佈設於家春秋七十有六貫貞祐二年
甲戌春正月十一日也百年來里中宿耆談美愛而
內有則者必曾爲稱首生祖字字彥宇身長七尺二
寸儀觀脩嚴少傳家學尤明習文法至帖問脩對儀
精理當筆洒洒無滯辭行筆無居其右者甫冠遭罹
扳蕩　業爲一空奮身從事卒不失舊物雅爲節度

公完顏從坦所知遇由郡掾辟刑曹孔目官祖盡心
無獄要本情與法應未嘗用深爲明情得爲喜也故
郡中稱平至有哀矜折獄之譽類法刑統進祿弄書
既而嘆曰後世知我罪我其此書乎生平樂誨人怡
頰和氣不以己長格物雖童孺質問諄諄然無倦色
有弗知未始不盡也今梁衛間由吏業而上達者半
爲門生遂以吏學授先君曰吾治獄平後當有顯者
然前賢有言吏以法令爲師問而可知其能與否自
有資才非學而可此汝最當默識第完之子鈞早失
怙恃鞠育與先君等至一旦癸一求褐必加顧恤正
大改元四月十六日以末疾終新衛州樻堤里之寓
館壽五十有官至敦武校尉祖妣孟氏女縣南草市
榆林坊富家姿貞順配祖德良稱既誕先考以貞祐
二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卒於郡之故家再娶韓氏韓
宋已來世顯族有累階至司空龍圖者二十九處寡
以健烈聞流寓勤苦保持門户甚力俾先君早爾早
達祖妣資籍之方爲多晚嗜道家教號妙清大元中
統庚申重九日以疾終安仁里享年七十有六越三
日祔葬玄堂祖柩之左先君諱天鐸字振之姿精敏
幼知嗜學諸弟出遊嬉獨把書不置既通大義先祖
以律學授之即能下筆條對明究情法日斬然露頭
角報謁能大其先業元光初溫國胥公自泰移鎮新
衛尚書李特立聞其才由州户曹掾辟權行部令史
時上以御馬賜國公圍曹取芻粟比內廐例先君曰

不可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廐之例容得同乎
公聞之曰王掾愛人以禮二年上黨公開暨馬武生
為河朔藩扞分羸兵四千人假食於所適公儲亦無
幾方風雪寒沍衆待哺閭井間公府議以聞先君進
說曰張糾合義兵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
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肯道爲肯首然嘗
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溫飽有日若以月給權輟半以
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亦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
所行臺可其請屠兵賴以安活自是大爲省參康瑭
郎中盧芝（字良輔二人字芝號皆吏軒）所賞識曰會見駿足騰
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得公以誠可大）
（從之號祭）薦拔所能識京師權吏貢甲首時年二十有

六方軍國多故財賦一仰都運司經度宜擇才掾集
事即選充運司掾長先君夙夜在公游刃餘裕都漕
李公芳（字仲安號賦先二年）同漕掾剌吳和深加器重
（吳和字仲公先賓）入作司藏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
受賕初不知從來事覺吏逃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
肅執以監主爲罪首抵世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
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從受賕耳
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賍論且法者
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爲虛器上官韙
之高竟減死論后僕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污墨
我所爭者法非汝私也豐衍庫使劉濬（字彥升號進士先君民）
（以同學初辛）以治代不審陷名紙三十萬用是追解先

君爲中理後官知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荊王
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祖
免親奔赴有違遲之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
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爲
知體國喪禮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
時簿書財賦委積淆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
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
動臺省有快吏元以東譽開興初用入粟例補爲授戶
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權黨往往入宮禁竊取金貝
或堅約同往以疾辭免乃切歎曰端門不忍過其忍
闖此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禁止先君偕同
志者突冒兵威援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乙未歲北

遷淇上尋
朝廷命斷事官耶律買奴公括諸道戶口柄用嚴決
得人爲急用薦者署行臺從事　制以籍爲定互占
它籍以死論有游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
事露□抵常以死意在籍没州將且用營勤僻道先
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違論死則非制書本意公怒曰
脫有訟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又王鳳翔著
吉崔帥立弟益佩匿金國珍寶適萬戶喊失納國[illegible]
人受誅公抵益等以喊失罪罪之先君曰初謀在[illegible]
崔立今已死況罪不相及國有常憲公遂平反[illegible]
益等至有圖像奉報之語明年秋耶律公薨曰[illegible]
南歸成勸爲州縣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illegible]

來辭於齋壁以見意因號思覸老人[illegible]
尤者春秋左氏傳西漢書晚年 洗心於[illegible]
於華陰王先生士右第元子乳王天韓章于翹曰子學[illegible]
汝問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衆何也[illegible]
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illegible]
子得之矣集歷代諸儒易說為一書題曰[illegible]
遇朔例一占玩辭明变其應如響下至天[illegible]
極等學皆通習之闢一異書輙自手録多[illegible]
卷交人劉沖曰何矻矻如是曰吾老矣為[illegible]
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思制完或以乃嗣長可[illegible]
試先君曰吾思以義方為訓若以幸竊非常[illegible]
敢聞寧誠懼恍曰吾巳蜡斷不容再寒野死無[illegible]

能一志於道以儒書起家吾殁則瞑目矣然學貴專
精汝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
將安用為不學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
削之王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丁巳秋八月以疾
終牖下先君資剛明簡重善持論慮患深雅以大用
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搢瑜懷瑾群而不矜事莫可措
手者率優為之不聲色少動故官守游宦莫不尊德
樂道問政質疑取决而去事已卒如教至吏筆縱横
緣以儒術乃餘事耳又善尺牘作真行書勁韻有風
格與人交以取容阿匼為恥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
度人望而畏若一官府然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
非疾卧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年兩易衰裞年四十六

既奪先妣或勸再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
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於後竟不娶
初試京師時宿院夜夢人奉一首加胄曰持此若名
也及榜出擢甲首云歲丙辰秋惲亦夢人馳報曰汝
父領朝拜且至遽出顧見先君朝服席帽乘而魯簡
一卒跳梁馬首唱云翠微君節度使后三日先君薄
疾乃以所夢上啟翠微者太虚之氣夫精氣為物遊
魂為变死生者晝夜之道吾固安之復何恧更與明年
捐館吁亦異哉
先妣靳氏相州永和鎮人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顯
思之女性淑善於婦道良謹生二子曰惲曰恌孫振
孫宜孫重孫韡郎積曰

謹按家譜惲
六代祖昆弟五人五代祖行一十三高祖行一十五
曾祖行一十九王父行一十四禰伯叔行六人由是
而觀全百年間本支不為繳耶然自喪亂來或四三
世五六世而已者凡二十有四房哀哉唯扈王氏暨
相之醫博房歷八世而傳祀是豈偶然者哉惲觀西
漢名臣往往决曹掾史致位棘槐雖云明習文法練
達故實至論身名短㯏倘裔延昌必曰陰積所至王
氏自
河平府君而下累葉以刀筆承家職司𡎴且逮先考
而業有光子孫迄綿綿于今視復考祥其亦有足致
然者耶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平挈胡洎二子南戍棗陽舍至宿沙河岸次夜有虎㸆然突來啞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裴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劃腸而出麂得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爰載車逐扶平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李陽堡訴於戍長趙侯爲採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嗟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而知有夫不知有於莵也平雖死其志烈言言方之太山稅婦何壯殺哉贊曰

桓桓壯夫驁勇而夫事出倉猝變色婦從烈烈胡氏憤物爲害義激柔衷氣薄於外視虎如鼠所天爲大平雖啞死婦節則邁矮於衡縕刃戕華形管流徽清芬溢代

貞先生傳

貞炎字善卿同州人性落魄嗜酒業詩有能聲不事生產大元己亥歲故人楊紫陽主澧洛師聘其寔用監嵩州酒時兵後邑居榛荒日與麋豕伍非所樂也已而官所徵上涓楊方撥按坐堂上吏兒廝行立貞挂布囊廡下杖巨挺直前曰楊使君不相知置我於此幾爲老羆所螫此汝黠獪特取吾不能爲汝再辱遂揮而去其跡誕如此自是長遊河朔以詩鳴諸公

間其洛陽懷古分韻得吳字云東雒打空城北邙連壑闕懷古動悲吟遠客生華髮隆德宮云林花燭妥烟脂色水荇輕於翡翠完歌舞留連嫌晝短樓臺縹緲覺天低鷰集東平湖亭北海樽前人似王東原城下水如天滿眼荷華三百頃採蓮人語隔秋煙高唐道中影孤海內干戈滿愁入天涯草樹低桑柘影空蚕已老陂塘凋盡無泥濟南金線宿雨乍收雲葉斷猶疑電影劃湖心窮尾羊云嗎姻春草香羊綿柔毛食飽飲苦泉卧沙稱助瑰錦細帶霜小耳春蘭圓窮尾一方移種類風頭萬里往腥羶吾生本無食肉相不須沈手愁烹煎馬酮云護哉千杯不醉人清光壁倒洞庭春携行何用紫絲絡渴飲不須烏角巾搖動羊囊成醞釀封藏花蟲作進迴坐中一混華夷俗或有豪吞似伯倫子時能憶者止此西歸過畬先君館焉褐衣麻屨酒近躑巨挺横膝上揮頭吟諷歌謔慷慨之氣軒軼四座索不能騎乘人強之輒色變膺地武以詩戲云粃有鎰青蝶可愛面無人色實堪怜嘗愧金一餅曰吾心不可以關此後用以易妾繼爲人竊去家居壁四立餘詩囊酒瓢而已

十七 鬼㘞

復有敖夆字孝舉亦陝人面黝嗜目光憑者少爲里嗇夫初不解文字一日忽能作詩吐奇怪語皆古人所未經道雖若無義意其要務警屬和終不能及中元冬見予於燕市酒樓浮大白數行徑出步螢間嚶嚶然吻作露蚓

來撫余骯忻甚曰吾有以贈子其詩有氣凌太華五
千仞詩繞國風三百篇之句醲酣中惜不全使也嘗
謁得楮幣若千醉過里井即投其中曰爲爾俾子巨
巨若此奚用爲其狂易如是後客死保塞殯西南門
外路北若干步揭曰詩人撇么墓詩三卷號函谷道
人集好事者刊行于世

墓誌銘

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戶部主事先考府君

墓誌銘

先府君諱天鐸字振之姓王氏其先陳留郡陽武縣
七圖里農家避靖康亂徙居衛汲縣長樂鄉遠祖有
積勞官杞縣尉者曾祖府君諱仲英特有威望終河

平軍節度府都目官祖經諱不仕天性孝愛鄉黨化
其德顯考府君諱字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表表
爲吏學師官至敦武校尉先君少聰敏嗜學不爲羣
兒嬉讀書通大義先祖授以律學即能下筆論斷推
原情法閫閾如老成人衆謂父良爲教子能世其家
矣正大初自州戶曹辟權行部令史時哀宗以御馬
賜行省英公圍曹取芻粟欲內廐例同先君曰在閫
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駟之例非所敢知公聞之喜
曰王掾愛人以德矣上黨公聞壁馬武京爲河朔聲
援以餽餉不繼閭巖卒四千假食於胙適公儲亦鮮
部議以省閫方風雪寒冱衆待哺閻井閭先君進說
曰公府糾合兵力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

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享蓮爲肯首然嘗
君何曰今官義兩軍温飫有言若以月給權鞭半以
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
可其請屡成賴以安活自是爲省參康瑭郎中席定
所器識曰會見駿足騰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
元帥完顏公薦授所能試京師擢吏負甲首時年廿
有六方軍國多故經費一仰大農調度即進充運司
奏長時李乾州苦琢致二辦進移刺吳和領漕計識
精吏務先君夙夜盡公審會明當二公務其能入作
司吏以計竊官物使高世英受賍初不知所從來奉
貴吏跳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肅執監主爲首抵世
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詰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

非同謀第行盜從受賍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
同高止合坐賍論且法者國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
心是置法爲虛器上官韙之高竟減死論后儀金來
議先君怒斥去曰毋汚墨我所爭者法非私汝也東
皇將使從士劉海以訟代不審陥良幾三十萬是用
返解先君爲仲理從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
兄荆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
崩制祖免親奔什有遠迩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
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
以爲知体國陵礼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
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漰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勢
會緊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

是風動臺省有俠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補若
授戶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
尋有令約束先君偕同志者突冒兵威援救百餘口
於南薰門下既而北還鄉里乙未歲　朝廷遣斷事
官耶律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顓決得人為急前省掾
李楨已佐幕府薦先君於公曰王某予弗如也遂署
行臺從事戶制以籍為定互占他縣者以死論有愛
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帥諱資名）事露公抵常
以死意在籍沒州將用鮮動勝道先君辯之曰常罪
止於通論死非制書本意公怒曰脫有誅並汝坐之
反復辯明常竟獲免明年秋買奴公薨雲中南歸讀
書養晦以厚所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

郡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尤嗜春秋
左氏傳西漢書其天文術數等學皆通習之年既加
一洗心於易嘗質問於王華子（華子諱生名韡號元杜世韡）大有
所得一日先生發問曰自昔治少亂多君子[illegible]人
衆何也先君曰豈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
為之倍歟王華子曰子得之矣集歷代易說為一書
題曰王氏纂玄且見吾避世無悶也歲戊戌詔試儒
士時恩制寬或以廼嗣長可從師取應先生曰以[illegible]
為利非敢聞命嘗庭訓惲恍曰吾已錯斷不容[illegible]
殄死無掾胥能儒素起家其榮多矣然學貴[illegible]
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illegible]
用為不孝易眯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illegible]

正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年四十六既喪先妣或
勸之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
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于後竟不復娶[illegible]
術老人邦君游宦咸尊德樂道問政質疑無[illegible]
已率如教丙辰春平章趙公璧以書來聘時已[illegible]
竟往明年丁巳秋八月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illegible]
十有六官至忠顯校尉夫人靳氏相州未和人進[illegible]
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次女貞靜淑善先備婦[illegible]
生二子惲性先卒用戊午春三月葬汲縣親仁鄉[illegible]
新任先妣祔焉先君資剛明簡密議論長慮患深[illegible]
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illegible]
當官宰務人莫能措手者平慢為之不聲色少動外

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至於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
其末耳又善尺一簡而盡書勁韻有風格作楷字日
滿萬開一異書估畢如不及多積至千餘卷友人劉
冲見之曰何自苦如是先君曰素無長物非此何以
遺子孫其遠大如此所交皆一時名士以取容阿匼
為恥生平非疾病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寒暑兩易裘
褐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度人望而畏愛若一官府
然嗚呼先君自刀筆起身每聲當世於先業為光大
惟其束髮粹愨思欲充其所未至進進焉不容自已
紀不甯敝習一肆於學根極群經務明大本旁通
天人之術以濟厥用其措已應時開物成務之志是
可涯際邪然時與命捩壽止於斯不獲卓犖大見於

等聆風樹而含悽履霜露而興感抱昊穹明
之氣也儼想平生鏤玆壙石庶幾慰安神靈永閟
窮窔之藏銘曰
繄邑王氏世業　高曾而下掾習同
大風泱泱動南鄘　於爍先子德
一日奮起蛇化龍　樹立先業何光融
獄唯平反匪厥躬　要以明恕剛而中
延平釋之吾有功　漢二千石世業公
剖裁錯節輸神鋒　庶幾凜凜德讓風
虞淵日入不可瞳　布衣歸來默而容
春秋大易羅心胸　跡蟠於泥氣則虹
冀北一顧凡馬空　道雖人弘繫其逢
三七一　■表四一九　十七　■四
維弟卒施爲世恫　兒能讀書克香宗
白首執討達與通　閉門疏水茸長終
翠微之君窮以重　一債不起胡■凶
悠悠大鈞問無從　太行西峙泉流東
九原盤盤佳氣葱　寬兮歸安此新宮
先妣夫人靳氏墓
先妣縣君姓靳氏相州安陽永和鎭人永和自唐歷
宋爲名縣鴻儒鉅族代櫛比出靳氏其一也家故饒
財世以孝義著聞鄕里祖諱師揚字子玄舉進士
賦聲揚登聞■以恩賜第授彰德府教官金百
郛丁論人文之選者殿元爲歸首以
■外祖其季也爲人儀觀秀偉髯滿

喜焉　瀚經史游獵横漳間有河朔故家豪習嘗
官安陽丞生二女先妣其次也（居母鮮早有一子孫）既
王氏先祖特已歿祖母韓性貞明持門戶益嚴先
妣孝養恭順故閨門內事僅絲髮比不敢專須請之
后行祖母以是賢之非大故未嘗踰外閾姻黨有以
合二姓會諸親者先妣與焉里中諸媪至頟而不知
爲誰平居誨兒輩讀書傍治絲枲須夜分乃休嘗聞
古人母儀女誡及善惡興衰等事怡然有得至寤寐
思服旦起覓晴陰閒或旱則淸漾溢則霖陰輒慽然
不懌曰歲功一失憂有大於　不然喜津津見顔
先妣性溫純慈祥居家　容儀無亞亞言笑
人物不忍少傷內外　以厚平生不能易
又卷四十四　六　七
物心慊慊惟恐我之　人也世方以服飾相高
羽耀閭閻間甚者託樂游以私謁爲事先妣閑而
之朝夕志女功主中饋被服在躬承祀孔時嘗以
妻當出乃歸而不自安者移時其幽閑貞順之德蓋
可知已歲戊申夏六月竟以憂勤致疾越明年己酉
秋七月廿　九日化于私居之適寢壽四十有五先
君識明達旣失內助斷不復娶祖母憐　勤稼以內
事傳新婦推氏每取先妣婦道是訓因隨悼曰汝如
辭王氏二十有五年有子有孫未嘗以王母自居失
爲婦禮勤已至矣不獲少慰劬勞而止於斯可勝痛
哉嗚呼天道悠悠報施善人果可必而恃邪故臨終
嗚呼哀哉天妥悍可罪而至此極耶追念祖

毋嚋昔之言隱然恫於心故茹哀銜恤於茲八年
是仲荼毒慼下泉發幽光而圖不朽宜銘德莫若哀
號泣涕以畢其辭銘曰
坤柔之德婉以從健而幹蠱匪婦功伯姆之卒諡以
共淑 先妣柔所鍾主夫中饋成肅雝春秋承祀被
憧憧善人獲報天乃公嗚呼福壽不一逢歸咎無處
侗瘝躬禰祔無憾哀送終萬家之原偃斧封泉流可
竭恨不窮

故權左司都事趙君墓碣

君諱謙字和之世為善州人中統元祀用薦者言以
材幹補行臺左三務提控令史二年春考改上都與
予同游居者數月用是情好日洽夏六月[illegible]臺南遷
君為中省寄留乃以都司撥之作駐久計君怫然不
樂求丞去甚銳事業已不許信宿疽發於腦户呻吟
無聊殆不能堪醫庸藥妄一刺而肆裂越三日予與
揚易州恕謀曰常山楊醫蘇澤氏今之俞跗也適召
至若請於院使王君儀之可一來救藥凡三往得請
踵及門中使趣去之自是内侍不出者幾浹旬後五
日夜聞君聲漸嘶執燭起視向壁臥頭岑岑不舉矣
此明氣惡達户外僕從止一老傖慵且愚騃不知若
何訪求知故無一人予惻然感傷冒臭惡易衣衾悅
其緩急困則對榻衣履自疾亟迄蓋棺凡五旦夜得
年五十有七實中統二年七月廿有五日也嗚呼哀
哉以義以友喪無歸責寔在我既殮諸堂中請曰吏

趙謙以官守客死禮以公給喪郎中賈君仲明恰之
官為賻緡鈔千躬為護喪大都城東門郊外適表親
徐貞者至付之俾輦載歸燕君短小精幹審於吏計
蚤歲從事課府以廉介稱杯酒間言笑啞啞殊不知
為肅慎氏之族也木甲儞者聲近趙家故以趙定氏
云銘曰
志樂而奚嗇氣信而弗窮曾不知安於命而為通也
心與事揆卒與禍逢柰何乎趙公

故南塘處士宋公墓誌銘 并序

南塘處士宋公捐館之九年當彊圉赤奮若[redacted]子揷
亥夫人魏氏奄棄榮養仲子繼祖等託忝卿趙禹
卿致其命來請曰先人墓壙未克埋銘今將咎[redacted]堂
祔安妣喪于柩之左窆有日幸吾子速銘以光[redacted]大
事某追惟錐尹平生之言重以禹卿孔懷之義[redacted]為
次序之公諱琢字子玉姿秀偉有德度早能詩華
玄深造理窟散髮揮麈蕭洒有出塵想故中書令
律公一見偉其貌奇其才至贈詩稱與有柱石中原
之目遂薦為
朝廷侍從官既而歎曰吾志在長林豐草清泉白石
金馬玉堂非所樂也乃辭去中令復授以資便職亦
不就歲甲辰自雲中從家燕都得金溝水南形勝地
十餘畝疏沼種樹中搆堂曰麗澤碧瀾秀擬景氣二
勝日以琴書自娛教子孫為業野服高閑漠然以世
務不攖其懷然性喜賓客樂觴詠所交皆一時俊乂

如王貞獨之愷悌張隣野之諧傲蘊藉如揚西菴才
豎若姚雪齋王鹿菴之品絜一世商左山之疑重朝
右每光風霽月過其居者燕樂衎衎必極歡而後去
太史公云視友知人公之行已槩可見矣夫人魏氏
有賢淑行輔承內治能遂公初心四子幼服庭訓皆
賢孝負藝學長曰紹祖少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次
繼祖不仕次光祖侍儀法物庫使次仁祖以琴阮供
奉孫十人曾孫四女孫一十四人時節賀慶蘭芽玉
樹瑤環瑜珥秀映庭户以次列拜上酒介壽公與夫
人亦舉觴酬酢一家之內樂融融也公以至元巳巳
秋八月考終牖下春秋七十有七越明年庚午冬葬
大興縣招賢鄉之南原夫人之殁實至元十四年冬

十月廿五日也壽八十宋氏上世本蜀城都人遠祖
有官吉州之吉鄉者遂為河東人曾祖元祖信考章
俱有儒行不耀其幽光潛德發於公之身者宜烜赫
然公復謙抑不盡暴其篤祜遺其子孫至光盛如此
銘曰
名藉朝端身心考槃貞不絶俗道出夷患之間以儒
雅而擅一時僭天爵而享高年服食華鮮子孫滿前
彩纓若綬照耀後先没而從祖是之謂祉全我銘納
壙復尉下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為青山白雲之德

大元故蒙軒先生田公墓誌銘

金源氏踵唐宋舊制以舉業取士號稱文武正科大
定明昌間人材輩出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南渡後

境壤蹙時事艱其自淵源兒關中來者多憂深思遠
忠義奮發懷赳赳干城之志況其風聲氣習歌謠慷
慨而有故家遺俗者哉公諱文鼎字仲德姓田氏其
先京兆醴泉縣人曾祖俊正隆初董汴宫役因家太
康之俟陵祖秀徒居蒙城遂占籍焉祖用御史君貴
贈上輕車都尉鴈門郡開國伯妣尹氏贈鴈門郡君
父芝貞祐二年進士第官至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
副使資雅重有相望妣楊氏鴈門郡君公生而爽朗
稚特已軒露頭角振觸物論為奇童嘗問學燕山張
融一見即以不羈許之為人有膂力善挽彊汴京受
兵得請於香林先生應募自効執政以公書生年少
倜不之重及觀其拳勇試以方畧詢之究如宿將射

敵應無遺策以勞授武節將軍西南面元帥府總領
仍佩金符以寵異之京師飢遣公將五百人取封丘
麥既還去城遠假千騎來襲衆欲鳥獸散公聴之曰
彼騎我步若前避後躡逃將安之即分為二隊相去
各里許結陣而待戈矢外翼負者居中轉戰緩退手
先作氣敵叵測不敢迫比至城不亡斗麥一卒執政
才其為命監鄭門前後出活飢民甚衆汴梁下縱民
四出護二親北渡時同發者數百家舉親外收死罔
疾往來保庇不少倦如渾源劉祁母泊祖母病死半
塗二子相顧號泣而莫之何公為死瘗生負兩皆得
所其處患難中自拔不暇能急人之急如此何義烈
哉逮來居相下以發親殯甞為事嵡未負薪日供所

需以盡子職既而應廉訪劉汝翼辟爲幕寀官時
朝廷遣駐龍朔九上計三往返事集而無難色歲壬
子轄國賢王定封彰德爲分地擢用賢雋特授公爲
本道課稅所經歷時持政者多不法公諫止不從即
投劾去後果敗中統初又爲叅政商挺辟署劾行臺
幕屬無幾罷歸公少負氣挺節持論高料事明義之
所在勇於必爲自視以爲一世奇士幅巾藜杖掉頭
吟諷不知去古爲遠遹惟其學高六藝名重一時邦
君特相爭以禮幣招致尚期有可爲而爲之者然以
　太剛又不屑取媚於時故其抱負治具竟百不
一試晩節與西巖張旁緱山杜瑛以詩酒自嬉不復
談經世事矣臨終語其子復曰士之出處莫非義命

道行志通伊周不爲之泰道窮志違顔原不爲之否
從古迄今有才不遇賦死溝壑者豈獨余哉是非所
當戚戚於吾衷也蒙軒其自號云公善作詩工書學
道麗有楷法至於丈尺大字尤極精妙云癸酉春二
月七日以疾終廣川客舍享年六十有三夫人晏陽
李氏系出唐許王前進士司農丞無黨女共儉淑善
母道光備教子孫有法白首一節安公之貧後公八
年辛巳歲亦二月七日終於家壽六十有八生二子
一女嫁士族子復傳家學有詩聲終河間漕司從事
衍富文學通吏事由憲臺史轉備中書　今爲禮曹
主事女克光紹遺緒云孫六人曰伯耕曰叔耘叔耦
叔耜曰重曰芸衍將以年月日舉公柩葬鄗南新

兆拜來請銘　雖後進嘗獲拜履綦知公爲頗詳既
序其行已聊以生平底蘊未克展盡爲士論所痛惜
者銘之銘曰
士貴尚志趍事赴功況作而行之廼士夫之所崇矯
矯田公繫時之雄振靈惰之遠駕駑思從事而匪躬文
章足潤身之具才武見將領之風桓桓桀挺明夫戰
攻解臨機而制變張國威於小戎奔走急難笑談折
衝朔漠三往冀群一空顧邑職而弗辭魯漕討之是
供政不我俾坐困簿叢字窘潤阿肯與彼同利器百
而不一試在先生爲不逢道義蟠胷伊周是宗既得
喪之不我與吾胡爲而戚乎衷有軒曰蒙獨善固窮
閉戶讀書飲水長終人邪天邪問大鈞而無從惟子

孫之可卜見德澤之所鍾繄臺閣之就列蔚珪璋之
顒顒洹流迤北太行之東雖高深兮易位尚知爲蒙
軒先生之封

故正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 并序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
横海王君以疾卒于私第正寢歛有七日其子庸彝
董縗服纍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
不得辭者公諱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
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德不仕禰府君諱昌齡金季
嘗游宦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侯參議軍府事後
以公命來攝衛輝有惠化於民惟君器識早爲經略
公所知己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

年中統建元真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年易州而路
號陞貳總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
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為
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寮勿宰相至以佳士
上聞魏河朔軍鎮吏重而俗悍號難理特敕君以少
尹來治廼曰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救吏權於
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謁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
構黨持短長赫官府張其君發其姦杖踣之萬家稱
快自是闔郡嚮風書樂誦香曹務為清簡八年辛未
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
至環城為海衆胥沉為感君廼督權師浮舟楫濟民
於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衝徙橫堤疏二渠一注汳瀆

一達河故道水隨退得膄田萬頃佃貧民仍請廩粟
得萬五千石活飢殍者既而復檄治田龍堤葛邑口
於府西以絕永患曰烏可使吾民重瀆于泉故水去
而民益親繼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春
詔起君充河南道宣慰副使
國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
羽書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為不
少時大軍復東掀五河戰力而餽之河走淩蔽川不
易轉致衆艱於行君毅然以濟事自任至撞冰東下
一夕凍解軍威藉以振殺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
不苟避有如此者明年超擢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
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資才選既署

事有告蘇州應草竊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往討公
曰雖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憸人流言
激之鬪衆間以利斷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
實綫發未晚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安其臨大
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
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闢耕屯以盡遺利若
爾非惟實內地且減劉遊卒坐銷外侮遂其議付有
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陞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歸
居三年竟以疾薨之遂至於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
前後寵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為未
過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觀仁鄉王尚里禰塋三昭首
沈夫人夾谷氏前公卒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彝

曰範範前公九月卒二女長安歸徒單均次適趙
常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儒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
所自教云曰子愛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
青牛鏡之子一在褓公為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
持論識變通無贅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
務當其可為推致所學惟恐不臻于極然事無巨細
卒以大體中持恥近功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
至威儀柔嘉小心式則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
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峻慎許可嘗
詔公舉可執政者廼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
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窠隱蔽以副上需分司者不
計應否悉掩為已功弊又恬不為怪至是公以前行

沒入十萬餘石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毋喪衛
變轉從吉執役者公曰志孝之人胡可與廁遂抜而
斥之其惜躰正俗又如是可書者尙多惟著其較大
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大學爲道將何爲俾明一德新民舉行焉而底善是
依要本平治先修齊俾明厥體用或遺其在孔學非
吾知偉哉王公天稟岐自稱細行初不遺若考眞事
子肯基一日雲夏看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雖
則非公誰又後宮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翼垂越若
有物中繫離從心罔單體弗蘇期於俯仰無忸怩人
或否惜我則然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儀
綏何若兮印何纍貴夫松檟餘光輝天其或靳將從
貽俾爲清廟璧與圭奉之天門光陞躋仙山東麓朝
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殁而從禰爲㚇塋足慰下泉
含笑嘻零落不必西州悲我銘昭昭惟昧詒

秋㵎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九

秋㵎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碑　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銘

夫人臣建非常之功埀鴻不朽者罔間存歿俱蒙顯
異如配祭大烝勒銘彝鼎諡號廟饗寵擢赫靈扶我
桓撥況三世迭將際興運依末光佐权混一之績著哉
皇帝撥亂符章　先業念開濟之艱難感風雲於疇
昔爰推卹典允荅元勳粤元貞一年春正月己丑近
臣兀寀又奏平章政事不憐吉歹言臣故父榮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阿术南征北伐汗馬之勞
頗効尺寸状見與臣父差有宣力者已蒙　恩避敢
昧死以請　制曰阿术乃祖乃父自
太祖朝服勞王室多樹功閥名高諸將可嘉贈諡其
在故家不得扳例於是降璽書告明廷特贈開府儀
同三司大尉并國公諡曰武宣　詔下中外荅揚大
協輿議嗣侯不憐吉歹承　命式抃且舞將即汴梁
賜第建祠樹碑昭明三代于以修大　寵光宣揚先
美慰安神靈載德象容昭示無極乃謁翰林學士王
恭以銘章爲請謹按家略序而系之以序其先世出
豢古兀良合部速祖程里必者爲人音吐洪亮以善
歌曲擳生李忽都抜都猱目爲折里麻漢語深謀略
人也其三世孫合赤温抜都生二子曰哈班曰哈不
里哈班生子二長曰忽魯渾次曰速不臺
太祖皇帝在班术納海時其父哈班輦以群羊餉
帝中途遇盜被執忽魯渾及其弟繼至以戈刺盜殺

之餘黨逸去遂睨父難鍼肇竟達於上自是其孝
義之名聞於朔部間
太祖朝忽魯渾拔都以善騎射充百夫長乃蠻之未
服也戰長城南率先鋒摧之彼即敗遁其弟即嗣侯
不憐吉歹曾祖也
第一室曾祖府君諱速不臺初以質子入侍繼爲百
夫長壬申歲
太祖經略中夏首攻桓州城小而堅勢不易拔公鬬
而先登　上壯其勇賜金幣一車歲丙子
帝會諸將於禿烈河上詢曰滅里吉部未附嚮爲朕
征之公即應　詔選裨將阿伯出領百人爲候騎仍
諭以方略如其言彼果不疑弗爲備大軍至陣蟾河
上一戰而潰擒二將鼓下遂降其餘衆辛巳追滅里
吉酋長霍都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年
太祖征回回國其　國而去命公與只別追之及
于灰里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
張軍勢其王果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
既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月庚
死獲珠貝不貲以獻
上諭曰速不臺枕干血戰爲我家宣力朕甚嘉尚賜
珠寶一銀甖明年癸未請征欽察許焉遂遶寬定
吉海取太和嶺鑿山開道出其不意至則其酋長方
聚不租河縱兵奮擊彼弗能爲計竟收其境又與斡
羅思大小密赤思老金戰降之尋遣使奏乞以滅里
吉乃蠻怯烈杭斤欽察等千户別爲一軍歲甲申八
入覲驅萬馬爲贄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
等部又掠西番邊部獲牝馬五千疋貢於朝一無[redacted]
爲歲庚寅
太宗命
睿宗循宋徽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道出牛頭關
遇金將合達帥步騎甚衆[redacted]上問方略所便公進說
曰城邑中人遇勞苦即勸厭逞挽氣毁與戰易勝是
役也大敗合達於三峰山自是金不能兵矣壬辰夏
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諸道兵攻圍汴京金主北走
渡河尾敗于黄龍崗殺戰士萬人癸巳秋汴京降俘
金后妃寶器獻[redacted]下其冬圍金主於蔡明年甲午
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
俾就樂土其骨而肉之之恩尚未忘也其年
詔諸王拔都西征[redacted]上以公識兵機有膽略選爲先
鋒戰八赤蠻妻子於寬吉海辛丑歲諸王拔都奉
命征兀魯思爲所敗攻禿里哥城不能下奏遣公督
戰遂禽兀魯思王也烈班攻禿里哥城三日克之復
從攻馬札部聞其主怯怜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
進公出計挑誘至漷寧河大軍會戰不利遁於下流
木渡直擣其城拔焉公以
定宗朝戊申年卒於禿烈河上壽七十有三公深沉
有謀略善於用兵勇敢無前臨大事有斷初
太祖征西夏公請行[redacted]上念公久在行陣命還家省

未晚復請曰君勞臣逸恐無是理
其忠勤類如此今以曾祖妣夫人忽臺
帥府君諱兀良合台總戎府君長子也
輛軍事
太祖[illegible]憲宗方轄亂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
用存傳勞分掌宿衛辛巳邑
定宗征女直國破萬奴於遼東又佐
大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等部己酉
定宗升遐大王拔都與宗室大臣冊立
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歲壬子時
世祖皇帝在潛奉[illegible]詔征西南諸夷命公總督大營
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二部酋首來迎降涉
金沙江所在砦柵負固自守以次攻下之獨半空和
寨依山枕江下臨無地穴石引水牢未可拔覘知絕
其汲道公親率精銳前薄越七日寨破勦殺無遺類
繼進師取龍首關翊
世祖皇帝入大理國城其年秋分兵取附都善闡及
烏爨之未附者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力
拒戰大破於洟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
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砲摧其北門縱火
前燬皆折不克入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使不
知所為如是者七閱日伺彼方醉困氣疲夜五鼓潛
師躍入亂斫衆自內潰克爲先時國主段智興逃匿
昆澤併擒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嚮服大爲民梗

公曰弗痛為揃刈不足以震讋之命裨將脫伯押真
率麾下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而內向
互圍合與子阿朮陷陣擊剌禽獨草雄川谷為一空
是亦制蠻之一奇也自是所向風靡節解不二載平
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
加如魯魯厮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
蒙趨瀘江劃禿剌蠻三城宋邊將水陸駐兵來拒戰
蠻兵斬獲不勝計遂通道於嘉定崇慶閬抵合州濟
蜀江與鐵哥帶兒合兵以雲南平定遣使獻捷於朝
且請曰西南夷漢省郡縣之設官料民俾同內地此
其時也允焉蒙 賜其軍銀五千兩綵段二萬四百
定仍授銀印俾還鎮大理丙辰歲九月遣使招降交
趾留介不報冬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
陣象騎步卒甚盛公分軍為三隊濟江選鋒徹徹都
從下渡先濟大帥居中次駙馬懷都仍受徹徹都方
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我逆駙馬隨斷其後
蠻必潰走海汝伺便即邀其船艦定成禽矣公既登
岸即縱兵與戰選鋒違節亦來渾鬪彼軍雖大壞得
駕舟逸去公怒曰違律失期軍自有法徹徹都懼飲
藥死遂率止郡治七日軍令靜嚴秋毫無所犯光炳
震恐崩角請歸內附於是置酒高會饗軍鱗屋帶血
崇臺戈舡四艘而銅鼓為寂然矣已未夏
憲宗遣使來諭旨約明年正月與御會於長沙是秋
率四王兵三千騎蠻爨萬人掠橫山寨柵關老蒼關

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人以俟戰盡殪所至調兵旅
拒且戰且行自貴州蹂象州突入靜江府迹破辰沅
直抵潭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
阿木横擊于前盡破走之公提孤軍入絕域殫智竭
力同德一心轉鬬萬里前後敗殺宋兵四十餘萬州
又遣兵來犯藏之門豪掩溺無算彼氣沮不復敢出
壁城下者月餘聞
世祖皇帝駐師鄂渚尋遣曲里吉思將千人來援仍
慰勞之由滸黃北度與中夏孟歆至上都至元八年
公卒享年七十有二以祖妣夫人外剌真配賓生[illegible]
開府公
第三室皇考開府公諱阿木貴和粹行義修正沉毅
卷五二　七
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
憲宗朝癸丑歲以白衣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天
下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平大理
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一攻一戰東成無[illegible]
教令竭力奉親移忠為國其破水寨拔關城奪國君
於馬湖舟指可擲索盜馬於山擒賊將生擒之又壘
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偉者也臺蒙[illegible]
憲宗賞諭有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一
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開於先[illegible]
然也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illegible]
佩金虎符治兵于汴後立宿州至元元年秋八月[illegible]
詔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　府經略兩淮

軍聲大振四年秋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
怙城等柵俘生口五萬人江陵豊鎮宋人聞我旆還
多掠選兩淮驍悍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
謂諸將曰若不投宿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難濟江
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
伏發斬首萬餘級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觀漢
東白河口謂諸將曰若築壘於此以斷餉道襄陽可
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
堡六年七月大霖兩漢水溢宋大將夏貴范文虎相
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illegible]
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
從之明日南舡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
卷五二　七
獲閩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illegible]
陽文虎率舟師來救來知府以百艘泊百[illegible]山制手射
城役皆邀擊於灌灘敗走之裨將[illegible]百舫
躍入襄州尋乘輪舡順流東走[illegible]分艤戰
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書公[illegible]門閑擒張
餘衆盡殪是月授驃騎衛上將[illegible]章事都元帥
如故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illegible]之襄樊兩城漢
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
此為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
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秋七月奉
命掠地淮東抵維揚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
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公入

覲因陳奏兵事曰臣阿木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
於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
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
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於今日
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　詔以兵十萬付之三月進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
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
欲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
黃家湾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舡入湖轉而下江便
時雨九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
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右丞相伯顏公議決
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攻郢而去初過郢按行舟路

經犬澤中忽騎兵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班
馬被甲擐摕已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
斬五百餘級擒趙范二統制乙未攻沙陽新城拔之
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十一月丁酉公往覘漢口
兵勢時夏貴已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亘
犯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羊羅堡西沙武口
入江甚便十二月辛亥大軍至羊羅堡攻之不克公
語右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
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聞
霽風息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
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喋血大鏖
中流敗去得舡千餘艘公登沙洲急擊攀[illegible]闢而

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於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
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以為從天而
下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
為赤羊羅堡亦拔盡得軍實右丞相議師所向或
欲先取蘄黃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
取鄂漢雖遲旬時可以萬全且將士有家欲上欲
下公私兩便事儻蹉跌我任其責從之水陸趨鄂
焚其舡三千艘煙炎漲天兩城大恐漢陽鄂渚投
兵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等州降戊戌公率舟
師趨安慶府宋殿後帥范文虎出降繼下池州宋
平章賈似道督諸道兵扼蕪湖先是遣行人宋京
來請和二月丁卯師次丁家洲公與右丞相議曰

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舡出彼已亂射又執我邏騎
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又曰若避似道不擊恐
已降城池今夏難守若欲實和使渠自來作何語
徐為思之遂與前鋒泰州觀察使孫虎臣對陣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
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陣
動趣我舡急進公即挺身登艦手扼衝舡雷鼓大
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
道倉皇失措舳艫擻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麾將
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壞即回棹前走右丞
相以步騎夾岸掎之追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
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

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
州夏貴走廬州巳巳無爲軍太平州和州降癸酉建
康禪將徐王榮以城降撫慰城中市不易肆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甲寅
命公囲守揚州甲子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
其千人獲塩舡三千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濬
真衆以助揚之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
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蹈
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巻
鋭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
而回戈萬矢兩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
蹂之追逐斬馘萬八千餘級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

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辛未公登石公山望而
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摘伉
健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
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
虎臣命前舡悉沉鐵纜於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不
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閧走追至圌山獲白鷂子七
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敢出矣十月壬寅進拜
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
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絶應
援揚不能爲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
力爲多十三年二月乙丑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左
丞相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

故也若絶聲援塞饟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
柵揚之西北丁村扼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餉灣頭
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夫長伯顏察帥甲騎
三百戍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
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
月己酉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
村與我兵相抗至曉伯顏察來援所將皆牙下精兵
旗幟作變亦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
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
百人辛卯李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
千人僅入泰州塹築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
州降乙卯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

命戮揚州市初揚泰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秋毫
無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一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
罰信有古名將風其年九月兩淮悉平冬仲北覲見
世祖皇帝於大明朝殿庭陳宋俘設大讌賀平宋
因上奏曰是皆
陛下威德所致臣阿术何與焉君臣慶洽錫弓湛
露有不足喻其樂者第功行賞實封與泰縣二千戸
廿三年奉
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剌霍
州以疾薨享年五十有四訃聞
上震悼久之詔諭有司曰阿术平昔多著勤勞其靈
車南還給驛騎六十疋所過供帳設奠葬大同宣寧

縣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
闘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侯嚴辨躍馬挺槊陷陣深入
故士卒感服争出死力南征北討四十年間大小百
五十戰未嘗敗衂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燮
閑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
與孫呉合云某竊嘗考昔方叔召虎為周宣平淮夷
詩人述其功績蟬聯炳燿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
與其輔佐由今觀之若神人然不過陳其車徒之盛
謀猷之壯而已若夫開府公飛渡長江合勢先攻因
舟於敵乘機制變間不容髮恐詩人歌功列之于雅
有不足論其美者况三世繩武為
國虎臣身都將相功名自終越古無華由
皇祖元戎推誠事上顯爾都帥竭力殊方開府公奮
身為國心若金石忠結人主之知功定天下之半宜
乎如營平表長用於漢宣形圖麟閣郭汾陽輸忠於
唐室廟開私第蓋君臣之義始終之禮自相感發固
將有以焉爾異代同德古今一時又何假魯靈獨美
龍旂之祀哉爰作樂歌以登新廟其辭曰

奕奕新廟　有侐其庭　耽耽四阿
桓桓兩楹　鼎薦牲牢　罇湛玄清
三事同儀　品物具備　上交神明
下輔孝治　子孫烝烝　執爵而升
以祼以濯　乃伏乃興　僾然愾然
如聞形聲　工歌祝告　載揚我武
於赫
皇祖　方叔召虎　翼戴
三靈　華開萬宇　忠勇奮發
所向臣虜　威憺西陲　削平南土
儼景同轍　照映中古　於爍王父
奮戈濯征　惕彼西夷　是懲是膺
如霆如雷　不震不驚　雪山雲靜
濵水波澄　鯨介肆狂　皇威載暢
掃除妖氛　破南海浪　蹀騰宋境
孰敢爲抗　赳赳堂堂　寔曰忠壯
文昌上將　兩兩翼帝　羽林壘壁
櫕大制器　於惟顯禰　繄時英衛
師于之試　折衝萬里　旆鼓歸來
教詩說禮
世祖再造　有慶秉鉞　貞固不庭
俾牲式遏　料敵制勝　如火烈烈
摧枯燎雪　江海有截　車書會同
論功推傑　元貞守文　載念忠勤
登扶錫土　光融九原　有來酬戰
意甚閒暇　釃酒臨江　投壺歌雅
敬之一堂　冷風灑灑　鐘鼓和鳴
祖考來假　宜其家世　翼翼振振
孝孫有慶　聲于廟門　嗣侯伊誰
平章政事　為子為臣　惟敬惟義

祉委祥臻　忠傳孝繼　子孫承之
垂裕罔替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一

碑

大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

元貞改元之二載歲舍柔兆月維[illegible]寅十有七日甲
中[illegible]附馬高唐王臣闊里吉思奏簽書宣徽院事臣
賈脫里不花言惟賈氏三世先臣供奉內庭維與王
食夙夜祇勤顯著微効今飭終之典表行之銘未蒙
贈賜敢援例以請[illegible]制曰可仍傳旨翰林文諸石碑
傳信後來臣承
詔伏念方今追崇
宗祖因之懷想舊臣稽諸古者寔
皇王盛事敢再拜稽首攷其世系而論列之謹按賈
氏世為燕之大興人高祖仕遼金職居人氏祖就夫
人李氏生一子曾祖諱昔剌躰兒魁梧寔世業貧
謹愿以孝行聞鄉曲
國朝甲申間因上元奉御劉公紹現
莊聖皇后時
睿宗駐和林北有大水曰也可莫瀾有峻嶺曰抗海
荅班與中土遼邈以公不悻陵侍闕庭即令典司御
食甚稱
上意頗而愛之以其鬚髯色黃因賜名曰昔剌然魔
公漢人與風土不相宜令徙居灤州以優便之既而
上思公不置曰賈某在吾左右飲食起居殊安適也
復[illegible]名史供奉其諸色庖丁悉隸焉凡宮闈所需改

雖繁多章益辦給人有不逮未嘗挾所長以聲色拒
人衆以此敬愛若儒素然加以謹飭周密勤而有爲
故寵蒙
春諭命與貴近商確大事深識遠慮出人意表時
世祖在潛知其重厚可大用迨中統建元特授提點
尚食尚藥二局兼領進納 御膳生料令佩金符用
彰勤恪既而
昭睿順聖皇后嘉其克調鼎味以宮人蘇氏妻之年
既耄猶不倦勤既而以疾不起將葬家賜衣及所乘
騏鞍至庭奄然而逝其方寸洒然略無愧慊送終之
具一從宮給葬漆園先塋定至元五年二月八日也
今贈嘉議大夫開喜郡侯謚曰敬懿夫人李氏淑慎

柔嘉克偕婦道初奉姑於兵間食少不足供養自以
粱糲雜蔬而食其賢孝可知年五十九沒於中山維
姑亦亡壽九十有四夫人生子一人今贈開喜郡夫
人謚曰節孝祖諱醜妮子嶷然殊異及長多力倜儻
有襟量甫丑歲
世祖皇帝愛其風骨峣峣穽置御坐側既廷
昭睿順聖皇后妻以宮女毛氏從征大理穽躍馬入
水捉戰艦一併擒甲士十餘人
上重賚壯其勇而惜其輕銳也自是命與丞相線真
出入而持護之及還 上欲大用以疾終檀州今贈
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曰顯毅夫人毛氏系出延安
有婦道宗族以賢稱撫育孤幼皆致成立賈氏擢振

夫人之力居多享年六十有一贈臨汾郡夫人謚曰靖淑子男
三人女二人孟曰忽林赤仲曰買狗性沉厚寡言笑幼事
裕宗皇帝官奉訓大夫典饍署令卒年四十有一季曰
寄狗天資慷慨能睦諸親自幼侍
安西王官至懷遠大將軍陝西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
卒年三十有七孫二人長曰錫烈門官至掌饍局提點次曰
觀音奴女二人長侍 中宮既笄願拔髮爲比丘尼賜號崇
教大師次曰迦罕適中書左丞相即律公第九子參知
政事希逸顯考諱忽林赤資寬厚美儀容善騎射中統
辛酉冬
上北巡道出穆壘土風霾晝晦俄有賊來犯遂射而斃
馬下 上壯之至元初襲祖父職佩金符提點尚食尚藥

二局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夙夜在公克紹乃職繼授嘉議
大夫徽政院兼尚膳監事出入禁闥三十餘年嘗侍
清燕調羹御幄曾無覆餗之憂將命公朝每抱有
終之誠悉心盡慮敬慎如一過則歸己善則稱人橫逆之
來直受之而不校其稚重有量根於天性自然非矯揉
作爲而爲之也以其年月日以疾卒於位得年四十
有二訃聞
上哀悼竟日閤朝諸臣聞哭皆失聲下至庖丁宰夫縗送長
號者無慮數百人自非推誠接物素服人心焉能感召
如是今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曰忠靖夫人忽八察
皇叔安西王與同乳哺聰貴氣宜室家德充於容行
踐於言爽朗而不掩其柔嚴敬恪而不失其和奉舅姑

則盡孝事夫長則聲節嘗入監官紀蒙賜珍玩甚厚
今封緯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完者不花昭信校尉
尚食尚藥局提點卒於官次曰也先不花蚤世曰脫
哥里不花嘉議大夫簽宣徽院事曰也相忽都魯中
奉大夫司農卿曰王六曰布延不花侍
皇太后于西宮曰忽都不花孫六人完者不花之子
一人曰乞里乞歹脫里不花之子三人曰也先怙木
兒曰達理麻室利燕出曰班不王六之子一人曰撒
里忽都不花之子一人曰伴哥臣嘗觀周禮天官而
下即膳夫庖人之職豈人主尊嚴不厚其身無以護
養元氣根本惟其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使國脉
民命延有所恃而發政施仁散爲天下之福今賈氏
五世嗣守世官同濟厥美宜其子孫報施昌熾榮顯
有如是者銘曰

賈氏五世 箕裘相承 蛻化蛟騰
不變其形 大安季年 萬室南遷
天道在北 公知其然 負鼎北上
割烹肇解 餉現
睿廷 奉承周旋 乃眷乃顧
忠力于宣 神龍舊渊 儼景同隸
尚食尚藥
聖躬萬安 謹飭周密 耆艾敢尨
出入卧内 將事不違 無言龍樓
饗獻朝堂 鼎鑰刀匕 威儀鏘鏘
養德養體 其道有光 一飯之勤
其報彰彰 況乎
萬乘 福賜可量 寵數優渥
垂裕後昆 若若纍纍 爛其盈門
有來遐祉 大集公身 入秩之壽
五福之尊 一笑而逝 長遊帝閽
迨夫嗣子 忠勇絕倫 秀而不實
大用遂屯 于嗟麟趾 延見振振
於穆孝孫 有儀有藝 功歸衆人
過則補巳 犯而不校 是又人所難尔
調和鼎味 有相蘩履 其在內助
彤管有煒

帝曰懋哉 德容嫕嫕 朕自邸潛
深知所以 繼績而行 世濟斯美
崇德尚功 有例有体 曰祖曰禰
若孫若子 謚以顯號 公侯有偉
表之豐碑 漆園故里 臣拜稽首
慎終如始 臣力方剛 國報無已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攝御之方甚
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蒞猶古監郡然而權威視
前代爲有加雄視府盤城千里陪幾十萬其體帶之
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勛閥世胄
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擢授

甫夷之後官府草剏之初帝宣　皇靈統攝羣屬具
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
山其先係沙陁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
仲者與其伯避地遺玉臺山各後以世故徙酒泉郡
之沙州遂為湖西人顯祖府君愁夏国中省官無封
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曰以
官称為號夜乱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独公少
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椿偸直宮省積勞調沙
州鈐部遂
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
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鍏授使祭罕深相結
納情好既密約輸欵内附天兵𦖏肅以射書事竟遇
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兄忠之
不果遂按部曲諸軍門迎降
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隷國王木答里帳下
從征羌落每戰愾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
師還兼破竹势命囤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
守臣率衆偽降伏𣲖擊走之忽都馬踣追兵垂及公
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
王壯其勇召使前傍爲曰當危急際委已以濟人汝
命固不斬邪對曰彼國之勳舊偪塱姦計有辱君命
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迺所甘心
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
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　帝怒不時下欲屠其

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阬
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贼屬咸　在願賜全宥
帝錄其功忠許焉闔城頼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
其部断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
服其詳明爲庚寅秋有詔撥諸部精兵忠勇之士西
征阿思部署公遣鋒卒轉鬭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
城聚踰月不即克一夕公伺守陴者怠帥猛士潛登
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随阿思
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勳名煜耀
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勳能佐行臺於燕上
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塡委日
使一日公輔相聽断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
春　朝廷簽公綜練國事復有顏面西土之寄以年
高辭不拜
憲宗皇帝閔其舊臣處内地使之命錫金虎符充大
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寵其行魏自兵
㨿官府甫建群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
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
翟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
抑奸暴扶良善惠瘝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
者率丘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内則使者
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年於民一日釋菜
廟學頓禮殿圮公喟然嘆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
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事傳長府皆

以次修舉衛漳嵗霖潦泛溢爲民害甚後公請於朝疏河撻堤仍植槐柳萬本芭固坡址捍禦崩嚙且充歲時村邑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剽賊聚黨結百餘輩在所爲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窟其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勉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絕桴鼓之警矣巳未春今
皇帝南伐駐蹕濮苑起公從征旣而知公恙命尚醫診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淸峭有威警以忠順上結主知致出參大政各聲極于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循爲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東瀛吏曾糾絕姦蠹不絲毫少貸虎符總帥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隣境慕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挾筴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爲乃扑數而去自是方苞蘺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爲以重典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臺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曰氏祔焉三子長曰安國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雲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鈐部代兄民職孫三人長教化芳文英發學問擧有稽籍至臨文精覈嬌嬌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敎武校尉

固鎭織官提擧曰萬奴達中胡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旣襄事之三年嗣侯敎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巳來將二紀于茲曾是表阡神道無顯刻以昭裔胄朝夕惴惴有不遑息者孝富使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招告存歿大獲慰愚某謝不敏請愈懇以敎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叙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　潛蛟乘時亦雲驤
李公材武邦之良　拔身鬱明佐興王
西傾崑崙掃河湟　有來群后何瀼瀼
公從鈐校參戎行　卒能建功出非常
天威西收陳堂堂　凱歌歸來百戰場
龍泉精英百鍊剛　試之劃繁尤允當
行臺駐燕總皇綱　上計委積如陵岡
欽伏雄毅錫賚穰　於惟致君變時康
我聽我理多採匡　一日閒望馳四方
疇功便光國有章　付之方岳又汝長
魏昔建國千里疆　德星出昴光煌煌
惕彼羣盜勢軒昂　正名定分我所遑
捕摩燔罷抑豪強　百廢具擧用乃張
若傳有序積有倉　里不桴警執竊攘
大賚禮殿開兩庠　春風絃歌齊魯鄉

瀆民手捌吾𣶒傷　躬督萬民捷隄防
濁流不揚耕且桑　功餘保障歲屢穰
始焉並感肅秋霜　終以惠鮮煦春陽
民祝公壽福此邦　曾不少留我滂滂
公雖遠徃有不亡　陰積陽報理乃彰
子孫嗣封奕葉昌　高牙大纛宜彰揚
河流洋洋沙彝者　是爲元臣衣冠藏
惟德在民久愈光　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國故衛輝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元天縱神武戡定區夏禁網疏闊鈐制有方曰州府曰司縣廼建官監治於上路則復設總監一人其位望之隆控壓之重若古方伯刺史在諸王分地許持選掄委之顓任之父比同封建嗣承世爵按常調爲重若天寵褒潰貂蟬分虎節卓尔良碩之才名胄承宣之美其生也發方召父其殁也思遠桐鄉者繫我衛輝路都監郡塔必公其人也公諱塔必迭失系出瀚海大族王父府君諱押脫王倫初

太祖聖武皇帝龍飛朔漠合一諸部公啟翊開拓奠樹勳伐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仍佩金符顯考府君諱王魯忽倫爲人膽勇善騎射早以世胄爲内侍官歲壬午

帝西征有獸扶拔潛噬御驟一上怒合圍大蒐公蹙獸至

帝前射而殪之■上喜甚錫百馬以旌異自是歷事

莊聖太后

憲宗皇帝以先朝勳舊爲御前總執法每大讌饗衣金服衆名馬變𥎞杖爲官儀周行雲幕珠顯赫也府君生四子公即冢嗣也公姿白晳美鬚而氣幹魁偉膂力絶人長襲父秩出入禁闥親寄無間已而有言貴近納賂致毀者　上命搜索帳橐獨公衣被外橐粟數斛而已由是廉慎爲　上所知己未秋

憲宗西陟棄羣臣而北明年庚申

世祖皇帝北還公奮呈東措迎謁中途　上素聞其賢爲頒恤之及　登極俾就宿衛至元三禩

詔以衛封　皇姪玉隆荅失爲采邑陞州而路遂輟公來監治既下車以衛壤褊狹路郡衛會使輅管帳踏胥無特不力爲撫養遺黎保障一切恐耕然無復綱紀僨瘠縣上如淇控北徼無所附麗公請於朝來隸分辨主宰迄民勞爲多由是衛以三州五縣列河朔劇鎮明年　諸王兀忽魯南征道出淇右供頓儲偫至駭民聽公逺迓喻其故下教申嚴衆歛迹而過輝營帳千屯分牧共西夏則避炎踏頂冬則迎煥山陽踐食村落轄轢州縣有不勝其擾者蓋十年于茲公落其機牙來就約束俾民殖園竹仰供賦稅監司權之入官少有犯民即破産抵[illegible]養民之道公上奏力陳利害竟還民産劃[illegible]數稼甚急雖破産莫克償公憫其[illegible]數不斷爲申理之得免釋[illegible]惠孔

子崩兵後蹙撤不復者五十載公首議修建解二驂
馬輟俸稍兩月以佐費既迄工壯麗甲諸郡釋菜告
朔文物煌煌其疆厥民𤼵思樂泮水貽謀後來有深
意存焉者六年入奏膚功　上喜甚以
憲宗嬪賜之金玉盤帶上駟雲鶻副焉七年河朔大
蝗衛獨不爲災識者謂德政所致其秋料民爲兵甲
衣需紬製之市闕民不易得公命以緡代
敕使以之軍興不可曰脫有悞我則任之民頼有便
八年夏四月入覲得疾　上命皇姪阿速解同尚醫
來視以六月十有三日薨於上都寓館得年三十有
九訃聞　上嗟惜者久之遣使護喪南歸葬汲縣西
郭清水之曲公姿剛毅聰明孝上忠奉母孝平居寡

卷三二　十三

言笑凜不可犯及與僚吏共事有量知體通識論樂
從善無一毫自用之私要以愛養民力成就王事爲
亟知總尹陳公祐之賢敬讓歡洽與其施設至事關
興除人莫措手者即任其責不自顧惜晨起坐堂上
吏抱成牘魚進公詢尹云何曰得即署及朝士賓鍾
譯語閧翻辯論請索關不可支者不動聲色徐以數
語應之即聽決而去退食鈴閣下侍立不三數人門
庭肅然杜絶私謁當時政令修舉豪強斂迹賦役均
簡俗興禮讓河淇間民物雍熙風化大行皆由公勉
之以公廉擬之以勤強鎮之以安静有以致也時移
事易人亡政存三十年間人物有渢然之嘆論者謂
仁者當得其壽積善常與其報公位不滿德壽未遐

齡天之報施果何如哉予曰不然賢者必有其後一
世之短百世之長存焉天道可必至子孫而後定者
審矣夫人月刎氏姿淑娥亦瀚海名家後公十七年
卒祔安玄堂子一人即今嗣侯塔失帖木兒女四人
長夭次適輝長玉失乃次適汲尹也先不花次適工
匠府經歷小云失不花孫二人曰不顏帖木兒曰脫
忽帖木兒女孫一曰不顏的斤初公薨嗣侯甫三歲
後二載太夫人挈之謁　皇姪阿速歹令舉頭視曰
曰嘉肖其父仍撫背謂曰汝蚤成立當繼先業既冠
從叔父懷遠觀
世祖皇帝詔侍湯浴扈東征有勞績至元二十五年
命襲爵官懷遠大將軍材識明敏臨事善裁決止酒

卷三二　十三

十年讀書無倦秉志挺特有過人者祗適先志健跋
時考蔚然以賢師帥稱佳聲載路達於
天朝崇賜府第一區賢王亦以錦衣玉帶白金爲賚
大德改號歳冬十一月以書幣走京師請於某曰孤
子無所肖似尚賴先人遺澤很嗣爵位朝夕惴惴以
圖報爲亟惟是揄揚先美昭示永久庶幾少有慰焉
敢百拜以銘章爲請追惟先郡公交寂久知行已爲
辭義有不得辭者謹按善狀系而銘之銘曰
金天瀚海包元精　斗極通貫氣上蒸
地靈人傑古所稱　篤生世賢爲國楨
爰有
眞人起朔庭　風雲偶景爭騫騰

維公家世開玉城　執掌天憲昭儀形
帝前盤服屢伏繆　雲幕萬士羅天星
肅馬約束一氣凝　日華光動劒佩鏗
遲洼神駿天池鵬　維藩来邑啓衛坰
其往視師汝則能　衛維小邦勢孤撑
民孚事剩力莫勝　興滯補罅須力行
繭絲保障寧匪輕　今則致理宜合并
吳善知體政大經　兹焉吾分非自京
坐鎮政有公而清　暴強斂跡民歡寧
學校修舉禮讓興　吏畏民愛化大弘
紫庭入奏報政成　賜金增秩循固應
隨以天御何寵榮　蝗不爲災歲屢登

民沐膏澤如懷姘　願公福壽川方增
一夕星殞膛有聲　素旂南下風冥冥
民失怙恃嗟昇矜　昔歌且舞今涕零
誠孫有後事可徵　嗣侯善述德日馨
豐碑隆族勒我銘　大書世篤忠與貞
懷我風愛爲世程　鼎疇漠漠穀煙生
衛人尸祝公之靈　桐鄉世祀何千齡

大元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稷山姚氏先德碑銘

至元改號之五載秋七月憲臺肇建于以配肅天德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平章政事塔察公爲御史大夫其屬行十有二人就舉所知以充員數林亦忝造力列始識姚侯君祥於肅政堂爲人通敏有膽氣勇於必爲以功名自喜尋擢才選由本臺架閣授監察御史朱衣白簡意躍如也時　朝廷方勵精圖治思聞讜議振折散貽循彊之氣君祥一旦責與志合義激于衷矻似與事關者嘗與柄臣廷辯得失推發發伏見於聲色不少假借彼情露氣橫落其椅牙上爲動容嘉其峭直因目之爲巴兒思國語謂其不畏強禦威猛猶虎然且喻之曰爾後有違
太祖聖訓及于朕之紀綱者許令直達無所顧言由是臺閣生風士論有埋輪都亭瞻落金吾之目故四任風憲入長秋官再尹大府皆著能聲遂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因不自遑暇曰愚忠朴直効用何有致茲貴顯追念先考讀書遯世不一見於用潛德幽光流慶後人欲報之德昊蒼罔極有求銘太史光貴彔亥霜露之感庶幾少慰遂以銘章來請自惟君與不肖早以義交友愛之情寔深孔懷況又要不忘其敢以不敏辭謹按東雍之姚系出唐宰相文貞公遠裔遠祖伯祿嘗任絳州觀察判官卒葬屬縣稷山之南陽里子孫因占籍爲邑人今姚其氏者尚餘七十家雖莫克昭穆要之同出一祖風聲氣習猶可識也君祥大父以祖窆艱於溝合別起新阡於嘉禾之北原父諱恭生十有八值金季搶攘家業蕩盡孑然以孤童子流寓代之鴈門鄉貢進士趙公愛其姿性溫克錯之爲門倩其先素以方技行府君幼傳家學或勸售其術以資生事曰利者人所共趨其如不可何

醫重事人命死生繫焉今以餬口計措不精之術於
其間寧寒餓死義之所不敢爲也聞若爲數息遂安
貧處分以闡庠爲業終身不易非道一介不取與於
人單瓢屢空進修之志不少輟由是遠近矜式以師
儒推重之及二子稍長嘗庭訓曰聖賢千言萬語補
人於善以要領而論不過忠孝兩端而已汝等其勉
旃異時立身成人恐不外是壽五十有八以疾終于
代遺囑天福等起宗顯親歸奏先祖爲功配趙氏治
家清嚴教子孫有法君祥初拜御史戒之曰古稱公
爾忘私汝旣委質而臣當殫一心黽勉所事勿以
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君
祥亦請於憲府監察書當言路有犯無隱儻因事獲

譴乞不親累或以奏聞 上爲稱之曰巴見孝子
雖生茲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命侍臣董
文忠傳 旨翰林院特書其事光昭簡冊由是夫人
貫徹闡於時元貞元年十有二月晦考終牖下享年
八十有七生二子長曰天福即中奉君次曰天祿終
和泉縣簿男孫四人女孫二君祥之子曰祖舜終秘
書監著作郎曰和尚未名女二俱適華族天祿之子
燕山尉速不亥先是君祥總尹平陽絳即屬郡封樹
塋券九儀制之得爲者略皆備具及母夫人之喪方
尹真定即棄官奔赴爰奉二親祔之玄塋旣備先志
適展孝思維姚氏自文貞公已來歷唐訖今餘五百
歲彰彰若綫代不乏人逮鴈門府君遭催世故家業

中襄復能積德累行躬不受祉遺之子孫中奉君承
世德之清源浚之以瀹潔而端其本采群言之枝葉
滋之以茂實而備其能宜乎起身韋布致位卿相爲
連爲準勵薄俗而振清標也是宜銘銘曰

岷山導江　發源濫觴　孫榛蔽空
起於毫芒　士貴尚志　再世而昌
天道於赫　孰爲苑苑　東雍之姚
系開鉅唐　盛衰靡常　善需降祥
緊鴈門君　源潛流長　不饗其報
後祉昌量　生丈夫子　訓以義方
一朝奮飛　大我門墻　峨峨豸冠
振朝之綱　摧姦發伏　恥後趙張
嬰鱗上諫　屢皂其囊　精誠耿耿

洞達
帝傍　以虎喻猛　獎其忠良
游刃恢恢　槃錯莫當　外臺雄峻
持憲翹翹　羣狐闢穴　一鶚橫翔
風動百城　孰爲暴強　遂參大政
廟猷寵章　豈曰子能　先代之光
追報無及　有事願揚　豐碑揭業
勒銘煌煌　惟孝移忠　惟忠孝彰
孝繼忠傳　大渢泱泱　子孫訓之
昭示不忘

碑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元己丑冬予提憲福建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抑蓋卑卑有爲者及閱諸僚友間君自平江制以來治軍撫民俱有成効惜去之遽不服款接也後六年予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釁深重謬任田甫拜先壟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禪已終惟是告神明傳永久者不內輸是託其時依幸惠頒無讓既而持善狀以墓碑來請迺勉爲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爲許之臨潁縣里仁鄉人曾祖祖世代邈名諱俱逸樂耕稼以善行稱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治襄城簿

有聲妣李氏安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爲誡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爲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聚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諭之曰鄭土號稱沃壤業荒歲久誠可墾種今棄而不耕狃遷避爲安其安果何在哉吾欲指粒糜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惟命由是遠近襁負歸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戶而祝之矣子辛丑間

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擧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既而嘆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況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數子讀書立門戶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宴止燕衎樂于胥也先是治第鄭城中然未嘗久處杖屨所安多在里仁別業辛卯冬一夕與鄰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召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媼兵燼餘營理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卑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共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溫飫不知艱難所自讀書力田愼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

未艾也言終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祗嚴貞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一閏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大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次天驥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戰占城殁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曾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頤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禮襲父天祐職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兒孫曾女孫一人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葬大陵先塋某穴夫人薛氏祔焉公爲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爲衆信服處身治家不倦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是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

維持援除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
平公南遊襄漢遇俘者疾病顛頓道塗間憫焉遂釐
行橐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思積在人又
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爲可爲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既富廣民
家顧之涯三世在野篤爲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
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既下
流迸四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　若歸
眗眗鄭圃澹澹冲陂煙火相望雞犬埸籬鬱鄭有存
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其誰豈惟義聚善人幾希
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
西成可知崇彼禮鄰張吾四維鳴歌有子幼之樂嘗

產盡吾與之規流惠閭里賑乏宗支人以爲君子富
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與少故里壽
高期頤子孫簪紱何若若兮纍纍臨終朗朗二者切
造孽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以
於身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跋獝淪大陵崔韙異時
瞻豐碑於木拔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金故朝請大夫汝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
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
者多農司辟令是歸若乃策名後造列官今宰終其
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摶霄衞之
河東人幼君舉業將冠有聲場屋間擢貞祐三年詞

賦進士第父元善精韻算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
負債者悉折券以貫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爲其知
止如此公釋褐主苟城簿秩滿令關縣請留公行臺
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
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辟授汝
陽縣令汝邊邑也戶繁俗剽簿多不地著號稱難理
公下車設教條督遊隋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
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王池淹坡等陂民嘗資以
蒔稻歲穫千萬鍾年深堤堰圮漏貪取豪引彊者有
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
若是令口水爲利殊博旱乾有藉焉正患淵餘而用
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

揵圮直漏諸邊撤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閼十數慶量
田疇爲可溉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
自是紛爭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
以之致富焉公曰既殺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
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尉生張青者闔門兩徵類
攘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擒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
牛易耕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猾少萌吾將不
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爲非其興利易俗先
教後罰殆召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
至有州縣得人之諭尋遷豐衍庫使京城變人饑至
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
分可坊君藏以偷生耶其人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

南賓無爲賓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彖以仕乎竟不應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日觀漲西城歸憩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祠兩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學爲郡學官文基適同年何氏子耶氏生女華仙適齊氏次雷氏令狐氏垂娶閻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曰康曰賡曰廣傳家學宦任繁華以驟能称曰應曰泰讀書通醫術女舜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齊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晳與人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頹貌望之知爲一醇儒也所

文皆一時才儁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特與之寔觀河華風土秀潤椎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清明之所萃鍾英秀之所露洩宜其角逐文場而擢名進士揚歷中外而称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靡慮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爲平生顓門之學其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某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矣凡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敎有力焉子賡來請銘曰是某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

銘曰

於休先生　德讓君子　力擢魏科
聲馳膴仕　二宰劇縣　政平訟理

敬謹　開田里　先罰後
令行禁止　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
一非不能　未免有已　鄒論爲邦
厥有深旨　樹畜耕耘　王道伊始
史傳漢循　龔黃信臣　奮髯抵几
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　有得於此
至今遺黎　歌詠餘美　天步改玉
士或易節　布衣歸來　教授爲業
斗食苟生　寧飢不屑　銘無愧辭
刻此豐碣　是爲亡社大夫之墓
其光有曄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

墓碑銘并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供奉或省署倸直著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崇庳而收補焉謂之班祗出身于以抑仕子奇進之風且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彝溫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縣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藉廕入雜流爲慊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貝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

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環慶路員多闕解中外
官守代攙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顯泥而銓調以方至
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
有不便者請復以兩考調佗仕擢族中賢者嗣秩乃
尔則聖人之後杼能輩出不致沉滯朝議從之未幾
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后崩曁國信出使皆以材
選從事俎豆縉紳間称其敏達積前後勞官昭信校
尉勳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廩餉于衛漕長宗侯丌奏公充軍
儲經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內輸外饋應期
取辦頼以紓民力為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
之樂公力為居多迨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

方圓任舊人以副閫寄故首薦公諳識幕府事公竭
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外典憲獄情亢所明慎初
許民得千户印章於時閫以寶甚冒擲偽押獲奸投
欵而南以徼賞格既而潜來事露有司擬之極刑公
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不克從减死論
故制律有惠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論其為
朝廷推重如是四年復應左丞闞公辟署大名宣慰
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書吏分
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刺刑決之公力辨曰
時方関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
惠以常法一邊將以皋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讞於
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爲

士師則可以僇之況奴爲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因
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絶不見曰獨非汝私論國典也
其清脩強幹至爲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
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憚
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擢吏部員外郎所謂
吏數經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為
新格粲如也庫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
奉訓大夫尚書礼部郎中尋以年及請老諸相謂公
營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
自今方為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為可見矣時致
仕例未行俗且以奔競患失為風聞公男退若尔識
者莫不歎羨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

偉資顥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
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娓
娓忘倦故至元已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廢議焉嘗
有以瓜菓爲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
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
浼邪中年後勅断家事毋復関白以書史自娛喜讀
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爲課曰一録則勝數過矣五載
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
世猶有未忘者十三年夏余攷試在汴尚憶公危坐
一榻吐論循健問及世道理有所鯁則慨然義形于
色因泣下沾襟余詢其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
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

鄉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女正內主饋壼儀
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資之殊力長曰誠克家不仕
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其職曰
諒能以孝移理于官而義概藹如嘗爲河南宣慰司
提領按牘官扠員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于公歿
後八年子詢諒來謁余踞而請曰維寵使與先君世
契厚從游且久知行已爲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
屬筆無假寵後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毋讓因弟其善
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　奚間隆汚　譬彼玉瑩
丹青不渝　顯允丁公　志弘氣愉
脫落門閥　奮飛亭衢　貞我寬度

勵夫廉隅　擢居省署　以才以譽
拜囊佩王　氣見舒徐　表見一時
聲光兩都　開物成務　綽然有餘
其出其處　與時盈虛　解紱歸來
詩書自娛　人曰吏師　我曰通儒
淺之爲失　昧於卷舒　公卿之門
形勢之涂　老不知已　伺候奔趍
衆厖爲常　曾何異於　我獨翩翩
勇退自如　以此較彼　孰賢孰愚
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
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故武節將軍侍衛親軍千户董侯夫人碑銘有序

故武節將軍董侯死事后十有九年當癸巳秋八月
庚戌夫人姜其氏卒於其第之正寢用次月九日嗣
子守仁手開玄堂祔安武節壟左禮也重念母氏德
全恩至以守仁忝備戎行省定歲有時不幸擢蠡大
故例同世俗附見於表誌之末何以慰凱風寒泉之
思惟是鏡銘別石媲峙神隧用昭懿德越厥心是使
內翰與叔祖拜欽尚惠顧使卒微志豈唯守仁等幸
亦母氏之永光也敢百拜爲請讓不容已謹叙而詩
之夫人號淑媛系饒澤大家父松崗先生諱軸母元
氏先生資剛正有文行嘗提舉真定八州學校夫人
幼聰慧即教之知書既笄容止幽閑組繡箴製巧者
餘思班經女誡皆通曉大義故金紫光祿大夫忠獻

董公聞其賢淑求配長嗣士元維董氏勛閥大族世
稱有家法若夫人出儒素一旦起家若固有之即能
事公姑奉祭祀不爽婦職小大說懌化行閨壼閒穆
如也太夫人早棄養忠憲公洎武節奄從出帥無虛
歲門內事如麻一諉之主治居無幾何內外齊肅始
一官府然審詳而不傷其婉嚴恪而不害其和以致
家道昌宜豐儉中禮若廼終之以溫惠攻之以恭順
四十年閒奉承內助夫人之力居多夫人嘗以賜幣
爲武節作服衣之入侍
上目其製精適宜且臧手迹顧左右曰董某妻必女
紅之善者或歸語其室多怵而效之者由是夫人賢
淑聞于時及武節之喪哀毀幾絶者再比之奉轝安

雯植碑表烈以終大禮其勤悴至矣加以鞠育諸孤朝夕趨學於外夕勗志於內至祝香空際願克孝而忠若富與貴非所敢希至於時祀雖幼子童孫抱持起拜使習見熟其當然於嬰孩示教又如此故歲時拜慶瑤環瑜珥停鸞峙鵠玉雪照映樂融怡也至元三十年夫人竟以勤劬致疾既革子守仁越千里來省正容而謂曰宿衛事重何以我爲業來吾且逝矣比屬纊立諸子戒之董氏一門世篤忠貞汝輩當効死報國毋貽爾祖禰羞能然吾目瞑無憾矣言畢而終享年六十有一生子男四人長早世次即守仁守礼守謙守仁姿清峻射聲有父風勤於問學恪於官守初以羽林孤兒襲爵尋有功陞宣武將軍簽右衛指

揮同事餘未仕皆謹愿克家子女四人俱適名族武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礼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嫁娶不異虬女媵四及所生女一遺命勞而良之其逮下罔嫉有芣苢小星之惠若夫人者在家爲淑嬡既嫁爲哲婦老而称賢母以行以法宜有銘銘曰

夫婦之道人倫是維內治克雍尤婦之宜毓德由素承家有基懿懿夫人兩全德儀譽彼蘭茝曄曄猗猗植根得所馨華日滋求佳耦而得英配融篤實而發光輝主祀孔嘉供養無違以孝以敬心焉與持志閑天勞而勸義豈特奉几而齊眉庭生玉樹秀擢連枝惟天姿而與教宜並悌而孝思執云施而匪報繄美德人兩遺雖壽齡兮但勸儘五福兮熙熙煒我彤管刻銘在碑香生七誠聲聞禁闈芜千秋兮百代與班氏兮同歸

泰安州長清縣朱氏世系碑銘并序

大元以盛德撫有方夏當其摧強暴剪妖孽而收廓清之功者莫不資心膂爪牙之士以宣其力三齊諸軍號稱果毅就偏裨中論之長清朱氏蓋其一也朱氏世爲黄山里中人遠祖諱寶寶生琛琛生鎮皆力穡致富積而能散以孝謹聞鎮之配馬氏生五子曰在曰揖曰存曰林曰和洎女弟三人皆適里族而揖與存獨慷慨超昆季間既長並善騎射膽略過人平居恂恂殆無能爲者至於臨事果遇敵勇自厲撫前貞祐初金棄燕南渡所在豪強乘亂而起一僨一興

迭爲雄長人賴夫依於揖與弟存廼集鄉義年少團大峯山以自保聞東平武惠嚴公倡率義師壁青崖山伏俟　國兵攸歸揖慕義往見之遂假揖兵馬都總領歲庚寅武惠挈所部歸　太師國王承　制封拜毅衆力爲用時揖以功從公請授懷遠大將軍同知齊南府事甲申略地而西次冠氏與宋將彭義斌遇陷陣中戰歿母弟存奉櫬葬黄山原之先塋禮也存遂襲兄職以信武將軍俾領軍務俄鄆州失守翼武惠復東平就取徐邳乙未嘬歸東陽路之進攻黄先冠焉積勞遷廣威將軍繼升昭勇大將軍辛丑歲軍府第功以最聞　賜金符充東平路行軍千戶迨乙酉春竟以攻戰得勞疾卒夫人李氏系同郡大家

其次室曰吳氏王氏劉氏傅氏生男子五人克正克
紹克脩克恭克順克正即夫人吳氏出既嗣昭勇軍
務仍佩金符改授東平路長清縣行軍千户方將歲
南伐所在戰有之如壬子攻虎頭關以先登得功生
將過見之召使前免胄識面以歸匾嶠之戊午秋
國兵大集釣魚山詔東師掣肘淮海宣武以驍將徇
召伯埭之役有白金之賜己未冬　王師渡江取
鄂分率拔都亢城以入不甲解者四十晝夜中統三
年破歷下城諸校以圖柵功例有銀盤紵袍之賚宣
武預焉至元十一年掀荆山鍋河等戍十二年提漢
甲從元帥李羅饞撥連海清口淮安寶應水陸相望
跡力故明年秋復掠高郵西遇賊一戰而殲行樞録

勞　上聞授武節將軍又准碑叅行省都鎮撫十四
年隨右相别里迭失入覲進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仍
宿抗以鎮明年處劇賊陳壽浮雲張三八等翊鎮縣
設守吏勢甚張比擒獲賊渠者二十餘級隨以家古
濮步七百人收温之五寨以能升本軍萬户十七年
與辰曾造下瀨戈船竹頭木柹積奏增四十餘艘用
是得勞遂疾與歸卒黄山壟之正寢其壯而事者以
宣武自結髮從軍幾三十年小大戰百餘合忠勇奮
發亦可謂無負名之與爵矣夫人張氏系同縣世家
安貞嚴齊家有法與宣武合德生子故女三人皆以
世叙宣授武略將軍本翼管軍千户就佩　父金
守戍臨安繼　宣慰忽都虎篤海征占臘占跋

朝廷恤其師復伏[illegible]頗[illegible]戚良之
寧海部群盜嘯兜若[illegible]灋[illegible]
巴山月簽二路同斧把[illegible]所也武略獨
首九十餘級拎介胄者[illegible]艦者五戰遂平明州
冬暴卒於明州之軍舍為人倜儻好施謙撝有祖讓
公勤素父風天不假壽[illegible]正於斯悲夫明年夏四月夫
人劉氏自慶元護靈轄[illegible]歸以從[illegible]亦以哀悴致
疾終孫子昭先就安祔公樞昭先二女長適幾官兀
頗次歸今武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張瓘[illegible]任適[illegible]德
起身戰下義叙[illegible]衷最不忘其故者於是授擊[illegible]
今授昭信校尉管軍千户俾嗣其世業奕之載月殘
紹介其舅持翰林修撰傅籥敘善狀百拜來丐銘榮

嘗讀西漢游俠傳魯人尚儒惟朱家以俠聞長清在
漢濟北地面控泰岱挾右滄海與魯封犬牙相入今
朱氏世為長清黄山里人家故饒財急難喜施世不
乏人豈朱家之遠裔乎且戎閫為國之正臣豪俠匪
鄉土武斷其豁達匿智雖習俗使然夜風聲氣槩尚
桓而趨事也如是非來之遠積之厚其流胡能若尔
而淵者庫仍系之以銘銘曰
天生五材闕一胡可孰能去兵芟夷禁暴緊朱氏先
其來么麼三世在田嘗而用墜加以孝友勤儉克荷
赴赴懷宣拳勇強果尚桓勵義志不屑瑣諸父而下
廼暨仍孫例生炳虎貞嶋而貫風壓與會雲龘解屯
撫定齊魯于杀于耘蕩一江吳席卷鱷吞會歸一原

張本揖存三世為將道家所忌惟毅不嘗能求厥世
偉曹惠武仁而且智臨陣摧敵處劉燧川居當平時
蟻封謹避儻存是心祭將何害萬斛雖腊功成而泰
於戲朱氏我銘章佩匪惟光昭惟以是誡

絳州重修夫子廟碑

絳為州甚劇其地當河山之潤總六縣以三萬户為
河東冠俗剛儉尚氣義奄焉有三晉餘習州治民廬
高下層壓蟠蜛枕跨崗陵是依獨
夫子廟學據城之東北隅爽朗夷衍奠厥宮甚宜而
素汾北來盤折容與帶郡城而西望之一泮水然廢
缺既久莽為榛墟遠州將艘擇鄉公來始圖興復遂
起大成殿泮宮門各三楹甫朽棧而公卒模然狼
藉者蓋三年于玆噫將有待而然邪至元九年秋奉
議馬公來尹斯郡既謁告顧瞻咨嗟憫夫垂成之功
日就磨剥乃以完故益新為任於是先正殿壯臺門
創兩序九就屋五十餘楹層棟軒翥璀陛整削松楠
有碣碩碩其庭中設素王像以顏孟十哲配侑左右
東西兩廡繪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有四袞冕旱裳
峨峨奉璋奎璧輝映煥焉有光朝既成適選舉令下
士子來歸泮泮滿庠既而衆議以州之治化及民者
非一其大若著者可無聞於后來謁文於余因勉為
撰述且寓夫子之所感焉嗚呼三代之治道莫先於
教學無重於育材材弗育則用乏其人民失化則不
明乎善善不明則民入於僻民蕩於僻則幾何不為

禽犢也哀哉欲求吏之良政之善胡可得已若夫天
地絪緼山川開闔蟠精粹靈非有今昔醇醨之間人
之秉彝具存天之生材不乏然氣之不充俗之不美
者特以教之無素養之未至耳今
國家崇聖道開化源建辟廱於京師立學師於鄉遂
類本業者役其身鳴一藝者無不庸是則大易人文
之化菁莪樂育之方靡不備至奈何吏治者鮮推其
本以簿書獄訟是務為士者不思根極聖道以大學
自任區區從事於章句之末是不副上之所求所望
焉而曰道不明柰無人也宜矣尹蚤以學術侍彤庭
歷臺閣熟其然故下車之初首事學校作新士民耳
目至成就若尔可謂能也已尹諱某世郡人既書其
興建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辭曰
厥初生民秉彝昭融物欲外遷良心蔽蒙於皇元聖
乃大有覺何効何則而先乎學于嗟叔世降及漢唐
道統湮微綸文繪章士鶩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
匪不摩勵科學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溺於自棄
聖不世出發越道源粃糠蠹文浩浩其天南宮之建
序庠是宣穆穆睿思意兹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
盤盤閟宫完故益新馬公之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
豚為篋羊乃予之恥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三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貞祐之兵燬焉無餘前政苟誑初不遑卹圖議興感薪刈其下者幾五十祀逮至元己巳邑尹石抹公慨然以國役爲事工垂構而去尹侯浚實夫衛相與顧歎曰蕭武弁能是爲可不卒其美然學宮故地庳陋湫隘不足奠安神觀聳邦民聽相治城西北隅輿更且爽塏增崇前規而飾其禮殿爲既落成董事者許良等感謙君經始之勤令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廟庭俾遂名於孫曾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揆敢以聖道之隆污廟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

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肄從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成然後官而興之其與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然不可不知其所自故守學釋菜奠幣於先聖先師示不忘本也被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之方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敎明人倫者率屛絕不容躋其間故三代道出一致有學而無廟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敎天理汨昧心喪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騖不絕尾雜壅底之蔽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館林如瀧爾繼作師傅業我擧古誼官守其說而不易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爲標子時公卿大夫士吏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哉此無他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逮魏晉隋唐以來慕高尚者以虛無爲宗干利祿者以科擧爲業其規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爲何事時則三物之教弗明于上先王之澤不及乎下單爲廟祀尊孔氏而王之三代敎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無學間有卓越特達之士出其夷浮學羽翼聖道爲任然莫能極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污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尙而爲之有無也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

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褒崇化厲賢凡可以風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畢擧故經明行修之士往往賓興

天府擢位卿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從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會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昔以劇稱土腴物阜爲絳諸縣甲俗剛敏力穡尙氣義尊實深思遠奄爲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敎也本旣立矣道由生矣師帥者能仰體

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敎作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異時人材輩出娍娍然追兩漢之風孰謂不張本於斯耶不然釣采華名爲餼羊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鬱閟氣上

茲風俗勤儉餘剛枝邑居萬家業有恒既富而教迺
世程鳴呼庠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
報以誠
清廟起廢功勤興心討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搆任遷
更從人繼之卒有成方華古礎排巨楹文欀森棟浮
雲蒸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皷道曰弘春風隱耳
絃歌聲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
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源帶汾河表姑射林壑搦
比泉流交貫無寸壤閑晴山霏夕靄香藹如畫故河
東稱晉腴勝槩之地于斯爲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

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
之禮尤恪歲時單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
者之意歟樊氏里
后土祠其來浸邈蒼煙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物
也兵燼來雖正寢巋然日就蕪圮里中父老朱等憫
其若是乃謀于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
豐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耶今神庭未備不足妥
靈揭虔其謂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
益新智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甓于野
礱礎于山然後工者輸乎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
先後有叙於是繚重垣建靈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
屏凡三十八楹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其配侍法從之

屬旄纛儀衛之數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迺
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亦爲動色凡黃泉紫陛
萬疋既落成某人等以禮幣求文於予將以幽贊神
明紹夫廟貌興衰之自謹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郡丘
之制其典秩華縟肇於漢武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
下令人歌秋風之辭詠汾陰之曲想夫泛樓舡濟汾
河千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躬祀睢土祈穀報
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爲聲明盛事雖古富然
之典是則崇奉者
國家之事非齊民所得擬也以理究之神睢者即有
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
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尔況土爲神廣大博厚無

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爲舊邑以茲爲離宫異館
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已降教化衰
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亡林林總總之民物則既
戕心惑於所嚮有射利徼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倖於
萬一者胡可勝數今奧方之民獨能敦本既始奉祈
富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恭誠潔永永是尊以杳高
瘞無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嚮矣乃爲
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綉組被汾兮一曲坎坎兮鼛鼓
鶬鶊兮真挂歸侯神來欣樂胥芳菲菲兮滿堂偃金
枝兮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偏兮山煙乘回風兮雲軿神欲旋兮何邅奄上
征兮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
澈澈愁予目兮娟娟神篤我祜兮歲有季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
倫建極論政造士迩説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存國有
學而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脩易之道
舍夫子之教將安法歟我
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㝢爰自京師達於
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學其比隆致
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寔守令之職是則道

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而聞喜在秦曰左邑桐鄉
逮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爲縣浸董澤奠鳴條雄盤
遶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爲咽會名卿碩德代不
之人顧山川之氣鍾靈毓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艮隅地勢穹窿如神龜
負圖背露淵水蒼官蒼欝環列庭祀秋煙古色望之
儼然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金率是邑者增
崇非一故制度宏麗甲於諸縣遷革已來神棲碑屋
幸脫煨燼然歲年綿邈人迹罕至浸淫于壞蕪草棘
而宅狐狸蓋有年于茲至元已巳從仕郎張君來尹
是縣首以營治為任既而監縣事脫台簿司天祿佐
史劉瑞爭出廩料資所費而濟厥緻如榱棟桷櫨之

傾頹者飭敝階陛之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
之堂齋廬之位至於神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
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頓
還于舊粵明年春史劉瑞介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
國文正公學記碑門而請曰不腆敝邑猥致力於鄉
校功甫解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之善鬱焉無聞於
後以職以分瑞也寔任其責擬揭諸龔石以告來哲
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堅切辞不能已敢勉為書之
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
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為善卓卓
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
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崗千年喬木昧煙
蒼　廟宮盤盤枕艮方平時絃誦溢兩序代不乏賢
古明良如徐顗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驤至今德
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沒人狐兔藏風雨
穿漏摧棟梁張君下車心惻傷首以營治如弗遑同
寮見義為贊襄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
齋廬有室講有堂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彷
徨吾儒有例善則揚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嚮化此
本張嗚呼廟碑古甘棠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胙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姞姓封此號燕國至
秦廢燕為胙貞祐初金鴐南遷竟河為界建師府宿

重兵繫浮梁院爲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 天
兵掬取之明年京城大饑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
不下千數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多死風
雪間及已濟而沉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
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苛狼戾性於嗜殺之徒率授
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憮然歎曰
人發殺機一至於此邪吾挈舟而來正爲此尓茲焉
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挽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
瀆曰湔以此道場爲設教張本之自於是仁風一翕
此屋回心貪殘狠戾化而柔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
於門者有相摩而踵相接矣凶熖燎原撲殺心於已
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爲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大德

洽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衆謂曰
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爲心印者一與虛而已昔之得
一者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靈又云致
虛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
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毒之妙日月虛而鑑照
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変谷神虛而通天地之
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得
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紫之家十蹟其八九吾不可
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大被於河朔矣師
諱仲美泰原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泮山碧
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大宗主推德分掌

玄教於終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爲本嘉
具重陽宮碑茲不復云歲丙午
部大醮燕京師預焉既受璽特加師玄徽真人號且
賜宝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夏六月
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色如生冬
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縗絰成禮醮
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后十有二
年志安等圖爲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
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與修道宇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爲列太史卿扮
盛事幸爲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
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源知本其篤信有

如此者故略爲序説云全真爲教始以脩身絶俗遠
引高蹈冥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此其
本也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爲日用
之妙其混沌民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奚
淪一叙終不得而蔽之邪如長春丘公在[redacted]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国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矣今觀
玄微李公勵身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
爲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遐想之意渺渺帝鄉乘
白雲而何在依依玄鶴抱黄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士苴
傳剩口論説書百千祈檃服食金鼎鉛樸居紫青致
蓬仙全真獨扶竈王筌只以方寸爲福田七子大鑿

蹴河源龍草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峽李公躍
出春月山天稟至性虛靖專一物不獲迴我紛責流
洄洞𥚃鯨鱷貪噬一世垂飢涎亦人脫死東豚紅蛟
之亦瘦識可寬先生有道光日逞手拂辭柚故疲痔
鱷牙矢拔躁爲蝙濁波吹破爲澄澈遺黎比度顛以
全功成不居世愈賢超出物表其鴻翻千年壽天寒紫
煙以靈揭宫舍至言頭顯具道道根圓伐枘鬼枘開
家顯門人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濟國至今遺照
無微婁皎爲靈臺霜月懸黃鵠一去不復返終南太
華空巍然山中瑞草春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
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鐫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
朝廷以衛之六城爲　先大王分邑許就設監郡敘
府治跨有鄘卿復爲河朔一路是年夏四月河南尹
陳公承
命分虎來莅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法更政
班班具在然連率遠控者恥岸而末之餘子弟資授
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春年法防紐弛群小氣横民遂
殿屎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扶劇蠹蠹一新厥
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爲小惠特以大體從宜處
約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
瀆禁者并之而有綱公吏豳若肅之而趣事散條既
周小大得職時自春及夏暵不雨秋種未殖公曰龍
見而雩其可後乎乃齋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
需作闔境霑足秋乃大熟既而監郡公聿來視師爲
人祥靖明惠樂於爲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
法措云爲之意吻與公合此倡彼和如響之應聲及
其倅王君文翰簡重誠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
而已　是德風草偃翕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
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理將命遂折其須牙來就
約束又以毒民莫盜賊若乃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
農一污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畎畝商者市歸俾習
之管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墮懲勸之果終其任悉
悛革亦二爲致往行婺空時㳽春撤木萬計當淳御
以東陞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大衛小役與

之埒民將不堪力請於上竟以汴輸之河滑且遣軍
士三百輩埒而下我止壁遏水勢而已無幾治甲令
下頒亟官易牛華鄭道倒配科民間以辦農至解耕
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於市既
而衆相率來謝曰脫東鄉之禍者緊明府是賴於是
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扃之户矣殷太師比干
墓在部內祭秩久替公請于
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載驕繹事之夕大雨越明年
二麥倍常噫亦異哉及再朞政平訟理民安吏法一
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爲先俗以教化爲本今
國家文治熠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日就富庶教所
未至寔我之責矧衛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

無所上無以副朝廷右文之意下何以荅吾民嚮善之心遂大起孔子廟內外具贍克壯於昔諸生執經咸得依仰既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醉童盍如僉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人亦以至矣公尤辦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儲節吏聽訟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飾甯術惕為何物故冤者抑者每有所伸彊者暴者自安劉服至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姦欺吾不可以過闌由是入興禮讓風化大行竊照為諸道帥□朝廷嘉其能擢尤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趣裝吏民祖道壤邦緒郭娃香而項精絲而門徒纍季渙□咸因仰願借之心至有攀轅遮道不忍使去者既乃御民懷思不忘東文於余予以鄉國盛事敢勉為論譔之愚竊觀兩漢之名臣如黃穎川劉東海之為郡而能績用章章著皆由明允篤誠建設厥猷故所居民愛所去見思況公自明而誠勤強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忠及物疲瘼自瘳懷我風愛永戴遺賢者也且為吏民作詩庶幾紹甘棠之遺音以永衛人無窮之思公諱祐字慶甫世為趙之寧晉人其詩曰

維古作牧紛治偁兩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勝殊時沸炎多劉懋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徇厥情一得千失罔不經陳公為郛大厥稱三年撫字猶鮮烹頑則伊教孰放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愛政延平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載其清淨民教寧里門夜啓深春耕雨暘時若歲屢登何以教之庠序興春風弦歌徧六城撓陰幄張掩訟廳圜扉無人秋草生高軒比來障緹屏翩翩振鷺朝天庭郡民祖帳續旆旌昔何來暮今遽更漢民借寇簇務我則不獲心乃戰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愛兮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載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千載擬嫓甘棠聲

平陽府新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鰲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為經星恒宿環拱經緯斡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極之鎮宿也端處玄宮辦眡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旗旐以肅擁衛之儀道家取制變設神像遂勅其黑靈焉若夫振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綰元氣也被玄衣裹屬甲戴雲旂耀武德也靈虺穹龜蹲躍前導取形似而從陰類也復役丁甲六神攜指陰兵備將佐也廟而歆之于以填方域祓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在奉祀以謂 天神之尊極者焉我

國家運開龍翔

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遂先聲應宮用彰靈貺列齊民敢後其禽奉哉冀都真君壇其來久矣先時府并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聖像於其上神奠其北户焉兩廂高豪右貿易彩幣市集宇下春秋奉香火甚恪里俗種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罹火裡嚴之禮藏於人心者耿耿固在歲丁亥故老董威霍斌

等類相諗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闕之與替為有無然俾神明棲格無所謂揭虔妥靈可乎於是與趙備崇邪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於平陽里起正殿神門社貴之位庖湢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仰舍神儀法從光怪絢爛飈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里陌後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可使無聞於後且恐歲月綿邈祀典湮微乃介參軍陀滿君用來謁文於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嗣之所自予官晉四載間稔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禮尚儉而隆義奄焉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所事若東里之曹相國西鄰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於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後繼

不俾服貫之勸歷年之久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好礼敬恭神明同望休聲者哉至於晩孚薄之差時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隆義獨化所悅者衆云乃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

列象蒼蒼周天緯經玄枵之次虛危之精羽林北落寮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群生兮奕奕新宮士民之功邃彼靈闕極天尊崇神庭肅敬景風熊驪風馬雲車歲時來同兮神維來降冷飈先驅應鼓田田悲簫洞溢紛進拜祼祀奠將將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來盼靈芳芬滿堂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於穆下拂風雨收寧攘除祆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登穜稬同替繼繼承承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見於李唐增陸於前宋金貞祐末為戎兵燬而頹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黓歲某自御史裏行來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於蒲坂適致祭令下遂齋沐奉祝祗拜壇墓庭序蕪穢路寢傾圮遺像黝昧陊剝敓毀於燬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不稱 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數條吏寢不恭愿可徇狃於是檄會備吏作新是圖貫貲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畢董治厥役改新肖像以嚴神儀逮明年夏五月役行縣次蒲吏告竣功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牢之羞敬妥神[illegible]河

表章新宮敬然山煙庭木變色守吏不任之責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居寬請書其事于石以詔來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求仁本心興[illegible]獨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矣禍若日月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擬諸然讀黃太史所述去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試好事者為之說耳竊有所疑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愚而逆之焉在其為賢也且以遜對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胡以衛君不爭爲至於義抗白旄恥食周粟亦謂事不經見歟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者比自海濱聞善養老來歸當周命惟新明義崇德之世不知俯仰何所愧怍惟踣於茲山之下乎故特表而

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爲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時
歌以祀焉辭曰
瓊靡𦸈兮蘭馨錯薇蕨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
廻風瀟瀟兮波瀰瀰神之遠遊兮邇何歸南吁虞舜
兮帝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
祀典載熈禜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載神兮清風
庶幾儼廻旆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
歲於焉兮永息

故晉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 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
館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
久今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
然非文諸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
太史六家之首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
狀師諱志真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壹人幼沉潜不
好弄及長趣尚冲曠嗜黄老書遂棄家入道既而尋
師來晉止愒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留傳宝珠照法
覺靈府懽悅曰有啓悟歲已亥披雲宋公首暢真風
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
師也吾歸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籙訣香
火脩持晨夜不少懈宋偉其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
籙法畀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怪牒大賾冥奥氣志
既發洞知來物譽据所加法力所至疾痛呻吟隨失
所在中外喧播以靈異稱今

聖上即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籙法參驗諸事
遠邇幽深靈應昭著時既雨且風勢幾傾若命師以
誠祈止少頃豐霽回馭甚廉爲不颶矣
上異之賜御膳仙氅加號普濟大師持光寵焉留館
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風動一時矣中統庚
申冬詔就長春宮設羅天清醮師攝行大禮凡七旦
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
上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 旨馳乘
祝香在濟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等曰吾雅性僻逸
恬於世味偶以藥術供奉 闕庭恩遇優渥已踰素
分物微近盛吾道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從後
來微覺詳疾不起以至元 年夏五月終所居丈室
壽六十有六師丰儀秀整面滿月紫髯垂腹翛然有
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以貴賤易其礼度人之有疾
若已受之推誠濟物唯恐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
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爲宗一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
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攖拂其心至於挾方術出
秘蘊救時行道若世有其人如砭劑膏肓菑逐鬼物
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性性驗於事著蓋世所
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歟教夫遺世絕俗歸潔
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域去教中有裨於世者耳且
以費長房薊子訓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況師之
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仍繫之銘詩庶
發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湯南紀蒼蒼右兩成勢分爰自陝疆蓄潤瑞精萃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爲方山立驛張劒佩煒煌霹靂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呵斥不祥隱若勍敵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鶴馭仙去白雲帝鄉何謝世兮已遠頌其道而弥光嗚呼劉根術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勒石孰爲短長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滂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四

碑

大都復虞帝廟碑

幽陵之祠虞帝所從來綿邈廟據金故茂西北雖兵後發不治獨唐貞元間復廟碑究在蹂躪刱人屢欲易去聲焉以它用主者心懼恍若有徵動延已歷後道士陳志玄直廟西百舉武起真陽觀爲長春別院後購焉約不犯元刻用石背勒營建本始備力來從碑與趺圻身挺植重不支舉仆道士惕息磬折向碑祝曰今神顯思若是顧置安處且違荒穢尙敢他用以黷聖靈神惟降監庶畢茲志安載而去吁亦異哉初樞密趙公良弼實建學宮於鄉縣來志玄爲工師

既迄功以從碑事蹟來告公曰嗚呼噫嘻皇乎休哉惟帝明德萬古是式况冀土茫茫析而爲幽州者帝之所經畫宜乎燕人祠饗不忘廟屢廢而旋復也又遺碑巋然自唐歷五代遼金當

大元戊寅凡五百有餘歲神物護持俾勿壞汝歸與後之責不在師乎志玄曰唯即以道宮丕構作新廟而奉禋虔焉既而趙公將志玄之懇以復廟記見屬某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日月星辰帝文明也君臣父子帝彝倫也山川風土帝疆域也是則聲教所暨巍巍乎與天地同休孰能名而能報哉今志玄黃冠師因趙公一言而復數百年之舊俾來者瞻天就日知慕帝德如蟻之赴羶可謂推原道本敬其所當敬乃

知天理之在人心者曾一息而間斷邪至於稽古樂
書因纖就功戝贊
皇猷思成比封之美又以見趙公事君治民肇享焉
以堯舜之道存其心者也誠宜特書以詔來哲仍繫
樂章使郡人歲時祀饗登以歌焉其詞曰
帝降諸馮東方人兮幽幽深山鹿豕群兮耕稼陶漁
至爲帝兮風動八區烝一乂兮炳惟圻津帝經制兮
物不苦窳化土泥兮聖靈在天濡鳴私兮阜財解慍
南薰時兮鳶飛魚躍日用而不知兮風移俗變天理
存厥彛兮烝人懷思歆明德而祠兮八音庭陳鳳來
儀兮九疑雲深望何依兮栽賡九歌言匪空兮皇天
降衷克綏惟帝聽兮恫彼下民中庸其鮮充兮嗚呼
胡能一天下之慮允執其中兮

[redacted]大元故中奉大夫衛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
銘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爲材足以應變
氣足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爲已任
雖困蹇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
薄俗於當年激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
公見之矣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爲人固窮
尚志好讀書恥陸擹出書馬倔倔塗間癸丑歲以藝能應
穆王府辟一見而列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
王嘉其大有裨益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衆及分土
[redacted]其監與守承[redacted]制封拜以公充本道軍民總管

[redacted]洛邑開河衛會政荒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
張之將無以爲治即啓其利病之要者得廿四事率
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數百家歲貢糧料及椒
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屎息日就安集之樂八年間
規爲保障率以身爲律度至今人賴其惠至元二年
詔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徐宿大蝗移公
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稼垂成即散
遣收穫自救不然衆遺無餘或以不可諫曰救苗獲
罪臣所甘心
朝廷以從權建之吞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其治
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杜私交審聽斷務
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之下必經畫寬

便使民有餘力部内屯戍習豪橫賊民司裁如莫敢
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讙嘩擁其長以來意
在根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貸
爲氣挫而退自是闔境肅然率教條惟謹後比干祀
大起孔子廟殿則集諸生辨經史以致教本至風化
大行吏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晉以材擢
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喜其責與志合踔厲
英發擊豪右摘姦伏逆見隨决所至以神明稱貪墨
者往往投劾而去塞惟異踏有風動百城之目平時
底蘊雖略張設而惓惓
朝廷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嘉剴切反覆
論列至累數千言大率

太子國本建立之際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顓
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又群小流言千撓庶政恐
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
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
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顓柄用乃以併中書
設三公爲言事下大臣□勅公預其議有諷公宜審
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
係併尚書爲一省便右丞相安童位尊望重宜端揆
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皆□
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少顧自是忠
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說者衆矣□遣簽書中興行
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憚

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爲顏今跖吾以法
絕之昔爲跖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
間衆悅弭耳趍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甚
衆軒頓囂嘯公然剽刼兇焰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
以計捕獲即槌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遷拜中奉大
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饞飢例賂遺相
尚公表以廉正辦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
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停溫台新附萬
餘人而西公力爲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校廉繼
米幾萬斛掩爲兵食驗籍償于舊行省下令算商酤
頃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宜停征以示優卹遂撤
公覆明台營田歸頃新昌值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

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咼依俄光黨寇
入衆寡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九月七日也得
年五十有六靈輀抵越人士素服哭祭皆失聲願留
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推忠及物安能感人
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俘越州市次子
皐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介博學
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爲尤長氣
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挺
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奪耶其
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
以私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爲何
物可謂甘貧苦節不媿神明者也以用因能盡死非

其所計聞識與不識舉爲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辭必
已出能道所欲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
忠妣張氏世在野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
醫壬辰際以其術多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耶用
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
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略
將軍佩金虎符充其路行軍總管次曰皐讀書克家
嶠嶠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八男女
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衰服纍然百拜涕泗
以墓碑爲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辱死生之際三入
予夢昔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彼而應於此然
耶雖既挽而復銖其感於予心者固有所未盡今屬

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按毋弟知
府天祥書狀勉爲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　畀我其飴　其道伊何
曰忠與義　安而行之　匪功匪利
致君堯虞　否乃予愧　不曰藎臣
其將孰謂　堂堂陳公　允精貫中
貞亮之義　謇諤之忠　以剛而順
以介而通　養我浩氣　塞乎夏穹
一朝遭際　奮從
雲龍　卽事進諫　獨夫孫衰
列二千石　敏肯赴功　以德以讓
禦兩漢風　擢登使車　覽轡而東

三年齊魯　一鶚橫空　治安陳書
褒職是雄　明我國本　如棟之隆
堯庭預議　孰知當同　屹然有立
砥柱河衝　望公朝朝　帝載書肯
持節江海　卒與柄違　命也何言
其來則豐　哀哀嗣侯　予職大供
臨江一慟　斬蔑姦宄　憤雪九泉
與役其躬　參陶之墟　紋川溶溶
碩瞻佳城　祖禰是從　魂兮歸來
安此新宮　忠傳孝繼　有泱其淵
是維夔父之表過者致恭

大元故眞定路兵馬都總管史公神道碑

銘并序

雲雷合奮也雖伊始君子以經綸爲難提挈廓清傾
我文治世臣以守成爲重維史氏倡大義起營朔关
自都帥公仗鉞分閫來殿鎭方擴武略以濟屯角群
雄而宣力取威定霸於是乎在雖以太尉留後二公
篤忠貞昭嗣服治具粲張民物趨阜至於知垂創之
惟難審守持之匪易躬念成規惆焉恐墜卒之承先
志而推方岳之賢著治效而冠羣辟之列者總尹史
公其選哉公諱楫字大濟世爲大興永清縣農里大
家曰成珪者公之曾大父行北京六部尚書曰秉直
者公之大父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
曰天倪者公皇考也初乙酉歲父金紫公遭罹仙難

時侯齒雖稚資稟剛毅沉塞已能從叔父忠武公破
走仙復眞定衆謂臧孫達其有後於魯矣及長不妄
言笑善騎射傳識音樂略無所憙開府公奇其好尚
不凡令給事左右俾習知政務己亥歲奏授公知中
山府事惟定武衛會務殷使軺營帳中外騷屑公措
畫有方數年閒民賴以安癸丑征南行軍萬戶翼經
略公徇地蘄黃閒當戰攻殊力値阻乏則傾舍樵爨
經營百至甘苦與衆共之及還一卒無飢疫失所者
丞相以公材果從政洽兵皆所於可壬寅春引覲[illegible]
太宗皇帝奏曰臣先兄天倪死事際緣姪楫孺攝行
其職今業克負荷請解所佩金虎符畀之臣天澤備
列戎行俾兄不失舊物臣之願也

上夫加稱賞卽授公真定路兵馬都總管涖政之初頓惟鎭府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頼決一旦惴惴繼述有夙興夜寐謹身帥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良能汰貪墨劭農工惠鮮鰥寡庶藹綏輕而保障之功可立辛亥歲 朝廷簽議賦額戶率徵白金一鋌名曰包採銀諸路審其重莫敢倡言公毅然 上請曰兵後生意未蘇民恐不堪如銀與物折各臧二數庶民力少寬且無逋負允其請詔爲定制迄今天下額焉各道發楮幣貿遷例不越境所司較固取息二三歲一更易致虧耗元貽商旅不通公騰奏

皇太后立銀鈔相權法度低昂而爲重輕變澁滯而爲通便時又有言食有之醬請按籍計口攤散者業以從之公詣行臺論其不可曰鹽鐵本貿易物難同差稅一例配若今民資單弱是愈抵於困不若依舊便議遂寢嘗有鬼行切保之南鄙捕罔獲時徵所在如盜數償主公與保將賈會境上議殭歸于我公弗辨徐曰盡付之第切發地約斃色并斷去其囊橐以絶後患何如賈悟遂詘我免輸償錢數千緡元氏郭其姓者懟府僚屬於達官按贓既而質無實達官怒欲抵郭死公力請釋之曰此人以重辟誣陷汝等何援爲公曰殊之以懲後來若宥之死愧其心也況人命至重豈以妄言共等卒窮極戮哉竟杖而遣之辛亥斷事官也里干脫火思來按本部性苛察喜事凡

拔劾者夌轢羅織莫有脫其穀者公能隱忍將順使膚焰斂熄不致濫及非辜害吾事而已其巳籍沒者十數家公奏明其冤竟皆復業公之拯時濟物民得受一分賜其不自顏籍類多此中統建元首授公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遂舉明州縣文學爲吏三十餘人後皆致通顯云三年齊叛平忠武公首奏兵民之職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公卽日解紱以職讓其弟江漢大都督權角巾私第裕如也遂選勝西郊築治亭圃日以植花木玩泉石爲佚老之計澤車款段倘佯游詠人不知爲故侯失將也以至元九年二月遘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十有九其月日葬獲鹿縣明丘鄉安社里之西原公之純正蒞官嚴恪親戚左右罔敢一語私於其間至若民情鬱而未宣時政舛而未便寢饋爲不安思有更張而後已終其身無聲色遊畋之娛其奉上接物刻巳自厲不一毫及民前後積負至四百餘定弃官日方議易田宅以償

朝廷憫其廉爲代輸焉故在官三十年閒時和歲豐政平訟理鎭之士民輕裘緩帶鳴絲跕躧嬉遊宴衎樂史氏之無事內則連甍接棟井肆縣繁河朔兵餘獨稱萬家之盛外則阡陌從橫耕桑弥望熙熙然爲樂郊之民及替而報政崇獎聲實俾爲諸道法宜矣夫人三完顏氏北京路左副元帥某之女散竹氏金崇光祿大夫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烏野兒長女瀟

散氏子男共一人曰炫武德將軍常德府管軍總管
曰烱蚤世曰煇奉訓大夫孟州知州曰燧朝列大夫
東昌府同知曰熒曰熚卒曰炷煇曰熆潼關提舉曰
燭燃炙曰煬承直郎簽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曰爀
行省宣使曰熛烘炬炘烜焗女子一十三人俱適華
族孫男共三人長塔列赤武德將軍鄂州管軍千户
餘並幼女孫一十七人若子與孫服庭訓迪撿押略
無紈綺驕豪之習彬彬若綬爛焉盈門詩云靖共尒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尒景福公誠有焉公薨之
十年嗣子煇熒介公弟征東經略使掘御史中丞彬
以神門之表來請其惟纍列省郎公以民事上計意
有未安者憂形於色國已切嘆其有志於民及按部

燕南廷見故老歌頌遺愛有不能忘者又知夫流風
善政感人之深也如是輒第其門士李豹書狀而系
之以銘其辭曰

緊農之務世服勤　正以篤實天為親
史維累葉耕而耘　一氣厚積生元臣
惟元再傳鹿其文　弱冠崛起乘風雲
中天草昧殊未分　亦能當闖牧元勳
豈其垂裕彌後昆　大忠遼掩豺豕群
是為明府皇考君　公今嗣封昔孤童
已能馳射精絕倫　利器小試無輪囷
堂堂大府恒山軍　一日作牧兩瀆循
於鑠叔武經且綸　大綱一舉萬目振
如何畫法參能遵　保民無踰家富殷
奠去春甚輕繇銀　權臣按事何斤斤
斂回熇艷燋吾身　拔擢良善脫巳焚
載其清靜民謐寧　丹砂成金頑化仁
澤國水滿花氣薰　高牙大纛馳朱輪
崇高有餘足具陳　公曾目覩耳弗聞
公堂糯食坐日曛　念念民事憂縈棼
絃歌萬家和氣氳　農夫不識城四闉
桑麻藝日原隰畇　熙熙鎮土三十春
歲時報政
帝乃訢　褒顯班上諸侯絪
白頭一德酬國恩　用昭先功畫麒麟

惟其報果忠與純　慶流又見螽斯孫
功成身退養所云　矣解留務遠世紛
鄉園花木清而芬　拂衣去作封山神
空餘遺愛霑邦氓　甘棠懷思墮淚存
零落何必西州門　嗣侯追報圖不泯
哀號同極悲秋旻　我銘騰芳舌可捫
擬配大茂增雄尊　孝思永言世所敦

淇州創建故江淮都轉運使周府君祠堂
碑銘

郡邑之設因形勝而稱望雄由變遷而有併置至於
廢起千載之餘功垂百世之後俾存歿懷思感人心
而不忘者非豪傑經濟之士未易致也朝歌殷故都

兩漢縣爲魏齊來移理衛縣河朔經途東出鉅橋■
陌而朝歌遂墟■天兵南下鉅橋正途亦發自太行
東接淩郊莽爲林澤行者並山取捷躡跡於兔蹊鹿
町之間又分當相魏汲三會之郊盜賊裹集其間日
殞人爲尋常邦君邑長顧目前不遑奚暇遠圖哉故
歷行悠雖莫敢誰何者有年於茲壬子秋
國家經略江淮擢行臺驍事官周侯充諸道轉運軍
儲使仍置司于胙侯道出朝歌登鹿臺遺址顧瞻河
山愛其扶壤且嘆夫梗阻若爾慨然懷闢易興除之
舉乙卯歲公以事北覲圖利害上之
朝廷爲開可■詔以彰德大名衛輝湯版戶五千實
焉復其徭三年因易號曰淇州縣曰臨淇特

勑公領辦其事於是推賢擇能申令請給設官府建
倉廩立市廛外則表疆理布立聚開阡陌梁津爽嶮
以便行路置淇與思德南陽辟村等鎮以開迴曠耕
牛田器又飢貧不自存者一仰給於官下至取材于
山陶甓于野率躬親規畫略無倦色西山鐵官甃竈
公出本資悉發其伏利自是四方流徙願受廛胥宇
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闤闠餘粮畝棲煙火
連屬鳴雞吠犬相聞和樂之氣達乎四境侯復以旣
庶且逸無教可乎遂建孔廟立學師敦化基而尊禮
俗不五載內外修治井井可觀邑居過客相與咨嗟
嘆息曰曩以荒煙廢堞之墟化爲樂郊樂國向也流
逋偏耕之民今爲恒產完美之室雖■天休福滿非

我公建白興造之力疇克臻此旣而公薨于位子鎧
襲職能述先志有光於前者至元癸亥轉官制行州
縣于衛耆舊爲良等謀于衆曰公去世逾遠吾輩生
理日完嗣侯又歷官它郡其開建本末如翼深恩匪
立祠樹碑奉祀光揚何以報盛德而圖不朽遂相率
度治城乾方爽塏地廟而貌之十三年秋適嗣侯自
魏府別駕代歸良等邀過妹邦大合樂以落之相與
請予文以紀其實走早辱公知敢以不敏辭念古之
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持心無一毫功利自私克成
碩大光明之業故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宜矣
如公初以轉致之便與廢棄於荒殘因立聚之成養
流播於完實又未嘗占據膏腴營治己私爲務誠可

謂持心忠愛豪傑經濟者矣致感人心存殁罔間耿
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營祀在法宜銘公諱某字德甫
晉之陽人孝悌忠信慷慨尚氣義蚤以材術振耀一
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具載墓碑茲不
復云今嗣侯自武德將軍陞嘉議大夫佩金虎符淮
東高郵軍總管銘曰

河山兩戒殷故墟　自昔土壤稱膏腴
千年發治灌莽區　殆侶淵藪藏逃逋
政以規畫無良圖　堂堂周侯烈丈夫
一朝王門曳華裾　利爲思興害思除
南來主漕過此都　顧嗟形勝資剏軀

忍

龍庭入奏爲允俞　一語能霈天恩濡
郊圻申畫開井廬　連甍表植左右閭
日中市集百貨俱　荒榛一旦爲亨衢
流民類之彫瘵蘇　傍俠又復三年租
夫耕婦織圃有蔬　桑無附枝麥兩塗
芃芃翠浪西山隅　昔爲錮口今羸餘
我衣我食公所予　欲報之德父母且
胡不均弘秉事樞　天奪之速爲世吁
公去雖遠寃豈殊　身後報謝當何如
閟宮盤盤列綺疏　繪肖公像儼以居
歲時豆籩民駿趨　騋牲在几酒在壺
坎坎鼓磬吹笙竽　睎公風馬來雲車

神兮歸來意愃愉　風時雨若蛇虫逭
甌窶滿篝厲鬼驅　我詩刻石誠匪諛
操之民謠與同符　大書特書不一書
太行礪兮河帶紆　黃童白叟相携扶
猶有墮淚沾龜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中奉大夫參知政事禎進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被二品命服中外具瞻越郝氏惟煒公乃頓首稽首言曰自惟疎薄焉能致此茲蓋我祖考勤勞累積爲祐餘澤集于後人乃克有濟今新壠宰樹麗牲有石惟是大書顯刻表飭神道庶幾報明靈昭裔時而傳永世然非賴篤古達辭者其將伊託遂以銘章見囑厶以寮雅故義不當辭謹條其族系世德祖禰之所以劬躬裔後資德之所以起宗顯親者綴之以銘詩維郝氏其先霸州益津縣人資德之曾諱賢少擢律科第授憲部檢法爲人文無害以識疑平允稱正隆末遷司理參軍佐進發部殁兵間曾妣鄉進士王公之女德柔嘉有母儀祖諱誠長身秀鬚髯儀甚都早以義勇聞大定初對死事子孫得叙用材武授衛軍鈐轄盧溝當國都西門水潦時至艱於航杠承安中大起石梁府君首膺選督役幹辦最功陞昭信校尉貞祐初燕不能都邑德陵南遷得疾卒官下享年六十有七祖妣同開大家亦王氏安淑貞事

舅姑孝謹生二子曰瑨曰珂壽七十有八終珂早世葬場府君瑨即資德之顯考也天性孝悌初鈐轄府君既南從羅所依藉奉母夫人走汴中途困乏置母僕所與珂索食陷間遊兵遇倩馭之去敦武君泣請曰弟幼不任事又母所鍾愛幸免以視義縱珂還行侵念珂終不能逞將其母因跽而訴曰將軍以母故釋弟然母老須瑨可生且爲人子不竭力於其親將安用爲敢以死請遂伏馬首不動兵怒以佩刀剌之即仆地作死狀兵委去[redacted]護母與父會後用恩例調京城草場副使官至敦武校尉至元乙丑某同資德在東平史侯幕獲升堂謁拜時敦武府君壽期頤氣貌魁偉其齊家勤儉有法若一官府然資德年向五十

佑封君列鄕士長已貴朝夕温凊門內事必咨而後
行府君晩好道家言遵其禁忌以靜默自處其修嚴
如此明年春二月遘疾考終于齊氏寓舘春秋八十有
四資德扶柩歸葬眞定縣西三里安上原之新仟夫
人馬氏祔焉夫人出秦國族性貞烈主內務殊健
生平樂於爲善至絶葷酒不御每晨興炷香禱曰願
聖人壽天下安妻家亦沾餘佑又月具饌食囚繫亦爲
常初資德爲郡史曹歲壬寅有盜刼臨城石帥家以
鞫得兌劉等十餘人繫之皆誣服上官趣論報夫人
訪聞里閭有稱其寃者歸語資德曰捶楚下何求而
不得汝當盡心詳審恐及無辜資德亦方以職驗未
白致詰及承教仍文移緩其事尋果獲眞盜自是資

德於獄情愈加愼後援全活張紀兒等十餘輩由是
而觀昔雋京兆母聞不疑於囚徒多所平反卽言笑
異常不然愀而不食以夫人敎戒方之賢於人遠甚
又近舍有賣餅翁媼倂亡喪不克舉夫人獨莊奩中
物掩瘞迄成禮非出天性能然耶中統甲子歲正月
十二日以疾化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子男
一卽資德公女一適尚書許公孫五人曰思仁謹愿
克家次思義資温雅有幹局材官嘉議大夫諸路人
匠府總管次思忠性果達少中大夫同知眞定路總
管府事次思禮思敬重孫二女孫二竊嘗論古之人
因陰積而獲顯報由仕宦而位公卿者多矣然非濟
以材德則卿相之任有不克負荷者今郝氏連世孝

友純善固後敢報委積流衍介祉於資德公公廼傳
德襲訓自微而著莫不材稱故能依光藉潤遂貳台
輔是皆祖宗載基載播于前而公以材德肯搆肯穫
充大光揚于後故也今復援賜鼎歌鐘之例載德彖
容刻銘樂石垂示無忘可謂適追先業濟其世美者
矣其詩曰

商洛期封　肇迹太原　因鄕定氏
郝姓乃番　晏相與將　寔爲裔孫
遠著中圯　族系枝分　散處朔南
異宗同源　厥後相唐　立朝直聞
義形于主　忠烈名存　維德繼顯
乃理之脩　豎暨司法　奮跡益津

平獄庶獄　廷無寃民　毅然就列
僖彼祗勤　於赫鈐轄　職司徼巡
篤淇柔乾　萬石鱗鱗　神工雲儔
增秩爵勳　敦武趨父　奉母南奔
中途阨阻　孝義兩伸　施於閭壼
德馨悅常　三世一致　封培善根
宜達而窒　歸成後人　篤生賢孝
爰出人群　持衡機務　叶贊經綸
華軒駟馬　乃大于門　不有其美
推功本元　爰求我銘　載述其芬
我觀資德　才全德洵　仁以濟物
謙以持身　須彼陰積　蔚爲名臣

陸陸新丘　萬祭傍隣　表列華柱
石卧蒼麟　神維顯思　孰知高君
匪義奚立　非孝無親　移忠于上
丕裕後昆　恒岳之陽　滹沱滴淪
淵峙無極　永昭刻文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五

碑

大元國趙州創建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右丞相贈太尉忠武史公祠堂碑銘 并序

自昔以功德而擁大任既没而饗常祀者鮮矣況
匹夫匹婦之心者哉如武侯卒而蜀人祭於[illegible]梁
去則魏士廟而食寥寥千載幾何人斯若太元郡趙
相師表百辟名節獨著薨謝之日葬加[illegible]陽銘士
無異議民有報祀而得衆心之同然者今於忠武史
公見之公肇自
太宗朝襲世爵付以全趙四十[illegible]
而公宿兵陽夏歲例歸聃師每過趙遲遲而[illegible]
郡甫離兵燹經涂南北環視千里間[illegible]
生意公惻其如是必為寨民情之[illegible]
賦役偏而不均獄訟冤而且滯[illegible]
卽為役有害於政也立與之[illegible]
軺之求索自貶減重告語約束[illegible]
與除寬假之力又有大過人者[illegible]
白衣經會城七縣間不逞[illegible]
嘯聚伺眯聘兇約屠城[illegible]貧[illegible]
期竊發適公歸至郡有以[illegible]
之萌無亂之形爽之為最[illegible]
趣其變公外示閒暇覘黨魁所任[illegible]
不意掩捕獲為[illegible]之具服示所[illegible]

告屬邑曰渠率已殲餘不一兗以安反側趙人遂安
迨壬寅歲　詔作丘甲時歲荒民移排抽户推事苞
推不滿者三十數有司以狀白公曰業無所於取缺
之以需可也守吏以軍興嚴憚惴不敢諾公曰以民
困故非敢私脫有愆責我任不汝及也殆絕後乃知
約不數年保障休息恒褰間熙熙然一樂國也公薨
後十五年前蘭溪簿郡人李瑛意義重報貞而有辭
爲一日謂趙之父老曰吾儕小人樂有家室得至今
日者可不知其所自斯皆忠武公恩造骨而肉之之
德也終無以圖報將死有餘負惟是起祠奉祀庶酬
萬一衆曰諾遂相與協力作新廟於郡城西里迄三
載廟成神栖像設翼翼有儼凡用錢三千七伯餘緡

已而州貳政蒨人賈英嘗屬纂韓左右公觀其若爾
感念疇昔曰丕厥搆則冈及延以樹碑頌德爲已任
以某知公平生頗詳不千里遠請書其事於石某以
下吏故有不敢多讓者因勉爲次系之公諱某燕之
永清人姿忠亮謹畏以度量雄天下歷事四朝入則
坐廟堂出則分閫寄者五十年當其臨大事決大議
秉大難不動聲色卒之收尊　主庇民之功此天下
所共知茲不復云顧惟治趙之績在公雖一事惟其
恩造之功至故能感民心也深化強梗而爲善良易
慷慨而爲忠厚以致其生也如父母戴之其沒則以
神明事焉嗚呼休哉人稱至人不死以氣之精大貫
不亾得氣之英公英爽在上其眷戀於趙人也審矣

仍作歌詩遺之俾歲時虔饗以侑肴意椒漿之薦其
詞曰
常山鬱兮蒼蒼陣堂堂兮公則亡趙之封兮四開風
雲慘兮漢故壘望公不來兮莫知我哀公精英兮弗
昧山川開闔兮不隨以晦公不忘兮德在民恩之在
心兮其存則目存之目兮思則固廟而顏之兮其以
故招公來格兮歆嚴禋颯冷颯兮雲旂紛翛光靈兮
僉於生存福我兮孔那驅癘疫兮辟妖訛風時雨若
兮歲時和民報祀兮心乎靡佗坎坎擊鼓兮舞傞傞
饗有肴烝兮登有歌麗碑峨峨兮來言不磨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户唐公死事碑銘

天下有臨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徇國雖一時之短
其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誰乎
南陽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內鄉縣淅川之白亭
伯祖諱果全李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任亡宋
用邊功起身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
將軍諸軍統制歸附　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
唯襄鄧自昔爲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給領韜鈐剛
毅奮發馳聲疆場稱山南名將家公軀幹魁傑而善
於騎射黝色鷹視氣吐鍾鋐然擐帶櫜鞬出入行陣閒
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父爵授武略將軍管軍
[illegible]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
[illegible]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軍總管十八年陞懷

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州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鎭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保蠻恃險固不庭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鎭甫二旬而檄至卽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諭郡僚叙別或以期遠役發爲言公曰不可征討 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況吾家三世迭將豈不肖之身分符調閫備具爪牙

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

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頑忌爲計哉詰旦啓行旗旆精明鼓角淸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谿嶺崎嶮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里與鱗介爭利於舟楫蒹葭間已非所長加以瘴霧流毒海颶騰交吏士觸冒疾疫者過半躬自撫視左體右判思義備至若父兄之於子弟故人人感激思奮鳧爽辛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衆肆凶次年己丑三月大戰于豐場之三江口公率衆先入所嚮披靡賊兵象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公力戰手刺數十人以沒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刲股肉致祭[illegible]朝廷爲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鷙有將略號令精明拊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衝敵不自顧籍有古烈士風槩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年正位帥閫平居與人交氣怡辭溫謙恭惟謹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胸中權衡素定矣非苟不處死徼取美名者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忠

士仁人終始一致雖毀嵩岱不吾墜也豈以暫不幸而墜吾名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砥礪多士窒不軌也故周崇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次序俱未若皇元卽以父祖之爵祿畀其子孫有崇無降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代爲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氏亦內鄕大家資度純懿克媲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幼稚生三子一女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靈童次保保世忠子也世忠嗣奉世爵往奠舊服追思忠孝因替其妻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鄕丙山先塋之次起祠塋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以垂鳴無窮儻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爲不朽矣遂介秘書監丞申敬載拜來請某以忠君孝親係風化所在有不獲辭者輒論列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　漢水東注爲滄浪
鳳谿之里穀伯邦　盤盤沃野開荊襄
丙山衣冠唐所藏　維茲唐侯百夫防
佩服義烈南方強　三世崛起參戎行
幢牙葺蕤金節煌　王常鐵石我所將
維南有交伐用張　一軍來戍心靡遑
萬甲夜卷趍敵場　桓桓不憚天戈攘
誓此一去批其亢　春陵宴訣何琅琅
山谿失勢旦分當　欻䌨肆毒紛蜂螳
落落銅柱屬孤揚　海霧氤瘴霾三江

奄奄戰鼓聲則鏜　一僨不捄千夫僵
蛟匣霜亂劒有光　臣維有賓甘自戕
一日之短百世長　恨以鱗介易我裳
義存義亡臣鄧昌　勝負況復兵家常
邮典昭報恩澤雱　嗣侯孝思示不忘
葬而從祖饗有堂　巫陽下招爲悲傷
靈樓胡爲滯此荒　魂兮歸來安故鄉
牲牷肥腯羅酒漿　部曲儼侍備兩廂
戲鼓鐃鐸聲鏗鏘　子孫歲時供蒸嘗
銀鉤翠琰勒我章　忠傳孝繼淵大泱
陵遷谷變事叵量　英聲載世永不亡

順德路同知賓坻董氏先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奉議大夫盧越監使司提舉董侯孝良以規辦功最陞授朝列大夫同知順德路總管府事自惟材疎能譾何以臻此茲蓋祖禰積德累行涵濡慶澤所從徠遠矣惟是勒銘樂石光賁松梓庶克[illegible]信遹追仰報罔極延介府幕陳從慶齎禮幣百拜[illegible]先塋碑爲請ㄙ承乏燕南以明新是任惟孝與義[illegible]世大經今猥來屬筆有不當辭者謹按所具事狀董氏世居燕之武清縣南仁佛里金大定十二年改新倉鎮作縣故今爲賓坻人曾祖以農爲業代遠偶逸名諱生三子曰永進曰仲仁曰藥昆仲既篤孝愛曰篤以貲雄一鄉永進娶彭氏女實生賓遂府君諱柔蓋侯之皇考也府君行孝廉善居室一介不妄取與諸人里中以善人稱之二親嘗臥疾治療罔効府君曰嘗聞人之肌肉可愈困瘵於是默刲股肉雜[illegible]進之服之果良愈既而父目病幾於瞽府君又以舌日舐其睛無幾頃還舊觀邑里稱嘆以爲孝感所致云嘗以事之保暮行通衢間獲得白金一巨餅幣百餘緡詰旦持坐獲所候求訪者失主至物色不妄即付之至於牟子錢貸不克償者率折其券[illegible]貸自是孝廉之名軒著燕保間當途者聞之以謂不尚於得可以臨財屬俗用薦檄充保定務商權次[illegible]賓遂堝監支納益用心稱物極平施之方公私俱有賴焉至元十三年以疾考終牖下享年七十有八董氏其三代皆窆賓坻故塋至公始徙家武清之大[illegible]

沽遂卜聚落之南原是爲武清新阡孺人蘇氏信都大家事舅姑主內務以孝婉聞生子男三人孝義孝溫孝良太君資籍訓迪納規矩中者居多故母儀婦道宗族取法焉今年九十有四起居飲啖精健如五六十人孝義有厭德不樂仕宦二子長曰順管勾鹽場事次愛孫孝溫醇謹有幹局充鹽使司判官三子和張驢昌孫和任監當官和之子八十買住孝良孝友純至幼習司空城旦書及長兼通　國朝語書給事貴近以材果管勾三汊沽鹽官事至元十年秋大霖三汊被浸亭户倒狼藉阻饑侯致鄉申明上官發廩米四千餘石侯乃計口均給民免菜色水退侯談度原隰終復爲患議户抽一推起土璋場請於上

允爲明年水果至無所虞矣以能陞本場鹽司大使仍佩金符以寵異之先是歷年牢盆錢不計成鹽多寡即驗丁全給致本耗而課不充後復給與不時課不辦丙辛日困侯白所司革焉遂驗亭戶煎數在官仍手給之復需其畢運爲足其所當付至畢之倚而未領者仍皆爲畀之至今遵行官卒兩稱其便十三私廩二百餘石稟食之未嘗更其貫十四年用薦啟授 宣命官奉訓大夫尋陞奉議兼提舉蒼越鹽司事十七年以均幹有方程辦饒羨積前後勞遷授本職侯以民社重寄非財賦可擬宣力有加焉子三人長曰華中書省宣使次安住次海山鐵哥初寶盈府君刲股肉以致親和厥後府君洎太夫人蘇氏在疚子孝溫及侯與室劉氏亦踵而行之由是鄉里論篤孝者以董氏爲稱首嗚呼孝者人子至行揚名顯親之大致也然代以孝名者非一若休徵之剖冰求鯉孟宗之泣林取筍李建進藥而病即瘳盛彥慟哭而明復故今董氏之刲肌而愈親疾可謂情迫孝至殊途而同歸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至慶流佩裔移理於官宜矣後之來者復能致塲兩間以極忠孝孝廉之美將見董氏福祿淵流而未央也是宜銘銘曰

暨暨董氏　起家幽薊　緊曾祖君
是生三珠　孝廉溫潔　王瑩不俞
我屋豐潤　尒篤德劬　維寶盈君
乃皇厥圖　一廉厲俗　致身仕途
我幹我均　我推我酤　人勉不足
我怌有餘　夫孝何居　曰父母且
病則致憂　已何暇虞　越惟親安
其樂愉愉　要以情至　同歸途殊
錫我胤類　德宜不孤　篤生賢孝
高大門閭　連城貝贈　有儼倅車
顯親揚名　實由謀模　適追圖報
於焉是需　崁峙豐碑　螭首龜趺
丏我銘章　大書特書　幽陵蒼蒼
渾流徐徐　照映鄉梓　永示德隅

故提刑按察簽事劉公墓碑銘 并序

奉議大夫提刑按察簽事劉公既窆之明歲其子感然以追遠之志來請曰孤不失先君勤恤王事[redacted]期顯歷半道傾摧俾任重致遠之舉罔克攸盡在[redacted]慕終養之榮曾弗少及不孝之大無足言者維是刻銘麗石表見墓道庶不朽而爲新壠光幸惠使惻焉厶惟曩嘗與公翱翔中書有聯事之雅以分以義有不敢爲亡文靳者謹按事狀公諱濟字巨川其先真定行唐人世在野大父厶倜儻尚氣爲鄉曲所重考信方直有父風以植產致富心存樂施貞祐兵避地陳穎間散財濟衆人多傾赴正大末所在遊騎充兵令民團結相保衆推公充鄉義兵都統已而歿于事

公信之冢嗣也自㓜角姿嶷恪不知爲兒嬉及長明
吏事時趙人董琰者來領魏郡材公爲郎署府從事
民政軍務多所裨益中統建號[redacted]省府立擢賢舉能
以恢廓宏綱爲亟路辟公應選遂補省左曹掾四年
閒精覈吏務氣明而事辦然所期倣邈有不屑爲者
尋除貳上都粮料使會當估平致太庾京積已而充
中書磨勘官真定郭文進者挾白肯二人毒殺其父
歲久莫決府以疑獄聞命公往讞既至按發簿牘推
察物情不終日而虛實兩判鎮人称其明朝官嘉之
至元七年勑授承直郎太原路總管府判官公不早
小官思以行志惠吾民爲念府東有山曰罕山每溝
澮秋潦害及閭坊公㮣度原隰相水衡以事宜從上

卷五十五　十

官議可焉衆欣就役自山南抵汾擣鑿渠餘十里以
疏水勢自是漂没患絶且溉傍田數百頃其與利除
害類如是明年夏六月大旱步禱列石龍祠應焉秋
穎以熟九年陞授奉訓大夫知獻州事既下車因繫
填狴犴閒公歎曰盡心之戒當於焉是圖遂裁遣訖
折几五日牢戶爲一空然後束吏以法拊民以寬應
科調之不均也爲等第之恐田疇之未治也爲勸劭
之新州治以具視黌崇儒學以敦敎本内外釐補并
并有條其孝悌任䘏之化風偃海瀕矣迄今民思不
忘秩滿憲司廉其能遷奉議大夫簽書燕南河北道
提刑按察司事十六年四月竟以勤事致疾既乃終
于位享年六十有四夫人程氏魏大家[redacted]公德良称

前四年卒即其歲九月弍九日祔大名[redacted]貫
由金里縈水之陰宅新兆也二子珪玘令珪亦官
直郎大名路總管府判官性純孝從政幹果玘歷官
庫甚憲女三人伯適趙郡武氏仲從鄭氏季徐氏公
資明辯遇事風生不肯陸陸一事落人後故所至率
有聲其孝義出天性固然初調弁梁兵西援朐腿事
集悵望南雲泣焉與感曰母氏殯陳四十年不即卒
大事儻遂先朝露目其能瞑耶乃於介使告其所以
然諾焉馳至陳求訪叢塚閒罔知誰何因籲天行泣
儀得劉叟者示其處下鍤驗所誌物是夕寐中[redacted]
有以呵之者曰汝母何疑當收之速去即是年冬十
月歸葬行唐縣井泉鄉七里烽之先塋禮也傳称古

卷五十五　十一

人行役云遠必思念其親以爲孝養若公斯舉何思
遑將其母敬又鄉豪董君死葬瘞闕碑石卧荒壠閒
身後貧不克劉樹公按部過趙爲求銘表墓以報知
已其風義肖上世又如此是宜銘銘曰

古評吏治　匪循即能　循傳而列
能或兼称　特有緩急　事方責成
珮王長裾　艱於奉承　維材應變
其仕乃勝　用或異宜　跌焉不興
暨暨劉公　才長氣弘　小試游刃
𣪩於發硎　擢列郎署　風生臺閣
若不屑爲　翩翩椅槖　一麾出守
殆古能吏　錯節蟠根　別夫利器

苟利吾祇　身弗違恥　于今西州
懷思無斁　維孝與義　爲世儀軌
子箕而裘　已濟厥美　歸息泉扃
神亦寧止　五鹿之野　由盆之里
沙麓茫茫　繁流瀰瀰　谷變陵遷
墓碑有嵬

大都通州郭氏遷塋碑銘并序

孝子之愛其親也心無乎不至其始也盡權心以致其樂僭爲爵以顯其宗又以安富尊榮歆其親以愜其志望及其終也擇善地敞真宅樹豐碑彰遺緻別爲再祖俾饗大宗不遷之祀趣是心以爲佼者於尚書郭君見其純且至焉郭氏世爲通州潞縣人曾祖

府君諱伯昌尚義有懸劇才金季以勞授州之判官方四郊多壘仍歲饑荒賴公力全活者衆民刻惠里廟至今其石宛在金制官分縣不敢絲髮侵上承下撫惠鮮保障能尔其爲人可知已大父諱和字和之資持重擇交而游經紀遠識殊與父肖貞祐初燕不能國遂避地徙河南公奉從母攜挈弟姪至復還鄉梓往返數千里間關涉艱梗舉宗全安竟不失舊物是亦人所難能郭氏之有今日其祥實開於此公少樂讀書長以吏業著稱其玄之與路在昔爲轉漕淵會見聞習熟故公於綱計爲詳壬辰歲　詔立漕司於燕明年癸巳中書粘合公辟公爲經歷官檃條新制兼舉而行居無幾何民力大紓而廩儲崇積會計出納允當詳明官無私焉至今論漕運者皆以公爲稱首
國朝丁未公春秋五十有九卒官下祖妣孫氏出燕之清門內助成家與公合德後公廿一年乙亥歲壽八十終生二子長諱天珪字君寶次天瑞晦德不仕棣華輝映樂怡怡也鄉里以善人歸之長即尚書君考秉德清慎直諒多聞以世美繼爲漕幕從事爲人樂易輕財好施雖指囷解驂未嘗見難色樂從賢士夫游延致禮待惟恐不盡又通五行書叩之者推明倚伏率以戒辞爲言斯亦知命君子者歟惜乎年不滿德仕未盡用至元改号夏四月廿四日以疾卒壽止四十有七子秀生纔十四歲矣夫人張氏燕之名

家性貞靜壼儀有光漕司府君既殁夫人持內事甚嚴家道昌宜內外宗屬入門升堂不覺其母子之互爲資也享年七十有四終所居正寢實至元廿九年壬辰秋八月八日也秀字秀實姿善淑少以孝聞交於友以誠移於官則理儀觀魁偉臨事明敏有聲籍甫冠由總制院都事遷經歷官繼改都省左司員外郎尋就陞郎中已而授少中大夫禮部尚書今僉宣政院事君自惟起身刀筆不十年致位通顯德薄才菲將何以臻此茲非先世積善餘慶光潛不耀一旦叢於不肖身者如此是用祗懼昊蒼罔極報德何從顧惟長城先壠歷年積久封馬鬣傍無所取允故祖考叔父而下三柩皆未克大葬言念輿傷茲剌買背

乃改卜宛平縣張華里之北原墨食吉用三十年春
二月壬寅以三品儀物封而樹之庶幾無乎不在之
心少有遂焉既襄事百拜以墓碑來請予內翰惠顧
三讓求益懇予以孝子順孫顯揚慎追之義關人倫
風教者爲最謹按善狀諾而銘諸銘曰
慶由善先順爲福原惟積也厚其流則渊譬彼播植
用其道而分所宜其根苗華實有不期然而然猗歟
郭氏宗族嬋嫣繫長城之故墟不知其幾世幾年堂
封纍纍拱木蒼煙偪道涂而且隘無可先而理必遷
張華西里其平宛宛風水攸宰欝焉新仟哀哀送終
推衾華鮮彩以大夫有加非遂柎安神靈既厚且堅
庶窀穸之下慰將寸心之少安孰無子孫焜燿聯翩
念得之而能竭力讓春官之孝賢刻吾銘而表神道
求以爲郭氏無窮之傳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
農事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
於徽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嘆惜其備具文武才未
究於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太史屬王德淵所
撰善狀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
至元庚寅歲邂逅於歐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
更來燕玉堂多暇日夕從游詡詡相得校夫三十年
間會晤雖數在京師爲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
予若公諱道字之問姓王氏其先爲京兆終南縣人
世將家公姿魁偉勇而多力幼讀儒書長憙武事飛
騰走險尤翩翩也公既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
人後間出大言押闔時事及作爲歌詩藻思甚壯激
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無種功名可衆契致也
然干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化以剔民蠹清吏弊
爲亟公曰茲吾之時也廼走燕上書請置執法官如
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而成六年憲臺
肇建遂辟充掾史公志在澄清一旦抱牘辭歸免進
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胥爲縷數月即拂衣而去適
朝家遴選文學士充[redacted]東宮講書官用昭文寶公薦
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辞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有
發明由是稔知爲奇士進見顧睨與餘人異欲大用
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
以變蛇豕婪婪血人于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填之
不足以制內而撫外也故郎署官重其人方
裕宗皇帝參聽朝政廼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
中時柄用者尊尚威猛不能導揚[redacted]恩信慰安遠人
凡事之情理政之害民及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
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正而後已如官族趙知
府元董六十三家閭居室潤誣與山賊通擬撻殺之
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故官累[redacted]詔恩卹今
以昧曖一槩奴戮有傷[redacted]朝廷好生之德止杖八人
餘悉縱遣降將吊眼陳㯿漳州叛賊勢張甚招討潘
力不支踰城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爲公曰

招討鉄三品有罪當禀於　朝不可擅殺上官奴遣
督將二人率甲士環公曰字不同署罪當相及公乃
具朝服望　闕再拜曰省官不有　朝廷會我以兵
欲將何爲吾寧與潘同死字不可得也彼莫能屈潘
竟械死論其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強橫氣銷善良
攸賴閭閻間至畫公像事之廿四年授中順大夫泉
州路總管兼府尹泉據南海津會豪僧吏商假權貴
聲勢日凌轢請索桼大府紀綱年取衆利公折以理
拒以威輙落其機牙束手噤語而去公堂爲肅然先
時晋江之安溪土賊張大老方德龍嘯聚畬洞無賴
二萬餘人時出搶略爲一方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
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來當謹避之勿輕出公爲布
耳目設方略不月踰生擒賊酋廿三人悉榜殺泉市
餘衆駭散百姓爲之歌曰藥不瞑眩而疾祛非良醫
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而誰乎其爲輿情
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以營治先塋樹
植碑表爲務屢屏具召親友燕衎爲樂若日不足者
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十有二日
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樂泉里
金山原公強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薄無所回撓
志在開布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利
可得而奪邪至於擿姦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
尊之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
千石剛直之氣至老不衰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

所痛惜也遠祖金初以武功賜完顏氏世襲千戶官
至金吾衛上將軍曾祖諱虞卿大父諱從正歷隰州
太守父諱成皆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
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爲廣固人公先娶孫氏
生子謙夫人年廿八卒繼室羅氏亦先公卒生二子
曰諒曰惠謙幼侍　東宮才敏有時譽能政克家蔚
有父風今官奉訓大夫大司農少卿男孫四人謙之
子三曰元孫仲孫季孫諒之子一曰彥孫公平生著
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篇傳于家銘曰
繄王使君起海堧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
翩一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蠲驅逐鳥雀同
鷹鸇一行作吏非所便褰帷有志澄八埏封書直上
沃　帝淵太微執法光炯然　春宮需學開經筵一
日登對席爲前顧公可試宜擢遷利器當遇蟠根宣
歐閩行臺兩廣連陽舒陰慘持化權幕非其人奚望
旋六十三家宋故官執之扞死何繄究公爲辨析皆
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以死信理人所難維閩之南
天府泉畀公撫循面則顒蝸雖強梗安惇歛風飆踔
[illegible]海魚龍飈萬貨山積來諸番晉江控扼實要關
勢取豪奪非一端不動聲氣爲周旋安溪有盜勢結
盤糧據呼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十年爲一郡患何
逆遼公來約束毋妄干老熊當道百獸跧一旦解刀
耕壠間溪山淡淡風日閑帥得其人人自安如君兩
除稱銜銓幕府坐嘯鳴化絃閒鄉疏目政猛寬四載

終更公執賢王壽慶詡相後先千年神劍埋山原鬱
鬱夜氣生紫烟何以驗之石有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六

碑

大元朝列大夫秘書監丞汴梁申氏先德
碑銘 并序

大德改號歲之六月越二日癸巳秘書監丞申君敬先詣太史王某再拜而請曰惟申氏遠有世緒逮我先人學紹醫傳心存道濟惠及一方雖遺羅世故譜諜墮逸然自高曾而下班班可考而墓隧無銘神道闕表予小子大懼先德日遠恐泯昧將無以見於後今粗有纂述俾昭示子孫以傳不朽者敢囑筆於下執事幸以不敏辭者再請益堅乃爲論次之謹按申氏世居汴梁曾祖諱天禄宋徽宗朝以嬰兒科供奉內庭門以金斗爲識當時稱揚醫藝精全者有金斗申氏之目宣和末避地家秦州杜樹坪祖諱良輔早以方伎知名西土祖妣馮俱壽終葬天水郡顯考府君諱仲康字西叔資秉寬裕有長者風弱冠值金季流寓陝虢間天兵下河南愛申裕間風土衍沃定謀卜築以甲寅歲東徙今遂爲南陽人府君世其業禁方秘訣夙承指授後爲鼓拾軒岐以來其書奧妙悉精究其理學既博伎益工在醫不矜其能活人不期其報過客病困逆旅及貧無資者家置病寮躬進湯劑糜粥既平復量給路費以遣之遠迩注瞻以材德兼稱如南陽富民孟氏夫婦府君以伎能起其死約兼金乘爲謝后恬然不爲礼或者不平對府君詰之

曰醫以濟物為任若貪圖貨利為心豈天生俞跗保全夭閼安羸劣之意哉子無復言客嘆服而退初府君東徙閭盧氏守將堯里公賢而下士往依焉草昧際舉族賴保翼一夕宋寇掩至執堯里而去以不屈遇害熊耳嶺府君聞之糾合義勇者數十輩匍匐奔赴求得其屍葬祭迄成礼兵後内外宗姻散失者衆求訪不少置得嫂之夫樵翁於申女叔於穰下既孤且寠收養終其身平生行義類此甚夥今特書其顯著者識者謂府君為善不近於名尚義不謀其利躬弗受祉後世其興乎以至元巳巳歲季夏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六十有七配宋氏系出京兆大家資端重未嘗露嘻笑年既笄歸于我侍舅姑以孝敬聞

鞠育諸子極於勤苦後八年以疾棄養壽七十一祔葬南陽縣東泖河之右薛家里子男六人曰政嘗監鄧酒稅曰整河渠使曰敬即敬先曰教早世曰敏江陵路醫籍提舉敬先性資醇裕醫學明敏切脉審用藥精至元六年選充太醫

世祖皇帝巡幸兩都北狩東征典司藥石皆侍其行嘗於御前修製湯劑品藻藥性數奏有條理

上顧而喜曰汝身雖小口甚辨博又敕治　元妃疾獲良愈蒙賜玉盤帶白金有差至元廿七年由御藥院使陞受朝列大夫選丞秘省掖宿勞而從公論也自昔銓衡經制以方伎進者雖有殊勤不轉文武正班敬先讀書勵行有士君子之操故膺是除由是知

揚歷清要光顯於親者越茲伊肇敢以府君之積起宗敬先之胄擴克荷者而銘之銘曰

醫師之良　本天恒德　挾藝時行
心貴專一　其視患者　罔有莫適
一盡我誠　膚表怵惕　顯允申公
東據良直　四世三朝　職司疢疾
神砭易形　靈丸起癈　藥惠一方
心深道飫　羸劣獲安　煦我風義
活人活國　是通仁術　陰積孔多
陽報斯必　篤生六子　季實良器
大我醫門　學稱善繼　蔚籠流光
醫融

帝室　六脉和平　聖躬福謐
三十年間　祗勤厥職　維皇念功
寵數優特　遺名仙瀛　圖書東壁
紆紫腰金　揚休山立　匪汝是私
良用勸激　蒼煙故里　光賁丘石
刻我銘章　有煌中國　獨山鬱茂
白波蕩潏　山川鳴潒　夔鐘來息
子孫振振　垂裕罔極

大元故奉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韓君墓碑銘并序

亡友奉議韓君之子沖既禫來謁心焉愴慕有慘而未安者乃出所狀父行曰孤不天先人蚤世平時所

期者遠大抉其所有以前而車傾半道念所銜曷括
惟是發越潛德使表見於後庶存殁少有攸慰公與
家府交敬而知爲詳敢百拜以墓碑爲請予以義以
分有不能辭者遂追敘而併銘之君諱天麟字伯昌
姓韓氏世爲漁陽上谷人父琇爲人長厚儀觀秀偉
少應武舉金季嘗以勞任慶陽府司録判官母王氏
誕昆季四人以次君爲第三毋以克肖故尤所鍾愛
長業法家學即能嶄然見頭角於輩行間師以能稱
之及爲郡法曹獄無大小悉心極慮必盡枝辭情而
後已時有楊參軍者訴買兵儲公易市戶事覺[redacted]朝
遣官來鞫逮捕者數百家弊積有年不易措手知君
幹蠱摘之倚辦揚既窘蹙無可得主者悉取償糴家

價從特重君曰不可盜粮者已有主名百姓初不預
知今從坐配償已是虛負取價合准出倉時估不然
將有破產不勝其弊者上官從之衆得以輕脫至元
二年辟充懷孟路從事四年勾補中書左三部令史
八年由考工轉御史臺有訴民自關陝來未經有司
者議不受君執之曰民豈不知此碩臺憲爲重因而
拒之將無所控告罪彼越訴理其冤抑可也事多解
釋以能遷吏禮部員外郎遂建言隨朝掾史已有出
職定例外路吏員亦當與議使至公均被准其事行
爲未幾遷奉訓大夫出爲瑞州路別駕俄超授奉議
大夫常德路宣課都提舉先是亡宋稅場濫收奇零
等課名類甚多君總其擾曰生財有源初不在此使

到官者確之有法所獲多矣於是六色正額外一切
蠲去常人稱悅及比附上額羨果倍獲時方憂官徵
民負租追呼鞭扑急於星火君就府僚與議曰今新
陳未接人餬口不給兼積欠數多非一朝可辦急則
必倍息取貸或易及男女若爾是富益巨室怨歸公
家非特於征商有所損也稍俟秋成徵之未晚用是
以停征八番大軍道出民被騷甚且汹恢辦有司禁
不敢誰何君詣行閫陳説主將喜爲約束之市肆賴
以帖其乘機應變輸誠濟物多類此政藉甚而課最
省臺交章薦入授奉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尋被檄
檢覈河漕回次濬之劉家渡以暴疾卒實二十二年
乙酉歲八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以是年十一月

壬午葬郡西南親仁鄉康公里家塋慶陽府君墓右
從溝[redacted]也君氣志明辯有幹局善當官好持論往往
出人意表其起身立事不資藉昆弟耻踵跡人後氣
之所充力取必至卓然自見於用者蓋天性然初韓
氏北故右居衛生事儆父俾之經商辭焉曰從政固
所願也及顯達分所有資悉推讓不一毫取鄉黨義
之又患難解紛樂與人爲善教子讀書惟恐其不至
配孫人梁氏元帥璹之長女生子二人曰冲從事郎
太平[redacted]經歷曰中御史臺令史繼志治家大克播構
曰燕[redacted]梅童皆庶出四女已適名族者二二未笄銘
曰[redacted]維天生材畀世作程吏以事主尤貴者能理具
氣先[redacted]氣廼形偉彼韓卿氣志蘊闊揚歷臺閣外寃

中朔初轉栢府樂夫有行燕單厥心豈惟祥刑攸良
而俘是大僇辱千里求哀情其可恤人以法辟我爲
理出不以其嫌竟直攸屈天秩有庸曾閒内外由我
一言至公均被財生多源取自有體弄及屢籛徒擾
而已以正以公所獲多矣猗嗟韓卿用固強嬀年不
志充宜若可悼我思古人云誰盡了圖維不朽君亦
少慰子孝而賢仕涂方軌振厲光揚儘濟厥美尚餘
幽光樹石表隧揭我銘詩求勒來裔

平陽程氏先塋碑銘

南陽府倅程君瑞不肖里閈都司趙公倩也故與定
交最早知行已頗詳爲人伉朗誠直勁挺尚義而遇
事閑談洞見肺腑伸吾志而已而利而害初不計卹

由是機觸物論與時齟齬然識者以跅弛不羈許之
與君契闊者餘二十載大德改號之春自武定終更
來京師僕方忝長翰林樽酒叙舊英邁之氣猶夙昔
也既而來請曰瑞始以孤童子入侍隸　昔剌謀大
子帳下逮事
定宗　憲宗時朝廷遠駐朔漠屢奉命使窦漢閒爲
互市官歲已未奄
世祖皇帝飛渡鄂渚戮力與宋兵戰有功蒙賜銀幣
有差及　上登極選備膳夫　車駕廵幸兩都征伐
宴犒割烹供辦蓋三十年于兹中閒以單國係重越
分肆直忤犯權倖致之縲絏瀕於不測者屢矣以辟
氣侃侃事竟實無佗幸不死朝貴多其挺志弗撓奏

受忠顯校尉尚食局使又七易寒暑積前後勞官武
畧將軍出知奉聖州今調同知南陽府事自惟愚忠
朴直餘將無有供奉　闕庭寵膺民社秩中通貴竭
誠圖報之念日深一日奈桑榆景迫年與時馳而道
遠返本之懷朝夕是切祖曾僑居即是將起新阡奉
安考妣神靈又諗登仕版家先世塋域例有碑誌况
[illegible]東西南北之人表識之建尤爲切務俾子孫繼嗣
拜掃考其紲鄉里適追來孝免夫有嫌紀寂寥之嘆
尚吾友惠顧賜之銘則程氏爲不朽矣某以契舊且
素賞其方騃廼爲書程之先代世爲平陽洪洞縣李
村農家曾祖大父俱逸名諱所可知者曾祖生子四
人祖弟三子也金末以勞効嘗攝行本縣令有子玉

房行弟八暨弟九郎其胤裔尚守遺業玉即瑞之父
也府君慷慨重然諾風義矯矯有無與衆共之貞祐
兵亂以武幹保完墟落
國朝壬午歲迎降
太祖皇帝從攻鳳翔用條敵功總西京工匠年三十
有九以疾終夫人曹氏出扶風宦族生子五人曰實
曰瑞即武略君曰西京曰當僧曰午兒實之子懷驢
戰庵人氏次曰伴驢武略之子曰靈童新阡之兆建
於彰德府湯陰縣之北蘭里實大德戊戌歲其月日
也仍爲發先世之潛德懿行與武略之挺志顯親者
爲之銘俾光賁新壠昭示來者云其辭曰

維農秉志　篤於儉勤　服田力穡

鍾氣之醇　積厚種遇　嘉祥自甄
何以為驗　慶流子孫　猗歟程氏
植本浚源　藹詡風義　超越同倫
由農而士　奮起顛屯　克昌再世
攀附鳳鱗　愚忠朴直　祗奉嚴宸
典司玉食　三十餘春　名喧禁籞
僉曰藎臣　付之民社　賞其勞勳
貳車五馬　皁蓋朱輪　大修寵數
顯揚其親　有爵者仟　表里北原
光融松檟　銘勒貞珉　何以訓之
孝義忠純　昭示不忘　垂裕後昆

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玄門掌教大

宗師尹公道行碑銘并序

道之大原出於自然而隆而汙繫夫世運顛人力有不能致者如甘河之異見於西秦崑崙之氣表於東海自非索鍾仙分債重一時疇克輔承者哉金貞元正隆間重陽王尊師始倡全真教法逮長春丘公應期濟度道乃大行風聲浮溢丕冒海隅至於靜涵道幾動周妙用驂鸞馭鶴之孤標謁　龍庭於萬里絕塵而下稱繼述之善者我清和尹公其人也師諱志平字太和系横海華胄大父而上世以儒業擢進士第歷郡守者凡七人因宦游東萊遂占籍焉祖公直父□誼皆醇德不耀樂施與鄉黨以善人稱師生金大定己丑初母氏夢羽儀擁導若仙官迎謁者寤而□

師有瑞光盈庭之異既長資穎悟不凡杳然泰定了知生前事讀書日記千言及冠行遇道士自關右來約師同詣文登醮祭燃失所在但見羽流乘白龜化現空際師憬恍感遇信道愈篤既而潛訪長生師於洛京父母數追止之至鎖閉靜室無幾遁去寓昌邑之西菴道家者流以禁睡眠謂之消陰魔嘗坐樹蔭下一夕假寐間見長生師厲聲曰錯祖師來化汝尚未悟邪遂揮刃斷其首剖其腹滌易腑俗去其自滿由是胸臆洞然靡有所惑二親知志亘奪始聽入道明昌辛亥參長春公於棲霞遂執弟子禮久之偉其有受道資盡以玄妙付之曰吾性靈明如鑑不受垢常切瑩拭以湛吾天自是日有所得又問易原於太

古傳籙法於王陽錬習內精聲光外白遠近尊禮戶外之屨滿矣濰陽州將完顏龍虎素慕真風奉亭園為菴壽賜額曰玉清觀師佩上清大洞符籙主盟齊東者凡寒暑長春聞之喜曰吾宗教托付今見人矣

大元己卯歲

太祖聖武皇帝遣便宜劉仲祿起長春於寧海之崑崙山闡師為其上足假道於濰以見之遂同宣

詔旨先是金宋交聘公堅卧不起至是師請由道其將行開化度人今其時矣長春為肯首決意北覲選道行純備者十有八人從行師為之冠致　眷眷隆渥玄風遠倡師羽翼贊成之功為多歲癸未長春還燕主太極宮師雅志閑適退居縉雲秋陽觀俄徙德

興之龍陽長春仙去命公嗣主玄教即建處順堂於
白雲觀奉藏丘公仙蛻壬申四月
太宗鑾輅南還師迎謁於保陽坐論道德諭者久之
翼日　右妃臨幸祝香琳宇錫道經一藏自是四方
學者輻湊堂下歸依參叩于于而來唯恐其後師摘
要訣誨之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即多
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
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
不生向上達者率自此出人徒知從心爲快不悟制
得此心有無窮真樂也癸巳冬十月講道經上下篇
於義州通仙觀微辭奧義大有發明又演七真造道
根源殊洒然也聞者爲洗心醫巫閭爲燕遼鎮山深

秀雄峙必有弘演傳大真人往來其間甲午春師往
遊焉先是瑞氣葱鬱封鎖不散者浹旬至是開霽無
以爲山靈開先之兆師謝曰吾何德以當之終南祖
師煉化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沒日久仙柩津殯朝夕
念欲若執戟在夜乙未春闢轄路定師西遊併圖營
建又與復佑德靈臺二觀太平宗聖太一華清四宮
以翼祖觀初道出汾晉沁長杜德康請設醮綠章方
啓玄鶴翔空仙侶散壇時雨濟旱丙申秋奉
旨試經雲中度千人爲道士俾祈天永命禔福元元
師德望既隆所至風動雲委吏民瞻拜至兇悍無賴
輩皆感化弭服戊戌師壽七秩以教門事付真常李
公庚子秋葬祖師於白雲堂會送者數萬人時久旱

雨雪盈尺咸謂葬誠所致繼葺祖菴傍功畢　敕額
曰十方大重陽萬壽宮初大定七年祖師火其菴東
游或惜之曰修人在後吾何亟焉至是殿閣廊廡羅
歷千柱終始六甲脗合祖意誠有數存乎秋九月歸
五華舊隱己酉賜號清和演道至德真人金冠錦帔
付爲辛亥春二月十有一日沐浴易衣冠書頌曰觀
化八十三歲滄海全真活計臨行踏破虛空開放光
明無際落筆而逝馨芬滿室三日不散臨死生際其
明了如是師既示化以皓駒與襯寄神五華其日終
南祖觀有一道士乘白馬來告清和去世竟不知所
之後訃音至考驗月日知爲神遊化現吁亦異哉師
儀觀秀偉風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

春風和氣津津溢眉宇間樂傾所得誨誘不倦志願
利物感應無方如在濰陽松柏不種自生其寓仙谷
叢竹一符卦數學徒徧四方觀宇滿天下德傳道尊
過化存神之妙不能具載皆出於至誠感發無一毫
作爲之私宜乎傳嗣道統配列師真上繼長春下授
真常前後無媿可謂清而不耀和而不流克肖克荷
玄之又玄者矣師平昔所在求詩頌教戒者無虛日
肆筆應答辭理可觀有葆光集北遊録傳于世中統
建元誠明張公表師行業於朝追謚清和妙道廣化
真人制辭有性天開朗心地坦夷接重陽道統之傳
爲長春門人之冠宜錫寵章永光仙籍之旨始終昭
顯矣法孫陳德定出延安士族師事真人門弟子董

陽知宮仇志隆以修進餘力祭醮符籙皆通習之居終南四十餘年絜以脩己耕而後食剏崇光閣妖魔屏棲德定以正法神力悉驅除之由是名著秦雍至元廿七年耀州少尹姚某以聞蒙世祖文武皇帝召至闕下試驗有徵寵賚玉冠貂衣之賚元貞二年賜號棲玄致道通真法師三年宣授秦蜀道教提點踵門來請曰德定自惟託跡草茅何以致此蓋遠藉先塵思効光揚師祖清和公之遐真侍郎趙摘已表松臺祖菴之後實所推與今紀行之碑未克昭建是殆闕如提點溫某等五人已礱樂石幸翰長先生惠之銘是亦不一書而止之意也予曰有是哉探源報本乃吾儒美事道雖不同其理弗異乃次其所具而重之以銘其辭曰

天之蒼蒼一氣清　其視下也猶杳冥
真元有道本強名　俾而全之須人弘
甘河感遇世已驚　風聲波動東海溟
七葉迭趣金蓮英　至人挺出關世程
崑崙山高古蓬瀛　長春再傳何德馨
鶴馭九萬搏雲鵬　雷雨之動方滿盈
為民請命以道寧　維持綱紀誰使令
十八大弟光塔行　丘仙一笑溘上征
清和進脩純粹精　傳授道統力主盟
絜己應物謙而誠　拱璧駟馬非夸矜
爭惟無心物取衡　尹家樓觀青雲城
開天演化玄元經　全之為教廼大明
纖說堅試鍊此形　方寸莫遣三害攖
陰魔大罰風掩燈　嗜慾一肆甚五兵
顛木之枿不少萌　昏濁之氣何由生
志惟不分神乃凝　大賢大哲皆此成
用之國治如鮮烹　重陽祖菴功勃興
終南太華高稜層　玄風浩浩海宇傾
竹宮醮祀儲祥禎　雨暘下遂萬物情
錫民五福世道平　穰穰後正德往寧
一朝猗蘭升紫庭　仙階霞帔光晶晶
物緣太盛神或憎　進退合正聖所稱
谷神不死存至靈　未妨委蛻仙山坰
瓊樓石室戶不扃　神遊八表風泠泠
道傳千古垂日星　門人攀慕涕泗零
今處留語會有徵　茲惟華表歸來銘

衛州創建紫極宮碑銘

維衛紫極道宮全真師冲虛子房公所剏建也初公既參丘尊師於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稱異之居無幾何命公主馬坊之清真觀迨　國朝壬寅歲聊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於是鶴馭東遊道出黎邑汲長趙寶蓋林闢師道價重一時以治城崇道里際地廣六十畝武緱則倍之奉師為玄覽別館詐然許焉輟其徒張志洞等結茆以居嘗闢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張邦昌詩什知為吳越錢氏子孫隸華

菴故基也師留傳僅紀而西還滇上方發滿九外每以居逸教无爲處因集其徒而告曰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爲宗要以應時衍化爲重詎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衛之士中而聚會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吾教尚何往然祝延賓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壯麗不足以張皇教基珠道俗瞻敬之心也廼命門徒孟志玄趙志朴率衆下商洛之材跋涉艱阻以歲月得木萬計遂建異殿七楹内設■三清大像示至道之原也中起通明觀以奉玉皇穆然天帝之尊也後復作七真殿五楹叙列仙品見玄教之傳也下至壇墠神闕齋室庵福庖庫森圓莫不畢舉師素負巧思志堅而氣充規撫位置意匠中定不待畫宮于堵而爲執用者之法要使堅完鞏固爲數百年物每師委蜕仙去遺命志朴等曰今大功將集無以吾存殁而作有間勉強前修以卒吾志故志朴等三十年間焦心勞思攻苦食淡繼述師訓猶一日然今則繪彩供帳截然一新金光五雲絢爛溢目宏麗靖深爲一方偉觀其工費之廣自力其力初不外假而衆志勞焉實經始於壬子之春迨至元甲申秋工告迄功志朴乃件右師之行業與夫興造本末踵門磬折謁予文者再余以鄉梓盛蹟且與師有玄談之雅勉爲叙次之師諱志起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爲人氣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夫遊至於醮祭之

獲福雲鶴之顯異所在驚動世之耳目者爲多遺山謂師外朴而内敏質直而尚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孟碓論云宜其事業成就如此至元戊寅志朴以師德請于　朝蒙　勅定位號曰弘真體靜真人若志朴者於師弟子之禮始終盡矣尚猶以師不覩道緣大成爲歉予慰之曰不然昔真人含清真而遊博去持而終税駕于衛今雖神遊無方其眷戀於此也必矣况共衛間名山勝境固爲小有洞天如玄元化現於仙山公和舒嘯於蘇門海蟾留題於白鶴仙蹤靈跡前後接踵見于方志雜出于傳記之說者昭昭矣異時馭風騎氣追陪真仙安知不過故山而留語府華表而增懷而爲孫劉絶塵之舉也邪仍作歌詩詳見師志俾刻諸樂石雖綿亘千祀庶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

道家者流本靜清　杳冥而無迹與形
崇慈尚儉貴不爭　茲乃黃老之常經
有時土苴爲世程　祈禳醮祭由是生
像緣教設雖殊名　雄棲傑觀爭崢嶸
猗嗟先生起營陵　魁偉德業玄門英
至人未免安儀行　河山兩戒盪金庭
方花古礎排巨楹　紫雲爲蓋青雲城
羣仙嬈統須皇靈　紫垣落落羅天星
先生演化意有徵　後執偺焉先此營
庶用張本道可興　陰助政治歌清寧

大緣未竟欻上昇　門人攀慕涕雨零
歲累月積大有成　惜不久視爲宗盟
仙宮洞房本不扃　神遊八表風泠泠
來過故國宜少停　紫極夜氣開蓬瀛
追攀逸駕非吾能　尙想爲國儲休禎
風時雨若穀不螟　下洗洗俗還淳誠
我詩刻石何千齡　要作華表歸來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七

碑

輝州重修玉虛觀碑

嘉平道士介練師范君贄禮幣來謁拜而請曰弊觀在蘇門頗惟狹陋然歷年久實爲自昔名額敢託斯文俾見興造本末暨師眞住持所自用傳不朽廼宿昔所願言幸憲使惠顧越爲光有赫按所具事狀州西郭曰草市城北走出廣薪門百舉武有觀曰玉虛考其肇基蓋始於前宋政和間所建大定初仍賜今額爲正殿一旁小殿二中設三清四聖元辰等像函文後列神賜前敞下至眞官齋壇賓客庖庫之位咸敘而即宜舉平久法供大行鐘磬齋魚之音隱然聞山水間蔚爲共前儲祥勝地壬癸兵餘曰就荒落厥後淸虛弘道眞人來主治之月殿星壇稍復於舊尋冷公西歸屬之通妙嚴君顯奉師訓惟恪乃剗水碓捐田疇莊等業鍼鑿刮衣盂資贈徒侶大有方便丙申冬嚴既示化眞人致慮弘深召上足通眞師梁志一謂曰玉虛道場藉尓于共今繕修頗完資用苟有第遺匪人孤何以行遠矧共山群彥所集半爲方外眷屬微汝曷克洞玉清之虛靜承文獻之顧接哉於是唯而來嗣飭治葺修其用光儀已有者守之日固方來者增而歲新復於百泉西涯買田數畝築致爽亭貯經史植松竹號嘉惠別館棋言一室周閒儒墨暇則鼓琴詠歌將以挹蜂房之景氣接鸞鳳之遺音

豈惟與泉石而爲伍也雪齋姚公愛其幽勝亦嘗徜徉其間與師爲蒼煙寂寞之友傳曰尚友知人梁之爲道槩可見矣既而師倦勤盡以後事付高弟道燦燦爲人姿踈秀氣爽而象恭志繼而本立守護傳[redacted]惟恐墜越其徒稱之曰能燦姓張氏自童行入道今三十六年矣嘗觀道家說有玉清玉虛等號亦猶天有九霄神霄爲最高然沖而用之於道體何在是固老子法虛心實腹守爲清修要者盡心不虛則道無以入物無以容教無以受而腹無以充矣坐進之功苟踈疑存之理或熄若道燦者法壽方爾主治院門甚力至於接外務崇本宗誠能中虛而應物以道腹而充腹者爲正自師祖師梁庸玉汝於成之旨也若然則其爲後來紀綱是者矜而式之繼爲不朽無窮之傳也必矣仍爲門人作詩俾歸來望思以極道真之本其辭曰

蒼蒼共巖桂連蹇兮杳焉予懷仙遊遠兮山空日寒悵壘嶬兮宮居粒食思展轉兮遐想仙標玉雪質兮形車載花紅一色兮醉鞭星馭金虬蜿兮糾糅塵世宅閬苑兮嗟嗟堪輿一烘爐兮性古來今燦無餘兮世外無物須人扶兮刳滌玄覽歸靜虛兮服餌節飲差步齋兮弱志強骨壽吾軀兮庶幾真筌師同符兮噫

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并序

大雄氏之爲教如慈雲慈日覆燾無際惟得其又道乃大行宮居像設亦從而熾盛之我國家鼎定全燕教隆內典故精藍勝剎莊嚴寶界金碧相望有佛國大乘氣象維永泰寺肇基自遼彌陁者泰之別院也大安兵燼廢撤不存鞠爲茂草者五十[redacted]大元至元壬申有僧靈[redacted]始來結菴而主之先是師業嗣法猶寓潛天德以經戒嚴機鋒峻越在雲朔名動京師嘗假息間有以天慶名所棲而告之者初不諭其故既而[redacted]駙馬高唐郡主聞師名德喜之既覲止即依慈蔭扣真詮師順事[redacted]方日有所覺以至承嗔獲譴非罪而罹苦毒者因師一言多所縱釋其後王請師住豐之法藏院仍贈具錦法衣用著殊異尋以道行[redacted]上聞有詔所在護持及觀光大都郡王廼出重幣易是院爲師待問駐錫之所與其徒奉香火修梵精進而已至於建大道場擴充無量功德盡遵養而有俟也逮甲申冬[redacted]皇孫紺麻刺以師持誦保釐故欲辟靜室處之官府辭不可冀曰出貨泉二千五百緡泊名驥二仍諭留守段禎詹事丞張九思即所居尨徒藏事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門閣庖湢賓客之所略皆完美始於乙酉之春成於丙戌秋仲役初作闢地得廢鍾所刻天慶二字考之蓋有遼建號也事吳既協即爲新寺名額於是倚曄像於金光沸潮音於空際有來諸天普臨覺樹顧提永泰廢餘復爲清淨法觀矣後三歲奉[redacted]皇孫奁香禮江浙名剎起造藏經師冐涉江湖往返萬里存神過化高風所及奔走供養且有金仙通靈

茄藍主護之應吁亦異哉凡得經四藏計二萬八千
餘卷分貯大都之開泰天慶汴洛之恩安法祥及永
豐法藏院仍以法物付之使人無南北通暢玄風壽
聖皇贊實緒天花雨紛梵唱雷動日闢八方之供者
此師之所圖惟也宜其經來神衛號應基先雖老栢
重榮神松回指有不足過者遂不千里遠持待制王
之綱事狀以寺碑來請曰山僧空疎無足比數以義
以契尚寬使與碩以銘章既之始終之顛畢矣予以
師慧儒學有器識所交皆落雖大臣文武豪士緩急
於士大夫周旋不苟倅間解紛振乏要有實效然去
來其間殆雲凝而風休也嘗即寺雅集自寢菴左山
一大老已下至野蔚東林凡一十九人作為文字道

其不凡時方之廬阜蓮社云是亦將因儒釋僧之特
達者也宜其行業成就如此固可以著金石而垂不
朽矣師諱普仁字仲山姓張氏雪堂其道號也世為
許昌人父世榮官至豐州司録參軍母夾谷氏師生
有禎祥甫毀齒不葷酒齊初祝髮於壽峯湛老再具
戒于竹林雲和尚及衆求泰贊公一見器異即蒙印
可至有機鋒灑落瑩徹氷輪頭角崢嶸先騰星緯之
論贊公出臨濟第而上之師乃慧照十九代孫也過
鎮陽樹碑表行濟源接派以昭其本於尊祖追遠光
又躋焉余嘗論天下之事雖小大有殊醻酢注措皆
有本末就釋氏教論之佛法者本也塔廟者末也崇
其末而遺其本求進於道亦以難矣若師也可謂持

用有方審所先後者哉乃隨喜讚歎而作偈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　物生而靜乃本然
扶持有術繫後傳　惟聖日遠湮其言
眷攘矯更紛目前　佛乘自西來竺乾
慈悲爲度心爲先　衆生迷惑不知覺
沉溺苦海甘流連　人又安得以手濟
以法爲栰經爲船　奉持頂戴破黑業
火宅變幻生青蓮　龍宮紺殿儘瞻禮
具香淨滿黄金田　阿師振錫下南海
豈爲頭角爭昂軒　向來四萬八千偈
重興震旦開經筵　燕雲汴洛還舊貫
佛界珠網揺秋煙　群昏再睍接至善

如夢日月金沙渊　漢人得經纔四十
未若此舉恩無邊　功圓行滿師不有
歸之
帝孫祈求年　八方莫枕磐石靖
天子萬壽南山堅
聖孫神子襲不億　惟城惟藩復惟宜
歸來丈室炷香坐　但覺鐘鼓清而圓
從此婆羅雙樹底　知師澄定草鞋禪

大都路鄚州隆禧觀碑銘

鄚州距今新都東南百里而近本漢泉州地遼爲鎮
而亾金縣焉兵後并邑蕭索僅存縣治京陽平衍渾
流芳淀映帶左右建元已來春水

羽儀歲嘗駐蹕民庶覩羽旄之光臨樂遊豫之有賴
故生聚市闤旋踵成趣至元十有三年遂陞縣爲州
從吏民之請也爰有道舘據城之西北維亦由是而
修崇焉住持圓素大師劉志實者許之長葛人夙秉
淑質自童行入道師希真劉志永永即長春丘公高
弟清虛韓志谷一再傳也初師求鉢莿於都之東郊
剗心坐志凝塵空寂者十年盤山王棲雲道價高一
時歆其精修枉道造謁自號麻衣老壽八十有四怡
然而逝師之在弟子列也侍晨昏服勤勞人所不堪
已自若也積寒暑三紀猶一日然麻衣見其持守不
易受毛盡而真實在可與有立於是以通真觀屬院
曰玉晨菴者令主張是戊午間誠明真人愛其地佳

而氣脈竭之增建以應有開之先始焉荒壓二十餘
畝敞屋數間蔽風雨而已師乃以和光同塵樸實感
物爲方至一鄉欽嚮願言信施有不期然而然者助
益既多功用漸集遂起三清殿繪玄聖於堵所謂上
九位者居其中又畫日月星官嶽德師聖岳瀆等神
列侍兩傍雲舒霞蔚瀰彩絢目殆玄象肇分端倪呈
露下至嚴禋有壇靜樓有室凡所需皆具以壁而計
者三十楹歲時清供真仙來臨鐘磬之音隱然空際
誠迎祥之別館一方之榮觀也既落成洞明宗師以
今名榜之及玄逸真人張公嗣教嘉師之勤命書石
以昭厥後遂介鍊師劉文甫來請銘予以謂肯心而
構易固而新豈惟瞻者增敬其因衆成功同延慶壽

答鴻休而畢師志使來者祝嚴罔逸而隆福降簡穰
之本是固所當書者仍以黃庭七言體歌以系焉其
辭曰

道家者流玄默稱　抱持其雌無所矜
屋居火食相奉承　鳶飛戾天魚在泓
嗟不若尓休其生　爰因像設心自兢
仍用善俗滋良萌　鄭州維南泉故城
玉晨有菴無所營　敝廬數間僅幪屏
一旦締結三十楹　煙光鬱蔚萬瓦青
正自肯搆今有成　要擴師授昭予誠
爲國迎祥禱上清　鑾輿歲幸賓省耕
延芳春水紛霓旌　遊豫何翅歌三登

千秋萬歲樂事并　道人百拜乞此銘
隆禧因之播永馨　雲間數賞聞愉咏
安知不有成公興

大元故關西軍儲大使呂公神道碑銘

盡瘁以事上忠也守志以完節貞也忠貞之澤流潤
後人俾功名奕葉富貴一時而覩弗逮者天也故聖
人垂光揚之典可以貫幽明而慰存歿斯亦孝之至
義之盡也若夫負卓越之奇材抱騫騰之逸志起家
侍從收功轉漕臺閣藉風雲之舊門庭耽組綬之榮
始以故家遺俗終以令聞令望振門閥而紹先猷者
吾於遂城呂氏見之矣呂氏世爲燕陲鉅族值金季
搶攘譜諜墜逸高曾而下湮不可昭據公諱嗣慶字

昌齡考諱祐仕
皇元由行尚書省掾充諸路人匠府總管妣李氏公
幼喜讀書不從群兒嬉既冠氣貌魁傑學通經史善
騎射長於辭令思以奇節偉論表見於世耻齷齪出
人後時[redacted]朝廷遠控北棧[redacted]詔龍門劉公元帥黃公
行臺于燕柄用顯決公策時務所急及便益民編
者十數事以獻二公果奇其材識以國士許焉既而
挈之北覲引見
太宗皇帝應其材應時需堪備供奉
上偉其儀觀收隸御帳下碌碌初無所知名居無幾
何譯語國體閑習通曉知素宦於朝者由是稍得近
侍[redacted]上前公資聰悟應對周旋動協睿意自爾頗遇

頻異出入殿庭寒暑夙暮十載間謹畏小心未嘗易
常度[redacted]上審其可用命提點尚食局事[redacted]國朝大事
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饗三者而已雖矢謨謀定國論
亦在於樽俎饜飫之際故典司玉食供億燕犒職掌
視前世爲重凡群臣預御術者冠珮服色例一體不
混製號曰只孫必經賜兹服者方獲預斯宴于以別
臣庶疏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公前後被賜只孫錦
服十餘襲寵數之隆于斯可見歲己未
憲宗下詔伐宋車駕由隴山道漢蜀趣合州之釣魚
山大兵既興糧餉爲大計庭議推公宜膺將漕乃降
璽書金符充關西興利軍儲大使公轉致有方給授
均一士無飢餒之色民免飛輓之勞竟用勤劬致疾

以庚申年正月廿四日卒於京兆府官舍得年四十
有三歸葬隴武之西原從祖塋也公資倜儻有大志
奉[redacted]上忠事親孝交友誠進不隱諱退無私議古今
成敗胸中皎然吻縱波濤臺中倫[redacted]處材優器幹事
無盤錯贊力方剛經營伊始謂利澤施於人功名昭
於時可力致也一旦瀰浩浩之長川中流拖折涉漫
漫之遠路半道車傾土論于焉爲之歎惜夫人王氏
系保定大家姿温恭靜淑公歿之歲纔廿有八男總
匠府君尚在堂二子方髫齔撫志自誓仰事俯鞠克
起夫宗爲任遂嚴奉舅姑壽終八秩教育二子至於
成人爲長子澍娶金名臣追諡通憲先生梁公孫女
今以才華英邁練達政務任樞幕經歷爲次子淵娶

漕條清苑王君仲女資秉幹敏棣萼輝映任承事郎
管勾中書承發司昆季遵名朝轄枝世宦故家不失
舊物皆由夫人鄒義有方以之扶持者也姻戚鄉閭
至援摭行美取爲訓範女一人適大都郝氏孫五人
澍之子道安女惠奴淵之子定安季安賜安壽五十
一終於大都私居之正寢越三日祔安玄堂實至元
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澍既長樞幕秩中通貴一日
與弟淵謀曰今祖有所立猥尚析薪可不知其所自
耶惟我先人大志不遂賚恨下泉妣貞幹內事克隆
遺緒潛德遺淑夫擢墜佚有求銘太史揭石神道貴
松檟而垂示不朽耻管彤而發越幽光罔極之恩無
幾昭報廼以不腆之文來請某自惟昔任靈行與澍

婿翁孝可定交時對方聯姻㐌自是交義日篤于今三紀以契以舊有不得辭者謹摭其義烈言言振衰風而厲薄俗者銘之其辭曰

維趙北際　保爲名城　風聲氣習
而燕與并　越此兩間　古多豪英
游談尚氣　芥拾功名　矯矯呂侯
資秉忠貞　濟以學問　又多藝能
文武備具　富之邦經　囊錐脫穎
已爲世驚　一朝躡趾　來儀紫庭
入侍帷幄　即允帝情　錦衣分賚
寵數光榮　佐商有道　奚翅割烹
大駕南征　如雷如霆　食惟兵本

以先啓行　曰轉曰漕　職焉汝勝
民安飛輓　師樂均平　心計籌算
以經以營　鵬圖海運　九萬初程
一簣不起　其孰使令　秦川慘澹
有來英靈　不隨朝露　溘焉杳零
化之閭壹　義烈烝烝　二子承慶
若綴彩纓　嫉嫉暮畫　執樞之衡
顯揚有例　聖經義明　郎峯西峙
雞距東傾　武隧西原　風水攸寧
葬復從祖　多祉是膺　元身不殁
永振嘉聲　古所謂不於其身而在於子孫者
其言有徵　何以驗之　視我刻銘

大元故昭勇大將軍北京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國家當肇造際所在豪傑應期効順畀世侯疊將鎮據一方父死子繼兄沒弟及蹈故步而執成規固自若也逮夫守成尚文登庸賢俊遇遷調而革舊襲明治道而考殊功所謂閥閲子弟特崇高之體不學無術業不能有所施爲備員而尸祿者多矣論其籍父祖之緒餘卓爾以才傑着聞膺朝廷之選遴竊然称爲良牧伯者推乎于於孤竹王公見之矣公諱遵字成之世家平州之遷安縣祖諱誥以金貞祐初任與平軍節度兼官摠府事方

大元經略中夏

皇太弟國王奉命率兵出榆關循竜盧塞而南雷砰電激所向無前府君審天命之眷臨憫生民之塗炭遂挈二州五縣版圖投獻轅門王嘉其忠首倡大義即聞於

太祖聖武皇帝錫授榮祿大夫興平路兵馬都總管知興平府事錫金虎符加左副元帥兼安撫使父諱德明字才卿早嗣世爵屬遼右初定撫養遺黎職修藩翰充實先業焉公幼穎悟好讀書年未弱冠入侍藩邸即能練習國體通曉譯語及長資沉毅負高氣所交皆一時豪傑立志宏達恥碌碌隨人後歲戊申襲父職仍佩金虎符公自祇承先政夙夜惴惴惟恐失墜視民事爲難不敢忽易過政令之不便時俗

之未安恩而不置憂形於色必咨訪更張俾理順事
得而後已未嘗恣情耽於游宴二十年間猶一日然
咸謂臧孫有後於魯榮祿之澤未艾也辛亥歲入覲
憲宗授本路總管兼萬戶俾專兵民之政殊光寵也
世祖皇帝踐祚分朔南為十路肇建總管府以公奕
世材賢授平灤路總管換佩金虎符且有奉公忘私
當副所委之諭至元乙丑轉官制行授懷遠大將軍
知中山府事三年陞昭勇大將軍彰德路總管六年
改懷遠大將軍總尹順德路九年復昭勇大將軍升
授太原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十四年
遷北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以疾不赴廿一年上章
致仕日與故交雅士用琴書碁槊相娛樂序宿好暢

幽情裕如也不幸於至元廿五年正月廿有七日薨
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四越七日葬於遷安縣
東石橋西原祖塋之次夫人安氏山東東西等路宣
撫使安公之女和柔貞順克備婦道今壽登期頤夫
人高氏出盧龍勳士家賢明動於內助主持家務
營辦公喪頗有力焉子男五人曰國彥蔚州採木提
舉曰國傑俱先公歿曰國英不仕曰國士早世曰居
仁高所出忠翊校尉湯陰縣尹子女三人長適宋氏
次畢氏嚴氏男孫三人不花永興　公資雅重智
慮周密奉上忠接下有禮善養名馬識別鷹隼衣冠
修潔車從閑雅有承平蒙賢風度人徒知氣習體貌
移養如是而已不知其當官蒞政持凜謹嚴聽斷明

察以公正自凜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務要紀綱立號
令行其治相尹并皆監司理所工匠群不逞之所集
公與辨曲直折姦橫不縱駿貸同僚以相假藉示并
容為言曰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因公道而致私憾吾
不忸也雖時不相能後竟以事直而心服焉所至興
修廟學尊禮師儒崇礼讓而抑豪強致差賦辨集民
安俗阜然倜儻無諱不示裱褐持守剛果終始如一
故治績湜然不可指摘有古良吏風當中統至元間
聖天子屬精政事以成効責中書一時宰輔皆耆老
成選咸謂秉無選舉為責之漸惟師帥得人上澤可
下宣下情可上達庶幾德化之成太平有象矣故各
路總尹慎擇其人至有虛曠歲月不肯輕以畀受者

公之擢拜適丁茲時故四歷名郡兩增崇資皆出公
論之所在卒以稱職聞已足以伸眉高談有光故家
含笑瞑目無愧先世矣公既葬之十載嗣子居仁念
潛德遺懿恐遂湮沒聞不肖久忝太史屢銘當代名
公貴人乃件右事狀請碑其神道向公移鎮洹上不
肖適退居與右相衛之交相去不百里遣尹晉陽亦
判平水幕汾晉兩府南北相望故稔知其政績後以
迎送事南來會遇於張少尹吳公館張與公為風雲
故契談其家世行已為詳是則今日論述已有開先
之兆矣敢勉為次第而重之以辞銘曰

遼西惟漢右北平　自昔用武地必爭
榆關北控盧龍據　夾右碣石山海扃

沉雄氣欝貫斗精　王公孕秀時之英
天兵南下轟雷霆　羣情恟恟孰敢嬰
惟先舊效忠與貞　玄黃于篚
王師迎　兩州千里不震驚
寒谷陡覺春陽生　風雲偎景同騰騰
鵾鵬變化天東溟　一朝繩武克嗣承
載世柄總民與兵　大合澄清朝日升
脩文偃武論治經　唐虞黜陟公幽明
罷侯置守除因仍　德讓深深望久凝
漢二千石任可勝　政刑相時量重輕
剸裁錯節霜鋒棱　善良與護姦惡懲
大綱既振道自弘　興庠育材昭世程
吏畏民愛風化行　歷典四郡稱循能
趨張才氣耻近名　白頭一節匪變更
庶幾無忝先業榮　卅期福壽方川增
勤勞致疾孰使令　生存華屋丘山零
嗣惟克肖多才誠　銀鉤翠琰勒我銘
蔽芾用播甘棠聲　遺黎伏讀爲愴情
墮淚當與征南并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八

碑

渾源劉氏世德碑銘 并序

金源氏傴起海東當天會開方域甫定即設科取士
急於得賢故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
紊有國雖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若夫
篤志力學挾藝應選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昆季
相繼擢第爲名士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門第清峻
爲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渾源劉氏乎劉氏出彭城望
族五季板蕩播遷朔土遼末遠祖諱用者居弘州順
聖縣之耀武關世業耕稼生子翰贈承德郎配張氏
追封彭城郡太君生撝字仲謙即今監察御史鄰之
高祖也始釋耒耜習進士業當遼金革命擾攘際學
未嘗一日廢天會二年肇闢科場公以詞賦第一人
中選惟遼以科舉爲儒學極致文體尨雜萎薾視晚
唐五代尤爲卑下公勵精種學文辭卓然天成妙絕
當世一掃假貸剽切牽合補綴之弊其後學者如孟
宗獻趙樞張景仁鄭子聃皆取法焉金國一代詞學
精切得人爲盛由公有以振而起之也釋褐右拾遺
轉知天城陽曲懷仁三縣擢大理正遷平陽府判官
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出刺石州累官中大夫
年六十三卒於位翰林學士張景仁碑其神道公性
淳厚見義固執待物誠好誘掖後進三爲理官議獄
主恕不屈於權貴故多平反尤長於治民興利除害

若嗜慾然施設有條理簡便可持久所去見思圖形
奉事案慶渾源山水幽勝買田家焉晚號南山翁夫
人渾源雷氏北京轉運使思之女封彭城郡君生四
子曰汲曰渭曰滂早世曰濟汲字伯深穎悟絶人早
傳家學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屢為州縣有聲
累官朝散大夫應奉翰林文字西京路轉運司都句
判官平生寡合不羈慕郭林宗黄叔度之為人晚節
倦於游宦放浪山水間以遣興讀書為樂稱西嵓子
述壽藏記叙其行巳甚悉卒年五十八鄆王府文學
陳訥銘其墓有西嵓集行於世屏山李之純引其端
娶曹氏追封彭城縣君一子偘字稚川大定十年進
士第積資奉直大夫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孫一

從萲字和卿奉戩出身善作詩曾孫文祖渭字仲清
少好學克紹箕裘既登第授承德郎知泰州龍城寨
事調隰州軍事判官終朝列大夫嵐州刺史覲
老人一子价河水泊酒監曰濬迺鄰之曾祖博學
強記少有聲場屋間既而用蔭入仕至安遠大將軍
饒陽令配張氏封彭城縣君生四子快以儼侯忱宇
稚行宣武將軍真定府軍資庫使三子從善字澤卿
彰德府酒監從臯字平卿從契字禮卿武義將軍克
勝軍副都統孫五人曰如武義將軍曰郅等俱早世
似字稚章耕敬友發出於天性力學能文稱其家聲
四試于庭不偶用恩賜第授承仕郎華州教授再任
承直郎主沂水縣簿娶王氏封彭城郡太君壽五十

五終於家遺文雄深簡古有廼祖風嘗訓子孫曰為
士當先行檢如絲之絜將立其身慎無點汙汝佩吾
言則無忝矣故屏山李純甫表其竁曰善人劉公之
墓其為士夫之紀蓋可見矣一子從益字雲卿自弱
亂時已有成人度擢大安元年進士乙科調鄠陽丞
長葛簿陳州防禦判官皆有治績投機應變措畫出
衆意表進提舉南京路權貨事丁沂水君憂起復拜
監察御史君負材尚氣資之以學欲使事業表表大
見於世一旦戰與志合所言　朝廷紀綱時政利病
竟與宰臣辨論得失不屈去職閒居淮陽與諸生講
明伊洛學久之選令葉縣至則鋤強剔蠹慕扶惡黨
禁不敢少肆請免逋租三萬石致流民自歸者口數

千大起孔子廟既樹教本集諸生肄習其中風化大
行考課為河南最未幾召入翰林為應奉不踰月而
卒得年四十有四雷御史淵誌其墓趙翰林秉文勒
銘神道皆稱其器識明敏剛直敢言學可以輔政教
材足以濟時艱實志以歿士論惜焉葉民至廟而祀
之孔子稱遺直遺愛者豈近是邪蓬門其自號也蓋
取南山翁誡子詩元自蓬蒿出門户莫交門户却蒿
蓬之句有文集十卷粹而贍通而不流類其為人丙
子嚴氏封彭城縣君子二祁郁祁字京叔少穎異為
學能自刻厲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即閉
户讀書務窮遠大涵濬鍛淬一放意於古文間出古
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

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又與
御史公退居於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
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
然一出於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
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歲戊戌
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
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九
七年而没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娶
史氏洛陽名族一女適前監察田芝字文晃一男景
山終國史院編修官孫一興同有神川遯士集二十
二卷藏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於世郁字文季
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

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辭工書翰别號歸愚卒年六
十一娶趙氏前禮部尚書秉之女一子景嵩鄭字伯
震一子景巒儼字稚昂鄴之祖也登承安二年進士
第累官至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壬辰北渡痛宗國云
亾蹈河而死配李氏封彭城郡夫人三子從禹字虞
卿登正大七年辭賦第官至朝散大夫同州録判一
子曰郁從愷字舜卿自幼卓犖不羣稍長入鄉校擅
能賦聲再舉不契就蔭補官授武義將軍登封主簿
已能綜覈縣務束濕吏曹人不敢以少年書生易之
國初生聚稍集遴選廉能急於撫字辟府君攝領部
州事繼真授宜陽令縣當兵後燕事草刱高下
下車廉知其利病休戚斟酌而更易之九科取差徭

必驗其等第俾均輸焉暇則集俊秀於縣庠講明禮
義表善風俗為政才朞月而頌聲四達終更授河南
府路經歷素精吏事婉畫恢恢刃游餘地致六房無
滯務公餘與紫陽楊文西菴楊公九山李子微薛庸
齋微之觴詠於泉石間中統四年正月廿八日以疾
卒於私居之正寢壽五十有五娶張氏宣德望族貞
靖柔懿自在父母家已稱純孝及歸于我事舅姑恭
順飲食服御非經其手不進也終於至元廿三年十
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五葬合相子男三人鄘字君美平江路
人匠提舉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以疾殁得年五十
有五配段氏享年四十有九鄙袁部場管勾鄭才識
警敏練達時務由省掾授承務郎工部主事次陞承

直郎順德路總管府判官選充監察御史女二長適
渾源州王氏次適應州元帥韓公之孫孫五紹祖江
浙省宣使慶祖溵山巡檢繼祖勝童乞童從稷字賢
卿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曰郇曰鄉曰郛保承奉
班祗候遼州酒監一子從周字文卿劉氏先壠始葬
順聖之耀武関南山翁從祖嘗於渾源縣東北黄嵬
鄉御史君以世故流離起先塋於宛丘神川旅殯洹
水歸愚定變燕山今鄴舉大父中奉公衣冠及考澂
梱安厝於河南北邙之原是為渾源劉氏洛陽新阡
鄴復欲彰先懿昭考思圖不朽論不肖嘗問學於神
川先生知其家世頗詳持張陳李趙雷王諸公銘誌
求述世德碑以假列後進年迫衰謝不能發越先賢

事業且何敢秉筆於諸名勝之後堅辭者久之鄰復
曰金亡士之北渡者百不二三今消磨已盡求援見
先輩老於文辭而最知名者莫公若也今弗惠碩則
先世之事將何於託不獲已强拜援諸公緒餘及已
之聞見而知者會歸其極而系之銘銘曰

漢庭射策　貢士遺風　排黜百氏
仲舒是崇　唐文三變　敗北無從
振起衰薾　尊昌黎公　兩公傑出
莫之比隆　考其徽猷　孰繼芳蹤
大名難再　氣數奇窮　金源立國
網羅才雄　首魁多士　惟南山翁
程文妙絶　一世師宗　當時景仰

韓董攸同　子孫克肖　家學是攻
巍科七決　聲華摩空　故家文獻
泱泱大風　蓬門卓尔　世業克充
言直行果　節効匪躬　支撑傾頹
致將之難　賚志雖没　留名則濃
中奉矯矯　戢貳大逢　存亡惟義
表我孤忠　子孫昌熾　爲報則豐
神川力學　洞聖心胷　明理貫通
匪文奚工　玉佩瓊琚　大振辭鋒
導家學之淵流　會百川而朝東　章甫適越
惜不時逢　陰相同氣　先志攸洪
朱衣白簡　乘御史驄　何劉氏之多賢

誠紬繹其始終　垂德植善　無踰於農
立志務學　禄在其中　忠義仁恕
傳嗣繩繩　維人事之克盡　見天理之昭融
宜厚流澤水之源　青蔚南山之峯　北邙之原
藹然新宫　世故牽率　匪忘祖封
是惟金百年文宗之裔　過者敬恭

大元故廣威將軍屯田萬戸
聶公神道碑銘

皇元以神武戡定區宇剪金取宋保塞一軍號稱雄
勝帥閫堂堂節制於上亦由部曲宣力得其人故也
初聶氏與蔡國張公奮跡布衣義同里閈依乘風雲
奕世竭節者哉公諱楨字正卿世爲定興洮陶井里

人曾祖洎大父皆在野不仕父福堅實豪俊善騎射
國初張公團結鄉義據西山之東流塢遝推爲百夫
長從定河朔取汴蔡有殊績終襄縣屯田總管母夫
人段氏同里大家生四子公其長也幼沈鷙寡笑言
不作群兒嬉及長聰敏好學有謀略慷慨尚氣節年
十七嗣襲父職張公察其才武試以攻守之方爲問
條對洒洒有成筭公愕然不復以𥚃之異下阿蒙爲
睐歲丁未率本部分功立杞城亳阮宋人出没以絶
侵軼之患繼攻泗州前後以功受賞有差巳未庀[illegible]
世祖皇帝渡江攻鄂諸援蝥弧先登陷東南城堞都
督戰親覩壯其勇酌酒飲賚以紀其功其年冬[illegible]
命領千兵迎援大帥兀良合歹於長沙水陸轉戰備

審艱苦竟達漢陽由是陞總轄仍佩銀符中統三年
賊壇叛公攝千夫長分圍歷城接戰嘗先諸道兵蒙
賜鈔馬俾徼士衆壇平遂南城荆山至元六年真授
千户易以金符是年
朝廷進軍襄樊公屯守鹿門甚力至元七年行臺命
公將畨漢馬步三千人取新興寨公曰彼衆而恃險
我客而力不一惟當神速掩其不備可成功尒遂一
戰而克斬馘不勝計生擒者七十人賞楮幣四千緡
至元十二年分隸元帥孛魯歡收逹海淮安等州宋
守將許安撫者陳艨艟五百艘以俟公帥麾下直擣
之許少却水陸乘之彼軍大壞殺死溺水者十七八
盡獲其戰艦器仗帥府上功奏

旨陞武節將軍繼攻下招信泗州陞進宣武時擊宋
已亡江西湖南皆內附獨靜江恃其險遠旅拒
上以毫軍素精銳戰必勝攻必取命摘全軍進擊至
則賊勢披猖公率狂士深入殊死鬬首奪西南城堞
衆隨之以進城陷捷聞加授顯武將軍行軍總管桂
境雖平大兵後所在草竊切發亢午山谷間為良民
梗衛山茶陵尤稱搶攘帥府稔公威名烜赫摘諸翼
兵千人往平之公窮覓窟穴芟抉根株其脅從汙染
者諭歸田畝井邑按堵軍無私焉所在老幼擁馬首
泣拜曰非公活我吾四縣遺民二十餘萬無噍類矣
其戢禍亂威愛兼濟有古良將風既而蒙古漢軍都
帥張侯以公部曲故家胄立駿功請於朝復備將佐

十七年從張侯入覲進拜明威將軍管軍副萬户仍
賜錦袍一襲旌宿勞也俾鎮建康尋移維揚十九年
選充江淮都漕運使二十五年改任廣威將軍大都
屯田萬户一載間區畫營屯耕稼有法比前歲收獲
為倍蓰二十六年更授右翼萬户因積閥閱有方屯
曉唱之樂至元廿六年三月十六日以疾卒於官享
年六十有二葬祖塋公資外嚴毅內廓如也篤於事
親忠於為國出天秉固然治軍旅號令嚴明部伍整
肅臨陣抗敵挺身决戰略無顧惜故每戰有功聲名
烜赫暇則讀書不輟左氏傳通鑑戰國策皆通大義
古人良法美意奇計偉畫涉獵融會多見諸行事方
經略南服毋夫人陳氏尚在堂公廼心王事不遑暇

然遺親之念未嘗置頃刻也一旦心神內動微疵被
面曰豈吾親有故動於彼而應於此邪即請歸覲比
至太夫人喪尚未斂公擗踊毀絕痛其終之無所存
活充襄大事鄉里咸嘆為平昔孝誠所致夫人郭氏
同縣南王里人溫純恭謹奉事老姑怡順進退不敢
自專年逾四十夫貴子長應對門內事尚以名稱姑
病旱暮侍養不少懈倦湯劑必嘗而後進及亡朝夕
廬墓者三週歲宗黨歎曰孝婦待妾媵有恩礼略無
嫉妬子一十一人長曰惟義承父爵右翼屯田萬户
次曰惟謙峽州夷陵尹曰惟明閤門宣贊舍人曰惟
芳惟爵未仕皆郭出也余幼未名女四人俱適望族
元貞建號之二載冬十一月惟義踵門來請曰自惟

無所肖似尚頼先世遺澤嗣守緒業朝夕惴惴愧無光揚惟是鑽石紀銘表諸神門圖報萬一撿閱翰學先生學古詞達當代將相家皆有頌於下執事儻得銘則爲不朽矣中統建元余應召中省獲識蔡國父子及提總河朔即山雞水之間亦嘗延歴載惟疇昔輙次其件右而繫之以辭銘曰

大夫挺志　無先外事　况乎戰陳
聖所慎毖　不有諸内　孰形於外
擭我秉彛　克作其氣　惟燕南陲
聶宗所系　奮從雲雷　以功名憙
侯不封萬　志爲閫遂　報之後人
福禄何既　桓桓廣威　克昌再世
曉暢戎機　蔡國普器　發蹤指歡
俾展其翼　横戈長江　斬鯨蒼海
萬竈同心　雅歌奏凱　長驅靜江
指顧摧敗　草切蟲如　肆爲民害
玉石既分　善良攸頼　筎鼓歸來
旌旆揚彩　酬功進爵　大常天賚
高大門閭　鄉閭歎嘅　不知其中
大本有在　子曾有言　質而弗礙
篤身惟務　化而忠義　公於臣子
存没無愧　巨川騰波　即峯聳翠
片石干霄　千古光配

大元奉聖州新建永昌觀碑銘并序

奉聖本秦上谷郡地唐始立新州石晉割賂於遼更今名亡金因武定軍節度今雖爲州當兩都往來之衝其地望尤重於昔雲山環抱川流交貫樹藝茂盛有中土清淑之氣風俗雄碩樂施而好善蓋燕雲習尚氣義而然也據治城東南里許有道觀曰永昌其初祖寂然子張志玄隠微世居河東之孟門縣越自髫齓歆挹真風從平水景鍊師爲全真學既長正一法籙亦稱精究貞祐南遷所在俶擾聞長春丘公應聘龍庭師喟然嘆曰天道在北吾將遠遊雲朔庶有遇合聿隆道紀至永興之清樂鄉愛其山水幽勝遂結茆而居凝神坐忘志趣叵測謁者之衆咸異之曰彼其中必有所得豈徒然哉由是風動一方日奉香火羅拜菴前間有請必恍然開悟廼相與選勝得獨山中水頭地起建琳宇處師爲上賓揚曰迎仙尊顯之也師佩上清三洞靈章主盟武定者幾廿載前後化度門人甚衆惟吳張盧三法師得其要妙而吳在伯仲爲最寂然謝世蒧觀南化臺吳號通玄子氣貞魁偉志行誠篤体含妙用動達玄機寂然師知爲受道器常勉之曰汝舉止異常言論卓犖通文辭知醫藥恐寫翔鶴翥終非草野間物寂然既終行緣城市人或條扣誦答如流有一鉢千家飯渾身百衲衣心如江月明情侣埜雲飛之句其胸懷洞徹如此加以待水癖疾隠痛隨愈衆驚異以有道目之達官豪右共來敬禮至有得望其風釆而爲韋者闔境尊信法緣

幷合遂易以金劉大監别墅爲棲真所中有亭崇亭疊禮爲一境偉觀即改亭爲殿奉三清睟容下逮齋廚庫廩以次修舉署曰永昌與迎仙爲上下院自是徒衆雲集檀越之家設醮延而徼福求符藥而濟夾乇者憧憧而來曾無虛日鍾磬之聲隱然聞市肆閒永昌琳館爲一方名勝道俗歸依之所矣通玄仙去寧神於永昌之南以後事付上足弟子虞法師師行業修潔和光同塵心存濟度多家藥惠補治遺缺而觀之規爲始克完具以推擇充玄門道録虞寂陪贊師側其徒崔志善踵而增飾之崔没盧法師以道録來住持爲傳之門人李道素道素姿朴實惟恐過逸前光内則起廢寮舍外則增置田園朝夕齋戒載

勤頌禱望高羽流擢判管内道門事延慌慌不遑曰向上師真刻心勞神披荆榛撥莽琭鋪敦敦基吾輩何有坐享其安惟是刻石紀行俾見興建本末庶垂不朽來丐銘予以道不同不相爲謀牢讓者再請益堅乃酌取大方家見於吾儒之紀載者論次而銘之後世所謂道家者流蓋古隱逸清潔之士矣巖居而澗飲草衣而木食節欲以清心脩已而應物不爲軒裳所羈不爲榮利所怵自放於方之外其高情遠韻凌煙霞而薄雲月誠有不可企及者自漢以降處士素隱方士誕誇飛昇煉化之術祭醮禳禁之科皆屬之道家稽之於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遺其本凌遲至於宣和極矣弊極則變於是全真之教興焉淵靜以

[illegible]而[illegible]行翕然從之寔繁有徒其特達者各[illegible]日名其家若寂然師弟弘衍博濟教行山北是也耕田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不知誕幻之説爲何事敦純朴素有古逸民之遺風焉而又畀授得人顯揚斯在是可書定安之白雲觀盧法師建永興之觀張法師建與永昌同一法眷也銘曰

道之大原　玄文五千　慈儉不爭
清靜自然　辟固奮激　至理無邊
修道謂教　由是之焉　全真爲學
本乎善淵　返繼還朴　復太古前
究其源委　豈愆歸筌　寂然出世
私淑其傳　雲朋侶勁　闡善易遷

坐忘感化　孰分後先　傾心信嚮
克興大緣　絶塵而下　復得通玄
化行城府　重闡法筵　一時景仰
道價翩翩　香火奔走　先業昭宣
燕處有室　耕鑿有田　遺我後人
基緒綿綿　門人繼承　持守拳拳
光揚有例　刻銘瑤鐫　流光遺照
何千百年

大元故正議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
尚書孫公神道碑銘并序

雲西風土雄碩龍山峻極爲之冀焉渾流文貢神川清淑資其潤焉故士生其間有瓌奇宏傑之稱而劉

嘗爲之冠焉然山川炳靈奚間今昔況河洛爲帝王
之里弁紛多攀附之臣儼景風雲依光日月者哉若
乃始以材技有光世緒終則挺輸忠藎作特名卿安
榮福壽慶流後裔者誰乎故宣慰使工部尚書孫公
其人也公諱公亮字繼明世家渾源横山里曾祖諱
伯大父諱慶文咸勤力務本不燿其光顯考諱威爲
人跅弛不羈早以功名自憙少有巧思肄函人氏業
繕治堅密出新意於法度之中方
太祖聖武皇帝經略中夏總攬豪傑貯除戎具爲亟
廼挾所業投欵 上賞其能應時需賜名也可兀闌
錫佩金符充諸路甲匠總管
太宗朝從征秦晉恤民被屠戮屢以蒐簡工匠爲言

賴全活者衆顯妣杜氏主内務有綱紀嘗辨雪工徒
負逋之誣因之脫死公生漢北年十許歲總匠君挈
之入覲
太宗異其風骨曰此兒他日必大享用蒙賜御饌自
是得出入禁闥矣及長資英明多藝能慷慨有大志
練習國典通曉譯語所交皆一時豪傑衆亦以通
材許之庚子歲襲父職佩銀符
定宗朝換金符歲達課精例賜錦幣
憲宗特賚貂裘仍勅繼襲父賜名
世祖皇帝在潛邸 上命歲輸百鎧有中七矢而不
貫者其堅完如此及南征杲授用中統建元授都總
管 上北征駐昔没敦公出私財製甲冑六十襲以

天顔喜甚錫銀物 忠結
命頒諸路雜色一 奏 四十妻工之艱者
嚴支未糧贍濟不給 爲廪給自此始又考制度定
程式作諸路恒法公自承嗣選材 下招亡恤弱出
私財以代公費 獲而 軍興 蒙賞進秩可謂
盡心所事充 以人材抱負論之于將補
實非技車未濟所用有欝 不能自已者至元改
朝廷清明治具畢張公上 抗言宜設御史臺肅正
紀綱雖不違有符士論俾之五年憲府肇建特拜監
察御史官忠翊校尉 上諭大夫塔察公曰他人則
未之識如也可兀闌朕熟其忠廉宜與汝共事特官
俻極一時遷輟又多譏刺廷故事洞達諸色情狀材

氣足以投赴事機威望可以懾服豪猾在公無以喻
一旦職與志悟思明日張膽鯁言無忌仰荅恩遇
是風生白筆氣凌霜簡論列無虛日時宿衛鷹房
侍城杜頗緣恣在他人弗措手者公優爲之如上
時門強李民物東安州縱鳥駭齧食桑東甚至
伐爲薪公痛繩之以法至 畏避 上聞而以
目之 年考滿憲長奏公自供職無點水私至純
欽風稜銛利剸實切中窾行無出其右
時選擢正爲此爾可再任俾矜式新進者既
而啓 爲外事 遷西川行者肎支楮幣二萬餘定
之義爲 役兵士治第採薪至被虎
五十仍奏治其罪十

年夏宣授金符武德將軍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至則務實用顯效張皇憲度故材應者必薦姦貪者必置於法州郡惴惴奉約束惟謹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東平路監尹出貴戚簡重自居監司官至郡未嘗相覿聞公來按部迎謁境上糾治豪縱不法者十數輩曾無一語譴撫及去復伸餞禮慱德高厝耆老貯香於頂來送曰自立憲司未覩稱職如公者我輩獲安田里受賜多矣其威望顯著吏民畏服可知已十二年陞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遼東境土曠遠諸王營帳洎諸部種人雜處其間恃勢相凌爲申嚴法禁革去宿弊豪強斂迹小民氣得少伸分司遼陽親王近侍五人劫居民資用且毆擊之

卷五十八　　十六

有司不敢究民來訴即械五人徇通衢王諭釋其罪竟杖決之滦水闊而雖沙石自昔無津梁命造荊絡貯碎石爲柱以成橋做此建者百所自爾遂右免病涉之苦十三年進階朝列十四年春陞授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分佩金虎符惟相當南北衝會民物繁夥自昔爲河朔名郡然政務煩重視鄰路爲猶難公諳練政體材地有餘當王事坌集訟牒交至泛應曲當不失時措之宜平生遇事有爲一旦重膺民社延究竟利病俾實惠及民以三事躬請於朝其一比歲霖潦傷稼民多闕食准免逋税九千七百石其二諸郡輸逝取道本路徵發車牛越廣平抵順德往還餘五百里非惟偏倍恐民力不堪蒙以廣平之磁州代

爲其三本路稅粟歲輸大名秦家渡由唐宋渡河東南行百五十里歲晏寒沍車人告病罷於唐宋倉輸納前政貸民資五百餘定起新附軍營舍至是亦給公帑邢民李閏六嘗殺人累問弗伏干證餘百人移公推容廉其實遂伏辜餘得釋時以神明稱終更相人懷思至琢石頌焉江淛平　上諭中書省造作事重當選能者主之十六年冬授正議大夫浙西道宣慰使兼行工部事籍人匠四十二萬立局院七十餘所每歲定造幣縞弓矢甲冑等物十八年　上命左丞相阿剌罕等征日本給辦艨衝戰具繕製堅完都將以聞　上曰也可兀闌豈有誤邪二十年十月來朝大爲　上所獎諭賜宴於便殿二十二年授江西

卷五十八　　二

等處行工部尚書上章致仕閒居清苑每風憲洎臨民官來質疑必告以益國便民之方二十四年九月覲　上於朝殿　上念世臣之舊問年今幾何居某處子孫幾人奏對畢賜食俾坐於御榻之西　上遣大府卿納里忽問曰飲飫飽未復賜鹿羹白酒沾醉而出大德元年子拱總尹大同奉公與夫人張氏還鄉里時公及夫人壽俱高日與親友相歡宴鄉人榮之改渾源西北山曰畫錦有司亦用名鄉四年正月廿九日以疾薨于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九遺訓子孫勉力忠孝少不及私二月十四日歸葬于渾源州西劉村先塋之次送葬者數千人哭聲聞數里外蓋平生感懷於人者如此夫人張氏梁氏皆出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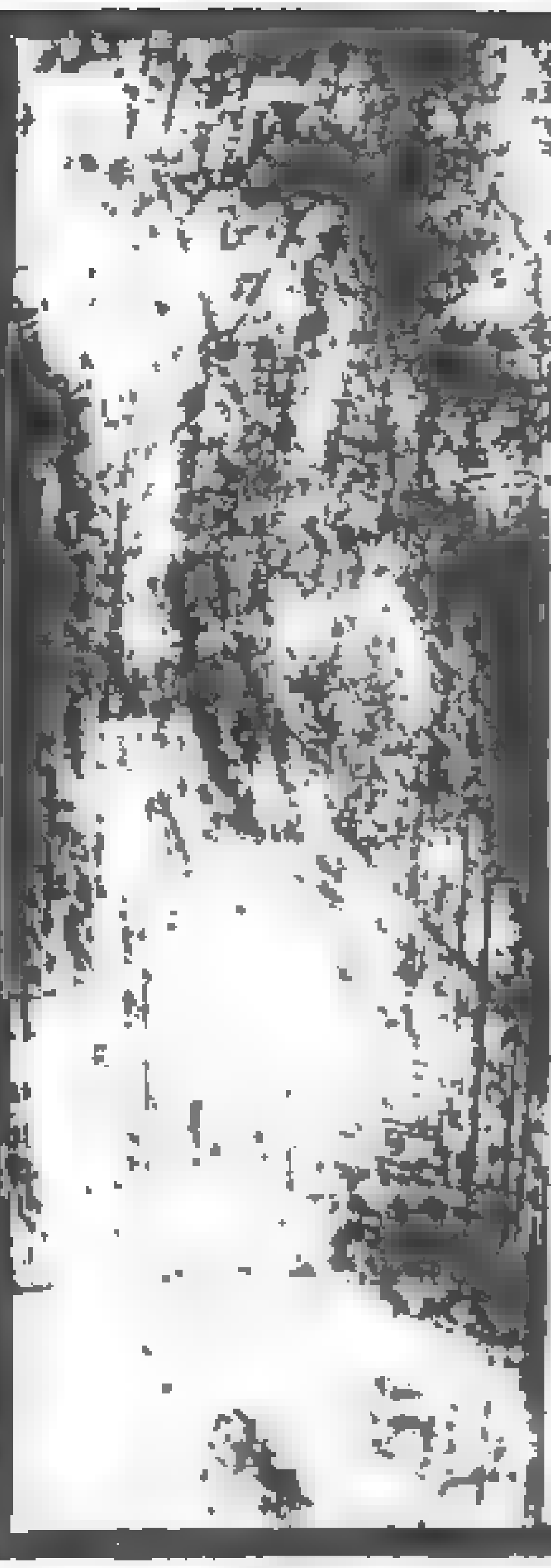
張氏終於四年秋壽八十有四梁氏先公沒子三人拱資誠實材果純孝力學由工部侍郎陞受少中大夫大同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撒武略將軍武備寺丞根忠翊校尉定海縣尹女三長適安平縣尹趙褒次適李氏劉氏孫男四謙襲世職從仕郎保定等路軍器人匠提舉次早世諧承直郎利器庫提點誼進義副尉保定等路軍器人匠提舉孫女三適趙氏王氏次幼曾孫男一儀頭曾孫女三長適李氏餘幼公儀觀魁偉氣量達闊美鬚髯容色莊厲閑習時體譯語闡翻雜以談諧頗國捷貴卿無以易其論列公朝集議僚屬與正奉公詞情剴切毫髮不假借善為鉤距能得小人根株窟穴似夫古之能吏才大夫至於奉上忠事親孝交友誠雖位望顯赫循循謙讓退然如無能為者齊家教子敦篤義方循尚禮法又似夫齊魯質行之士生平疾惡由義激中其心休休樂善成美出於天稟粹厚放良臧獲百餘人資貧民子錢七萬緡宜其三任風憲位正總尹丞張世守官遵六卿剛直有守允協士論忠勤無間簡在　帝心福壽綿延子孫衆多家門隆盛雖曰依乘亦由平昔操履感召有以致然也可謂材德具備勳名兩全哀榮終始者矣嗣子拱以墓碑來請因憶至元戊辰憲臺初立公與不肖同擢御史引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自爾議事松廳聯鑣驄馬義氣交孚相得為甚歡後偕官於相追歲壬辰應聘北

上復私覿保塞追叙契舊當時並峨豸冠今所存者獨吾二人公又奪去僕雖耄忍無一言邪既叙梗概仍系之銘銘曰

雲龍奮飛西北天　神武戴造坤與乾
有來聖后捷戎軒　所在戈甲相周旋
孫侯挾技善達權　賜名訓徒畀任顓
函惟扞格青弗穿　爲錐多採公發源
犀兕七屬光生煙　上爲嗟惜賞世延
風雲儼景同翩翩　執藝諫請多活全
藏孫有後理固然　公其挺生鍾世賢
嗣興遺緒心彌丹　銳化躍出天池淵
豸冠執法班朝端　憲綱未舉爲進言
太微一夕光星纏　朱衣白簡相後先
忠臣憤激同鷹鸇　秋風搏擊無空拳
上目剛直由孤騫　青齊遼碣海岱連
地藉物衆牙孽間　繡衣風彩何翩翩
積弊一剗推邪姦　取令趙張出吾前
煌煌金節臨滹沮　霜空霽嚴政春妍
侯伯正位務固繁　制裁錯節驚龍泉
吏惟寬愽猛則殘　要本實惠蘇民綿
三事上請民力殫　轉輸省便遠賦蠲
積欠追給公府錢　去思有頌德化宣
江淛平一俗巧儇　訓授程課需世官
共工汝賢常伯聯　工部宗院勞次銓

歲時供億物利堅　一朝上章遽引年
聖皇眷顧稱忠惓　嗣侯亞卿請外遷
功成身退名節完　錦衣榮養白晝鮮
作牧鄉郡意所便　立山零落館舍捐
世期福壽方綿綿　時有白鹿馴其阡
停雲苒苒橫之巓　自昔豪傑誇雲煙
神遊夌斷招來篇　千年斲劒埋神川
秉時樹立孰敢肴　何以驗之瑶有鐫
欝欝紫氣衝斗邊
英聲並與斯銘傳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九

碑

大元國衛輝路創建三皇廟碑銘 有序

衛之廟祀三皇推奥於
國初醫家者流因城隍祠右故壇屋而像之庸中歲
時瞻仰之懇然位置迫隘規制卑陋不足以妥靈揭
虔爲神明觀府監尹荅失帖木兒頋其如是蹶然于
中私自念言當尊而侈大之心有所在而時則未遑
也伏承
登極詔條聖帝明王守吏致祭廟宇傾圮官爲修葺
至大德庚子歲夏仲祠部頒降三皇禮秩以春秋二
時饗獻盖宗本醫學極恤元元也而昔構不稱安能
儼肅禮容光昭祀典哉侯乃咨謀於僚屬曰
明詔所當奉民力不可妨奪工匠不可徒役公帑
不敢擅發也當首出俸耥以爲倡率少尹八思麻因
判寮高興仁推官馮琚相與賛襄下逮属吏醫師益
士從風皆靡聿來胥字於是相治城北郭汲署故址
爽朗方術奠敞神君經始於是歲冬孟斷手於明年
季夏爲殿三巨楹松桷楹奕奕挺翼望雲就日
儼若帝者之所其臺門洎醫學講堂齋室以次修舉
其秋因常禮禮奉安神棲儀物肅備薦獻通暢士民
來觀權忻賛嘆謀勒石紀績傳示方來持學正祁伯
易事狀以倨建碑銘爲請不肖念鄉榆盛事其敢以
衰耄辭夫德高大上者宜垂不朽之名澤及萬世

者當享天下之祀鴻荒肇判為生民害者多矣三聖
繼作觀象化民創物垂範如畫八卦以通天地之情
造書契而代結繩之政耒耜以資耕稼舟楫而濟不
通衣裳宮室既厚其生棺槨斂葬復恤其死交貿
而易有無刳弧矢以威強暴然後民得安居而粒食
優游以卒歲孔子繫易叙太皞神農軒轅氏功德如
此其見於醫家說者謂神農氏一日嘗百物毒七十
餘種軒岐論難本乎大道而究乎死生之奥故近代
猥為主祀若以三
聖人開天建極利生民而仁後世者論之特一事尔
在泝流求源雖出於人心之至情而報本反始乃有
國之令典按歷代祀秩曰皇曰帝惟唐嘗置廟京師
餘雖多文定於故都三年一祭而已我
國家掃攙搶以清華夏斷鰲足以立四極還純反朴
崇德尚功三年故都之祀亦嘗舉行迨
聖天子當宁道媲生成仁含動植祇嚴祀祠克作
神主開建醫學德洽好生故有司推廣
睿意俾同通祀致祠廟徧于天下其敬恭之典越至
矣乎伊守土臣奉承惟謹規為有方不傷財不役民
未及閱歲而起百年律觀事神治人可謂能也已
宜銘銘曰

林林總總　厥初民生　理具畫一
七竅方萌　乾端坤倪　軒豁露呈
孰措其一　底於和平　聰明惟寶
體用弘　三聖繼作　見天地情
裁成　以遠以寧　躋民仁壽
萬世　德至執邁　道大難名
功同元化　罔知申行　推原報本
在理攸應　大德之政　恩洽幽明
在在通祀　尊隆莫京　惟守土吏
恪於奉承　載敞新廟　闕妥聖靈
聖靈在天　與時降升　雲行雨施
品物咸亨　云何事神　而濟於泯
翼翼檐殿　有儼神庭　民初不頖
吏亟經營　維皇降止　庶監嚴識
風雨時若　歲事屢登　民浸福澤
豈曰吏能　謹夫歲月　妥勤斯銘
事神治人　績用昭稱　煌煌麗石
永垂頌聲

表碣

文通先生墓表

先生諱天鐸字振之姓王氏世為衛之汲[redacted]祖諱
仲祖諱經顯考諱宇妣孟氏由農而士迄于先君蓋
四世矣其本支德澤與夫出處之大致已鑱諸埋石
茲不復云惟其心之與學達於政而明夫用之所當
然者歛發越以昭于外初先君既冠以家學魁多士
已而嘆曰君子不可以壺拘是足以盡吾學乎且天
之所畀於我者何如我能克而後之以塞夫所以畀

六考終于家遠近訃聞來會哭者踰月如知巳丁郎
中君實石勵士德玉單侍講公履烏宣慰貞等垂涕
而言曰天不少假公年俾爲我輩耆龜今而後過將
孰寡矣仍以文誄之至有識敏學精是既錫之以重
往胡奪之以輕邈長川而中流拖絕陟遠路而半道
輩傾其爲時賢敬惜如此明年戊子春三月改葬于
康公里清水原從禍之迴曲奉常宋衛教授趙瑩郝
翰進士太原劉沖邑大夫李瑞會曰先生耆德丘園
學貫三極其行與義爲國人坊移式可謂敏學先物
達夫世用者也遂相與稽法而諡康其封曰文通先
生之墓夫人來和靳氏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
之女生子二人先卒家府設小子惲惋等服膺嚴訓

發登仕版粗有立于世識者謂先生之志之學蓋有
驗於後矣是用昭揭神道永示來裔銘曰
政爲事樞用乃道與學焉而兩不克是爲虛拘融體
用於一源宜大行而窮居其命矣夫若或訓斯世而
迪後裔高名而不渝固云先生之知命胡其銜之不抒

碑陰先友記

曾君一字適南北燕人有文章善談諧以謨畫佐征
南幕府官員外郎卒
劉郁字京叔渾源人資純粹早以文章擅名有神川
遯士集行于世弟郁以篆隸真行名家終監察御史
牛天祥字國瑞上黨人漂天文武經學歷恒山公府
諫議官應東諸侯聘客死聊城

孟遵字伯達琅邪人性沉毅有機果威儀抑抑以
業顯東海
趙澄字公靖共城人性純古有儒行終衛州教授
司之才字進道濮門人業詞科有聲場屋間性悄直
有口
盧武賢字叔賢燕人資推峻喜談兵以客卿游諸侯間
王之綱字德秀湯陰人通世務以儒術緣吏事有益
鐵諸論傳相下
邢敏字公達秦人性公直明法令以廉自持用薦授
左司員外郎終大名府判官
李楨字彥祥黎陽人先考同年吏員轉尚書戶部掾
性溫粹以善淑稱

釋朗秀廣平人行精嚴內典外五經子史無不究覽
逮耄期不倦示寂衛之仁化寺
楊果字正卿蒲陰人詞賦第歷劇縣皆有能聲文彩
風流照映一世拜參知政事終懷孟路總管
曹灝字巨源東平人精力有幹局常從王滹南問學
今爲淮東按察使
董民表字端卿陽夏人詞賦第爲人渾厚無圭角與
時浮沉常參預江漢都督府事
劉方字元卿陵川人性清古善歌詩終衛輝路提學
李汴字魯伯洛陽人才表氣豪抱負奇節嘗與中書
楊雄說降西山主帥時人壯之後爲王府儐士
張著字義夫相人性剛直敏從事郡府少不合輒望

望拜去
趙鵬字搏霄蒲陰人純粹有耆舊風金詞賦進士用
辟[illegible]擧令泌陽以廉能稱
石盞德玉字君寶蓋州人性至孝與人交愷悌篤信
義嘗與友共事惡其不直遂絕而不較
勾龍瀛字英孺河南人性方直在河南有詩聲述姓
譜行於世
烏古論貞字正卿遼東人沉毅果敢用蔭仕內侍官
得幸北渡後[illegible]顯仕於去就不苟
周惠字德甫隰州人性慷慨有大志早貴幸樂與賢
士夫遊終江淮都轉運使
王昌齡字顯之洺州人蘊藉有經濟材由寮議史忠

武府知衛州有惠政在民
李瑞字天祥汲人性強果重義急難慕古人風達吏
務有調議於先考執弟子禮終身爲仕至潞州判官
王贊字子襄登封人性直諒生平游元劉間好詩學
劉中字進之太原人性剛克敦友義嘗學安貧樂道
人善事與心會激節感慨有幽并豪俠氣尤長於左
氏春秋
馬寅字致遠許州人性雅重嗜古學恬於仕進
丁君實字仲華錦州人用蔭以吏起身有廉德北渡
後以前代掌故授禮部郎中致仕
馬佐字佐之滄州人金明昌太學生有賦聲
完顏孟陽字和之遼東人用門資起身爲部掾北渡

後不仕好古書家藏至千餘卷
沈伲字和卿魏人資端方精律學嚴而嫉惡由憲臺
司法調陵州倅致仕
張善淵字機道燕人少為黃冠師性機警有幹局表
表為玄門綱
王磐字文炳永年人經義第人品高邁儀範一世文
章精極理要臨大節不可奪今為翰林學士承旨
徒單公履字雲甫遼海人經義第學問該貫善持論
世以通儒歸之性純孝樂誨人官至侍講學士
陶諒字信之獲呂人有吏幹歷邑長著能稱
程和字仲美武陟人長管庫材以聚書教子為志竟
莫遂而沒哀哉

胡琏字國瑞武安人詞賦第為人慈祥樂易風流俊
穆度子祗適有俊材光大其先業
朱萬齡字壽之雲夢人生平以道學自負星曆占筮
乃其所長
楊弘道字叔能淄川人氣高古不事舉業磊落有大
志文章極自得趣有小李集行于世
王信字信之南燕人少為律吏英年儀嗜酒有氣義
李班字晉伯北燕人性介特以品官子補部掾
趙非熊字周卿安陽人貞祐間嘗以材武選為春宮
衛率為人姿魁率可任以重事

長樂仟表

汲郡王氏其先河南陽武縣圃亭人避靖康之亂北
渡河至汲樂其風土衍沃遂占籍為長樂御西晉里
人今墟落南原纍纍而阜者蓋自曾遷已來丘壠也
族衍代深法不可葬合卒葬壠兆外特我
曾祖府君以大宗子覩其然而歎曰禮當改卜新仟
為王氏第二塋明靈其舍諸況責寔在我乎於是擇
葬而東得地於第四疃清溝之北自禰而上三世合
群從凡厝者六餘靈其紹己絕而力弗逮者率祔衾
畢具遠近聚觀莫不歎其孝之至仁之厚也及夫歲
時墓祭先西後東傳于今而不墜百年來墓柏蔚茂
蒼煙梨雪尤動林陌識者謂君子之澤淵流而未央
也時則泰和之末大安初年也迨我有元至元十五
年戊寅不肖孫惲由翰林待制授朝列大夫充河北

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明年春三月按部而南過家
上冢首從二壙以封以營其東仟則緣以短垣周若
干步式像欲發達幽光慨焉莫究訪耆舊則高年俱
盡考世德則碑紀寂寥因念天下之物未有無本而
立捨祖而豐昵者也然遠則疏疏則不親不親則涂
人此世俗之常情也今王氏二百載間丘墓移置者
三始焉西晉里再卜白楊疃分曰白楊而祖西河鄉塋
固有當然者使子孫浸遠吾豈敢必其不源委泮渙
枝葉扶疏者哉惟其泝流尋源推末求本明夫當然
之理固不得親其親而豐于昵者矣後之來者能以
吾言世守而不易雖百世可親也而我
祖建遷之義是不可不表見于後曾祖諱經字伯常

讀書不仕以仁聞比一鄉衛人至今以長者稱云銘曰

族華蕃　理則遷　尊而祖　獲所安
論本根　不易存　祭先河　祖所遵
致時祀　首遠墳　取此法　裕後昆
緊我曾　寔古人　仁之厚　孝之純
西晉里　長樂原　億萬柏　鬱蒼煙
鬱相望　見嬋嫣　孰不曰　王氏仟
銘貞石　表先德　陵谷遷　庶可識

管勾推公墓碣銘

公諱德字濟之姓推氏其先相州隆慮人宋季有起身刀筆至州錄事參軍者以政尚嚴明不畏強禦名大父暨兄金初避仇徙家衛之共城伯祖以材補縣吏不幸偕妻世考復字永年時在襁褓母李氏鬻紡不輟揖之態邑醫杜氏及長就傳其術遂以良醫稱公少穎異能紹其家學軒岐雷扁已來書靡博不易究悉研窮機要所得爲甚多正大丁亥以方瘍兩科中選由醫工補省司管句公有蘊藉以德將藝爲上官推重生平志存濟物故其診治疾證未嘗以貧富易心理或未安歸若芒刺在背偃不敢着席初貞祐大兵後比屋疫作與考謀曰今困厄如是我寔司命可坐視不拯遂大措湯劑歷飲閭里閭其乏粥審者復以米遺之全活甚衆天興初盜起西山約衆東走汴中涂遇劫賊熱眠爲公遽旅仗前謝曰推君父子鄉以藥惠賑我輩命忍以非義加諸餘亦獲免壬辰秋歸隱蘇嶺老者尊其德病者賴以安而少者訪其學然神膏傳瘍靈丸起癈醫家者流正有定法而俾隔敎異等疾在方伎所無者公率能望知意料而決翕忽死生之變如程氏子得腹痛疾以食毒治而昔愈益謂公狀聞曰此臟疽也已無及矣程不應公曰後三日當有腐血下而絕及期果然晚節耽翫史籍酣適醪醴浮沉得喪一寓情桮杓間或勸焉吾方陶然遊太和之鄉君可去毋奴責以飲致疾終享年七十有二配秦氏鄉進士彥周之女壽儀母道有承平故家風範生女子三人長適司候張顯仲女鉅家李氏季歸王某後公五年卒壽八秩孫顯等合葬古郭里栢門山南原殿士秦君塋西南隅實至元二年二月四日也後十五年春揮按部南下躬奠墓次泫然興感纘羊曇之淚下露樓時思囘替終伯道之自遺伊誰爲恨何如惟是鑱石紀銘昭告下泉庶幾少有慰焉推爲氏歷考姓書不見惟潛夫論載餘推氏出楚之芊姓公豈其苗裔乎銘曰

軒岐有書　是爲內經　洞達病機
惟明克能　於惟我公　天禀粹靈
靈丸起癈　神膏續瘢　不主故常
以意智行　推本所自　其源淵渟
藝精多挾　度貸可居　高下其手
類夫吏胥　緊公契心　德度愉愉
拯溺救焚　已焉是圖　相彼陽施

宜嗣厥後　本支顛兀　理莫可究
纍纍堂封　栢山南原　刻銘表公
以慰下泉　雖高深兮易位
尚知爲鄉先生推氏之什

故將仕郎潞州襄垣縣尹李公墓碣銘

世有風誼之士粹出天稟不俟激卬譎鄉曲之譽稱於士大夫間者李公其人也公諱瑞字天祥其先潞州上黨人系出唐昭武公抱玉之裔五代李遠祖以宦家衛公爲人慷慨有機警長身銳目鬚模糊蝟磔酒酣吐氣抵掌談話而英姿颯爽之餘猶隱然潞習睫間少爲縣吏録録無所見正大間恒山公僊提孤軍宿汲連九公聲援君時給事莫府參軍李仲榮其武幹委以赤白囊事公感其知遇晝則荷戈捍禦于外夕則抱牘上軍務于府殊赴赴然及宜津撤守毀大梁既而京城疫作縱飢民出公倡率流播救死扶羸歸那延撒吉似惫編爲氓者千七百餘口逮乙未春家府一見喜曰此跅弛士也教之當有用遂礪夫羈羇日致其辭謹焉州召爲吏主掾數不屑去壬子秋[illegible]詔以衛六縣爲丞相忠武公采地參御王公來主州治舉能理劇署之典獄聽其指縱躍如也巨細之務贊補肅叙劾其用者多俄薦授録事參軍兼汲邑長將順柎循至有惠愛至元三年縂尹陳公以材碎府從事六年績前後勞赤牒授潞州判官接邅下位德及民爲艱故寬簡持大體謙讓睦僚友聽共佐理中多裨益了不露巳出至上敬下安惟恐秩竟而去之遲也九年夏予調官晉府過家上冢將飲水濱話平生甚悉翼日辭一鳴送予達郊外泣且言曰吾老矣不能爲升斗禄走形勢途弟相見期邈未知復無恙否遂哽噎訣去予亦歔欷久之且許其遽如許也其秋以訃來告嗚呼哀哉公事家府執弟子禮三十年始終如一日一別終天葬弗逮送吊不及哀銘誄未彰有根何如嗣子震既礱石墓道百拜來請銘曰無膚固所願也公姿孝悌喜賓客賑窮繼乏雖眺驕指囷略無難色至於排難解紛不自顧藉猶焚溺之在巳復能通下情知疾苦呴呴欸欸老安少懷與人接無貴賤禮貌故牛童馬走盡得其懽心晚節備嘗世故小心儉畏以省事爲樂有訟來質成公溫言理喻曰緩急人時有也其忍以小忿與怨可退思自省既而偕謝曰公長者過不敢復鬬又善營辦事不爲巧飾要以敦肇延百載上如衛之汴宮潞之儲廪是也初農民發野塚市梵下令禁焉暴委之患遂絕士人牛國瑞聞公義託妻子東遊客死聊城爲經紀其家又石其氏者坐事累猝不易辨明索之急投公匿焉竟賴以脫里有喪率餔鬻救視孔懷之情踰於兄弟至貧不能舉者稽衾坎壙楅柎之物必具葬乃已其周急赴難甚於巳私類若此終飲德不伐鬬君灌漑樹藝麤衣糲食與老農老圃爲伍殆將終身焉噫衷俗頹波中矯矯然有古義士風出則智劾於官

歟則行比一鄉可謂不凡者矣士方以壽祉期公一旦㬥殞不及中壽為惑宜氣盛亟衰物剛易折推原本自理或實然然觀義之所在有不亡者存焉異時有帶劍喬林讀子文而興起者未必不拜酹公墳俾配食於縣社也公仕至將仕郎潞州襄垣縣尹命已下卒春秋六十有四實九年壬申七月十九日也配張氏先卒女二人長曰阿甄女甥劉珎次未笄皆繼公没嗣子震實主其喪葬没縣唐津里清水之南源銘曰

太史著書　游俠與傳　不執正理
匪㬥豪邪　行而宜之　義莫有加
李公之先　奮跡將家　餘烈有光
流而義華　故俠焉負　巨先之氣
行篤佩仲由之狠　家府與訓　化而柔嘉
據理施惠　如有等差　趨人之難
甚於已私　孤不自存　我衣食之
貧不喪舉　我棺窆之　野塚纍纍
公助半之　衷考其行　匪義則邪
以之莅官　皦而外和　縡芬我理
瘠瘵我摩　方百里之命下　俄春者之不歌
心則同單　其如命何　念公平生
涕泗滂沱　番番良聲　公業寔多
泉流而東　太行峨峩　我銘刻石
等與不磨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五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

碑

大元國故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夫朝廷山林之士有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者性其勇於靜退貞不絕俗是則為丈夫之事吾於鄉先生韓公得之矣公諱仁字義和父顯有融德不耀公甫冠而孤事母以至孝稱好學強識聞一善事樂為而不厭曾正大間舉孝廉時為州孔目以能充元帥府令史方羽書交馳際公勵精所事為上官推重尋譯史安天合為相友善壬辰北渡隱居鄉閭澹然無所營庚子歲詔行臺於燕開莫府選參佐得良能為丞用安侯薦首聘公充尚書省都事癸卯春以國計北覲上詢以金粟川流離國勢固將何策可濟對者以十數獨公敷陳詳明簡而得要有墾古訓用賢材之說上嘉甚仍奏天下困窮者寬繁其徒方發政施仁之秋宜子惠俾霑大賚允焉迄今負子月給粟料蓋自公伊始是年秋丁毋梁氏憂毀脊哀起授左右司員外郎公早夜在公以吏務自任郎中李獻卿才望重兩朝亦許公和光解紛能就吾事又明年冬以祔毋夫人得告南歸既襄事偕内子張氏棄俗入道自號逍遙子遂西遊太華終南諸山黃冠野服偃然閱世如光松臥雲壑者逾三紀焉公資明淑生平與物無忤其篤賢周急有大過人者宗族耤之通達者甚衆

嘗買僮即約之曰汝等以世故不幸及此義則羅勉
相從否則任汝所往曉飭尋以方書濟人為事闡一
秘方奇訣求訪百至易千金不惜歲久得益多如煙
霞醫林等集恭鏤梓流布猶慮所傳未暢擇撰治者
適書里巷壁間京師物繁歲多奇疾賴公起死者不
勝紀何來謝辭不見曰吾無幾道念濟苛苦而已餘
何與當時少傅賽公亦以醫方談客多獵神農經所
載為用公則博採經驗所謂海上方者錄之無遺二
公雖趣向不同於博施則一也故賽韓之名並傳于
世先是道人謝志寶等款公進退有道心存濟物殆
非尋常所可及遂請主神寶修真二觀餘三十年奉
公猶一日公有二姪長曰天祐泰臨提舉次德旻由

後衛從事充樞密院令史德旻以公耄期迎置家庭
與妻苑氏侍養送終禮無少憾士論賢之公以至元
十九年十月望日考終牖下享年八十有四其月日
將歸窆汲縣耿岡之新塋墓頌銘以鄉耆故來屬筆
其敢以蕪斐辭銘曰

頌允韓公　生有淑質　陳力周行
孝廉薦辟　移而為忠　載揚厥職
濟物之心　一何云亟　漢署千官
含香入侍　經國之對　允合
眷思　片言回春　仁者之賜
朊㲦榮賁　神武挂冠　退身急流
又人所難　全真為教　樂在一簞
青囊集驗　拯夫出瘕　旁搜轉施
一壺市間　保合大和　浩浩其天
我鍊我形　我駐我顏　較彼獨善
九鵬一鶚　栖遲有窠　逍遙有籥
青山白雲　玄門老仙　黃岡北原
朓焉故山　惟歌新壠　繄公改遷
魂兮來歸　諒先生之所安

大元故濛溪先生張君墓碣銘并序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濛溪張君每
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寂可尚者君無求於人人之
有得於君殊沖然也私自喪念異時禮文興舉吾儻
與當任其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

思敬來京師謁余以墓銘為請慰唁餘為歔欷者久
之言猶在耳其忍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姓張氏
世為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某雅重然諾顧義所
在雖死生以之祖懸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
孫相傳以為家法君少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
學 國朝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
曰士當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為哉適貽溪麻先
生垍前進士兗齋曹文來主經局君喜且不寐曰今
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沉潛伊洛諸書雖
飢渴寒暑晝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
之華實探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積而為文詞發而
為事業不盈不矜介然家居以樂育諸生為業中統

建元顯齋張公以直道清節宣撫河東康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能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齟齬不可為以親老西歸有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者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為一變先生年彌高德彌劭學益博文益奇士友知所依嚮吏民咸有矜式秩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閣俠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廿六日考終寓舍享年六十有九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王鼎次嫡洪洞梁龜齡繼室淵汱靳氏孫男二曰世權世衡思敬以家學今充隆福宮宮教先生姿明亮色夷而氣清為人誠厚寡欲不

慼慼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疏淡久之愈敬而愛人百負之終不較望而知為雅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為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匹金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無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惟君年甫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濛溪集者五百餘篇何多矣哉昔絳諸人未之有也況一辭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為主是可銘銘曰

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乃道與經天緯地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詩聯綴補緝是足言耶濛溪為學其擾不遐洗心程張正蘊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王珮瓊琚粲焉辭華含章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命立言明教生榮歿傳朝菌夕麥達人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名山華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遊杳焉飛鴻世皆知仁智之所樂吾獨爲歸根返墾乃先生之所終凌倒景而不感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宮我銘斯石如勤景鍾雖陵遷谷變尚知為濛溪先生之封

故趙州寧晉縣善士荊君墓碣銘 并序

元貞元年春康訪荊侯跂道北燕過京師來謁再拜以先表屬筆因念予與侯初定交於廢閭一見如平

生後十年復會于東楚握手道舊勉予南行忠厚之氣藹然萃顏間令人有不能忘者今以是來託載惟疇昔其敢以固陋辭謹按興瑞少監焦養直善狀君諱祐字伯祥趙之寧晉人世陶汶濱遠祖暨禰以敦工是圃曰與其供器用於一鄉曷若以善及人為愈於是拔行五經等書不二十寒暑荊氏家籍布滿河朔君甫冠而孤每以保大家業為志貞祐兵乃取五經叢和律義篇廣韻板閱爐垠中亂定來視盜發掘無幾君悉力補購遺復為完部或者云初藏書時善本固多惟取是三者何哉曰經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韻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其為善已多聞者為知本于時官府生聚雖稍稍有立詩書法律號生後輩

不知爲何物一旦得是如瞽者復明迷者之知津也
而又印模精取直廉故售者屢至日爲之潤所可重
者積而能散縣人王壹者坐事累繫獄吏挾私欲死
之君力與營救役不頓且諷而徼賄竟傾貲出之渠
來謝却不見曰吾區區若然者憐渠罔陷非喜餘何
有壬子歲州縣遍籍冒占者有禁里嫗瞽而來依者
側然以乳姆收恤轉易書華往往宿負審其實旣折
元券復惠之嘗有以女奴來償者辭不克嫁而[illegible]
爲斯皆風義矯矯人難能者卒樂爲之故鄕里無親
疏以善人稱君以丁巳秋遘疾遺命仲子元綱曰伯
叔二喪未克葬汝勉襄大事以卒吾志言終而逝實
是年八月八日也壽五十有九歲先娶昭先君貲和

易勲事明敏終以失學爲愧恨及諸子長皆教之讀
書嘗訓飭曰吾已面墻無及今幸嗣先業庭戶間書
帙紛繙豈有賢人進修暨不自力將何以免君子之
識且先世易治而發所期正爾汝曹其勉旃君初娶
劉氏繼室蘇氏生四子長國器中戊戌詞科次國用
善屬文皆前卒次元綱自幼有成人風君嘗語所親
異時保家子也竟如言季幼紀爲人雅重信道篤少
從敬齋李先生學所得爲多由典瑞貳卿擢任風憲
今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女一適進士張景賢孫懷
寶男孫九人曰諶曰詢曰誠曰謙曰謐曰誼曰諒曰
詡曰諏女孫五人一在室餘皆適士族曾孫九女孫
如之於戲盛哉予然後知善惡之報至子孫而後定

者審矣銘曰
繫士居業擇術是先有篤者志善乎變遷撟鈞治書
理幾於妍醜允割君思深業專誓教子而亢宗見截
書之有權要本孝義奉而周旋華英敷華煥乎簡編
迪我後人學者賴焉磊落載腹宛從歸筌積厚能散
惆窮拔究不有其祉委順百年慶流後裔子孫蟬嫣
人定彼勝其然寔然二子翩翩遺珠在淵仲克世荷
恩而稱賢季由近侍三使輶軒較夫善利孰大斯傳
固惟自稽古之力實資藉之所緣欲報之德有昊者
天刻我銘章于晋之阡邇追來孝以慰下泉異時推
者德而配鄕社尚有攷於珉鐫

洪邑老人石琖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石琖氏諱德玉字君寶遼東盖州人踈髯㣲目
氣骨臞清超超然如萬里之鶴貞祐初以良家子[illegible]
軍效夏折橋功得官積勞至武德將軍北渡後[illegible]
相衛間母杜氏唐相如晦後公天性能孝愉色[illegible]
斑衣垂白朝夕孺慕雖蔬水無□有南陵白華之[illegible]
時杜壽登八秩清修絕葷茹□日庭□間[illegible]白菌百
余本掇去復茁者數月人以爲孝感所致[illegible]贈
詩有似憐芽旨闗春風王芝香之句[illegible]
焉趨人之急逾於己私至遇不[illegible]
竹木花石時釀名酒客至輒[illegible]
而後已眼花耳熱與之扶策[illegible]
之葉處手植而即蕃者也此[illegible]

眄柯怡顏喜津津溢眉睫間曰吾且[redacted]有[redacted]不[redacted]
墅矣嘗種竹雷戶或謂太迫曰待其蘩茂秋霽月
之時假情幽適蕭爲此君寫真耳故終日愉然對之
[redacted]灑爲樂其清澹如此晚年游心命書人有問必以
[redacted]已安分爲答能此不待孤虛相旺吾言固有徵矣
丙子公年八十有五嘗繪其山歸隱圖以自歌其
[redacted]樂因號共岳老人是歲冬灑然而逝若委蛻焉孺
人劉氏能逐公初心主治中饋不知其爲貧家也生
女子二人長適御史廉天英次適河東道提刑按察
使姜彧家府與公交歡曲篤出契三十年一別終天
有恨柯如尋步入街西故里眄睞竹樹慨然有關遂
懷人之悰老淚濡毫而有斯作銘曰
貧而樂有類乎黔婁心而隱以恭夫德翁事親極融
融之樂逢辰出處發之忠布衣歸來默而自容將裴
徊而孰友侶藝菊而伍遊松生也順事殁寧吾躬右
之所謂鄉先生死而祭于社者其處士之堂封乎

大元故宣威將軍寧晉縣令李公墓碣銘

公諱讓姓李氏其先易水黃山人也父傳箕善良世
樹藝爲業公既孤母張氏以鏈持家就熟南遷至寧
晉磨城鄉愛其風土遂占籍爲縣人公初生頭骨有
異狀及冠美鬚髯聲音如鍾爲人善騎射勇於赴義
爲一方推服貞祐初河朔失守所在冠盜充斥日相
吞噬公慨然糾耕懺上團結鄉豪游徼陸擇荊觀問
以保庇并邑爲事蓋有所寓以明歸附之志歲己卯
天兵南下公與兄直詣寧里人迎拜女兒那顏於軍
門嘉其效順授直行寧晉縣事公管軍總校仍聽元
帥蔡國公節制時歲荒民飢道殣相望縣東有水栅
曰澀城大澤瀰漫周漫百餘里蔓茭魚鳧資生之物
甚富民往依大護所庚辰秋金冀州將柴茂以兵
來取兄與公力戰而前直死焉公憤大兄敗殁衆叉
失所從以圖報復澀爲誓雖食頃不忘也継從縣長
王帥復奪其栅君無幾茂復合大勢來爭前次滿氏
[redacted]公聞之盡匿精鋭於澀傍二十里叢葦間以弱誘
茂令之曰伺彼過聽金聲而作親驅數百人前逆鋒
縱交即陽北遅茂逾紀氏塢金鳴伏發茂腹背受兵
大挫其鋭公回戈追奔五戰皆捷自是梟人聲增不
敢復窺澤垠矣澀城用以全安帥闍酬勞授主本縣
簿乙酉冬武仙以真定叛麾下劉節副鄭進等乘勢
剽掠趙變陶迤東悉爲丘墟公度力不可支收合餘
[redacted]與鼓藁二王帥合勢併破劉鄭諸砦馘數百級
[redacted]而還所失保聚生齒皆得復故丙戌冬仙復令劉鎮
戍趙州明年春從大兵規取克焉時太師木花里以
[redacted]穎封拜錄公前後功授公行鼓城帥府右監軍
銀符使顯異焉既而陞充本縣令以寧昌爲世
封於是招流亡布恩惠盡井開起市集鄽居有貿易
之利田里無追呼之擾四民樂業外戶爲不扃矣[redacted]
[redacted]田務抑游墮扶寡弱法姦蠹是又公之所必行
[redacted]僚民有衣食不自給者公發私藏以贍之富

足帥府聞之爲復其三年公雖貴必耕而食蠶而後
衣居嘗以榜揭門非私謁干請毋相覬其廉守如
此癸丑春以老致仕令男天澤嗣職優游里社日課
子孫耕鑿爲務嘗并桑田間或勸之公曰官時來[illegible]而
爲農吾家素業我若不兒輩尚墮而自安或者謝而
去古人稱貴而能賤丈夫之事公其有焉以至元十
一年十月廿二日考終牖下享年八十有七越四日
葬縣西北下王里之新塋禮也祖送者幾萬人夫人
祕氏趙氏張氏子男六人長曰天澤歷帥晉元氏兩
縣濟次天祿本縣奥魯千戶次天祐監率晉濟次天
枚不仕次天祥次天祜某鎮巡檢女四人長與次俱
適趙氏次適牛氏次適郝氏男孫一十九人女孫一
十三人重孫男一十八人重孫女一十三人初公畜
家僮數百指悉縱遣爲良曾無鬻身分役之責人又
欽其德厚云天祿性孝義仡仡有父風以北孟舊塋
屢爲潭淩所嚙遂改卜於此既襄事賫褶幣百拜來
請銘予方問俗洨濱見其遺黎故老脫離兵革六十
餘載猶爲懷思王李諸人眷眷不忘有配社尸祝之
報嗚呼貞祐之亂可謂離且瘼矣元元之民莫適所
歸不爲人所魚肉必轉死溝壑如王李諸公雖奮赫
矜起壠畝至於父子昆弟出死力角群豪經營捍禦
使一方奠安又識夫天運所在挈民去危邦而就與
國誠亦出人意表一時賢豪者也甫定後復能俾官
府生聚日就完好今歷官鄉曲歲時拜墓于于而來
者皆曩時不能自存之嗣續也其德民之厚感民之
深又何止童不雖捕長江之虎渡者哉宜其子孫繩
繩蟄蟄皆有所立然後知德施於民功被一時者大
之垂報何其豐且阜哉

瘞閣北郊　里號下王　顏瞻佳城
蔚乎蒼蒼　是爲晉長　李公之藏
惟是李公　千夫之防　果毅之勇
木訥之剛　奮身隴畝　舉國義旺
貞祐南播　雲擾之初　割據侵陵
互相魚肉　民匪蘿夷　轉死溝谷
究彼濼城　居水之腹　柔芙魚免
大益不足　聞公來依　襁負相續
如鹿走音　如鳥擇木　四境騷然
爲我樂國　耿氏是仍　旌旗部曲
既復見鄉　又知所屬　草昧初分
官府始置　載我武幹　明夫吏治
內守以康　外方以義　撫循有方
興滯補弊　扶弱抑強　繩姦束吏
百戰遺黎　竟保終惠　民之戴公
頌聲載戢　尸而祝之　懷思罔替
勒銘豐碑　尚克永世

大元國故河中府南北道航橋總管謝公
墓碣銘
字仲進其先燕之香河人

吾衛上將軍河東路總帥[redacted]其仲子也爲人性行淑
均沉實有碩德既冠嘗從父西破川蜀每領牙隊君
前當破竹際掩目憫心未嘗以嗜殺爲快雖執訊獲
醜力爲全活者甚衆用勞充秦鞏路軍儲大使辦集
有方餉道爲不之丁巳夏先帥甍君實主其喪纖杖
層立躬起塋壠棺衾儀物既易可觀會者大説復樹
豐碑昭德神道其例新什有光焉大兄維石襲父職
投軍中行臺檄君以例継執不可曰兄念天顧極友
愛頑其不啻若手足然家事一聽于勢鞠立之責正
在今日竟以其嗣往代其適追承言之思友于鄉孤
之義蓋終身焉其爾過於人遠甚者類多此晩節以
故疾失將駕下澤乗款段遊居中條田間耕牧卒歳
袷如也至元乙亥冬十二月廿有六日以疾終平陽
府崇道里私第之正寢得年五十有五官至河中府
舡橋總管越三日厝於府東神泉鄉之南里原從還
壠也萬口稱惜咸以善人歸焉夫人劉氏晉之平陽
人德柔嘉主内事殊嚴生三子長曰純克家有立志
次曰繹謹愿嚮于道季夫女一適裴氏子孫男一人
未名既卒哭嗣子純來求表其墓道予私念其故昔
孔子過舊館人喪脫驂馬以賻曰吾惡夫涕之無從
也君於予西道之主人也從游讌語姁姁然蓋三年
于茲殆非過客之有須其可辞不敢君生長秦晉
間而礼度雍雅不知為將家子與入交信
無間言其在諸弟間棣華輝㿜惟恐弗

又出天京粹然也嗚呼以君之德之壽較之有不相
稱及者仍家之以辞銘曰
蒼茫兩間生也倏寓一氣之來命有定數彼修短與
奪理則有之若不繫夫善惡積習之故嗚呼謝君一
債而去孝友淑善曾終始渝秦天之報施如此豈定
者不可奪來者固所與也將子孫延昌以承其終譽
邪吁

故將仕郎汲縣尹韓府君墓表

府君姓韓氏諱澍字巨川其先陳留酸棗人世以儒
業顯遠祖有方官至大司空六代祖璹累階銀青榮
祿大夫五季間北渡河遂占籍爲衛人榮祿生朝奉
大夫祗德朝奉生八十一秀才奐山山生勍亦譽進
士勍生相善居室遂用富饒於君爲曾祖祖怳有淳
德不耀父仲字仲寛所居以善行稱君自釋齒性沉
潜寡言笑群兒剝里中過不少睨宗黨異焉稍長以
刀筆起家用言者爲安陽吏主椽以能入爲府屬吏
丙辰歳　朝廷以相之五縣封　太弟爲湯米邑継郡
帥例辟觀君毅然以民計從行及毅對稱
尹曹孔目官明年春降璽書起聘君太
原爲公嗚爲彰德路總管遂以兄負擢群能新舊圖
至設府吏不數人君首以才選無幾轉按牘提控官
夙夜在公勵精所事閲六歳克勤猶一日大爲總尹
[redacted]知守録事叅軍至元二年轉官制行積前後勞授
以縣尹下車首以美俗邵農爲務頒謂僚屬曰富足

者禮義之資耕桑者風化之本至於飾亭傳謹迎候奉　上官徼目前譽非吾所知也於是下教條諜力丁斷簍薄植桑棗以敦大本非農隙不許入城市服則行縣撿視勸墮而賞罰焉自是邅隰畇畇榛莽爲有間鄉隣有以忿鬩訟於庭者君曰孝悌力田親仁善鄰古之善道初無大故何乃至不諭而遣之至頑不率教則曰聽兩造明曲直是不難恐一置于罰終身玷辱爲鄉黨指誚吾惜汝者此也儻不吾念論如法比秩滿五事備擧所屢來暮之歌厥聲載路矣五年用新銓法勅授將仕郎主高唐縣簿九九月與疾歸明年卒於絃歌里舍得年四十有八實至元庚午春二月一日也越十有九日從葬安陽縣西陵鄉武官原之新塋母李氏時年八十拊柩而哭之慟曰天乎遽奪我純孝至此酷耶聞者憫其賢孝縣君金相人進士秦公之孫配君德良稱生子男三長曰從益目嵩臺六察史今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書吏次從恩從華女明童適王氏子男孫四人後九年歲戊寅冬十一月七日終祔安玄堂之左禮也初縣境夏大旱比致禱私念事之塈底獄之鬱滯亦沴氣是致乃栽決牢繫爲一空及禱蒼山祠雩舞未收雲幢幢起中谿翼日雨盈尺繼謝祠下車還衆曰尹精誠若是當有四馬兩表公處至半途果然尋鄰道以蝗災告備已而竟不入境縣狀其異以聞是秋爲有年君溫雅有沉量處事遠善措畫臨政暇格吝不動聲色亦未嘗移喜以己長格物其孝愛友悌出天稟粹然不忍一朝違母氏側嘗行役踰時眷焉陟岵寢飯爲不安於承顏孺慕若此其至初見第季既多枝葉蕃衍門戶事繁重故挺身更業盡心所事匪厥躬是私期於庇本根寬父母抱者幾三十年若府君者可謂克孝克恭念顧養志者矣某祖妣韓是爲君女叔[illegible]君之嗣從益屬某行爲外弟一日踵而請曰先人棄養奄踰八年坎不及誌有銜未祛唯是表於墓左者又關罪惡之大無可言若銘則尚於兄焉有誌某追惟祖妣平生之言得君抱爲家詳因繫之以銘銘曰

於鑠韓氏世爲儒之宗兮彰縵若綬揚歷仕乎公兮猗嗟裔孫操習匪其躬兮黽勉從事養夫親之志兮庇我本根茹葛藟之義兮聖哲所稱吾今見其人兮於務府君誼彼古之倫兮所濮循吏磷頑以成仁兮嗚呼令尹識亦吏之循兮予銘揀實其敢過爲文兮魂而有靈尚悵嘆之一伸兮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一

碣銘

故善士張君墓碣銘 并序

善士張君諱從禮字仲和順州龍山人大父德仁有著行鄉人尊敬之稱義官任燕工技府總管既老君當襲職請於府曰親老需侍余志已定弟從順賢而克荷願畀之竟以從順嗣仲和安清介不隨俗上下嘗從滄游先生學詩甚自喜也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承顏讀書外室屢空宴如也君既不樂仕進嘗曰菽水盡歡不害養志三釜五鼎非所願也至傭筆以供朝夕平生交非逾己而不交曰吾將安做施非當受而取曰畏將焉勝弟從順洎婦併歿孤姪敏方三歲為鞠育成人過於己出至敏字智於文生羊舌氏家仍為敏納室是亦人難能也詹事張侯高其孝義悔其窮獨出楮幣數千緡付之約得子錢悉助親養君以義重德薄謝弗敢當郡國知其賢以孝廉累辟亦不就臺憲廉得其實旌為復之終身君悚然嘆曰人子奉親理固當然因而有加邦之教也顧從禮何足以為[illegible] 上明分有如是者所居曲水里有亭洺植蒼[illegible]挺若儼侍溫凊暇日哦其間有問者[illegible]事子姑去自號栢墳主人左山商公[illegible]得贊之 京師之明年君來謁[illegible]見肖聞今雖已矣尚能[illegible]以孝止善者也至元癸巳

春母氏弃養以哀毀致疾是年冬十月三日考終牖下得年五十有六配劉氏亦能安君貧窶早世生子智及二女適裴氏王氏再娶董亦前君歿生子曾葬檀州密雲鄉之王家原友人劉某重契義介嗣子智中表其墓以君篤行有類古人者為之銘銘曰

惟與兩間子職不易孝為化源融而友悌君於二者行不少匱濟以廉貞大錫厥類目為善士吾言匪比其善伊何可欲之謂況乎質美而學行方而義緊匹夫而化鄉人曾克施之弗異五十六年為樂也洩洩去水來山密雲之隈隱然若封山塚屹立是惟吾曾張仲之室過者必式（禮[illegible][illegible]目性孝謂事自合孔鄉人号張曾子）

故雲中高君墓碣銘 并叙

君諱祐字仲和其先雲中人高祖已來遠昭穆無可詳者伯父與考金季家撫州以財雄邊伯父德真字伯諒潛德不仕考諱德榮伯寬其字也姿醇厚鄉黨以德人稱嘗以勞權豐利酒伯母暨君之妣皆張氏女以婉好而列妯娌伯生子曰信字仲禮曰義字仲仁信美丰儀虎睛豐頤耳珠赴海以樂終君實仲之嗣兒敦厖性孝悌及長雖混迹閭閻衆不敢以尋常期初燕雲失守豐利府君避地南遷汴梁壬辰歲例北徙以貲衛籍君與兄信素負心計相與謀曰衛居天中寔通都劇邑百物夥繁合散於此若以什一與時馳逐可致屋潤遂主貨殖為業君為人篤信明敏不屑蘊留旣易投取收息且廉故聲實西出商販與

集其門貲既饒豕不忍類利自濡以衆多益務爲得
每每貸子錢有不克償又辭君郎舍積歛直而負者
審其窘悉折券無難色由是三郎以長者稱於中外
至元十九年五月四日以疾終于家壽六十有五三
日葬汲縣汲城鄉南王里之原從新阡也配張氏與
君德良稱生四子長曰明福以通幹由泰捻管勾任
河南府文繡庫使次世英世顯世昌孫二人曰夢曰
華姪三人曰夢得鄉貢儒士前君卒曰世傑世卒姪
孫二曰華曰華重孫一曰復亨明年明福以墓碣來
請銘余以同里巷者五十年知高氏爲最詳即其富
稍蕃息而論蓋自高曾而降凡六世雖存更世故以
孝義勤儉同居不析故也至君承父兄餘業益光大

於後內則齊理嚴肅以身率先族屬寖僅千有餘指
無間言日趨事惟謹壓蠶披服務從朴素常以驕奢
爲戒外則持心近厚與物無滯敬畏官府奔走輸辦
未嘗少厭所患謀生之不勤胡恤王事之將亟也自
壬子通閱後高氏迄今爲河朔名數之冠豈偶然哉
故遠服賈者雖千萬里外念寔孚饒裕獨以高氏爲
議如高氏以義致利義重於生因貲致富富而不驕
爲子孫又能求銘以昭世德是又好禮而知本者也
焉得辭銘曰

富壽　五福先　匪欲孚　能畀全
高氏　起盟燕　九六世　財雄邊
重利　始南遷　綿衛祇　迹市鄽
居家里　無間言　我屋豐　利匪顓
益務之　蕢子錢　長者稱　勤河壖
供厥賦　日翩翩　曾不憚　生勉旃
業攸久　族婣嫣　服而食　耻華鮮
孝與義　爲周旋　勤不匱　理固然
繼之者　當鑒焉　行山秀　淇水淵
高氏裔　與並傳

新鄉縣尹劉君去思碣銘 并序

衛之屬邑曰新中鄉其地距太行東麓棄土衍沃浸
以清泉之潤民俗殷阜自昔號河朔望縣惟其物廣
而訟囂路衢而務劇故治稱爲難然渴飲而易飲食
者民之心也得其人苟有以惻而安之將見民戴之

如父母仰之如神明惟恐來之暮而去之遽也維至
元九六年南宮劉君理由江淮漕莫來主縣治君姿
幹敏有機警相特勵宜果於裁斷既視事思有以事
集于上民便於下於是舉條章明約束均賦役却造
請凡擊取之急遽者馴而致之不務高遠率先以身
爲度縣當關陝驛程使軺轉致日相望於道吏民疲
於供頓君量其輕重勵之有方無名而求索者皆以
理謝之則乘間侵牟之弊日就斂息廨舍一縣具瞻
陋不克治寺非所以整暇也計材庀工易故而新增
葺者十餘楹復起蕭相祠俾吏曹不自鄙薄以信景
慕鄒公橋跨清水上歲久墊溺蹴於覆危乘隙大摧
砅市者官柳爲渠方之舊締既高而固役不知勞而

民病涉至治道塗取通快埋汙夷峻徒行輦致坦
不少阻歲時邵農褁粮自隨周行田里未嘗追呼俾
奴時作耕稼蚕績檢括課視切於己私復諭之以勤
儉申之以孝悌使遷善而遠罪由是邑里感念景於
作勞生里且滋殖矣下迨鰥寡顛連亦行得所流逋
聞之稍稍復業故賦稅輸納不及期而辦詞訟繁嚚
不俟約而簡君以令行民信教爲可後乃出己俸崇
飾廟學如蓋瓦級塼之破壞者冊堊漶漫之不鮮者
一完而新之復葺講座陶祭器周繚宮垣外障儀門
春秋釋菜禮容爲增肅暇則禮師儒率僚吏暨邑之
子弟聽其講說使知所務故三載間庭無留訟牢戶
爲屢空至隣有疑讞滞而未決者上官倚之亟䜟而

歸之治否爲可知已君既更書舊茁仲牛世榮蓁賓
羅從玉郭昌祚席安等懷其夙愛有思罔置者來謁
文以埀示于後辭再四不克仍覽觀件狀而次第之
且寓夫余之所感焉嘗觀兩漢循吏政顯風化子視
生民訓牗惠養如恐不及凜然有三代遺風惟其浹
洽於民者深至故所居即化所去見思有祀祠樹碑
以表夫求載遺賢之意非幸也宜也迨叔世司牧者
昧於治體苟簡貪墨習爲當然其可聞者不過曉薄
書以爲能飾矯僞以干譽其於民之休戚漠然如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甚者因之以急張臨之以形勢剝
民之肌以膏其身傾民之產以肥其室使民畏之甚
豺虎惡之劇冦讎告訐謗讟無所不至以理勢論之

亦宜也今劉君以勤強幹敏力矯時弊致績用章著
吏民稱道如是可謂能也已是宜銘銘曰
天下之事孰綦孰綜政發于上相臣是控事終于下
躬致厥用相須成務匪令奚共雖百里間務實煩閧
有社有民有賦有貢兵之賓難民之疾痛期會簿書
風俗獄訟我剖我決我承我奉毋惟良能治之有統
千室鳴弦五袴流頌以致　朝堂令無太懇恭事日
康四方風動增秩賜金璽書褒諷緊爾責望得人爲
重暨暨劉尹事功自意挺身頹流卓爾爲治不務高
遠不涉苛細相時致宜因利而利疾自我蠲聲由實
致所以懷思去而罔替徽鎔顯留非愚敢覬胡若稱
述垂䂓來世刻石縣門永照鄙衛

故太一二代度師先考韓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矩字恭其先爲大梁望族曾祖壽五季時官司
諫以銀青榮祿大夫致仕避地北渡遂占籍爲衛人
祖奕大觀末舉茂才數爲縣有聲父渤金初登進士
第有文采終穫嘉令君自少以疾不仕貲憩拌家故
饒財心樂施與九親舊貧窶里喪有不克襄事者至
傾刮囊篋以賙其急或者來謝曰非初心也鄉黨以
長者稱天眷間太一始祖真人以神道設教遠迩嚮
風受籙爲門徒者歲無慮千數君舉族清修信禮爲
尤至香火之奉雖寒暑風雨不爽敬德已而君內子
闕以嗣事爲禱真人篆丹符令呑之且曰汝家積善
久當産異人既誕師果有奇表真人目之曰他日輔

與吾教者此兒也甫免抱即留長春道宮三歲識字七歲善書既長儀觀秀偉慧悟絕人批答辭章捷若影響由清虛師主盟法席二十餘年輔興之言有充而至於極者今追定仙號曰太一二代嗣教重明真人由是而觀韓氏一門之積其來固遠以有是子而論之君之德槩可見矣維年甫中壽師易韓爲蕭至於克荷玄綱光隆教本在韓宗亦爲不朽君既歿重明躬葬君於四門里祖塋之次母關氏祔焉禮也六代度師全祐顧惟傳嗣之重猥及余末于何以圖報雖是師真所從出者其潛德幽光表而銘之中心庶獲少安乃以刻文來請師於某祖妣妙清君列叔父行義不可辭遂駢世次而系之以銘銘曰

作善降祥長惡得厲在理必然隨感而至赫赫韓宗德顯河衛衍慶及君濬而濟淪俟著而發乃生異人異人伊何太一次祖挺挈玄綱鵬騫鳳翥厖及本宗光隆立土松栢蕭園連崗接武神格仙遊有來啓與風駕雲軒同轍共馭純化追遠歸享來見泝流尋源以表道根勒銘墓石永賁四門

太一三代度師先考王君墓表

君姓王氏諱守謙字受益博之堂邑人世以播種爲業致資產豐阜由以井而計者九蔟以株而會者蓋萬數焉遂爲里中鉅家然閭門善良薄於世味奉道之心亟若饑渴聞太一教以符籙濟度世厄所在奔走惟恐其後君乃娶其配李氏歐挹真風不遠千里爲門弟子畢家歲費外悉以嬴餘爲本宮香火供有子曰志冲即今太一三代度師也師生而岐嶷七歲出就外傅應對進退皆中禮度及毀齒善記誦喜讀老莊等書初君董田務於野午憩陰下瘠寐間若聞呵喝聲見數青衣人導一童子前來且曰天仙過此可少避俛視之無有適師持壺漿來餉君異而不出口自度是兒殆終非田舍中物也及長父兄與議婚不許曰去家入道乃所願也遂禮二代師爲黃冠以經明行脩得度入道士列既嗣法席遭遇道陵特賜號玄通大師君聞而喜曰天仙之異誠有驗矣且曰平生奉道獲此寶報王氏爲有後矣享年七十有六考終牖下師以禮葬本縣王莊里祖塋之右母李

氏祔焉今度師勅定仙號曰體道虛寂真人其師真之德靈應之蹟詳見墓碑茲不復云六代度師全祐嗣教之七年自燕命提點張君祐等以禮幣來謁且致其意曰道家者流雖崇尚玄默而太一教法專以爲人倫綱世教爲本至於取虛託聚似睽而覩師弟子之兩間傳度授受實有父子之義焉今三代師真其在宗門表墓有碑嗣法有傳可謂光且顯矣然物之在天壤間未有無本而出者今末有餘榮而本爲寂然豈厚人倫輔世教之理哉敢百拜以表辭爲屬幸毋使無拒予以師之言誠爲知所本矣遂諾而作之表

故真靖大師衛輝路道教提點張公墓碣

銘并序

道有綱紀需人而後弘如上承師真下綜法務以公材吏用而開玄佐之功者其𢹂師張公乎公諱善淵字綫道趙郡平棘人生有異相比長言灑灑有父溥嘗任衛真縣酒坊使時太一四代祖中和真人提點亳之太清宫溥素挹真風日侍師於几席間沾沾然而喜曰吾兒知所於託遂恭禮為門弟子中和人品高邁道價重一世與游者公卿賢士夫一動靜語默皆中倫慮公親炙既久日有所得與之俱化若時雨然歲壬辰河南大兵公與中和隋難者久之既而聞師北渡挽駕於趙迺奔奉焉師忻甚曰奔奏疏附吾宗門有人矣即今知太清觀事丙午夏四月侍中和赴

太后幃殿及見亦霑寵眷奏受真定路教門提點仍賜白錦法服命代中和頌錦幡寶香於崧高太華二以祈福祐時衛之祖觀兵燼後鞠為草萊中和昇經理不三數年神宇燕奐頓還舊觀壬子夏六月從中和北覲嶺邸加號真靖大師改提點衛輝路道教事甲寅歲復奉旨致禮嶽瀆癸丑冬詔天下會其所以致顯宗教推轂嗣師高出衆表俾道流赴燕長春宫脩羅天清醮公奉五代貞常真人公力居多乙未春

上南巡臨幸壽宮特公以疾不克朝謁上言念舊近侍存問仍賜御藥蒲萄酒服之病良已故中統二年授受宣詞有云操持堅正祭醮精嚴隨師遠覲於闕庭奉命敬祠於嶽瀆已加玄號宜煥新章之旨道論為榮焉公資清峭貞幹臨事敏而善斷馭衆肅而有方雖一言話出人意表不肯碌碌混常流中生平喜讀書於老子最有得故行已接物多擬其微妙至於禱祠醮祭内嚴外辦綽有餘裕兩從中和北上沈幾先物往返萬里無不如志嘗奉旨給諸道度牒觸取所經例有賂公略無私焉其清介遠大又如此壽七十委蛻於太一順事齋室實至元乙亥正月九五日也越三日陪葬祖塋之次後八年六代祖純一真人念公有力宗門在玄士為傑出有不當泯於後者丐予文以識墓竁因撫其行實而系之以辞銘曰

真靖受業　始於中和　荆璞雖美
器成琢磨　東瀛北渡　戴造玄科
用匪其人　道將若何　公綜玄務
辦於至多　龍庭再召　萬里周旋
竹宮咸秩　羽服雲閑　尊師顯教
我力孔宜　玄綱張弛　[illegible]曲而全
道價軒輕　濟之以權　[illegible]塵而下
歎其才賢　優游有限　道館營精
斵石紀行　以大斯傳　雖高深兮易位
尚知為玄門之玄

提點彰德路道教事淑然子霍君道行碣

銘 并序

國朝甲辰乙巳間鹿菴先生教授共城不肖亦忝侍
几杖時有爲全真學者重玄李練師自相下來買田
於卓泉立棲真別館既而重玄北歸委紀綱士霍君
明道爲之營建不數年殿堂廊廡煥然一新際泉
兩涘盡植巨竹陰翳數百畝中搆鈞溪亭招致吾徒
徜徉笑傲其上由是卓泉道院聞於遠邇遂名洞天
福地之末雖重玄創始之勤而霍君明道實有力焉
師諱志真號寂然子明道其字也系出安陽縣秋口
農里大家父諱澤嘗夢一麻衣道士云自天壇來求
託宿許焉寤而誕師幼不好弄寡言笑既長性淡泊
不樂榮利弱冠辭親學道父憶風徽即允其請延諸

相之天慶宮禮重玄子爲門人全真家禁睡眠謂之
消陰魔服勤苦而曰打塵勞以折其強梗驕吝之氣
師從事於此者閱三十寒暑略無倦色重玄諗其爲
受道器命主治玄門事授志誠礭措畫并并有法及
卜築蘇門委之鋪教教基弘演宗緒俾特達而有所
樹立爲師披荆榛撥荒穢攻苦食淡擴充師志復闢
農畝創水磑廣資生理培植教本致遠邇尊礼學者
日衆至於齋廬潔靜并竈修潔遊人過客如歸而仰
給焉道俗推舉任輝之威儀師滌除玄覽痛自澄治
務正己以格物有辯訟者率用理遣不知官府爲何
事朔流敬安一方凝重至二十載之久年踰耳順相
[illegible]吏民宿仰道價請主天慶宮既至受提點彰德路

道教事凡十有三祀年尊德重不候言論而衆自化
服以某年月日沐浴易衣冠無疾而逝壽八十有一
葬安陽縣王裕里重玄仙塚之側師半處清逸若山
澤之臞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簡重自居處事得
時措之宜和同光塵接物無拘俗之弊其訓導後輩
言約理到以身爲律度可謂純乎其純玄之又玄者
也門人杜志用夙承提誨圖報無方琢石紀銘期傳
不朽乃介太一純一真人李公來屬筆予既重李請
又與師有夙宿之雅既叙其行已而系之以辭銘曰
道之大原玄文五千誕誇索隱匪其正傳質東貞素
心地書俯惟界也全內思靜享耕田鑿井順乎世緣
修己求志繼吾性天無欲觀妙是爲道之自然尚無

住而不可執閒朝市之喧林泉若人者雖乘化而去
兢安知其精魄之氣不乘冷風而仙耶門人勒書白
雲嗣隱勒銘松臺何千百年

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張公墓碣銘 并序

師諱居祐字天錫世爲汲郡人父道用居樂善東北
坊以茗飲爲業師早失怙恃兄居仁劬育有方甫長
毅立如成人然向慕玄風丞若飢渴思得大宗師依
歸以畢其願歲壬辰天兵下河南時太一四代度師
自柘城北邉憩大將撒吉思請主新衛昭順聖后祠
居仁舉家宗奉遂命師爲門弟子居無幾何度師北
還住趙之太清宮以師董侍有年謹敬不怠念焉遂

度爲道士俄命掌觀之廪料出納詳明儉而中禮曽無撮龠之悞度師稱其能時衛之祖觀兵後燬發揃地度師道提點張善淵諸衛興復且請師以佐董理允焉師爲戮力從事小大之役率以身先之既而張侍鶴馭北觀營建事師獨任之不十稔增殿齋室下暨庖湢庫廐井井一新己酉春中和真人還衛顧視喜其得人己酉冬中和昇寂師辦易葬事焦勞爲多丁巳冬以事召赴行殿勞錫道衣幣有加還貞常真人以師貞幹有節命知宫事繼陞充提舉中統三年上遣使楨碑壽宫師復趣辦不踰其素於國光有華至元十九年六代純一真人嗣主法席以師道行純粹勤恪有功言於朝宣授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

提點七年間道流推服教門增重焉大六年二月五日得寒疾再宿談笑而逝及斂予臨視面如生吁亦異哉享年七十有二越七日提點范全定等葬師於四門里祖塋之側礼也師爲人樂易無[illegible]被苟有過須問之人而無憚於改不然咽若有物所梗其歷事三師前後五十餘載護道服勤始卒德不爽純一真人以予鄉曲故持狀來謁銘因憶十九年冬予偶大都道宫適師與會宵永無寐龕燈熖火尊俎談舊嘗及萬靈坑事悲世故之無常悼逝者之如是愴然動華表歸語之感故師每歲例清明右一日丐歛酒肴楮幣等物斗量車載展祭塚次以慰鄉梓冥漠之魂蓋恐其心之不盡也其於存殁兩間亦追遠歸厚之意也歟是可銘銘曰

太一設教　須人乃崇　致身福地　發之天衷　師事三葉　爲報何豐　陪葬其側　永示無窮

幽顯兩通　猗歟張公　逢教之隆　寂不俗絶　周異初終　祖塋之東　若堂有封

九曰云爲　德度沖融　敦兮若朴　勞而有功　一朝委蛻　萬拍蔥蘢　鐫銘表石

故卓行劉先生墓表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中丘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籓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

是廢蓄經史學爲專門之業古心古皃非禮義不妄言動一芥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賓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焉終廼嘆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壯歲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俯仰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數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樹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

士多傳習之九經精授者雖節目碩砌表表有所立
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
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
非踽踽涼涼闇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顧文而弗
之允者許魯齋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不
肖始覲先生於邢對湖學館夜參半歛起撫予曰吾
於漢丞相亮論議時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
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眺齋棲遲蓬蓽
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
暇適作四兇辨天府七星攬章予以張皇幽眇振濯
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老矣斯文未喪子
其自將行有以畀之既而聞卧疾應之調養詢諸友
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
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秩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廿
二日也葬蓮山之西丘後十五年魏進王寧合鄉國
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媲於古人望
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
振也久矣道義之斲喪也微矣安得高風苦節如先
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曜程伯
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援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爲顯允矣門生民部尚書孫益將礲
石表墓以圖不朽大德三年龍集己亥仲冬吉日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惲爲之表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二

文

詛蠹魚文 并序

王子曬書于庭風動帙開有蠹十數輩倘佯其間取
書晒之甚有齧壞者遂爲文以詛之亦且攄予懷之
梗槩云其辭曰

嗟上蒼之生物兮曾巨細之不遺隨一物而一名兮
乃各有其所施黽龜育而霧集兮孰爲搏擊而翰飛蝪
綠陰而射蝎兮蚓含凄而應時蟻結陣而雨安兮蛛
縈絲而喜隨至於蛇虺毒而虎豹猛兮網羅播刃人
得驅而遠之彼蠹魚之何爲兮當害之而不疑我固
拙而未貧兮尚其書之滿家規姚姒而法周孔兮浩
波瀾之無涯忿披讀而有次兮聲章木之品差歲翻
閱而莫周兮蟲乘隙而遺孽芽感餘温而化育兮何
族類之紛拏正如深山大澤人迹所不至兮足魍魎
而生龍蛇爾名爲魚厥号曰蠹無鱗鬐以自衛不潛
涸而躍諸按景慕之虛名蘊蠹食之邪慝天壤之間
充奴腹者多矣寄莊莊之壁緒幸不爲人之害兮唯
簡編之見惡任黃卷之有味汝得幽潛而饜飫兮齧
䠥之微軀方或白積而容与兮曾賢愚之無間兮輯還
之而必好誰謂汝無牙兮何以穿予之竹素紛累牘
之紆延兮致篇章之脫誤欲撒帙而撲滅兮念忌器
之善喻羌春蠶之纖蘖兮雜芸芳而細注恐物感之
有驗兮庶無類之一去留少力之不贍兮食遺蕃而

無數汝豈學道之人兮咀糟粕而未悟將生死於文
字之間兮疑精思於朝暮不然秦李斯之徒兮師六
經而依據一旦燔之而叛道兮俾黔首而聾瞽流餘
孽而見化兮終宇宙而惡著聖防謹其萌芽兮堅氷
凝於霜履苟不惡而不區兮恐齧缺而無餘也布我
床揭汛我庭宇乱牙鐵於風中趣秋陽之烈敗既不
能全場鼠之碎裂兮以炎暉而為冶具精流爍之熾
燄兮書難為之一抒燔醜類而莫逃兮迹㢊明於諸
部失餘逸之所在兮欻炎光於書戶齊紫竹書之簡
森列周宣之鼓固我有鑄兮有神護書卷舒而無恙
殆遺亡而見補既收書而入室遂慨然而懷古後微
蟲之蠹書尚為害而斯巨吁姦邪之在朝妬忠直於
時主其擯斥危亡之禍將何如哉嗚呼噫嘻我得之
失罷罷管蔡為周公之蠹兮幾謗成於王所睊睊子
西為宣父之蠹兮化不霑於荊楚臧倉媒孽為子輿
之蠹兮道不行於東魯上官媢嫉為屈平之蠹兮賦
懷沙於汨浦匹夫絳灌為賈生之蠹兮老長沙之一
傳孫弘變詐為仲舒之蠹兮棄不施於漢武恭顯譖
愬為蕭傅之蠹兮致炎運之中阻封倫小人為鄭公
之蠹兮太宗幾以刑而為務盧杞姦邪為真卿之蠹
兮卒糜軀於賊虜逢吉陰險為裴度之蠹兮播緋衣
之訕語蠹兮去之而不可疑兮尚拔山之固兮況任
遇寵信匹為忠直之輔兮奮筆成文吾為此而懼兮

祭諸葛丞相乞靈文

維大元至元八年歳次辛未九月壬戌朔某日承事
郎前監察御史衛人王某敢昭告于
漢大丞相忠武侯諸葛公之靈嗚呼事有曠百世而
相感者以道義故也維公挺天人之資奮雲雷而起
黙功利之邪說明剛健之正體撥伏群陰嗣興漢紀
兩立偏安幽燭厥理盛少康克復之本心何戰國縱
橫之可擬由是而觀公之志何蔑於鼎足而峙也至
於開誠心布公道從權制示儀軌牧民訓兵賞罰嚴
究以君臣大義而言乃忠武開濟之餘事也宜魏人
畏之而虜如逢狐狸而号魍魅偃回旆之威靈莫奇
材於壁壘故三代而下巍然王者之佐惟公一人而
已緊一介之凡庸何清光之敢企然揚烘蜀郡之功
曾揚顯莫府之屬吏雖一言而表擢感忠規而隕涕
又如李平廖立以過見廢俾之怨艾固匪遐棄及夫
蜀婦既壁痛吾已矣恨終左衽發憤而斃是又見公
不屑與新之教采葑采菲之意無以下體而為累也
若憚也質朽才疎有志未遂年迫知命動昧操履踐
剛仕途幾年于此八月行臺僅免官謗三年御史莫
吐其氣今則侯大治之甄陶聽鼠肝而蟲臂耳耿耿
以自信復何為而何逝恐生無益於人死罔聞於世
也用是中夜慨歎不遑寢寐乞靈祠下陳辞而跽我
公在天日星昭緯容光必照采間彼此思蠲濯其塵
穢扣囊底之餘智覬增益其不能為砭訂其頑鄙付
清明於肺腑極臣子之所上有來厥惰神所惠社庶

免夫年與時馳意從歲易悲嘆窮盧遂成枯落區區之懷竟無及於追悔也尚享

為虎害移澤州山靈文

大元國至元十二年九月日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惲近被濫府檄伐石東鄙有以虎害言者謹移文以告澤為用當太行心腹間傍𨂍長林巨壑獸蹄所交窟宅所在然鳥獸陰類神寔主司陰縶默捍限隔常處制其暴厲使無犯越以為人害此神之職守吏之責也今不逞之獸悍然不安其所安食其所不當食㑯農耕梗行路噬民畜膏肥厥身以孳乳其遺類乱區制之常經忽太府之命吏是將與吏民雜處此土方今聖賢在上世遹清夷政令簡肅年穀登

盜賊弭守吏者承流宣化牧養斯民為任坐視若此安能俛首降心偷安朝夕容此物横重念民之於國備犧牲粢盛供天地百神之祀出兵賦芻餉佐軍旅征伐之用重繫若此幽明兩間敢不敬忌以顧恤邦本且民又未嘗輙犯於彼檄為而然哉若曰妖孽之來蓋有由然繇吏之不德政有不善自有任其責者奈何禍延平民使居者行者惴惴焉懷旦夕不安之恐一至於此哉即欲窮幽致討勦絕而後已遠禽獮草薙等耳然神不於其告輙從事於彼是守吏不有其神此文告所以先也維神聰明正直念守吏克虔之告思職亦當然之理赫靈威迅符牒搜索克渠魁諸原野餘則鞭笞驅逐遠放林壑限以常處永絕斯

害使一方安靖遂田里有生之樂是神之職也寔神惠也惟明靈其圖之

瘞畜犬文有銘

犬之於人有功矣晝則守禦夜則警盜其健則能搏物猛則能取威窮則不遺其主靈則不失其家茲犬德之大率也予有畜犬曰蒼頭髯鬣被體耽耽然有獅猛之姿誠猲獢之上品也其為德則不貪餘不舐鐵不嚣吠不狂遊寢有常處擇其地投之物非嗟之不敢齧叱之退非招之不敢前至於親屬賓客一及於衞者聆其聲亦能識其人指揮則馴狎咸會人意可謂有人性而無狸德矣嗚呼物之生穉而壯壯而老老而病病而死順常理也主人何憾焉且計其歸

于我以至於死蓋十有一年于茲其服勤守禦功亦多矣主人惻然而與稚童子具畚鍤裹以襄簀扰用玄石瘞於古堞之下亦弊蓋不弃毋使首陷之義也記曰捕田鼠者祀之矧犬有於人也昭昭矣故係之銘其辭曰

嗟嗟奇猲獢之種曰守曰禦或靜或動靡失其常風鳴意聲卧護我家取威于衆相非狸德爾馴且勇唯有稱德与良馬共生也服勤死當礼送弊蓋之義敢不是奉

諭平陽路官吏文為判官初任時作時大年五月也

契勘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且縣而州州而府吏而官聯縣上下分殊大小職異以承宣而言寔為一

體至若親臨民事周知下情如賦稅課程婚姻良賤債負田宅刑名等事推明根源分別曲直兩盡物情一歸于正爲莫若州縣耳故諺有之旣爲民父母當作子孫看此言雖微可以喩大恐不當憚其煩勞一委於吏致開塞倖門情生詐起附會科條高下其手當强恃勢者理本曲而返伸貧弱冤抑者情久鬱而罔訴事体旣乖勢成稽滯及愬者有辭莫可推延仍作疑似上之于州州司設有窺避事情捨難趨易難於勞心者止憑縣辭略不詳審輒上於府者有之易而有謂者一委胥吏聽其飾說亂行剖決者有之謂如按驗未完辭情稍備或明具條章不行定擬冒乱上陳倖其万一者有之又念徇情同列者視違錯而

不言旣滿僣者以患失而爲慮至於辭不淸明而曰民囂於訟身不力行而曰事擁于下以戒以分何不思之深也總府固當持大綱畧苛細不宜求瘢洗垢以察爲明然念軍國之利害刑罰之枉濫或差悞而總府亦不敢踰大綱究其所以自有任其責者矣至若總司行有不逮覈一道之紀綱亦何以進朝廷共理之責乎又念郞官上應列宿苟非其人百里受害靜言思之可不畏歟稔聞公等類皆明直恪勤官政小則寄百里之命大則近連率之職天官天祿寔特恩榮獨有嚴正奉公竭盡心力以功名圖報上可以荅國家委寄之恩下可以塞爲民父母之望噫社稷人民莫非王事視如私家無不修理推廣此意又

何俟告辭之丁寧公移之督責也自今以性計能强其所當行勉其所未盡以一體爲心共理爲務庶幾積習作新斯民使一道元元霑被王澤而遂有生之樂寔公等之力總府敢叨其功乎所以集衆思廣忠益者惟期王事有成則總府亦庶乎其寡過矣

敦諭百姓文

汝等性秉五常智周品物聞善必遷知過速改此固有之理恒久保身之道也方今明敎化勸農桑彰善癉惡爲務庶爾有衆比屋安然遂有生之樂此明天子之意也平陽陶唐故都詩書遺俗世不乏德比者自遠思之化陵夷養習之風尙氣亢强頗乖正理致使訟牒冒黷動經歲月較其所爭至甚微眇親舊

變爲仇讎畝畝棄而荒穢事端旣起歲計一空每當戒者乘氣窒塞不度輕重果於自殘禍延後人嗚呼一忿輕生乃至於此非愚而何况朝廷委付守臣之責非特有司常務而已正以承流宣化美厚風俗安靖一方爲重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恩義至篤也不可因細故而致爭比鄰共里連鄕並黨緩急相恤也不可以小忿而興訟蓋好鬪者喪身之原健訟者破家之本與言及此我心悲傷汝也何心忍於爲此常念禮讓者安順和睦之方孝悌者福澤富厚之基自新終身樂地能爾何止公庭致束杖之淸田里獲共安之樂將見祖先神靈安於上子孫德澤流於下比屋雍熙求爲善俗豈不快哉豈不樂哉據敎諭社長胥

舊人等請以此意敦諭中外使咸知勸戒毋重其攺
作也其有不待教率自來孝悌勤儉力田而省事循
理而畏法者申明上司別加顯異若宪須如前恬不
知省上違捴府之訓辭下悖父兄之忠告是亂常敗
俗之人國有常刑悔將何及至於有司非横以侵年
豪強兼并而為事科差不均力役偏重縱而不問以
致失宜使汝下情鬱抑控告無所是捴司撫字無方
得罪於汝將何以息閭里愁嘆之聲迓朝廷共理之
責乎汝等其詳思毋忽

勸農文

切惟民生之本在農農之本在田衣之本在蚕蚕之
本在桑耕犁把種之本在牛耘鋤收穫之本在人人
之本在勤勤之本在於盡地利人事之勤地利之尽
一本於官吏之勸課夫田功既盡縱罹水旱尚有所
得仰事俯畜延克匡生儻事不勤虽值豊穰終無所
穫賦税饑寒將何以濟由是而觀克勤者身之實自
惰者家之殃此勸課所云急也提刑按察司欽奉
聖旨所至勸課農桑使戒近緣巡歷考照簿書其耕
播栽植之事勤惰勸率之方大抵虛文多失實効勸
農之官長民之吏安得不任其責况今春首農事方
作巡行勸勉適在茲時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
條畫徧歷鄉村奉宣
聖天子德意敦諭社長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因利而
利察其勤惰而懲勸之所有事条開列如後

一如田多荒蕪者立限墾斸以廣種蒔其有年深瘠
薄者教之上糞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氣自然根本壯
實雖遇水旱終有收成若無閑田此最良法
一穀麥美種者不成熟不如稊稗切須勤鋤功到去
草培根豈不聞鋤頭有雨可耐旱乾結穗既繁米粒
又復精壯此必然理也
一一麥可敵三秋尤當致力以盡地宜如夏翻之田
勝於秋耕槩耰之方數多爲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
苗實絲秀比之功少者收穫自倍
一所在水利常令修葺毋得因循廢弃倘遇旱乾獨
沾豊潤是地利偏惠一方人力可不加謹又兼此係
朝廷最重之事切當用意仰體
至懷
一桑麻之務衣服所資切須多方栽種趂時科斫
氣脉全盛葉厚稭長飼蚕績縷皆得其用又栽桑之
法務要坑坎深闊盖桑根柔弱不能入堅又不宜奉
曲難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
一蚕利最博養育寔難如浴連生蟻初飼成眠以至
上簇必須遵依蚕書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嘗聞山東
農家因之致富者皆自繅蚕旬月之勞可不勉勵
一耕犂之功全藉牛畜須管多存芻豆收飼得所不
致羸弱以盡耕作其或引重服勞雖有餘力若有羸
老不堪者切須戒敕毋輒行屠宰
一雞豚鵝鴨之屬菜果㭬芋之類皆可養人務

蓄廣種用之援聞不為無補故古人有言菜不熟曰
饉豈為細事
一時至物成罷亞稚畝更加併力收斂以防風雨損
壞有失歲計不惟盡廢前功一飯到口自行暴弃良
為可惜
一古人蓄積家為急務故國無九年之蓄國非其國
也如平陽太原兩路例有蓄積往往山下饑荒解闇
山上失所近日官設義倉正為此也蓄積之事其可
後忒
一織紝紡績責在女工可諭家長戒其墯情嚴立程
限造成端疋以備粧着盡非鳥獸必須溫暖可禦冬
寒若無衣褐何以終歲

一或有頑不率教惰農自安背本趨末敗壞淳風朋
游群飲私曰事情醉酒屠牲指為口頹田務方集就
樂城市其或別生事端遭值官司父兄親戚理須營
救豈止破壞家產田產轉成荒廢此等切當禁治毋
得輕犯
一有孝悌力田為衆表率汝等舉明到官便加寬䘏
如有浮泛雜役可除者即為蠲免以勸餘人
據已上事條仰社長耆老人等各於當社時時開諭
隨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勸懲之不致因循
苟且徒文具而已庶可以仰副
朝廷愛養元元務農重穀之本意也除已牒 行体察
不如教者須議省諭各令通知

勸農詩

總勸

分司勸課不辭頻汝但聞言日克勤倘使有名無實
效到頭俱是且虛文

糞田

年深耕種薄田疇糞壤頻加自昔留田果糞餘根本
壯縱逢水旱亦豐收

種桑

年年勸汝盛栽桑相度田園土脉良為汝一根如法
種明年要見百根長

勸鋤

鋤頭有兩䦨非常此是田家耐旱方果使鋤跑功績

到結多得米更精良

水利

細思水利最無窮昔例史傳獨數豐倘有可興須舉
似已成毋得廢前功

女工

田家門內事紛拏家緊蚕繰與績麻主戒婢奴姑勸
婦趁時作活可成家

訟田

近年田產貴於金明見無憑恃力爭縱使一時官偖
向就中不直有神明

結親

成婚作幾結歡情往往年深致忿爭省訟有方詳說

耶姑須書契兩分明

讀書

孝慈和順華嚚愚説似兒孫自讀書縱不盡爲官宦去省心解事亦良圖

省訟

典田賣舍屬曹司何似無爭省狀詞唆汝致爭尤是賊勸令和忍是良師

畏法

禁綱寬疎罔不苛慎毋輕犯被拘羅更思有理無錢語試估家貲有幾何

屠宰

上司禁汝莫屠牛聞有人來告事由豈止到官刑罪

卷六十二 十二

條怨讎相結幾時休

闘敺

農家蠶務與耕田除却耕蚕半是閑利害不多休致闘壞錢當罪片時間

教唆

教唆兇報似循環此及兒孫已被殃若欲人生求利達正須良善養心田

盜賊

一毫非有莫萌心竊物穿窬罪不輕重是杖徒微刺記枉因纖芥壞平生

飲博

常思群飲與雙錢此事尤須預禁闌醉至輕生輸至

盡傾時雖悔恐應難

安分

貧須藉富富憐貧安分懲貪德自新積取餘粮防儉歲慎無相率去祈神

天報

四民唯汝家純風天憫辛勤報已豐試看仕途青紫客大官多半是莊農

終勸

分司勸汝事多憂今歲詩篇意更深切把此詩長記誦來年此勸預關心

又

文告裁成二十詩篇篇皆出老農辭汝婦相勸行毋怠便是分司樂不貲

卷六十二 十三

祭文

先祖妣韓氏祭文

中統元年庚辰秋九月丙寅朔十有一日丙子男孫某等謹以淸酌庶羞遺奠于 祖妣韓氏之靈鑑氏先昌黎之裔枝分派析散處於衛叔冠煌煌文經武緯赵宋有光司空之貴憚觀其譜本支十世尙嗟 祖妣實出其系薰沐膏腴生大武世德婉柔嘉主夫中饋貞祐初元金兵四潰舉室一存危若旒綴時維 祖妣歸于王氏内助我祖畢力家事遂濟坤柔外扶貞義我堂復搆我祀復繼内治雖嚴舒而[illegible][illegible]我祖先歸我考時揮勸香硯寫栢斛自替鞠養提携遂成偉器名甲京師一日騰沸抱飴諸孫皃夫丈水至克

負薪其息非細欲報之德昊天罔旣八十之春不歸世碩不孝榮養殊替有衛不祛沛泗西被庚申之秋應辟東魯力辭 菲官唯書是主應其不淑疾疫奔赴罔遂所求心不違處后土皇天實聞斯語旬日之間事易其故天誘愚衷駕言西鷲拜省寢闈病爲少愈九月初吉星河尙曙有物告終簷裂軒戶奄奄在床彌留不去日薄西山矯首云暮風樹之悲有淚如注盤盤新阡實惟高原安之安之一遵訓言俾家之範敬奉周旋左配我祖何千萬年嗚呼尙享

廣平郡夫人完顏氏祭文 代畢學士

懿懿夫人金源之裔分派天潢坤柔所萃式承陰敎婉其令容作配德門彼之僮僮嬪蘩主饋化成肅雍血母之訓伯姬之恭是效是則以覲以封立人之道莫嗣續夫子挺儒宗種德孔邁令伯陳情不仕而殺水盡歡心乎日受慶嬰壽頒班衣在身問安聯曆春然晨昏野服蕭然林下之秀蘭玉盈庭歲時上壽日薄西山其明則東曾是微恙而不及躬起居燕樂曳曳融融彼高明家具慶則那若母若子爲壽如何視不知孤孝養終天年此全福幾人則然皤皤夫人足慰下泉膴膴周原晴氣蔥朧居河之滑有儼新宮偏樹無憾哀以送終懿懿夫人爲婦盡道爲母有儀彤管有煒千古是徵尙饗

祭王參議文

維中統元年十月甲寅朔二十一日甲戌王惲謹以

淸酌之奠致祭于參議先生之靈謂王公維德之宗敎子以義從師于共走也何幸而與點同氣質一變舞雩之風文士輩出緊先生之功公來典衛粤惟八年興滯補弊政有後先激濁揚淸巨細不遺樂育之心有加于前士感公知所立卓然顧惟不肖獨有二天每侍几杖接以溫言意向所在多文字間一意作成欲其勉旃家貧親老擇我祿仕床下之拜言猶在耳蜀山蒼蒼公歸西指董庵之別誠發於衷臨岐眷眷告以終始蹭蹬沉鱗有俟乎此敎爲歸來便隣生死痛後知已世罕所遇我思古人涕零如雨猗歟先生伊時之麟文彩風流與道日新旣惠我輩亦及我之後人所謂故國非有喬木之謂而有世臣我歟

豐碑表公之墳公雖云亡其德在民太行盤盤淇流
湯湯永懷先生何日而忘

祭王府君夫人陳氏文

大元國至元十二年歲次乙亥二月壬寅朔越日承
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惲謹以香酌之奠致祭
故宣慰副使王君太夫人陳氏之靈伏以詩稱有基
婦道乃隆易贊坤儀徽柔所鍾維夫人之淑兼著一
躬母儀女範婣于六宗內助既諧化成肅雍彤管有
煒周南之風嶷嶷賢嗣總角從容以契以分昆仲猶
同二十年間獲侍左右歲時拜慶稱觴上壽頻百殊
常如卯斯愛我草惟織兄蔚蘭樹突而弁兮載同庠
序浹洽薰陶亦叨時譽調官南歸四月惟夏外拜北

堂德容甚暇覯嘯之食手飲以斝觴酹行辭拜床下
中心惻然蕭言遲遲日薄西山衆鶵飛翻云別幾何
遽棄榮養聞訃驚怛慇焉如喪英英白雲太行之上
有淚盈睫悵然東望嗚呼適去則順其生也榮較立
山與華屋終哀樂而殊情懿懿夫人壽踰八旬樹安
玄堂慶流後昆是足以慰下泉而釋憾愴於蒿累也
惲以官守有限罔獲駿奔既不及撫棺而與謚繫昔
賢子嶷倫以陶侃之忠順知湛君之聖善以不疑之
平反審母氏之慈仁援例私議寓哀於文庶幾歲微
誠而告精魂也尚饗

禱雨蒼谷神祠文

去冬今春厥旱斯普比聞三方既禱而雨雖比衛邦
和氣艱阻草木焦卷種不入土致此咎殃誠守吏不
德之故也吏不稱職罰及一躬我民何爲罹此旱凶
嗟嗟四民家苦我農止食其力歲期一豐旱若成災
敢而西東恭惟明靈蒼水之龍哀憫慈惠正直明聰
司我雨部山靈是宗須從淵池雲雷之宮民以病告
禱輙感通忍以吏不稱職卒莫救其隆蟲哉顧饑眷
澤我邶鄘乃以有秋祀事孔終

祭王參議文代史運使作

惟公奮迹渤海應期挺生姚畫長材郭時之濟佐我
父祖幾三十年予惠兵民以謀以旋長淮百戰松漠
逾邁死生以之而有公在矯矯大節老而弥堅襟懿
守粹衷心塞淵中年之仁平陽之賢哀哀衛民賴公

以產膴膴周原膴然樂土公雖云亡其政則舉徒自
恒陽來寓南鄘瞻邦遺像齊之益公歌詩知政決決
大風民懷遺愛甘棠是比士而感德曠乎百世朔伊
劉侯義同昆季嗚呼哀哉吊罔及哀生不獲事遐想
音容河岳流峙野日荒荒群飛槍揚公不少留使我
涕滂踟而陳辭奠此一觴尚饗

春旱禱諸廟文

旱自去秋極於今春滌滌衛土如惔如焚夏麥已槁
惕我民秋種不入饑饉荐臻旦夕惶懼不知所云恭惟
明德中臣所敘民以病困神心孔仁用是齋沐以祈
以禋庶垂哀眷昭鑒微誠風伯回馭山川出雲一變
盤氣化而甘霖秩我東作庶幾西成載謁祠下答

潢靈尚享

七夕祭竈文　至元乙亥平陽唐作

三代之制五祀孔修群姓時享或春而秋欽惟竈[illegible]並奥而爨朝烹久飪一家所由火水相德乃神之休敢致蕭奠于陘之周有肉如玉有酒斯柔味登于祖香到于卣匪物将致匪娟是求夕矣斯禱感格神休尚享

七夕祀竈淫俗也廿夕不用獨吾家行之多歷年所且前人致恭或撝得此非予之心也蓋庖涵飲食所出五祀神爲家尊薄宦已來餬口四方是神即予主予乃神之客也匪朝伊夕不無凋殺滕挾之瀆惟神念客之故庶有以安之用伸告謝以答神休尚享

謝龍神文

維[redacted]至正四年歲次下亭夏六月丁巳朔廿日丙子翰林修撰鄭人王惲謹以香酒之奠敬祭于縣西平成御龍公之神矯矯神龍扬雨之機亢陽爲災非雨則饑土而力農乃分所宜惟百劍理一旱則望霈澤在天憂及我私嗚敢不祇若神之威德也尚饗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三

祭文

告家廟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丁卯六月丁巳朔廿三日己卯孝曾孫王惲等謹以香酒時果之奠敢昭告于　曾祖考府君　曾祖妣臨清呂氏　顯祖考修武府君　顯祖妣孟氏韓氏　皇顯考忠顯府君　皇顯妣夫人靳氏之靈先以丙寅歲十有二月爲子孺聘婦得宣差石君之第三女故者往之女家躬展禮幣今龜告吉日維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享

祭元神祝文

歲次丙辰九月戊戌廿九日丙辰臣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歲德之君惟神一歲之君百臣是統端臨異位獨秉威權悔吝災祥維神是与臣某父某年踰知命心切齊家動靜之間既乖播養公私之際尤重愆違而又庭户積殃子孫不孝於七月廿七日遷娶未疾將抵時冬困致沈綿力疲寒餐日因元內躬薦愚衷季與神明登蹄和祿尚享

告家廟文

維至元四年八月丙辰十七日壬申孝子惲忱等謹以清酌百羞之奠敢昭告于　皇顯考忠顯府君　顯妣縣君靳氏之靈嗚呼哀哉維丁巳歲八月至今年丁卯秋仲府君損舘十週星矣寔至元四年秋八月丙辰朔十有八日癸酉也十者數之盈天道

之小變也祭法以春秋享奠蓋因其氣之終始而致思焉矧霜露既降拱木歲月近紀覩日愈遠得不拯其志而重其感傷乎今之所謂道供豈古致齋鄉親之意歟玆者妥卽正寢敬演靈章庶仗眞筌以證妙果神維格思式伸虔告尚饗

至聖文宣王奉安祝文

於赫元聖萬世作準曰義曰仁風化之本頋瞻清廟曠玆有年谷特孰執廼吏之愆爰自下車心弗遑安靡朝匪夕載經載營誕彌八月厥功告成奕奕新廟桓桓王楹峻以文陛重以神幄有嚴有翼乃丹乃雘爰居爰處以清以寧神格其思享玆菲誠受暨厥民日為啓迪仰止彌依聿脩厥德庶幾報本以謝不敏

尚享

兗國公奉安文

伏以庶工告成新廟孔碩於穆素王之亞聿陪元聖之居仰底攸寧永歆厥祀尚享

鄒國公奉安文

伏以有嚴閟宮載新祀典仍增光於肖像來配享於神寢於穆維清尚安且妥尚享

辞墓祭文

維大元國至元九年歲次壬申四月乙未朔十七日辛亥男孫惲謹以清酌之奠致昭告于　曾祖王父顯考王府君之靈惲自至元五年冬十月被召赴臺□九年春用前資翰林修撰由監察御史改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已擇此月十九日赴任所今當遠離墓次伏冀明靈特垂陰祐尚享

祭孚惠神祠文（六月十四日祈雨至十八日申刻大雨至十九日明雨方止）

惟神淵懿徽柔德妃乾方潰沸其泉寔為淵浸屋而祀之禮固宜矣玆者時雨愆常蒲絳兩州旱暵頗甚吏寔不職民將何尤夏麥勤而半成槁稼嗟而可憐幾切一溝之水恃為卒歲之安然得之有限溉之不濟與其施及乎有數之田何若膏潤夫一境之内惠仰哀憫賢神能然伏望起伏龍鞭雷轂神泓為之變動川雲靄而蓊從細捷天瓢滂霑霈俾使槁者勃興而如拯熱者得濯而斯醒雲漢昭回一澍蘊隆之氣既寧滿載卒成大有之年神能鑒玆敢忘昭報尚饗

祭斛律丞相文

大元國至元九年歲次壬申六月丁亥朔初八日甲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有齊忠臣大丞相咸陽王斛律公之神伏念惲以監察御史叨承郡幕視事之初來謁玆嶽求情罔獲非神嚌依惟神心秉塞淵氣餘忠讜始焉義合於神武終以威馳於柏壁生為良弼歿為明神對越英靈凜然如在以德以功宜永嚴祀惲挍館絳圉迫近神廡號呶扑擊不無震驚悚允惕禍賊寔神所懟尚矜不逮俾集厥事式伸明薦以克來饗

康澤王廟祈雨文

惲訊獄絳陽四經大平百里之間秋禾如槁物之生

植時方尚養民之告病不為不勤俾驕陽亢甚耕隴塵翻誠守吏不職之所致也近宜致禱於鼓堆行復展誠於祠下及次襄陵油雲四興甘澤霈作郊野瀰然滂獲沾足且神化無方龍德為大山澤一氣初無間然虽愚衷適與之會寔神碩䘏而惠之也用薦明禋以荅靈貺尚享

拜奠夷齊墓文

維大元國至元九紀歲在涒灘冬十二月既望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某恭以牢醴之奠致祭于孤竹二賢之墓嗚呼 天下有當然難合之事惟特立者能成之天下有至中大正之道惟齊聖者能明之三代而下建天地之極破君臣之義揭若日月亙

萬古而不息者其惟二賢而已壬申之冬某以守吏按事蒲坂仰止高山其立卓爾所謂聞夷齊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也趨拜几像山烟四起負以性謬若恐將澆有穢在山有粘在墓示以磬誠薦我明水尚享

祭黃崖山神文

節彼南山鎮安一方爰有崖寺石[illegible]見皇王宫繕興爾爲來營伐而材之不辦震驚用是昭告惟神降寧庶憑默佑迄用有成尚享

謁西岳廟文

維神德曉坤維氣涵崑潤際四海鎮茲之內位寔雄尊在提封密迩之間禮當趨謁仰止三峰之峻來伸

一禱之誠僥倖之求斷不敢萌憂恋之心庶幾昭鑒爰生申甫來佐明時冒瀆威靈豈勝悚惕尚享

安二賢神文

某以壬申之冬來拜祠墓悼其傾圮几像暴露載經載營今也告成蹌彼齋首肅焉神庭緊二賢之德垂之清兮以孔聖之哲極所稱兮揭若日月何廟皃之尚兮封而匪屋來者何嚮仰兮蒼煙喬木何山欄其光兮盤非周粒挂酒苾其香兮神其格思歲永此而享兮

辭祭霍岳文

大元國至元十三年歲次癸酉六月壬午朔三十有丁亥祖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某謹以牢醴之

奠致祭于霍岳中鎮應靈王之神惟神峻秀靈異發為鎮山冀州之野嶽麓所盤致興雲雨祀典載新報本信敦致焉其辰頑維守吏歲奉嚴禋籩豆孔脩敢告厥奔乃祝之曰 高宜麻麥兮下宜稌蚊蛇結盤兮物不疵王事庶集兮神所與

康澤王廟祈雪文

大元國至元十年十二月己酉朔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惲謹以清酌之奠敢致禱于 康澤王之神伏念一冬三白歲事之常今者云暮未覩其祥寒律徒切風埃澒洞宿麥虽萋猶含餘凍載憂載忡春疫為重彤雲油油既合而收和氣致盭政或未修吏寔不職民將何尤惟神降鑒一雪孔周災沴不作

惠我來牟吾儕小人敢後神休尚享

祭靖應眞人姜公文

大元國至元十一年歲在甲戌二月戊申朔十有二日己未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某謹以茗果之奠設祭于靖應眞人姜公之靈某以中統元載列職省郎得掌綸命
帝遣使臣奉宣
詔旨起公於晉有遐想仙標載勤
馹乘之語眷眷之意何其隆信者哉逮明年春獲拜
下風寶玄之宮野服黃冠道淳德冲曾無一言及乎本宗其揄揚稱頌若恐隕越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之功逮祠奉祀竭夫一躬退而論思豈墨名而斷儒同者耶及官平陽載覩儀容振袂談舊一沛平生之胷憶知精專之性精誠之德足以動三河而沃渕黃也云何一別上仙三峯杳黃鵠其何邁將神游乎太空天巍雲高湯洄難從過故都而眷恋庶斯文之可通尚享

兵次孟津祭靈源王文

維十有一年甲戌夏五月丙子朔越七日壬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王某敢昭告于靈源王殿下我國家將有事於南服桓桓兵甲俶作于晉顧予小子寔總其一焉今茲南邁前次河壖尚克顯相其安以濟豈惟可免漸責誠以成靈隂騭以先啓行之力也尚享

祭平陽府東城門文

惟神職司啓閉氣積陰凝今者淫雨為祟已及浹旬害彼粢盛動妨民作伏望通迪陽和速成開霽尚享

祭皐陶文

惲以到官四日奉憲部符鞫絳陽獄大小之情心敢不盡恍惚曖昧有不可致詰者使徽議適當生死兩明愚衷不逮神惟能訪之冤滯沉痛幡楚之下求而不獲者神惟能伸之伏惟明靈尚克顯相

中元節祭　三代告生孫汾郎文

伏為男公孺新婦石氏於今月十有二日辛巳生子名曰汾郎盖人倫之事繼續為大因時以享式伸慶告庶憑神佑其安且宜尚享

立社稷祭告文

維神五土之祇百谷之本血食于社萬世依舉礼墜而興張本自茲牲醪香酯鼓鐘清夷迄用康年神其歆而

維神百穀是長萬民之天配食于社古莫能遷名存實亡乃吏之愆張本于茲神其鑒焉有酒斯旨有牲肥鮮維神格思歲其有年

范陽房族祖九翁祭文

維至元十三年歲次丙子冬十月壬戌朔十有八日己卯房孫惲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百拜致祭于
故軍資府君族祖九翁之靈嗚呼哀哉十二年春予守官平陽祖母慕容氏書來以公訃告國有常制莫敢擅離然聞毋弟恍自疾两於樹納壙皆與及窆次雖不

獲戴星奔赴中為少逞也越翼日即鷁耆為位於府
北郊之僧舍發哀以祭婦推氏子公孺斷婦石氏在
焉感不視事者五日迨今年春三月秩滿東還將為
指日即路得哭墓而唁親老也復為中書檄去考試
河南四道滿三月而歸日月逾邁霜露之感積諸中
而至于攸久也如是瀆慢不恭之責將何所逃今茲
之來駿奔露勵不遑安者九十有四日含淒茹辛實
以祭告為事伏惟神靈鑒茲哀悃嗚呼哀哉尚饗[illegible]

祭中書左丞姚公文

聖維天開宅綏九有必誕賢輔以左以右手幹機衡
殆天旋斗伊公挺生奮迹營柳長白之英遼江之劉
元氣絪縕鍾此[illegible]秀脫落俗學沉浸道圓婣情孔思
伊洞洛蘊一物致知千古尚友起而翼漢雲雷交遘
啓沃淵衷達聰續駐至元之初公綰機樞謀謨廟堂
股肱元首職分六卿綱維結糾帝載用熙豈而不誣
大明黜陟羅侯置守萬鈞機張顯公克贊齋兩一濡
載清宇宙我武維揚荊襄持久大闢屯田櫛比粮糗
公善開物務滋耕耨幽風良耜十千為耦繼倡農司
萬邦是採明收王道始夫南畝護軍來歸雪髯舊臒
長江失險萬介比趣特置館廷體貌耆者眷我儒臣
甘盤之舊天理人私自公判剖國勢民機倚公安否
有辯懸河而惡利口四海具瞻漢更商叟龍光稠疊
王杖拒眉望公百年以佐元后胡不慭遺梁木壞朽
彼蒼[illegible]慭莫之能究嗚呼公之為學知所先後味道
飫經大美玄酒平生游藝組詠雕鏤公視餘事為世
瓊玖公之逢辰道合非偶來儀舜庭台鼎鳳雛揚歷
中外足展抱負八十之春已極眉壽考終牖下載啟
其手有子承家公復何疚嗟吾道之如綫念後學之
孤陋與斯民之不幸孰思濟而云救憚自東駿學知
家學校擢提撕兩端親叩至登瀛洲再承善誘弦晦
一週玉堂清晝今公云亡此會難又情悄悄以填膺
淚浪浪而霑袖今也送不遑執紼葬不得撫柩寓哀
斯文為一觴備尚享

故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祭文

嗚呼維至元十三年夏六月惲考試河南拜公床下
留語終日言不及私維是治之隆汙民之殿參法具
未完涕下漣而至於庶於律已去而知止教子以義
方勤斷家事其在倫列如公一人而已此天下之公
論非予得而私議也區區之誠幸惟鑒茲尚享

故吏部尚書高公祭文（至元十五年歲十一月十一日大會中拜奠）

惟中統壬戌之春惲以事累退耕于熾畝者再罹寒
暑既而擇御史開憲府人文之選公以予主不肖誤
家公知擢置言路三季東行我聘我顧豈惟使之增
光迄簿用于今者寔[illegible]之數與及官平陽公判吏部
不以契闊吟我稚魯每借譽於時人為聲勢之一助
是又見公終惠且勤不我遐遺之故也至於雄文大
篇忠規治具三峽秋濤危波砥柱茲公論之有在匪
鄙言之能物念公平生霽霽德度靄曠穆於蘭臺帳

歲律之已暮敢以受知一己之私抒予哀而酹公之墓也神惟有靈鑒玆誠素尚享

外祖安陽縣丞靳公祭文 十五年後十月十五日

惲年垂髫首識公面巻髩堂堂山立而弁達于成童受訓母氏公之世家頗聞一二或官鄉縣或擢科場歷年五百財雄一方至公而衰亦理之常厥後一紀公歿于鄉惟嗣罔續我考爽傷春秋時思合食祖傍是用傅訓子孫奉行公殯淺土幾卅霜稍衰改卜未就深藏姨母雖在顏力弗違有甥其甥按部洹漳東望堯城心焉靡寧迎置姨母如拜儀形爰念葬事与之經營茲春首窆公于茔庶幾畢考妣之志慰安公之神靈也尚期不昧俯鑒微誠尚享

左丞董公祭文

至元十六年歲次己卯九月乙巳朔越有三日丁巳朝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汲郡王惲謹以清酏嘉肴之奠致祭于故資德大夫中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董公之靈觀夫大燕南鄙全趙北垠神尖鬱茂滹沱濟論蟠精萃秀篤生異人公應運挺出絕類離倫閱敦詩禮感會風雲奮父祖之餘烈策雹鄧之高勳其志慮良實又濟以武惠惻隱之仁謙而接物勇見於大敵恭以持己孰知夫世臣至於蕭齊家範友于弟昆忠結主知德庇生民功愈大而心轉小寵既厚而憂益敦無私蓄為子孫之計不樹黨收門牆之恩其公亮謹厚又似夫董侍中與万石君也幾世幾年孕此忠純方沭恩於風詔俄星隕於中軍痛丹青之究韓追畫像於麒麟此非一己之私議在中外哀悼所不忍聞也惲妥白布衣仰公清塵接樽酒於中統之首與寓遇於至元之春每燕語之衎衎頭若揭顯之可賓列二弟之歎曲辱交久而情親雖草宿而罔哭聊寓哀於斯文仲孺子之薄奠庶鈿鏊於徐公之墳也尚享

遷奉曾外祖殿試靳公祭文并外妣李氏

惟公才德兼備元精孕和早擢場屋三中魏科人文之譽在公寔多正大初元公卒宜津權厝新灘幾七十春殯而未葬聲彼行人歸不及家曷寧其身益者日吉時良奉安祖傍祔以元配永閉深藏魂而有靈以賁幽光尚享

遷奉安縣丞外祖并外媼王氏祭文

惲以前歲後十一月廿三日為迁奉之事已告尊靈今者應期舉厝永慰幽縈以順從祖以安則鄉祔我外妣閑此玄堂靳雖衰宗在公未傷有甥姨以主祀重時思而不忘是則不必其子而光揚也有牲斯羜有酒斯香神惟昭鑒歆此一觴尚饗[illegible]

附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三

祭文

祭蒲大夫文

大元國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三月丁酉朔十有九日乙卯朝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謹遣從事賈紫霖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河内公之神惟公德挺群於犾清片辭列高弟于聖門揚仁風於蒲邑三善之美庸能既耶適星垣有分按之行過神宇致一杯之奠庶祈靈貺以益不能尚饗

祭孝感聖姑文

惟神肇迹傳靈遇仙澗浦[illegible]懿昭靈作蚕聖母千祀永賴神功斯溥食弗再則飢衣弗製則寒念此歲事惟神其惠顧之尚享

祭文

故江漢大都督河間路總管兼府尹史公

幽靈萃氣招搖耀芒合是二者篤生忠良惟公應運挺出起家朔方奮父兄之餘烈荷天衢而膺揚武濟文經為昔棟梁宿一軍於陽夏另東南之精強枳棘非所棲旌鎮撫我瘡痏靖我邊疆其惠春雨其威秋霜毅我殘棄變而金湯擾我陂障積而陵岡孰歷鱗介易我衣裳彼氣曰索我師堂堂果上鉤之一戰掃敗葉於秋商每出奇而制勝初不知姑從長殆羊傅之父駐控上流於荆襄雖飛渡之無及吴之所以亡者本由此而用張能回百戰之餘勇効攻蹟之章章鬱公堂之佳樹至今三鎮指為公之甘棠然于將而補履殃所用而失常加憂深而思遠此夙夜之所以遑遑也竟風悲於大樹奄龍劍於幽藏嗚呼才有餘而用不悉位雖高而志靡償曾桃李不言而天下為之傷也公常幕余二年倘佯促膝言笑執手飲觴略吏事而不責謂國士之或當茲奉恩綸按部潭陽望龍驤之塋域能我涕之弗滂沔平生於此辭庸表公之哀腸噫慟臨江之哭在公則萬事已矣有子孝繼以後則其流未央神之聽之庶少慰其所望也尚享

祭郝奉使墓文

大元國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二月十有二日甲申朝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友生王惲塋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國信大使陵川郝公之墓嗚呼甲寅之冬仲月之尾公自杞來過鄘邸始覩清揚重於夙契把酒論交笑談游藝頓睞回翔吾子可誨臨別之語一何勉慰維中元春雲龍交際我時游梁與公再會東轄相過四并同醉所學所行尽發其秘北次龍岡嘔血而癘書来及予愈見友義我車北轅公已南逝自茲及覺凡十六歲追憶平生淯為出涕公之問學閎肆汪濊公之文章豹炳虎蔚万斛淵泉出不擇地太史与倫皇墳可擬浩浩江漢万古不廢發為忠貞見諸行事著書垂聲諒非本意匪予得私乃世公議今我想公令人短氣斯文綫如忍復殄瘁直筆疇歸大冊孰畀偉蹟鴻休光潛揚厲而

哥傷公爲國出使初館儀真主成和計奉持
國書以死自擔万介外侮群猳内御節落癠瑩精誠
益勵爲國平原同歸一致長星墜芒使軺遂𨙻玉上
青蠅何啻一二惟
皇聖明見萬里外録勞弃瑕予豈汝罪士無賢否入
朝見忌膺嘲再行與病交剽一債不起萬事瓦弃感
時懷人憂來附群昔賢有言宏論我輩大槩無差節
目或滞如公之才如公之志審夢九吞曾弗芥蔕俯
掇勳名高視一世意膺思長又爲物御豈惟公傷因
以自識茫茫太釣形流萬㝢幾世幾年生此偉器贄
用德宗誼逢漢帝百未一施胡奪之易雖水淪光卽
山斂翠隱然一丘保之西遂車過腹痛我懷曷旣黄

烏聲悲助我歎欷臨風拜公哭而載酹嗚呼哀哉孤
忠伊欝幽憂積悴生因能伸死而求闕寓哀斯文庶
昭枉昧公如有靈恐予言爲知已也尚饗

祭武強南龍池神文

維神感洞淵府奮飛天衢致雨興雲執帝之樞碩此
巢野時極焦槁桑半捲而虫作崇數出罹而氣未蘇
農官至無可而勸窮民將失所■匪惟吏責恐亦神
之所當慶也況蒼精昏見適時之雩望靈池而致禱
庶少全其區區嗚呼 帝 而 下 君也我當
供厥戢耳免吏責而歲有成 則其敢後諸
尚享

北歉

奠之爲分方數千里惟嶽峻極于天神莫安之水旱
疾癘神主宰之今者地不藏陽寒氣失序歲律向終
未霑冬澤俾野土不膏宿麦無望春疫將興已足深
愿餓饉荐至民何以生祈穀請命憂人之憂是亦郡
刺史之責也懷懷微誠敢用昭告尚享

祭侍講學士竇公文

惟公性極純誠道深養浩幼學壯行出人意表於周
吉士在漢有道以術濟人方德則小丁巳春識公於
沙麓之㡳辛巳夏吊公於肥縣之保慉忝列於瀛洲
閲簸華者再抄世知公漢家之羽翼我以爲中朝之
元老謀方膺於聖洛遽憂遺於丘禱今也云亡士林
悴槁据惣遺而論斯民有無祿之歎以順受而言得

五福終命之考再拜墳前莫酹草草碩藥籠之纖微
蓋以㫖平日之不我少也尚享

丞相史公明忌日祭文 附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拉部中山

維公出入將相存殁哀榮公自去世于今幾齡定人
思公雖殁猶生永言不忘曰忠曰貞見之範圍展也
大成勛藏盟府德爲世程赫赫堂堂如山不傾定人
那知功被齊民懽向侍燕几謦咳親承今遇明忌來
拜神庭感念在昔依依我情有樂陳列有明在豐碧
映堦酹茲一觥尚享 良人偉公於西土同皆享祀請忠孝會

史公祭文

惟公德冠群后望隆漢儀一節四朝知無不爲收武
定文綏之畧有金声玉振之規發至仁於易簀識大

運之盈虧何已私之冒及巔戒殺而爲嬉雖半祐知吳
亡而勸進旁喬以征遼而未宜固是與之等夷也嗚
呼柱石巍巍嶽然中微風雨震凌忻慘者誰俾爲善
者䀌然而若喪変怪者百出而不疑此又世之歇欷
而含悽也公毅是邦尤極恩威義豈碑於國門宜鎮
人之涕洟切嘗荷公左提右挈豈孺子之可教在卯
而翼之之恩大有濟於艱危及聞公薨身執情馳曠一
巽而如負盡五年于茲也今我何幸叹昇燕陰歷河
山之故封悵音容之依俙念公平生其能已而公雖
云亡爲世蓍龜公爽在天尚克念之蓋生而矜其愚
既有以省録豈殁而知其來後無所維持也追盛德而
曷報庶不辱我公之所知尚饗

試岳祠禱雨文

嵩嵩岱宗雷雨宅兮良霰對代生物仁兮片雲膚合
天下澤兮茲者春霜例実桑柘空兮二麦含實勳將
槁兮秋雖下種不出土兮無禍無㥀歲何卒兮衣被
饔飧靈長合力兮仰惟岳神其念矜兮饔飧之憂而亦郡
刺史公之責兮慺慺微誠神其鑒兮尚享

黄石公祠乞靈文

惟公鍾秀嵩丘降神圯上靈氣驚世倜儻莫詰如子
房以韓亡之餘開炎漢之業爲帝師之崇其顯稜陸
翼竟濟世㝡者先生之神之功也不肖猥叨時名艾
服官事余廿年每以昧於事機動成乖戾爲愧然非
其封而樂之者有賢父兄故也矧先生睟靈乎至若
矜其愚昧耀其固陋增益其所不能非先生其誰用
是乞靈祠下區區之懷神其鑒茲尚享

修治新阡告成文

斵口四方幾二十載歲時拜掃禮有不逮水泐雷轟
未免惶駭於其事
亡不孝之大即此良月躬爲修治芟蕪剪棘增高夷
圮補植林空莽巒風水鄉以周垣隆阿四起樹門神
游題阡表氏揭處安靈非直觀美功今有儀以告以
祀神之聽之以克永世尚享

韓君大祥祭文

嗚呼王宗韓氏通家姓來三十年間情好孔懷矧惟
亡友吾門上第貞幹風生敦強剛毅其在諸生

先子所器年近而立揚歷中外臺掾郎曹名聲藹藹
前歲之秋告別何遽曾未越境旁隨川逝日月云邁
奄復祥祭論其受年校夫稟氣老而益強期頤可致
衆維無傷去之太蚤古云五十不爲之夭宛彼二雛
卓有所樹翱翔仕途俾持門户依依孝思以永終譽
君如有靈亦足以慰夫懷之素也尚享

爲姓氏告亡妻文

維丁亥歲六月十八日丁丑夫惲謹以茶果之奠告
于夫人之靈推之爲姓世不多有故嘗詢其所從出
爲波討論者有年一無所見適讀晉夫氏姓略推氏
建氏南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出楚之羋姓者先
君䏶繹氏之胤其來尤且遠矣嗚呼夫人殁而有靈

以將歆慰其先且逺者用是不敢不告尚享

中丞王公祭文

大元國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二月辛亥朔越八日戊午友生王惲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正議大夫中丞王兄之靈嗚呼朋友之重義列天倫切切偲偲時非弟昆惟君顧我而我宗君以志則一以分則親如漆斯固如蘭斯馨而敬而愛久而益新粤自垂髫以及於冠授業蘇門各伸志願智愚雖殊道則一貫君秉淵塞浩無涯岸脫畧詳華好謀能斷審論士心酬酢萬變如匪中立鮮不恭乱此子少君餘何足算我時念君大器已見教我鄙薄激我愚懦治仕將歸而予獨眷繼分使符有最無斁在昔相度有若昌黎辟佐我幕大爲已知及論國計莫之與規裴非少韓有崔其間隱忍就事材爲實難韓魏忠武曰伊曰呂姚李盈門勇士如雨同升諸公曰惟是與初亦中舍謂輕所處長屋六曹是爲之所自後騰揚又知所主曰史曰璣曰姚曰許交口薦揄增蕃其翼君𠓗堂致主堯禹其經綸國業固是以見君之器宇彼哉無知奚我齟齬淮海歸來道在心小角巾私第日事旁討閒防有餘址阯結繳詩大燒城甚於原燎伊鬱積中不無熱惱嘗切諗予憂世心悄觀閔何多受侮不少每見慰寛外物一掃擴量中融致養強嬌死非所憚此何足擾如金在鎔百鍊不撓白首窮塗止是枯槁留使咨諫爲世儀表此天下之公論非一己之私禱云何不淑不慭遺此一老吾乃知蒼蒼報施於焉有未曉者念君問學天人理融臨終永訣投我腹囊語何琅琅秋空日杲決洒行間茂陵遺草哀哀二子越王陳實賢而有文適追來孝所存者長死不爲夭鍾鼎一事古人誰了嗚呼事至盡㩲夫復何尚精爽不昧而來者是保我與兩楹腹痛如攪　平生相期遠到若樂行遠知者惟紀悠悠常情異心同數左夫知音自深痛悼我過孰寡我履孰路有慟無聞徒辟而摽淚下河傾寄奠一抱嗚呼哀哉尚享

路祭中丞王兄永訣文

維君羊麥凝遠内明而外暢以予交游之久頗㝵其一二其所以斯疾而至於斯者豈命之所致耶豈用有餘而嗇於行耶物或犯而隱不校耶欲求合而得辛耶剪所愛而殘老懷耶不然何氣運安豐叢一躬而嗇耶方諺之與予適在燕當表裏乎西溪致一言於諸公之間力雖微而莫辯燕魏友義尽于心之拳拳用是生有以書慰之殁有以文誄之又罔以不敏復銘而責之辞固斐然思藝單無愧而已今者執紼從送求膓泉路然古人神交罔間存殁臨岐贈言故不憚其再瀆伏惟明靈鑒兹微悃尚享

御史中丞王公誄文

大元至元廿五年歲在戊子秋八月十有一日前禮部尚書御史中丞東魯王公薨於維陽之客舍友生王惲謹遣子某致奠以不腆之文誄焉其辞曰

顯允王公天姿粹精文辭翰墨外彪中朗年甫弱冠
四擅華聲從元問學館中作甥二公提撕大潰于成
維以賓師主善共城始拜公面歡如平生忘年定交
實為畏兄青灯孔序絳帷趨屣尊酒文會桐陰蒲席
旣謁寥休偉其豪英力薦于上與之同升
帝曰汝晃秉心和平乃眷乃碩
詔扈南征潛鱗纔整
天衢荷亨一命卿貳尋擢歷亭改漕京兆以薦見稱
擢之提憲以显以榮褰帷杖節激濁揚清移鎮三晋
八州枚寧載臨恒衛兩河肅澄霜空千里一鶚獨橫
走忝貳車我冠振纓言議甚衎王事每兢其臭斯蘭
其堅斯金兩秩五年愈親愈誠訌賊過死王度載貞

整我六曹春官貳激再執行憲居中作丞守以大體
與時淳況西湖瀲碧吳岫空青公餘吟醉若慰羇情
用是北歸伊誰云憎倘佯淮海子潛疾嬰俟其少間
偕之北行豈其奄忽痛乖延陵剛弗憂克遂傷厥生
疇昔之夢欲于兄航予欲從之扞格莫能今悟死別
神交匪冥今歲夏仲手書是承寄是新作託之稱停
豈意期月遽此凶也初接傳聞既疑且詢繼來訃告
大為震驚於戲已矣王兄歿而有靈鄙懷我聽以公
壽言六十六秩未耆疾痛體胖心逸以公宦業通貴
之極三十年間略無空隙以公文章不事雕飾平易
温雅簡而有式以公聞望揚休山立声價□一時
荊金趙璧以公衛嗣怡怡埜埜翠竹高梧齋亭鵲植

所為福全百福無逆是用慰公能事可畢方之吾儕
又有大弗克及者秉彝豈厚度量寬宏愷悌樂易頤
大光明不以達貴我崇彼輕不以巳長格物自矜心
無城府口絕否臧孰為撥張以虞以防坦爲蕩蕩內
敬外方汪汪黃陂撓之不渾嵒嵒高山仰之彌尊天
下之人不問識否聞君之名僉曰良友是喜是愛秭
不容口我觀氣運有過有窒或貧而秉君子宜息遺
逸阨窮固是推抑遷忌飄蕩忽還穹碧是用喪傷載
悲載泣雉此善人天地之紀幾世幾年生此偉器一
朝云亡歎興殄瘁茫茫九原要莫之起悠悠此懷曷
維其巳上以愊斯民之無祿下以惜平生之知巳嗚
呼哀哉尚享

推氏卒哭祭文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二月壬辰朔十七日戊申中
議大夫王惲謹以玄酒庶羞之奠敢昭告于亡妻推
氏之靈嗚呼礼嚴卒哭氣淪一時愴然興感悠悠我
思去日漸遠神而明之爰仰道宮有求戚知哀薦成
事用克其儀君子與孫衰衣纍纍心爲寸草恩則春
暉伸哀報德泣涕交頤而於自致其殆庶幾惟靈降
鑒以慰永悲嗚呼哀哉尚享

祭三藏佛圖澄文

惟師薄游襄國寔開帝聰聞音知物變眩幽通非此
無以四猛鷲而□神事切我師真筌不忘在空来拜
祠下辛歲初冬盱龕乞靈裴回呪龍庶一句之達永

人之心留也尚享

祭宋文貞公墓

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五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唐太尉文貞宋公墓下嗚呼惟岳降神生甫及申爲周之楨如公之生於唐逌開元之治具也昔玄宗能遠而不忘一旦召而相之何其明邪及感伶人一譖公終老于家何其昧哉豈天寶之亂於後有不容置大器於久安故於戲往者何斜國家方以覩賢爲急天或寵綏四方若公者復克降靈作甫而申兗夫望瀧思賢之歎此日于所以再歸隊動曠世相感之意也區區之誠惟神其鑒之尚享

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告

祖宗文己丑秋八月三日

至元廿六年歲次己丑八月丁未朔越四日庚戌孝孫惲敢昭告于王氏

三代祖考祖妣之靈惲不肖獲承

祖宗遺訓以至今日又於此月初三日欽奉

宣命進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是皆

祖宗奕葉德積之故越小子何敢存歿光顯宜知所自特陳薄奠是用昭告尚享

祭待制徒單衍文

維至元廿六年歲次己丑冬十月丁未朔十二日己未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惲致奠于故待制徒單公之靈嗚呼禍與福善惡以應之變其常理有不復致詰者惟翰林侍講學士顯軒先生厥心孔嘉樂善修德及其立朝行道罔不傾悉晚歲得子又浚良碩學由家傳志乃早立先生云亡相[illegible]咨惜念深零屏絀任翰耽淹留京師豈造物者將有俟而補先生之不及一旦夭奪松摧玉質云何不淑而臻此極睠若堂之三封悵遼海之不溢何一氣之變謝遽子身而迹熄余愈知善惡之叵量蒼蒼之不可必也不然豈行焉忽諸致皋陶庭堅之不食吾不可而識也噫

辟墳祝文

伏以既東南之極徼憲使外臺之正名受

命以來夙夜祇懼有不遑寧處者於是月十七日卯

刻與子鑄當前赴任所伏惟

明靈相其不逮以道護之尚享

祭雙廟文

至元廿六年歲次己丑冬十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悉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唐臣中丞張公睢陽太守許公之靈惟神忠抗全節義摧賊鋒既障江淮載清河洛精爽在上其生炳如惲等適有事於維揚特乞　新廟顧惟朽質遠涉畏涂過覩之心斷非敢繭虔之變庶祈默祐尚享

祭淮水文

惟神發源桐山橫界楚甸德恭四瀆潤涵百川惲恭

綸恩遠臨殊域險阻炎蒸有　自惜者惟神鑒祐

其安以濟冥則神上有以欽承明命下有以　臣子
之義也尚享

亡妻推氏孺人遣奠祭文

維至元廿三年歲次丙戌冬十一月癸亥朔十有二日甲戌中議大夫前行臺行御史王惲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夫人推氏之靈維君為婦克恭以母則式助我內治其宜其適四十三年姻猶一日春我貧家勤亦之極惟是尽瘁遂罹子疾弥留八年屢瘉已棘孰祓其祥捐館安息孟冬辛酉遽变客度孰稀其魂遠先朝露惟此喪制我實主之布冠齊衰我具舉之木美藏嚴恐速腐之美慰汝心汝其顧之我卜甲戌筮䆳襄吉奉安汝柩皇姑之側卜犴韜斂引發用控告汝宜勿憾我未為俟魂芳歸來此四荒不可以往兮惟汝子孫是依是保顯顯精靈悄悄心目自決之間重有可視日薄西山一語不復念之奠傷又熱為醟於嚴零落山丘生存華屋自古皆然非汝之獨惟弗偕老天為之酷有淚如泉求注河曲嗚呼哀哉尚享

過趙祭忠武史公祠文

夫用物精多者英爽罔昧歆饗異常者死生不殊我丞相忠武史公以丘山之重蹈草萊之微其生也卿而翼之其歿也寔而訓之茲者奉
詔比上展拜新祠敢乞明靈增益不逮蓋懸魯之性惟其素知於言動之間庶幾默祐尚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五

辭

中林有鳥啼　姨母而思親也

哀哀母氏壼儀先兮我鞠我育其勞昌兮植思靜佳風飄飄兮頎惟蓊蔚擬護芳兮扳水奉歡其憂忘兮母恃子豫亦所望兮一朝致樂初未嘗兮夜夢見之書織茫兮歲月逾邁拱木蒼兮履此霜露中心傷兮我行宗城如渭陽兮贈恋姨闈自不違兮展我孺慕聞母香兮贈之瓊瑰幣帛將兮枝同氣連何殊於幽明間兮庶幾母心慰下泉兮中林有鳥翻其反兮情極反哺鳴聲應而唶兮可以人而不如鳥之志兮別淚盈睫下霑袂兮停雲在空浩無際兮我思母氏曷有既兮

哀友生李子辭并序

中統五年甲子歲夏五月㣲九日晝漏尽三十刻府從事周貞以友生李子之喪來告聞之驚怛廼為輟食因憶李子弱冠時始識渠于教官張文紀學舍性資純雅似不能言者知其禮經皆能成誦于口既長從汾陽趙公業詞賦故日夕翱翔相得為甚卿遠壬子秋顯軒徒單公自寧來居曰今而後執經問學吾知所從矣於是摳衣席下大玩厥辭含章既貞士論乃厭每自嘆古人讀書患其無書今人置書不觀何居要當手畢群書使之滿家而已又三史甫畢而病嘻學之難成也如此可勝嘆哉子天性孝友為人簡靖

不群喜作詩其較量體格推敲聲律有過人者然識
者以骨清而癯耳小而偃恐非壽相也今年春顧見
穟氣蒸出額間僕謂曰子殆病矣不然何神與氣索
然無光耶子少休學本將身守身為大吾子其慎之
既而卧病在牀以迄于死初其父命其子曰而吏而
商斷不汝為惟士與農適所願學吁為父者可謂知
其子而得其教為子者可謂盡其孝而養其志者矣
繼其天不假年聲光潛室不少白於世是適可惜也
於戲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季氏者可謂一門善人
矣蓬蘿凶極一至於此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哉予
不得而知也噫武死矣非文曷以攄予之哀而見若
之志如李觀歐陽詹之不幸終後聞於世者以昌黎
之文故也君諱武字子文世為青齊人壽三十有四
遂援毫寓哀以畢其辭誄曰
猗嗟李氏以善傳兮積德及嗣培福田兮父母之心
一何賢兮子奉以行周且旋兮學根於心浩浩天兮
再世而昌其流渦兮有物忌娟坎壈纏兮云何不淑
遘此遭兮自古有死豈乎然兮雖卒不施怫所鍾兮
哀哀父母白垂頒兮抑于弗順盍子棺兮東城之野
子之原兮悲風蕭蕭泄水寒兮游魂一去不復還兮
永矣無閒闕九泉兮交枕拭面慨其嘆兮禍福善
此何懟兮天道悠遠疑其無所闕兮其脩与短不幸
之閒兮嗚呼哀哉夫我何言子所安兮

故中奉大夫浙東宣慰使趙郡陳公哀辭

至元十四年歲次丁丑秋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
陳公拔營田東下歷明逾台九月七日歸屯新昌為
賊寇所乘遇害嗚呼哀哉公未殁前五月予夢公拒
轎而過衛再夢坐越府上望公而不得接後閱夢趙
臂談詠如在試院中時第霧氣盪胷終不覩其面明
日卜奉常宋君不吉曰後幾日當有惡耗至予甥動
而不忍聞既而公故吏張永錫以訃來告乃審公之
所以亡嗚呼哀哉初癸丑歲公侍講[redacted]藩邸閱走名
而喜之及尹洛師一見殆平生歡至元三年以郡伯
鶩衛日夕得游從燕處為文章往復時或持論古今
傾底裏無閒至於振衰礪懦長予志殊銳四載閒猶
一日也後五年予自東行得調公亦移鎮河溏自是
不相覿者五易歲纔十有三年夏四月壬辰將堂彩
考試河南得貳公行躍躍不能寐遂自梁抵申由宛
來入洛而竟事於汴寢餅游居不斯須離者餘七十
日公以平昔出處素所蘊而蘊者一發而盡於予竊
壯夫志弘而毅氣剛以直學切而有用器遠而足識
瞞瞞乎有不可尚已者及祖帳東門酒酣歔欷悲不
能訣去至揚鞭而歌曰孤忠耿耿信不疑兮匪席匪
石可卷移兮與子論交乃所期兮日暮途遠将何之
兮彼蒼悠悠其閱斯兮予上馬歸念且誦其意如許
也嗚呼噫嘻公今死矣予尚忍言哉或者以玉山賊
門庭寇也然宋亡而不克撫新昌下邑也惡而無所
預蓋去諸子曰公之不去者以弭禍亂懷新附分也

事不辞難患不苟免志也去之民何賴焉賊或有知
使洞貫之誠一言開悟于以窮根窟掃餘孽宣威海
遭以靖東南在公爲弗難不幸擁馬直前言未及諭
而兇鋒鬪加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命也嗚
使因鼠輩而夜厥守以偸生而爲得計名節委地生
聏民殘疑公之志也哉况蚣平忠誼表表審量素定
睨節操履益堅其遇當行可爲得以伸抱負分一死
久矣昔顔太師知賊狀已明将命而往往李司徒視
逆丹交下握節而不去二公者豈甘心剿躬哉正以
忠烈之氣寧以一不幸遷可慷慨於其心哉今以公
事節槩之不少異矣然不使公從朱游王遺憑丹衷
於折檻之前抗忠諫於伏蒲之地奈何與死道路縲

絶於穿窬之手此士論共惜僕尤哀而爲之辞也公
諱祐字慶甫趙之宰普人固窮力學工爲詩尚氣能
道所欲言鄭齋其自号也嗣子夔繼請誅賊得害公
者七人戮越州市次子皐扶其喪葬比邸之新阡其
辭曰
維天降材深有謂兮清明萃躬鍾此一世帝兮伊達
昌辰臣子尤不□易兮端毛沛風宜乎奮厥翼兮百
總幾施有物詞以忌兮固窮善道退而甘所弃兮何
蘗以好爵兮将進而蹶兮擠之禍賊天胡爲而爾兮
俾姦惡者何所懲忠善者将何恃兮豈福善禍淫之
戒時或撓而弛兮豈命數一定善惡得而致兮豈一
氣偶然來之者隨所値兮不然何厚其所可得而賢

者莫錫類兮嗚呼言至於此天道悠悠此心盡而後
兮自古有死死非以義寧草木之斂兮堂堂節齋明
是義兮夫我何尤公所求兮既獲死所公乃休兮有
子而孝復厥讎而歸故丘兮是或蒼蒼者有足賴神
理於焉在兮魂歸来共歆予文之一慟兮固元身不
殁名永有於松楸兮噫

故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史公哀辞

事有曠世相感欷歔不自已者豈非義激於衷默有
所契而然耶况神交罔間波而陰相者哉故宣慰史
侯五路萬户留後之嫡長太尉忠武公之猶子也不
肖自早歳蒙開府眄睞獲識曬研合并有数狎則
未也遠提憲湖南適平宋来歸特接燕談三載之間

猶一日然既而起公慰宣東方走亦持節甌越前次
甬東一夕夢公相或云君方從事閩徼得喪有命尚
慎眠食不宜中動臨岐握手有戀戀不已者予又書
銘公兄墓以名暱見既及旋倦游思歸公復見夢曰
遠四在迩但吾乗不得與同耳後数日聞公訃焉亦
随𣪘計公卒辰適始夢甬上時也吁亦異哉嗚呼公
於余深矣往有以教歸有以啓迪之非神交而何哭
墓草宿且悪夫湯之無從也癸巳冬予在翰林公之
子覲櫛指撝使焕第秘監煇来請出諸君銘章仍有
徵於余感念疇昔迺拵顔言公爲人深靖有識量善
謀能断主長豪貴不以君養自高周知物情未嘗臧
否出口平居褒衣素裙以琴書自娯賓從宴游若與

世浮沉者及其治兵作牧撫循籌畫二者並用不相
底滯有成筭而無遺慮所謂總戎作氣師尹而寓軍
容者公其有焉宜乎為世父鍾愛名聲昭於人功烈
著于後也至元甲申夏六月余將往歷下見公於所
居南樓置酒酌別既酣談論古今成敗傾徹底裏且
及平時窮蹙風雲破碎陣敵等舉如濟南珍岈攢槊
臨江之役皆是也曰異時倘經故處當知予儀王所
敘志也吾老矣將無復再得去三年公薨謝官下於
藏公今已矣顧視一時鉅室世臣其嚴不鮮較其德
業問望哀榮終始略無遺憾鮮有及公者焉然尚何
肆而哀之惟是存殁陰相久要之言耿耿在抱義激
愚衷故特叙其隱而未書者俾告公靈庶慰車過腹

痛繫劒喬木之意云其辭曰
天之降才實為艱兮用應時需又所難兮文武一岐
造物者靳其全兮合而兼濟粤惟世之賢兮堂堂史
公比方強兮知柔知剛萬夫望兮依乘風雲乘鉞戎
軒蕩無前兮有來群后策勛盟府相後先兮收歛豹
韜作牧民編于藩宣兮國倚以重民懷風愛動海岱
兮神而化之人亡政息伊時遷兮嗚呼哀哉若公者
其歟其靈有無間兮豈隨化歸盡魂無不之𣿀逝川
兮其或奮為神明司幽玄兮明復為人續其志之淵
兮矜或亶然又不知其幾世幾年兮論至於此尚何
言兮所以增我永慨者正復哀斯民之不幸抑且感
知己而涕漣也

祝辭劉孝先子迪作

古者名訓冠前字加冠後改而推稱蓋以責其礼之
成全成人之道孝悌忠信莫重而先四者有立吉執
大禹曰禹曰益九官讓賢及陳做告也如是况余人
然山木取義併其名而字之予以四行擴充迪傳劉
氏子其服膺拳拳猶日見鄉先生于朝端也

周氏小女祝辭

元貞元年秋過趙尹孟載家出小女拜
且令誦孝經論語等篇琅琅然也仍請
訓辭為祝因書以付之蘭即無故家留
判趙公外孫也

奕奕女㜷何靜嘉兮翁初見之無故家兮牙牙黠巷

玭瑰珈兮學語未正萬蟬花兮今年拜予豐鬟鴉兮
何饒有賦非所誇兮孝章曾語誦無瑕兮謝以韞稱
汝其昭兮詢以小字曰蘭嬌兮葳蕤芳華憺翠翹兮
猗猗揚揚兹容韶兮女惟德馨幽閑在兮佩而服之
儀與誠兮女紅蚕休尤所賴兮守以貞順敬毋怠兮
付之汝誦于以書脫脫

觀溟漲辭

山雲蒸兮老而昏大壑滄兮涇派奔渚崖曲兮千里
一夕平兮光瀰二水之瓦兮無幽無深遠朝滄溟兮
臣妾之心幽人觀其瀾遊者何嘆兮周而復還萬物
化結水之仁功成而退兮殆君子之逶迤日三往而
視兮悟夫噓噏於此身又何必酌樽中之醁問江

山之神也耶

嗚榔曲

壬申春三月予自京師南遷十八日夜半過平棘西汶水上聞漁人嗚榔中流聲響甚厲駐車起聽令人杳然有江湖漁樂之思作嗚榔曲以寫其音節云其詞曰

榔鳴蕭間回風遠逸洲空月寒音節愈厲響應虛谷波翻水際驚群魚而入彀笑古人之用智予駐車而三聽欲挐舟而同逝

田橫墓歌辭

至元丙子夏六月奉堂移偕節齋陳公以事東之偃師過橫墓下慨慕耿光悲歌而去歌曰

秦以帝稱兮運之所恥兮漢以創起布衣之所極兮橫王東海意不充其覬兮天命攸歸吾將奚所適兮死或當理無烈士之則兮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六卷

箴

憲司箴

肅肅憲司冀夏九牧其在漢唐刺史都督控臨百城靡不約束既重其權匪輕所責治弘務簡望隆威肅有臺閣淸嚴無州郡急迫繡衣四出輶軒金節命服有彰非爾徒設奉宣詔條巡省按決官之邪正政之得失酌汝之言以明黜陟俗之媺惡民之休戚特汝注措以安以息國有重典越惟刑辟圜土幽囚肺石冤抑仰汝審察哀矜致恤毫髮或差追悔何及剛不可憚憚則氣怫碍不可撥撥則衆怨事無避難避之愈速法毋情破之有室何以嚴之必正必式一有私萌力爲之克如松斯貞如鶚斯擊其嚴秋霜其平砥石是乃[redacted]邦之司直我王無報扶姦可錄志行氣伸吏畏民服一道淸寧乃稱所屬其或瞎夫大體苛細是嗍敷剝害之孰多至首尾之畏蹈甘於瘝身討日而祿官謗遑顏厚有忸愧作斯箴敢告司僕

言箴

語戒過謷[redacted]先期[redacted]我[redacted]勳[redacted]躁輕易違理取勝過慮思邪[redacted]言之[redacted]不[redacted]有害於用審察安詳時然後應[redacted]一出於正其或不然自陷於穽念之[redacted]之

忍箴

忍之為字以刃加心少或弗隱其傷必深家府維挺挺而全謂予平生半在官聯萬變前陳履薄臨淵少觸與競其心即燃自救弗暇理何有焉量汝之性以忍為先惟忍則濟欽哉聖言

銘

揩杖銘并引

孔林之木瓌異者為多魯人世不知其名者蓋夫子沒弟子各持其方之木來樹焉在扮欆㲖柞中名殊顯者獨文揩耳前朝斲之板持以倫新進之儀豈思其人重其文敬其手植之意也歟紫陽公携二杖過衛一以贈予因識其揩之所以為揩也如是吁昔而簡今而杖用雖不同至於重其文敬其手植之意一也銘曰

體堅而微色正則瑩庚庚其文挺挺其性本根傳万世之芳枝葉蔭百王之聖斲而杖之以扶吾道之衰兮庶由乎義路之正且予年之方壯是不可施於其鄉兮復將弊蛇妖於異日于以叩𡉏壞之脛惟桑與梓必恭且敬矧吾家之草木敢不同甘棠而加愛兮故賡之以舞雩之詠

檳榔杖銘

體堅而柔節促而澤赤藤桃竹非所佃兮青蛇蒼螢腹紋鱗鱗入手滑兮質挺炎德出入有聲豈特鏗爪甲兮堂堂許公國喉舌兮杖而登朝表孤節兮是將代太尉之笏擊奸慝於未孽也

芝枕銘并引

予觀神農氏之經芝之種有五焉紅者如珊瑚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光明洞徹如氷之堅五岳之山產焉後之以芝名者是豈柳柳州所謂天澤餘潤虽枯朽敗腐猶能出芝菌以為瑞物是枕之芝或間產名山或蒸出枯朽予不得而知也但不介不斷底平面傾犀文外繞疊成枕形誠可以爲牀第而承幽人之憩息也銘曰

體似重而輕性似柔而剛豈顛木之餘抑爲幽人之野牀質似芝而秀文似犀而光果齋房之瑞氣化奇形而不忘但髣髴兮一枕之妙至於為芝為菌吾不知其物化之常秀比連蒸清凝寢香抗衣強名用適則良俾敬之籍之勿邪其所思兮是可以夢周公而接羲皇也

砥柱銘

水之為力無物不侵津門之險壯夫砥之為椎洪濤西來萬夫前攻而戰而薄我當其衝狂瀾勢倒安流而東屹嵩華之隆崇也吾儕小人弱值濁中衰俗外群邪外訌苟內省而不疚有碇心而直吾躬也

金銀沙二泉銘

山之清潤澤氣以通兮坤之靈秀醴泉以發兮太行蟠亘元陽所軋兮天門左界二泉並瀉兮巨鰲背盤宝藏泄兮靈淵滴淪海眼徹兮泓澄一碧金瓊屑兮全派石礫爽氷雪兮雲煙糟潤為改色兮酌而瀹

泠列兮挹之藹帝明水潔兮淋漓膏液補天缺兮
女媧鍊石用不竭兮奪娥羲擔濯国賜兮七賢羣盟
醉達兮幽響傳谷鏘瓊玦兮山空月落仙人揭兮
宝肥悟真訣兮我銘勒石泉不涸兮

端石硯銘

硯之同功甲與鍉試之敵場惟利堅其或不爾安用
焉嗚呼此硯穹而圓神龜是趾舌有泉既利我顙墨
且便青州絳州何所賢題品入格因公權發土或托
斯銘傳

默齋銘

語寡藏者涉於絶類談自然者入於虛無嗚呼默乎
其天地閉賢人隱括囊無咎无譽者與至於明良相

遇治具畢張一言而可以興除者如宣父夾谷之盟
孔明隆中之論茲吾儒之事也豈得退藏於默乎豈
得退藏於默乎

閑邪齋銘

意嘻是心既发而放內閑外勝罪不馳竭忘返從流
于焉板蕩維礼與義以戒以惧存之以誠為閑之具
有人于斯言動視聽庸信庸謹造次於是成德雖中
蕙蔚邪侈一念或非為奸所餌易演文言一閑大焉
一聖□心權輿於乾譬海桒載一碇能安如馬泛駕
則旋險去而夷浪平斯淵伎碇與勒馬銜舍□
何□李侯周防未然操心知要惕焉孳孳言信行謹
其庶幾一誠存中太山可移素□聖賢同歸

洮石硯銘

吁爾洮水中沚翠欲流礪於砥考之譜端歙齒波及
余古月子斷而砥堅澤玳孰為尸王御史

瑪瑙龜洗銘

鑒月盤漢洗器制爾形從相類漢維魚我龜貢取彼
壽館元氣宜子孫傳後裔銘者誰王子系

訥齋銘

堪與兩間事變靡極成始要終非言莫立玄聖垂教
訥言為先匪曰終默時然後言喋喋利口迺為事愆
覆邦乱家身溺于淵擿埴御君內思靖穎一訥銘齋
浩浩其天人亡道存寔大其傳尚來者而恪守猶毋
書與湯盤也

文貞公笏銘 呈寶學士公家物

唐有天下垂三百年於斯者貞觀之治焉其功盖仁
義之一言也之望公三辰在天是則公之德何俟笏
而賢耶銘存物亡寔大其傳則是笏之文伊笏之曾
玄也猗歟寶公國老之元神物有歸室之几筵安知
無望樂而求後因甘棠而思邵伯於笏者耶

仙臺驗硯銘 為宋少卿弘道作

盤盤禽臺一碧千尺湛月露以洗空隱松風之蕭瑟
仙游何之留此真跡斷而硯之是將睇靈蹤於翁斂
藉玄雲而掩扣神物有歸蘭臺之客會登玉清蕩空
碧斗挹滄溟醉憑鰲格拂海苔之露成揮仙火之巨筆也

諸鄰讀銘

漢開西域國三十六中置都護控制約束強淩弱折
延有攸屬我嗜群經視為席珍緗閣不時未免紛糾
亦作護府仰茲楮君統之有要無相奪倫侵損曰遠
緗縹日新插架安書曰史曰墳勒銘于上策然然勛

太秀華銘

丁生贈余湖峯一拳抹頂足背面蒼鮮隱
隱渾然天成無斧鑿可除植立巍間殆
與碩碩君子相對殊可訝也昔元春張
新溪柽樽等銘命名既異垂戒又深予
嘗讀而愛之因銘茲石仍撮其義

片石何狀天然自若鎸鑱奇竅背露蛟螭一氣渾淪
略無巖壑太湖凝精示我以朴我思古人真風眇邈
變詐百出孰知誠確心深洞府混沌六鑿剛健篤實
君子之質惟其似之是用比德嗚呼安得誠天下之意
如茲石之挺特也

書廚銘

至元十七年八月三日夜與子孺灯下
觀丹書銘因擬而作此

置之於室胡若藏之腹也名汝曰廚以其無不蓄也
腹至於餒返為汝哥恒弛其戒之惟勗

鸚鵡咏金桃研銘 太監劉耕[illegible]

翠鸚啄桃翩欲飛去棲影片洮以慧之故芸閣風簾
簌若與聽助彩毫端搆夫詞語擬黃鶴而倒芳洲賡
正平之賦邪復明辟而以憂諫卑梁公之跪也

菊井銘

余到官兩月移居司西官舍治舊井而
新之方衆菊爛然擇其佳者植諸欄傍
因銘之曰菊井其辭曰

養而不窮者井之德也服而能壽者菊之靈也我挈
斯井同贏其缾彼窈然而深泓然而澄蓋南山之餘
溢通濟清而未名思欲沉浸醲郁皆菊之馨庶幾西
河南陽之意仁吾民而制頹齡也

冬藏圖右銘

太極中分有靜有動氣與理錯未免交關孰尽聖哲
不思而中思而或邪奚翅荒縱理明伊何精一爲重
閑邪存誠養而可衷内蘊全體外致吾用早也奚思

尹則孰覺一洗妄心尽易前錯學孔之學樂顔之樂
華去實存玉韞石斷道最中害武輟戒作不學而衰
聊戒枯落念至于茲立敢不卑靳惜分陰守之以恪
敬入爲門補我不及足豈三餘日新一日動靜云爲
是爲之則敢告靈臺服之無斁

左箴其自足力以固窮爲冬藏圖作

天運循環有泰有否人生其間適一氣類之財曰困
弗通爲塞苟遇不安習坎而陀自昔君子器藏俟時
出門有礙吾將安之仲由慍見阮籍窮哭惟昧困理
于鈍于孰安之有道說不徒比堅我定力不容少濫
氣養以剛志明由澄少焉墮昏亟爲澄湛衣弊服縕
一瓢而止飯糗茹蔬一飽而已茫茫宇宙悠悠表里

文明為夷孔玉犢毀聖賢猶然況弗至此我道未亨
克念終始

敬義齋銘

維天生民畀之者全氣有澄滓因之以偏惟聖立極
俾復其天困而弗學民斯為下甘伎顙蒙時有不暇
間有知悔或寢厥敎遺緒茫茫又昧其要大哉文言
聖學之宗致力兼補衆而聖功一敬內主義須外克
凡百君子有云有為行而宜之心宰物隨挺直而往
匪方於動事物之來未免变闕惟其夾持務成德尊
既銘吾心復書我紳始終是則日新又新

垂龍圖銘

所翁姓陳氏福州人嘗飲恬於仕官著
圖竜見知於宋理宗嘗以商舶越海與
真竜遇自是尽其情狀其作也必乘醉
潑墨為之天機所到非學而能殆遊捌
之噀墨法云

醉墨翻雲挾聚所翁圖竜與真遇黑風吹海作太陰
太火出山雷奮隊是將執雨攜而飛天保滂沱而洸
吳楚

宿雲軒銘并序

吾友中丞王君買宅蘇門得奇石一峯厥狀雲如靄
然煇應於庭户間甚可愛也因名其軒曰宿雲徵文
於余乃以是文表之其辭曰

睠此來雲態度容與觸石而生與石為伍宛彼南山
宿我庭宇主人名軒其義安取是將傳韻藹之容為
思交之故邪伴東山之卧抱濟時之兩也雲兮雲兮
出兩者之間固無心兮其捷竜也須以時兮吾豈欲
度之以自潔徒為怡悅而已邪

水晶筆格銘

玉瑩水清太陽之精執球肖山之形鎮我凢案君白
亥生息我才稍摩曇之鞏空明洞徹擬氷峰之孤撐
物有形似吁足可驚若倚之而固寵旭日已升恐潰
釋而摧崩也

順軒銘為洪同舍作

堪輿兩間物所克兮而長而養一氣融兮人惟法天

浩焉同兮順以象觀四陰內訌惟養之以中正不我
含而彼從是以得終吉而在躬洪公孕秀海山沉椎
其材足以經制其量足以含弘贊翊樞務既貞且忠
故謀謨應事機之會諛矢折尊俎之衝不恃全美方
致養以為功果我枵腹以正以冲虛耽其視而始而
終見寒思煦恐遺衣之未備寸膚失養兪一士之或
瘵爾吾軒而攡飾起居飲食在日用常行之中吾將
養己以及物致事業於無窮是知大易通萬世之龜
鑑尚何俟投一編於圯上之翁也

愛菊堂銘

草木之品色中氣清有隱逸之稱唯菊為能含精益
齡晩而芳馨又類夫君子退讓而不爭圯橋老仙友

而堂名雖陋獲之弗進亦足以卜幽人之求真華樸傳芳三世相仍其孺慕也孝凝然心深而愛中樂不勝口欲言而不能自鳴者此郭氏之所以尋盟也若夫手泉草木固護封植亦克厥承是或一道終未極愛之之至情親存親後觀志親行曰如其道終身是程嗚呼郭君至性愉色豈得於尹氏者拳拳而服膺吾今取爲銘以告草堂之靈安知不入户聞愾然之聲也邪

虹霓硯銘并序

趙太傅彥伯出示紫石大方硯請銘余以石有奇雯類虹霓然因以字之銘曰

蒼梧雲蒸九疑濕碧海風濤翻出日江山通秀鬱紫煙產此珍材比玉德金瑰繞腹泄精英電激神光掣蛟室雌霓斷影飲丹池暮雨連蜷一千尺號涅鄭延稱善墨石中乃有此奇質子墨客卿尤所惜大奇多自來家船入手擊掌三嘆息趙君文彩珊瑚鉤檀樂縱橫供變筆左招協律撫孫通出入英莖五音飭

揚氏雕玉寶章銘并序

故參政揚公之子昴家藏漢雕玉印章二方者丞相吉圖者太尉震也其博陽章即乃祖息軒所傳故物大定十二年崔憲可詩序云長安許惟寧以是傳秘監畫于閑花騷圖得之嗚呼二公以通明正直師表兩漢今去千餘載其風烈凜然思其人而不得觀物增嘅乃爲作銘士桓博雅好古今爲集賢直學士疾幾能紹其家風者

漢丞相博陽侯丙吉印銘

吁宝章終寸許紐玄龜緒漢祖肆爲刻見遺祖神物護照千古此何夕得摩汝恍坐我丞相府物望氣郡郎圄詔夜織拒户樞是雖天公可無權柳興將舊圖乳褓恩其可草獄有贖秘不舒是章緘金縢如歸有數子與俱十襲藏无太蹈防有光夜衛閒六丁取娘貞待在博陽宜特書

漢太尉司徒揚震印銘

伊弘農漢巨儒道自任聖爲徒主鱣堂閱群書表氏譸兹爲符位台鼎綰圖樞赫漢炎走羣貂堂堂氣忠義軀四知金屬負夫殆是章玉不渝内寵横拈人狙興雀環瘞幽壙見白日歸子孫世失系紛真贋伊筆揚崟公箄苟不爾胡爲乎致大鳥止丘隅淚如雨洗冤誣佩之行可舍諸我作銘此嘗虛

張拊揮甘白堂銘

我識先師于清之野縱帶輕裘披壹歌雅伊時張君侍立親傍虎豹在穴已炳其章友將羽林肯構其堂榜以甘白干先有光試審聽其言論諒天姿之殊常是將調和衆味羹傳鼎之美邪彰施五彩絺上公之裳邪噫吾歟已竟一屋於此恐德業之未易量也

忍濟齋銘 改作爲楊子英題

多變而莫測者事機淺深殊跡而難度者人心善惡我揀事會忤激交作彼以機成客氣外鑠或嘗懲而

乃忿可理遣而反悍隘不自容事妄能者因小端而
致大亂又奚翅九州之鐵而鑄一錯也理貴含弘量
崇淺落功者與卽是心先作言不可出我舌爲辭故
堅伺樞門者收康濟之功使出脖下者辦戲定之畧
宜成王之戒君陳見周書之疆璽

海印奎星研銘

宋秘監弘道索賦詩被
東宮旨編節世宗實錄

奎躔空文之宗秀孕石與歙逢礲而研以賴徙海有
闕宮浮蓋印天光終古在拱前星問有待藏玄雲集
毫彩酌前言作帝誠

歙石璧研銘 幷序

至元癸未歲正月二日謁左山先生坐
間出歙硯示客僕以形質異常略狀數
語公喜甚曰汝言殊有契予心者吾子
其爲我銘之銘曰

玉德而金聲縠紋而縝理湛兮盈見明生於旁睨恍
兮惚疑璧投於山鬼玄雲横馭風生䟽几顯諸用起
經綸於心上發餘輝綰秋蛇於筆底此則公事業之
美也我將靜濯碧空洞徹表裏觀春雨之散絲似滴
霖之後起也

醉仙石銘 爲韓遠甫作

屹騷墓緣蹣跚縈跛化而醉仙蓬首不累傾欹落晲
對客裎裸惟不適用得脫桑火爇柱樹之秋沓書故

宮之青鎖推墮人間無可不可頑碧凝蒼有神無瑋留
賓筵而盡餘歡每蹲蹲而舞我也

觳乳鼎銘 幷序

韓生弘以瓦鼎示予制極古而可愛余曰此從何而
得曰得之於帝辛之故墟然不知其爲何制也余曰
此觳之乳鼎也卽爲之銘曰

惟觳墟廢已久代所歷止野叟發而獲此何有其爲
物故商道千年後見白曰乳至四宜藝藝萬有生皆
此出取爲形觳璆璧媲龍爵飲而食秋澗銘渾沌鑿
韓生藏深夜室後來者見必作

贊

老人星贊

月披雲衣金支翠旂御星騑而凌流灑騰洲耀而表
明時爛祥光於萬丈湛南海之清輝我見我出爲瑞
爲禧歷朱方而朝北極祝皇壽之無期何南山之鞏
固等旻天而峻舜然後廓壽域兮無際挈斯民而溥
躋倚蓋霏霏奢菭咼嵎貝闕珠宮群仙與嬉歌東皇
而遠引隨升降而入氣機但天容海色渺不可以涯
涘兮眩朝日之重暉

先君思淵子畫像贊

德之厚其所受也全學之博其所守也專材力恢恢
利周物先占氣斗間世之龍泉卒之臨大事以益辨
曾何以惠文而爲賢望之儼然卽之溫然治之隆汙
持衡以權一言吏師世有可矜孰謂神而化之之妙

托丹青而可傳耶

王內翰寫眞贊

摠管蕭君祗承旨內翰寫眞木庵師題贊其上侶右所未盡者因爲之贊云

充氣文粹兮與材無忤靈株之麻兮以道爲腴延譽在龍門之上視草冠玉堂之廬及其物則見百里之寄其托轄則可六尺之孤天步改玉婆娑兩都悵蒼蒼之秋色對喬松而未枯尚能賓扶桑之出日振人文於燼餘見之丹青淸風穆如人徒知百年之遺老我以謂中朝之鉅儒彼睟然而容盎然而春見於眉睫之間者固非山澤之臞也耶

鮮于純叔寫眞贊

逍遙華胄岳靄今聞沈水之集其源淪去成雖遠而典刑今見于偉髯踈而秀心吉而仁髮白而冠紗烏其巾豈見夫身外之身予但知仁者之必壽其風姿落落百歲猶畫中之眞也

蘇匝贊

崟嵐匝服象服背負厥角挺奇骨列太階職盟今婦于我所興匹薊門市南冬日渴蒼溟之波浩無極挹彼注茲洪我筆森析誅絶匡直德子孫寶傳金玉式

乘泉老人畫像贊

德與學專行爲世傳是之謂有年叟瞳炯然耆歸戟然人目曰山澤之仙廬鉅知抱長孺之直甘戮辨於

門逸者耶

范文公畫像贊

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澤民盡夫在我曰義與仁經綸之具篤信力行曾不易慮受知裕陵千載一遇其施幾何負我百度措諸羣言激公而去天下之事匪材莫爲遺將富材中斲固之治止斯耶由數奇耶再拜公像涕淚咨嗟

乖崖公眞贊

堂堂益州元精之傑用智馭權以氣達節在德克剛猗吏之訣其秋時也若乖崖而極經綸其適好也不鉤鉅而洞窺亢意太華之雲淸淮之月豈無關心大廈火藝較以出處此慕善而彼獨索宜公平生日新

事業見褒褐衣有將之威我拜公像淸風凜而悠悠九原愛莫起之

呂仙翁眞贊合道虞秋府物今爲柔齋金家藏

元精貫中去不息先生煉形與之一氣機出入我所乘世間甲子曾不得有時變現稱劍客三江五湖風袖碧江雲紅爛岳陽樓醉飛星馭鞭金蚪窮躡嶽上長安遺末看西風渭水秋古人事業吾不朽八表神游欲誰友乾坤况復一洪爐萬古消沉竟何有先生遺跡滿人間已是眞筌不死傳只須抽裹青蛇氣夜夜人驚在斗邊

駮華騶圖贊并序

馬之有駿猶人表之異常也昔骨利幹貢馬百匹中

有駿者太宗愛之親為製名曰决波騟又秦胡公有
乘馬號忽雷駮此馬毛質時異並骨利之貴遺種欽故
供奉官圖形以獻見方物一昔之盛云
吁神驥骨相殊振奮雲散華軀供帝閑馭虬駕歷八
極塊清都非所觀三品詔有物制禁不訏絡青縲伍
彝奴終奮驤躍天衢君無疑益畫圖

填星神像贊

坤元之精積而上曜厚載之德至靜而妙爛然黃明
有歲之兆僧錄像之其神杳杳冠著牛首類其順也
手綰方玦界手填也非夫知鬼神之情狀者何以則
其奧隱也

二十四大儒贊并序

堯舜之道得孔子而後明六經之旨俟諸子而後裝
逮秦火燔蕩先王之迹一向熄滅而天理之在人心
者何嘗有一息之間斷哉漢興諸儒挺出如董生劉
向孔安國毛萇楊雄號稱鴻碩斯皆摘奎之光發輝
孔壁探璽之幾取訂口傳致興學立官文風彬彬可
謂盛矣然六經之旨有師授而無傳著東漢已來師說
並行馬鄭賈何服虔王肅之流罔羅衆說正誤刊繁
流藻釋註復使聖道粲然如大明當空蔑不取昭以之
斷國論建民極有不可斯須離者至唐歷七代之衰
理弛文弊道統益微及韓愈氏出以道濟自任隄障
末流廓清義路蓋皇皇如也故人儒位置終之以昌
黎伯者良以此歟若夫　三才彌綸元化前世比

圖像列配神庭　為不列之
至元癸未冬十月存府廟宮兩廡繪事告成
明靈儼然如在爰作贊文明揭於上庶幾乾端坤
軒豁呈露後學瞻人之敬為邦家之先也

左丘明

麟經垂憲百王是懋素臣筆傳日星垂明文開史統
毋咀華英儷景同翻末播休声

穀梁赤封[illegible]伯

聖道辟用見有深淺赤也明經辭清義娩濱儒推轂
大開學館繼我国政論益光顯

公羊高封臨淄伯

麟出魯郊筆終史削公一再傳若聆徇鐸宜其資源

裁辨辭釋析義辯疑匪斷孰托

荀卿封蘭陵伯

金聲絕響詭辯縱橫蘭陵著書吐辭為經情伎譎变
欺毋迷民性惡之說有激而云

伏勝封乘氏伯

秦火燼坑儒厄斯極天不沒公俾副孔壁遷灝之義
垂範後王賴公口授帝道復光照耀齊國文奎煌煌

毛萇封樂壽伯

風雅三百一歸無邪絃歌音聆執為傳聖溫溫樂壽
漢初名家訓傳旨出遂正而葩教孝之風求端幽遐

高堂生僕射封萊蕪伯

秦尚法制禮喪無幾雖雖堂生當炎之始[illegible]官儀

國容有穎會弁澤宮赤舃几几
孔安國 封曲阜伯
書出漢劫壁傳口授古隸未亾詎免訛漏天開聖孫
以傳以定帝制彌明翼我國成
戴聖 封楚丘伯
曲臺傳經有千其儀戴君發揮其詳可知履之則登
佇焉來達煌煌天序相我民彝
劉向 封彭城伯
彬彬中壘帝胄惟英援經草諫力扶漢傾己志伊鬱
聖學崇明儼見玄端山立神庭
揚雄 封成都伯
有漢鴻儒述作之賢体易之妙衍夫太玄扶聖之心

繼成法言大醇小疵其然豈然惟寂惟寞天祿之閣
出處兩間其何以作
何休 封任城伯
高也傳經心深而文秦漢而下莫闚其門任城解詁
堅守如墨開户免脫破碎陳敵發我漢事會歸其極
鄭衆 封中牟伯
喧啾梁門師也感鳳志據阿閣學明三統皇皇使華
漢廷取重諫夫通材中藏大用
馬融 封扶風伯
扶風氣豪傳精群集賢如鄭賈執經在席暢我休風
彬彬文質尚想絃歌漢南之國
盧植 封良鄉伯

海山沉雄精貫斗極篤生大儒文武之特以道事君
以經翼國劒佩赫然氣掩群慝
鄭玄 封高密伯
秦燔六經天理曾熄漢與諸儒臆說雜出司均綱羅
刊繁正誤箋注皇皇沉潦終古
服虔 封滎陽伯
卓越九江清介不羣雅材文論為世所珍任城巨敵
左氏忠臣光遺漢彥蔚乎其聞
賈逵 封岐陽伯
偉哉侍中好問而博通明四經大肆厥作綱維國論
張皇帝學東觀石渠光寵於燦
杜子春 封緱氏伯

周官大典興王之迹制古辭約我解我釋入海穿深
導宵透碧品物詳明千載是式
范寧 封新野伯
瀟發儒林學海墳籍媾 世浮虛著論詣實盤盤學臺
膠庠大開至今豫章有來群材
杜預 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贈司徒
堂堂征南經制晉室祕府金華研精麟筆學方武庫
丘𤕤經癖有開後來理順冰釋緊公存殁懷悅靈氣
我曰猶龍焉耳忿異
王肅 魏衛將軍太常蘭陵侯贈司空
猗歟子雍英發妙年書易陽秋傳列學官制刊朝典
秩煥郊壇江東海載觀其淵

王弼 字輔嗣魏尚書郎封偃師伯

龍出河圖經成三聖輔嗣窮幽乾旋坤靜漢儒多門唯公取正伊洛淵源流光與盛

韓愈 字退之唐吏部侍郎封昌黎伯

維天有文公材命世擴義爲仁黜邪熄異世溺方深力以道濟百折彌堅死而後已倒影滅沒竊不可企

文中子

顯允文中希聖之徒闡教河汾究然洙泗斤斤隋文不足與事挾策來歸心醉經史曰魏曰房曰杜曰李學傳聖心有樂有禮貞觀至治有三代風論夫源委先生之功千古而下與唐比隆

鍾氏先世畫像贊 為鄉人大明作

顯允鍾公肇跡自秦金季家衛以財發身闌樓井圃照曜河濱優游卒歲壽開八旬維嗣強矯結髮從軍奮提干將屢收戰勳鈞臺雷濱死節酬恩伊恕之父弛化其文憤志讀書行比鄉鄰陳力漕府克公克勤是知善繼述者豈無其因不過積德與崇仁故培之厚者其發茂浚之深者其流渝嗚呼鍾氏之子孫能不封植其本根也

趙曹州畫像贊

宓子宰單鳴琴在堂瑯瑯玉音齊魯之鄉流清芬於異代得趙公之循良戴冠惠文貽書擇賜不稱榮而易素守曾格物而恃已長貳政兩州治績章章字民折獄仁恕內將體春陽而休煥孰知秋荼之繁圖觀兩

漢之卿相自卒史而翱翔以材以術公其可方固說底於下位浩洞流兮未央維嗣善繼乘驄書驥慶之所鍾于焉厚積匪槐棘而就列將禮文之有光又何濡管白筆而飛簡華之霜也

九公子畫像贊

史國府子名樗字樗莊列學宮為萬夫長有時麻衣草屨以散仙自號

銳目豐頤氣頴兒奇被褐懷寶有懶其儀出紈綺之間無豪貴之習抱夷惠之志蔚能豹之姿齊物我於一致感盛衰之無時其或戴逸游之冠甘元氣之委騎將軍之馬掃千將之霓歛生旱比玄鼓四馳提筆揮灑以遨以嬉歛凌雲之氣等尺鷃而蓬飛恥以

營進與時推移希達人之大觀每先事於幾微與其身之外樂何若心之內怡是則散之為懶見於丹青者如是又何計騰寓說而橫氣機也試將須而為問恐吾言之庶幾

漢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雲贊并序

孝成之朝頹優間健者猶百位然挺身為國直言忠諫者誰歟蓋當時乾綱紐弛威福柄移赤伏陰疑堅冰日至獨能痛國統之將微憤中外之單弱發然與天子合謀屬其臣矯朝由以社稷大計為言殺身犯顏以成其仁者在漢二百餘載之間唯仲卿與朱游二人而已何忠直剛果之氣寥寥如是哉論者方以下量輕重蹈於刑戮為譏吾恐為人臣者不以容

身保禄是耻将何以為訓作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
雲贊其辭曰
天厚之剛百折不撓稜霜而氷辨之當早漢至元成
國統中熄陰晦陽精九廟不食劒稜群御孰非遠識
坐眡倫胥權歸外戚厄會中来詎容人力公豈不知
言出禍入殺身成仁臣子之職彼牛衣言固非所恤
諤諤南昌感公奮激抗書中明路開忠直三復斯言
寫我心感

博士朱雲

維皇有師禮自天秩動静安危以物以則矧惟中材
性可善惡俟我儀刑狂聖廼作安昌師漢腹心之疾
竊我崇高容奸隱慝社稷大計莫此為亟雲位下僚

自任稷契把頸嬰鱗為漢藥石諫雖弗行彼氣則折
攔檻嶙峋我舌不結少師劘軀龍逢挺節以分以職
於死為說並游無愧終古有烈

嚴子陵贊

漢有天下本以覇興陵遲世季其弊莫勝光禹阿諛
雄歆狂鄙元成以来返風而靡維炎中熾故人作帝
先生慨傷為漢砥礪潔我一己訓彼四方頤惟可加
萬世之光幽幽富春渺渺桐江釣絲裘褐終焉倘徉
是則柔理之道先生助治者其維皇哉噫

漢議郎田疇贊

炎漢淪精群雄蠭起士昧所擇依強而已附袁臣曹
風從雲委倖而有成終焉自免堂堂幽州志在安劉

信我大義掃清國仇先生委質名正言順報以國使
力扶衰運間關歸來大事已去君雖末復吾将孰與
躬耕故山有死無貳白狼之役諒非本志是懲是膺
推以齊事何以明公龍盧之封繫以千駟禄之萬鍾
自曾保不竟少[illegible]諡以田豐明不

牴牻贊 并序

郡齋門兩楹下有石獸左曰牴右曰牻為狀特異隱
其齒而吻張崩其角而巔兀頂鬣雲委垂卷兩膊丗
傳故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攷之集韻云秉心
甚靈蓋忠直獸也彼物爾淳氣之偏者也何以識其
性之云然以屈軼指佞神羊觸邪麟趾厚而不踐蹏
蝎仁而有臧是以忠與直可得而推也其所以表之

以為世儀者古人制物有所取而吾戒焉蓋忠者衛
上之謂直者不亂之稱此則臣子之所固有而所當
為者物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獸之云乎作牴牻贊
贊曰
吁嗟三代制賢其德與獸異體異存神則遊逐比
干而下遊悲獨夫之狂制牴兮牻兮無效麟之出非
時兮使吾靦面而反快

西溪真贊

秩秩其德彝彝其英天稟之厚固非學之所能用晦
而明與時借行懸常與公從事雅量有餘曾不知趙
張之蠧閣豈鷹隼鳥擊終不若鸞鳳之和鳴也我贊
公像庶幾典刑道義視文章為重雲奎同富貴而輕

至于生也順事沒而吾寧𡈼為丹青可得而名也耶

雪堂晉仁真贊

忻州彦浩材讀書樂山水有文章父子咸為寮真治焉而無求賢於權印組為務以相亂者遠矣

道行貞純初不絶俗機鋒洒落即之可親吾空任從緣之雲處心探齊物之仁草坐容身雨花繽紛雷音淵默獸伏鳥馴咄此圓神澹如凝雲耿金粟之孤影笑人間之塵壘而贊之蓋浩物一流人也

中書左丞許公真贊

古人以道濟為任者時雖見於行藏心不間于微著於皇先生道深絜矩以希聖為心律己為度上明君道之方下易薄夫之慮危言立朝聞者悚懼公于

斯時屹傾波之砥柱非天下至誠其孰能與將拜公像儼然真輔奉璋峩峩其儼而將至於体用一源先後有叙試以中元之治較之見論思與機務念公乎生其丹青可得而喻也耶

醫學教授趙公仲康真贊

涵水流潤太行唯峩篤生異人司時之瘥顯允趙公被服委蛇道高而施博脉明而智多世以醫名者衆如公之醫中而不頗護養氣元王𠰌生波攻以峻劑我禁我呵欝爲有𢤱之以戈侯其半衰濟之以和開壽域者五十年良声番番其所以得于公者如是彼之贊歌知陽報之有在福于孫而為那也

王子明傳贊

古人稱殺身易成事難雖然事有大小公私之間如不有已私專以公心除天下之害此其成尤為難能而可重唐代宗以萬乘之權群公卿之謀至取一家奴究轉畏慵不敢明言竟以盜婦之而觀著之節可謂壯矣

手植夏禹像贊并序

衡岳有怪栢一株世傳夏禹手植長沙温將軍得斯木一枝堅勁苾芬愛仰不已以為神明之物也刻帝像以奉之亦𢑞歷舜九疑峙雲蒼梧之義也求潤色於余秋澗王惲拜首稽首而為之贊曰

塈穆神禹玄功格天見之羹墻况手植之所刊帶不下而道存体雖微而儼然所謂欽之管窺浩浩淵淵

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視斯像固足以揭吾之處是將同咨石而不朽耶抑以与九疇而共傳也

田仲淵先生畫贊

言論固樞機之先作行在士大夫為重卓越田公二者錯綜氣與匯談才見實用翱游侯伯之間擬擴香林之供幅巾橫策掉首吟諷予爵鄒魯之辯說有以卜先生之定動於戲文献不足以柯為棟栽贈遺像安得不有人物眇然之痛

栢溪主人張仲和真贊

堅以持其心直以養其浩用是二者以全純孝得其時而濟斯嬉安其貧而取近致其樂也歛歛為行也愷愷氣温而和皃儼以肖豈惟壽考兮康寧求以為

鄉黨後來之教

趙瓠瓜寫真贊

丹頰秀眉踈髯方顧目朗炯欲曙之星氣吐若垂天之蜺畧施爲而見底蘊據懷卷而藏器機義也爲平津之上客今而乃瓜田之布衣注酒滿瓠漑此鴟夷醯雞笑夔天之舞醉袖拂西山之低愁想罷霜尚肯效夏畦之病爲浮雲富貴軒冕奎涅况又鷄享鐘鼓之樂游談到六印之纍卧元龍之樓下覺許汜亦全痴也

耋杖圖贊

先生姓馬氏名天明字要愉汾州介休人自号師易老人丁丑歲壽八十有一

德維懿其存則不謂之命氣維克其定也能勝乎天故衡風之火易熄漑旱之禾有年而况有道君子者焉矯矯先生匪曲而全静以仁樂健爲德先應幾無夢絶韋有編通而得爽惠之介默而契消長之權何軒冕之可累豈山林而後賢氣精而鶴壽松貞而歲堅故得甲子幾七七之數乾陽符九九之玄道與貌粹峙而停淵徵乎若介山之欝茂淪兮如素汾之淪連方吾道之如線賴此老之袁迄豈造物者畀西河南陽之壽固將爲斯文無窮之傳也耶

趙徵士畫贊

君名鈜字仲器多巧思精藝術今年六十有一自號鈍軒逸皓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也祖贇字景道家大夾之究窩里金建春離宮在焉常有詩題學舍壁間云折脚鐺中烹白菽打頭屋底看青山道陵春水過見之爲賞識左右以公卿名對召見殊加優礼仲器公之曾孫也

蒼髯于思雙瞳炯然勁逸欝幽燕之氣端倪曠太易之玄栓止其鋭鈍而名軒曽於物而不滯浩胷中之一天是謂建春徵士之後其青山秀句猶隱見於眉睫之間也

故金紫陽令傅輔之畫像贊

其父霖明昌刑期進士行部臨潢没於

王事

玉潔含光蘭幽藹芳孰爲氣機貞溫而良我嘗陪公杖屨徜徉冲嗇爲植德之本撝遜厚周身之防見之冊青衣冠堂堂維玉田之傳娸家文物尚髣髴明昌之煌煌者子若孫既衍慶以襲吉又將見再世而昌也耶

韓御史畫像贊

晦其明而於物也周以旋介而通其於事也曲以全神湛秋水顏如渥丹藹藹蔚和愉之氣怡怡爲孝友之賢施之有政其達固然同我冠于易府愛諤節之孤騫所可見而知者如是其不可企而得者殆丹青之黙

然而渊也

渡水十六羅漢贊為聖安容老賦

誰吮澹墨作佛事顧頴含光開太始瞥首尊者十六相金沙灘頭渡渊水魚竜異獸同一家脊負鮮浮怯役使碧蓮從𧁾百花小雨脚何曾路涅槃法身化現炯孤月海風吹墮千江裏補陀巖寶宝香濛滄浪石上觀生死白毫光蘭海西岸航此洪濤悲一缶玉溪去子出示余意匠經營覿説似禪機已落慘淡中我今試下第二義九年面壁慶竜象一日西歸携隻履善提樹下喜相逢拍扳高歌聊尓耳

香木琴贊并序

南海石隱禪師合沉檀二木為琴絲而撫之其音克諧有不讓於橘梧者殷生得之以珍異丐余文以贊之其辭曰

緊琴之胎以桐為材製自虞氏其来邈哉斷以香木南海之僧絲而理之有嶧陽之清物逐所好歸之伯牢朧燎爐之爤滚拉玉雷而為朋藹然雖芬菲之韻琅然從韶濩之聲嗚呼琴乎學者寡而其将執聽倘鍾期之與遇又何啻一再行也

刘巨川簽事真贊

事機之棼非才則務弛天資之美逢時則適行於維刘卿志氣叢閣臺閣肇建鷄書德徽豈惟夜書俠史見稱及佐府幕游刃發硎人奉承而不暇我持難而肆能致駕五馬心奚以崇律身束吏明倫恤刑陟而

提憲風動百城褰帷聳具瞻之羨控拳無虞搏之若抵凡或迅盤根莫就天或假年蔚為名卿宜大用而乃斬焉収功於嗣與卓彼二子力振家聲影纓若綬䳄天衢亨将見一日千里騁駿足而躡雲鵬也

黄洛老人畫像贊

犄歟趙公以古為徒燕居磐石之力有餘萬全前陳付之一壺身心脩然浮雲太虛自號曰黄落散人世拍為山澤之臞見於序文者如是吾説誠嘉遯之自如不屋山林匪樵匪漁安我素分而與道俱醉以酒而適意晦其明而内娛壽幾九齡健不杖扶有子有孫簪纓仕途天之報施善人也合若契符甚矣吾衰㑹公起予枏巻慨嘆遂欽祚而時書

軟背椅贊并序

昔李山人詔隱衡岳得虬松一枝即形作椅名之曰隱和終莫能曉其何義故左丞史公之子假子是具其安四體養老妙意有不可勝言者繩而綱之以軟其背抱而執之以駕其肘至包承臂臂曲盡其宜甚矣工者得老者安之少者懐之之遺意敢名之曰軟背且贊之曰

咄此為具其製非一坐促背峻倨恭而踦傍無兩把予肘安適而最苦者磨隠傴脊未若此君温柔䲭䈡譬彼姻姿擁抱而息不高不亢老者所仰爰從何来藍輿之求

管幼安濯足圖贊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而已然審時處已有未易言者先生遭逢三國雲擾蹈海而東高尚其事如度之致禮以加敬丕之遠聘以拜官皆恬然若無所聞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也至於嘯傲物表濯洒溪流特一時閑適若歆鞶俾進履拱扙猶恐自汚抗跡代位此何理哉自惟老繆待罪翰林赤日長驅會集寓館昔汗浹流喝而欲蹈欲挹清風豈勝愧仰乃再拜稽首而為之贊曰

吁先生古逸民素所友夷惠倫傲狐睛東海賓著皂帽蹋碧鄰尚恐染三臺塵若啟輩進履徒破壁手乃敢汚抗疏請代三孤昧平生何足誅百世下孰知已翛然心見終始大起予有蘇子

古燕印贊 并引

參政何公世家易州常於燕丹廢城中耕得圖書小印虽百枚制皆殊一曰以所得者贈予形如方斗其文曰韋宙宙唐昭宗時宰相豈古今人姓名有偶相同者耶入 手摩挲甚可惜也作斯贊以吝雅厚其辭曰

燕有國八百餘維易容奭故都按壁壘見雄圖萬組印雜簪裾人與骨朽已無耕壠閒獨得渠一粒小丹砂如其文宙亦盛夫組岑樓或龜趺纍纍多一皆殊彼斗大黃金塗懸肘後擊賊奴氣虽豪空淪胥三摩挲重嗟吁猗象相好古徒知譜癖為贈予何所誌遺恵書

四子問孝圖贊

天地之經其維曰孝魯人所晴巨室是效四子致問庶幾要道因材為篤聖吝各異發藥其偏從容和氣思嫡皇風求錫厥類怡聲粹色玉佩華裾表之丹青清風穆如嗚呼安得一天下之處宛同是圖

梁太師王彥章畫像贊

堂堂太師勇冠萬夫曾精甲之幾何破南城於一呼三日奏捷素果不逾大厦將仆一木可扶衆且顧望我攜拊軀蒼髯粲翻目光炬如戰酣歸來氣鬱屋渠惟孝與忠同歸異途緊錦囊之三矢與長矛而不殊宜乎文忠之筆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吁

刘珍母王氏真贊

嗟嗟母氏思斯勤斯自期寸草庶吝春熙況歿身後有養何施履霜濡露感懷歲時嗟嗟母氏健幹而懇拳已以約保家之肥致家之完乃有今日我食我衣皆母之力暖暖停雲泉水湯湯我思母氏何日而忘

重華鼓琴圖贊

幽幽深山玄德聞兮二女釐降溈水春兮乾健坤順其道恒且久兮袗衣鼓琴圖若我所有兮手揮五弦正始此其時兮琅然玉音一氣為之熙兮鏘然和鳴鳳凰以之儀兮衣垂手拱其道本於斯兮非道蒼梧愧舜從兮淚浥湘筠思何窮兮噫

故處士牛了齋真贊

眼高一世舌本懸泉噴噀珠璣孰為後先樂育自好

以全性天生也順受沒吾寧焉彼頽渥而顴野服倚然尚知爲瑪門儒將之裔庶幾青山白雲之仙也

故翰林應奉陶琅溪眞贊

觀古而氣淸言訥而行純此見於外者皆曰儒學醇若夫該貫經史筆幹千鈞玉佩瓊琚大玩斯文足以泛琅溪之雪浪追顴軒之絶塵然綸恩甫沾而不祿壽嶄固於七旬天之報施果何有於善人哉弁朱衣正笏垂紳雖未及直玉堂之署尙知爲元貞辭翰之目也

房星贊

粉色黯淡雙絲浮絳冠箕如柱劍緌陽環夜半海氣湧火輪欲上鞭金虬赤鯢躍入玄闕幽硌伹蟻勝霎雲攪千金羲將非吾儔中令化筆通神謀冷風拂巫寒颼颸 大德四年臘八日作

房四星爲明堂布政之宮亦四輔也下一星上將次次將次次相上卽上相所以理陰陽正教化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黃道之所從爲天衢又爲天關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閑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亦曰天廐亦曰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驂又主開閭畜藏之所也

松化石贊 燕城趙孝淸家藏

伊石與松稟氣堅剛受華根節鱗皴挺勁儼蟠龍之淵潛蛻東溪之深濤伊良震之交感化而爲他山之礎違霧蔽之玄豹隱錦褊而如拔水木清華坤靈藉重氣變無方靜含奴用物貴異稱金鏗玉振習爲不封於秦今也罔言於晉但厤澤而三嘆非張華而孰綜然室無滯而不富況珠方之奇貢嚮爲山人隱和之具今作伏池怪石之供一線爐熏靄若雲翁翔翔蝶去夢繞神淸之洞

敬齋劉先生眞贊 先生諱思齊燕人

彷䰟敬齋蜿蜒蟠螺擕文家傳資深善誘變波瀾之老成究䌌轍之緒緖會管窺於一斑竟韞匱而甘書我贍遺像氣豐而節一官膺文祿才升斗挈舉馳兮昼亞曾臧否之何有嗟共盡而奚言豈獨哀於吾友

敬齋初與胡國瑞同年登第中被初爲中書省掾後辭歸爲彰德路學官卒

湫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七

翰林遺藁

增謚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玉冊文

臣弗拜稽首言伏以
至德難名於穆乾坤之大孝思罔極有覩
祖考之稱稽還美而載揚廼守文之先務弘宣
令聞茲對
耿光伏惟
睿宗景襄皇帝秀拔神支淵潛龍德
英武內根於仁孝
溫文外表乎謙恭
先事而謀

臨機善斷當軍國
撫臨之際赫風霆
冊伐之功川蜀
威加宋人為之褫氣鈞臺
戰捷金源遂不能兵
闢土宇而靖中邦翊炎圖而隆實運兼數天府歸美
皇靈方
請命於上蒼思保妥於宗社肆開
後聖光啓皇元致今日之隆平蓋
孫謀之燕翼惟天縱其
睿智故
澤流於子孫爰仲欽恭之誠廣舉增
徽之典詢諸輿議允協至公謹遣某官某奉玉冊玉
寶加上
尊謚曰
仁聖景襄皇帝廟號睿宗適守
先猷仰
聖靈之如在式垂
歆鑒降福祉以無疆

追謚先太子冊文

皇帝若曰於戲故
皇太子某天姿玉裕茂德淵沖
朕紹纂丕圖仰遵

太祖聖武皇帝遺訓以爾世嫡元孫譽望攸屬爰從
燕邸正位春宮愈賁能謙居貞益慎及夫聽政揆叙
有方至於駐親昆仲無間尊師問道日御經筵視膳
候安時詢內豎佐予柔理惠彼小民方念神器匪輕
授鄭有託豈期
前星掩耀永隔幽明日居月諸僾思曷已比者大臣
數奏宜易名奉祀光崇彝典今遣某官持冊賜爾謚
曰
明孝太子永昭遺懿式慰
朕懷尚冀明靈歆承寵渥

皇太后玉冊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朔某日嗣皇帝臣

御謹稽首再拜言合萬國者莫隆於孝治揚懿德者
必著其徽稱洪惟我幼冲人嗣撫彊大歷服率先風
化無尚於斯恭惟
太母聖善懿恭睿識遠慮力行善事陰賜及民隆孝
敬於
先朝軫憂勤於內助宮壺仰其規範宗族化其肅雍
誕啟躬而底于有成翊燕謀而俾登大寶
深恩至德蕩焉難名匪極鴻推一作尊曷伸至願載惟
昭考已祔於　宗祧言念
宸闈宜大崇其典禮庶幾均報仰答
恩慈今遣某官謹奉玉冊寶上
尊號曰

皇太后伏惟
皇太后陛下端處福宮誕膺顯冊儀
母儀於四海德配坤元期
聖壽於萬年祥開神英永資
慈訓保我子孫臣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改元詔

朕祗適
先猷[illegible]嗣承丕構訪予落止在夙夜以靡遑永言孝
思閔歲時而憎愴惟春秋之謹始實古今之成規適
居發端聿新紀號可改至元三十二年為元貞元年
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手詔侍郎楊大淵

省表具之朕恪守王封遙膺推戴即位之始不遑舉
軍惟爾遠戍邊陲久服我政身外心內來陳賀章宜
加寵答之辭以勵忠貞之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illegible]

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兼行軍萬戶嚴忠[illegible]
濟

爾父承　國家興運左右將士同心戮力封植東平
蔚為名藩我
祖宗嘉爾父之功乃建為侯自爾嗣位又二十年
朕初即政命復襲爵往即乃封敬之慎之其脩德砥
行自立名節勉圖後効無忝先猷十七日戊寅巳刻
上臨軒親諭諸路總尹遂以爾東平總管嚴忠濟弟
忠範為東平總管仍戒之曰兄弟天倫事至於此[illegible]

朕甚憫焉今予命爾王歆東土非以訟受之也彼所
責能輕散哉今而後苟不克荷非若汝兄弟而免也

授賀某宣諭大理國制

幼懷奇節並仕昌時及知遇於
先朝遂撫綏于大理揚威絶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
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効俾煥綸章汝其宣暢
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為
招徠式副所託

宣諭大理及合剌章俾還本土手詔

嘉汝等遠自雲南道從遐鋒轉戰千里直波鄂渚以
達於此勤已至矣今者俾爾各還本土以遂厥性優
賜各有差

姜真人手詔

神以知來智亦藏往言念長江之邁未嘗一日而忘
遐想仙標載勤馹傳雍容大廈論用復於細氈寂寞
巖扃雲暫辭於故隱春寒遺書指不多及

追封皇國舅按赤那演濟寧王諡忠武制

制曰疏恩異姓無踰王爵之崇追冊元勳況在世姻
之懿典禮所遣存亡靡殊故皇國舅按赤那演天挺
英姿志宣忠力當
祖宗造基之始爲股肱佐命之臣衍慶斯星儷輝
宸極惟勳閥之茂著冠戚里以獨高朕紹述丕圖眷
懷世德宜錫大邦之號仍褒嘉惠之文可進封濟寧
王諡曰忠武於戲議協明廷廣布

絲綸之命澤流後裔永昭泉壤之光尚想英靈歆此
寵渥

皇舅濟寧王妃制

制曰爵以德崇既建真王之號婦因夫貴俾隆藩國
之儀眷我外家德昭
祖母誕彌
聖后作配
先皇豈惟內助之多允溢徽音之媺是宜管彤暐煒
象服委蛇顧予沖人獲紹前烈禮崇報本心焉敢忘
可追封濟寧王妃與對邦休服茲寵數重行姻親之
懿永膺伉儷之榮泉壤雖幽歆承罔昧

贈謚故光祿大夫左丞相都元帥阿木制

制曰功德兼隆其所及者既遠存亡靡間故爲報也
必豐顧眷元勳豈同常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都元帥阿木挺英將種作世虎臣爪牙兼信布之材
韜略合孫吳之法惟重厚克膺其委寄故謙恭不有
其智能當
世祖之恢圖自元戎而宣力奠我南服隱若長城秉
持旄鉞者三十餘年出入行陳者百五十戰奮身不
顧忠如皎日之明懾敵無前勢若迅霆之擊載揚我
武飛渡長江佐收一統之功名出諸將之右繼將明
命遠震邊庭威方暢於
皇靈訃遽聞於瀚海朕奉
先猷而祗懼念王業之艱難鬱爾風雲追惟往昔優

加卹典開勸後人官資超極品之榮封爵建大國之
號於戲麟臺畫像豈惟宛轉於丹青甲第賜書庸示
昭光於窀穸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并國公謚
曰武宣精爽如在不昧歆承

太尉并國公夫人某氏制

平章政事卜鄰吉帶母別速真氏父爲於運宗臣嘗
有功於社稷夫亦折衝名將屢宣力於封疆位陟中
台夔鍾賢嗣惟是數者萃於一身其存歿則俱榮蓋
始終之辭備況內德壼儀之著而婦規母訓之崇錫
之以翟茀之章貴之以銀黃之飾沛殊恩於既往示
深勸於將來在邦典皆所當然於世教其或有補於
戲脂田肇啓獨垂範於兩宗蘋蘩相承尚流芳於百

祀可贈幷國太夫人
追謚司徒鞏公制
制曰節惠易名恩禮備飾終之典依光毓德風雲非
一日之期故具官某禀性淑均秉心貞亮眷
昭考當岐嶷之際侍內庭多傳翼之功奉事
兩宮勤勞有日爰命邸潛之宿望特班邦教之殊階
謀參密近而屢效忠誠位極崇高而愈形謙謹朕方
外于大寶將圖任于舊人已聞歌露之悲可後蓋棺
之議鼎湖未遂想陪
仙馭之游泉壤生光洞賁綸章之寵可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忠懿有來精爽不昧歆承
追謚賽平章制

制曰人臣罄奉上之忠恩卹寔分於今昔國家有飾
終之典光錫亦頒於子孫於惟閥閱之家況後風雲
之契某官某儀刑西域柱石中朝以文武之長材蘊
經綸之大業爰從潛邸早識
英資而又圖回每沃於淵衷慶畫獨高於天下四川
分陝
朝廷無西顧之憂六詔行臺　郡縣奠南服之理福
星霽雨動應時祥和氣嘉聲播綏殊俗念匪躬而盡
瘁每嘗饋以興哀朕祗奉
先猷循思遠節位兼將相德全始終況爾孫克光繩
家訓弼予孝治進貳文昌用推錫類之恩寵以上公
之號於戲鑄金圖像豈惟尊燉於前賢合第須書尚
奠傳芳於來世可贈某官某謚英爽不昧其克歆承
賽平章國夫人誥
國治固先於家齊古今匪易婦秩諒從於夫貴典禮
攸宜某官夫人某氏婉自名家嬪我賢輔循法度而
供壺職以恭儉而相夫勞委佗象服之華恭懿融
管形之美以正以順如山如河主饋宜家綿休積慶
夫延登於鼎胙孫進貳於文昌不以輝楫昌彰內助
仍易小君之號榮偕品極之封於戲德容尚肅於舊
儀誥鸞有煥脂澤戢於故壠世祚彌昌可封某國太
夫人謚某號主者施行
追謚故都運梁公通憲先生制
制曰望隆思賢臣子無古今之間顯親盡孝國家有

推獎之崇矧茲文憲之傳薦我世臣之舊資德大夫
中書左丞梁暗都剌故曾祖金中奉大夫司農少卿
陟早登科第顯歷仕途屢正奉公才優國計持難抗
節身爲大閑在先儒耆德之間有泰和能臣之譽經
綸事往道義日尊流澤遠及於子孫致位有開於卿
相克宣忠力勵相我家不有鄉章曷勸來者可賜謚
曰通憲先生於戲老成雖遠典刑猶見於國人寵數
惟新潛德或光於泉壤尚期英爽不昧歆承
太子少傳賽貢公制
傳經明道既輔立太平之基崇德報功爲可後并常之
典故桓傳致臨雍之敬而甘盤動懷舊之思古今雖
殊典秩不異故翰林侍講學士賽貢某尊周孔學際

天人詢治體以綱常爲言論人臣以功利爲末侍講
帝幄劃功多文貞之風論相中書慷慨見陽城之烈
而又三代建國明倫是先惟西池儆篇羽之儀故東
序橫人文之化風移俗易一嚮虞人地闢天開載明
正學徧曆兩朝之奇偉寔爲
先爾之宮師稽考規模爰傳風采是用榮分三事光
融邦敎之階恩貫九泉瀟洒玉堂之契有來精爽服
我寵靈

夫人霍氏誥辭

天人之際吾弗可知禎祥之來各以類應允祖宗父
毋尊學壽考來有才以善而致者具官某夫人某氏
婉從淸望嬪我儒宗恭儉以相其夫勤恪以成其子

翊讚中節藻薦多儀淸白傳家管彤有煒宜爾從夫
之貴寵膺華郡之封爲誥副加服我休命

追謚賈忤兒赤制

羹鼎于時既逢其
明主當饋起嘆有懷於昔賢某官篤弼近臣
中朝耆德適際風雲之會素多監掌之功劉秉調和
迺其常事威儀進退曲盡恒規允侍
殿庭望高德度方舊人而圖任遽摧擢以興哀歲月
雖深德容如在撫茂陵之弓劍婉鑾何邊帳華屋之
凡逝未昭
勑黃近因廷奏大霈
恩章可加贈某官謚曰某嗚呼授寵數以如生幽明

罔間顧諸孫之衍慶福祉方來慰我老成含喜泉壤

追謚忽林赤制

揚徽內職固有籍於世臣追錫親榮迺式遵於彝典
某官高閑集慶羨衍褆身早以謙恭光聯侍從藝則
名而成則棣貴於己而功於人出入禁闈者幾三十
年主典玉食者何百餘事忠勤奉
上夙宵在公每多燕饗之儀何止割烹之技方
廷華之宣美遽朝露以溘先可贈某官某謚嗚呼秪
奉仙遊悵同翱於儷景流光泉壤尚垂慶於後人魂
而有靈歆我寵數

進呈

世祖皇帝實錄表

臣某等言臣聞典謨述堯舜之功合名顯著方策布
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粤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
以貽後來況大業豐功震今爍古惟潛書述首議丕
揚臣　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
世祖皇帝仁孝英明
睿謀果斷爰從
潛邸有志斯民植根餘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
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
龍飛淥水鼎定上都革弊政以惟新播同仁而一視
規模宏遠朝野淸明內則肇建
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治師徒
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夷加以

聖無不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朴素養之以慈惠
雍和收攬權綱綜覈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
惟行萬彙連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統正中邦慕義
嚮風聲教彖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
方且開學校而劭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
國號體乾坤之統書畫煥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醻戰
功不待計而救民乏靡言擇善明德緩刑斂福錫民
遇災知懼得洪範惟皇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
時和歲豐民安吏職蓋
帝德克周于廣運故至公功被以無方可謂文致太
平武定亂略綏
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開天建極者三十

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以
謙讓弗遑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
皇帝陛下象賢紹詒謀屬精
圖治丞鑒觀於　成憲思適駿於
先聲深
詔下臣俾爲實錄宅心
宗祐凝孝饗牆開館局而增置官僚
敕群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搜訪加詳採摭於時
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業增未見於罕聞
承奉
綸音俾爛察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
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
然列三代之英爵備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義之
士忠良藝伎之臣版圖生齒之夥繁財賦畜牧之富
盛謹依條據纂致無遺今具所修成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
十四卷
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爲二百七十秩用
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
進
宸衷臣某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顧惟載筆才何有
於三長勉進蕪辭慮無幾於一得冒瀆
聖聰不勝兢惕臣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進以
聞臣　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貞元年六月　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臣　等進
聖壽節賀表 [illegible]四年丁丑代
伏以
龍德御天協千載休明之運星虹流渚開九秋震夙
之祥正朔所頒臣民胥慶欽惟
陛下長策遠御叡斷有臨凡經制於宏規思光昭於
先業修振古未修之典集
累朝未集之勳獨運神機載揚我武削平六詔無好
大喜功之心混一三吳見伐罪弔民之舉治道已隆

於貞觀風聲仍邁於漢家尚深闕政之虞屢致逆衡
之問詢謀元老懷保小民體群臣敬其所尊免包徭
以之固本而又禁酒酤而重民食擱兵餘而肆
赦恩動順輿情感躋壽域繄爾至元之盛德優於行
葦之深仁爲節届於誕彌適躬臨於巡省臣某等夂
承鈞軸列侍瑤墀（一作分司田司某昔肅書）愧無金鑑之封章
切効露囊之微惆鳳來儀而陪舞聽簫韶九奏之音
虎拜手而揚
休祝
天子萬年之壽
甲午賀正表代中省作
伏以寅宮建斗洪鈞轉一氣之春
漢殿稱觴大禮重三朝之慶衣冠璨拱文物昭融（惟棣）
皇帝陛下乾健萃精睿恩作聖頓皇綱而開大統備
百度而冠前王澤既洽於域中威復加於海外
中天而立躋世於平以富藏民惠免逋懸之賦先春
肆赦
恩深寬大之書繄至治之惟馨致
上天之伸祐
端臨正旦光動多儀受圖籍而膺貢琛麟臣工而湛
春酒臣某等率先列辟拜舞揚休政與時新萬有遂
生成之樂
壽從天格八秩開億兆之祥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佑青詞
伏以天監雖高曾易顯思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
之誠粤自君臨頻歷年所顧眇躬之上託致至理之
維艱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茲丕变風朔雲大開
一統金穰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雲靜祁連春回沙漠
晝日有平安之報霜風無偃溥之虞匪涼德之能然
皆
聖靈之所佑延即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科詰演瑯
函真臨玉境導含靈蒼精之觴覆垂雲洪蔭之仁鑒
茲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惟四海之
清邦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書式）
至元三十年崇真宮設醮齋意
大元
皇帝紹隆丕構撫御多方欲期中外之安致有憂勤
之慮爰資道蔭用介福寧擬於今月初三日就大都
崇真萬壽宮設金籙醮筵二百四十分位消日既良
預期以告
青詞
伏以纂承有在擴
先業以丕隆撫御攸寧皆 上天之中佑況年齡之
向邁資 福廕以彌深念茲一己之識事有萬幾之
重邊聲雖捷軫慮良多精力自如過勤或倦而又囘
氣交更而無不順盜多生感受而未免乖和致攖禱
謝之誠普異
神明之相潛消災滯滋至天休

素履安舒符乾剛而不息皇圖鞏固叢景福以惟新
無任懽忭之至
祀廟樂章
無射宮之曲 昭成
於赫
皇祖 睿智聰明天扶
一德海綏群生
文經武暢治定功成禋祀無期昭垂頌聲
無射宮之曲 顯寧
天啓
深仁須世而昌追惟
顯考敢後先揚儀尊謚美禮備音鏘
皇靈鑒止降鑒無疆
卷六十七 十五
祝文第一室
於赫
聖武開運立極
啓迪後人奄宅萬域
繼體守文爰及眇質
大位昭升 陰相之力奉薦明禋載祗載式尚祈
顧歆承深 燕翼
第二室
丕顯
睿祖載揚我武左右
稱晟耆定區宇變衍 本支 紹纂基緒

嗣服惟初禮須告祀
延洪幼冲 永錫繁祉
第三室
明明
我祖神聖無方武定文綏于
先有光運開大統德冠百王
仙馭漸遠攀慕奚極祔朝奉安彝典是式
燕翼如在 英靈日赫
第四室
於皇
昭考神靈在天民受陰賜餘二十年不
饗其位眇躬是傳追尊
徽號永言奉 先爰用昭告齋祓揭虔尚冀
卷六十七 十六
申佑實祚綿延
登明亥元神
維神 總劾成功 尊臨陰位遹承 歲德爰誕
眇躬屬秋仲之佳辰致嚴禋之菲薦仰祈
昭格來歆
神休
歲星木熙星
維神 象緯玄穹 祥開下土直兹歲事相我
冲人恭伸默禱之虔爰即絳宮之閟庶憑 陰佑聿
底丕平
柳宿胎星

維神光臨[redacted]初度獲[redacted]聚鴻圖顧惟涼薄之躬莽集
簡徽之福近因多故致祭幽壇尚冀[redacted]精英更隆安
吉

新舡落至祭歲君文

成舟委波謂之落至維神灼知一歲之事況彼中河
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玉門前橋祭歲君地祇文

應門將將前臨天津　玉輅所馳虹梁必陳爰搆爰
締築之陾陾神維垂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

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橋之作
鞭石為梁尚冀擁衛大來百祥

擬禁酒詔

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況槩棄者
莫甚於斯禁欽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宜
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思來奏寔為朕民可自今年
某月日民間毋得醞造酒醴得天物暴殄重傷時和其
或違者國有嚴典悔其可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中書省牒宋三省文

中書省劄該奏自
聖上即位之初重惜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仁首主
和議故遣信使講信修睦往年征進大軍即令各還
本屯仍嚴勅邊將非奉
上命毋得妄動行人銜[redacted]命以隸更歲律寖無來音
何哉不惟有失忧辭反啓邊釁以致攻圍我上蔡徑
軼我鄧鄢襄華陽接隨州劫掠真陽數犯漣水此皆
出於使軺已入彼疆之後將和而戰得無異議乎夫
信與義自古所持以為國者也一旦棄捐自有任其
責者矣向也
大駕巡狩北庭以平內難今渠魁授首已於正月廿
六日還宮欽至項因行臺入覲
陛見之日具以
奏聞請重兵壓境以問其故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此一事發端自我姑待之省府仰體
聖上仁慈尚存兼愛恐漸移心弗允所請且夫
朝廷大計已定此特有司之事耳今就委本路發使

詳問焉若復遲疑不決秋高馬肥至日別有區處當
司依奉[redacted]省劄令差諮議官崔明道兵馬副都李合
義充詳問使移文淮東制司即令[redacted]國使安在何稽
留不發并節次侵疆之役具由回示以憑呈省施行
請早示定議據此須至牒者

順德府大開元寺重建普門塔碑銘

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夏際海內外悉主悉臣其所以
尊顯釋教彌綸元化者方往昔為重于以推弘濟
之深仁歛無量之衆福續大寶錫群生躋六合於仁
壽極樂之域豈特崇奉而已哉順德府大開元寺饍
聖天子潛邸迄於
御極持護寵錫者前後非一至精藍淨衆特

命近臣主領不與他寺比三十年間續先起廢葺于
大成主僧崇巖以寺之大緣寔肇基寶塔今雖嶙峋
雲衛未有紀述何以壽無盡藏之傳至元丁丑秋懸
肇眞國師以其事請于
朝制可命奉御脫烈傳
旨翰林院定撰合立碑文者臣謹按提點僧崇湛具
列事蹟寺舊有塔曰圓照癸酉之兵燬焉逮
國朝辛卯萬安恩公來主函丈始圖與復其感驗靈
異有神化無方者初公旣祝髮心印佛乘機權利用
鍊形碎㲉面壁安禪結習於臨城者五年建緣於清
泉者有日演法出無礙妙辯濟物現當機應身至回
邪入正卻火返風雖僧靈而咏香牛馴致而受戒寒

泉復習井之波斗粟周衆僧之供俟以慈善根力愈
奇疾極危厄人藏髮餘珠舍利潔庖奉而侍館穀
代公私而息驛騷其感化方便人巨具舉難以菩薩
目之以致遠邇瞻仰願言依歸及廟役畢得龍仁觀
音舍利二顆先大珠當又舁塔心柱礎因風自正故
勳貴豪富鉅商世農施獻輸給同竟事緣全解梓材
不期而輦至藝巧工能不率而子來風動雲委暑無
虛日不十稔疊構重層輪奐離立文階層祀勢軋坤
軸藻栱璇題翬飛塵外若乃緋光鱗差金輪眩彩覆
法雲於眞境飛慧景於康莊絢爛動盪若金光明中
現無量化佛仰之者火宅晨涼聊之者重昏夜曉誠
法界之寶宮河朔之偉觀也實貫經始於重光單閼之

仲春斷手於上章困敦之秋蓋層十有三崇六十仞
其二與贊不可殫紀癸卯冬師拂衣禪室歸寂眞空
卽日有雨木氷之異塔位石像亦恒化流潤若潛焉
出涕者及斂大衆聞空中來妙音樂聲雲光變幻環
剎成五色樓觀中現三大士像至有升塔投空攀號
者其具戒門資萬數內嗣祖傳法解三藏敎沙門今
亦千計其爲世宗師感慕者蓋如此已酉歲嗣僧崇
朗因太保劉秉忠奏疏請
聖上爲大功德主遂嘉納焉且聞師梵行淸修乃遣
近侍護葬及建塔賜銘謚曰弘慈博化大士
勅寺額曰大開元寺塔曰普門之塔爾後累降
綸恩優護賜卹靡不備至其紹化住持曰崇潤嗣傳

住持曰崇朗崇悟崇瑀至崇巖九六代初緣淸泉淨
土寺乃大士宗姪崇音住持云臣竊聞大雄氏之敎
以淸淨虛寂爲心方便慈悲爲用憫念大千衆生墮
落苦海洪濤鼓風漂流無際世尊心運慈航拯溺度
厄俾登彼岸歸淨土正路又慮一切愛慾有迷悶終
不覺其本來眞心者故假象設敎闡愿蠢然至理絕
人區事出天外弗介奚能傳悠久而警悟萬億刼邪
窣堵波之建假敎高顯極矣然道自人弘功緣立
非遇間氣傑出智慧關濟大士疇克弘通法海鋪敦
敎基如是光大者哉宜爲
聖天子終始崇奉如一特
詔賜銘以昭來世臣某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釋迦挺生自西域　靈山玄風暢無極
經從白馬肆金光　法本誠心歸利益
仁王應世憫言還　大千淪流苦海厄
教因象設濟無邊　塔廟龍宮爭湧出
開元大士弘慈公　五載當初舊禪窟
法音演出琉璃筒　建此道場化所服
高標突地跨蒼穹　一日雄尊三百尺
雨華天風韵流鈴　師雖示寂此長舌
聖皇錫號曰普門　臣今思議何惻但
要欲手契闡浮生　躋彼仁壽極樂國
臣聞大德必得壽　佛應田施無量福
蘿圖鞏固壽弥曆
聖子神孫千萬億

秋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七

秋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八

翰林遺藁

擬中書省賀河清表

伏以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禎河清陝洛如式
恭惟
皇帝陛下德昭天漢恩溥淵泉霧露何止於中華洋
溢遠暨於方表以致潤逐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汜
幾千里之遥由乙至丙盡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
鑑山林之形影皆分躍圖馬於龍宮未容專美舞
吏於鱗星時出効靈顯茲上瑞之方增特表
吾君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
之誠用伐辭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實
祚洪延萬壽等丘之固 [illegible]
壽

擬聞捷賀表

天綱雖蹴曾恢恢而有失罪人斯得遂穆穆之來平
外侮既消頌聲交作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恭
惟皇帝陛下仁含動植德媲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
合天顧而悖九族存雷之震遠驚而遍懼大風之舉
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
某等職叨省署阻奉
鑾輿於旂目龍旂逑伸虎拜歸牧武成於周馬歌功奏
邁於唐鐃
六樂言還春動兩都之和氣千官飲至歡騰萬歲之

霞觴 如式

中書省賀正慶八十表 甲午歲

伏以明堂受籍萬方歸一統之尊神策探祥八秩開
大椿之首稽諸前古曾未多聞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德本至仁天申顯佑維神聖之廣運致功
業以獨高粲然若三代之英蔚爾創一家之制與天
立極躋世於平我澤我威洽乎南而暢乎北曰聲曰
教漸于東而被于西方且通達下情蠲除積負肆
赦恩而哀矜庶獄翕泰和而照育群生宜福壽之既
如川方增見寅畏之心維日不足端臨元會光動漢
儀舒化日於中天湛露息於春酒臣叨承
睿眷久侍瑞階倫位秉鈞何補燮香之治捧觴上

壽永膺億萬之年 如式

中書省賀 尊號
皇帝壽八十表

伏以廣二億而輪二億萬方歸一統之尊
春八千而秋八千
六葉開大椿之首稽之載籍曾未前聞恭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
德本至仁天申鍚佑維
一祖
四宗之業兼三皇五帝之功
燕貽謀動從民志以
太孫撫軍而重要國本以新河轉漕而通典裁民建

大學而首善京師
清中書而杜絶群枉幾田
鑾輅省秋歛而即田功丕顯
前光纂武圖而修信史惟
聖神之廣運納
福壽於方來神萬曼壽於三呼錢祖莫多於八百顧
新鉅典稱慶宜先况盛事之難逢幸微生之親見臣
某等職司簡省喜倍輿情順考百王實光千古輸誠
報上區區歌天保之詩以億祈年永永同洛書之誦

又

伏以王正紀月萬方歸一統之尊神筴儲祥八秩啓
無疆之算况得春於上日協正氣於四時事盛來并

禮須交慶恭惟
尊號○○陛下誕膺景命祗紹炎圖載纘三代之英
創作一王之制繼天立極躋世於平化行縮海之南
威暢龍庭之北廓廓然可謂無事巍巍乎其有成功
方且以富藏民與免積年之負方春布德肆頒咸赦
之恩宜壽祉之方隆見嚴恭之克享端臨元會光動
皇儀舒化日於中天湛露恩於春酒臣等率先列辟
拜舞稱觴文侍台階何益體元之政頌言洛誦來符
萬億之年

聖壽節表

伏以日符協夢茂隆探策之祥鳳曆周星方啓同天
之運休徵滋至海宇交懽中謝恭惟

尊號○○陛下帝學日新聖模天縱恢章先業垂裕
後昆所欲從民爲天立極以
太孫撫軍而重屬世望以新河通漕而倍益民儲建
國庠而首善京師清中書而杜絕群枉方
翠鑾之回軫慶玉燭之調元敬展賀儀載臨誕節臣
某等承乏鼎鉉同秉國鈞愧無金鑑之書徒切露囊
之獻
光瞻
北極列衆星環拱之先
壽等南山仲天保不騫之祝

翰林院聖節賀表

伏以翠鑾回軫屬千官飲至之秋玉燭調元慶萬寶

登平之歲載臨誕節煥舉賀儀中謝恭惟
尊號陛下內極文明外昭拒撥愛從登極之初未嘗
以位為樂思章先業垂裕後昆燕貽謀而以之撫軍
清中書而俾之端本于以息有中夏謹度侯藩上稱
下祈為民歛福東征西伐與世除殘文軌一家而不
曰治安者乎煙火萬里而可謂和樂者也尚覬惟新
之政攄推不忍之仁包舉遐荒涵濡
聖澤臣等叨居辭館榮列士林敬奉侃觴俯伸虎拜
敢希金鑑之誠仰磬神嵩之頌感生北帝歌有商長
發之祥壽等南山盤天保不騫之祝

謝授翰林學士表

臣■言今月日蒙
恩除臣翰林學士者伏以求賢圖治遠邁
哲王養老乞言誠爲重事況
聖代方文明之盛在禁林須超逸之才如臣者學術
素疎桑榆垂晚俾擢外於衆上殆選有於無中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文思天縱紹接千年之統光揚
列聖之徽含所短而就所長小成小而大成大敢不
竭思螭首益礪詞鋒由外臺而登玉堂固已極當代
縉紳之寵約舊章而修信史何敢企高天
日月之輝式

登寶位賀表

伏以承祧主器已欣曆數之歸助順與能允協神人

之望事光前古運洽重熙欽惟
皇帝陛下
皇祖聖武之曾孫
明孝太子之嫡嗣英武同符於
先帝溫文早著於春宮乃蹕東征躬勤備至撫軍北
邁我武維揚符命自至而呈祥宗盟樂推而同戴既
深丕眷所助宜多覩大寶之歸外藉兆民之求賴中
統至元之治行見增隆漢文夏后之賢莫之獨美光
融化日歡沸民謳臣某等久事
先朝備位政府再逢嘉會喜遇輿情冀命維新拔軒
曆上元之統太平假樂稱瑤階萬壽之觴

老人星致語

伏以太平有象治洽金穰至德無方文綏武暢惟措
誠之上感致淵曜之輝臨臣遠自孤南光融狼北尾
眉鶴髮月帔霞冠邁踰常度之躔來展流虹之慶懽
皇帝陛下玉帛萬國庭衢八荒紹
列聖之丕休圖舊人而共政幾先物而聰明齊聖量
包遠而恩澤無遺取瀍出芮之微明用嘉後天之遐
算咸躋壽域樂對昌辰南極何深下坤維七十五度
北辰伊邇拱乾位億萬餘年爰擇徵章式伸善頌其
辭曰
天地穹窿一氣氤氳開來表
帝皇真九圍覆載堯天大萬有榮懷湯德新報上壽
非思下下推恩反物自親親通明暇冀長生奉頌悅

元貞萬萬春
中書左丞姚公制
朕聞
世祖睿臨之久有文王多士之稱如種梗楠而備梁
棟之材如積璠璵而供瑚璉之器而況先朝故老當
代名臣良用慨然想見風采故中書左丞姚某生稟
淑質世稱大儒爰自
潛藩殆若神授天扶道統力主經筵以聖道而覺斯
民燭天理而息邪說智足以達其言行辯足以濟其
經綸耕桑開王業之艱征伐佐雲南之舉罷侯置守
轉官之制切行論道經邦建極之功斯在是用圖回
左轄羽翼

春宮永惟佐命之勳式賁
承祧之美爵羽東序從容賢傅之嚴
綸綍北門寂寞玉堂之話百身莫贖一鑑云亡開國
於營用旌直德可贈某官某諡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中書左丞許公制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粵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
大有為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某受
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貞
一乃心執持苦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既達堯舜之
明用安社稷為悅君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
安風以詩書之教衣冠萬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
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之治有永淳貞觀之

風此其效為功可忘耳而後養英材於國學齊七政
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乍倚歎欹柱石之
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人忽
惜卿章俾疏身後可贈某官某諡尚期奎文不昧欽
承
翰林學士承旨王公制
人臣大節忠義為先師典推恩古今一致故翰林學
士承旨王某道德淵深人品峻潔板蕩見忠貞之操
文章有正大之風殫力息兵貽謀進諫惟軍國正撫
監之體將謚歌見曆數之歸白首臣時赤心為國肅
示至公之論曾無一己之私而又扶昌運則一代名
臣鎮雅俗則百年遺老去日漸遠有念何窮九原之

氣猶生不忘宗社三事之報斯在庶極哀榮可贈某
官某謚尚冀英靈服我休命

請上尊號奏草

臣[redacted]等言伏見
○陛下昭受
顯號今已十年
聖德神功日新一日又
聖壽新歲茂登八秩考于典禮合行再上
尊號上以贊揚
功德之萬一下以竪臣子歡戴歸美之誠謹此奏[redacted]
聞伏冀
聖慈特賜允許

表外任遥賀

聖壽節賀表 至元三年

寶統中樞寶曆启千齡之運祥開彌月瑞燿儲八葉
之貫九在寰臨暟并鼓舞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乂聖敬日躋受秩在御之初未嘗
以位爲樂大度同符于漢祖宏規遠邁於唐文續
四聖之丕圖新一家之大典尊崇故老思致隆平妥
任勳賢迭居宰輔文之以詩書禮樂律之以軌度儀
刑薄賦輕徭省官定制尚側身而修行每前席以賓
賢察納雅言彌綸元化上所以恢章先業下所以弘
濟生民凡曰云爲務從休息分總司而去積年之弊
更庶尹而削藩鎮之權尊祖配天妥宗祧於九廟敷
文柔遠舞干羽於兩階功德兼隆神人交暢以致服
前代所不能服臣上古所不得臣東夷航海以來庭
西域梯山而款附可謂振長纓以遠馭敞中國之至
仁仰惟極治之難各皆出聖模之廣運戴臨盛旦敬
參賀章臣等猥領郡符恩崇天造進千秋之金鑑
過稱萬歲之霞觴同虎拜以揚休下列阻陪於北闕
效嵩呼而獻祝賡歌載詠於南山

聖壽節賀表 至元四年

甲觀開祥嗣大歷無疆之服華封請祝鑿後天難老
之期九在壽臨率均呼舞中謝欽惟
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憲日新得漢唐經國之權綱
極堯舜知人之濬哲以岳牧治本也疏之而冊授中

書化源也清之以弼諧尚兼聽以爲明每得賢而根
晚滯覃祿秩優復民田有官荷覆露之恩含氣遂生
成之樂家給人足府餘歲豐九歌莫被其神功萬事
驅歸於道揆而又順長道而居群醜推至誠而御多
邦謂本支一出於祖宗重號恩而立愛江漢終歸於
淵海首繼好以息民由既睦而於變時雍以克肖而
全付所覆春際八荒之壽域天開一統之徽祥瑞屢
見於蒼麟箭羅傳於青海西窮月窟率稽顙以來王
東極扶桑復賓實而朝日聚稱至元之盛烈於昭曠
古之深仁瑞節載臨賀儀爰舉臣某等心馳魏闕職
限疾藩阻振鵷以陪庭儀天威之在上千官欽至傳
閫置酒於兩宮萬歲稱觴第切瞻光於北極

兩宮正位稱賀表

伏以正位建儲舉一代當行之典推仁被化遂萬邦咸喜之心凡在臣鄰同音鼓舞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道彰坤順德盛離明治普
宮闈基隆
國本著
母儀於天下融
少海之波光謳歌見四海之歸教治豈二南之廣壯本支於百世從官儀於一時某等職忝侯藩心馳[illegible]
象闕徒切嬉花之想阻陪鵷鷺之行敢罄丹衷載陳
封事德符寶運拜揚稱三殿之觴慶衍蘿圖綿亘接
萬年之統

聖壽節御史臺賀表

鼎定皇圖接千歲上元之統天開甲觀儲九秋盛德之祥聲教所加謳呼斯溥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堯文天縱湯聖日躋爰從在御之初未嘗以位爲樂躬勤儉德夢想幽賢保納稚言採弘治道蕩蕩皇威於北海藉千畝於東郊載崇列聖之鴻基仍創一家之大典漢官儀之漸復唐治具之畢張尚深關政之思屢下卹民之詔內嚴災而修行外發政以施仁明德緩刑輕徭薄稅而又天臨睿智坐折遐衝昭曠度以撫荊振長纓而遠馭爰整干戈之車終歸雨露之恩雲掃黑山孰謂玉關之久閉春回鴨綠旋開滄海之雄清既荒外服之功尤盡內修之理豎爾至元之盛烈於昭曠古之深仁瑞節貢臨賀儀煥舉臣某等榮叨臺諫懇切葵傾阻稱漢殿之觴仰効露囊之獻光騰北極聲封人上願之心壽等南山伸天保不騫之祝

聖壽節賀表

寶曆膺期接千歲上元之統日符協慶闢九秋盛德之祥稱慶惟均際天所覆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乘時動順民宜更張治化未諳德而式序爾位任吉士而勵相我家尚深關政之思屢下子民之詔去網更仁於湯祝敷文思格於苗頑既荒外服之功尤盡內修之理卜營曾亢宅壯陪京據山河全勝之區得貢賦適中之地于以隆上

都而覲萬國備時巡而禮高年四聰達群下之情一撫爲諸侯之度臣某榮叨郡寄心切葵傾阻稱漢殿之觴徒効露囊之獻運鍾北帝祚有商長發之祥壽等南山伸天保不騫之祝

御史臺賀正旦表 至元八年爲御史時作

伏以風曆頒春三正協夏王之統雞人唱曉萬方稱漢殿之觴品彙沖融衣冠環拱恭惟
皇帝陛下容德乃大盛蹟無前載新出震之權端履乘乾之位東漸滄海高麗纂再造之恩西極渠搜戀嶺多來庭之使國字創一家之制朝章舉曠代之儀方漢之險何足恃乎高深蓬萊之波旋復聞其清淺終格羽干之舞姑奉文誥之辭咫尺天威趍承鳳闕

蕩恩光於萬里卽春色於九重臣某等夊侍瑶階叨
居憲府獻可替否詎能振臺閣之風拜手揚休仰以
祝河山之壽

正旦賀表

伏以玉燭調元蓂莢啓堯堦之曆椒花獻頌錦封陪
漢殿之觴朝野同歡乾坤交泰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仁涵動植德備廣淵受籍以朝耋端於始
爰體春王之月屢頒寬大之書顧軫慮以洪深蹐吾
民於仁壽而復開明堂而坐治奉帝籍以躬耕物攬
皇綱務滋大本鳳城斗轉春廻萬里之農桑紫禁天
開瑞靄兩都之雲氣臣某等叨承列郡遠被恩光敢
脩傾葵日之誠仰以効華封之祝遥瞻北闕天威咫

咫又之卽壽等南山神筴授萬千之算

史都督謝總管表

臣謹言推賢以壯敢希高世之名以讓移風固有為
邦之教志雖自信政亦當然中謝伏念臣某等庸愚久
叨材邊防膺帥起家燕地分土恒陽累朝荷眷遇之
恩報國乏忠貞之効正以先臣之故久膺方面之權
崎嶇提陽夏之師屯戍控荆門之會仰憑
聖算十載無虞鎮守長江寸功何有比加寵數方懋
都督於諸軍忝被朝章俾贊天倫之舊物
君命凜雷霆之重祿驅爽伯仲之間情有難安禮宜
遜讓臣兄某灼知民事素秉忠心功收制錦之能政
洽承流之體如黃霸已優於治潁何景宗遽可以臨

民伏望
聖慈鑒臣愚智非敢圖私已之便實恐貽不友之譏
念念天恭敢後周書之誡堂堂大國務先常棣之風
謹拜表以聞

聖節望闕祝文

龍馬授圖已肇興王之迹流虹啓聖大開彌月之祥
九居覆載之間喜睢惟忻之至欽惟
皇帝陛下聖謨能斷睿智足臨天祐人歸功崇業廣
西平大理蘇雲霓徯望之心南渡長江得風日清明
之助爰履神明之祚恭承祖考之休庸示至恩以昭
曠慶親王昆弟光輝棣萼之樓異姓勳臣揚歷金華
之省尚求賢而若渴每從諫以如流所期無曠於庶

官急欲膺闓於民瘼禮百神而歛福順三時而務農
戢戢干戈俾安田里施仁發政先困窮無告之人講
好息民傳邊鄙喜功之奏而又兵民異政威愛並行
鑑古昔之安危立規模於宏遠移官吏而除累年之
弊崇儒雅而興文治之風尊京師而強幹弱枝削藩
方而知贊使指分率相於諸道專委任而責成功置
統軍於遐陬蓄精銳而消外侮唐世之時雍玉燮漢
家之治具畢張以致祥風扇和時雨霈德炎洗垂邦
之瘴春回沙漠之寒車書八方不曰治平者也煙火
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民歌德化之成心靡帝功之有
當萬寶秋成之節適群龍首出之辰湛珠露於仙盤
蕩金風於玉宇香靄三山之紫霧權騰太液之蒼波

吉旦光臨溥天同慶臣等叨居民部阻奉壽觴不勝
葵藿之誠仰荅乾坤之造遙瞻北闕天威違咫尺之
臨拜祝南山神筴授萬千之筭

十六年賀正旦表 任河南河北道提刑時作

玉燭調元允協三朝之始春城回斗茂凝一氣之新
正朔所頒邇遐交慶欽惟
皇帝陛下端臨左个誕受輿圖仁播春寛道開時泰
化日舒而民力足奔鯨沛而海道空清明際區宇之
間鼓舞樂雍熙之治尚惟事統丕顯聖謨孜孜下達
於民情念念化隆於邦憲保釐荒服戢吏冗而益監
司惻憫長征數軍實而免賓役功極見寢兵之漸策
長畫取遠之方履兹肆覲之辰介以如山之社臣等

欣逢盛旦叨領外臺政閒庸於簡花禱徒伸於撖頌
遥瞻宸極阻奉觥觴夢聽鈞天霑露恩於春酒對揚
休命祝
聖壽於南山

聖壽節賀表 至元十七年八月初二作

秋滿皇都荷
大駕省方之豫祥歌長發禹千齡應運之辰夙旦載
逢儀章煥舉恭惟
皇帝陛下聖惟恒授智足睿臨畀式九圍大開一統
爰念盈成之戒每深覆壽之仁挈彼生民躋于壽域
兵刑寢措收
帝王之極功基業恢弘光

祖宗之丕緒儲比無量之福有來滋至之休啓闢大
元於斯爲盛臣等叨持使節達遠天威雖微金鑑之
輸誠敢後封人之願祝盤銘至再天心享一德之新
嵩呼者三
聖壽永萬年之筭

進瑞芝表

皇帝聖旨裏臣某等言於所領汲縣界內今月某日
陶工朱良舍中產土芝一大本者伏以至和太來嘉
貺昭應爰念闡先之兆聿彰承順之祥臣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政洽慈仁敬事耆舊
聖惟廣運惠澤春融

德合無疆瑞草英發形枝幹曄合爲蓮葉之芳紫藹
煌煌復出銅池之秀木檽慚稱於弘景郊歌美並於
班書以茲玉質之奇特著
吾皇之壽適迎
誕節恭覩殊姿臣某等無任忻抃慶頌之至謹具表
進獻以
聞臣某等謹言

甲申歲正旦賀表 山東憲司

伏以齊七政于璣衡統允協於夏正受四海之圖籍
喜大溢於周邦香擲白獸之尊光動黄麾之仗恭惟
皇帝陛下叡臨神筭武定文綏體元建極於中天顯
任責成於諸相惟德應上天之眷遂運開一統之祥

宴錫彤弓畫接玉閣之使塵清滄海戰回暘谷之春
歷觀往代之規摸未見今日之全盛尚軫憂勤之念
屢頒寬大之書便民之政以次舉行煩民之事悉令
華去廓廓然可謂無事巍巍乎其有成功臣某等草
際鳩衣敢陳擬頌過下爾雍之拜如臨咫尺之威紫
芝榮花萼想鈞天之奏華封獻壽祝同嵩岳之呼[illegible]

聖節表

伏以氣調玉燭開九秋大有之祥露湛霞觴獻
天子萬年之壽賀儀煥舉海寓同懽中謝恭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左賢無方從
諫弗咈畏服得所臨之道威揚揆戴纘之功乎內難
而以義滅親得遐征而敷文柔遠而又政歸一相事

華多門永言夙夜之思大得股肱之助臣某等忝膺
郡寄家遐
天顏歌天保以歸休阻陪鵷列聲華封而頌祝竊効
嵩呼

牋

千秋節賀牋 至元十八年六月

逞炎烏火見上天於穆之休一作皇天眷命大開一統之基甲觀呈祥遠際延之勝
帝降玄商適長發其祥之月千秋稱慶四海攸同惟欽
皇太子殿下德粹元良道隆純孝允當英聲懸試堯
難未明問寢於龍樓思治望賢於漢苑日深子愛時
御經筵擷推不忍之仁陰作無疆之賜而又維持

惠與振朝綱左右端人圖惟國政雖一事仰資於
聖斷致兩宮咸得其懽心以兹中外之情願切撫監
之望某等內遵法從外領雄藩思深少海之波瀾躬
侍春坊之劍履玉卮為壽陪鳳舞於西池鶴禁揚休
等嵩呼於北闕一作玉卮獻酒陪鳳舞於西池鶴分禪伴壽呂於北闕

啓

上經略史公啓

壬子年三月十七日門下王某謹齋沐頓首百拜致
啓于
經略相公閣下右某言乾坤草昧建諸侯所以濟屯
茅土分封惟太人為能開國仰佐
龍飛之運須資撥亂之賢擬議以言非公孰可洪惟

經略相公閣下器兼文武運偶經綸衆推為上將之
材自任以天下之重攀鱗附鳳早依日月之光捧轂
推輪榮受干戈之命萃一門之忠孝兼五路之侯封
終始四朝險夷一節仁温温乎冬日氣凜凜乎秋霜
內蘊一誠外含萬動推而行陣則勇推大猷欽而秉
濟則澤被生民顧所過之如何必其才之相應鷹揚
虎視收中原百戰之勲蘭婉芝芬靄漢將千金之譽
既備過人之智故多及物之功綏斯來動斯和存者
神過者化紅遵綠水盡借籌入幕之賓長劍危冠皆
扛鼎拂家輪之士謂蟻穴尚干於天討詔龍驤暫駐於
遐陬旌旗未指於淮壖草木先聲於江左虛懷下士
宜平原賓客之三千不戰屈人切充國便宜之十二

雖閑暇不忘於武備一周旋悉本乎儒風詩書鞍馬
之間談笑風塵之外又且脫羈杀讓在人所難當諸
郎勝事之初乃一旦奉身而避弃壁而肎其子林回
雖近於人情捨已而與諸人季札蓋存乎教與方慶
懸車之樂復承顧命之榮乘驛駟而超天河以腹心
而參廟算增輝白日叶贊明時力障群陰春回華夏
試手已安於漢鼎草民共拂於薰絃柱石之力初不
讓於霍嫖姚股肱之貞豈復減於蕭相國而又量容
江海利先國家顧所收之邑委以不爭蓋先見之明
知其有在果展斗間之紫氣卒收度外之瀉名知其
褒有成忠存膂瀝春復衛邑爲之湯沐豈曰偶然錫
康侯至於庶番固所宜也望符興議歡動百城顧兹
繼員以借來寔出恩威之素者僉曰維昔有虞司之
政于今無犬吠之虞一新汚穢之風共沐神明之化
出幽谷而遷喬木孰不快哉若大旱之望雲霓傒斯
久矣此共推於公議匪獨出於私心今衛勢據上流
士名妖壤衣冠之所出風化之所生柰何民阽死者
積年政弊極之有日治期清靜無如宰牧之良俗久
浮佻宜審急先之務况仁深改革意切矜憐固非賤
子之當隙諒以愚衷之所激伏念某三尺微命一介
書生慚非適用之才素負讀書之念無繩以繫白日
昔年甘落佩之迂披霧而覩青天今日有彈冠之慶
且平昔想聞其風采况終身得爲之主盟爲喜可勝
所憂一寫聞風與起已空北海之癈杖策來歸獨愧
南宫之謁僕預榮於剪拂庶得免於駑駘所願無他
其心止此借齒牙之餘論呴枯槁於寒鄉兼麥兎葵
尚冀春風之搖蕩鼠肝虫臂敢逃大冶之鑪錘庶將
螢爝之微仰賀風雲之末過此以往不知所裁某頓
首再拜冒瀆
尊嚴不勝戰栗之至

上姚敬齋啓

中統元年七月六日席生王某謹齋沐頓首再拜致
啓于
尚書宣撫先生閣下伏審
九天頒詔側聞方岳之分臨四海嚮風喜見太平之
有自顧惟孱劣曷稱提斷况
朝廷方弘治之辰而州縣以得賢爲急須擇方隅外
閫之士可副大人吐握之懷如某者禀性疎愚與人
朴直断死它技徒切休心爰自稺年恃乖庭訓雖讀
書鄉曲謾攻董子之雕虫及學道蘇門徒竊孫登之
吟嘯因沾餘溢得列諸生然困窮不輟於絃歌念耒
事可爲者忠孝吾將仕矣未見其人蓋女爲悅已者
容士爲知已者死俄翰簡光臨於圭竇見先生樂首
之素心爲喜可勝所憂一寫何乃至於此蓋有激而
云身賤貧而處世無聞跡泥塗而遇知爲貴若夫築
築臺而師郭隗豈天下之無人備奉命而奔孔融所
喜世間之有已將摳衣於不日絡瀝膽以謝誠伏惟
閣下學際天人材兼文武幾年潛邸一变經筵儀表

四方股肱元聖方茲闡揵偉謝安雅量之雍容抗表
出師見葛亮忠規之遠大以致佐命收奇功於六詔
除殘攢封豕於三秦盪平青海之波濤補就蒼天之
日月方聳馬空於冀北首令詔撫於山東杖扶戴白
之疲癃春動百城之草木欲隆承流宣化之權故擴
并採兼收之路慮一夫之不獲念小子以何堪戴德
若天讎恩無地比遂掃門之役庶堅磨鈍之誠利一
割之鈆刀享千金於弊帚翻知短鎩敢圖運海之鵬
程言至再三恐辱知人之藻鑑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左丞啓

中統元年六月日衛人王某謹齋沐頓首再拜啓事
於　中書左丞宣撫相公閣下欽聞

明詔來鎮雄藩允在提封咸增慶抃謂天下大統也
尚建侯而不害初無中外之限方岳至重也惟得賢
而俾乂故昔帷幄之臣然念德非盛大不足以塡壓
孝毗量非弘深不足以包總細大才非經綸不足以
酬事變望非崇高不足以厭人心恭惟閣下德富天
彝封爲世用望出中朝之勳舊量涵萬頃之汪洋兵
濟長江符羊祜抗章之志龍興代邸偉宋昌獨斷之
能故得兩闢雲開陰消陽長雷霆驅號令之威朝野
擴綱維之治繡衣南下宴承流宣化之權斧鉞西臨
正擿伏破姦之日而今况河朔數路懷衛兩州世官
有晚唐攈據之強風俗近天寶塗炭之苦稍彰隣邑
政出多門其爲害也權在吏胥之手賄甘桀黠之心

敗[redacted]者能先去之善人者其自存耳以
聖[redacted]求直言之者故愚儒及稽政之非伏念某一介
布衣半生文史爾其時之可出念所學之無成北闕
上書媿乏馬周之志南山種豆每懷楊惲之風觀化
明時游心至道不求鳴於時相終混跡於常流少得
見知俟喜顯名於韓狀如蒙所讀曾累終老於孔門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
官謝中書省啓

中統二年秋七月廿九日王某謹齋沐頓首百拜奉
啓事于中書門下伏以幼學壯行自吾儒之常事位
尊德薄實君子之深憂况禁林乃清切之資而自昔

極人文之選如某者性資樸魯學術荒蕪切窺篆刻
之文稍服辭章之訓而藏修幾有其素徒佔畢不去
其心血指汗顏竊弄柳州斤斧屬辞比事略窺左氏
門墻頪鷄鶩之先容致囊錐之立見幸遇鴻熙之世
來觀上國之光自嗟坎井之蛙日侍慕蓮之地時之
駿足用駑馬以代駿華憐棗屛黜蒼蠅而成貨方退
南飛之鵲重留西掖之垣方進預使席之榮行李致
館人之意念朱雲之恥吏哀王孫而進飱顧影自怜
矜心有託特以見知之厚遇不無立伏之長鳴苟丐
虛名盡光歸路豈意誕膺綸命峻陟文階忝分蓮炬
之光得與玉堂之選固不能奮揚城之觀望無乃自
取愧而推輿懂不負千載夜聰燈火之勸足以職九

原先子之目其榮已極夫復何求兹蓋伏遇中書相
公閣下柱石中朝風雲潛邸羽翼四人之勳業文章
兩漢之精華秩乃代天門無棄物父子傳温國之學
書吏備鄭侯之籤公持權衡彼自爲之高下信如寒
暑卒皆遂於生成豈謂帡幪蔭及蘭艾某敢不勉修
士行恪守官箴仰酬雨露之恩俯荅丘山之德遠達
運海固敢期九萬里之程禄禄因人庶不在十九人
之後過此以往不知所裁謹奉啓事以聞王某頓首
再拜

青詞

齋意

旱氣隆蟲歷三時而已逺守臣惶懼顧大責之難逃
緣先穀雨之辰致鑿雩求之懇祇期必告於檮祠冝

祈雨青詞

恐懼自修災有可消之理致誠斯在天無不饗之心
伏念臣憚奈昧臨民叨承撫寄每荷登穰之志庶寬
撫字之憂爰自去秋迄于今歲風霾遽勃生意憔枯
時疫大興秋種未下氣將交而寒薄雲已合而風飆
旣走郡祠載呼洪造恭輸至懇光格靈壇葉道信於
琳宮宣琅函之真誥伏望九天降監列聖垂慈分勑
山川之神普下雷霆之詔風災一返膏澤咸霑使春
事無訛喜動四郊之耒秋成有望歌賡高廪之詩臣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祈雨青詞

伏以萬物盈於兩間孠毒必資於帝力皇天祐于一
德高明庶格於精誠比若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念
無辜之者將罹飢饉之災用是罷釬作而弛土木禁
市酤而重饑糧省自修冀回哀眷氣將交而寒薄
雲旣合而風飄適當龍見而雩爰致桑林之禱恭延
真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
恒數斡運化之玄機下勑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麥於
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潭含生意豈惟大賚
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高廪有年之慶

祈雨青詞

天地乃萬物父母忍飢饉之荐臻風雨爲一歲咎休
顧得失而與應念守臣之不職致春旱以爲灾終風
且霾種不入土近雖霑其濡潤終未至於滂沱二麥
就枯群情懷懼念鰥寡無辜之者有溝壑立至之憂
旣走郡祠載籲玄造遐慕悃衷之至懇建兩部之靈場
伏望真宰鑒臨高穹陰騭溥同一視之仁大霈如膏
之澤興嘉苗於四野降和氣於兩間庶貸轉側之勞
共慰傒蘇之望所有報禮其敢後而

爲春旱亟災青詞

伏念天聽雖高惟至誠而能感田功未即繫歲事之
可憂敢瀝丹衷仰干玄造兹者自春徂夏時雨愆期
薨桑卷而步屈爲災嘉禾槁而風埃蔽野吏則不德
民將何尤非恐懼以自修將蘊隆而曷已爰差穀旦
乃建靈壇延致羽流恭修法供應奢精之昏貝冀誠

意之孚通伏願列聖垂慈九天降鑒俯回哀眷霈甘澤於一方丕顯神功享豊年於高廩

齋意

伏以驕陽恒若時雨未沾嘉禾槁而耕壠如焚步屈災而春蚕闕食齋心預告於禮攸宜

爲張縣尹吉求嗣青詞

伏以不孝有三身無後而爲大輸誠懇至天雖高而聽卑敢瀝丹衷用干玄造伏念臣某一行作吏卅歲當官久居簿領之間未免輕重之誤或拳志罔終於恃怙或臨民多慚於哀矜以致二子併亡半生惸獨自嘆難逃於陰譴隱憂恐及於先人敢貸惟恵之仁爰謹籲天之請敬陳清醮上扣高真伏望大眷垂哀憫孤影零丁之苦維熊應夢賡一門嗣續之傳

爲鄉人禱疾青詞

伏以民固多愚匪易天心之感老惟欲逸何堪眩疾之嬰敢以聽卑用伸懇至伏念臣某生居市闠長失義方凡有作爲不無過咎或營營以競利或昧昧以憑生正以貪癡愈深罪孼又緣移徙多所紛更穿掘旣發其蓋藏修治惧衝其禁忌以致災徵未已病日彌留知發旣乖服食稍癈粃藥徒爲之瞑眩朝昏遂苦於呻吟伏望上聖垂慈高真降祐庶憑仁覆獲蒙羸劣之安言念愚衷永謹省修之戒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九

疏

衛輝路創修文廟疏

竊以廟而通祀國家極典禮之尊教以多方庠序乃風化之本子焉而父臣焉而君大凡日用之間無匪聖人之道旣富而教因時則宜衛是君子之邦久曠素王之位吏之不職孰此重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爰與丞相肅示教基擴前日輪奐之規敞百代神明之觀經始雖先於一府營建須賴於諸公蓋土木之資民覺之用須衆緣而共濟庶程度之可完仰止聲飛未鐫王振春秋二祀薦豆遵三代之儀聚晃而王選文物昔年之猶凡我同盟之者即當闕斯行諸註疏

大成殿上樑疏

伏以起百年之廢不淪乎素心合四境之人用扶其偕妹凡曰有生之者孰非吾道之中功將底於落成衆能無於小助況鄉校半讀書之子而師帥舉稽古之流皇瞻畢備之天久被絃歌之化推求治本一出儒宗敢訏長者之車來觀兒郎之偉謹疏

重修衛州蒼谷山賓施王廟疏

伏以民所欲而神必從宜深乎報神有享而民乃主否則時依類維明神長庭蒼峪司分兩部權控龍城時罹旱乾禱輒靈應且王號已昭於舊典而狀思又見於新條比者祠宇年深棟楹日圮塵昏畫像塔留

轟雷擧之雄尾落宮墻動木老雲荒之嘆今將上完霧棟旁夾蒼池及時贍山雨之來閭鄙革豐年之賜神報又已豐矣公等宜如何哉謹疏

隰州蒲縣重建徵廟臺門疏

伏以鐵鳳翔雲神棲固極於壯觀銀臺墮陛天威必假於人謀眷岱嶽之行宮據蒲城之右麓豐碑具述歷代增崇雖作鎮於東方寔普臨于率土有禱輒應顯化殊常蓋幽明祕不測之神而死生爲揔歸之府茲非尊奉曷致敬恭今將大復神祺俾還舊觀計百費以寔時艱一已而難爲衆力經營厥功可偕舉蒙少助不日告成靈威肅喬木之風雲氣動孤山之色琉題藻棟儼九天來格之儀俯寀黎民獲三殿護持

之福聿垂澤鑒請署芳題

玉清觀化緣疏

竊以雲飛鶴舉固所去以爲常火食星居在有生其可闕未遂山林之往所期性命之安如某者忝鄭圃之居久滿户間之擾甚子真之隱據耕谷口之雲雖南鄰北里揔是擅那而麥雨霞風可跡寢處爲歸冀數飛於夢蝶奈拙謀復甚於林鳩王錄事倘助於草堂庾桑楚庶休於畏壘田園成趣平分乎二頃煙霞杖屨它時共樂此一庵風月九日通方之士能無尚義之心

鄆城縣普濟寺化緣疏

伏以建外道場不獨爲天女散花之供祈

聖人壽庶武盡臣子永命之心眷高魚之北鄉迺獲麟之西鄙古蹟勝槩地發龍光巳露普濟於明經未覩華嚴之寶界今將百堵具舉精藍聿修需仗衆緣能成妙果道昭著雲龕對衲海橋行騰卓錫得泉了此道場諸佛事投竿在水肯教空載月明歸謹疏

請黄先生德新主善疏

三年至穀諸生忍發於光陰一卷立師學行首明其模範惟大冶有鑄金之妙良工收琢玉之功況瀆庭發策本之明經而近代程文自有定體欲造科場之捷徑須求事業之專門伏惟殿元先生蘂發儒林道傳絶泒繼踵于黄氏三山之後探賾乎上古八索之前而又馳騁乎百家通貫乎六藝春闈陣合筆驚風

雨之聲夢澤胷吞文麗江山之秀久矣倦游之興偉哉樂育之心倘蒙憫小子之斐狂永以爲國人之矜式高懸絳帳嗣音敢自於吾儕仰屬青衿固讓毋勞於謙德謹疏

襄陵縣重建飛橋化緣疏

伏以平水滄川依約金城之舊彩虹沉影空餘華表之遺矧當晉秦南北之衝有秋夏泛溢之阻憎清者心存肯構力振前修經營者巳數年奔走者幾萬里每以力微而事大懼夫始作而終衰驅石必東海之鞭洪波可駕衡木仰西山之鳥尺寸徒勞在他邦果於義爲豈鄉國獨無至意倘些一諸過重千渠以分有限之功陰受無量之福公私安濟免勞鄭國之乘

興燬遍具聽後覩河東之偉觀謹疏

追薦孤寃化緣疏

切以詳辯游魂雖著長終之變傳明滯魄深詳爲厲之文久失所依誠爲可憫竊伇河南之戰重爲天下之傷血殷滹水之波尸蔽奉寧之野兵自休者已三紀祀而存者能幾家野祭不來愁絶夜元之勇士沙場半歿盡爲亡社之遺黎蕭條萬里之悲風黯慘棘林之老月尚過者動蒿裡之嘆况仁人同桑梓之情義所當爲祭而非諂凡我見而知者忍不聞斯行諸故謁同盟畢兹大事魂兮來些庶幾貴賤之攸歸心獲所安不謂幽明之有識倘蒙金諾請掛銀鈎

上張宣慰疏代劉進之作

切以尋甲子於泥塗趙武有由吾之嘆轉江沱之窮鮒昌黎云投足之勞懷古傷今而復有此進之先生文學砥靈心醉辭經學詩得東野之窮好學有征南之癖以壯歲負并汾之氣幾年爲河朔之遊老雖益堅空至於屢試白首窮途之泱夢黄雲畫角之秋思歸歟廬得甘饍粥無孤松而吊影望先壠以含悲具爾是逢翻然可駕麥舟惠顧一帆助順濟之風華衣歸來獨鶴遂長鳴之頸伏惟使相學士閣下氣蔵霜簡名在帝心炳趙襄雙日之輝聳吏部泰山之望爰從公議兩鎮名藩承流已洽於河汾宣化又漸於海表去國見似之者喜同聲亟相應之情嗚呼託子而來嘗切慕古人之義請嗇而去思游揚足下之名爲成尺素幸念鄉枌之舊與分鄰燭之光倘[redacted]請題芳字謹疏

爲宋儒揚從龍贖身醵金疏

切以觀軍府而釋鍾儀傳晉侯之德解左驂而贖世稱晏子之仁古則云然今亦能爾唐風雖儉義則豐荆璞未逢遇和則皆士人揚從龍者晉州客吳會諸生念江湖當汶湯之餘得升斗遂身安在士庶官寮之者當體寬恩以吹噓惠費之仁不過一諾倘蒙金諾請署芳題

筭學主善疏

眷言六藝數[redacted]之先訓彼群蒙業必專門之者伏惟宜之先[redacted]術窺海鏡心洞神機以勾股而測高

深極乘除而[redacted]盈縮挾此九章之妙彙爲一卷之師倘許光臨豈[redacted]口傳要訣同趣開悟之方手寫万籌庶無倒顛之[redacted]謹疏

爲刊[redacted]金疏

發明[redacted]德豈惟鄉國之賢関繫民風庶兒事爲[redacted]者凡一十五卷計字數迄六七萬言其傳必録諸梓惟是閑居之久苦無力量之多費口粮倘蒙少助雖夜光明月不爲暗投公等我正賴有此耳謹疏

太康縣剏建忠武史公祠堂疏

伏以臨危脫難無深骨肉之恩報德靡忘莫重春秋之祀[redacted]太尉忠武公夙分帥閫東徇京畿擴仁心而

歛兵鋒招拓城而降陽夏継來臨戌尤盡撫綏鞬勣無相擾之私按堵享維新之樂百年父老庶自餘休三尺兒童慶延史氏今將起神祠於舊里昭大德於■邦其等雖經始於一時敢獨專其至美厥憑衆力易見成功具我特贍要擬甘棠之木眷言遺愛豈惟隨淚之碑凡我同盟請題芳字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

疏

衛輝路總管府重修帥正堂疏

伏以驟共民事必先夙所之安飭繹星軺無匪玉人之重顧衛輝之公署寔民瘼之具瞻起盖年深頹圮日甚飭傳舍固爲微末論摠治此則本根今將重構一新增光六縣俾稍先輸其兩月餘力須藉於衆官勢惟秉其一時工可就於不日清香盡敬雖云都尹之居

聖筭公庭永祝

皇家之壽敢祈同志各署芳銜

樂籍殷氏醵金疏

量珠買笑空憶當時餬口為生重過故里李弄玉哉年西邁杜秋娘未老東歸載贍光禄池臺總是舊遊挑李樂籍殷氏者名香佳麗天賦芳温曽忤兩字風流占斷八州煙月此日紛華都識破向來心事欲誰論鳳凰臺上有伴吹簫鼓笛場中何堪把色與行丐歌姬之院且少分隣燭之光万水千山得得來一瓶一鉢垂垂老桑間游女固能諧暮雨之詩芳草王孫尚不棄春風之面倘霑餘潤儘富歸裝多寡隨宜以來爲妙謹疏

李府君建碑醵金疏

故汲縣長官李公天祥素負義槩號稱能吏急難多國士之風宰邑有桐鄉之愛去世能哉日有家爲一

空短碑於草末覩琨鐫孤寵含悽莫勝冥感凡曰相知之舊能無墮淚之傷蔑少分會薾之囷共建此陽城之碣聽言故里永賁幽光

請靳顯卿山陽閭庠疏

切以嬰孩教子責在父兄詩禮承家必資師範伏惟顯卿學師性資純孚賦業優長規模有乃父之風句讀傳故家之習久訓蒙於梧里今開黌於山陽頃於白社之間載闡青衿之教邑雖十室使盡為忠信之人喜動七賢不負此風煙之勝恭惟短疏具列同盟

重修泰山廟疏

伏以物有生死雖岳主司壽宮然微須人興葺雖新中之左地儼泰岱之行宮當年廟貌壯麗有餘此日

卷十七　二

品廟摧毀無幾賴陳將軍之果毅菁鄉老之經營一備鳩糧一鳩工役周垣已與於百堵正殿將復其五楹度其工之寔繁計所費以不少若憑無力可見成功使車馬風雷喜降臨之有所官僚庶獲福祐以無窮謹疏

重修河內公廟化緣疏

惟公德並群哲材優四科為那致三善之稱折獄有片言之譽顧瞻喬木懷想其人況此滿鄉寔維稽治民淳訟簡猶沐休風世遠祠存不忘久敬然塋昏像設殆縕袍弊故之餘草滿露壇起黍麥動搖之嘆惟夫興葺可表尊崇凡我同盟義當少助謹疏

首齋裴先生建碑疏

伏以辭爲不愧緣業行之獨高得之無財於人心而能悅故武昌節度同知首齋先生兩朝名士一世龍門在鴻文大學之間有瑞錦秋濤之譽曼雖稱其通德基未表乎豐碑眼中綫掖半門生身後殘膏㒵來者知歸報本後有望於諸君礱石刻銘庶落成於不日巍巍麟麟之碣輝輝星漢之光匪惟裴氏之穫安誠亦士林之美事

為耶律伯明釀金疏

伏以分財曰惠莫先賙急之心見義當爲切戒後時之嘆伯明秀造漆水東丹之後右丞文獻之孫學則有餘空至於屢爲子娶婦禮尚未完急手謀生力有不及傾同志多狐貉之列忍一家有風雪之寒少分

卷二十　三

坐宴之資可合二姓之好尚冀溥助請書芳題

張漢臣釀金疏

張漢臣者監司故椽淇奧諸生緼袍傷此日之貧客舍數故人之雨心關桂玉連阻風波既久淹吏部之除未免索長安之米況臺閣半為鄉舊而燕雲古有義風哀王孫者世為尋常付裝資者日云不少舉紅望惠才固匪於建封指困不難時豈乏於子敬蒙濟水而爲恩於目下奉千全而致忘於他時困涸能濡多寡惟命

梁孝升釀金疏 太原人

山頹木壞永哀賢哲之萎高上坎中未遂寵岁之定冀彼再卿之悅傷哉季路之貧前進士太原梁公子

叅昇詩禮名家蔓墻純孝思雙親而不見抱孤影而
自怜秋草蔓兮恨隔於九原春露濡而履益者二紀
淮得晩縣而聘乃能大事之襄四十萬非敢望於郭
代公五百斛麥少分於范左相允爲同好寧不興哀
淇水東傾逝者如斯之嘆太行西望慰異鄉久客
之心

大繼長醵金疏

國破家士老依無依之客衣單粮絶誰堪卒歲之憂
大先生繼長者渤海名家中朝顯宦功名富貴昔無
有文彩風流今尚存黑貂盡季子之裘短布緣寧卿
之箭雖黃髮高年之列奈清霜九月之寒甘餓臥於
西山東刜薪而煮白石哀哀漂母進簞食以無難戀
戀故人贈綈袍而何有大九同志能不興懷所願不
過一金未免上煩多士謹疏

南宮縣文廟三門化緣疏

切惟衣無袖領雖以爲全行舍戶庭將何自出南宮
廟學修建有年大殿既完兩序已具獨臺門而未稱
在衆意以未安須資多助之方可就三極之勝雲煙
動色歲來泮水之芹雷霆反驚玉振敲人之略倘垂
重諾請署芳銜

滑州文廟化緣疏

天下之事無大小得人則興郡國之學由古今攸緩
而急蓋庠序乃禮文之地而絃歌爲風化之原緊爾
侯邦號稱文治載瞻清廟有乏宏規廊廡卑棲狹隘
容拜宮垣頹圮高不及有我將易故而增卑衆欲更
靈而揭敝輪奐動泮池之藻冊青一繪事之新審致
大成需資多助垂旒委佩復閭閻侃侃之儀趨事赴
功得磊磊落落之者賢使君業爲倡率同僚屬理當
贊襄毋惜拔毫董書所諾謹疏

鉅鹿縣講堂化工疏

粵惟大陸冥曰古任創與釋菜之宮舊有明經之堂
年深蹤陋日就傾危今擬修崇務敦風化大弓長鎋
其備可忘三綱五常非學不立稍聽一丁之諭將成
百室之歌敢仗斯文共成勝事謹疏

爲周府君立碑醵金疏

伏以起千年已廢詎能忘利益之恩顧喬木而言尚
未覩麒麟之碣故江淮都轉使周侯除與義重撫字
恩深公雖云亡德其可後今也有銘不愧隋淚無從
惟斷石而爲將書可於公而見不朽厥圖少報永頌
休聲凡我同盟共成盛事謹疏

汴梁路相國寺化工疏

汴梁路大相國寺住持僧宗某欽奉
聖旨修葺前殿所有化緣疏合行開具者
伏以梵宮蟠勢無踰相國宏規傑閣巋存猶是李唐
遺構浩劫點浮雲之箭秋風動喬木之悲顧二三之
殘僧將修完而何力幸蒙
睿眷尚賴人謀況有生趙嚮而孰匪善心在稽首歸
依者當體

上意能傾心而樂施或分囷以捐金同新般若清光
與復天人偉觀風鈴如語響泛潮音天女散花有來
舉士祝延
聖壽蓋幡具葉之香翊贊
皇圖永此彌盡之固謹䟽
請陶教授主善䟽
切以擇師教子孰無希驥之心傳道解疑須藉鑄金
之手况木非揉則無自圓之理玉惟斲則成就器之
名伏惟主簿先生經明行修學傳才贍踏望素高於
儒館淵源遠自於題軒講論造精一之微文辭知古
今之變惟是青衿之子常瞻絳縵之儀敢瀆師嚴乗
新函丈心專志致深惟體用之方日就月將寔切後

先之序以玆誘掖與正斐狂所有束脩開呈于后
重修開泰寺大功德䟽
伏以道不遠人善無先於利益物興有數勢須藉於
英豪迺眷熱山昔為遂府開泰禪寺者爰因鄰第建
自樞臣雖僕兩朝之增葺何堪雙樹之蕭條如聲色
香味布施能圓則上下虛空何修不可伏惟
參政相公才優難算義重規為禪扣懸機派流臨濟
遠暢神通妙方幾開方便法門莊嚴已積淨慈天旣
靈諧明羅漢夢况茲金粟影暮忝古精藍雨花雖空
得遂舊觀登壇判斷重振玄関盡刮衣盂已是多餘
香積飯有來福德何嗟不到佛如來載經載營同心
同德永扶

寶祚為
國拈香
前進士李舜臣姪求子婦醵金䟽
切以燕雲尚志情深友義之懷婚媾及時詩美桃夭
之詠前進士李公舜臣之姪元德為子求婚納徵有
日奈囊空而羞澁須力濟於英豪或采幣以相投或
青蚨而見賜逕續先人之覩配合二姓之懽如種玉
而獲珪璋在貧家而得算帚豈曰小補實荷鴻私兒
女債還敢云遂尚平之志簪纓顧恤庶幾援仲郢之
風請署芳銜用昭金諾謹䟽
銅臺阿丑石氏䟽
年方破瓜在故里樂籍者凡四年今嫁

李氏相得甚懽辛巳春以良家來見酒
間叙話心事追念舊游蓋廿有二年矣
且有滄州之行求余言為重因書此以
付
去國暮年見以者而輒喜改圖故步念此意之可嘉
銅臺石氏者穠艷呈霞髻雲綰綠白雪擅郢中之曲
綺羅擇薛氏之窓玉秀蘭芳風朱月細荏苒四年之
塵土稱量幾斛之珠排悔失此身得逢佳配田金沙
灘頭之夢以碧桃花上之笙顧自怜度日之難未免
有當壚之役試看長樂坊頭雲猶自春風醉裏香將
安排老蔵生涯預准備藥爐經卷已蒙重顧來謝鈞
慈滿地流錢共說平生難算了投竿在水肯教空載

月明歸謹䟽
前泉州路總管府推官朱淮故太師徽國
文公嫡孫今擬於杭州路擇湖山勝地創
建書院中起文公祠堂教誨子弟奉承香
火上祝
聖壽無疆次為宗族朋從續考亭道脉之
傳伏望公卿士夫喜聞樂為廣資般力克
遂初心者
伏以明經傳道深有賴於後人圖報起祠必資成於
多士况在曾玄之列當隮倡率之勤恭惟晦菴先生
學貫六經名高諸子始焉講學克紹程張之緒餘晟
也成功直造孔顔之堂奥發揮義理昭若日星没未
及於百年道大行乎四海凡曰進脩之者孰非沾溉
之餘方
國家之右文宜天下之通祀適眷餘杭名郡未隆道
像清光聿修香火之新祠爰擇湖山之勝地計坊需
而甚廣嘆獨力以難勝少分涓滴之餘波同濟經營
之盛事絃歌不絶敢云家學之有傳俎豆斯陳庶使
宗風之罔墜倘蒙金諾請署芳銜謹䟽

榜

張氏秋香館酒牓
伏以三尺紫簫吹破金臺之月一竿青旆飄摇淇水
之春孝先張君系出豪華長居紈綺壯鈕五陵之裘
馬老尋中聖之家風左顧東城名香新館雖借作青
簾之地已大萬破敵之兵瀧春溜於連床對秋香於
百甕與同至樂任價寬沽罄翠壘銀勺之歡是非何
有聽白雪陽春之曲風月無邊信不比於尋常莫等
閑而空過任使高陽公子從他宮錦仙人爭貫金貂
紛擊劍珮繫鳥鳳凰樓柱掛纓日月總非白骨蒼苔
古人安在流光逝水浮世甚驚况百年渾是者能幾
迴一月開口者不數日忍辜妙理也作獨醒莫思身
後無窮且開尊前見在邪愁紅雨春園綉幕之風來
對黃花共落龍山之帽快傾銀而注兎任挽麴以藉
糟只空工部之囊扶上山翁之馬前歸後擁盡日而
然

約

林評事花約
伏以良辰樂事雖曰難并旨酒嘉肴豈容獨饗茲者
小園竹木粗有堪觀故里賓僚可踈一宴忍教康節
獨擅花時敢擬右軍同修禊事伊誰有語花枝羞上
老人頭來日無多此樂莫教兒輩覺玉盤濯月巳頃
竹裏行厨綉勒攢香暫簇花邊駿馬擇於今月二十
八日就弊園聊備芳罇伏望群英早垂光降

茶約
伏以歡情斷減豈任林酌之娛老境相宜正有茶香
之供今者策勳茗盌集勝罏薰須分旗葉槍芽選甚
鷓斑螺甲破帋帳梅花之夢恭老夫鼻觀之禪要追
陪七椀家風共消遣一冬月日勿謂淡中無味且從
靜裏看忙老懷自鬻故人多此樂莫教兒輩覺我今

耆屆盟可同壽湯醫松風已成却十分酒病日拖竹
杖長行携兩袖香煙顧此閒思咸歸歡樂謹約
楔約
四序節氣春極和而季月爲之盛故古人因三日盛
時而爲元巳之節然鮮克與巳相會今歲玆辰適値
癸巳又一盛也用是約二三知友讌集林氏花園所
有事宜略具真率舊例各人備酒一壺花一握楮幣
若干細柳圈一春服以色衣爲上其餘所需盡約圖
主供具秉蘭續詠辨追淸水歡遊禊飲賦詩修復蘭
亭故事
上梁文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
龍飛首闢大猷之化儒宮厥今鞠爲茂草之區恭惟
經管陳公爰自下車旣焉與感仰體右文之意推明
辨育之心因政平訟理之秋舉禮在實亡之典大復
素王之宇重開太極之天于以增聖道之光華鑿晚
生之耳目别惟治本一出化原倚歟岳牧之心擬变
詩書之俗落成有日神化無方折稚冠繳佩之徒趨
庭受訓易象刻雕蟲之子執簡傳經莫兩楹之豆籩
辯三代之韶簡伸嚴祀典咸答敬心很承維技之流
可後闕宮之頌有來多士共駕虹梁兒郎偉
拋梁東萬古宗風一泮宮賴得賢侯扶聖教太行元
氣啓蒙家

拋梁南爽爽新宮搖盛談一旦詠歸欣有地九山伏
揖讀書龕
拋梁西聖學如天不可梯須信小成從洒掃互鄉名
與大賢齊
拋梁北萬象經天瞻拱極文奎高射德星明昨夜騰
光滿營室
拋梁上偃植圓又屹相向人從懸蓬發丹書堅與西
山兩無恙
拋梁下適衛蔓爲琖所含春風綠滿杏壇陰從此西
遊宜我駕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世極文明國本固磐石之
安

天子享萬年之壽斯文有在振木鐸於中天遺法復
行得人材於鄉校擧露寸進仰荅
明時
鎭國寺上梁文
伏以坤儀佐理已收統被之功象教加持妙極大千
之力爰擇鴻都之右輔聿興蓮宇之新宮我
國家崇報是圖慈憫爲念演三乘而設教斂五福以
錫民一朝之役罔及於國人萬有之輸悉供於內府
於是郢斤運巧鄧梓呈材有來神力之無方遂拔天
下之大壯桓楹修棟擁雲氣之上浮疊拱層櫨屹丘
山之壁立仍差穀旦共駕虹梁用繳蕪辭式伸善禱
兒郎偉

抛梁東六合天花散曉風使發不煩慈嶺去九天開
出梵王宮
兒郎偉抛梁西萬刼塵緣妄想迷方寸欲明諸佛果
正須一勺自曹溪
兒郎偉抛梁南莫吒龍門萬佛龕會使樓櫊雙樹地
萬方來此發經函
兒郎偉抛梁北萬象森羅朝
帝極我為禮此王毫光聖德無量千萬億
兒郎偉抛梁上寶氣瓏璁[redacted]像我今建此內道場
海會龍華無盡藏
兒郎偉抛梁下千里王畿際兩稼年年鐘鼓樂清時
共對人民霑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天低法界海嘯潮音山河扶鎬戶之
光日月擁雕簷之氣永將寶供仰賛
皇圖莫金城不拔之基祝
天子無疆之壽

[redacted]亳州太清宮上梁文

至道無名混太初之一氣真人者出爾發妙之玄門
載歆道德之言寔翊邦家之化太上混元上德皇帝
潛禪柱史肇迹瀨陽千[redacted]丁令[redacted]神遊三尺兒童
知尊聖祖故歷代備殊[redacted]之禮
皇家極樓觀之榷雖九[redacted]伏於淵泉而紫氣日標
于天宇嗣興有數今見其人演化宗師真人德紹蟠
[redacted]教流白霫遠乘鶴馭來住琳宮爰即遺基重興王

備用寫
皇家之祐先開紫極之大及覩成規有光往制煙雲
縢靄車回隱王之鑾仙聖超騰日仰猶龍之表恭依
善頌用駕虹梁
兒郎偉抛梁東綿絡釣天夢帝宮適喜頓然還舊觀
玄都仙客振孤風
兒郎偉抛梁西萬里黃流入望低為謝尋涼張持望
故家仙李又成蹊
兒郎偉抛梁南聖牘玄珠閟不談且置金華丹寶說
請從河上發經函
兒郎偉抛梁北玉帛中天朝萬國玄風慶會霍山陽
柱下有人談道德
兒郎偉抛梁上天蓋蒼蒼含萬象西昇不著五千言
萬古流沙空悵望
兒郎偉抛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廈道家設數貴無為
表裔聰凉自冬夏

伏願上梁之后人庥道蔭世沐泠風山河扶鎬戶之
光日月擁雕梁之氣竹宮望祀休誇漢武之祈靈故
宅徵符已表吾
皇之萬壽

萬壽宮方丈上梁文

伏以起百年之搆植大本於宗門葺一日之居見恆
心於君子萬壽宮丈室者自昔中和之起廢逮今六
祖之玉承物既弊而更新制有增而匪舊敞恒楹而

中起翼兩室以傍開雲霞譙疊栱之間燕雀賀華樓
之上前瞻玉境通暢玄風後枕宸居擁陪法座況仙
馭來臨之有日令威歸語以無時工既落成衆孰不
樂倚疊如山之壯盤單肯搆之誠重光動淇水之波
佳氣欝太行之色式扶脩棟可俟歡謠
兒郎偉
抛梁東燈火春城動竹宮看取洞天開日月佩環聲
在步虛中
西苒苒春雲去殿低莫道霞章仙鉄峻青霄有路是
丹梯
南故院當年一畝菴碧瓦朱甍今覆壓後人光大儘
無慚

北五福從來尊太一碧霞千古振拟風奕奕神光長
拱極
上符鑰潛珍無盡藏光芒未暇詫青藜六代傳芳主
丙文
下玄教扶持衡可遲德星所在風雨時萬里如雲有
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教基大闡福地重新五雲來岊閶之
仙六甲祕風雷之奧華簪列拜戴光傳度之儀金簡
朝元永薦焚修之供以兹快樂普洽生成
　太一宮清蹕殿上梁文
伏以顧瞻琳宇已嚴
上帝之居娛樂

龍[illegible]
聖人之作恭惟
皇帝陛下圖四治道寤寐幽人爰從[illegible]
潛躍之初重有中和之穗風雲允協文物[illegible]
道而伏
帝聽曾一言而利天下師令不見意君無[illegible]
大駕以來臨駐故宮而懷禧漢文授經於河上[illegible]
加於軒后訪道於崆峒初不踰此以兹
寵探光極玄門念我後人思皇
眷眷故大起
御天之精庶少伸就日之誠既獻歲以偃功乃[illegible]
而考室敢陳善頌用賀鸞虹梁

抛梁東夜鶴林鶯恵帳空一自翠華臨幸後至今[illegible]
[illegible]鎖春風
抛梁西尚記春旗簇仗齊真氣滿空瞻戶牖光芒[illegible]
照到青藜
抛梁南論道當年有與談
[illegible]棄貴臨猶望礎非緣參夾發松函
抛梁北金簡朝元留
[illegible]萬歲永無疆更願八荒開壽域[illegible]
抛梁上碧瓦朱甍遵大壯五雲佳氣欝蓬萊瑤[illegible]
思[illegible]
天仗

抛梁下華表人歸餘道價
雨露有偏恩不遺靈章隨物化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攡離揺之氣山河扶綉戶之光
道以之增輝真仙爲之改觀霙紅翻座瀼葉花氣
風肅泰壇光動竹宮之祀歆茲賡福錫歟
明時溥同至樂

春露堂上梁文

伏以飛鳥知還固擇安棲之所葬盧託處畢壇必葬
之心秋瓓老人携撥散村萍蓬遠宦東西南北兩紀
奔馳雨露風霜終年假溥久矣壯遊之倦浩然故里
之歸迺搆新堂不遺舊物豈獨奠居而移氣蓋將追
遠以顯親連甍接棟而中列三楹却暑四寒而旁開

兩室俾春秋寢祭衆免勤碤節叙宴逝喜同笑語惟
是時思之切仍題春露之名言念斯心畀之來者承
承繼繼無還佚前人之光髣髴㤙㤙非徒謂喬木之
美爰扶脩棟例有歡謠
抛梁東旭日紅騐蕩春陽滿大空人喜廟堂真宰出
不須東觀論青蟲
抛梁西萬瓦齊撲地閭閻似碧鷄春露堂中春自好
何昔有意夢沙堤
抛梁南合明瞽交道徹來不易談正有歲寒三益在
風簷先種兩株杉
抛梁北
正統一東亘扶桑略西極一堂雖起有先墓所願入
苑開壽域
抛梁上天蕩蕩光動太行三萬丈主人披絞已歸來
夜鶴不須驚蕙帳
抛梁下觀治化叶氣薰然衢四达過門有客問行藏
蓬蘽而行得時駕
伏願上梁之後里多仁美門掩春華歲時豐穰問甚
架中之霜物情和好愛及屋上之烏對床夜風雨之
吟閑巷得聖賢之樂倘使少如所願不爲虛度此生

秋澗大全文集卷七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一

題跋

跋蔡中郎隸書後

科斗書當秦有天下未盡廢而程邈易篆作隸特用便牘削耳逮中郎蔡邕去取丞相斯大小篆為八分寔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碑眞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肧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故書家評公書骨氣洞達爽爽為有神宜矣昔張長史作書多先觀古鐘鼎科斗文字遂楷法妙天下不然則無漢晉已來高古氣骨不肯往年遺出襄國讀宋文貞神道碑見其筆畫一一涵篆隸古意迺知其言為有徵後之學者苟志於古舍兩漢孰宗匠哉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同相人馬才卿觀於省掾吳夢夔之寓舍衛人王某欽祇書[illegible]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浯溪頌[redacted]哉久剝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為完好予[redacted]得而見之寔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郡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蓋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疲幾典刑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窣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姦覩讒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為變耳始泰越人擩丸老死不主故常在邶鄘則為帶下過洛陽則耰老人西入秦又以嬰兒醫名也故評茲帖者謂闓偉發揚狀巨唐中興勳德之盛豈虛言哉閑閑公偶以銀鉤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夏四月六日卧病中書于謝帥第之北軒

跋郎官石柱記後 媪鈶文書左司員外郎陳

古人稱長史得草聖不傳之妙豈知眞書在唐為一代精絕所謂能行而後善走者也魯公書學氣偉造化眞楷得法多自公始郎官帖精絕為至嘗刻在京兆今亡或云淪墜廨事址下近從曹生李衛得墨本全文蓋丞相壽國高公故家物也老眼增明伏讀不置者累旬眞希代寶也十有三年春正月人日題於西山之讀易龕

跋手臨懷素自敘帖

世傳懷素自敘帖有數本劉徧史文孝云昔吾從祖河平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廢潰靚為裝楷且為補書不自媿其孫軾也有杜祁公題云任僧草聖繼張顚卷後兼題大曆年甚與儒門為至寶武功家世久相傳後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秘府所收像無蘇杜二公題跋似亦非長沙眞筆至元辛未秋九月臨余謁左轄姚公出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救玩之余令人仿像意韻盤礴於胸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晴妍可愛乘筆墨調利吾為臨此拙惡非所齊無幾見其典刑云耳監察

御史汲郡王某仲謀甫題識

題懷素草書千文後

予觀藏真大曆二年海西寺所書千文極縱横捭闔之狀其欲斷還連似斜復整筆增妍而不繁其成者意足而悉備如風檣陣馬驟不可當側冠落珮狂莫得制至於氣凌過庭勢逸張顛雄偉豪邁超於法度之外者一一視之皆篆隸之古文耳茲本雖出臨模精氣固衰骨脉具在所謂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十一年正月五日風日清麗手柔筆利乘興學書胷中煩滞拂然從筆端出矣

跋張嘉貞書

近攷瘞鶴銘乃知為右軍龍爪書也予所藏唐中令張公嘉貞北嶽廟碑其意韻骨氣敦龎古怪如衛戍植劍特龍爪遺法為正書之一變耳張公當開元初拜大將提重兵卧護北門其氣固已雄一世矣又維環而相以強敏風操闓然史臣稱公性疎簡與人交不疑內曠如也古人以書學為心畫故其筆不得不雄放奇偉象乎為人然未免夫捧心效顰也如優孟抵掌談話與叔敖俱化一一較之有不然者蓋其巖辨有餘而高風絶塵為少衰矣戊辰中元日書

跋麻姑壇記後 平陽盧氏家藏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與寄縹緲儀纖妍麗無不可人正如覩麻姑手爪令人背癢時不得爬搔已渙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元氣渾淪千態萬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為變耳第記中皆懭恍不經之事公特為書之豈王中令謝太傅文彩勲名凌跨百代未害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志也

題魯公書臧氏碑後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紀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整而頗瀟散如羽林壘壁横天作陣勢相高摩與衆星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為有間耳其懷恪神道結鋒勁畫堅之凛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惜乎出秀岩臨摹使千金駿足困伏皁櫪間其超逸絶塵之想索莫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筆端者誠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秋七月朔得此帖於參政李公

跋竹谿所題東坡墨戲後

竹谿書所見多矣未有若此帖之真楷蕭散者大似虞中舍諫獵表狀間以側筆學坡之媚耳乃知公當大定明昌間不只以篆隸獨步於王堂金馬矣轄之韞櫝愛玩亦醉翁之意也可謂真知賞音者哉

跋孫過庭書

太宗以英偉之氣凌跨百代萬機之暇游心翰墨故二王法書盡入秘府摹倣臨搨然後以牙籤玉軸徧賜諸王何好尚如此其篤臣下得不從風而靡過庭適當其時今觀此書規模步驟一宗二王得飛鳥出林驚蛇入草之勢然點畫散落往往斷而弗連蓋體

具二王而章草爲羽翼也東坡謂陶詩初若綬散不收反復觀之乃得奇趣余於吳郡亦然但近代名公品題不到豈具眼者未暇及之邪予特表而出之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廿四日與兒子孺重觀於京師咸寧里之寓舍時雪霽氣清率爾而作汲郡王惲謹題

跋荊公墨蹟

予嘗觀壽國高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爲臨川所書無疑雖風骨遒勁而筆勢散落無繩削可據殆似公當軸時變新法調夸毗子青苗助役無所紀極意一念之差至於筆墨間尚能形見其爲人如此後之學者慶心擇術當如何哉至元壬申重陽前四日書於平陽官舍

跋黃華墨蹟

予觀公書多矣曰黃華山主者蓋公中年筆也其格調步趨要本二王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速之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獨足以超人群也叙溪云

題黃華與李彥明太守一十三帖彥明係公同年友也

此數帖蓋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飢寒之厄近在旦夕又云收拾厖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讀可勝嘆惋當明昌鴻文之世公以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乃爾豈官散祿薄未爲道陵所知不然貧乃士之常事造物者庸玉汝於成邪至於文翰之妙如荊金和璞自有定價不待播而後重也

跋任龍巖烏夜啼帖

南麓書在京師爲最多其筆窠大書往往體狂而神滯獨此帖豪放飛動超乎常度而木庵師讀罷後興逸妙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顛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棄其調利例多高風絕塵不只籍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

跋任南麓所臨潛珎閣銘爲大陽漳張提舉彥亨賦總一百八字提刑王子勉曰

數珠帖

南麓書在金大定間號獨步然其筆窠大書往往體

狂而神滯今觀此帖筆勢超逸氣韻兼勝豈非抵掌談笑音學叔敖者邪

宣聖小影後跋語 [illegible]

[illegible]

宣聖肖像繪者非一據聖像四十九表儼之猶黃潦之於河漢培塿之於泰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小影最爲真像此本蓋存一傳也嗚呼尊其道敬其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日表雖參於前而倚諸衡是不幾於褻乎至元乙亥夏四月命士人王文仁臨寫小子惲百拜敬書

跋周廣府君斬蛟圖後

役萬物而君之者莫靈於人而處尤以氣勝者也彼
司馬彤之陋鄙未若神蛟之變怪也老於苑之殘猛
不減氐萬年之齧咒也處一旦視之猶尺蠖與孤豚
耳乃知辯殳之際其氣固已蓋西戎矣然有憾無援
受制於人卒爲二豎所害噫千載而下令人讀臨戎
之篇凜凜然猶有生氣其睨梁王不啻土若也雲史
筆之誅有激而云

跋貫休北立像

釋貫休北立像予二見之此幅與東平王氏所藏衣
紋精麄不同恐學道子兩部圖鬼物筆法也

跋陶鎮生菜圖

蔬果猶犬馬然以其恒見而難爲工故生意彩色有

如圖水滸之異鎮之筆不見收于御譜而爲金陵所
題詠所謂一極寫雲龍足以知名於當代也

跋范中立茂林秋晚圖

中立初年本學營丘極平遠娟秀之狀至於山骨蒼
茂林麓幽邃咫尺杳靄遠隔千里蔚然若太陰雷雨
不可端倪兹蓋居終南晚年之筆也故當時有弃墨
如泥之目是知游藝雖宗匠前修唯其胷中自有一
天乃能造微入妙

題寄寄老人陳氏詩卷

昔帝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而陶之爲器最近古而
適用廣長安寄寄翁得適用近古之法削爲鼎研諸
器堅潤精緻粹然含金玉之質誠可方媲保張遠紹

澤之呂道人矣

題王生臨道子横吹等圖後

書與畫同一關紐唐賢善臨書宋人工點本要之極
形似而出神奕爲佳蒲江王生以論書餘暇游藝冊
青於臨放爲尤能蓋致思雖不爲法度窘束筆與
意會探天機所到近爲予縣道子馬賦横吹營丘寒
江晚捕爲可見昔龍眠作李北平射邊騎圖觀矢之
所直延瘞弦鱉也若向作著矢狀則風斯在下矣知
此則能造微入妙文甫其沉潛可也丙子清明日書
于行館之徹止堂

跋馬氏家譜圖後

夫源深則流長本盛則末茂至於家世蕃衍碩大亦

由忠厚之培埴德澤之淵浸者耳燕著姓馬氏自遼
歷金代有顯人故居河朔者多大賢是歸昔狄武襄
以族係不明不敢附梁公之後時人韙之今絳尹馬
君出示兹譜曰此某之高曾也皇顯也降而下之曰
伯曰從曰昆曰仲聯綿次序蔚爲一宗蓋亦有自來
矣於戲盛哉

遊澤州青蓮寺題示

至元甲戌夏四月戊午予以分閫澤潞州兵且需役
命秉暇同州尹皇甫琰來遊兹山相與登福嚴佛閣
置酒小酌潄林風挹響山南騷至煩襟爲思灑然[illegible]
[illegible]少焉返照入塗其西南諸峯靄起曳縷及頂而散
縈紆披拂殆六銖曹衣空濛法身飯暮群動俱閒溪

流有聲潨澮丹壑如萬馬而兵崩赴敵場靜夜遙聞耿耿忘寐顔謂皇甫君曰此豈非山靈化現以清雄之狀娛遊人之耳目邪九所得唱和詩若干首因留題禪院壁間以為它年林下故事從游者沁水尹太原李汝翼為吏丘山甫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子翁孺侍行

絳州後園題名

絳以兩州六縣三十萬户之盛守治一國甲河東而名天下者宜矣至元壬申春予自霜臺來官平陽適陽威人有獄疑而未能决者四年遂被命來讞授館絳園留十有七日既集事因按讀唐已來園池圖記按觀遺跡莽為汚宮獨有者樹歟

臺荒池漲水想像當時亭榭竹木之勝環合霞蔚影明滅猶在瑤翻碧瀲中耳感今懷古因以見物理之盛衰知哀樂之不恒也同來者畱掾李謀鄭良子公孺侍行是歲夏六月初伏后二日汲郡王惲題

跋秦得真墨軸後

墨之名家者唐已來不數人其難工也若是如坡公尚煤松自制放潘谷漆法至寵發吉梵曾無倦色宜乎秦君嗜之而不厭也蓋將紹潘張之絕藝發潛德之幽光耶予近以沉金寶劑就龍尾石試之其黑而能光清而不浮涇知精妙入神方駕前輩為諸公所稱道宜矣

祭霍山祠題名

至元九年冬

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寔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旺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二日惲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迺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簿劉倩齋宿祠下將事之夕霧雨交作既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冷風肅然神峯鶯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聶祐縣佐史高政秋監張承慶邑人薛呂齡嶽廟道士李志真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屬飫

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聞山張思誠子翁孺

跋唐忠祚柘條白頭翁圖（忠祚宋人宣和書譜有傳）

前人稱忠祚畫不唯極其形似如花美而豔竹野而天能狀物之性為好耳余尤愛其科條勁挺放筆而成得妙意於法度之外殆書家所謂錐畫沙也乃知畫與翰墨同一關紐豈虛言哉

跋楊息軒江灣漁樂圖

予初不解畫工拙非所知但開卷瀟灑見漁家風味令人渺然有江湖塵外之思不知何時得揹笭箵以駕舡獨聲牙而揖卓去作西溪漫叟為畫家所傳寫似亦不虛負此生矣

跋甫田圖後

近與李對齋讀嘏隱先生詩詠沖沖然殊有所得及觀是圖其經國備物之制傷今懷古之思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乎其閒覩承其事至於禽魚草木車服豆籩之盛一一視之皆具古意又有可觀可興者撫卷三嘆不覺慨然執謂丹青形容起予至於斯邪至元戊寅入夏五日題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絕似長沙素若磯靜鉤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為不妄黃氏裝潢者能奏之以為珍藏豈性與藝習而相近然邪

自題所書草字後

今日午睡起偶作草字數行因悟筆勢貴其神速要如李愬夜半乘雪出其不意乃能入懸瓠城縛取元濟爾

又題草書後

草書筆勢至須敧斷續當如歌三百篇會意時手舞足蹈不知其為顛蹶也

題丙博陽問牛圖後

蕭曹稱漢賢相然未免有牛歛池汚之論豈狃於休息重夫更化者乎及博陽秉鈞闊略細務每以變和為心神爵五鳳間蔚然有聲為中興名臣以二公較之佐命外吉實亮之功有足多者胡氏謂體元者人

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信哉彼閭里門而消沴因淖車而被謗者坐享堂封無所事事曾不若丞相咺茵吏耳予適纂述調元事鑑友人敬之之子公讓請題其後故書

題麼本蘇才翁帖後

蘇滄浪書多出懷素山谷草聖本學才翁如戎州所書場與九詩何啻青出於藍真超凡入聖筆也若此者何為者哉所謂真贋不較可知至於樗軒所題真寶藝自別卷後之於此耳至元戊寅夏六月十六日午睡覺後

題王郎中國範所藏唐翰林供奉畫玄宗幸蜀圖

世知天寶之禍階於九齡罷相政歸楊李不知枉害忠良一言玄宗已為聲色蠱惑其明理亂顛倒莫知所從逮夫九縣飈馳越在草莽方思曲江忠諫遣使祭墓噬何及矣今觀是圖自馳出大內宮衛依然供頓咸陽父老進說次馬嵬而六師不前痛九廟而太子北駕至犒遣扶風蹭蹬蜀道彷徨躑躅悲焉如擣之懷去五百餘載按圖思事如在目前令人動被髮伊上之感可謂書中有史其垂戒深矣

跋黃華題郭寄卿雙溪圖

雙溪余家山物也今觀公此作所謂詩中有畫畫未必能得其真矣

題閑閑公書祈宰傳後

此祁忠義贊也蓋公在河北時所書以老筆折至自成一家觀之似未免效顰耳然堂堂之氣已破碎陣敵矣

題坡軒先生詩卷後

予嘗于庭庵謙甫見老人數輩衣冠楚楚容止足觀當時題官有不復及者詢之皆前朝權醻官也而況坡軒者乎先生在大定間調監相酒其風流文采照映一世時賢與之不在明昌詞人之下所存片言隻字猶當享之千金自非篤好有睨而不顧者夢卿出將家喜詩學固能寶而藏之異時醒酒臨江助吾橫槊之氣者不爲無得於斯文也

題李懷遠事系後

李鎬字之京涿之定興人父金大定間進士第終蘭州刺史先生婆沖澹樂山水初蘭州府君官鳳翔府近山多勝槩公日登覽怡說至樂而忘歸自是畫品日進北渡后留寓湖上僕猶及識之番番然一良士也嘗作樊樓風雨春雲出谷二圖大爲東瀛子蕭公所賞識曰士夫間不多見也以門勞官至懷遠大將軍集慶軍節度副使壽六十五卒于衛子師孟字希賢今年七十有五爲人質直好義無它腸精力強明飲啖不少衰時時尚能淨大白酣適簪花曳杖游行閭里予毎遇諸塗更忙與從容抵掌談平日心事初不以惸獨而屑懷也然未免作句讀師自給其日料爲後爲一慨然耳戊子歲端月上元日秋澗老人書

且得載郡志寓居之列云

跋桑維翰手簡

國僑在五代間初無書名今觀是帖其葉勲於鐵研問者恐不獨專美於凝式也具眼者當以予言爲不妄秋澗老人題

跋澹游王先生詩後

黃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爲文章翰墨當明昌間照映一時惟其草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事家見國植軸無非澹游詩翰延知老成雖遠典刑盡見于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洒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耄而不衰者邪戊子冬陽生后一日秋澗惲謹題

題雲麾帖後

李北海書融液屈折紆餘妍媚一法禊飲序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綸下朝風度閒雅縈響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矣東坡云予書初學李江夏后來自成一家及以雲麾帖一一較之坡第被之稍偏而青出於藍耳蘭亭在古今爲眞行之祖自太宗崇尚一代學者爭師宗之然如徐季海輩尚未免詰體之俗況餘人乎公于斯時獨能高視遠步造微入妙臨池策勳固當爲右軍忠臣矣有具眼者出乃知余言爲不妄戊子冬孟秋澗老人王惲謹題

跋米南宮書曾夫人墓誌後

顏魯公稱殺成巳雅善塡書嚮見唐人作禊飮序每行特留二三白者使見其巳者之功夫耳初觀是帖卽疑其神爽索然乏飛動縹緲之勢再視之乃知爲成巳法也綠袞陽出奇無窮雖憑軾縱觀不無看朱成碧耿嗜者心慕手追豈不踐蹠終不入于室邪夢卿來託審定所見如此於戲夢卿其賢之安知飛電流雲之駿不踵門而至者乎戊子歲秋八月廿七日秋澗老人題

跋香林先生老饕賦後

眞楷有常規而顚草無定態魯公傳長史之法東坡得魯公之妙至于率爾而顚餘未見能旭也今觀此帖駘驥長沙氣劉禱佛之壟耳嗚呼百年來人物淵

源之盛槩可見矣先生姓田字信之前進士蒙城人學顏而至者也晩進王惲謹題

跋唐韋皐畫像

予嘗觀皐王畫像魁偉奇傑頩赫奕視猛而辭戟如老羆抗首有百獸不敢傍之氣不如是何以破吐蕃四十八萬之衆擒殺節度都督籠官千五百名乎至外臣自領政抗章勸進軍旅之目以定秦隴覽其家後橫恣在所不論及歿有司欲追繩其咎賴門士陸暢者得解至今盛名有光于蜀嗚呼竹頭木屑其可忽也哉秋澗老人偶題

題三百家詩選後

潛溪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飮陽關之詞不可不作余亦曰自簡古而變穠纖由穠纖而出議論此小詩所以最難工者也且唐詩名世者千有餘家此特三百而已又鄱陽初選時意不到此間有三合者亦足以見絲黹一臠之驗也且書學成于晉歌詩極于唐而論解之學盛于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以然蓋皆自上之所好中來何則昔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無詩及其文于文餘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淸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二生經史外行

若有餘此亦不可不知故令一讀使見前賢雖小道其用意有如此者因書以爲示巳丑重午日秋澗老人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二

題跋

題遺山手簡後

公道存於上者惟恐士之不才公議廢當塗者惟恐士之有才此古今通病必然之理也昔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干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人求之耶究尔後乎宜其落維棘瓚邏想玉堂如在天上也觀此帖者幸不以遺山爲疑可也

題張嘉貞北岳碑後

余少時書作擘窠大字寄書出師表于屋壁房山劉先生過而見之顧謂家府曰毋令輟學後當名家因問余學書覺有進否對曰不知但今日書明日視之有大可惡者又不擇諸人書以余拙視彼善者耶然識於心及省書當之必仿其筆勢先生曰此即汝所進蝕而出此碑見贈且提誨曰古人書有當玩而必習者有未易學而當玩者吾今以是授若非欲汝師之也俟盡參微妙立筆後時時玩其意味可也晚年當有所得此帖藏幾三紀未嘗發視今歲己丑予六十有三追憶往事時取觀覺日有所得乃知房山之言爲不妄不然後生變風華老大即厭之而然歟觀其簡古瞻逸初若緩散不收一一視之內方而外圓風骨偉秀殆似夫上蘇聘對鳳鳴朝陽時也前人謂焦山鶴銘乃逸少龍爪書或者謂未若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方之爲近似余於嘉貞書亦云唯具眼者當識之因嘆吾老矣技進而道不至是亦所當懼也然張公唐名相今見千世者止此耳技雖微固亦有不可廢焉者剪製已遂題記於後示阿孫轅郎且使知嗜古者莫書學爲重何則先賢手澤在焉故也是夏六月二日秋澗老人記

題山谷手簡後 文瑞名琫

侍御于文瑞奉使江西回以山谷許哀帖見貺觀者致疑其間子曉之曰公孝友純至當痛酷摧裂之際意有不在書者此正言不當文之義也若以微瑕而棄連城之璧非余之所敢知也

題竹溪詩筆

文獻党公大定間翰墨爲天下第一如雪溪黄山輩皆北面師尊之宜其片言隻字爲後世寶藏仰之如泰山云

題家藏禱佛帖後

顔魯公書氣洞金石精貫白日然得長史心法筆力日進遂集大成公之書可知宜其使長沙比面高閒終不侔也初藏者平章政事盧子時蓋自琉璃餅中協神筴者也大元己丑秋七月秋澗老人曾收

題左山所書春露堂後

余構春露堂之明年參政左山商公作三大字自燕見遺因刻而榜之吾廬爲爛然也公今歲壽登八秩觀其書端莊婀娜略不見衰老之氣吾喜其所養

至剛非唯書之盡善也公爲人雅重深謀其翰墨之
工在公爲餘事然嗜好之篤嘗求之切殆飢渴之於
飮食只以功業相逼有不遑專事者當急遽際嘗與
予論及津津然喜見顔間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
也方在藩府時以分陝之重橫當事衝至與貔虎相
搏者屢矣未嘗見志之血氣之靡降而少忍規其所
不可求避其所不可免者此所謂砥柱頹波屹然而
莫傾者也求試其心之所在蓋安命順受而已旣安
且順則心乃定心乃定則氣不餒氣不餒則道可以
坐進而況技之云乎醫家有云榮衛可以知人之脩
短予亦謂文翰可以卜士君子之盛衰今觀公書以
精神爲徵取之是知公之壽考旣耆而艾也必矣豈

斯文未喪造物者將爲之於公耶於是書以自警至
元戊子夏四月十二日謹題

題張氏所藏先去手澤後

昔人以長不識父對其畫像輒拜而垂涕張侯以勞
卒軍中子用道痛乎不覩其役每得其手澤雖片言
隻字洞洞焉奉之如恐失墜其於觀行速肖之心爲
可見矣

題時苗留犢圖

君子之居官也論其稱與無愧而已苟能致君澤民
雖祿之以萬鍾繫之以千駟將受焉而不辭況已之
所當有乎若苗之事持情而近名矯枉過正者耳然
使貪墨畏人者聞壽春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此京

兆王雲筆也以年深色故因之補綴頗疎妙意至布
置分數尚當與新玆圖氣勢兩相高也戊子夏五月
秋澗老人題

題自書歸去來后

錄事參軍丹陽薛君文曜携佳帋見過請余書晉處
士陶靖節歸去來辭是日晨氣頗爽在庚伏中難得
朝也秉筆墨調利心手相應忽憶往年過由陽見唐
宰相張嘉貞所書北岳廟歌歎碑不覺行墨以入其
體識者莫訝其刻鵠也

題郎官石柱記後

眞生行行生草顚之草至稱之爲聖其法蓋先能楷
所謂善行而後能走者也郎官石柱記以予閱見今

在世有三本　梁崔氏贈余與平陽曹氏所藏
壽國公故物同出一石但未知柳城姚氏所寶者何
如耳商左山云正刻舊在京兆兵後淪入公堂址下
恐不復出矣援筆宜珍惜之其姿體端方淸勁𢟪出
歐虞自成一家少陵云卓立天骨森開張者也至元
戊子七月朔秋澗老人記

跋蔡襄書後

嘗觀心畫水鏡宋一代能書者不少然蘇黃一出爝
火難爲光矣襄之書在當時極爲坡所推重恐是徐
行後長之義夢卿好古得於法帖者甚多書學予非
淺之者不千里遠來求題評此亦不可曉也秋澗老
人題

題哀江南賦後示韓陳二生

史稱信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今秪見者此數篇而已乙卯歲予得之于沙麓蕭茂先家迨今歲戊子蓋三十四年矣近目疾頭坐者㳄句二生來問適新是帙令句句詳讀且究其用事非徒然也蓋辭之爲體甚多學者不無剩缺于其間汝等文實方開然有望而未見者故令觀覽欲彼摩其朴鈍發其清新此老夫之意也嗚呼理者性所自出才者氣之所由形中人以上苟得其養性使可復才也者不可强而致也或曰理重才輕取其重而舍其輕可也曰勢有不可偏廢者焉理則體才則用也體與用具然後可以持躬而應物二生其志之

花先梅在前宋爲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舡來往之語

跋楊補之墨梅後

及補之一出變苦硬爲秀潤曾覩香風雪溪二圖者乃知予言爲不妄（有白題云日鬱蒼梅者人主昔曾其用意不弃 既已神駿于孟君矣）

昭陵六駿圖後序

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駿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前隋亂及其功成琢石爲像太宗覩題頁贊以傳不朽何存殁遭遇其爲幸也如此宜其聲華氣艶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渙汗又何神哉如邪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大史公稱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后世者是已予藏此圖久矣特拈潢以

備玩因題品卷末以寓余之所感云

書送鄭尚書序後

韓柳文多同時相顉而作如送鄭權序饗軍堂記之類是也筆勢翩翩若相陵跨者柳之記間架曲折宏深雅麗出奇無窮然不過崇治開閑饗燕軍容之盛而已序之爲文終五百餘字雖云後出詞氣絶勝令人讀之抵一部嶺南方志覺海氣拂拂來逼人矣其終篇致意最妙專以貴而能貧仁而不富爲主委曲謀猷之壯從容箴戒之深誠有關於措徵之治亂爲尚書權之藥石也近年某官有奉使句麗煩於乞索者至爲東人易而傷體信乎貪而無厭微而無經術者不可以華遠而寄邊方重命嗚呼公之斯文曰經世柔遠之長策可也作之明年公卒在諸文極爲老筆又見其氣之至耄不少衰也如此韓生因誠有問特書此以示戊子冬十一月十日也

跋蔡蘭閣醉書風箸梨雪瑞香樂府二篇

贈王尚書無競王後有跋語小楷數十字極妍勁可愛

樂府尚豪華然非綺縞中人未免嚬女攣耳明秀一集以崇高之餘發而爲詞章如飲内府酒金沙霧散六府爲之醺酣方之達麴車而口流涎者固有間矣

跋竹溪所書墨莊篇後

東坡先生百世高士至自跨靎作墨得佳者數百九

顧之而笑曰足供吾一世著書及煤發焚舍乃已𡨋
其竹溪爲墨苑作書而不厭所謂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也

薛紹彭臨魯公座位帖後

魯公此帖純是一段折衷筆容直氣知此然後可以
論書之法度耳

書南麓跡韻後

龍岩書在顏坡之間然未免有痲絶處此帖殊覺勁
可愛豈得意時書邪

跋黃華煙江歸艇圖

先生當明昌間以文彩風流照映玉堂今觀此畫所
謂金鑣野鹿志在長林豐草也

跋閑閑公草書心經

般若經前後文辭重複公書之字字姿態不同所謂
堂堂天陣睥睨機制變出奇無窮者也

錦峯真逸王仲元清御書

錦峯書意韻瀟散不減古人但前有黃山後有閑閑
公故公之墨妙揜而不彰世稱士之得名有幸不幸
者豈其然乎

跋黃華老人二詩后

觀公手跡多矣此幅恐是早年所作然倜松出士已
有淩雲之氣識者自當知之

跋龐才卿悲達閑賦後

此賦都運龐才卿所作其步驟全類思子臺賦意則

擬充隱閑甲辭字書瀟散有法出顏蘇之間前世士
大夫學藝精妙如此豈勝歎慕

評楊凝式書

楊凝式書純摩等趣皆作行體大字瓌奇豪邁瀟散
中寓正筆左山云魯公後惟少師能得二王之法所
謂文起八代之衰也坡公行書大槩類此至元廿年
四月初五日過靜左山獲覩於座所論如此其王文
荊公論云公書不與之以就長蹤之以就短云

題元楊手書後

卷中諸公皆一時名勝先生俎豆其間諸賢樂與游
者其以道義故也余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
以文酒吟詠於山水間彬彬然極平時故家風味不

知軒冕爲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夌替而至於斯
附卷援至豈勝慨慕至元癸未歲蕤賓日謹題

跋自書訓儉文後

文正公平昔著述純粹深切其有補世教如菽粟之
於飲食可斯須離哉後人傳誦敬仰宜矣德昂茂異
喜讀書居室屬余書斯文將置諸坐右取爲修齊
矜式所謂儉者德之共也故樂爲筆之初不計其工
拙也

跋羅謙甫醫辨後

容齋述醫論二篇求予書將板行以證俗之訛謬因
念世之物理流傳失正漸習成風無復革易者多矣
較其所係重者莫醫若也謙甫心存濟物明當然之

理不爲流俗所移固自可尚又使礫石亂投之禍曰有所得其於世豈小補哉所謂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旣倒也故樂爲筆之

跋紫絲靸鞋帖後

紫絲鞋帖四十六字二十年癸未夏借觀於張條山家昔公書太宗送梨帖後云珠還合浦劍入延平蓋自謂也此帖雖道婉可愛然筆盡墨燥九淵之神宜躍而汐恐臨本也觀者自當識之

跋草馬圖

書與畫同一關紐昔人謂學書者苟非自得雖李眞妙墨終爲奴書余於畫亦然

題所臨顏魯公十帖後

大名楊君順之家藏劉元剛嘉定間忠義堂所刻魯公書廿一帖予擇其大小尤精者臨一十帖近在京師入翰林復觀顏碑十餘本皆所未見也又與左山商公論其平生所得於公書者數爲一日覽習中頗有所悟及南歸取向所臨裴將軍等帖觀之當時擬神筆端非不玉汝奈非其人而學不至何譬如以矢石追瑚璉則不可也癸未歲夏六月入伏前二日大雨淋浪五晝夜不止閉窓隱几坐見舍東積潦殆觀此帖偶爲題其後云

字程氏小子

癸未夏四月僕還自京師道出梁家務士程天駿自云伊川先生之遠裔有子方黄携而拜予因求其小字乃訓之曰伊傳嗚呼小子其念之哉

跋樗軒壽安宮賦西園雜詩後

余生長汴梁八歲而北渡河當時風物有能記憶者但如隔世夢寐中見尔及讀如庵西園雜詩何殊趙家老樹邊臺令人對之有足悲者故孫㮣雜報云生恨不爲承平時人良有以哉收卷奉還題其後

漢文翁講室畫像

余讀漢魏五書云成都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人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經千有餘歲無絲髮刹壞非神物護持疇克尓耶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韻豪逸有顏魯公風格一舟四展觀悚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眞奇蹟也

書劉氏屋柱

至元甲申夏四月余自泰安平陰東阿擬禮桑英而西赤日黄塵中馳六百餘里忽得此屋休蔭車息馬頃之意爲釋然也主者劉澤克家有禮且云此屋甫成未經寢處而公至可謂彈壓瘴氣矣又誦婦翁張學臨終戒作佛事以多誦孝經爲囑不圖田野間有此端士重午後二日過此

跋坡公春寒帖

茶使分寧李君踵門來謁坐定出春寒帖相示覆一首爲審定余曰昔坡公在館閣時每作一石一竹淨

為好事者取去況詞翰乎所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尚何言予歸而潜珍東綠吾將見燁然之光不唯在惠州李氏矣

龍門寺題名

余聞龍門久矣嘗讀故相雲叟公題名風煙形勝盡在目中終以不得一往爲曠今歲冬適諸君以事會共遂成此遊相與分雲尋磴攀木躋危抵懸瀑下少焉環坐磐石盡一尊而去凡得詩一十一首偕來者判官李讓州將劉民望陳州長李公惠前憲臺獄丞梁平州學正張貢士人程翼蔡州吏目薛世英郡人徐英時至元乙酉冬仲望日也

跋鹿庵書王華宮詩後

鹿庵書氣韻蕭散嘗疑出焦山鶴銘一日問筆法於先生曰平昔於沙河碑致力爲多今觀此帖一一較之其瘦健清拔蓋以廣平作骨而取真逸爲奇放也

跋米元暉書

元暉書類王謝子弟以當家論之間中模索知爲人家然其間時有圓轉藏鋒處豈厭家雞而欲歛乃翁之掉搴耶

跋虞世南十二大字

虞永興書攀鱗附翼十二大字世皆以雄偉稱之石刻墨本凡兩見之予特愛其結密無間由智永小楷擴而充之至於如此之極且見夫落筆不難也因悟蔡京書太學首善儀門昊天大帝之類其法度一出

於此今夕而有一舉兩得之快於是乎書

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

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況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觀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瀆留題詩翰逮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攝尹靳祭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後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玉泉老仙於燕京同翻經綸致澤之餘復發爲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巍然而冠劍揖表表國華鼓舞元化爲世倚重已見忍盈好謙恬然靜退之心故屢和樂天詩韻爲悅無乃類公辭白之意歟俾來者觀咏將有擊節嘆賞挹高風而跂絶塵者矣

又何翅紀歲月而傳不朽者哉

題臨潜玠銘後

潜玠閣銘拔公渡海北爲李光道書於曲江當時眞蹟入石爲龍潭結勝建淳祐乙巳東嘉趙汝厰求訪百至巳不復得惜哉今所傳者蓋漢中石刻摹之板本再一傳也此則以漢本較之迫視筆勢往往有形似者豈殘其迹庶入室之意歟然龍爲神物唯劉累乃能擾之或者輙攀鱗進拔其氣亦可尚也至元壬辰後六月廉訪任居携以示予曰此李安仁所藏也幸吾子題數語于後故書

題山谷苦筍賦帖後

臨安漕副喬仲山予爲御史時臺掾小吏也庚寅冬南

行遊杭仲山以是帖贐予或有以真贋爲問者予曰初未嘗經意惟其無心於得喪無求而見贈取與兩間皆出自然若有不爲嗜好所玩者故喜爲收之至於書之真贋君其問諸墨卿

跋朱文公手書

予所見手蹟十餘番皆老筆也公何嘗以書學名家只以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一旦揮灑有不期然而然者未易以翰墨畛畦論也前人稱孔明出師表抵見性情不見文字予於公書亦云

題杜仲正省掾家世卷後

先師泌陽府君河中人應進士時石公子堅同舍生也且蒲當春晉之郊其河山之勝樓觀之富甲天下而文物之盛如金香李氏昆季及公皆極一時之選予嘗三走中條登高望遠追惟師之遺言思其人而不見徒有永言慨慕之歎去年冬予持節全閩有杜君仲正來謁蓋公之甥也與之語誾誾侃侃愿有餘而辭甚雅因念予見時耳公之名閱五十寒暑始識其甥於甌閩越絕之徼所謂老成雖遠典刑得見于兹一日携留苦齋所述示予且求訓勵數語于後予謂今之士夫思其大而略其細知其雅而不通其俗此大夫士之通患曾不思視其細所以全其大也通其俗所以尊其雅也今吾子含香佩橐所治者皆簿書期會米鹽瑣屑之務而能終日黽勉無倦色安知開封府推異特不至忠獻禮絕之地乎

跋郭熙山水巨軸

崔生有畫二軸不見題識中隱云此郭熙筆也信當行茲能事熙無疑但立名不正物不得順受所謂山亭避暑者余易之曰江煙曉浦崔抱歸志甚揚也然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今降而嗜此以爲高且多識雖憂中何足道哉

跋顏魯公裴將軍帖

此帖予見者數本皆大小不同獨忠義堂刻臨摹最善蓋純以隸體發其奇特尔至於詩格雄偉壯麗比之清遠等作又何翅十倍曹丕也

贈師御史孝貞名顧

世固有難事惟篤好者即能之況氣志清明者乎御史師君孝貞世爲瀚海府人姿英毅達時應務乃其所長復於公餘以吟味自樂積而至十數篇非好之篤其克如是耶因求一言見誨予謂詩固一藝心之聲言之至文者也作之者譬猶良工就利器雖有棠谿之金須百鍊乃得其精如吾御史君氣不凡意實方將能敏修不已將見與日新之業並驅而前至綴聯雲煙撐霆裂月恐不難矣立夏後十日謹題

書歸去來偶題于後

古今聞人例善於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於千古人也僕今年六十有五衰病相仍越在絕域終日役役疲於官守雖云微勞事有無如何者因書此辭不覺慨歎

者久之

跋蘇子美千文帖

長史顛草點畫略具意度已足子美迫近之此帖豪放飛動所謂筆陣堂堂者乎歐公於本朝書獨取蘇蔡三人非虛言也周越華安得窺其藩籬哉趙生其寶藏之至元庚寅八月謹題

跋拙翁桃華春水圖

南華云相呴相沫不若相忘於江湖此正圉圉相忘時也但恐馮驩華見之即垂涎耳庚寅秋題於西寺

跋文公與子晉伯謨二帖

建安諸公往往以文公翰墨賜覲視之皆非也此二帖毋君希悅所藏其爲眞蹟無疑所謂剛健含婀娜

至德而溫栗者也因知前書皆邑人江春山效顰予特表而出之惡紫之亂朱也至元庚寅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卅二刻旣寤不能寐起書於府集思堂之燭下欽祐題

題三河驛壁

余回自海徼暑毒之氣至此方作眩臥於舟中者一伏時蓋以閩中氣節不常水土殊異宦游之士鮮有不病而歸者因念孔孟之道能治心而不治病倉扁之術治病而不治心安得合而爲一俾治南方不治之病庶乎其有瘳者余言雖鄙庶有關於世敎故書至元庚寅冬十月十有七日題於三河驛壁尚聞者知所警

答戴生

余來官南越凡十有一月戴生叔堅者閩產也以詩文來謁且言其志久乃見其爲人叔均有歲寒姿扣之所學外又通熟吏事時居閒日久思以三釜侍親義形于色予告之曰行與止有數存其間者此心不匱則棒撽之喜其來之不遠也傳有之居則曰人不我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言其學之不可不積行之不可不卓也戴生其勉旃

晦翁墨蹟

紫陽先生手捋月窟足躡天根初非欲書名家唯其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者不得不如是耳傳曰愛其人愛及屋上烏況先生之手澤乎韓生其

寶藏之

跋香林先生顛草

嘗愛甘露寺詩草聖筆勢縱横破碎陣敵今觀香林先生遺墨得浩翁步驟爲多具眼者當知余言爲不妄

跋黃華書後

昔黃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衆曰不暇給張舟華家僮善於刻鵠公時命代書至眞贗莫辨此又張奴之重胎者也

東坡闕荊帖後語

此借舡一帖耳今人讀之聳然有趍事赴功之意當時民說忘勞繫可知已使公得坐廟堂釐衆務文致

太平爲不難矣

題米南宮帖後

今日客有自河朔山東來者聞時雨霑足蚕麥有望適師孟携此卷相過臨風展玩沾沾然有三安之喜不然奚暇及此且將爲貿錢博米之具耳

跋禊飮序後

兩晉法書李唐詩騷宋人之論議天機所到有不可企及者獨韓子以右軍書娬媚可傳鵝鴟而已其立論峻絶不詭隨如是亦可謂貽然予綿歷世故以來士大夫所繫非輕不尒安能有立于世區區游藝已是末學今就末以泥其不必者竟何爲哉至元癸巳四月予入院後五日師孟持此卷堅求跋尾因信筆及此

書商司業定武蘭亭本後

書學自是吾儕一段妙韻昔先正商公善書而深識客至多談是爲樂娓娓忘倦公今已矣言後得聞邪去歲冬予載入京師與台符司業時會愛其議論操守識鑒書論得家法爲多如考定定武拓本辯論隱賾是否眞贗幾數百言截斷衆流會歸其極予擊節嘆賞何其該且洽也然闇中摸索知爲人豪者初不在是世家子弟當門戶焜燿鮮不以世味務快一時商子曾有是乎及其順受阨窮以理自信卓爾有立於顛沛流離之際吾胷中耿耿者曾不少挫是則商之最起予者故特表而出之使世知夫寥寥千載下毅士膚敏者蓋有人焉不只以技進而已耳適佳客在坐聞予言皆唯之而去因書卷尾以還

跋馬左丞所藏貫休羅漢後 辨存卹有未

昔梁直閣將軍張僧繇初作繪事貌天竺二僧侯景之亂剖裂爲二一失所在其一後爲唐常侍陸堅所得及堅病亟所藏僧見夢曰吾有同侶今在洛陽李氏能求而合之當以法力護尒平復陸如其言訪之果驗遂以錢數萬贖歸陸疾隨愈嗚呼凝思之妙通於神明顯諸陰佑者如是此畫云僧貫華貫平生專藝在唐一代亦號精絶能敬禮有加安知不同僧繇通靈時出光怪而致主人勿藥之喜耶歲癸巳夏四月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二

題跋

宋廣平梅花賦後語

廣平梅花賦予嘗聞霎淡耶律公求斯文久矣得之者當以東馬相貺頻見之心與公略同至元癸巳春予待

詔閣下秘書郎趙天民來訪趙之父故中書門客也因詢賦之隱見曰已得之矣翌日録似本來缺老眼增明疾讀數過至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貴不徙移饑夫君子之節之句當時已為從父擊節而襃美謂公鐵石肝腸吐婉媚為疑以予觀之風人託物詞尚華麗況徐庾之體乎當時公甫踰冠而歲寒之姿調羹之事固已表ㄟ於未第之前如淵明高風逸韻又何害見閑情於一賦者哉

跋董右丞師中撰李道源先生陰德記後

董號漳川居士道源名泌廣平人蓋儒而醫者以九十歲而終于家予師孟明昌間進士

昔昌黎公以醫師而喻相業范文正不作相而願良醫蓋醫之與相體用固殊其於濟物則一也然宰輔柄用必需時命醫師拯治心術為先故良醫賢相寥ㄟ百載間得其人甚易今也幸見於一卷中觀之者當起敬起慕又何特題詠而已哉至元癸巳立夏日書

跋鍼者李君玉詩卷

前賢有以注易與神農經為論者客曰當解易何居曰易解娱後世辨明者不少本草具立能殺人世謂鍼法亦然予右臂有寒疾將雨先痛一日謁默齋先生於沙麓見其求鍼者滿室先生笑謂予曰汝亦入吾安樂窩耶如痿者躄者痺者癥結者氣壅者法雖有重輕莫不撤鍼而滯散舍策而起行而予之臂痛今三十年曾不再作後官東平一日與李公巨川話及此曰予客淮南時以此術授甯貴公今青出於藍令君玉與少傅同鄉不知其術傳之李耶甯耶而別有所授而然耶向聞李君嘗遊江淮間曾遇異人蔵法蓋以神授未若李甯相傳人事著明者也如太史公論方技以怪而志者吾皆不取也

跋眼科醫師卷後

心為衆善之宗眼具五官之氣故中有所動思或稍邪則司明為之眊眩吾嘗念治眼病則易變目眊為難嗚呼安得一中和之氣療萬有之目使一歸於正不知龍目立論亦將有此法耶

跋玉田傅氏家傳後

金有國餘百年專以詞科取士曰相曰將多出此途議者以學涉剽竊不明義理為言然不可一槩厚誣事至於斡敉能拘限常流通人何所凝滯及金祚垂亡其伏節死義者皆前日之進士也吾於北地得三人焉順州刺史劉忠王者行部傅公父子是也公諱霖字洲濟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大安二年授崇義軍節度副使二年行部監滿殁於王事嗚呼其

爲烈盛矣哉

題漢使任少公招李陵歸漢圖後

自古有死將而無降將至於兵敗力屈此正人臣授命之秋更無他議譬猶婦不幸而遇強暴有殺身而已曾不此思而曰雖受污一時吾將有以報之此正李左校之妄圖也子卿使還招絶復南歸將何爲類予始讀陵傳壯其初心憤發哀其一敗而毛裂也中統辛酉春予奄蹕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臺也裴回四顧朔風邊草爲之悽然於是詠河梁之詩嘆曾何之議又且惜武皇信相樹而族陵家安在其爲雄材大略也自辛酉迄今三十餘年復觀斯畫因感而書此以爲人臣忠止之勸

跋南蠻朝貢圖

海中島夷際東南天地者以萬數有唐盛時率置都護而羈縻之不特以力而臣服也此即蕞方小侯不能奔達附於大邦而致貢獻而爲圖以表中國聖人在上德教洋溢無遠弗屆之者不然意匠慘淡何取於此

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効顰者往往體極形似至於得意斂之妙出畦畛之外天姿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李虎庵書正坐是耳或謂此帖子昂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擁棹雷霆破壁將有下取而棄李者矣

書娑羅樹碑後

李北海娑羅樹碑筆畫勁韻全是歐率更體度但縱之使行耳碑見在淮安州

題王尚書無競小字東坡論語解

甲午夏五月方外孫由師孟出是本見示卒然問曰公此書何法予曰集以謂裴自曰此郝侍書步驟也子頤笑曰公瑾有云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其師孟之謂乎

跋趙大年畫王摩詰詩意

大年分天潢之秀馳譽丹青當其瓊臉春明綺閣香靜以倒筆連看之媚寫荒寒平遠之思非天機所到未易企及所謂風流貴介筆頭有五湖之心者蓋盡之矣

題東坡哭傷卷後

東坡先生論事如陸宣公剛直不容於朝似採太師今觀此帖云覽其哭傷肺肝如焚公憂國恤民之心爲可見矣然士無功名分者雖毫髮細事終不得一入手故公之謂也後又方云有聞不惜頻示久是此老又待招人物識也臨風展玩重爲慨嘆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郭忠恕筆也宮館隨勢作三層稜疊峯嵴居上方殺四圍壘蔗宮人隱見蘿隙頹墪遠而外窺者中殿樓閣參差冠山踦鑿半爲宮掖蔽虧其下水榭極峻內人上下雜沓無數執供帳也波間漁郎艤艇持網呂延佇者非一篤自閣道來顧與

雄仗將升樹而觀漁樂者少陵云簾下宮人出樓前
御栟長忠恐意匠正摇此兩句為主題然人物不盡
慘澹取吹不甚精絶恐亦後人臨摹至善體詩人之
意殆與少陵同賦而親觀者云

跋山谷發願文

元貞元年朝謁之明日余縣息不出偶展此軸為娛
因念黃太史禪機翰墨號入神三昧至與佗絶公並
驅爭先如發願等文皆平生傑作但恐益公題評正
好事者竊取綴之於此耳聰明目巧筆虛筆實有能
強為力者伎癢悠悠又復損一者可喜也

題李龍眠畫班昭女孝經圖後

道義出乎天然文章貴乎自得昭以大家師範六宮
作女誡孝經通二十五篇范史備載誡辭而初不及
經訓豈擬聖太迫殆法言之嫌乎至於公麟畫筆書
時聖賢言行情深義與後世有未易窺測者天機所
到千古之事如隨目前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
妙趣於言意之表若三百篇比興究從韻而歌之一
唱三歎有遺音者矣激揚靖助世教多矣此畫予
也三見茲雖張仁所臨殊有分數昔東坡稱晉人法
書今何所及得唐人硬黃足矣其千點極藏過知者
一觀可也

題東坡赤壁賦後

余猶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蕭
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

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

跋黃華先生墨蹟

近過雪庵按上有黃華山水一卷或問云何如曰此
先生醉時行書也只為龍岩學中立太迫故作是唲
墨法耳

跋黨竹溪篆趙黃山文王子端書

黨篆趙文黃華書正如打鼓弄琵琶合著兩會家也

跋米南宮臺壺戴華卷後

僕觀南宮書多矣未若此幅韻勝而不鼓努者也然
雄冠殿佩氣慾行行惟其自成一家迺可貴耳

跋漁人鷸蚌圖

自戰國功利之說興視仁義為無物時君世主以衆
暴寡以強凌弱干戈相尋互相吞噬惟知利之為先
不究害之在其後也故漁人鷸蚌之利例皆被焉非
獨代之喻燕趙也雖為當時妄舉貪得之誠而孟軻
氏云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
者又次之可謂正大而有味矣

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凌跨百代况建之宮體為世絶唱
加以涪翁揮洒醉墨宜其天章雲錦為之爛然生光
也

跋鹿庵先生所書鸜鵒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惲嘗問筆法於席下
曰予早年於沙河俾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

爲有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
珠璣散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卷

左山公書端重沉着本出離堆記其氣韻豪逸比之
魯公似爲放曠初不知其所宗不肖澹辯留心筆硯
悵爲公所知每過謁必談論書學剳病留連竟日不
聽辭去一日出示揚凝式雜摩帖筆勢縱横天眞爛
熳頗謂予曰魯公後得其筆法者獨少師耳由是知
公書體兼顔楊然古之論書兼及人品非其人雖工
有不必貴者公姿沉毅博學富經綸器業生平未盡
未展盡者忽忽齎𧶅一散之翰墨間其風流蘊藉有
不可揜接者今已矣片紙隻字爲世珍惜况門客故

吏邪簡御尚寶藏之

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

遼大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
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
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而
致然也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贈太師衛國趙公早
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
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
史下逮州縣職余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勳閥富
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
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裔
孫勝聯綴遺譜裝潢完整携示求跋寸切有感焉近

代公侯將相之後方一再傳泯跡閭閻甘心貧微故
家遺族憒然不知者多矣尚何望於考厥世而使其
初哉論者多曰賦氣已過大福不再予以爲不然其
說則孔子所嘆文獻不足故也夫子孫苟能讀書立
志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族周寒微可至清貴況藉餘
潤而承休光者乎克敬潜心字學慎言行由史館投
事歷州縣職復保傳舊物昭明宗系則其紹述遺美
而又有望於他日也

題離堆記後

魯公書號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爲心
畫然端人不爲枉者作訃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
五百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得於公手或

者少有疑焉蓋鮮于氏附炎國忠天寶間切取柄用
致位顯赫及喪師瀘南反以捷聞遂碑省尹公然獻
諛向之爲人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
未第時卜築讀書等事豈與其榮不保其往之義也
若歷臺省風憲持節劍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爲一
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
元載以大許當國定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
容公再壞邪斥朝危公曾不少撓又卿史裴以勳貴
板擢一時行次尖存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
觀公剛毅之氣如秋霜烈日鷙不可尚已何瑣瑣姻
婭能降公志使彼枯骨者哉正以予里等揖舟涉險
歸葬先壠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犁犢騂角山

川其舍諸子此蓋公述作之微旨也趙氏子穆年十八好古學篆隸皆通習之請予以題記後作是說以貽之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爲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爲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虹左手圖書珍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使益求予臨寫因題爲刻鵠耳

題蘇氏寶章後

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今觀造過等帖筆勢圓熟俱有伯父氣韻而遒之此幅爲尤佳所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群也

東坡我有帖（集其外如子書正字書內云去庭就劣不如遠去有道佳外部集書止字衛能〻皆表許跡精篆實戲首也一）觀公此帖正以姻家故假設己意儆以官守亦至於早樹紛紛一時許餘蕭然我有此又見公材刃餘裕酬酢萬變若鑑之應物妍媸巨細靡不洞徹物去湛然如澄淵橫整耳

跋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嵇琴暢風雪之樂廣陵見魏室之微正平以鼓撾逐折曹瞞野王以箏歌疑釋晉帝是不徒爲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節以筆五音可謂能也已然長嘯列方載成圖罪爲端士所鄙雖雄吹遠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責之哉其實格簡古如書中有筆自非唐人夢不到此

夷門圖後語

孫熙讀聞元雖歲至生恨不爲太平人豈聲明文物蟠首枕目聞可書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壓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閒流宕淳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歎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樓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爲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題閻府君望海寺二詩後

昔張燕公南遷歸詩筆益壯人謂得江山之助今觀閻廣寧望海寺二詩清雄奇逸令人覺海上風濤之氣拂拂襲人所謂明昌雅製風斯在下矣

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

中允姿豪放有高世氣故其筆不得不瑰偉清勁一推重至有河傾崑倒卷雷墜太華之語何其壯哉今維先侍御家藏古檜行所謂字愈大而愈奇者也風格倜儻類唐人諸書手豈公早年書耶

跋孫過庭書譜爲叔帖人書

過庭金拱間名善書其草字諸風韻蕭散一宗二王飛鳥驚蛇之趣于害變而臨之然以古今題評不爲評今日觀米襄陽書史云孫公在唐人得二王法爲最追懷前言與南宮伯偶同所謂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也

題政和鼎識後

鼎之爲器鎮方所辨神姦惟其制作創於夏后氏故後世寶重至有力求而不可得者唐武后妄意創作固無可論崇寧做而爲之還復不能保當時神秘不晉宗社之重一旦其鼎之神主爲乾軒几席間物吁可嘆也乾軒遺金公俠齋得古有字識既得歸主更爲奇遇訓名字焉後以技能命盟鑄太宮鐘鼎寶應閒先之兆子孫複繪圖然諸公題跋于以重古物而揚父美由是知物之無間重輕大小由德而後可保因所好而深待人而後傳也

跋諸葛公遠涉帖

諸葛武侯遠涉遺帖余既冠時與鮮于純叔獲觀於沙麓張氏家迨大德庚子冬

詔集賢所貯書畫賜其院之官屬呂司直所得若亦有是帖老眼後觀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然比之向所見者後有東坡跋語辨其印章王泉公家曾收考驗恃雅好古可謂物得所歸矣

跋宋漢臣臨丹華經後

篆生隸隸生楷變隸篆二體入真草而出古意者唯魯公能然故洛尹宋君漢臣善八分體古而畫勁字瞻其有所從來及觀所臨丹華續筆勢夭矯奪目第朱墨異色耳故隸書之妙有以不期然而然者難乘期遠到中道車傾亦足以追縱擇木凌跨季湘矣二弟每一披玩僾然如對其面嗚呼方風俗衰靡無足言者唐臣義夫能永懷不忘可謂克念天顯者也

讀漢魏五書

兩漢繼三代而下爲最盛但官儀略見於班史叔彥予悻年讀呂黎科斗說文知對宏有漢官儀書其後與籍散亡何從而得之壬午冬再入京師始獲借觀於宋秘監蓋青宮賜書也其一代之制粲然完備皇手休哉宜其光武以軍容過洛父老有復見官儀之喜於戲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宏書才兩卷求訪三十年之久方逢一讀豈亦有數存乎其間邪刻功名冨貴可倖而致哉因其奉還筆之以紀歲月時壬午十二月八日也

跋高宗臨右軍帖

二王真跡不可復見唐人硬黃臨倣自當愛玩況出建炎手書頓龍跳虎卧之意隱然在目中矣

跋曹眷會宋孟州獵虎詩卷後

昔興陵選奕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辯有聞望者可若宋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逸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盛槩可見矣曾中侯觀於曾孫秘監處令人三復嘆

興四發今秘監以學問德藝又爲青宮所賓禮所謂黄門有父風者也

跋臨本蘭亭序

此帖在臨本間最佳却疑是唐人塡書年深墨花脫落若遊絲影耳猶當以蕃敫霧盤手蹟王款香觀之可也

題中興頌後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搨印完好若無剥啗者永之耳嘗也予嘗謂曾公此筆用忠義爲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爲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既主書道務得古道篆隸今復研思於是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如夫識斗筋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跋謝靈運帖

謝康樂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全華二誥與張芝姜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宕殆是伐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尋車一節足見其爲人而當時降眳得不以山賊爲駭乎

答宋克温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摽停深穩雖毫髮精拄楷法至於韻勝温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兩極其所至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爲之大本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爲如何耳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

樂府

望海潮

龍沙王氣恒山秀色德星光動南州使君高宴托城佳處黄鼠紅閃旗旐雨翼排紏綵敫鼉鳴犀鼓棖倉鷲虬一點星飛壽桂得意過邊[redacted]貂蟬元自塏鍪笑問關小子談笑封侯萬騎平原千艘漢水堂堂小試青油賓從儘風流喜武同張緯青漫韓枝樂事更蹁躚覌還彭筍花秋

二

炬明珂馬戟森兵衛日長鈴閣春凝舜朝儀鳳傳巖霖雨世傳易宿儒精天地入經綸見東山高卧一念蒼生談笑金華故事六合海波平一杯福壽川增請丈人静聽戲子微誠蘇仙雲霞西溪梅竹風煙畫出共城羽翼漢功成盧山中名在天外鴻冥一點台星清光長射老人明

三

桐鄕遺愛于門陰積充閭氣自葱蔥靄華封菊橙金泛醁秋香吹滿簾櫳人物漢元龍喜升堂一拜今歲柏同洗盞金貂貴氣黄巷野猶功[redacted]見君雅量雍容信男兒到此方是豪雄林下夫人膝前文度摩挲胡王雙峰福壽儘無窮看一家樂事五縣提封彩袖歌鍾年年長醉戎庭紅

水調歌頭 送王太子初赴

將軍報書切萬卧起璃蟠悲歡離合長事知己古爲
難處昔草廬人去薄薄風雲英氣千載到君還歌吹
展江衣長鋏不須彈 路漫漫天渺渺興翩翩西風
鴻鵠一舉描絶若雲端自笑鶴鴒孤影落日野煙原
上沙晩不勝哀後夜一 相憶明月滿江千

二 爲竹方東國賦

野馱不稱意歸從紫游醒誰知草堂深處清賞與尤
長夢裏佳人錦瑟眼底瓦盆濁酒衣袖醉林泉猷寵
竹軒晩風細月淡涼○爲東國梅與竹足清香不須
更栽桃李花底駐春光人道洛源家世王謝風流未
遠培取桂枝芳讀書貧亦好此語試平章

三 贈王孫東

奚川吾所愛老我莫能侍二年鞍馬蓂上來往更風
流夢裏池塘春草却枝鳴禽呼覺柳暗水邊樓浩蕩
故園思汶水日悠悠○洛陽花暮苑月苦遲留半生
詩與詞伯不負壯年游我亦布衣游子久欲觀光齊
魯還細在唐韓早晩西湖上同醉木蘭舟

四 和柳翁次韻

西山捲殘雨天宇晕眉脩餘霞漸成綺散樓外月如
舟涤涤銀河垂地浩浩天風拂挑吹滿一簾秋覺我
清興遠歸夢到嵩幽 野猿驚山鳥哭欲何求十年
一官貴散了不到封侯自有竹林佳處爾酌寶將貯
酒一醉共浮休變契在廊廟畎畝不須憂

五 歎口占

紉蘭綴芳佩遠駕報靈脩王成事海無際泛若一輕
舟誰著朱衣白簡老坐藻床十日霜霖漫擷秋落日
壯心在不負兒神幽 笑呷憂驚骶髏竟何求大丈夫
出處義在不用計行留萬事味來嚼蠟只有濟時一
念未肯死前休驅馬出東郭聊以散吾憂

六 和幽書 春前

書史有真味誰博微官丈夫出處道在義命正須
安浩浩都門君蓋眼冷雖無得失矯首入遐觀時對
雪齋老將諸器標頻 聞名書探理寫警銘盤自貢
空然風腹過飲不知萬古乾坤清氣散入詩仙脾
腸揮洒有餘數早晩付心訣風雨滿堂寒

七 贈壽生

高齋際晴雪萬象入遐觀文章在公餘事閒望到歐
韓千古微茫洙泗浩浩發源伊洛百折障狂瀾歌詠
武公志微抑過銘盤 有時心調鼎手未容閑重看
印窠壁錦花底壓千官見說梅梢春信一夜蠟寒香
滿光動壽林實穀葉飛盤上留待百年看

八 壽李五子壽冊 年八十三

汾流浥餘潤香蕭滿秋香釀成一堂和氣來爲老人
稀七十人生稀有況復年踰八十飲啖日康強骶髏
欲誰與趙壹倚門傍 頻浮丹暈點漆鬢如霜平生
陰有神相特爲表剛腸世事語來無味只有讀書一
念老矣不能忘九老更添一圖畫見高堂

九 謝壽時

佩蘭近住御高第照神州西山致有爽氣天際翠眉
循曦作碧霄有露瑞滿庭前細菊香淺一簾秋香酒
未容瀉壽席巳風流[redacted]鏘鳴玉看獨步鳳池頭蒼翼
賁宰事業夔龍到集收總道生平襟量一片丹衷爲
國不負幙中籌齊勞敕時語持用壽君侯

十

文翁提刑自陝西按察改授河東其子
東還寄聲不肖且徵御作因贈樂府水
調歌頭以寄雅意

一峰華不注東望兩冥冥黃雲盡角回首客舍又冉
牙喜按西來佳耗聞道東山未老雙鬢爲誰青經濟
有公論耳其嘆飄零　杏花吟山色句幾忻停平生
風味不淺聊爾寫襟靈步吟東垣秋水坐對汾亭夜
月兩地若爲情合作碧篇留待醉時聽

十一

園林足佳勝鐘鼓樂時康去天尺五韋杜此日茂金
張譜侶主人好客暫趁金華少服聯姐共徜徉三節
盡英簪簪發玉生光　眺東臺登北榭讌南堂露凉
玉箸零亂竹靜有添香醉聽新聲金縷愛仰東山雅
量清賞與何長高詠逐初賦松柏鬱蒼蒼

水龍吟

漢壇千古風流笑談自是詩書將兩淮草木一門忠
孝先聲遠暢奕世金貂雄邊韜略三軍獨張道十年
漢水旌旗動色春都在投壺唱[redacted]一點德星迴照光

澤動太山千丈戟門春靜人安事簡提封保障漢相
規隨蓋公安靖平生心賞見壽毫不遠鳳池消息醉
仙家釀

二 賦海棠花

雨抹雲鋪剩空換根元有丹砂秘綺幛重繞銀缸高
照故家風味羅羽生紅霧紗肌玉風流誰比記況春
亭睡貴妃半醉雲鬟亂眺春曉[redacted]夢裏昆明灰冷悅
留在紅幢翠袂金盤華屋無心與並朱門桃李一歲
傷春臨軒便恐綵鸞交墜倩誰篇喚起霓裳看曲擁
花前醉

三 送燕和之楚

當年紫禁煙花相逢恨不知音早秋風倦客一杯情
話爲君傾倒回首燕山月明庭樹兩枝烏繞正情恥
娛瞻空書怪事心膽傷放浩[redacted]禍福無端倚伏同
古今幾人明了滄浪漁父歸來驚笑靈均枯槁避迹
漢南蔽寒獨在故人襟袍恨黃塵障盡西山遠目送
斜陽馬

賦春雪

空齋寂寞春寒生來庭竹風聲悄天低雲暖冰花誰
剪須臾雲穩好是東君與時呈瑞春迴枯槁快黃壓
壓盡千林青沐休更問青山老[redacted]我愛春來起早恍
芸窗光搖瓊島玉華城郭炊煙巷陌酒旗風裏高興
悠然沽壚思與文園傾倒爲使君預報春城燈火比
年時好

五 [illegible]

倚天望漢臺高[illegible]騰便到煙霄上一時
殊遇風雲儷景元龍豪爽剛斷冰肴風流郝有東山
雅量道十年京洛棠陰遺愛人如醉春風醲[redacted]一點
德星回照光浮動太行千丈戟門春靜人安事簡功
餘保障燕寢香凝不妨特在駿壇吟賞為使君預泛
鳳池春浪壽金華相

六

日邊儼景同翻千年高際風雲會堂々大節中流砥
柱狂瀾横制黃閣歸來英姿颯爽故家勞甚是中
郝有東山雅量經綸盡金華事[redacted]蔵道丹心為國要
春滿人間桃李詩壇風月淸時鐘鼓不妨遊戲一點
白星五雲縈繞鳳池佳氣為相君滿泛金盤仙露枕
秋蟾辭

七

己未春三月同彔克齊河中流風雨大
作幾覆者再風念疇昔為賦此詞且以
經事之後重有所惜云

春流兩岸桃花驚濤極目吞天去孤舟纜解棹歌聲
沸瀲瀲掀舞雲影西來片帆吹飽滿空風雨恨淋漓
元氣江南圖畫煙霏盡汀洲樹[redacted]天地此身逆旅笑
歸來滿衣塵土功名花子就中多少艱危辛苦北去
南來風波依舊行人爭渡與滄浪一曲旅人歌罷對
夕陽暮

八

舜泉在濟南城中自壬子年水去來不
常今歲秋八月余到官兩日泉流復出
其深可厲回風瀟々翠洋盈沼邦人以
為神來之兆近陪憲使展敬祠下因索
鄙作謹繼丞相雙溪公懷古嚴韻用紀
其異

窈然碧玉池方綠波不見還凝佇翠洋痕在金支光
澹湘妃無語瑤瑟聲沉畫欄愁絕幾回如許甚風煙
依約魚龍蹤跡空回首珠簾暮　一夕翠華臨幸也
悲涼故宮塵土石根碧漲天瓢翻出黑雲雷雨思舜
亭高風猶吹散滿空秋暑欲蒼梧回叫鳳簫凄斷聽
躬耕處

九 [illegible]

春風趙國臺荒月明幾照苕華夢從亡横破西山留
在翠鬟煙擁劍履三千平原池館誰家耕壟甚千年
事往野花幽塔依然是騷人詠　遙憶燕陳繼起信
侯王本來無種乾坤萬里中原自古幾多麟鳳一寸
燮鋒初無鋩穎也沾時用對殘缸影澹黃粱飯了聽
征車動

十

至元十七年三月廿二日余按部東行
梁門劉君仲祥自高林來餞臨岐把酒
長歌不休既而盡傾措不忍別復聯鑣

我三十里踰大尹而去不知劉君得於
余者何乃尔相愛　因以水龍吟歌之
且酬雅意仍荅見徵之意云
緑楊一逕飛花繡衣亂點如晴雪玉瓶酒盡陽關歌
徹未容輕發緑綺論心幾人得似劉君風節記山堂
春醉已成塵迹今又作東城别　世事悠悠誰料淺
長空孤鴻明滅老懷耿耿正須自信堅猶百折白髮
灰心平生留在情馳冊闕恨孫雲細草東州回望悵
高城隔

卷七十四　八

十　賦秋日紅葉花
纖莖淺貯幽香玲瓏軒檻秋風裏仙根借暖應不
待剃王翠被滿酒輕羞玉容渾是金莖露氣甚西風
宛勝東闌暮雨空點綴真妃淚　誰遣司花妙手又
一番爭奇呈異使君高卧竹亭閑窗披來相慰然凡
螺屏一枝枝拂繡簾風細約洗粧伏鴻玉瓶芳酒枕
秋蜨醉

十二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孟冬廿八日小雪
十月中是日雪作連明霑地而釋斟於
春澤其應時顯瑞數年已來未之見也
實可為明時慶因作樂府水龍吟以紀
其和余平昔屢嘗賦此未免拾拾故事
張皇景氣而已茲篇之作頗體白戰折
老懷略見樸忠之至咏歎不忘之意也

畫樓廿日春陰晚風吹作水花轉初冬中候應時呈
瑞幾年未見沽酒尋梅就中此興撩人不淺更露堂
添得爐寒夜白清於水光如練　我老久諳世味最
忻然人安米賤蝗蝻入地麥旗擁翠翻平甸大獵
清邊為民祈穀
渥恩何逸在詞臣合取元和賀例拜
明光殿

十三
郭宣徽善甫開宴娛賓命樂工郭仲禮
鳴笳佐酒思甚清暢酒闌人散餘音嫋
嫋猶在耳且有衰年情緒之感明日
崑甫借撰為宋樂府賦越調以歌之

卷七十四　九

春風綠綺堂深樽前初識龜年面煙花紫禁幾年拱
奉香聽合殿悲壯凄清九天飛下鳳吟鸞韓侍近前
細看品題銀字知遲是紅牙曾一儘著金黃玉磬廷
宮聲五音初遍明簪四合回頭聽處少陵情恍緑酒
觥春何必傾倒汾陽金盤為斯人少漏玉堂消息瀉
清商怨

十四
丙戌八月十二日宴李氏宅郡侯扎忽
解酒酣為予親彈琵琶勸酒明日賦此
曲以謝
相逢一醉金荷氣豪長恨歡娛少貂蟬貴待內家聲
伎琵琶最好鐵撥鵾絃劃然中有繁音急調笑黃雲

出塞青衫拭淚恩怨事君休道[illegible]且聽新聲硬林更
銀箏與相續繞空堂雪龍玉盤珠迸清雄繚紗漢殺
承恩侯著作敘此心未老付曲中細瀉他年事業拜
紅雲島

十五

去歲秋至今年春九七月不雨有終風
徒曠而已生意殊悴然也遂二月九日
雨雖以小言隨安而釋三日方霽回來
焦枯一洗而潤且又在清明節前寄念
一旱所繫甚重詩云聞矣寡人哀此惸
獨然衆安我乃能安不然雖屢潤者其
可能獨安乎此施既光誠可賀也作越
調以歌之秋瀰老人序

六之九十三　卷七十四　十　乙

喜看春雨如膏東風吹作冰花精海棠紅瘦梨花香
潛似嫌春晚縱使寒生猶勝空際陌壟黃埃道佳人
拾翠王孫憶草鄰不負尋芳眼　欲見太平有象除
豐年更何可羨田家作苦老臣憂國眉頭俱展最好
知時清明前後一犁非淺笑樂天空把元和詩律誇
金鸞殿 [illegible]

十六 賦箏

故家張樂娛賓樂中無似秦箏大華筵聽處一揮銀
甲空箏幽韻四座雄聲蕭空秋雨來從天外甚情然
思變白翎清調驚飛下金蓮塞　長憶相伊手語撫
哀絃醉歌悲慨使君元有不凡風調平生豪邁縱酒

撿空為余翻作八聲[illegible]海道更張正賴新聲陶寫繼
[illegible]序

十七 送趙中丞

綠楊一道飛花繡衣亂點如晴雪都門幾日羣鷺回
盼情勉翹關須不忘君時雖多暇遠猶反說道大條
儘備諸人多樣辛難應和鸞節[illegible]物勝自餘芽櫱恐
都輸翁霜摧折人無定志事隨雲變莫把渠吉百步
穿楊空拳搏虎豈容重發望君侯早晚去登黃閣作
調元客

十八

飛卿係出將種余官燕趙時相識讀書
尚義若不碌碌者然流離頓挫迄于今
十年其窮極矣既為哀之且求其所以
然遂有斯作以越調水龍吟歌之庶幾
伯奇愛奮自傷窮思受義俾讀詩者閱
之不無當喜更兒之感

卷七十四　十一　乙

鄴侯萬木叢中秋霜不隕蒼筠節十年相見燕南趙
北無根行客妻病兒殤歸來空在蒯緱彈鋏分躬耕
隴[illegible]山鶴起誰與將軍擬[illegible]腰下鐵絲有箭恭荒
煙冷霧飛究見衰標母猶勝低首看人顏色百折弥
堅一窮終泰不容終結望伯奇細瀉獲霜幽怨洒西
風血

酹江月 寒食

天涯寒食問東風底事[illegible]逢行客千樹芳菲春不管

吹盡枝頭紅雪湖水春波佳人錦瑟腸斷非離索西
來一劒不堪塵滿霜鍔 憑仗誰詰春愁一觴濁酒
醉了還重酌盡日西歸歸未得怨殺山中猿鶴六印
双旌兩都無分此去從吾樂太行佳處布衣高卧雲
壑

平陽府倅第有來禽兩株以托根官舍
有空谷幽君之嘆建亞尹明仰來培植
顧護始知重惜今年清明前花盛開芳
姿綽約頓增容色使置酒高會邀極歡
賞余因念草木之微豈輕重顯晦亦有
數存其間邪乃以酹江月歌之同飲者
忽治中芙甫劉提舉若哥時至元甲戌
春二月十有三日也

遺臺樹老獨盡闌春事猶未消歇好在來禽花盛發
滿意清明時節翠袖翻香朱顏暈酒綽約冰肌潔幾
年空谷等閑飄墜香雪[illegible]回首綺閣東風使君情重
一顧傾城色只恐花飛春減卻來約樽前歡伯寵舞
山香醉歌金縷細枝紅牙拍青鸞高興恍然歸夢瑶
闕

三 贈玉[illegible]業遙 婦數李閣文御

客牕涼夕問故家何物能慰岑寂都把龍延二萬斛
滿貯宮池灘鴿玉立瓊州雪翻花腮夢繞春江碧看
雲失水淋漓元氣猶濕[illegible]我昨杖枝敲門主人情重
頗報春消息相對掀髯談笑間一縷飛雲拔曳踐透
天心斜穿月窟好箇行窩客金盤瀉露約君同醉秋
月

四 壽友人李子初

棲遲林壑甚雍容雅量氣撐寥廓人道君然真宰輔
心在朝家黃閣幾老閑書一門清樂不羨千金橐諸
郎髮髮鳳毛輝映麟角 今歲錦麻實涼菊香添爵
竹樹煙霏薄風愛堂前秋氣好歌裏廿棠如昨十二
金釵百壺清酒細把紅螺酌年年此日醉看清獻龜
鶴

五 賦盆蓮

紫荷盤若向波心滅滅濕頭高瑩綽晶明珠三百顆
一夕秋風吹落沙盆圓碎磨湯旋煮香噴佳人齊杯
盤涼夜楚江風味休約 今歲冷淡中秋空階雨濕
坐久寒生幕草草時新聊慰候兒女燈前歡嚷趁喊
争拈分明闘嚼翠肴紛如削若夫傍看苦吟思與韓
較[illegible]石日云

六 謝諸僚

散材無用笠擁屢豈是入時花樣白髮蒼顏官舍底
日把早椅來扶主治官書隱憂民瘼擬愜澄清望簡
牽摘在顧余闒茸得喪 繭絲能繫
況忝爲司長後擁前呵非不欲夢繞山林長往不憶
蓴鱸不懷松桂甚爲身多惹諸公垂顧免教憔悴塵
瘵

滿江紅　壽大丞相

柱石中朝還不減汾陽勲考人盡道今年相府南箕春早肘後不知金印大書中漸覺群疑少問南枝消息幾多春調羹了　寶篆暖香雲裊晴雪霽西山曉見一星朝出五雲縈繞漢日寄長齡閣靜雅歌聲入江淮渺願神夫長對壽眉青應難老

二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夢丞相忠武史公坐甲第西閣中余侍立其傍效急報至云有敵犯府城西西公佩櫜鞬集將領將出余握玉麾一雙踐請從行公曰不遲不遲因朗誦一樂府意甚欣暇曰此徒單侍講詞也既覺但記其日月風雲滿洒六字五夜枕上因足成之覺思來甚易錄之以驗他日之祥云

雷動雲横驚颺鷹北城西下人共駭赤丸夜語電光飛射將領未承諸葛令囊鞬已在汾陽將笑書生思握玉麟符從公駕　鈴索靜雲麾亞追往事何多暇道一篇樂府翰林情話日月低回黃閣夢風雲慘淡凌煙畫盡花邊高塚臥麒麟終瀟洒

三

德元來辭求贈言爲榮且及河防利害又聞个甫提刑擇集衛災有功用敘鄉叢韻聊助行色兼簡德裕彥隆二良直

冠劍梁園又去作尾眉書客休自嘆功名幾許一家風雪春色似嫌鵝老秋霜歷試松筠節愛趙生游刃薄書間昆刀鐵■都會地繁華歎形勝在猶堪說更諸君表裏玉壺冰縈水陸若論都漕討東門忍使黃流拆好相須着力障狂瀾休傷別

四

復用前韻有懷西溪梁園之游

書劍梁園憶曾是青驄游客宮苑發三山依約綠雲紅霧好在西溪玉老子留連醉盡花時節記樽前金縷唱新聲底箏鐵■襟韻合曾衷歆銷客氣歡情說儘暮年心事風霜孤潔一片黃流翻晚照回驚是楚東南拆偶追思往事嘆餘生長年別

五

不肖目疾中承都運趙侯天章僧副相過自惟衰朽何以得此昨晚又以樂府見示疾讀數過不覺有起予之嘆復尋前盟略酬二公雅意

風月梁堂也曾是東州行客長記得相逢一笑羈愁都雪又對青山談世事老懷未減元龍節恨霜蹄蹴踏短轅間論鹽鐵■官裏事何曾歇公等志吾能說盡縱橫鞭箠玉壺冰潔爛醉春風能幾度桃花未了楊花拆甚一城相望半年過長如別

六

廿一年二月初四日午夜枕上復樂府

讀書夢中所見

抹馬膏車又去作天涯羈客明見得水雲深處萬花如霎綠暗江城多洞府紅燒燭影翻樊節被曉風吹散枕中春譽閒鐵塵世事無窮歎吾最愛僧很說恐靈屿禪畔枕成臥禁心事比量無少恐前途何必論龜折儻祥金陶鑄遇良工從區別

七

至元廿一年歲次甲申二月廿八日滌口離筵送殷卿同寮西還鎮陽

一柱華峰綠翠似芙蓉金削享負却盡知春水一尊同酌寒食清明都幾日征鞍還作西歸客漫春風騰燕語留人高城隔春草碧楊花白粧點就行軒色道不應霜鬢能舒長策三尺青萍風義在看君冠蓋長安陌對夕陽淡處最關情河梁別

八 轉應曲 [illegible]

柱石中朝人道是漢家真相試看取鳳池高步瑤聲清響世祖功臣三十六策勳合在雲臺上欲暫分麻兩露秦川從特望香思遠離能空遠健倒驪駒留撫一方何似際天負亮肘後不知金印重玉堂正要吾單張向五雲深處望三台光千丈

鳳凰臺憶吹簫 為張学先集賢賦 [illegible]

宮樹春空御爐香冷誰遺金盤人間受一枝紫玉樊鳳聲嬌秋月春花客思把幽情都付伊傳驚吹處纔翻天吹鶴怨坐山風流貴家公子記夢裹瑤樓縱

踏蒼鸞恍露凝銀浦霜裂琅玕不見雲間弄玉餘音散赤壁江寒秦臺曉碧雲零亂瑤天

二 [illegible]

碧鳳翹寒玉霄宮晚雲總誤讀黃庭恨淩波羅襪洛浦塵生往事風流雲散但翠衾冷落餘馨人何在淡粧縞袂幽樹荼荊相逢一樽芳酒對夜色錄星歌臭雲停記水南佳麗姚魏池亭夢繞芙蓉城闕歸馭猴嶺風清桃花晚等閒休負瑤英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五

樂府

木蘭花慢

憲陵臺畔客笑幾度送人行對一道青山兩行宮
去住人情蒼生望初不繫問此身何用斜靈名實味
真成畫餅隱居郡伴楽鯖■十年斷遇草堂靈自分
苦飄零甚一片閑雲幾廻歸夢野鈞林耕浮沈待從
里社覺儻來軒冕總堪羞寄謝竹林舊友且休筆削
寒盟

二

送史誠明總管還洛陽春日飲餞任氏
園亭時紅梅爛開

愛春光浚沱歌吹綫竹西亭正花簇金穀香■雲樹
碧酒同傾誰將暴性双趁擁紅粧臨水照娉婷練綠
葵波仙子依倚羅襪塵生■使君高興動青冥心事
怯流鶯對如畫江山一時豪傑湖海交情自憐人華
如此且相逢一笑惜飄零明日河陽客舍春風柳色
青青

三

嘆西山歸客又膝棄過清明記暮薦巢傾朝堂人去
牲事堪驚行藏固非人力須壓綠終愧草堂靈番岳
無閑可賦淵明何地堪耕■漢家一論到書生六合
望瀆清甚攘上元龍山中宰相何止靈名當年卧龍
心事盡羽毛千古見青冥憔悴中堂故吏醉來老淚
縱橫

四

河內人焦其氏者作樂器僅容一握張
以二絃隱彈袖間因雙鳴起舞周旋跕
躚曲盡音節昔人未之見也座間承待
制翰學命不肖以樂府木蘭花慢歌之
因狀其名曰鳴鳳雙棲曲

愛雙鳴棲鳳趁舞袖共婆娑恨疊鼓凝笳繁絃急管
悲壯何多金泥小檀花面儘淒清翻盡雪兒歌幄殿
悄聞私語銅龍冷簸秋波　明粧高燭洗金荷心賞
重經過聽一曲留連珠簾書棟幾度斜河紅雲島仙
音部說新聲得意掩雲和看取長安日近春風搖蕩
鳴珂

至元七年京師除夜燈下與兒子孺讀
文正范公行己且憶馬賓王來事可為
之語因感而賦此以見其志云

淡中庭暝色初遣奠夜寒淒對草草杯盤昏昏燈火
客裏京師比量舊年心事笑蹉跎書劍向來非雄耆
朱衣白簡春風三拜龍墀　山妻稚子竟何為溫飽
汝嗜嗜悵故園立山蒼煙喬木鄉月空輝葵心要須
傾日道等閑休遺鏡鸞知自信蒼顏如鐵不堪雙鬢
如絲

六

奉送鄭使賢侯分帥譙軍兼簡仲李諸
鄉爲一號也且寄聲子初知府
壯東南一柱分閫寄專非輕見雨露恩綸河山帶礪
勲府元盟依依汴堤楊柳甚一朝光彩動旗旌曉日
千羽浮妹春風百雉嚴城　臨軒聲鼓正凝情忠孝
譽家聲看奕世功名麒麟高閣宛轉丹青綠波比澤
花影又一年春好是清明彩袖一杯壽了望中三楚
雲平

七 十三年平□ 謝贈明日賦
老西山倦客喜今歲是歸年笑鏡裏衰容吟邊華髮
薄宦留連功名事元有分且著鞭休羨祖生先望重
芙蓉大府夢餘禪榻茶煙　恨無明哲卧林泉平子

太拘牽塵俛首轅駒寸心能了猶勝歸田前途事如
抹漆又向誰重理伯牙絃自是一生心苦非關六印
腰懸

八 鍾鄉本
酒西風老淚又馬上望郎山對紅露秋香芙蓉城闕
依舊雄藩碧雲故人何在憶扶搖九萬看鵬摶賦就
鳳凰樓晚星沉鸚鵡洲寒　一丘宿草謾蒼煙零落
復何言似蘇許才名風雲際會自古天墜皇星使華
南下受冊棗擬締兩朝歡恨緞好回秋壑月明愁蕭
江干

九
遠風臺諸公九日登高　遠風臺

首唱樂府諸公賡和以紀雅集之
盛余時移病在告既而君美御史以嚴
韻見徵勉爲續貂云
遠風臺上客説雅集玉生光縱樽俎無情登臨佳節
此興能忘龍山會君莫羨愛綠蘿影裏到山莊騎馬
長安清貴留連春草池塘[illegible]淵明戲驥倚門傍多病
對秋香帳歲晚田荒幾多稂莠蘋蘩登場人間事如
意少且同來一笑共臣林寄謝牛山公子何須揮淚
殘陽

十 壽丈中丞
相門佳公子都志卻貴人驕有萬石忠勤伯魚詩禮
才氣飄飄風流謝家玉樹説妙齡英譽冠

東朝桂殿親承弓研翁冠高映金貂[illegible]雨臺清議推
風標存眷見恩饒要賓翠朱紱英梅伊鼎試手更調
鳳凰池還浴鳳有羽毛奕世勳雲霄鄭重歲寒貞節
青松千尺難凋

十一
再和何侍御前府韻前章所謂變風終
章止乎禮義而已
六合一家統依日月到重光逍太岱封書雲龍接踵
此意難忘西園萬花綉錯好枕中蝶化似蒙莊斂翅
深棲金粉貪秀更度銀塘[illegible]一生白眼貴人傍處得
姓名香幾戲影棚邊隨人皷笛賀老當場雖可笑猶
有用似也勝陳許想爭林靜想行藏有命且休眼熱

王陽

十二 壽夫人之壽

鶴長筵拜慶似眉壽幾人同更綠髮垂肩方瞳炯漆
五福尊崇風流大家儀範甚能教子孝作臣忠獵獵
征東漢旆堂堂南下殊功■一江春浪醉醒中都捲
入歌鐘看和氣怡聲承顏起舞袖錦翻紅雲間發光
分彩儘瀟然林下謝家風笑擁滿庭蘭玉年年樂事
無窮

十三 詠芙蓉

聽夜來微雨甚一霎過東牆愛活色生香芙蓉標格
賤貯春光雜影寶圖瑣綴笑海棠能睡更無香爛熳
宋郎心眼風流時世新粧■少年走馬杏花開勿撓
興偏長記誇酒青旗樹頭招颭喚客初嘗別來吳姬
粉面比舊年風韻轉芬芳似覺生紅開意未容談與
東皇

十四

至元十七年上巳日同西溪公欽鎮陽城南高氏勝遊園歸賦此詞

問城南花柳最好處勝遊鄉對湖水微茫瑤甃碧瀲
修禊浮觴比量今春樂事憶去年書劍共遊梁曉日
繁臺古寺春風碧草宮牆■人生離別是尋常兩歲
書倚徘更金縷新聲佳人錦瑟踏遍春陽多君歲寒
心在似西溪松柏蒼蒼記得醉時笑語夢回枕上
猶香

十五

愛一枝香雪幾暮雨洗妝殘儘空谷幽居佳人寂寞
淚粉闌干芳姿似嫦雅淡問誰將大藥駐朱顏塞上
燕支夜紫雪邊胡蝶朝寒■風流韻遠更清閑醉眼
入驚看甚底事坡仙被花惱惆悵東闌細傾玉甁
春酒待月中横留倩雲鬟吹散碧桃千樹盡隨流水
人間

十六

穀雨日王君德昂約牡丹之會某以事奪北來祁陽道中偶得此詞以寄

問東城春色正穀雨牡丹期想前日芳苞近來絳艷
紅爛燈枝劉郎爲花情重約柳邊娃館醉吳姬羅襪
凌波微步玉盤承露低垂■春風百匝繡羅圍看■
躡雲飛甚着意追歡留連光景回首差池半春■長
亭畔湧一杯藉草對斜暉歸縱荼蘼雪在不堪姚魏
雜披

十七

和國範郎中見贈嚴韻

臥孤松雲壑愛青貫四時心自絕凋幽嶠蒼煙高擁
氣壓千林冰霜幾年凌轢甚九天一日露恩深白璧
無瑕國士朱絃三歎遺音■春風草木變蕭森又復
見雄襟想直犯龍顏片言曾霽萬里重陰相逢莫驚
白首更明時幾世似于今只恐南陽壟底空懷梁甫
長吟

十八 瑞西蓮亭

愛玉華仙供偶影下瑤池悵野渚蒼煙結根非所
繁豔爭歎風情月寒半墜道無情有恨欲誰知羅襪
凌波微步淡香高韻幽姿　風煙回首夢共溪采采
靈斂歸趣粉露和香秋光細釀瓊液淋漓招呼謫仙
共飲記兩般脚踏醉吳姬一曲清吟未了蹁躚狼藉
珠璣

十九

武邑縣王楫善居室母姐氏出隆平扈
家今年八十有九慈祥康健精彩如五
六十人教授馬君向余說如此因紹介
拜求余文將為母氏百世之光予方以
善俗任責聞之孝養致樂實有關於風
化者故作是辭以付俾來者庶有所勸
焉

爛雲衢彩發和曉月滿庭闌正梅粉香飄林梢紫動
淑景初逢瀛津盛傳王氏道孝心重見老萊衣和氣
一家端靄慈顏九十柔儀　香燒靜院趁朝暉未省
杖扶持縱德厚流長遐齡能健此事應稀婆娑綠萱
堂背愛一竿蒼竹六孫枝照映西山秀色年年翠點
修眉

二十

愛壺圓嬌小開較晚儘春融似癖洪沉肅擅輕粉薄
費盡春工綠陰小庭晴晝放綉簾輕度竹梢風待春

一天香韻醉吟留伴詩翁[redacted]洗粧不用露華濃玉樹
濕青葱欲細挽柔條重圍錦幄不放春空春殘未應
多恨道與刑攜在酒杯中何似留芳舉抗夜深歸夢
瑤宮

廿一

際河山兩界道此地正交衝繞此諸離筵南亭奔遝
終歲倥偬風流故家從事暫淹留蓮幕濤書畫更辦
錦箋詩句寫端量醫裁紅[redacted]今朝壽席且從容賓客
喜相同試靈蝶浮香翠毫舒彩莫放杯空人生正須
適意儘咏精蠟帶未冲融梅曲尚存遺愛稱嘗自有
春風

廿二

洛魚龍樂海會同醉鳳凰樓記繼較河南並持英蕩
千里長遊風流故家人物變賦詩驊馬氣橫秋落日
隆中懷古薰風洛水浮舟[redacted]重逢春色入東州小試
統清流看坐嘯江淮風連臺閣各動金甌經綸半生
心事細推量合在百花頭此日清香盡戲不有談笑
封侯

廿三

愛承[redacted]明[redacted]更雄襟甚瀟洒清吟半生夢寐
銅聲秋為[redacted]論量歸計早恐未容亭扁遂初心共道
東山絲[redacted]雲兩[redacted]商霖[redacted]春坊桃李滿清陰氣幹
聳千尋看[redacted]日明堂圓杖便植棟宇雄沉家近上林
春早覺[redacted]浮酒動華簪滿酌一杯為壽魯連不用

千金
廿四
壯嶆嵘鐵映誰設險虜蒼岑擁萬里風煙一拴横鎖
形勝雄況漢王陽憶當年叱馭走驂驔半夜郵亭索
酒平明燕市長吟　追思往事不堪尋山色古猶今
甚三十年來青雲垂翅素鬢朋簪投閑却交應聘笑
委身從事老難任立遍西風殘照山光翠滿疏林
廿五
伏聞
鑾輅近在山北以疾不能前迓愚衷有不能已
者作樂府木蘭花慢以見葵藿傾嚮之
萬一云
悵居庸北口愛蒼靄擁千岑遶秋滿神京
翠華南狩萬騎駸駸從千官望清塵齊拜聽車音日
月中天統在風雲龍虎際　馬遷留滯卧周南戀
闕疲丹心恨伏枕悠悠情閑藥裹變共秋衾豈知金
籙野塵恐暮年分薄是長林却為有恩未報許身愧
比南金
望月婆羅門引
辟舉宋　由幕官也與予一見有忘年
之歡既而告別東遊賦此為
星河落落當年旌旆擁雍丘西風騰踏清秋回首
雲臺畫角吹斷夕陽樓且杯傾竹葉歌戛吳鈎[illegible]功名
浪求枉弊盡黑貂裘重恨人生無定長負

南去悵秋水秋煙總是愁江浦晚穩宿汀洲
二
小牕人靜梅枝香細月華明傅山一縷雲蒸好个臞
仙風骨詩思苦憑陵有閑書遮眼款枕松聲　素無
宦情較得失一毫輕自歎高歌白雪寡和誰聽儒林
巾卷見世字光浮壽頰生春酒緑何礙頻傾
三
燕城元夕有感且憶去歲汴梁行樂
去年元夕飄零書劍大梁城春風九市花燈尚憶東
樓行樂談笑故人情對一樽芳酒滿意歌聲　今年
可能人與境兩岑寂寞黄昏陌巷戍鼓斷人行梅
花歸夢正一笑柴門稚子迎庭樹鵲何苦頻驚
四
太行晴霽擁高處揖清寒雲間萬壑千巖底事春
風面目一變王嶒峗淡夕陽平遠野鳥飛還　青雲
莫攀吾高興在東山偃蹇孤松丘壑不礙春慳背陰
挑李正藉得春光亦強顏長劍鋏且莫輕彈
五
柳邊層榭倚闌人共月孤高亂雲脫壞崩濤一片廣
寒宮殿桂影數秋毫儘掀髯老子露濕宫袍一人生
此朝能幾度可憐宵況對清樽皓齒舞袖纖腰碧
如洗擁　醉河傾轉斗杓今夕樂歸
六
聞者觀唐津舟車之盛通湊南

燕南一咽會廿第吾輩居此有抱琵竽
門之嘆以婆羅門歌之
河山清眺風烟兩戒見楼都唐津浩浩舟車一水東
浮滄海寶帶東燕吳更中州雄跨奇貨堪居[redacted]平生
壯圖笑到此反區區正似齊門抱瑟不解吹竽視吾
耿耿道王佩或能利走趨如不歸老樵漁
七騎歌頌聯
愁懷寂寞悠悠心事野鷗邊幾回崔九堂前照眼故
家風調人物尚依然按清商一曲傾動華筵[redacted]新聲
巧翻道且莫說真元愛煞珠繩銀管滿袁清園風花
無夢待回旋春光與少年杜陵老宴斷腸紅

春從天上來
承御韓氏者[redacted]祖母之妹也字淑娘善
書年十一選入宮既笄爲承御事金宣
宗天興二帝歷十有九年正大末以放
出宮明年壬辰鑾駱東巡又明年國亡
於蔡歸遂適石抹子野相與流寓許昌
者餘十年大元至元三年弟澍爲汲令
自許迎致淇上者累月一日酒間談及
宮掖故事感念疇昔如隔一世而受釣
天也不覺泣下予亦爲之欷歔也今將
南歸賛兒子醜於許既老且貧靡所休
息而抱秋娘長歸金陵之感酒爲賦此
庶幾攄瀉哀怨洗亡國之愁顏也且使
好事者倚其聲而歌之不必觀遺臺而
興嗟通故都而動黍離之歎也歲丙寅
秋九月重陽后二日翰林修撰王惲引
羅綺深宮記紫袖雙垂當日昭容錦封香重彤管春
融帝座一點雲紅正臺門事簡更捷奏清晝相同聽
鈞天侍燕池内宴長樂歌鐘[redacted]回頭五雲雙闕恍天
上紫華王殿珠櫳白髮歸來昆明灰冷十年一夢無
蹤瀉杜娘哀怨和淚把彈與孤鴻淡長空看五陵何
似無樹秋風

摸魚子
賦白蓮至元廿二年乙酉九月重九后
三日雨中作

滄亭亭彰搖溪水芳心知爲誰吐正華實供年年章
消得一天清露払自語君不見仙家王井無今古淡
粧誰妬儘千頃昆明紅幢翠蓋雲錦爛秋浦[redacted]蟾窟
機自有凌波故步賞心莫遣遙暮風猜月冷舞人見
零亂碧煙猶渚間好去待醉浥秋香不羨風標瀟遠
遊重賦擬太一真仙共泛滄海一葉任揪翠

二
送雷彥正西還時授恩州倅
望都門滿山晴雪忽忽君又西去當時漢將征西幕
氣壓舞紅烟雨還自許盧虎穴探鵰萬里班超舉燕
臺拜過甚牢落高情霜風偃薄似厭鉛槧土[redacted]絃歌
事正尔邯鄲故步功名從此軒蓋一麾回首甘陵樹

千室正歌來暮須記取撫摩外催科未暇陽城古征
轂莫駐趍渭北春天升堂拜慰捧檄為親舞

奪錦標

君卿宣慰來別京師作贐行賦樂府奪錦標為贈厭酒酣相傳倚聲歌之六朝老樹不無動色也

六郡雄藩會稽旁帶兩浙風煙如昔碧草莫傷春浦
冠蓋東南幾多行客正新亭父老望雲霓苦思休息
道朝家雨露同春閒甚江南江北□賀監歸舟迭與
向如雙旌盧尉元郎行色鏡水綠通朱閣咸暢恩宣
海波春暖笑東山老去此心初非泉石約海樓翡翠
同遊醉裏山陰陳迹

喜遷鶯 早春邢陽館舍

五更殘夢聽綠窗啼鶯語羅衾香擁百轉多情嬌啼無
奈枕上一聲時送真成翠髮雙笄當户玉琴初弄欲
誰共趂風和求友喬林煙翁□春動花氣重簾度垂
揚腰入醉醺洞倦客芳悰佳人幽思愁隔影成金鳳
自憐比來心事冊翅果誰搏控聽指縱望高城落日
黃塵飛鞚

二 題望仙姑廟

仙姓郝氏博陵縣會潤里人里去滋水甚邇水多蘋蘩蘭茝仙年方笄姿態殊麗嘗同女郎輩採蘋溪中樂而忘返一日欻蒼煙咸起白晝冥色龍淵鮫室金支光瀾飄飄然有波神泝流而上衆姝擁護仙獨留不去逢見與神龢語乘碧菌同逝俄煙開日晶遂失所在其母哀求冰瀰頓言一見良久覺異香襲人仙霧鬟風馭隱約於波渚間若有以謝曰兒以靈契託跡綃宮陰主是水塵緣已斷毋庸悲促今而後使鄉梓田桑歲宜有感而通乃為吾驗時魏青龍二年也後人相與館仙於博陵城臺制甚宏麗縣教諭李曜告余如此今燕趙間於龍日香火趍祀者所至風動以孝感聖姑稱云至元庚辰夏四月按部至縣喜其事甚異為民禱蚕祠下以仙呂命曲度為迎送神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焉

汀洲蘋滿記翠籠采采相將隣媛蒼渚煙生金支光
瀾人在霧綃鮫館小鬟頓成雲散羅襪凌波不見翠
駕遠但清溪如鏡野花留靨□情睠鸞變現身後神
功綠滿吳蠶靈湲女萎歌湘妃瑤瑟春動倚雲層殿
彤車載花一色醉蓋碧桃清讌故山晚霞流年一笑
人間飛電

三

己丑秋八月廿六日雨中飲賈方叔家樂籍劉氏歌以侑觴賓欣然為之賞音劉因求樂府於予遂賦此且道坐客

辭語

秋憐誰寫聽一聲金縷同傾芳酒嬌轉林鶯圓潑珠串春在碧羅雲袖宮中磬簧齊按字外五音何瀏坐間友道江南風月此聲無有■回首傷離久三疊陽關不到青〻柳得意石州片帆雲影翻動海山明秀風流故家未減自笑杜陵衰叟弄相逢卷中人正好崔徽消瘦

感皇恩

贈李士觀諱儀霸州人予廿時鹿菴先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爲刑司經歷官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

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迹洒落襟期記疇昔論文把酒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遊近淇南盤礬都鐸兩鬢吟君更如添幽懷重叙不待小揩紅滴新詩隨吹唾驪珠濕

二

贈元舜舉嘗爲宋文卿屯田官以善歌聞天下祁州人與來攻揚西庵爲通家

今夕是何年故人相遇快著銀杯瀉春露高陽舊友要聽一聲金縷行雲留不去驚如許■減家檄吟珠繩低度夜半銀幄憁松語庭花零亂林盡六朝瓊樹明朝南浦道傷平楚

三 題沙河南驛壁留別元舜舉

濃綠漲千林征鞍東去十日祁陽爲君住幾回清唱飛盡海棠紅雨人生當適意何良苦■傳頒■堂風沙長路贏得佳人怨遲暮沙頭酒盡猶惜玉瓶輕舉一聲〻不斷歌金縷

四

痔下晉州臥病中謝故人相訪

春下晉州城茫然心曲卧對風軒數竿竹暑光不受似我腰圍東病攙還自恃非寒燠■力仕難任居閑不足風雨憂愁更相促星〻鬢影中有利名千斛省來都外物真蠻觸

五

史公總帥子明命題其弟柔明所寫平江捕魚圖乃以樂府感皇恩歌之古人稱文章與畫同一關紐所號辭意恐不稱於畫也

巖峰聯清江楓林輝映潮落波平鏡光靜六朝興廢都付漁郎煙艇尊罇香正美秋風冷■笳鼓歸來風雲增勝愛裏無煩想畫景風流公子寫出五湖高興畫中還領取江山影

六

至元十七年八月八日爲通議西溪兄壽三十年前西溪授館蘇門道侯南街子始相識時初夏桐陰滿庭故有南街清畫之句

少日竹林遊鳳鸞飛走一段江山最英秀南街傲叢

備院桐陰清晝靄[redacted]際渾依舊[redacted]夢心賀月又
章山斗好个經綸玉堂手婆娑桂影涼入露渠仙對
一杯先領取喬松壽

七

昔向長年老敎斷家事無令子孫聞白
特人高之今總帥公以縞名茂績照映
一世未老得請於朝亦慕子平爲人盍
以內務付之諸郎其賢於人遠甚恭喜
聞而樂道之爲賦此以歌其盛德云

節序四時間切成退退此事君侯與心會幽亭高臥
眠吟晝堂金翠越粧都付與諸郎[redacted]虎帳籌邊錦
鞴歌凱慘淡風雲夢江海大招掛壁小隱一枝松蓋

清閑人道勝中書拜

八

送子初中丞赴燕時予在眞定憲司坐
間作勸子初酒

燈火夜闌珊故人相對忘盡南牕引書睡情談疊疊
時帶少年風味門前霜月烱停吟[redacted]湖海相望金
闌交契白髮中年能幾會明朝趙北又是擸擸風旆
一杯還到手休辭醉

九

夏日同廷陵君過茶事頒之心遠堂以
感皇恩歌之

書葉散芸香牙籤無數案上森莫當胸乳地偏心遠
日與聖賢晤語市聲飛不到横披處[redacted]一炷龍涎篆
甌春露旋掃幽軒約賓佳清談有味阙是故家風度
子雲亭户好龍津路

十　隸平遠中寺　錢曾前齡肅

風雨暗公堂故人晤對邂逅燕城又三載偶因官事
喜向廣平重會照人光彩好心期在[redacted]萬里功名半
生湖海十五年間鬢顏改笑談尊俎此老幾回傾盞
秋風横濼上期相待

十一

癸未重午日治頭回轡得感皇恩一闋
他時倚聲歌之不能無相憶之情也示
秀才鄭彥通

流水小橋横治頭沙路一道清陰轉林塢滿襟涼潤
猶是夜來新雨幽禽妝客至如晤語[redacted]坐蔭辛夷閑
揮吟麈澤畔行歌恐負若人生適意正要時情容與
却怜身處世初無補

十二

乙酉歲八月九日晚積雨開霽碧空如
洗月色入户似與幽人約者遂披衣步
月於庭中久之覺風露凜然恍疑去青
冥無幾也因以感皇恩歌之且寓幽懷
之梗槩云

佳節近中秋秋霖晴快飛淨殘雲碧空大金波穆穆
掩盡玉繩光彩坐來風露冷青冥外[redacted]世運難前儒

冠何賴四壁相如到沽貴紛紛過眼多少時情物態
杳然淸夢去㭬滄海

十三 [illegible]

幽思耿秋堂芸香風度客至忘言孰賓主一篇雅唱
似與朱絃細語恍疑南澗坐揮談塵[illegible]霽月光風竹
君梅侶中有新亭淚如兩力扶王略志在中原一擧
丈夫心事了鵞千古

十四 [illegible]

把酒變𩔗鄕故家風度不爲臨江老能賦飽諳世事
成敗見來無數歲月如流睽離良苦
更着佳人怨遲暮羈愁頓解一笑團圝兒女懇
懃君記取周郎語

十五 登樓卽事

斜日倚高樓亂峯圍繞山色湖光翠如掃天涯倦客
目斷野煙高馬老境驟驟憂心悄悄也待癡頑事須
了故園三徑已是菊荒松老諸君應有語歸來好

十六

辛卯年秋八月與周宰遊王氏祠堂

日日午餐餘郎須幽討拄杖長行不見罔老三杯兩琖
不致玉山傾倒與君何處去乾閣好[illegible]松影閑庭長
吟藉草白髮多來故人少春山何在兩樹寒梅枯槁
一聲鄰笛起催歸早

十七

史總管誠明伯還汶川老懷凄然有不
能已者賦感皇恩歌以送之

十里走徵車笑余游宦老馬爲駒望英聘客懷相慰
時對燮煙生面浩歌雖慷慨南山[illegible]公子翩翩沉
酣經傳不是當年閉門衎揚花歸路肯逐東風流轉
且遇西日去長安遠[illegible]

十八 [illegible]

臨事美君材笑余拙宦待詔雲龍更英聘夢回孤枕
依舊新豐旅鬢明時無寸補空留戀[illegible]綠波蓮波望
高霄漢洒洒元康濟時彦諸公延譽莫爲謀淹臺院
百年安健裏千千筭[illegible]

十九 [illegible]

曉色靜簾櫳發光千丈香滿含眞泛春醲洛花呈瑞
照眼一枝先放要將金屑扮粧仙仗[illegible]月樹焚香松
陰扶杖好箇人間壽星様爛斑舞袖輝映鳳池春浪
年年稱慶日長無恙 [illegible]

二十 寄題野莊

健羨玉堂仙中朝元老過眼浮華任紛擾百年心事
愛熟野莊春好兩枝誰道是調羹了[illegible]風月吟懷冰
霜節操千尺青松儘難槁春宮調護好箇當年商皓
日邊消息近中書考

秋潤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六

王漏遲 [illegible]

竹林幽思杳栖遲自嘆離群孤鳥萬里雲翔海樹去
相依遠隣笛一聲興起憶共聽朱絃雅調逢自笑當
年已愧孫登清嘯□情擾回首分飛悵落落相期望
高嵩少會餅離多經世又誰曾了二子況成陳迹落
月滿梁空照庭戶曉得意眼中人少二子謂西溪春山

二

越山征路杳東南滄滄長空飛鳥㒵影同翻明月一
枝烏遶共道有心避事甚未若[illegible]渠相調君莫笑南
樓若要胡床舒嘯□空擾盡東江山總輸與風流眼
中年少也學癡兒官事幾時能了一曲驪歌未動遝

夢到三山晴照江月曉莫為賞音稀少

前一篇讓舊有感曰鄰吹者為兒寄樂府也朱絃
雅調者為鹿庵先生也孫登者為足下與諸君也
二子者為西溪春山兩忘年友也後一闋將行即
事曰三山者福城中山也殘夢者為不肯拜命前
後凡夢三至其處曰賞音不少者為彼中宋吏部
陳菊圃者甚衆故云二篇自覺語硬意凡固非樂
府正體望吾子取其直書可也

三 [illegible]

浙江江路杳蒼茫自嘆南飛烏鳥故國回頭夢裏青
山吟遠手把一麾南去道不比八州常調君莫笑南
樓若要胡床舒嘯□休摟歸去扁舟若比似陶朱尚
猶年少飛泳雖殊友義固應明了擬覽九江秀色誰
夢斷關河殘照霜月曉去去眼中人少

風入松 [illegible]

一枝穠艷照華堂暖藥貯春光寫生莫羨徐熙筆風
流在百子池傍點綴紅粧玉頰薰香粉淡宮粧□靜
憐踈影伴昏黃添麝入爐香惜花人老情緣在雲樨
晚銀燭高張細瀉一杯春露浩歌微雨東墻

三莫子 [illegible]

渺新秋節物客思天涯巖桂重碧雲踈煙華[illegible]紫禁
心事夢長沙青銅裏人未老鬢先華□鈎簾望月得
巧誰家兒女笑語空譁露翻梧葉重河映綺樓斜傾
雲液歌金縷岸烏紗

二 [illegible]

壯河山表裏百二扶襟形勝地古猶今風雲全晉在
草木故都深淡長空孤鳥沒總消沉□東山高卧森
前長吟人未老鬢毛侵平生多古意落日更登臨倚
危闌寫遠目恐傷心

三 [illegible]

湛新秋風露曖曖微霄梧葉下桂香飄鵲翻銀潢水
人渡玉闌橋繳能幾虹影斷渚宮遙□人間多巧天
上無憀今古恨若相撩菓瓜絲曲綴兒女思空饒層
軒晚香露濕可憐宵

四

悵神光奕奕天上良宵花露溼翠斂翹風回鸞扇影

愁滿紫雲軺恨相望雖一水隔三橋[redacted]朱絃寂寂心
思迢迢人未老鬢先凋翻騰驚世故機巧到鮫綃凉
夜永簫聲咽篆煙飄
五
隔盈盈一水歡會今宵梧葉上雨蕭蕭星沉閣帳燭
雲黯渡河橋渚宮深離恩苦雨無憀[redacted]金針縷細彩
舫花嬌兒女鬭漫情饒巧來心愈拙絃促韻難調西
樓月銀漢影碧天遥
江城子 爲觴月
纍江晴漾首山前玉爲洲秀相連總把華英都付彼
君賢梅竹堂深歌吹動香似霧酒如川[redacted]列城千里
聽鳴絃須聲喧覺春偏争道翩翩猶是戴車檣滿迓

卷二十六 三 乙

一杯添壽酒懸斗印看他年
二 賦作月園
一枝繁杏宋墻東翠帷重捲春風留得殘粧簾月拜
玲瓏學作鬢蟬霞作袂香霧溼玉叢鬆[redacted]閒情都付
燭華紅瓊牕中照芳容細逐行雲零亂紫金峰天外
翠鸞仙但在城闕晚夢芙蓉
南鄉子
近聞吾子有茂陵側室之舉順命故也
且在音賢女雖有小星寔下之行[illegible]
之意故首章託以自怨自責恩媿傷善略
不見也然怨不已則夫婦道乖故釋以人子之
孝嗣續爲重嗚呼商陵穆子之悲衛莊姜傷已

之嘆匪歌詩莫能宣其志此樂府之所以作也
庶幾言之者無罪聞之者少有慰焉
人物舊温郎心事珠簾月半床奚囊玉臺重籍手誰
量折得楊枝憐孟光[redacted]得鯉豈思魴老境其如伯道
傷但願熊羆應汝夢稱觴趁取春風慰北堂
二 癸丑三月廿一日登龍湖四牧張丈草堂
香木色蒼蒼山頂雞留落日光燈影碧流深幾許浮
觴來醉張家第四場 世事莫論量相對尊前兩鬢
霜富貴幾時當適意杯長問甚春星帶草堂
三
夏日同王子勉審考正王子初納涼西園亭
簾影靜碁秤平野風來分外清一帶好山供望眼雲

卷七十六 四 乙

屏落日煙霏翠滿亭 世事不須驚底用相逢話
醒常使玉瓶沙上酒如澠扶醉時來月下傾
四 偕[illegible]遊寺
溪水淨灘沙紫動林梢半是花長日馬蹄閒信步誰
家曉入南園到晚霞[redacted]時事閒聲倚一片閒心逐去
鴉爛醉玉瓶沙上酒生涯過眼浮雲不足誇
五
承旨董公壽登七秩康寧好德誠可慶
也取坡例以玉案香歌之
青瑣漢中郎蒲袖長携玉案香記得賦詩揮翰日儤
二氣壓風濤一葦航[redacted]蓮炬晚分光諫疏回天手有
霜七十平頭從此數稱觴滄水淵源慶未央

六
一雪靜林皐冷壓浮陽氣不驕萊甲榆椒渾不動寂
寥賺得輕黃上柳條[illegible]詩思苦相撩酒盞新來頃絕
交連夜客窗寒侶水無聊誰約春風鏁綺寮
七
和幹臣樂府南鄉子南樂言懷中間更
易兩韻蓋前人用音意之例也
万彙帝城春況是明時選用人愛殺曲山周老子依
仁任運　不自論六仕護逢辰甚是榮華盡苦辛
羸得歸來兒女笑蘇秦白馬紅纓衫色新一作[illegible]
臺日有時[illegible]

卜算子
辛卯九月二十三日夜夢上層欄北望
黑雲截空二龍尾足連捲下垂殊分明
也覺而賦此秋澗老人識
一抹截頭雲鬖鬖從龍發尾足連卷見半空霽色翻
蒼鬣舉手欲攀鱗散我驂騑變天外雄風挾化機吹
落蒼煙峽
青玉案　賦紫金沙
綠陰暗盡西城織人綰道春歸去裊裊柔條高幾許
絳燈閃爍翠雲英護元有留春處金鋪未厭傾芳醑
醉墨題詩要香霧胡蝶飛來何栩栩向人有意繞欄
翻舞以約花間住
臨江仙　寄李節使
壯石中朝黃閣相河山千古南州多君談笑覓封侯
朱輪轓皂蓋錦帶佩吳鉤滿府治聲歌五袴梢梢後
氣橫秋今年壽席更風流青雲新甲第一笑醉金甌
二
八月一日同高仁甫李靖伯史剛之飲
伯昌東行韓明日至滑得除疾後三日
舟載西還夕次其門東劉家渡而發得
年五十有九韓子出就外傳時同舍生
也哀哉
昨日舉盃親餞別六人吟嘯呵呵今朝冊旐颺城阿
一棺零落恨都付逝川波萬事轉頭真是夢兩輪來
往如梭人生百歲合如何放開眉上鎖得酒且高歌

三　送治中李公
天上雲衣無定態眼中時事休驚篤年來鐘鼎到書生
一麾仍出守五馬看專城千古金陵佳麗地中郎素
有先聲一江春浪暮煙平此身眠食外萬事總虛名
四　為曲山作
別墅寒梅方入夢多君來報花期野塘流水小橋西
南枝香爛熳卻恨賞音稀正有玉堂人最愛垂垂兩
鬢如絲和羹心事未應遲金樽重醉倒且莫晚風吹
蝶戀花　賦木香[illegible]
今歲尋芳春已誤一粒丹砂不到來禽樹滿意紅芳
春也妬長條簇滿珍禽羽花道無情應有素似惜金
樽一醉珠簾暮春自還來花自故人生最恨離筵苦

二
昔鹿庵顯軒樂育淇上一時秀造賢擁
多士建中元己來例宦游四方僕二十
年間絶三至鄉里慨然有離索之歎今
歲投紱自濟南來歸而諸公頗嫌所欠
者唯王尚書子勉傳漕使士開耳因賦
樂府以見歡會之不恒聚散之有數也
至於義安分定辭兼六客倚聲者當自
知之恐酒酣耳熱後不無倒冠落佩之
適也
淇水當年鱗鳳渚回首飛翔落落風雲舉三疊陽關
回首處渭城柳色朝來雨今夕何年天所與白髮歸

來笑同歌舞醉裏相將尋故舊老漢風月無今古
三
綠暗蘭皋春雨暮露浥風吹馥馥香如霧一曲清歌
花解語落紅蓋徧沙頭路錦瑟華年誰與度夜月珠
簾腸斷春風句我自興來聊一顧醉魂不到凌波步
四 和曲山韻因為贈之
經世此心誰盡了欲畫麒麟功業何由到白髮滿頭
青鏡曉花開花落人空老適意杯盤從草草甘坐清
貧方駕邓和島最愛新詩情致好篇篇直壓元郎倒
太常引 送王嘉父
去年鞍馬客南鄰告別苦怨怨今歲又相逢喜客舍
清樽屢同仲宣樓上杜陵幕下看處話途窮好去漢

元龍道休看青春双賁公
二 壽龐參議
驊郎風度幕中蓮已師範使君賢驥足快騰騫道好
箇能家王元滄浪高興寒花晚節秋色滿淇園一盃
願遐年要都釀君家百泉
三 壽劉同知
太行晴色泛簾鉤對書史日優游賓從儘風流誰徒
似東陵故侯人間萬事塵埃野馬一笑付紋揪眉宇
壽光浮拚醉過黃花暮秋
四 同都運生朝時添壽王村
量嬌英偉氣和愉道滄海得遺珠忠義與心俱見漕
府歸來轉輸山呈霽色杯添野水春滿野人廬鄭重

萬金軀要羽翼當年漢儲
五 壽王同知壽
雍容詩禮冠時髮都志却貴人嬌橫難見英標直勇
倡當年嫖姚點含萬動德尊一府歌壽聽民謠綠鬢
映金貂儘千尺青松後凋
六 壽万戶總管
重於山岳藹如蘭喜一旦得同官裁鑑笑談間道不
似當年將壇一年好處中秋節近涼露洗金盤丹桂
月中看儘耐得人間歲寒
七
奉寄參政李侯仲實自北京行省陞安
西王相人來徵詩於予因作此奉寄時屯

田涇陽規畫財賦

比平移鎮入咸秦說曆眷更情親下手見經綸道好
箇中原老臣萬屯曉月一鞭農事涇水畫中春陸海
儘藏珍侶只欠侯封富民

八

春風碧水靜林丘對書史日優游來往更風流問誰
侶東陵故侯黃陂襟度曲江聲望山立看揚休春醲
儘禁簪拚醉盡蟠桃上秋

九遂陂信卿赴河東憲司經歷

比來孤翮倦蒼顏聽時事立談間秋隼正騰翩莫便
倚霜空陡寒太行秋色汾川鴈影極目送歸鞍薄領
憲司閒道好箇河東暮官

十壽陶珠溪

南枝梅信點冰妍覺初度得春偏人物鱣堂仙君才
思渾如湧泉悠悠往古紛紛俗學聲悅㸦空詳青發
莫蒼然要折東陶家蕭莚

鵷鴣引為王太夫人壽

簪纓瀟然自謝林一家柔範到周南以賢論毋書彤
管有子能官盡孝心香霧碧壽樽深歲時春聲醉花
陰從今萱慶堂前月翠竹高梧聽鳳吟

二

和周幹臣韻中統五年三月十二日夜陪
徒單文與雷彥正夜語

門外東風駐馬蹄月明庭樹綠陰稀服中時事驕天

運靜裏游談侶口機恩遠走擬高飛此心安得與時
違還書浩蕩三千卷未分窮愁老布衣

三韓氏別墅

竹映方臺翠滿湖煙靡荷露淨卯居棣花輝映春風
被雲錦香翻碧玉臺吟倚杖卧看書一家風景輞川
圖酒盃儘從床頭瓮未凝門多長者車

四謁太一宮贈王季祥

來謁齋官又五年道人邀我坐前軒只驚前度劉郎
老不見庭松偃蓋圓人與鏡兩脩然呼童茶罷炷爐
煙壁間一軸煙蘿子依約風流隨眼前

五為宗書張憲英賦

秋水芙蓉鏡裏仙一枝明王濯煙鬟鶯初解語調柔
舌初不勝嬌拂畫欄倚屏鼓按弓彎樓心低月怯清
寒人生莫惜纏頭錦能得春風幾度看

六

野粉宮牆暮雨邊洛京依舊鎖嬋娟一聲金縷閒情
逸滿串驪珠朗詠圓金谷月石樓煙留連光景待他
年機塵休放浪波去更聽新翻倒玉船

七

洛風池邊養相材朝端先肅議儀開九秋灝爽臨初
度千丈恩光動憲臺鍋翻佩出蓬萊翠華南邑拂天
來一枝好在霜前菊留待清香為壽盃

八為耶律繼曾太夫人壽

遠海千年將相家孫星光動赤城霞四看燕戲清香地

滿意春風玉樹花金猗苔紫雲車謝林風度見李餘
壽波瀲灧宮壺暖滿泛秋光醉緑華
九
何處人間淑景新韶光都付牡丹春後庭花老空覆
樹曲水紅深見麗人金屑粉[redacted]香歸近前細看倒芳
樽惜教赤壁磯頭月吹散春風陌上塵
十
何處人間淑景新劉家池館家春後庭花唱空瓊
樹曲水宮粧見麗人金作粉霧為塵一枝千葉擁黃
雲花工可是多情思夢逐凌波問洛神
十一
丁亥上巳日與諸君宴林氏花圃李氏
以歌曲侑觴醉中戲求樂府賦鷓鴣天
以歌之李氏字蘭英樂籍之名香者也

花草離騷試品量猗猗香色紫蘭芳樂棚擢秀名何
羃楚澤含秋思更長金縷曲紫霞觴留連光景醉銀
塘竹西歌吹歸時晚也勝揚州問葛強
十二
拾翠仙洲野與長樽前一曲杜韋娘人憐暖日明歌
扇我愛蘭英媚園香供楚佩笑梅粧春風着意泛崇
光老懷不到凌波夢要遣琵琶送一觴
十三
香靜堂萱燕處溫一家柔範㪚鄉隣三牲奉養真純
孝八十康寧是福人巖菊晚嶺梅春半客林下舊精

神發光不動雲幢燭供佛床頭景氣新
十四 贈歌妓高秀英
短短羅桂淡淡粧拂開紅袖便當場掩翻歌扇珠成
串吹落談霏玉有香田漢魏到隋唐誰教若輩管興
亡百年總是逢場戲拍板門鎚未易當
十五
先相風流德業尊又看天馬五花文飄飄青鎖凝佳
思靄靄新詩倡矮雲淮海秀已平分珪璋未凝球
來勸吳人元重中州氣編被何嘗擅鄂君
十六
潦倒衰翁不足尊吏堪刺口論詩文經涂江浙多蘭友
照眼吳山靄靄雲傷別又惜經分臨岐一語見微勤
萬艘未是周郎志他日經綸要使君

十七
辛卯九月二十三日靖伯仲先挾酒相過
客去凞然獨坐以見酣適之意云
波蕩江湖萬里餘歸來縮首伴凡魚門從席後軒車
盛鬢自霜來舊味疎思往事注殘書閑鋤明月種秋
蔬傍人莫笑揚雄宅好事時過載酒壺
十八
閭井錐刀剗戰烘諫歸奚取舞雩風道關聖學千
年後春在先生一㪍宮教誨誘見從容絃歌不隔纔
紗紅珉溪幾點梅梢雪歲歲吹香入壽鍾
虞美人

紅頰綠鬢無長好日對菱花老頭童齒豁竟何裨只
有飢時餐飯飽時嬉因行消散昏和悶却覺篩骸困
那錢置箇馬兒騎食飲難消終日繫門陲

二

謝成耀卿僉事携酒芋相過

山瓶乳酒甘如蜜鴟芋堆盤赤見君相贈固多情潤
我枯腸一吸破愁城秋光湖碧西湾潋不到心中慊
何時盡黃土芝香醉飽歸來肯把故山忘時一作[illegible]知[illegible]

西江月

清明拜掃回值田家野飲有頰白者邀余
就飲因賓老人之意作西江月以歌之

社鼓驚飛犁雪村簫吹破桑芽清明野飲見田家老
叟邀余下馬勸飲一卮芳酒饒看滿樹幽花盃盤草草
樂年華不羨同來觀化

二 閩安州南古堤

返照斜明雙塔乱山回繞孤城年來風物倡昇平人說三
王善政世事正宜靜待田園好去躬耕雲間歸鳥有遺
聲喚起投林高興

三

大河疑冰蔽川而下與一二寮友登白
樓俯觀賦此詞以歌之

散策暫辭鳧舄更倚樓來聽漁歌夕陽西下乱山多白
鳥蒼煙衝破一夜朔風吹雪白雲飛滿長河不將幽
事付洪波意在吳郎畫桐

四贈張子文

聯鑣閑談詩雅停盃高詠晁詞山城投宿晚凉時避
迫青雲公子濯錦江邊相憶鳴條山下分携秋風搖
蕩菊花期好候翩翩歸騎

五贈張孝純龍

郢下空歌白雪琴中誰聽高山人生何用釣蹤顏不
過兩盃日飯茅到鈞臺老樹秋風閑煞漁竿沙鷗無
數點江干知我忘機去惕

六壽王中丞

梅蕊暗傳春信菊枝儘傲霜威風姿元與歲寒期况
是小春天氣群賢調羹未晚秋香添壽多宜高名允
協揆端未似東山雅意

七壽李彥祥

近歲憶游竹里今年來過生朝平生洒落邑中豪避
追風神不老曾畫山陽煙景去翻毫海雲摛太行晴
色任教高人與黃花長好

黑漆弩 遊金山寺并序

儕曲子叢伯昌嘗以黑漆弩侑酒省
郎仲先謂余曰詞雖佳曲名似未雅
若就以江南煙雨目之何如予曰昔
東坡作念奴曲後人愛之易其名曰
酹江月其誰曰不然仲先因請余効
顰遂追賦游金山寺一闋倚其聲而
歌之昔漢儒家畜聲妓唐人例有音

學而今之樂府用力多而難為工縱使
有成未免筆墨勸淫為侠耳渠輩年
少氣鋭淵源正學不致費日力於此也

其詞曰

蒼波萬頃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金鰲頭滿嚥
三盃吸盡江山濃綠蛟龍扈恐下燃犀風起浪翻如
屋任夕陽歸棹縱横待償我平生不足

二 曲山亦作言懷一詞遂繼韻繳贈

休官彭澤君閑乆縱清苦愛吾子能守幸年來所事
消磨只有苦吟甘酒平生學道在初心富貴浮雲何
有恐此身未許投閑又待看鳳鵷飛去

好事近 過南雲門

南北兩雲門竹圍稻畦如畫罷亞黃雲萬頃自長渠
飛洒太行鍾秀盡三鄉形勝遊高下笑我年來用捨
侶田間秧馬

二 壽照東坡韻來游作

石鼎響松風茗飲老來多怯喚起雪堂清興淪鷓斑
金屑搞中有樂勝商山香味不容説覺我胷中磈磊
被春江澄徹

三 賦庭下新開梨花

軒鎖碧玲瓏好雨初晴三月放出暖煙遲日醉風簷
香雪一樽吟遶洗粧看玉笛莫吹裂留待夜深庭院
伴素娥清絶

四 春寒 仙州石卿韻 三首

斗柄轉春城向暖小桃開徹不似今年正月過深冬
時節故將新巧發陰機春事未容詭且詭驅雲風帚
掃西山晴雪

五

宮殿曲江頭漠漠輕陰開徹花柳都城三月正禁煙
時節呵鳴數擊玉泉遊故老向人説一片春風簫鼓
蕩梨花香雪

六

華髮一衰翁世事眼中看徹只為年來薄宦有東山
高卧冥冥神理到無憑此外更何説安得百壺春酒
掃羇愁如雪

玉樓春 冬至夜侍林

陰消陽長從今數除客歸來聞好語月明滿地紫煙
生暖入剝文添繡線冷風肅肅生庭户桂酒光清擬
薦俎今冬記我致嚴時爆竹聲中聽五鼓

秦樓月

今歲八月自哉生明夜月色如晝及至
良夕乃[illegible]風雨所謂獨向此時偏者詩
人不得無悵然之情也取太白詩例賦
秦樓月一闋歌以問之是夜月色亦佳
但微雲點綴耳

華陽閣一年心賞中秋約中秋約九霄風露有懷都
話桂香和雨風吹落倚欄望處秋煙薄秋煙薄一樽

能與素娥同酌

二

花時樂醉樽記醉平津閣平津閣一聲金縷滿堦紅樂小闌此日情濡索土青一寸春如削春如削幾時時到絳燈紅爍

己丑歲春分前一日栽培衆卉罷晚坐前閣無以解之偶得催閣芳樂辭秦樓月一闋因放聲自歌浮大白者數行實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也時夜漏交二鼓燈下書秋澗老人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七

樂府

行香子

乙酉歲九月二十五日過林氏西園與主人公洎張道士看花小酌林曰若作數語以記其來使通俗易解甚佳歸不百步得樂府行香子一闋醉立斜陽浩歌而去

秋霽遙岑何處登臨水西頭东散閑心遶園細履栽種成陰蒸秋香浮酒盞入孤斟老境駸駸鄉社浮沉醉顏酡白髮盈簪夕陽歸路聽我長吟待野梅芳多載酒再相尋

江神子

金粉遺風冬月頭雪今僮輩園取比明拋靚好家主人見之即開宴燕賓謂之撥雪會去冬無雪今歲初白如此燈下書賦此詞録奉達夫且應撥雪故事為一觴之侑也

小窻遶夜失冬藏覺春添捲疎簾掌許氷花撩亂撲風簷喜倒坐中兒子輩爭指似謝家鹽一盃燈下醉掀髯歐窮閻寒情忕萬排含春江上麥纖纖應笑凍吟蘇老子猶病目認青帘

眼兒媚

賦燕子樓用幹臣維路宣叔樂府韻

撲鼻煙淡冷涵秋寂寞簷拄樓疎簾夜月露桃幽怨
總是閑愁形骸骨化情緣在此恨若爲休長河解洗
佳人無那倒捲黃流

二

滿簾夜月秋露殺雲夢歸歌捲殘燈伴晚夕陽催暮
海水添愁天涯地角相思恨誰道此生休一篇騷賦
唐人詩雅千古風流

三

我來弔古過悲秋徙倚夕陽樓登堂歌舞都能幾日
何限幽愁合權林谷孤飛若爭向死前休慝憫閒者
一雙鷗鷺對起中流

四

西風歸雁幾經秋人老水邊樓一壁孤枕滿樓清血
花也含愁前堂歌吹新声有爭侶去來休長河若解
將妹遺恨與淚俱流

五 丢周静臣

尋愉晚景日發發寞厭數相尋靜怜幽境閑談情話
與雅頌摴蒱斗弈有諸公在鄉社好詩況閑要却忍
西風吹去認做商霖

鵲橋仙 寄胡葵山

秋香懸桂光風轉蕙捲盡寒帘花开西城来往巴風
流更稱撿生涯次第室名休逸策扶疎慈站閑中風
味雜声辞動已■扶頭紅日上花稍未起

二

調羹將桂愛香種蕙自笑秋風野卉兩椽茅屋對青
山物不羨入雲高第將心自適欲行且甜慈爲愛清時
有味桐江波上一綠風儘容得羲光不起

三

金蓮寶炬紫山仙侶夢寐青門公圃春風著處是行
窩要一笑人間今古錦箋佳句新聲金縷洒滴薔薇
情露東華待儞滿靴霜花輸與西城枕儂

四 和劉雲吉韵

高人非古冲襟粹宇要覽德輝飛舉伊周元不是庸
人吾志在箕山巢許蘭紉有賦菊香釀黍麥斷摘床
秋雨淵明臥老北窗風猶勝侶清談夷甫

五

沉酣往古棲遲衡宇劉有弓招此舉長林豐草野麋
心是中散生平自許日占草賦牙頭炊黍誰道閑雲
有雨周宣補衮要深功除喚起當年山甫

六

金鸞視草蒲輪應召客路人情殊好豈知野鹿飾金
鏣志却在長林豐草霜風料峭形容枯槁愁緒百端
縈繞故山歸去有茅廬任東置長沙謫業

七

五窮作祟百端相擠破帽一風吹碎邯鄲道上斷人
行鎖錄盡元龍豪氣商顏綺季當時不起悞甚漢家
經濟書生薄相到還元要結末黃齏滋味

八 爲何繼先壽

調和謀斷論思機務許大茫茫疆寓當年姚宋採時
才聽沙路歸來好語皆飛紅藥省遲溫樹滿對春風
瑞露眼中庭檜贊蒼蒼遺晚節昌於韓圃

浣溪沙 壽李衛尉

豐鐸當年漢伏波紫微垣外侍雕戈笑騎天駟下天
河華髮雅宜麟閣畫春風先送武城歌朱顏休惜捲
金荷

二 內黃道中

風捬婆娑半畝陰雨抹巧與道相鄰樹頭幽鳥侶知
音馬上行人思困睡天邊赤日欲流金解鞍休惜濯
煩襟

三 送王子勉都運閒中

蔚北分攜已六年秋風淇上又離筵一樽情話重留
連內史調兵推漢相春潭通漕笑韋堅嶽雲掩蘇上
吟鞭

四 題韓氏別墅

翠竹連村映白沙小崗回抱一川斜旋開幽沼聽鳴
蛙樵客尋邊驚橘樂黃塵門外任蜂衙樹頭山色晚
來佳

五 客亭觀漲

老雨長河壯怒濤客亭夜又聽喧豗平明兩漢涵江
皋沙尾沒來淪箔短危檣看處客帆高斜陽汀草亂
青袍

六 壽周幹臣

十載相期紫禁遊一官誰想客西州春風開倚仲宣
樓四海論交真益友一年好處是中秋壽波無惜捲
金甌

七

吳村道中在平陽府北三十里汾水西
三月十五日送客回作

綠樹連村際碧山春風吹水漲黃灣沙汀蘋蒲釣舟
閑薄宦崎嶇清議裏風煙吞吐畫圖間夕陽明處鳥
飛還

八

至元九年秋九月登秋風亭觀雨呈賊
曹參軍周幹臣

雨勢蒼山共一雲雨聲作氣張三軍秋風亭下葉繽
紛官事何憂嚴限從天心不負老農勤夜窗孤客儘
先聞

九

乙亥自壽時二孫 行一女孫 兒時
避人事在汾西廣福院

梅點冰梢蝶蒂凝蘭芽珠樹鬭鮮明團欒香火此時
情避世遠衛金馬客現山入道老人星雪邊岩檜儘
青青

十 壽湯總管

十載煙花紫禁遊嘉謨曾補翠雲裘歸來尤荷寵光
優畫戟清香高北里虎符金節照南州壽波無惜捲

吟既

十一　壽王子物

六合澄清到一家顯顯文物望中華未容詩禮蕃麟
芽松栢後凋元有待珪璋涵潤本無瑕誥恩行墮五
雲花

十二

王中丞許贈新香不至書此以催之

珍品無多百和濃露沾蹇律濕蘭叢喜分新供到南
豊螺甲未融金雀餅芳菲已夢碧湘宮實視先障綉
薰風

十三

六月初三日與學官高伯祥夜話於姚
府之清潤堂

露揚風簫燭影搖故人留話慰滿條徘徊花月可憐
宵天淡有雲空漠漠月明無雨更脩脩洞天歸路踏
瓊瑤

十四

送劉仲元赴平定州觀迎

青鳥西傳燕尔期乘龍喜氣見脩眉芳悰濃似去年
時禁鬱名香天賜重玉臺春暖鏡鸞棲人生樂處是
新知

十五　賦箏

朋盡華簪醉未霑主人張樂見厭厭一聲銀甲裂霜
纖澗水明氷胡朧愁將軍出塞憶蒙恬碧桃花底王

笙憶

十六

付高彥御

紅翠叢中様度新紬花扇影駐行雲隋唐嘉話閱來
真一片錦帆浮汴水兩京花柳暗風塵彩聲曾動鳳
城春

十七

兩熟鳴鏡聚竹琴併隨牙板一時傳詞源都作建瓴
傾白羽揮開諸葛陣蒼濤翻動憲王陵低空知有彩
雲横

十八

隋末唐初與漢亡干戈此際最搶攘一時人物盡鷹
揚衰鄧有靈毛髮動曹劉無敵簡書光爭教含泣到
分香

十九

旅館灯青夜色曛搽沐談劇作春温胃中雲夢入維
吞清議素高烏府月秋霜低壓漲江雲吳山山下惜
輕分

二十

中秋雖見月桂花出没于雲影間有不
快人意者作此詞以歌之

月色都輸此夜看人心偏處即多慳碧雲吹恨满瑤
天儘着氷壺涼世界故將陰巧妒嬋娟桂香和露濕
幽攢

二十一　贈朱康綉

滿意落華照樂棚緑雲紅灔透春生捲簾一顧未忘
情緑竹東山如有約煙花南部舊知名秋風吹醒惜
離聲

二十二　爲張右丞壽

楠袞功深浴鳳池好賢人道似緇衣佩聲清響曾見委
蛇千歲壽祺陰有積兩宮恩睠古來稀東山歌酒樂
時熙

二十三

紙帳梅花夜色清行雲香濕墮銀屛惜花人老若爲
情對酒當歌須適意爰煙圖像是虛名十年綿簡幾
人青

點絳唇　壽房幹臣

秋氣平分畫欄桂樹秋香底良辰美景拚取花前醉
彭壽添君白也詩堪擬高歌起月波如水長願金鐘
裏

二　壽孫郡秀二尊親

壽彩庭萱一枝金綻欽頭鳳寳花香供壽席光浮動
錦範閨門姻族同推重瓊盃捧二親安寵共醉玻瓈
甕

三　送董秀才西上

揚揶青青至門關外三千里泰山渭水未是消魂地
埋臥東床恐減風雲氣功名際須君著意莫擬春閨
淚

四　癸酉夏六月五日同河中府官宴白樓

倚檻清歌一聲高遏行雲住長河傾注不盡瓊輪著
無暑清香畫棟珠簾雨人何處一樽綠醑滿眼青山
暮

五　題絳州花萼堂時天暑回自河中

一榻清風故山邂逅欣相遇綠陰池樹蕩漾瓊翻處
赤日紅塵前日中條路人良苦壯心如故快作王陽
馭

六

後六月二十二日同府僚宴飲白雲樓
時積雨新晴川原四開青嶂白波非復
塵境忽洽中英甫　索鄙語酒酣耳熱
以樂府歌之

晴倚層欄飄飄醉上青鸞背飛雲崩墜萬疊銀濤碎
青嶂白波非復人間世人　懷賽夕陽有意返照千山
外

七　爲房祖母壽

婺女呈祥瑞光分自雲衢爛鳳萱金燦留待佳辰綻
林下丰容閨壼瞻儀範香縈篆玉顏如隸歲歲長康
健

八　壽周幹臣

千古詩壇苦吟誰得風騷妙羨君才調一蹴無邊徼
歲歲中秋喜見朱顏好霜蟾皎一樽傾倒萬事秋毫
小

九　爲丞晉唐壽卿壽

秋氣平分轉惹愁都作兗閣書玉堂風味君落青雲器醉墨烏絲緑綺傳湘水千秋歲月波如洗長照金罇裏

十　雨中故人相過

誰惜幽居故人相過還聽語話餘聯步來看花成趣春雨霏微吹濕閒庭户香如霧約君少住讀了離騷去

十一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萬金難買物無價種花才罷便為芳枝下花重宮城好箇風人雅從飄洒探花走馬明日春如畫

十二　雨霽即事

春雨空濛曉來點綴閑庭景一牀燈影濶入琴絲冷清夜況況誰慰孤懷耿耿雲生鼎倚窻髙詠愛此春宵永

十三　探花

春雨添花繞欄來看花開否海棠紅瘦緑葉花如豆梨蘂生香近在清明候花為友莫輕辜負預問隣家酒

十四　喜芍藥發芽

紅藥當堦朝來撥土紅芽秀盡欄晴晝晃幾佳人袖一粒丹砂誰點仙根透從今後為渠釀酒去作花間友

十五　春雨後小桃

端正纖空一枝春色誰偷得夜來消息暮雨臙脂濕倚竹佳人翠袖嬌無力須相覔一罇休惜轉首春狼藉

十六

己丑清明前一日春露堂即事時既雨快晴明日書示友人主人出名酒相屬因放歌數闋而去實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七日也可為不虛度此節矣秋澗老人深香閤適

春雨如膏最憐適與清明遇曉晴庭宇盡出樊川賦苒苒行雲依拂垂楊度春如許亂花深處幾點燕泥露

十七　西湾即事

碧玉環深一罇同醉清明後緑陰晴晝多少閑花柳身世虛舟日月鴛跳走誰案右志懷惟有拍浮船中酒

平湖樂十章

平湖雲錦碧蓮秋香浥蘭舟透一曲菱歌謝樽酒暫消憂人生安得長如舊醉時記得花枝仍好却羞上老人頭

二

鑑湖秋水碧於藍心賞隨年减柳外蘭舟莫空攬典春衫紱舡一棹紛西岸人間萬事暫時放下一笑付

三
平陽好處是汾西水秀山擬畫誰道微官淡無味錦
障泥路人爭先山翁醉西山殘照閑御何事險忙殺
暮鴉啼

四
秋風嫋嫋白雲飛人在平湖醉雲影湖光淡無際錦
屏圍故人遠在千山外百年心事一樽濁酒長使此
心違

五
採菱人語隔秋煙波靜如橫練入手風光莫流轉共
留連畫船一笑春風面江山信美終非吾土問何日
是歸年

六
秋風湖上水增波水底雲陰過憔悴湘裙莫輕和且
高歌凌波幽夢誰驚破佳人望斷碧雲暮合道別後
意如何

七
綠荷相背倚西風凉露煙霏重盡銀瓶醉時捧旋
君公徑須傾倒玻璃瓮青山城郭暮雲樓閣高下一
重重

八
安仁雙鬢已驚秋更甚眉頭皺一笑相逢且開口王
爲舟新詞佚似鵝黃酒醉歸扶路竹西歌吹人道似
揚州

九
水邊楊柳綠絲垂倒影奇峯聳萬疊蒼山洞庭水碧
玻璃一川煙景瑪珠媚會須滿載百壺春酒趁鼓蕩
風掎

十
黃雲罷亞捲秋風社瓮春來重父老持盃十分送使
君公秋成不佀今年痛太平
天子將何爲報萬壽與
天同

十一 乙亥三月七日宴湖上賦
春風吹水漲平湖翠擁秋千柱兩葉蘭撓閑來去萬
人呼紅衣出沒波際癡鬆頭遊賞浣花風物好箇春

春物

十二
山陰修禊說蘭亭侶覓平湖勝春服初成靚粧瑩玉
娑瓶興來徑入無何境使君高燕年年此日歌舞樂
昇平

十三
柳邊飛蓋簇晴煙人在平湖瀟碧歎瑤翻映歌扇綺
羅筵人生幾度春風面江山畫裏一時人物斜日重
留連

觧桃春 堯廟秋社
社壇煙淡散林鴉把酒觀多稼霹靂絃聲鬪高下笑
喧譁壤歌亭外山如畫朝來致有西山爽氣不羨日

夕佳

壽李夫人 六首

眼明欣見太平人 環佩嬰香擱洞裏瑶華自高韻入
千春裊煙已報長生信一盃更買麻姑滄海安坐看
揚塵

謝林高韻本蕭然百歲春風面白髮兒孫羨康健詰
鬻餅彩雲扶下長生殿鄉閭盛說一家榮養物不羨
魚軒

南枝消息小春物香滿閒庭户見說仙家舊日風度壽
星圖瑞光浮動雲衢婺綉羅開處散花傳戲彩袖不
曾扶

小園不惜買花錢粧點嬌桃燕傳語風光莫流轉百
來年人生幾度春風面細思誰佀君家阿媽康健地
行仙

牙牙長憶點粧紅曾得含飴弄此日筵前一杯捧白
頭翁紫簫吹斷繁華夢百年留在故都瓊樹依舊動
春風

慈親康健說誰家李氏人難亞錦風筵中見多暇醉
簪花有興勝佀宮門畫從今看取君家餘慶門户斕
生華

壽府僚

錦貂千騎擁方豪瀚海淵波浩蕩鼓清香看傾倒醉
仙桃秋光雖晚人難老煙花紫禁玉魚金帶新寵照
朝袍

九

辛卯九月二十五日夜解衣欲睡適有
飲興頗撙湛餘酥燈緩玉盃而樂之然
酒味頗酷乃以少蜜漬之浮大白者再
覺胷中浩浩殊酣適也仍以樂府辭挑
春歌之

少年綠蟻酒如川甘苦從人勸老大含飴最深戀要
中邊一甜橘蘸黃柑釀更憐中有百花風味一笑爲
君妍

十

笑分花露出粧蜜香軟金盃瀲灧看華池潤吾咽展
眉尖陂仙釀法真堪羨却憐蜜課蜂兒官府辛苦爲
誰甜

如夢令 和曲山韻

仕宦須求遭遇不願已沾泥絮擾擾世間人總被虛
名引去引去引去光景促於朝暮

半世隨波從衆幾被狙翁調弄富貴苦相謾一枕槐
根春夢春夢春夢况復此身無用

交遊兩翻雲覆膠漆幾人持久遣興漫題詩客至有
錢沽酒沽酒沽酒徑入醉鄉無有

老境心便多暇束縛塵纓高掛飯飽去尋君閒步閒
吟閒話閒話閒話過眼紛華都罷

挪園辭六

暖煙飄緑揚橋旋結柔圈折細條都把潑春閒懊惱

碧波深處一時抛
野溪邊麗人天金縷歌聲碧玉圈解祓不祥隨水去
盡回春色到樽前
問春工二分空流水挑花颭曉風欲送春愁何處去
一環清影到湘東
步春溪喜追陪相與臨流酹一杯說似碧茵羅襪客
遠將愁去莫徘徊
秉蘭芳俯銀塘迎致新祥拔舊殃不但漢皇空解珮
歸時襟袖有餘香
醉留連賞春妍一曲清歌酒十千說與琵琶紅袖客
好將新事曲中傳
樂府合歡曲讀開元遺事去取唐人詩而為
之一名百衲錦因觀任南麓所畫華清宮圖
而作

驛塵紅荔枝風吹斷繁華一夢空玉輦不來宮殿閉
青山依舊御墻中
亂橫戈奈君何扈從人稀北去多塵土已消紅粉艷
荔枝猶到馬嵬坡
歲東巡洛陽城天樂宮中夜徹明不憶李謩偷曲去
酒樓吹笛有新聲
雨霖鈴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記上皇和淚聽
月明南内更無人
憶開元掌中仙入侍深宮二十年長記承天門上燕
百官樓下拾金錢

錦城頭錦江流回望長安帝儘愁那更血魂來夢裏
杜鵑聲在散花樓
驛坡前掩嬋娟絛亂旌旗指望賢無復一生私語事
柘黄袍袖淚潸然
九龍池百花時樂按梁州急吹揭手便拈金撥舞
上皇驚笑勃拏兒
信音沉淚沾襟秋雨鈴聲閣道深人到愁來無會處
不関情處也傷心
後庭破子 晚眺臨武堂
綠樹連遠洲青山壓樹頭落日高城望煙霏翠滿樓
木蘭舟彼汾一曲春風佳可遊
蓦山溪

冰姿綽約翠袖翻清露林下謝夫人依然是故家風
度擅頭玉重雲髻不勝寒編簾蹤涼月細一點香來
處清標一抹脉脉秋如許無語對西風恍當年六朝
瓊樹幽窗深鎖莫厭惜娉婷瑤臺路藐姑仙恐躡青
鸞去
鵲橋仙 大德辛丑歲八月初四日壽平章相公夫人
金波秋靜桂欄香重瑞應熊羆佳夢錦棚擎出玉麟
兒道釋氏老君親送壽筵增慶朝鞍歸控恰及筵觴
拜捧平津起舞棣華歌好一醉玻璃春甕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八

進呈承華事略牋

臣惲謹言伏以學止虛文在明時而何補士傳民語恐小道之可觀俯瀝愚衷仰陳管見臣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恭惟

皇太子殿下溫文海潤

孝敬日躋方

丕承天序之時有歷試諸難之

命事統始萬幾之廣

君門邈千里之遠雖

叡足以有臨

明足以繼照

仁足以及物

智足以周知復

多識於前言乃益隆於

孝治謹採

儲闈之事要庶幾賈傅之遺規儻賜

乙觀豈勝至幸波洋

少海固不擇於細流

悃表華箴竊効特於野美臣惲今所纂集名曰承華事略凡廿篇釐爲六卷謹奉牋投進冒瀆

嚴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惲誠惶誠恐叩頭叩頭

謹言

至元十八年十二月　日朝列大夫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臣王惲進

承華事略序

臣惲嘗讀文王世子賈誼保傅篇二者教養太子之方盡矣第去古逾遠其典禮稍復行於今者又伏念

殿下春秋鼎盛以

天挺英叡之資複有不待學焉而後能者故臣愚慮敢述其切時近用可舉於今庶有補於來者著而爲篇然事有先後必循序而進竊謂孝者德之本也唯

天子之孝以寧親敎教爲大故首之以廣孝愛者孝所生也惟孝友于兄弟故繼之以立愛孝愛既立要當正者國之本也故繼之以端本本雖端非學無以成其德故繼之以進學學不無異端之害故以擇術謹習次之教尊德成必取正於官非聽政無以驗諸用非達聰無以周其知故方其聽政即以達聰繼之國政之外兵戎爲重故以撫軍次之軍國事殷舉措之間恐涉僭悞故以明分次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故繼之曰崇文尚文之實親賢爲本然不可不辨其邪正故親賢後繼之曰去邪正人之言無匪弘益故繼之曰納誨雖聖人不能無過諫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先以親之幾諫次以已之從諫思互爲徵省爾至若仁民愛物非德澤何以加故預之以推恩德加於民而儉約逸豫居上者尤所當尚戒天下之事無大小官得人則治故以審官終之自廣孝至審官凡二十篇釐爲六卷篇有圖俾見古人當時事蹟之偉後有說以致愚慮循序近用之義且易於按觀焉題之

曰
承華事略臣不自揆涓埃之微何足以益崇深之
海嶽猥以惓惓愚誠庶千慮一得或可仰裨
儲闈萬分之一蓋臣素願也臣王惲謹序

承華事略目錄

第一卷 廣孝 立愛 端本

第二卷 進學 擇術 謹習

第三卷 聽政 達聰 撫軍
明分

第四卷 崇儒 親賢 去邪
納誨

第五卷 幾諫 從諫 推恩

第六卷 尚儉 戒逸 審官

孝華事略卷第一

廣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於寢門外問内臣曰今日安否内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唐玄宗開元二年宴京師侍老於内殿八十至九十者版授賜爵及几杖粟帛有差給一子侍婦人亦如之其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天寶十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臣惲伏聞

殿下天粹元良日隆純孝其問安視膳於兩宫之間與古契者多矣然於君父之孝復有當廣之者如承顔順志俾聖躬寧於上康事康於下乃臣子孝敬之至故揚子孝至篇云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寧親終於四表之懽心如唐之賜爵給帛孝子勿事征防親年及者遣民及詔天下家藏孝經有三王四代養老之遺風焉豈非德加百姓四表之懽心者乎惟

殿下詳覽益廣至德

立愛

書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後漢和帝爲太子時特親愛兄清河王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待慶尤渥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所以垂意甚備

唐睿宗諸子傳曰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宫天子於宫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

臣惲切惟父子存乎天性兄弟謂之彝倫友愛親睦人心之良德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蓋言常人以一身齊治勉悌於兄長故能施政事刑國之

儲貳家有四海者與異特將以立愛立敬睦九族建宗親使維藩維城之勢屏翰王室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不以友愛爲本可乎故伊尹於太甲嗣位之初不遑它務首以愛敬爲訓太甲竟能悔過思庸終能復爲殷之賢君唐明皇以一念深至致開元雍熙之化茲非前世之明效歟

端本

尚書太甲下伊尹訓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本正則萬事治太子者國之
本也
魏元忠傳袁楚客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
天下固國之興衰係焉
臣惲謹按孟軻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則故以一身爲天
下之本
太子者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屬人心所歸問安本
正則國正國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遠邇莫敢不
一於正故伊尹之訓太甲正謂此也且政者正也
以正而正不正者也今
殿下方開物成務作貞萬邦思取法於正者非一
而端本澄源其可後哉

承華事略卷第一

承華事略卷第二

進學

昔殷高宗爲王子時問學于甘盤及嚴德罔顯得傅
說而告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高宗承說之教
至四海咸仰其德
漢顯宗立爲皇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令榮止
宿宮中積五年榮上疏云太子以聰叡之姿明達經
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
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
臣惲觀自古人君雖秉聰敏睿哲之資必由學以
成其德者蓋所以究聖政明新之理以正其心術
通古今治亂之源以增其智慮使聖益聖明益明
雖比隆唐虞無難且如射予學書一藝也非習爲
尚不能造其妙況治國平天下之道哉故傅說告
高宗使終始常在于學旣無間斷則德之所脩有
不期然而然者此之謂也伏聞
殿下屢召儒臣講肄經史進進不已非惟緝熙光
明[illegible]抑以仰副
聖上訓學之意爲國福祐豈不偉哉

擇術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
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惲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謹習

漢景帝太子備聰明有智術好詩書善史隸時竇太后尚黃老言令太子諸王通讀之太子獨能解其意而心弗好也每還宮取儒書名法之術習讀之及初立即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舉用俊茂與之立功至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及即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惲謹按保傅篇陳敎太子首以所習爲言蓋謂性相近習相遠也且常人所習或違遠善性猶云不可況生長深宮極於富貴者可不愼歟如武帝之黜百家尚儒術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容受直言好賢不倦正由謹其所習於初故也逮其孫孝元習音曲爲樂至牽制優游不果於斷二君之用心賢否可不鑒哉然仁孝禮義詩書射御乃所習之正也今

殿下仁孝恭謹聞於中外在移養嗣德之初能所習皆正無一念不謹臣知雖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如此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承華事略卷第二

聽政

元魏太武帝燾少聰明大度旣立爲太子明元帝詔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爲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穆觀達政要識吾旨趣丘堆在公專謹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帝時隱而窺之聽其[illegible]大說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帝曰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臣惲觀歷代明君皆令儲貳監國政者正欲移養君體厭服臣下審明治道熟知民事爲務措

聖上今日之材

殿下豈特使經理機務習熟節目者哉然政之紀綱不過審愼官爵勤恤民隱明信賞罰至公無私而已所謂審官任賢使能與我圖治也所謂恤民輕徭薄賦以厚民生也所謂明信賞罰使功罪允當聞者悅服也誠能如此雖堯舜之治不是過也

惟

殿下留神省察

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四門者謂闢四方之門以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者謂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貴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惲謹按尚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九重之深所聞所見者不過左右前後之事此舜之所以達聰也故遠聽於忠良者則聞所未聞偏聽於左右者則事多擁蔽伏惟

殿下方毓德春宮重光華夏於圖治有爲之初達聰廣聽似爲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言受事則下不擁蔽矣如中統元年詔諸人陳言亦達聰之一端也

撫軍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西漢高帝紀帝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令太子監撫關中

唐順宗爲皇太子德宗幸奉天太子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及戒嚴朝夕巡城傳宣撫慰督勵戰士故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臣惲切見

聖上往年詔

殿下領樞密院事正古昔撫軍制也每歲
車駕巡幸兩都以萬乘之富六軍之衆如大獄以
軍律驅馳宿衛按羽林環布
殿下躬行扈從所當齊整軍容撫慰將士使達忘
跋涉之勞日聞歌舞之樂
天仗所臨宵嚴晝肅致
鑾輅清寧省方之外無他
軫慮誠臣子起居之大節也至於樞府軍務比之
先日尤宜仰留
睿算逦天下安不忘武備之義也

明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絶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肅嵩等請改外辨於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乃從之

臣惲曰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明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何謂分君臣上下是也一或不正何止動生悔吝且有事言不順之忒判
太子正名辨分者也使天下明知
儲副有尊君卑臣之德巽曰撫臨萬邦安有干名犯分事言不順者哉如漢成之出龍樓門而不絶馳道肅宗之易絳紗而改服朱明誠可以爲後王之法矣

承華事略卷第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承華事略卷第四

崇儒

漢明帝始爲太子世祖拜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令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傅存問賜以珍羞帷帳後爲少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陳謝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慎疾重愛玉體

唐玄宗初爲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令右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官冑子賜各有差

順宗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惲觀明帝之答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

聖上之立國學教冑子

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修而明之故爲百代帝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職而未舉者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絶于下孔殿未修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主洒掃未給祖庭爲之蕪如或當行惟

殿下留意其尊師重道之實光賁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爲太子招東國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爲客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爲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爲學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寧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雖開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惲伏觀自昔茂建元良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崇其德而況

聖上預付

殿下以萬機之重哉其所急者莫親賢爲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梁榱閣隨濟厥用不然頓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況治天下之廣君子營闕

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太隨材曾不乏用以致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

聖神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効耳其
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邪時仕高齊爲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食
菜有邪蒿者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所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彼褥綵纈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
弗與曰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惲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却而不
進其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
光曰太子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

識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爲皇太子以温嶠爲中庶子深見寵
遇與爲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弘益又獻侍臣
箴其略曰無以處極利在永貞思有虞之烝烝趨周
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膽正人在側
屛彼佞諛納此亮直稽古訓導惟道未融造膝詭辭
啓將蘊崇鑒于九二天祿永終太子甚嘉納焉
臣惲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
已從庾亮之言復納温嶠箴規至多弘益故能遇
事損抑[illegible]不妄舉動[illegible]宜其號兩
晉賢明之主良可鑒也

承華事略卷第五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
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
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爲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懽甚
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
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侯顏色陳
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
臣惲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
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内發至誠達微古義周旋

規切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
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爲言曾參以不逆爲善又傳
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順
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
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
殿下詳覽以光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傅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
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illegible]化與
心成故中（去聲）道若性[illegible]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中庶子溫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臣惲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諷之說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以爲過論然以宗社儲貳言之意在則致涵養預崇懿德異時

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況

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中外欲虛己聽言歛天下之明以爲己明取衆人之善以爲己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爲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天下其易如轉運於掌上也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身以至於兄弟御家邦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弗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illegible]大過[illegible]於人無他事惟推其所爲[illegible]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寬和容衆聞百姓賦役勤苦戶口未實輒歛容色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遣存問歲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爲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行視閭巷出襦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惲伏見

聖上近年爲征役頻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溥加賑濟

殿下日者屢發內帑備也咸離罪而輕之念閔寡因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德澤霑庇者也今

殿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失懷保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哀庶獄之無辜見釁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利而利當更而更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懈倦故天下陰受其賜者二十餘年正以推此心加諸彼而已

承華事略卷之五

承華事略卷第六

尚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
時俗稍奢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未浣衣膳不兼肉
京師穀貴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普通元年甘
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
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大羹不和
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
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惲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凡處服用
稍加華美未爲過舉然帝堯以卑宮室稱聖君大
禹以菲飲食爲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
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豊足上侈
靡則俗奢弊此必然理也伏見
聖上自臨御已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繒綵去
塗金率以朴素爲先
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
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惲謹按皐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業者以天下萬
事叢於一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
失甚大昔大禹克勤於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
陰恐爲善日不足也皐陶尚陳戒如此後之嗣王
春秋方盛者固當寅恭儆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
則邦其永孚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
亦時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
文宗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宮列局護翼元良
必用卿相子弟文學端士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
近年有流外出身者稽諸故事未嘗闕流外出身者
得廁此官當司有□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
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
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無藝請自今已
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准依
臣惲按唐高宗爲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
官一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
充東宮司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
雜之意唐之選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

宮官寮遭遇叢承一切政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
名爵比常秩爲特優遠觀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
間誠有當取鑒者

初

裕皇讀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
爲朱明服心甚喜曰孤若遇是禮亦當如此不
意古人已行之矣及邢峙止齊太子不食邪蒿
顧宮臣曰一菜之名雖食之豈遽能邪人哉詹
丞張九思對曰正人防微理乃固然譬猶於竟
雖渴不飲汚泉暍不寢惡木陰也

上喜其說而善之

承華事略卷第六

元貞守成事鑑

臣惲再拜昧死謹言臣伏念叨忝祿仕以來三十五
年比者複蒙
先皇帝召至闕下授以翰職顧惟衰庸思有以圖報
萬一幸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謹封上十有五事題之曰
守成事鑑皆逐事直說不敢過爲言論庶便
觀覽謹列于后

敬天

王者爲
天眷命貴爲一人富有四海然隨其所行得失即降
鑒而災祥之此天人感格必然之理可敬也伏惟
陛下英明仁孝繼天而王如寶符應運慶雲開瑞年
穀登中外安足見天心眷佑深至然祀吉者寅畏慮
也政事者感格本也故臣採自昔聖賢敬天實德爲
陛下言之夫拘畏顯命恒厥德而保小民者成湯也
嚴恭祗懼謹身而修政事者高宗也小心翼翼順帝
之則者文王也夙夜畏威日靖四方者周后也傳曰
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三代
明君惟克若是故得申命用休享永年之祚幸
陛下鑒觀日新
聖敬

法祖

伏見
國家未有如今日之大亦未若
世祖文武皇帝之聖者
陛下新即大位規模法度首爲重事然先事者後事
之鑒
祖宗者子孫之法細惟
先皇帝臨御天下三十年之間洪規遠慮典章文物
粲然備具但未纂爲一代成憲宜令有司條具綱目
不時鑒觀遵而行之譬猶弩之有機往省括于度則
發無不中矣為益有三使
祖宗良法善政永見於方來一也臣民安夫習熟易
於奉行二也繼述
先志茂隆孝治三也昔周武廣文王之聲永清四海

漢文遵高祖之法化治多方又書曰鑒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茲非明效歟惟
陛下留神覽察

愛民

天以至仁生萬物人君代天理物故當以仁愛爲主
國家自
太祖肇造區夏至於
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謂至矣今
陛下繼體守文如周成康措世於安寧漢文景注意
於休息中外顒望正在今日所謂子愛實惠不出息
兵省刑薄斂而已茲者
肆赦蠲徭停罷遠征固得其要尚當究仁愛之本使
民永受其賜夫敦化厚俗使民自遠於罪此乃省刑
之本也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至不得已而
用此乃息兵之本也躬先儉素撙節浮費不至厚取
於民此乃薄斂之本也願
陛下擴充
詔條日新庶政何患德澤不被聲教之不廣哉又江
南版籍貧下者衆去
朝廷遠易動難安尤宜慎擇守令撫字有方秋毫無
犯則盜賊自然消弭所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
耳十年九牧誠可爲鑒

恤兵

兵民

國家大本二者互相爲用自昔視之如一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審其如是首蠲民差重恤軍役可謂
得愛養不偏之道矣今寬恩已被於民綸實惠未霑
於軍籍竊恐
綸音徒深衆望兼近年民間痼弊凡有雜泛與之分
當小户何堪實爲重併此當論者一也軍籍自至元
八年縁強弱不均已曾推併迄今廿餘載新強舊乏
陡然不同今一體應役豈不偏重其九年軍雖行合
併十一年簽者當時起遣已是生受此當論者二也
彼貧難者未免赴愬自下而上中間齟齬比獲存恤
至甚不易恐徒開有力者僥倖之門終不能爲貧乏
無力者之地至於癃老病弱等户雖寬限優養贍
之犬馬終難復舊留之將安所用此當論者三也且
國家用兵六十餘年今天下已平不可忘戰但講治
之法與時高下者有所闕略幸遇
陛下聽示洪恩作新國政比之以姑息爲惠何若
詔所司依八年例再行通閲使貧富適宜至公均被
則
福禔中外豈不盛哉

守成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滿成者物之
聚既成既盈手執身護一或怠則墮其成一或側則
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
陛下聰明睿智足以保臨即位之初進崇

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固以得守成之
道臣所以孜孜為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
也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魏徵對昔之興衰亂
後昏䧟天授人與既得則鮮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
此起守成為不易太宗以徵言為然司馬光亦曰夫
民有十金産者猶思先世所致必若身謹守惟恐失
陛況享
祖宗毎有四海之業將傳於無窮當如何哉伏望
陛下以司馬光言為鑑唐太宗之問為法豈惟
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
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新其用敵略以四者為
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
柔遠綱理者守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
者致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制所以
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革去僭越定
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邪淫大人之
氣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爾惟
陛下垂察

清心

心為一身主萬善所從出惟澄治不為物慾蔽遷故
得耳目聰明志慮精一況人君是心包羅萬慮經緯
八方苟非澄治一或少差得失係焉昔二帝三王傳
授治道以心為本然不出執中建中而已曰中者何
無過之謂中則天理之公過則人欲之私國之所以
治者只在存此心清此心耳如此則或差之慮不生
至公之理可得率至公之理以臨制其下孰不心服
而化從今
陛下英明濬哲氣志如神事無微而不察物無遁而
不照復能
鑒二帝三王之執中節嗜好遠功利使心鏡澄澈昭
然一德照臨百官雖萬幾前陳酬酢聽斷將無遑於
聖鑒矣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勤政

人君代天理物所當法者天也天惟乾健不息四時
行而歲功成君惟體之不怠帝載熈而百揆敘故大
禹業業勤邦明德垂百王之法太宗孜孜為治貞觀
有三代之風倰之君人者可不鑒哉況軍國大事日
有萬幾須數奏以時聽鑒有所今
殿庭慶宴已有定儀視朝之禮尚曠而未行行之正
在今日勤政之實無踰於此

尚儉

夫上儉約則下豊足上侈靡則俗凋弊此必然之理
也故
先皇帝崇尚儉約如重紬繒而輕紵衣去金飾而朴
鞍韉服用婚嫁一切有制以奉行漸遠不無稍緩今
臣民衣着等於貴戚婚嫁娉財踰於公卿其僭越暴
殄有不能供給者如漢文景時海內富安風俗淳厚
蓋示以敦朴率先天下故也今

陛下新即大位尚儉去奢最是切務且天之生財必
供一世之用今
國家財賦至廣每歲支持不易者蓋事勝於財故也
爲今之計省事節用量入爲出以過有所費爲戒昔
金世宗時有以不給而請者世宗曰汝輩何縣殊不
知府庫之財乃百姓財耳我但攝而主之安敢妄費
至今稱爲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謹令

臣聞號令者布德澤宣壅滯法天順民者也猶天之
雷霆一出而不可掩故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唐太宗亦云發號施令當未爲式須審定而不
輕出令

卷之七十九　十五

陛下受命惟新萬務伊始吏民奉行期於至治可不
謹而一之如政有所必革事有所當行發自
宸衷詢之輔相措
祖訓則例明協民心則允協如是而行既謹且一則
威肅而民信
君尊而國安又舊例軍國事
省與臺院一同奏
聞有所未當即議從所長當時行之甚爲便益自今
各行專達既不通知事或窒礙必須更易其於大體
不無少虧宜申明舊例且防壅蔽天下蒙幸

立法

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歷觀自古代有成憲
子孫守而不失如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未定議內而憲
臺
天子執法外而廉司州郡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
所守之法猶有鑒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爲理
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臣愚謂宜將
先朝擬定律令頒爲元年新法如是則法無二門輕
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避而難犯亦繼述之大事也

重臺諫

臣聞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
壅蔽紀綱振萬則朝廷肅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宜
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否則聰明自蔽綱紀自緩將

卷之七十九　十六

何所賴惟職專糾彈不悅者衆又近年已來被毀者
欲緩已罪返行誣告權臣因之沮抑孽所不至究其
無實多不抵坐致使邪氣轉盛正人結舌根本內撥
枝葉外瘁甚失風憲大體故古人有言鷹隼獲禽獵
人廕護不然返爲物傷可不念哉昔
裕宗皇帝聽理東朝審其如是力爲扶持今
陛下即位之初特爲倚重一切所行率由舊章悠久
如是豈惟肅正朝綱
聰明有賴執法明而尊嚴之道備矣臣愚表而言者
爲天下賀

選士

伏覩

先皇帝在潛邸四十年間招延側陋尋訪好人略
無虛歲得士之多於斯爲盛以選擇雖精任使爭用
設科取士嘗有定議計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
遍獨此未及行耳比讀
詔條節該議貢舉之法可謂得
先帝遺旨矣况科舉取士歷代講究旣公且當無踰
於此若將十一年已定程試格式擧行甚允當也但
科場停罷日久欲收實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學
校選教官擇生徒限以歲月方可考試如是則能得
實材以備
國家無窮之用臣愚所以爲言者選取人材最爲方
今切務不可緩也頃年
世祖皇帝暨裕宗皇帝所以將行而未遑者天其以遺
陛下俾爲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歟

愼名爵

書稱官爵天秩王者不可私以予人何則礪世磨鈍
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爲吾用者正賴此耳惟
賢惟能然後授之尚慮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
人不重人不重君子恥而小人至矣今四海一家廓
然無事收攬威權正在今日
朝廷宜重而惜之不輕與人謂如李唐季年使職或
帶相銜切無分省實權何則旣遠
闕廷豈容別置省府所以然者蓋亡金南渡後一時
權宜不可爲法其勳伐者當如漢唐封加官爵夫有
功勞者酬以官爵有材德者任以職位此人君御下
之術也未聞以輔相之職爲賞功之官者宜講明典
故別議施行

明賞罰

賞罰爲國大柄惟政先定體官有定員則大柄可行
能責人以成效况古人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官職
此之由政本不立遂成冗濫此古今通弊也故唐太
宗貞觀元年首明致理之本任賢去冗定文武官才
六百餘員金世宗即位之初專以廉能責下遣官分
察州郡以三等大明黜陟加遷擢其汙濫不職者第一等並陞各第二第三等俱解職比聞
詔有司減官增俸是將汰冗養能正此意也頃年已
嘗定奪緣事重責大行之有所未盡今者之舉非斷
自
宸衷先定體而行之恐無異於前時臣故曰減冗員
莫若議新制責廉能無如明黜陟內則遵太宗以爲
法外則取金朝以爲鑒若此孰不承風振厲庶幾名
實兩得漸消苟且因循之弊則貞觀三代之風大定
惟新之治恐不專美於前代矣

遠慮

伏見
陛下纂承以來時和歲豐萬方晏然可謂旣安且治
似無可所慮者然自昔明君不狃安目前常存深遠
之慮者蓋禍生於細微患成於所忽故易以履霜堅

水爲言書以不見是圖爲戒又賈生有云天下大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且以方今論之如備禦邊防（[illegible]）撫安新附（[illegible]）隄防水旱（[illegible]）敦厚風俗（[illegible]）肅清官吏（[illegible]）可遠謀而深慮者豈皆無之惟在究其所未然而圖其所當置則致治保邦爲不難矣何近憂切患之有哉故傳曰遠乃猷又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皆聖人以遠爲慮也幸

陛下鑒觀毋以

目前之安爲安惕然以久遠治安爲慮恐

先皇帝付托遺意正在於是臣又聞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所進言固迂闊淺近儻一有可采自愧而始則忠言讜論訑訑曰至矣惟

陛下省察臣不勝俯伏待罪恐懼之至臣惲昧死再拜謹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中堂事記序

余自釋歲讀書頗有志於世甫及壯年彈冠應聘適際夫

風雲慶會千載一遇之時荷橐載筆從事其間以至密邇論思醻酢吏務雲香紅藥之階接武雲龍之地若有所遇而大有以爲也不圖爾後蹭蹬於仕塗者廿餘年回視嚮之觸行而請署者川泳雲飛觸目皆是比量薄分蓋有無非命者况今日就衰謝百念灰冷有求田問舍躬耕種樹而已然覺吾胷中耿耿者尚在及閱故書後得當時直省日録觀其　諸賢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所以開太平之基播無疆之休者班班可見因略爲修飾題之曰

中堂事記庶幾有閱是編者知予生長明時雖無寸補亦嘗贊

邦家之光爲閭里之榮也藏之篋笥固不敢以千金享之異時有索野史求史臣中合之所遺逸者不無一得於斯焉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秋九月七日前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左司都事秋澗老人謹序

中堂事記上

庚申年春三月十七日

世祖皇帝即位於開平府建號為中統元年秋七月十三日立行中書省於燕京劄付各道宣撫司取儒士吏員通錢穀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驛赴省惲亦忝預其選是年冬十月至燕以三書投獻相府大率陳為學行已達展致用之意頗蒙慰獎令隨省通知計籍使綜練衆務日熟聞見焉時

行中書省官四員

丞相禡禡資嚴厲凜然不可犯 [illegible]

平章政事王文統字以道大定府人前經義進士

平章政事趙璧字寶臣西京懷仁縣人 [illegible]

參知政事張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 [illegible]

左右司郎官八

郎中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 [illegible]

郭榮祖字榮叔燕人部令史出身 [illegible]

晉汝賢字才卿燕人班祗令史出身 [illegible]

員外郎

王德裕字仲寬河間將陵人部令史出身

張桐字子華燕人班祗令史出身

邢敏字公達京兆人部令史出身

都事

劉郁字文季渾源人

王德輔字良臣陳州商水人經童出身

提控令史

楊文郁

李惟肖字舜臣西京人前進士

术甲謙字和之遼東人

楊恕字誠之

左部省掾

馬舜字文玉燕新城人後參知揚州行省事

樂思齊字齊賢燕人

王文蔚字仲玉東平人終濟南經歷官

劉傑字彥卿益都人

王守正字貫之新城人

宋筠字庭秀大名人

楊顯字伯榮鎮之無極人今為京兆屯田總管

楊倢字秀清鎮之藁城人

楊珍字國寶鎮之中山人

蔡玠字庭玉相州人

馮燮字高唐人

高明字柔克汴梁人

陳鼎字取新真定人

閻沂字巨川行唐人

李堅字裕卿相人

右部省掾

袁裕字仲寬孟州孟津人終順德總尹

李鼎字器之相人
劉作字述之柘城人
呉璧字國器邢郡人
張安仁字壽之
宋璋字國寶柘城人
梁德佐字輔之燕人
張適字濟之平灤人
劉濟字巨川
周鼎字器之燕人
張樸字巨川單懷人
架閣庫官二人
邊　字正卿德興人經童出身
王和卿太原人
典吏四人　劉謙字伯益　雷愼字愼之洺州人
侯康濟字仲澤眞定人　王顯卿鄴岳人今黄華姪孫
趙文輝字克明燕人　張贊燕人
斷事官　阿虎歹
麥肖　曲天八合赤
唐古䚟　老塔察兒其子[illegible]眞今襲爲斷事官
亦捻哥　幹脫赤
忽都奉御
奏事官
揚仁風字文卿潞州人今爲眞定等路宣慰使
客省使一人

班祐直字舜卿山陰人
奉使三人
孟甲字文伯太原介休人嘗奉使大理有光遠功
武成字彥卿平定州終鄧州統軍
劉芳字世傑中山人
知省印二人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　杜　字純甫
通譯使三人
阿里和之西域人　道奴大哥　王合剌
王炳字煥卿太原人
宣使五人
李顯祖字顯卿相人
蒲察楫字仲康終涿州尹
王好禮字立夫眞定人
揚帖木兒
蘇彬字清甫平陽洪洞人
夾谷忽都虎今爲眞定等路宣慰副使
回回譯史一人
麥朮丁其所譯簿籍捐治方厚尺紙爲葉以木筆挑
書普速蠻字該馬敷事紙四隅用縷穿數頭則脫
而下之今爲平章政事
曹塡勸令令史二人
馮松字壽卿今爲河南北道按察副使
馬紹字子卿

李從周字文則東平人仕至東朝斷事官
掌故二人
馮渭字清甫真定人亡金松庵之子省令史出身
完顏良輔亡金省知除房令史
詳定官三人
楊威字震卿太原太谷縣人治春秋學
張汞錫字孝純太原人
周止字定夫濱州人資強發有口多記前人利害事
條因言事見稱在當時有足觀者都堂懸其卷於
幕中用勸來者自是術道頗廣嘗權右司都事
議集太常禮樂官三人
許靖字唐臣安平人以三策絲場試太常檢討
郭伯達字仲和東平人同講究勾當編類一切儀
禮及祀典合祭諸神等事
肄習供衛事官二人
樊興嗣字作堅燕人時令教閱盤習一切儀仗服色等物及教習遊戲到於撥事人從撫儀大使
省理問官二人
郭祚字天祿　人律科出身
邊□字邦傑　人律科出身
張雲鵬字鵬飛燕人今任浙西憲副
掌記二人
魏初字太初順聖人號學士祖錄思齋之子初掌書記圖籍嗣防令史令編類一切户口產税堂課規
吾□掌事掌事宣課自須省七類幾何思令增益錢何餘者類此
檢法燕綠堂一人

沈保字和卿大名人法律出身終陵州同知
堂厨局長一人
張抄兒赤
省醫二人
元鐸字振之雍邑人
楊甫字君卿燕人
鑄印局官三人
劉淵字仲廣濟南人劉狀元子
劉驥字思齊通州人甘遊士劉吾鎮卿子
王利用字國賓大都人
交鈔提舉司官三人
張介字介甫燕京人部令史出身
梁　字秀實燕人又有抄紙夫　印造局　繳造鈔貨局
王煥字紹明
元寶總庫官
李元字唐卿河南緱氏人前進士第王覇授
榷貨司官二人
郭儀字宜之真定人部令史出身
王鍔字鍔臣燕人
萬億庫官二人
魏祥卿魏學士姪
交鈔庫官
高澤字濟民平陽人
路　字子敬潞州人

應辦供頓官四人
郭汝梅燕人終南京總管
重陽二哥
斜飛西域人
李瑞字天祥潞州人吏員終襄垣縣尹
到省聽任人員
康天英字國才相人
胡祗遹字紹開武安人終山東按察使
李謙字受益令翰林侍讀學士
劉宣字伯宣太原忻州人
韓璜字寶之平陽人
馬天麟字彥良磁州人

陳祥字君祥大名人
張煥字彥明濟南人
劉仲祥東平人
張適祖字仲賢順天人
白介字舜俞
吳謙字謙甫
時選至省者士人首以有無生理通曉吏事為問及取要所業文字盖審夫資身之術或能否從事及手筆何如耳又擬以士人充省掾吏員補兩部令史東平士夫李謙聞之不欲吏辭去
時堂議擬令諸掾巾裹一衣皁服仍佩書袋於上或曰書袋廢已久驟用恐駭觀聽若巾裹服止皁褐二色儘表於衆遂行焉
是月郝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廒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糧此則專用收貯隨路攢漕糧料袛備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舡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焉
諸投下五戶絲料（譯語曰阿合）自來就徵於州郡堂議云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於政體未便奏□准皆輸大都總藏每歲令各投下差官赴省験數關支
其法每戶科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戶計該絲二斤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係納官正絲內正絲色絲各半外將每戶贍餘六兩四錢攢至五戶滿二斤數目付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戶絲以十分論之納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
十一月甲子朔二日乙丑時夜禁甚嚴慮公幹有礙令有司置夜行白油木牌雖官府貴近非此不敢輙出往時一切無頼等人侵暴不法之事盖行欵息
時應乗驛馬皆從省府給降劄子□堂議亡金時馬劄子上畫墨挑紀數今宜印以墨馬遂用之如三匹者三馬五匹者五馬仍用省印以傳其上
癸酉濟南宣撫司申宣撫副使王磐（先生字文炳本年入翰林直學士）棄職去相府以惲係王府生令作書云省留之迺執覆曰

麗菴先生人品高邁宜膺大受不可處之人下雖招
之恐終不應不若從其好遂止
初行六部所會東平路民賦帳冊或有言未實者
堂議欲覆實之令周止劉芳王惲等置局省勘都事
劉郁領其事於上惲等力言其不可不允至于再三
曰往事不宜究問此若一行非徒無益適足取怨兼
數怨不可犯也宜詳思遂寢
時衆陳言等人以中元所降
詔書內一款節該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獻若
言不可採並無罪責如其可用
朝廷優加遷賞以旌忠直至是日有言以求用
堂議令詳定官分閱其言為三等如體用兼備切中
事機文彩可觀者為上雖乏文華其指陳利害有興
除之方者為中餘皆為下除見區處入敘外其餘量
給路費省會寧家聽候
十二月甲午朔
時於省東織造局置司集諸路計吏類拔一歲簿帳
時相領務者退食後日一至按閱程務有未便即改
立體式肅如也
詳定官揚威以星變陳書省官宜解機務以避賢者
不然且有大咎先生名威字[illegible]之孫安人資州五歲[illegible]通天文[illegible]從軍陝右以功受[illegible]元十年[illegible]文字
過礎先生以詩撰文有云讀若[illegible]來作賦有[illegible]須知事理[illegible]何[illegible]退[illegible]以白金贈之不受壽八十一歸附敢官有文集若干卷[illegible]
壬寅夜大風雪寒苦時中省官僚未明已即事過晡
始散是歲僚屬有後至者省官諭之曰風雨晦暝常

情例擬在公者當厲與益勵可以辦集而敝其餘也
閤省為暢然又曰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寬
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
會宜戒思患宜豫防此雖古語於治道最盡可不慎哉
燕省自來置廢官西臺上略隘近市不稱其體以移省事
上聞奉
聖旨選四王府其
列聖神主奉安聖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祭享差故府
為省署仍以金都省舊額榜焉
時又於煙霞觀摘委務長纂類一切合奏機務如錢
穀數目事事比附舊例多寡有本有末使見即目優
劣大槩總撮要領從簡易知極其略殆筋記之体云
中統二年辛酉
正月癸亥朔
丞相禡禡行帳頻拜如臺下省事日集樂遊南園
諸所從便首相故也
癸酉左司都事劉郁被讒既而辭退堂議以前進士
楊恕代焉恕字誠之金內翰文獻公子[illegible]第彥德君子也後為翰林待制卒於[illegible]州
省府為發下中統元寶交鈔榜省諭隨路其文曰省
府欽依印造到中統元寶交鈔擬於隨路宣撫司所
轄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轉應據酒稅醋鹽鐵等課
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內並行收受如有諸人
齎元寶交鈔從便却行赴庫倒換白銀物貨即便依
數支發並不得停滯每兩止納工墨鈔三分外別無

尅減添答錢數照依下項擬定元寶交鈔体例行用
如有阻壞鈔法之人依
條究治施行據此須議出給者
一諸路通行中統元寶街下買賣金銀絲絹段疋斛
斗一切諸物每一貫同鈔一兩每兩貫同白銀一兩
行用永為定例並無添減
壹拾文　貳拾文　叁拾文　伍拾文
壹伯文　貳伯文　叁伯文　伍伯文
壹貫文省　貳貫文省（文省如七十足陌八十足陌若使用倒鈔者官司倒塗數文省先件文字二字）
一各路元行舊鈔并白帖子止勒元發官司庫官人
等依數收倒毋致虧損百姓須管日近收倒盡絶再
不行使（省部擬於諸路官司門首張掛諭人知會遍知）

照勘隨路袪應中間多涉冒濫議欲行批券法曰此
法止可約束奏差兵足而已達官巨僚不能盡然
遂止明定分例行下各道
時圖寫歷代君臣可法政要及自古太子賢孝等事
袪備向前進說
十日壬子
親衛董文炳字彥明蒙城人來自北庭知我軍大捷
中外稱慶
省府議所有合行事理劄付各路宣撫司榜諭者其
文曰
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禡禡為頭官員欽惟
皇帝即位之初下寬大之

詔卹疲困之民除舊弊立新政條畫非一期於民共
享有生之樂省府恭承
聖訓方將撫治間大軍調發供給軍須轉輸粮餉遂
急催辦文繁事冗不無少有騷動照得續奉
詔書節文軍方弭而復興民甫休而再擾欽惟
聖慮已賞軫念及此蓋遇一時之變者難拘定例圖
遠大之功者未免有勞人費物之舉凡此等事皆
非得已為天下害也近奉
聖旨節文
大幹魯朶人來也其餘軍人與民户每亦多投拜了
也即目無咱每迎敵底人也省諭軍民安業務農
者欽奉如此欽惟

皇帝仁民愛物之心自今已往復得盡行施設今照
得已未行事理條列于后務要實行非止虛文而
已合行榜示者
一軍馬之事粮草為大近為大軍調遣方當征
進之日未見廻軍之期省府扣筭年銷所用
粮料稈草驗諸路均科除各處存留祗應外
撥赴軍儲省倉分作三限送納省府非不知
民力困乏遠倉生受緣為軍儲必用之物若
不乘此農閑時分送納將来失悮軍儲不免
再行動衆般運如此則今日之勞却無春夏
之時也至日不惟雨水泥濘民力轉致生受
又是妨奪農務失悮歲計所費又甚於今日也近察

聖旨已將𥞊馬草料漕剪等物盡行住罷省府恭承
聖訓恤民之意據已科遠倉粮以三分為率初限一
分展限至年終赴所指倉分外中末限二分至今
年三月終盡數改撥各就附近河倉送納上是帶
納水運脚錢將来官為雇脚般運再不動民亦弊
今年遠倉粮數比附上年各處赴軍儲遠倉税粮
三分中爭一分數少亦是減省民力即目年銷粮
料足用仰省諭農民作活
一欽奉
聖旨罷散𥞊馬稈草等事省府照得已曾行下各路
宣撫司將已納到官草數除各路年銷外盡數給
還本户若有未納者亦行停罷并將元准備夫役

漕剪等盡數教散歸還去来切恐所在官司因而
作弊私下拘占人夫漕剪仰宣撫司照依已行罷
散據各還本主數目遍行省諭無得隱匿尅減務
要實到於民
一今為軍馬調度凡衣襖器仗馬疋等物省府委官
支價收買并般運粮斛脚力騾驢車仗皆係官錢
雇覓外據毛連夾袋止是借倩民力縫造並無餘
借科着等事切恐在下官吏等中間作弊指托軍
須為名一面揭借或有名和買不支價錢雖支價
錢却行尅減上下蒙蔽以致人難深失
朝廷優恤百姓之意如有似此作弊之人許令陳告
以憑究治施行今後遇有合用物件依例支價和買

一為去歳桑蠶田禾間有災傷去處欽依
詔書已令各路宣撫司驗災傷分數從實減免差發
外不被災地面亦令量減分數如此存恤猶恐人
難又以漏籍并老弱等户協濟本處當差户計庶
望民力少得休息外據宣課事亦令驗委實偏重
去處量行減免所有鹽貨聽從民便買賣食用並
無椿配給散之家此皆
聖主仁政之所先也仰宣撫司照依已行事理施行
一欽奉
詔書今後各處應有久遠安屯并時暫經過軍馬合
用粮食於官倉内驗數支給却不得搔擾人民仰
各處管軍官管民官遞互相照省府照得即目春

首正及二麥滋榮桑葉生發布種五穀時分切恐
經過軍馬并屯住營寨人等牧放頭疋食踐田禾
咽咬桑棗樹木及強要酒食欺奪物件搔擾不安
失悞農民歳計阻礙通行客旅仰宣撫司行下各
管官司欽依已奉
詔書事理依上照管禁治若有不能斷遣者開具緣
由申來以憑究治施行
欽奉
詔書農桑衣食之本勤謹則可致有餘慵惰則決至
不足正賴有司歳時勸課省府照得即目春首農
作時分仰宣撫司令已委勸農官員欽依所奉
詔書於所管地面内依上勸課勾當務要田疇開闢

桑麻增盛無得慢易仍於歲終考較勤惰明行賞
罰以勸將來
一欽奉
詔書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於官倉內支粮
賑贍仰宣撫司令所在官司依上賑贍仍置孤老
院存恤住坐
一隨路罪囚除犯重刑聞
奏待報外其餘罪囚仰宣撫司審問得實别無寃枉
就便量罪斷遣無得留滯
一体究得隨處盜賊往往生發侵害良民葢是所在
官司不曾嚴行禁治深為未便省府近為燕京多
被盜去處明立罪賞嚴切夜禁督勒官兵捕盜人

負將作過賊人盡數拿獲依
條斷罪仰各路宣撫司遍行所屬州縣若有失盜
去處照依燕京体例添氣力多設方略隨時捕捉
明立賞格嚴行懲戒如有捉獲強盜之人除官賞
外更於賊人家產內給付充賞若有同伴賊人并
安泊之家及兩隣知而不首者同罪失覺者量
行治罪
一若有游手好閑不紹家業賭博錢物開張酒肆之
人仰所在官司常切禁斷如有違犯者就便治罪科
一州縣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發均
平苟非其人定是差發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
賞罰何由激勸懲誡據本路見任官吏如有贓污

事者國有常典其才能異衆廉幹可稱者仰宣撫
司開坐事跡保申來以憑聞
奏超擢任用施行
丁巳元夕大風雪晝暝有衆盜刼民家是晚官寮數
省出重賞捕賊明日獲焉
二月癸巳朔
五日丁酉行省官奉
旨北上後三日惲與偕行者周定夫已刻過河南經
略使史公於居庸南口相與迎謁道左公問稱相所
在曰次西南土樓村公相見而去知
車駕回鑾北兵已敗遁去行者居者為熈然也前次
北口店後有旨山北寒冱可幾來遂還是日遇張國

公於中店說見賞七金寳錄赴省呈進省官時繕寫
進讀大定政要得此遂更為裨益之
時鈔法初行惟恐澁滯公私不便省官日與提舉司
官及採衆議深為講究利病所在其法大約隨路設
立鈔庫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即同見銀流轉據倒
到課銀不以多寡即裝垛各庫作本使子母相權准
平物估鈔有多少銀本常不虧欠至互易銀鈔及以
昏換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並無增減又中間關防
庫司略無少弊所納酒醋稅鹽引等課程大小一切
差發一以元寳為則其出納者雖昏爛併令收受七
道宣撫司晉限三日午前將彼中鈔法有無底滯及
物價低昂與鈔相礙於民有損者畫時規措有法以

制之在都總庫印到料鈔不以多寡除支備暗路庫
司閑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其錢貫
顯印鈔面將來以錢鈔互為表裏此張本也時週歲
包銀六萬餘定鈔數人及五十餘萬　堂議嘗云若
印至百萬所獲鈔足可盡免天下包差蓋以平準貫
易諸物一歲民間毀廢不貲皆為官息也又當時鈔
法有甚便數事艱得一也經費省二也銀本常足不
動三也偽造者少四也視鈔重於金銀五也日實不
虛六也百貨價平七也
二十一日己亥未刻
淮海都督府申宋人圍我海州堂議飛奏外命惲賫
省檄馳海青傳催發經略史公令率河外諸軍往援
既降行臺得報云宋人已退走遂止
二十二日
從來趣闔省北上越
三月壬辰
五日丙寅未刻
丞相禡禡與同僚發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借行
者都事楊恕提控术甲謙詳定官周止省掾王文蔚劉傑
六日丁卯
午憩海店距京城廿里凡省部未絕事務於此悉行
決遣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
戊辰卯刻
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徒於此故名兩山
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者
蓋寫真也控扼南北寔為古今巨防午憩姚家店是
夜宿北口軍營月犯東井鉞星或者云斧鉞用兵之
兆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
己巳辰刻
度八達嶺於山雨間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出北口午
憩棒槌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凉校之爭逾
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各自巳春砦沙磧
蓋古嬀川地也是夜宿懷来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
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黄色其曰王液即
此出也官為置務歲供
御醪焉
庚午
泊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是
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雞鳴山南眺桑乾上
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雞鳴
山者昔唐太宗東征至其下聞雞鳴故名東南距懷
來七十里而遠
辛未午刻
入宣德州申刻　使者也鮮乃至傳
旨趣令諸官速赴
行殿是夜宿考工官劉氏第
十一日壬申
候禡相為一日留蓋有所需也距雷氏驛九十里癸

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
十三日甲戌
至定邊城慰焉蓋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
青麓九十里
十四日乙亥
抵確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雙城
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五里
十五日丙子
停午至察罕腦兒時
行宫在此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
雪華掌如平地尺許亂灤河而北次東北土坡下羣
山紏紛川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
可涉地氣甚温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疏
茂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涼陘一
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
上命平章王文統草荅高麗手詔其辭有誦經供佛為
國祈福良可嘉之語選快薛卅某官借職伯衛將軍
以高逸民借職禮部貟外郎為副使其國將發高麗
世子来覲止焉初高麗國相有以書致寒暄於省府
者欲以書為荅且以方略撼之俾見我大
國文加武暢之盛惲曰不可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
此范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
十六日丁丑
上遣參知政事張易康名轄康名希憲字介甫瀚海

人資沉毅臨大事不可奪其廉正有大臣風節傳
旨慰諭行省官時
御道不答拜覲者皆俟故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
二十三日甲申
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
二十四日乙酉
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道陵勅建祠
宇故址尚在未刻朔風發發雨霰交作傳
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毯毳苫覆其背
否者以法從事
二十六日丁亥
時諸王有以省令行下本管及祝香四岳者
朝廷以當否為問省官婉辭以對此無他止是爭欲
徼福耳若大制一定此事自革
最霜穀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
五里是日兗州人高道字道之来自和林城說迤北
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
根而止水温處愈甚人往来者須以氊滿水覆其上
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
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彼自焚消
鑠之兆
二十七日戊子
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
州三十里申刻欻有兎自北来入王相帳中獲爲公

曰免隕顛躓跌一夅而得吾事其有解矣
二十八日己丑
飯新桓州未刻扈從
鑾駕入開平府蓋
聖上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蟠其陰灤江
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
林異鳥群集曰察必鶻者蓋產於此山有木水有魚
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淺大冰
負土夏令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變也按方志蓋東
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二十九日庚寅
風霾四塞日三丈許方解
三十日辛卯
立夏風色尤慘澹無光
夏四月癸巳壬辰日氣極清明有輝
二日癸未
陰慘盡日
三日甲午
天氣極晴和
四日乙未
頗覺暑氣是日向巳憚從徽君賈許李洎九道宣撫
謁雲叟公蔟於私第茶舉而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中堂事記中
五日丙申
陰晦王相同左右司郎中賈居貞始入
朝陛見
上喜甚既退侍中和者思傳
旨命與諸相集議六曹并九道宣撫事於中書堂
六日丁酉
諸相會左丞張仲謙第 左丞名文謙字仲謙[illegible]州沙河人[illegible] 內[illegible]於政不[illegible]色[illegible] 奏[illegible]事因[illegible]曰 [illegible]事有大小大事[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才[illegible]不然吾子切念之今日思之可謂至言也 以決前議大抵選
官簿賦評鈔法等事論者頗交雜王曰何傷取其長
使者用焉未刻諸相入見進大定政要因論政務於
上前
聖鑒英明多可其奏班退
論諸相曰翼日
朕卿等醵馬餇馬卿等不必亟行允內外之務比還
悉裁定以聞
八日己亥
天日極晴朗
上祀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
九日庚子
晴暖諸相圓坐都省集兩曹掾史辯九道民事
十日辛丑
王張廉三相洎賈郎中會議政事因論功利等事且

曰世代下衰其勢有不得不尒者時憚亦預坐因徐
起而言曰功利既不能強心與術亦不可不辨也且
心以居正為體術以應變為用然之體不失而有成
者為上此大臣所先務也三相愕而起
十一日壬寅保定總管蔡國公嗣子和畧以本道鈔
法事來議都堂為經畫之巳刻張參政廉右丞會王
相第令詳定官周止續讀衆士嘉議而詳聽焉僉曰
不為無益也繼會九道宣撫定議官制輕減民賦并
事申刻東北雲起翕若潑墨雨東來散絲千門閒乍
暑雲潤為一快也
十二日癸卯諸相集廉右丞第審定前議盡進之飯
焉餉午鑾輅還宮有頃侍中和者思傳

旨召諸相入　朝遂以軍國大政
上間都俞際衆悉之以對
天顏為喜動且有恨其見晚之嘆是日平章趙璧以
軍儲事被譴背羅於家甚嚴憚時從承旨王公上諸
趙公心雖惕厲氣量裕如也從而不去者惟門下士
李革在焉[illegible]是日河南宣
撫兼經畧使史公至自汴梁
十三日甲辰卯刻會廉右丞第辰刻諸相入
朝以議定六部等事　上聞
綸音撫慰大允所奏曰向來群疑渙然冰釋比出宮
小雨浥塵纔響沙堤有不覺其喜者晡時張參政廉
右丞會王相第以奏允諸務來審聽焉

十四日乙巳辰午刻開齋會楊宣撫果張宣撫德輝
劉宣撫肅張左丞再議民賦事蓋有所未盡故也十
三日丙午有
旨就上都長春宮作清醮三晝夜為民祈福奏告文
字交王鶚定撰者其辭有既獲昇矜之福宜隆敷錫
之恩六轡屬還歸之際一家弄保乂之休言念蒼生
不無素擾或凶荒之災相望或轉徙之苦相仍雖勑
有司俾修善政更祈照鑒普洽鴻私是日巳刻廉右
丞張參政會王相第呼金齒蠻使人問其來庭之意
及國俗地理等事言語侏離重譯而後通國名百夷
蓋群蠻之總稱也其地在大理西南數千里外而隸
六詔焉曰阿吉者捻迭部長阿列所遣曰鉢布者王

龍川部長塔身所遣偕來者八人始自戊午冬發於
本土至是方達上都其人衣冠拙衣束髮于頂累以
絳纏後以白疊布盤繞其首衣以皂繒無衿領之制
腰以前裂而編之如懸索然質額間金冊墨為飾金
其齒蓋國俗之賤者也意思野逸殆驚麏然其土宜
稻有牛馬山羊雞豚鵝鴨之屬兵械有刀槊手弩而
無弓矢甲冑既而遣還
上命中山人劉芳借職兵部郎中使其國都堂奉憚宣
詔其辭有嘉爾等跋涉備阻懷德遠來首輸事大之
誠克謹畏天之戒轉為宣暢　皇猷告諭隣附俾知
國家威靈無遠弗屆之意是日耶律中書來自濼北
聖旨

十六日丁未史經略張右丞泊衆宣撫集都堂條具
民政
十七日戊申辰刻諸相入　朝以集議聞
上一允所奏向夕出宮
十八日已酉省奏准條畫民事凡廿七款為施行之
十九日庚戌百僚入見少頃出會東省奉
旨召九路總管頒示新典若有所陳即具以
聞除河間真定餘略有異同俟為商確奏
裁以定廿日辛亥
内宴不克見是晚工部石里忽辛被閤堂命都司楊
恕提控趙謙同惲等磨勘工匠支銷等簿達積下寨
廿一日壬子都堂令惲撿討唐人置信牌鎖長官廳

事諸相辨析石里忽事責遂有所歸巳刻既雨而雪
寒沍盡日
廿二日癸丑入　見午刻諸相圍坐罏炭九道宣撫
殿最時東平撫司民賦有未足者其官對云云省官
曰不聞詔條使户口增差發辦方為稱職其官以不
敏謝及議中外新舊官政授定制轉午雨雹蔽地大
者如彈丸俄而風作土下如雨黄霧四塞逮酉刻開
霽
廿三日甲寅司天臺官中順大夫張　為雨土事以陰勞
上聞明年新都之建遂經始焉
廿四日癸卯極晴朗諸相入
朝奏准七道宣撫司所行條畫

一中統元年科訖差發多有不盡户計所據今歲
科差須管子細照勘務要盡實科徵不致隱漏
恭各路投下户計差發欽奉見降
聖旨亦從各路總管府驗數科徵仰各路管民官照
勘本管地面内見住人民户及不以是何人等
應合收係當差者須管從實盡數科徵見了數
目開坐關部轉行中省
聞奏若是中間却有漏落不盡實去處事發到
官定將當該官吏嚴行斷罪外宣撫司有失体
究者亦行治罪仍先取管民官甘結文字
一中統二年差發雖已定立限次仰各路管民官
更為斟酌彼中事勢催徵如限内併納者聽務

要民户安差發辦乃為稱職
一起置信牌事緣為各路遇有催督差發勾追官
吏等事多用委差官併隨衙門勾當人及曳剌
祗候人等投下文字不得騷擾民間轉致遲悞
官中事務為此擬定今後止用信牌催辦一切
公事據置到信牌編立字號令長官次官圓簽
於長官廳事封鎖收掌如總管府行下州府科
催差發并勾追官吏等事所用信牌隨即附簿
粘連文字上明標日時定立信牌廻日勾銷并
照勘稽遲限次究治施行若雖有文字無信牌
或有信牌無文字並不准用廻日即仰本人賫
擎前來赴總管府當廳繳納當該司吏不得一

面接受施采如違究治掾府行下司縣其司縣
行下所管地面亦仰依上施行
一各路所設急遞鋪委自宣撫司提領仍禁約沿
路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
錢物并貼刷遞轉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約量治
罪擾鋪側近住坐或開店買賣并過往軍馬使
臣人等並不得搔擾遞轉文字除申
朝廷省并本路行移官司緊要文字外其餘閑
慢文字不得入遞亦不得私下夾帶一毫物件
轉送仍常切存恤不致逃竄失所若有違犯仰
宣撫司究治施行
一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

朝省計稟即仰乘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
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更不
得別給起馬劄子
宣撫司起馬五疋　副使四疋
委差官令史人等三疋
一宣撫司官比及頒俸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一宣撫司或刺祗候人比及定奪止設人數每司
權設二十午刻諸相大合食於省堂之西偏奉
旨命平章王文統擇舉讀史一人遂以詳定官周止膺選
廿五日丙辰諸相按問高麗質子王淳與洪甫[illegible]
事未刻新舊宣撫孫
命於省中就付條畫新制及諸換授官資者來裁遣之

廿六日丁巳辰刻入見
上以錢穀大計問平章文統數對明敏慮無遺策
[illegible]
廿七日戊午
上命平章王文統與前省官庭辨中元民賦虛實比
上年多寡之數若人為語塞
廿八日己未暑氣甚隆有
旨昨者比附前政甚優終未服其心也奏准差宣使
蒲散樓迷起燕帑所有金帛等物是日特
旨命趙璧平章政事如故其夜諸掾以會計故達
曙不寐
廿九日庚申王相以簿書委積重為規畫授諸掾成

算以備不時顧問
三十日辛酉前相臣安天合授西京路宣撫大使仍
錫金虎符特寵異焉未刻堂命惲草宣諭大理及合
剌章俾還本土等
詔其辭有云嘉汝等遠自雲南導從選鋒轉戰千里
直渡鄂渚以達於此勤已至矣今者俾爾各還本土
以遂厥性之語各優賜人有差是日九道所造抵路
衣裘其數畢具王相命省掾王文蔚并惲用棋方抹
子通類比附使見估直高下孰省孰費且曰發蓋史
臣年表遺法固非史輩所能知也蓋有所謂而云
五月甲午壬戌朔黎明達官巨僚畢集中省遂檢前
省民賦以上年比中元數多而所入者鮮以中元比

上年戶同而所入者廣論辨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始
無異議焉諸相僉曰先後之事明矣遂具以聞夜漏
下八刻廣右丞賈郎中傳
旨曰若輩無狀凡所以欺蔽不應等事悉索焉以聞
明日癸亥天威雷震前省官始知懼待罪矣中外聞
者有萬口一辭之快是日巳刻東平宣撫司申國信
使郝經等為宋人拘駐蘄州渦口不遣入國事既而
知為宋人所誑我實不審所在也未刻復遣戶部員
外郎王煥催發燕藏諸物
初三日甲子晴朗盡日詰問前省官事是日九道宣
撫其先赴省司及諸換授官入
朝陛辭歡聲和氣洋洋郁郁滿
皇都而載歸路矣上京路總管任占都喜見諸相於
都堂識所謂海青九尾者
四日乙丑問前省官事
五日丙寅問前省官事巳刻
寥休上人來自南庵諸相就謁於龍光北寺識所謂
溫庵主者未刻有
旨命宣撫姚樞赴省同議軍須調度等事典中令代輸職人實以充漕運者
理問于當姚樞大理有佐命功至元後元耕天下官以自為書上每日公式書狀論物之目書曰說出楊恕實至中書左丞姚樞耕承旨
是日左司都事楊恕傳
都堂鈞旨令惲草移宋三省牒文向夕陰晦大風其
牒草云
大蒙古國行中書省移宋三省

皇帝即位之初重惜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仁首主
和議特遣信使敬奉　國書講信脩睦姓年征進大
軍即令分還本屯仍嚴勅邊將非奉
上命毋得妄動爰自行人銜命已來載更歲律寂無
來音且於講脩之事將如何哉不惟有失忱辭反啓
邊釁爭以至攻圍我上石侵軼我鄧鄜襲我華陽掠函州
劫掠真陽數犯漣水皆出於使軺已入彼境之後夫
信與義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一旦損棄曲直所在
自有任其責者矣若和議可必即當速遣重使與我
行人偕來其或逗遛歲月別有異議請選師徒具戈
甲預致師期相與會獵於江南之地可也於斯二者
惟所擇焉比來閫將屢請出師以報侵彊之役省府謹守
聖訓弗允所請不識日者數舉果何為而然耶今
大駕北狩已是南還陛見之日何以為奏異早示定
議毋坐失良圖以貽後悔
七日戊辰卯刻百夷奏使劉方成行巳刻入見多所
陳奏皆常例事內一條禁不得以馬挽車引碾及無
故屠宰重兵分也
是日發郎國遣人來献卉服諸物其使自本土逵
上都已踰三年說其國在回紇極西徼常晝不夜野
鼠出穴乃是入夕人死衆竭誠籲天間有甦者蠅蚋
悉自木出婦人頗妍美男子例碧眼黃髮所經涂有
二海一則踰月一則朞月可度其舡艘大可載五十
百人其所獻酦斝盖海鳥大卵分而為之酌以涼醑

即溫堂世所謂溫涼盞者耶
上嘉其遠來田賜金帛甚渥是日懷孟路勸農官王
秉中擕弟來王相令訪問坊口去路六十里屬濟源縣
所開水利即令瀨民田幾何仲擕曰水舊名古秦渠
蓋魏末司馬孚創修至隋盧賁復開治唐太和間河
陽節度使太加疏導瀨河内河陽溫濟武陟五縣民
田五千餘頃宋天聖初枋堰始壞至是仲擕復為起
廢又云初與役時掘地丈餘得栢枋數十段稱曰枋
口豈因是得名乎是夜內庭官忽曾不花不台吉叉第子卅年三十一歲
飲諸相於中省既久繼之以火二鼓方散
八日巳巳對問前行部尚書馬月忽乃事所牒宋三
省又移河南宣撫史公令改作經略司牒宋淮東制

司施行就令選官充詳問官者經略公以太原士人
崔明道為使南京兵馬副都李合義貳焉以往其盡以試有
下貢元以前條陳之例皆無駙馬故也
堂議中書出政之地人雜遝莫能禁奏准
令怯薛丹二人監約省庭間自是
中省之務頗清肅焉是日　都堂命惲編類歷代水
利營屯田漕運錢幣租庸調舉法及漢唐已來宮殿
制度等事已刻
上御萬安閣四川楊侍郎遣其子以弓矢等物具表
來獻及迴
上以手詔荅之楊大淵省表具之朕恪守王封遲膺
推戴即位之始不遑康寧惟尔遠戍邊陲久服戎政

身外心內來陳賀章宜加寵荅之辭以勵忠貞之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一回紇醫者貢橐駝三十
頭鞍具幰帕金光刺照地鳴鼓吹螺自阜門而入又
一回紇贄栗色宛馬入拜王面匝身聳立如畫所謂
脫必察者也申刻省起諸相候
駕右丞疾
九日庚午推問馬月忽乃事已是日
皇弟摩哥大王世子昌童封永寧王仍改
父王玉寶為金印命惲討論古今諸侯王印制遂繫
紐為駝作三臺其文曰永寧王印
十日辛未堂議欲以元寶鈔背用關防印誌既而議
不便但令比夕粉壁嚴偽造之禁從楊宣撫所議也有

旨遣上都同知阿合馬計點燕京萬億庫諸色物貨
十一日壬申堂議曰古者天子有八寶蓋所以崇天
授而鎮萬方也今
朝廷所用止一寶而已欲議奏令印工李并餘寶皆
刻而為之用古文奇篆殆受命璽然惲曰此非可輕
議也又務鎔帑再議焉已刻
上手詔宣諭四川侍郎楊某曰勇冠諸將名配古人
知大義之可為藉諸城而來附款以金帶示以誥戒
敕詳終始之誠宜示褒崇之禮可特賜虎符充夔府
路行省兼安撫勾當更宜招懷未附共底丕平但桑
蔭不移而能立其功雖茆土至重而朕無所惜其賜
卿某物至可領也

諸相大會食達官巨僚於都坐皆霑醉而罷
十二日癸酉有
旨先召首相二三人入朝餘俟命於省署既而以大
寔不克見上都留守同知阿合馬兼太倉使請文和
糴所以溢廩庾實議以曹人李享字通甫勾當和糴
事及和糴為規措所享備人事極經畫已而粒米狼
戾少尹愛其能焉
十三日甲戌究問前省官一切事理皆有定論令左
右司官具奏目然後詳聽已
上聞岌覓上下通知故也午轉大雷電以雨且有雹
蔽地向夕內省官忽魯不花傳
旨令前省官及諸路在都管民等官詣昱集
闕下以聽
聖訓明日乙亥寅刻　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兼行
軍萬戶嚴忠濟仍敕戒諸路官僚無是效焉
國有常刑犯不容有嚴其初授制辭有云尔父承
國家興運左右將士同心戮力封植東平屹為名藩我
祖宗嘉尔父之功乃建為侯自尔嗣位又廿年
朕初即政復命襲爵往即乃封敬之慎之其修德砥
行自立名節勉圖後效無忝先猷至是未見顯效遽
為黜罷或者不知而異焉未刻諸相退朝因坐按問
李宣撫王正之等事既而廉右丞傳
旨召平章王文統遂入見
上於香閣夜漏下廿刻方退

十五日丙子誅東平經歷官邢衡鉎初邢以事告參
政張易詰對於
上前邢款服
命諸相監戮於都城東十里外張手剕其腹從初譖也
十六日丁丑雨廉右丞耶律中書張參政王平章推
致定奪諸路户口等事
十七日戊寅諸相復定擬大名西京北京賦税户口
未刻藏春仲晦來朝諸相就見於李慶卿宅晤話而
退是日巳刻
上臨軒親諭諸路總尹遂以前東平總管嚴忠濟弟
忠範為東平總管仍戒之曰兄弟天倫事至於此蓋
朕甚憫焉今[illegible]予命尔尹茲東土非以訟受之也彼
所責匪輕敬哉今而後苟不克荷非若汝兄幸而免
也至是[illegible]因各賜馬酮慰遣復有改故從新之
論又點大名路達魯花赤愛魯魯河西人小李鉗部
之子也
十八日己卯晴暑
上召前濟南宣撫宋子貞真定宣撫劉肅河東宣撫
張德輝北京宣撫楊果於[illegible]內殿以擢用輔弼為問
楊果等前奏曰王文統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然
以驟加登庸物論不無新舊之間如史天澤累[illegible]
朝舊臣勳碩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厭人望今文統章
經歷其間則省事成矣
上曰置史某相位[illegible]念之久矣卿等所言允協[illegible]

朕意因賜食而退
十九日庚辰入見奏[redacted]裁大拜及六部事
詔以世臣不花經略史天澤為右丞相不花時年二十歲
憲宗朝怯薛丹長領斷事官其祖
太祖神元皇帝朝功臣父也孫禿花
憲宗朝萬夫長忽魯不花耶律鑄為左丞相忽魯不
花時年三十一歲父不令吉歹官人塔察兒廉右丞
平章政事[redacted]塔察兒時年廿八歲其父
憲宗朝世臣千夫長張參政為右丞宣撫楊果宣撫
商挺參知政事餘如故是日諸相入見將退
上慰平章文統曰卿春秋高恐勞於奏請今後可運
籌省幄若有大議須面陳者及朕有所咨訪入見小

事令人奏來不必煩卿也
上以王姬下嫁午刻幸新桓[redacted]御營
廿日辛巳奉[redacted]旨命承旨王鶚定撰諸相制詞
廿一日壬午晴暑閣省大燕慶新除也時既相史公
所事皆倚重焉丞相曰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
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予曷敢
當衆僉服其謙卿皆露醉而散是晚承旨王公命惲
賫所撰制詞呈省其文通作一卷實封細御書名上
用院印或問焉曰自麻蓋自中出令實封防其外泄
亦唐人鎖院之意也既披詳或欲有所更定惲力言
其不可昔楊億以一檗字不勝其恧況改作乎茍修
飾之可也其史相詞頭有惟卿世篤忠貞材兼文武

樹戰功於疆埸竭力良多論機務於廟堂朕心允協
宜示百僚之式俾居諸相之先可特授中書右丞相
卿其振紀綱崇體要往服新寵以壯謨猷
廉希憲惟卿秀拔父兄學尊師友往綏諸道視民一
以如傷就建行臺晦事毅然有斷宜從政轄進署相
銜可超授平章政事惟暨乃心以荅 朕命
楊果擢秀詞科馳聲郡縣佐南州之經略才已見稱
專北鄙之撫綏人皆受賜政之參決僉曰汝諧可特
授參知政事往服寵休益思報稱
廿二日癸未申刻堂議定省規一十條
其一曰凡三日一奏事軍國急務不拘此限
其二曰置勤政簿一扇凡公議已定事詳見于簿

讀一譯不得增減 言得日標題於逐款之上還省
立檢閱覆定行
其三曰圓議定時首領官先擬定其事自下而上相
次剖決議定題押批判若事關利害情見不同者各
具奏禀
其四曰圓議時非定員不與知本房者不在回避之
限若事涉機密者已次請退
其五曰同僚赴省日出為期停午乃起旬一日暇事
遇急速不拘此限有疾故者須令報知庶免延
待而已
其六曰省府官并屬官各家不許受詞訟公文
其七曰如遇闕員圓議公選不得用門下人補充

其八曰省府通譯史額定選充餘者不與
其九曰奏事
上前宣讀通譯人各一員
其十曰凡告事說事者聽畢避其人公議定然後回
答僉曰所畫理到遂施行焉
廿四日乙酉巳刻奏准粘合中書授平章政事北京
行省前歸德府宣民總官張子良為河南宣撫使字耀
鏤假午刻令郎中賈居貞照勘一切換授
宣牌事無有稽緩
廿五日丙戌平章塔察兒曰令參政楊公說通鑑三
五段是日至晃太子明寢中畢矢事塔公掩卷曰我
試為論之與正說合一省為屬曰僕散禧起燕京帑
藏至　上都辰刻
上觀於內藏喜甚曰自
祖宗已來未有如是之多也申刻平章蘇公郎中賈
居貞掾高明赴新柜　御營奏事堂議專委參政楊
公定奪內外新舊官資是日諸相授麻制於都堂
詔下中外稱賀不勝其喜曰自
國朝開創已來論其得賢於斯為盛時有言其陽鐵
官不便者大抵其民皆發實上戶歲官得鐵甚鮮不
能當田歲輸包絲稅石之數若用此易鐵可增官爐數
倍之上堂議曰若奏上
朝廷即從然不重慮恐未免橫議仍令惲與江椽李
鼎計勘一歲常課所造錢何橫造錢何一歲通可用

鐵錢何在都廣備庫見有鐵錢何且可支幾年用度
其外路應有鐵貨可支幾年用度既已公曰未也若
令民間興爐官為抽取凡幾爐一歲通可得鐵錢何
既已公曰未也若都除內外見有數目上以民間一
歲抽到鐵數可供幾年正橫造作用度既已公曰未
也若將冶戶合人差稅取酌中價直一歲委可易鐵
錢何有無少餘既已公曰未也更為精算一歲合用
礦炭夫役且以酌中定數有無虧損官民既已公曰
未已更為大約鐵官一歲及上下一切侵漁括免虛
耗官物錢何既已公曰可也明日奏
上果有恐失悞造作為言者以是應之遂能冶戶歸
民因訓惲等曰書生論事大槩不差及詢其所以方
略鮮有不遲疑者若將讀書苦心移之治此只一燈
之功爾於政事何有汝等勤精焉可也何患茲任之
不到哉是日不魯海牙授御史大夫兼大司農省諭
一切言告事人不得私家請謁投許尋新令也
廿七日戊子亭午右丞相史公赴　東平王孫授政
鑄驗紐金印餘相國坐照對燕京路民賦未刻掌記
魏初來自燕城申刻定議公府署押事右丞相史公
與丞相忽魯不花五日輪番一秉筆長官從上押右
者處外邊一左一右以次而下圓坐亦然所謂廟堂
廟畫也日將夕有大流星隕自巽位白光照野移時
方散是日劉宣撫才卿就前■朝省府各房止立鈎
旨簿無行卷六部應呈事務左右司官議定可否粘

方帖於部呈上書送字得都堂准議省部批鈎旨於
後其左右司元書送帖亦不揭去用省印傳其上盖
上下互為之防然後送部施行燕京路宣撫徐世隆
威卿説舊日户部設審計科以料過歲所入幾何經
費幾何遇有支發至十萬貫部方呈省大抵係常例
有定體者如百官貫石之類是也外郎邢敏説舊日
郎中與外郎都事另幕坐是年秋與郎中不同勲矣
及有所編省臺定式亦有可取者劉宣撫又説舊日
殿上奏事止左右兩司郎中其人賢遇執政有闕即
拜參知政事
廿八日己丑右丞相史公首秉判署是日命掌記魏
初令史馬松執掌奏事諸濟午刻奉

旨定擬中行兩省去留人員抵暮張右丞下
朝説所奏事
天顏甚喜史丞相張左丞楊參政留中王平章廉
平章張右丞行省事于燕
廿九日庚寅催督中外一切未經換授宣牌丼事恐
留難故也省退王相置酒私第會劉才卿宋周臣姚
公茂王百一竇漢卿張耀卿許仲平李士都盖留別
故也是日嚴忠範授東平路總管李士都授翰林侍
讀學士其制辭曰李昶學禮傳家明經登第練國家
之典故謹士行之操修方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
選宜公袞殿以示勸懲
夏六月辛未朔卯刻良方有青紫二氣橫亘闊錯長

袤數十丈移時弗散已而霧雨交作不見天官書云
凡星變氣發三日内有雨大小凶咎即亡嘗以理推
之乖則致異和則為雨既和而雨其災自無經曰往
遇雨則吉是也
二日壬辰晴暑
詔賜　木斑大王駞鈕金鍍銀印其文曰建昌王印
時王見征戍大理諸部建昌雲南之別稱也都堂為
諸投下種田户奉
旨遂敷施行一阿术魯板都魯為頭探馬赤官人
每乙未年
皇帝聖旨為遂官出氣力上撥到種田人户擬自今後
每年除絲線税粮照依舊例合納包銀内一半納

官一半給付本官用度
阿术魯拔都魯　塔四火魯赤　笑匿歹
李里匣兒拔都　闊闊不花　孛羅口
怯烈歹　撒及四不花　這妻四迷
按察兒　持不哥兀
也里乾男塔丑　別立古歹
一有
斡只思皇后下民户八十五户内六十户元係牙剌
兀赤全定包銀來今擬将合納包銀内一半納官
一半赴本投下送納外有諸雜户計二十五户内打
捕一十一户依舊送納絲粮齎益一十四户種田納
税買賣納商税

一有　阿吉赤大王奏告為先奉
聖旨於太原路五户絲内支與
皇后合敦銀一百五十定内除支訖外欠一百二十
定仰於本路五户絲料内中統一年為始分作三分
年放支與者外據種田民户二百一十户合納税粮
數目令本位下就用除已行下放支外仰照會施行
絲線包銀與其餘民户一体科撥
一有　塔察兒大王奏漏籍户事仰依已行
詔書体例行者
一有　阿剌合赤妃子從嫁民户差發并匠人關取
係官絲線織造段疋本投下送納事仰就便取問本
位下人員據上項民户差發若前斷事官定下全撥

卷八十一　十

今擬減免一半如已定減半者今擬全免外據匠人
依前關取係官絲線織造段疋赴本投下送納者
一隨路應有金銀銅鐵丹粉錫碌等窪冶附籍漏籍
民户盡行罷去分付元附籍地面官司應當差發今
後許令諸人等有願入狀採打煽煉不用官本及占
役百姓者擬所得數目官為斟酌抽分若元管頭目
等願入狀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興煽者聽如不願
者許他人入狀承認
一河南路管下舞陽等處栽薑户仰與民一体當差
每年合用生薑就燕京官為和買
一諸投下壬子年附籍躲口仰照依
先帝聖旨於冬各附籍處依舊例當當差者

一張我兒赤奏隨路樂人差發事仰行下各路宣撫
司與民一例當差止免雜役仍仰各處官司都不得
因而搔擾不安遇有樂人赴闕承應官司斟酌□與
起發者
一忽都花奏有恭罕元撥與字羅及壽州民户内附
籍三十一户見當絲線包銀税粮外有漏籍三十一
户内有打水獺一十户乞定奪事仰照勘附籍民户
別無爭差依種田户例送納絲粮外據包銀一半納
官一半與本官用度所據打水獺户不須打捕水獺
與其餘漏籍民户一体於各管官司當差
一藤花户交各處官司與民一体當差仰斟酌氣力
約量科取加存恤外據年例合用藤花仰所屬地面

卷八十一　十一

官司從長計置趁時採摘依數送納毋致蔵裂採取
闕少用度
一火赤達剌罕大名府民户伍伯餘户每年除納絲
線税粮外不納包銀止納軍[illegible]漢車銀二定二十九
兩次後斷事官拔脱定下與民一体當差仰依元行
例與民一体當差施行是日未刻奏定左右三部尚
書等官

秋㵎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中堂事記下

三日癸巳京兆參知政事商挺（字孟卿平叔子）馳奏關陝重地
大亂後餘風有未殄者非廉希憲不能填撫中外右
丞相史公以[redacted]閻允爲未刻復入見平章王文統請
廉希憲依已議同政不許遂以左丞相耶律鑄代廉
赴燕（是日追謚親諡曰靖肅先生嘗放貸從此）

四日甲午有
旨趣平章王文統南行於是定省府掾屬去留者是
日燕京路宣撫賽典只兒（回紇之有良使者自[illegible]）
（中書政事務參議商）員定宣撫劉肅授吏户禮三部尚書以上都
太倉使宋紹祖邢人郝子明爲郎中益都等路宣撫
宋子貞授兵刑工三部尚書以太醫院官焦付益李
子敬爲右三部侍郎（[illegible]）

五日乙未左右兩部官望謝
恩命於省中都堂爲諸投下招收人户取索錢債奏奉
聖旨諭十道宣撫司令体知得諸投下差使臣告奏到
聖旨及令旨文字不經由本路官司徑直於州縣開
讀拘刷民户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錢債擾擾
爲此特降
聖旨今後過有各投下拘刷起移民匠取索錢債先
須經由本路宣撫司行下達魯花赤管民官不係大
數民匠合拘刷起移者依上拘刷並不得似前徑直
於州縣一同擾攘如委實不係大數合拘刷起移底

民匠各路官司却不得遮當外據錢債公事不得一
同拘收人員取索君委係已身借過錢債照依先降
聖旨林宣撫司定奪立限歸還違者並行治罪已刻
雷雨大作其驟烈可怖

六日丙申入奏行臺一切事理其
旨有云管民官管軍官奧魯官打捕諸色造作一切大
小公事併聽行省從宜處置申刻宋劉二尚書來謝
王相曰公等皆
朝廷遴選謝于私門非敢聞命辭不見

七日丁酉奏准八座職印以白金作三臺鑄造其方
寸皆從品秩有差午刻藏春上人以王相南下令僧
選以良爲二丞來餞陛户部員外郎王燠爲左三部
郎中是日加尚書賽典只司農卿領左部如故從再
請也

八日戊戌益都申宋人侵軼漣水與戰敗之是日追
謚前經義狀元李俊民爲莊靜先生云云先生字用
章澤人明昌間進士道號鶴鳴老人在河南時於
隱士荊先生傳　皇極數學已未問
聖上在潛令張仲一就問禎祥優禮有加至是先生
已歿其言盡徵故有是命以旌其德學云初張辭去
曰繼請以蒲輪來起公先生笑不答贈詩以見方來
其辭曰冊鳳啣書下九霄山城和氣動民謠久潛
龍虎聲相應未戢騰鯢氣尚驕萬里江山歸一統百
年人事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白髮那堪不皆饒

明年正月先生卒于家愚嘗覩其遺書所得盖豪節
之傳云嘗與劉尚書才御講究焚黄故事劉曰嘗聞
之高士美云其勑之全式
尚書省牒故某官某職某人牒奉勑可追謚某名牒
至准勑故牒年月日後備具相銜圖押其敕封上題
給付某人第其子孫録全文如式火於本官家廟以
告爲之焚黄
九日未刻右丞相不花来約王相行期平章以行臺
未辦事同丞相赴省議決申刻右相不花入朝見爲
陳邃授濆棣勸農使陳君錫大名宰懐州劉淵西京
十日庚子諸相座省劉尚書議部官署押事王相爲
裁定焉辰刻得宋荆湖制司與右相史公書并公文

所贈遺禮物時宋景定二年也其其事以聞是日高
麗世子植来朝
詔館於都東郊官舎從行者一十八人選必闍赤太
原張大本字仲端美丰儀辨而有文采爲館伴焉継
命翰林承旨王鶚郎中焦飛卿輔慰有
詔翼日都省官與高麗使人每就省中讌劳者
十一日辛丑都堂置酒宴世子植等於西序其押燕
者右丞相史公左丞相忽魯不花王平章張右丞張
左丞楊參政姚宣撫賈郎中高聖舉從西楊南頭至
東北作曲肘座掌記王惲通譯事李顯祖皆地座西
嚮其高麗世子與参政李藏用字□尚書李翰林直
學士南楊坐亦西嚮又有龍虎院書状等官九六人

尚書已下三人皆揖而登席相次地坐酒數行語既
不通其問荅各以書相示丞相史公首問曰汝國海
中所臣者凡幾處軍旅有無見征戍者掌兵者何人
官號何名參政李藏用對曰掌兵者金氏史曰豈傷
攝以莫利支爲名乎曰此名廢去已久其官亦皆帶
樞府兵部之號史曰聞汝國亦常與宋人通好然乎
曰但商舶往来耳平章王曰汝國今歲亦收成
曰仰賴
聖恩雨暘時若海雲豈秘又曰聞汝國用宋人正朔
然乎曰第商人私有賫至本方者實不爲用耳參政
楊公曰聞汝邦亦設科舉曰然曰今歲試題爲何曰
賦則某題論即西門豹爲政其交如火詩則天砥礁

兆民也又曰除詩賦策論外科名極多如經學陰陽
醫方武舉筭學之類皆是也宣撫姚公口傳聞汝邦
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曰與中國書不殊又曰聞
聖上近賜篠寧想已覽献曰悉亡之矣曰博塞亡之
乎讀書亡之乎曰博塞亡之矣逐哄堂大笑左丞張
公問曰汝國王世系説是世臣徽斎曰非也其来是
唐順宗第十三子逃難而立於此以王家後易姓爲
王時李參政手持珠瑁聚髪史相曰執政官當以端
方表德今所用非方非圓或聚或散何居李不能荅
有頃即以葛藤語亂之實飾辭也其世子與李參政
木白穀上杜抱冠則漆紗圓頂巾屐舄皆以綵爲之
帶則爲犀小革也其李顯甫面滿月白晳髯皓然

年十八以詞賦狀元第時六十一歲通禪學善作詩
益世子之岳翁也再刻皆醉而去其尊從儀物振
蓋乘馬馬首復持一大紫蓋比常蓋四垂極長問之
曰引蓋也名曰儀軌明日諸相入見
上聞蕪語甚懽遂以手詔玉帶遣還制詞有云出水
而陸去危就安宜寬漢法之拘續議楚宮之作蓋惟
元年先奏便民之請也至元七年
朝廷遣平章趙璧郎中宋道（中外國謝 太子賓客）從王都林海西
岸江華島一炬為焦土矣
十二日壬戌辰刻耶律中書張左丞傳
旨今後應奉
朝旨如無御寶并印信文字不得輒行未刻王相陛辭

皇后及
皇太子於青宮　太子慰獎甚厚有元老克壯謀猷
之諭申刻復入
朝遂陛辭焉遂出自南門郊餞者廉平章揚本政賈
郎中及留冬諸掾屬比至南平藏春令左右迎候於
道者踵相接也上人待遇甚恭極賓主之禮
十三日癸亥辰刻齋畢而去
十四日甲子藏春来自南巷午刻會食　史相行館
寥休以麗墨玉盃常贈公及觀所作玉鏡命諸公賦
詩西巷有幸自得辭塗抹手照人無用木分明之句
仲晦為忻然也
十五日乙丑欲移寓太醫使王儀之館舍史公不許

令與參議納合君同箴疢者四十餘日時惲管陳言
文字就命日左右揚相推供中舍之職
十六日丙寅詔封保定張柔為安肅公制辭曰大夫
當七十之後致仕則宜　國家列五等之封啟勛而
授張某功成百戰眷荷累　朝方深補衮之思遽有
懸車之請宜疏上爵用眷元勛可特封某公致仕事
業一時宜使古今之援籠子孫後世要知忠義之可
為宜保家年以全耆德
濟南張榮為濟南公其詞曰大夫識事得進退之宜
國家定封明始終之義某官功高耆德教備義方方
深分閫之期遽有懸車之請宜疏上爵以示殊恩可
特封某公致仕慶及子孫常保山河之誓名垂竹帛

求為忠義之門頤養遐齡保全耆德
十八日戊辰權中省都事趙謙得腦瘍極熾惲與揚
都司議之求療於太醫王儀之遂以真定麻澤民與
視凡三往諸爲踵及門中使促而去之自是澤民内
侍不得出者旬日趙之疾遂無及矣一携僕既老而
癡時臭惡聞石外予絮兩鼻孔為湯藥之夜則對搨
而卧伺其緩急義之所激曾弗之倦
十九日己巳堂議遷中省兩司都事遂以左司授惲
此出史揚二公雅意辭曰掾某何人過蒙擢用得文
翰職足矣
廿五日甲戌都堂奉
旨諭各路宣撫司宣聖廟　國家歲時致祭如月朔

擇莫宜恒令洒掃修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
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
管工匠官不得於其中營造違者治罪管內凡有壽
院亦不得令諸人搔擾使臣安下
廿七日丙子都堂奉
旨夫五岳之中恒屬其一豐阜峻極作鎮北土蒙古
進今祀典存焉粤自國朝開創以来祠祭之禮亦未
嘗闕其岳廟中今後仰遍往使臣軍馬毋得安下攪
擾毀折樹木及不得於看廟人處奪要鋪頭口仍仰
常切修葺毋致踈荒
廿八日丁丑都堂奏奉
聖旨道與真定路宣撫司據懐孟逹魯花赤塞里吉

八十二　二　人七

總管畢澄奏告管下地分多有屯住蒙古頭目遇有
闘涉詞訟公事不肯前来對證往往不伏勾追以致
遲滯公事准奏仰遍諭諸路宣撫司今後各州城管
民官遇有闘涉蒙古軍人公事理問時分管軍官一
員一同聽斷施行無得偏向准此
秋七月丙申辛酉朔前河東宣撫使張公以悉家有
言去留維谷是日得行省諮保及史相瀾左丞互為
中理奏准充行中書省參議方得辭去良不易也嗚
呼天道冥冥報施其間令人有可疑者今張以正獲
罪然聖人所事不為過甚公豈犯此忌邪可不戒之
哉其宜辭云張德輝宅心剛正處事精明及居風憲
之司遂有澄清之志巨猾望風而屛迹疲民受賜以到

今不可顯膺何彰獨立可特授翰林學士參議行中
書省事尚資嫩盡孫展成功
十七日丁丑大司農左三部尚書宴典只改授平章
政事制辞曰两朝耆遇凡事精勤常辦集於軍前能
經營於意外欲控成績宜處台司當奉至公用遵大
体盡尔贊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誠至於辦集經營當
時論者謂於公甚為切當公遂置酒重以潤筆為眘
惮謝不敏
十八日戊寅翰林國史院保當膺與惲充本院屬官
十九日己卯石抹剛敍各授右三部尚書制詞曰望
高門地葉不墜於箕裘身侍
禁闈勞久服於歲月宜分膺於三部俾庸列於六卿

四下二　卷八十二　八　人八

可特授其官當副[illegible]朕心毋曠厥職
廿日庚辰行省諮者數事都堂議有可否史公曰雖
分两省其實一也若非關利害者不宜妄有阻駁使
王事成就可也今後凡行省所諮須三日內咨報自
是上下云為如流水之源矣予當時嘆賞以謂不多得也
廿一日辛巳有
旨世臣買住孩兒（[illegible]）
（太祖仲元皇帝[illegible]早卒）
聖旨宣諭了也教省家與文書去者其制辞曰我家
當開拓之初乃祖有經營之力人今不見功豈可忘
雖尔身未及成人在
朕心忍令無後姑承舊爵用顯元勳直須長立之年

許領職司之務
廿二日閭閭學士授中書左丞閭閭字子清時年三
十九歲嘗受學於王百一張耀卿其父
潛邸舊臣世為阿塔赤漢語犁牧所官也
廿三日癸未鄭江授侍衛官共辭曰鄭江職在承宣
誓從征役蹶去易就難之意有忘家憂
國之誠不示褒崇何明勸激就帶已降金牌充侍衛
軍副都指揮使同判武衛軍事涿州軍民長官如故
更宜戮力以奏膚公是日有
旨與老王姑識持玉華宮
聖旨者其辭曰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
挺然有古烈婦之風奉侍我
太上皇
皇太后積有年矣周旋之間曾無過舉當時雅為敬
重使之入道為此
先帝常加賜予已勑令真定管民官選擇佳地起蓋
宮觀資給衣粮仍以玉華之名賜之以為我家祈福
之地朝夕焚誦用報我
皇考妣罔極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護毋容它人妄
相侵奪毋以差役相擾以致不安常教告　天與
皇家子孫祝延　福壽准此
廿五日乙酉權中書都事趙謙然於上都客舍悼為
揩斂并封視隨行衣裝請於郎中賈君仲明蒙賻錢
千五百緡

廿六日丙午遣送趙君焚於　都城東十里外回適
趙氏親知條總管者至其僕與所封裝舊付焉
三十日庚戌時前軍储所官塔塔兒叉术忽乃昔剌
必闍赤馬月忽乃等爭相為用丞相史公與闊左丞
議曰今南邊極遠江淮又不用兵所事宜發至於異
時征進一行部官可辦既而中止特
旨以前都運周惠子鍇領其事
七月廿七日丁亥前大名路宣撫司幕官雷膺前東
平路宣撫司同議權詳定官王惲同日授翰林修撰
雷詞頭云家學有傳士行無玷昔年詩禮已聞鯉過
於庭階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可特授某官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宜振斯文以衍予治
王詞頭云行己無忝博學能文頗超絕之逸材足鋪
張於偉蹟宜司[redacted]綸命以賛皇猷可特授某官同知
制誥兼[redacted]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承旨笑謂膺等曰改二人可謂佛子出世矣惲
等謝不敏既而奏准行翰林院事中省既以院印授承
旨公因與惲議曰前朝士人無幾若此老使得霑一命
儘有光矣遂保奏廿餘人擬為隨路提舉學校官是日有
詔與會立翰林國史院道與翰林承旨王鶚擇保奏
翰林院官修國史事准奏收拾者在這裏底先與職
名者外來到人員候来時定奪今開坐元保人數并
已除翰林院官職名如后
一已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王鶚
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差充國信使
翰林侍講學士李昶兼同[illegible]平路軍民事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冶
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官　雷膺　王惲
一未除見收拾
王磐直學士　徒單公履待制　孟攀鱗待制
宋思誠修撰　胡祗遹應奉
右仰照會收拾者准此
承旨王公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知人榜詞賦狀元
皇帝在潛時首以禮幣徵爲以老佛故
上甚敬重每見以狀元呼之以元年七月受是職公
上章言修史事云自古國亡而史不亡唐取隋史爲
宋取五代亦然金不爲遼作史至今天下有遺恨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昔
太祖聖武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以詔
萬世切恐歲久漸至遺亡又舉前朝名筆數人於是
上特降是　詔焉
廿八日戊子丞相史公遣修撰雷膺送安肅濟南二國公
誥命公曰若所有潤禮汝二新人中受之且代先院之贈
廿九日己丑申刻丞相史公卧閣中前行部馬月忽
乃來闕辭不見曰若公務當於都省相見
秋八月丁酉辛卯朔徵君許衡授懷孟路教官
制曰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
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益者畏王烈之知
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擇子弟俊
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惟前有傳授之
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畏斯文以弼
予治
實欽授■太子少傅制曰德全天籟學得聖傳文章
足以徽
帝猷言行足以爲世範屬居世本支之盛要漢家羽
翼之成宜溥■春宮用嚴師訓可特授■太子少傅
早爲論教當自誠心左右前後皆正人宜公所選于
戈羽籥在東序行見其儀已上二篇[illegible]
宣撫姚樞授■太子少傅制詞曰姚樞天[illegible]學聖學
有傳能全踐履之功發自誠明之性養成者德殊非
禮樂詩書當侍
春宮爰置左右前後可特授某官要明早諭以賢■
元良用傅■寢宗之祥得繼
離明之照
二日壬辰奉
旨諸路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今擬選博學洽聞
之士以教導之凡諸生進修者仍選高業儒生教授
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他日選擢之用仍仰各路
官司常加主領敦勸隨願降從六品印信勾當
癸巳總帥汪某授鞏昌路便宜都帥其制曰某官勳
高再世勇冠諸軍向因犯順之徒遽起稱兵之衆賴

茲殫力殲厥渠魁及當來覲之時殊乏自矜之色觀
其誠亦深可尚嘉就帶已降虎符可授翠昌路同簽
便宜都總帥事宜盡贊毗以裨遠邇垂功名於千載
萃忠義於一門尚副
朕懷以固吾圉
甲午春遣宣使王好禮閱鄧州軍實仍送萬戶史樞
攸援江淮大都宣命乃獎諭軍將等
詔其辭曰
朕即位之初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
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illegible]
悰曾無寧日
朕自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
朕重惜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
成和議留而不至今已一載往來之禮遂絶侵擾之
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自居理當知是乎曲直之
分灼然可見今遣使往諭御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
矛播爾弓矢約會諸軍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
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
宣朕命明諭將士各當自勉　予大賚汝仰下頭把
軍頭目毋替
朕命
四日乙未前奉使賀某復授宣諭大理國使其詞曰
賀某幼懷奇節筮仕　昌時及知遇於
先朝遂撫綏於大理揚威絶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

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推前効俾煥綸章汝其宣暢
皇猷洋溢方外受体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爲
招徠式副所託
五日己亥承旨命擇與某同撰釋真諸文某人所撰
中涉論議公曰文自有體此等文字皆是贊頌功德
不當如是徐兒爾口不知謂我云何至於散文亦有
三說入作須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
醲而多也末同蠆尾取其臨出螫而毒也此雖常談
亦可爲之法也
六日丙申
詔追謚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謀李大
[illegible]其詞曰政書仕籍聲振諫垣至於今代
以有爲方之古人而無愧適將擢用遽不憖遺旣垂
顯異於生前忍使湮微於身後宜錫如綸之命用增
拱木之光可謚曰貞肅魂其有知歆此無斁　同日
復追謚前監察御史中庸先生張特立其辭曰學有
淵源行無玷缺雖經喪亂不改故常向
[illegible]郎之升聞降璽書而褒重未遂丘園之賁俄與窆
之悲宜煥絲綸用光泉壤可依前號中庸英靈如
寵數其知
復追謚故徵君魏璠恬退自如剛毅有守常謂生前
之不達忍令死后之無聞宜定嘉　名以光後裔可
謚曰靖肅
[illegible]先生名璠字邦彥金貞祐初詞賦進士第遊號[illegible]

峯老人王大末以修撰使武仙不屈大元庚戌
上徵至潛邸條陳三十餘事如定官職須章課功
罪有賞罰能否有升降署治天下之急務又曰農
桑天下大本不可不重是故明君重五穀而賤金
王告訐之俗興罰及無辜僥倖之門啓官及不善
漢之常乎宋之講筵萬世可常行也又薦中州名
士大夫六七十人今之施為多先生鈐論也今曾
孫必復已為翰林修撰
七日丁酉詔教官衛攸授國子祭酒其辭曰懿德素
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
道所在滿禦寇之羅嗜非趙董子之惟宜處成均以
全等育可特授某官務講明於
聖道為神式於國人
八日戊戌太傅姚樞改授大司農其辭曰學明經旨
德備天彝由本邸而知名從王師而伐罪恩勉從事
于今有年可改授某職務要克謹農時一意
詔旨民舉緣於南畝歲有望於西成庸厚民生以强
國本
九日己亥鄭汝翼授大理寺丞其詞曰某官法律深
明蒞寺備歷常謹以恩之戒共推斷獄之平任此舊
人弼予新政可特授某官宜在簿書之際更詳案墨
之工
十日庚子賜高麗國王典手詔時值權臣金氏之變
其辭曰世居東土封自西周中國之姓雖更外邦之

貢不闕向以權臣之專竊至於隻矢以相加卿慨發
純誠來修覲禮敬形于色濟濟然殊可觀情見乎辭
謙謙而不自伐宜還舊服往紹新休可封高麗國王
仍統治東方諸國如故尚服寵光益加奮勵
十一日辛丑徵君李治（字仁卿[illegible]人前進士翰林[illegible]號敬齋）
授翰林學士制詞曰某官秀擢巍科力窮聖學據縱
横之大筆足潤色於
皇猷況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可特授某官知
制誥庶得腹心之助以光綸綍之司
十二日壬寅劉秉恕授中書吏部侍郎其詞曰家學
有傳天資素厚向處副車之地已全製錦之功榮示
褒崇以明勸獎可特降金牌授某職兼邢州安撫使往替
朕命毋廢攸司儘中心不異於此時豈從寵及賚於含
十三日癸卯太醫王儀授太醫院判兼教授其詞曰
歷學精高儒術通貫豈不待於三折功已底於全久侍
禁闈共惟耆德可授某官句當尚傳素業用授諸生
（儒之林[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模範[illegible]）
十四日甲辰賜劉元帥手 詔蕃
宣諭變府路新附軍民人等其詞曰且土地定其疆
固有朔南之異而父母愛其子曾何彼此之分
朕嘗以四海為家萬方在已凡有來賓之俗敢忘同
視之仁近因宋國之末臣遂致蜀川之重擾彼軍旅
為老淹於屯戍彼民人焉力盡於轉輸況值凶荒舉
皆轉徙保聚山麓者延生於歲月潛匿澤藪者横死

於風霜後君有赫於天時在
朕心亦有其懃德今茲劉整喬恭我
國朝既能嚮德而來當副徯蘇之望市肆勿異田里
俾安尔有貨財毋令刼掠尔有禾稼罔使踐傷諸田
回通事人等逃在彼軍者許令自還為良不屬舊主
除已行下陝西行省常加存恤不使侵擾外今降金
牌五銀牌十以旌有功者當續具姓名頒降
宣命凡在軍民各寧處所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十五日乙巳董文炳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其詞曰某官
性秉忠貞才堪任使積年事
上不違咫尺之天今日定封當處爪牙之地可特降
虎符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同簽武衛軍事尚嚴宿衛
益効勤勞用副
朕心以成尔績
十六日丙午
宣諭歸附段寶曰向率我師往臨尔境重拒國人之
請因從城下之盟款附而來忠勤益著肅示至優之
渥以彰同視之仁尚修前効毋負初心撫安已附之
民招集未降之衆國典有常卿其勉之
十七日戊申
宣諭青居山帥臣某官曩從變故明審事機携赤子
以來歸保青居而不失要明實志屢立戰功儻不示
於寵章何以旌其忠懇用錫虎符之命以彰渥之
殊錄如故尚盡乃心毋癈厥職儻忠心不異於始豈
後賞反薄於前
前通許屯田萬戶宋朴(後改)授某路勸農官其詞有天
資忠懇儒學專精昔蘭省之荷囊久勤王事近柳營
之積穀大備兵儲宜崇褒獎之恩以盡始終之義
其弟宋彰(字壽)屯田府諮議其詞曰明切事機用輸誠
款能釋樂成之業以明懷德之心宜示褒崇取為勸
激可充鄧州屯田總管下諮議兼招撫未降軍民勾
當更當自勉期有成勳(并鄧州總管)
邢州張安撫耕(字叔夫真定靈壽人年二十用貢入仕以名臣子擢守照 大元兵至挾中州史天倪使至是時拜以耕出撫為人良身白皙美)
(先廢宰免而不改)改授吏部尚書其詞曰德備忠純材優經濟及
試臨民之職首馳報政之聲保安全於久廢之餘係
流亡於四散之後以茲明效宜示寵章可超授吏部
尚書兼前職仍易虎符以昭渥往膺
朕命恪守攸司
十八日乙巳奉
旨頒降中統權宜條理詔(參政楊公筆也)
制曰事匪前定無以啓臣民視聽不惑之心政豈徒
為必當舉
帝王坦白可行之制
我國家以戎拄而開建於禁網則闊疏雖嘗有所施
行未免涉於簡略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輕於昔而
重於今以茲姦猾之徒得以上下其手
朕惟欽恤期底寬平迺姑立於九章用頒行於十道

比成國典量示權宜務要遵行毋輕變易擇五刑
之中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
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
著為定律揭示多方
開條云云
嗚呼六計周官所以敕群吏之治三章漢法所以慰
百姓之心詳酌舊規著為新制惟
上令昭垂如日月則下情易避如江河雖曰從輕期
於不犯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己酉辰刻同雷彥正游宣撫子明
赴南平山辭藏春上人時入壇不克見菸於菴門
外大呼曰師父顯等謹來拜辭時丞相史公第四子

杠侍上人於此遂置酒相別此田朔風振野吹破槃
射人殆勁矢然寒已不可勝矣
廿日庚戌詣都堂辭諸相南歸
廿一日辛亥辰刻由都西門出是夜宿扭州
廿二日壬子抵舊扭州
廿三日癸丑前次牛群頭取直東南下崖嶺夜半宿
山南農家明日甲寅宿雲州張繼先家
廿五日乙卯自望雲松龍門河南行入寒山峪過大
兩慈寒山遞鋪午齋渡泥澗人馬縋而下挽而上登
靖邊北嶺有禿突起澗東嘯而去人馬為辟易投宿
碧落崖下崖峻絕方廣如畫彝然泉流縈帶環山報
一面秋稼已熟黃雲滿川蓋朔方之武陵溪也

廿六日丙辰下十八骨了泥滑不能騎比至平地僕
馬為痛臾行約兩舍抵田家止宿
廿七日丁巳宿北口小店明日踰灰嶺試桃花峪溫
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
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
店又二日至燕粵自中元九月奉
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凡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
十四日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烏臺筆補序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憲臺肇建于以配肅天德
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爲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
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剌撥灰貳焉曰侍御史曰治書
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稟行
十有二人令各舉所知以充員數侍御史太原高公
乃以相人梁貞前翰林修譔左司都事俾僎遴選
方朝廷釐治恩有以重之其監察到臺將
詔
庭見以肅其氣優秩稍以屬其嚴朱衣象板雖以七
品就列扶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言者其出使四
方佩金符分爲掾馳馹傳中外具瞻凜然繡衣直
指之望至有恨其崇資不得與之同事者內則殊下
臺通論敺設六察畫坊廂縱游眢小大事月限以數
於是牘章抗狀紛沓迭作霜遂簡花風聲動臺閣矣
僕猥厠裏行頗收薄用比受更凡三十有二月尸素既
久具藁紛然併以外臺所言一二凡得臺綱書記
事狀財務等編總一百五十餘章釐爲五卷題之曰
烏臺筆補客有覽而誚予者曰昔人諫草往往削而
去之子今是舉不幾於自用昭晰以章時事之非乎
予曰客何見之晚也裏行言責也人與官雖卑而職
其見於此者皆本臺已行底至而不遺者也故書之
策正欲表夫
朝廷寬忌諱重臺諫領惟蕘言曾不少棄見乎微其
至可知已至於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予雖不敏中或
有一得焉是又不可因已陳而廢之也客唯而退於
是乎書以爲序

烏臺筆補

監察御史王惲

今呈謹集錄到

御史臺典故條例上自秦漢迄於宋金凡七十三事逐一開列于左有可行於今者伏乞

鈞覽采擇須至呈者

一古今名號更易

御史大夫秦　大司空漢　大司憲唐

御史府漢　憲臺後漢　蘭臺魏晉中丞

左右肅政臺唐　左右御史臺唐

一員數品從

唐制

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六典亦一員　中丞二員百官志正四品六典正五

侍御史百官志六員從六六典四員正六

殿中侍御史從七百官志九員六典六員

監察御史正六百官志十五員六典十員　錄事二員從九

金制

大夫一員從二　中丞一員從三

侍御史二員從五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　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

典事二員從七　檢法四員從八

一三院人數

唐制

臺院

令史七十八人　書令史二十五人

亭長六人　掌固十二人

殿院

令史八人　書令史十八人

察院

計史三十四人　令史十人

掌固十二人

金制

擬丞一員　架閣庫管勾一員

令史一十人分掌名頭

上臺機密房掌察到應干公事

下臺機密房掌同上臺謂監察斜到

公事申臺

吏户禮兵刑工房斟酌繁簡分掌

一三院例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幷知雜者號散端

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

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

一臺門例

舊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陰殺之義

一置獄例
舊臺中無獄有須留問寄禁大理若尋常之
獄推訖斷於大理唐李乾祐為大夫請
於臺置獄雖按問為便而增鞫獄之
弊至開元間御史大夫崔隱甫奏罷
之須留問者寄禁大理
一班簿例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十日一具
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一兩臺發使例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
以四十八條察州縣

一受事例
舊例隻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
一職官如置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
相其監察御史掌監郡
一彈奏進止例
舊例彈奏
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
則奏之不許則止
一同詰冤獄例
凡為三司同詰三司為御史大夫中書門下
省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一衣冠例
秦御史冠柱後惠文蓋用鐵為柱取其審固
不撓唐大夫中丞過大事押奏冠法
冠獬豸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
之小事常服而已
一大禮例
國有大禮則乘輅車為之前導
一審覆例
若有制使覆案因徒則刑部參擇之
一三司理事例
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於朝堂受表
一中丞與皇太子三公相遇例

元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三公皆
遥駐車去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
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
一六職例
一曰奏彈 二曰三司 三曰西推
四曰東推兼知東推 五曰贓贖 六曰理匭
一侍御史五曹例
漢皆用公府掾屬高第者為之
一曰令曹掌律令 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齋祠之事
四曰尉曹掌廄馬之事
五曰乘曹掌護駕之事

一新除有罰例
舊例新除者未曉制度有罰至罰有逾萬錢
者若議罰則詢於雜端
一侍御等裏行例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
行武后文明後顧以裏行名官長安
二年復置内供奉官
一供奉例
舊例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
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舍後

一持書故事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温舒
上書宜尚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
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
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
一四推萑太倉左藏出納例
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東推萑太
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萑左藏出
納猶四推御史
一大朝會例
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
皇帝郊祀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
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
一街署例

凡弾劾之事御史言於大夫若遇大事則方
幅奏弾小事則署名而已
一監察不得供奉例
舊例監察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
庭開元間勑並令隨仗而入不得供奉
一監察例
凡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季夏
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
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
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
率其官屬閲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
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

一會議例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先牒報臺亦
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
而署名者糾弾凡有勑令一御史往
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
一監齋例
凡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
七品已上清官皆領行香不到則牒
送法司
一監決囚徒例
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監之
一在京監察例

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
蒲博盗切獄訟寃濫諸州綱典貿易
隱盗賦斂不如法式諸此之類咸舉
按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蔽匿
者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
一監察御史雜例
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政朝儀朝
廷有不肅敬者御史則糾而劾之每
二人五日分知東西朝堂
一邊功例
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

辨其真偽
一門直例
凡自監察御史已上每日一人於本司當門
直以檢察臺中出入及令史領詞訟
過大夫之事若緣詞訟書須推劾者
大夫便委門直御史以推之
一風聞例
舊日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即於臺
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收采知可
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一相遇例
凡御史以下遇長官於路去戴下馬長官斂

轡止之
一監囿例
舊例苑狩則監囿察斷絶失禽者
一監選例
舊例吏部將除定員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
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閲數
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
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
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
一進帖例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今呈子樣但内爲
腰封其囊上用黄紙作帖黄上書奏
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一照刷例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其文卷後粘
連刷尾具公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
御史於正位坐閲朱銷簿臺令史一
人在傍亦坐執掌具到事目其當該
人員引卷通讀若係算數文卷更設
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同刷磨
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
訖申臺畢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
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用刷訖
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

於朱銷簿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
印

一督軍御史

晋職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
軍御史事竟罷東晋孝武太元六年
復置隋煬帝時監軍御史

一符節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
以上皆銅印黄綬漢官儀尚璽四人
掾史趙堯爲符璽御史尚璽者也晋
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
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虎

符竹使符及秦始中武帝省併蘭臺
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一防禁御史

晋職官志按魏晋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第
七品蘭臺之職也

一漢六條

漢官儀云部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
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
問即不省

其一條曰
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
暴寡

其二條曰
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
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奸

其三條曰
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
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
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

其四條曰
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
寵頑

其五條曰
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其六條曰
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
賂割損政令

一巡案官選判官支使例

舊例十道巡案則選判官二人爲之佐如本
道務繁得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爲
支使

一巡案出入例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
監焉唐巡案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
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率州置
御史一人以週年爲限

一巡案州縣例
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年巡案州縣具平反
寃訟案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奸
贓以聞
一案察所部有犯
諸案察官知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
廉察㕥令民關訴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
強官體究有無實跡結罪保明申所
委官司於案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
到事因並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
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或因事彰
露者聽案治

一具發摘過贓吏例
諸案察官每歲終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
申尚書省
一巡案許見賓客例
諸監司巡案許接見賓客惟不覲謁
一直指使
漢直指使持斧衣繡衣 [illegible]
一知班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例
舊例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及
命婦入宮帖子其上書某官某職某
爵上用職印令執事人授知班盖使
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所
告狀爲之曹狀
一知班糾彈例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知百官朝會知
班四人於四方臨視如有失儀違犯
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然後具
狀糾彈
一主簿例
隋大業三年始置隋二員唐省一員掌印授
事發辰勾檢稽失及晉轄臺中雜務
公廨厨庫撿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
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諐罰
右呈

至元三年十一月　日
一五使例
謂廊下使入閤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
一使臨時充通謂之五使
三京留司御史臺
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
備焉
宋朝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闕即差官權
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
置臺尋差官
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

誥晁迥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
西京留　司御史臺他官止云權而
迥云判者以三品故也
理檢使
宋朝淳化三年置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
院之西令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冤
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
登聞鼓院
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
今名凡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
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
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
依例實封如進入後審狀有異同虛
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所論
事理重依格勑施行仍令進狀人別
寫劄子節畧要切事件連粘於所進
其餘所進文字並先拆開看詳定奪
或有元本文字照證連牒合屬司分
取索若事合施行及所進利濟有可
觀採便通進若顯有違礙不可施行
即當日內告示本人知委不識文字
者許陳白㫖據所論事件判院官當
面抄劄詣實員口詞仍當日據收接到

所進文狀都數逐件開坐行與不行
因依具单狀聞奏若進狀并遇白㫖
人稱鼓院看詳不盡情理即許經登
聞檢院進狀披訴仰檢院詳酌事理
若鼓院所定不行爲當即據不行爲
當緣由判押審狀與進狀人收執如
鼓院所定不當即具不當事件并元
進狀緣連進呈其收接所進文狀亦
於當日內具都數開坐行與不行因
依单狀聞奏其披訴人即時判審狀
給付即許於御史臺陳訴其登聞鼓
院檢院委實行遣不當者方得接駕
及繳所判審狀披訴當付所司勘鞫
如披訴得實判鼓檢院官必行朝典
如是虛妄本人科上書詐不實之罪
未經鼓院進狀檢院不得收接未經
檢院不得接駕進狀違者依法科罪
判院官二人舊以内臣勾當至道三年改用
朝臣 書表內侍二人 令史一人
登聞檢院
唐置匭宋朝太平興國九年改匭爲檢東廷
恩白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
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改匭院爲登聞
院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

五月改爲登聞檢院是月勑如急速文字畫時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謂左右曰天下九州之大豈無冤枉之人若至京師檢院鼓院理雪者必是州縣官吏提點刑獄轉運使不能理雪又若不爲申理則赤子無告矣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爲理檢使應諸色人除奇巧法術邪妄干正道事不得上言及常程公事自依久來體式令逐處官司并鼓院收接外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匭函投進內委是急速文字畫時進入其餘並每五日於檢內進納如無亦具單狀聞奏如檢院進狀人稱寃濫沉屈者畫時引送理檢使審問

判院官一人舊止舍人兼掌淳化二年始命他官判之

都護府

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慰撫征討斥堠安輯蕃人及諸賞罰敘錄勳功總判府事

副都護二人

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參軍事一人錄事二人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事各一人參軍事三人其安北單于唯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射聲校尉

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城之中撫諸國也

散騎常侍

騎馬並乘輿車騎而散從無職事也

舊日監察所行

一差監察例本臺且以三人爲率本臺備具本官職色伴奏目進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法意者御筆或點却次者第三者

一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撾鼓者先杖八十

一臺諫檢院鼓院臺既立餘皆合行鼓院在拔門東檢院在拔門之西

一舊來監察照刷止是徹卷看讀但有稽遲即有杖罪如違錯等事吏不消說監

繫取招說送法斷定然後決罰據勾
當限次如瘡未愈勾當瘡已愈不出
又是罪及照閱朱鈔簿
一金國省院臺爲三省
一舊有六臺六院
一上下臺大夫中丞爲上臺侍御史以下爲
下臺
一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爲制一臺事
一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
後部起
一按察兼運使其意已爲按察中間一切徵
隱不公事則不敢犯早辰先與書史
判按察司事次乃與同知副使判運
司事
一舊日監察如某吏行止不脩及贓濫者監
察於本人門或帖子或粉壁書云某
人行止如此身事便索發却
一臺有三臺上臺下臺外臺
一舊日監察出使帶牌起驛馬
一監察有急事至撒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
自宮中傳入奉御傳於門娘門娘轉
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御直
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爲之磬
聲既寤進讀其人奏到帖子如此等

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省部臺
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
勾當趁明日朝奏對
一舊日監察外路有体究公事差部官一員
并部令史事得其實具官軟責臺吏人杖
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臺
司覆察得實閱所該部分差部官與
監察一同致勘如所察不實監察所
得罪止是罰俸贖銅
一舊日三品已上官有罪監察体究得申臺
呈省聞奏若宣勘本官不問虛實即
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
登聞檢院不理然後撾鼓以聞

秋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三

烏臺筆補

彈聊城縣官汚濫事狀

今体察得博州聊城縣周縣尹至元六年冬與部内良人妻阿曹通奸其秦主簿亦於當年秋前往上口鎮倉部粮與部民馮伯貝郎女通奸俱各私下用錢折合休和了當就問得本路司吏朱勉與所察相同今來切詳縣尹主簿俱係牧民之官承流宣化肅政風俗者也今侵犯部民其汚濫非違如此合行糾劾

論中都喪祭禮薄事狀

切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外據除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扎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寔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據此合行具呈

皇太子親政事狀

蓋聞武丁學于甘盤號殷高宗孝宣起於民間為漢今主以唐太視朝以子治觀政世宗東巡以允恭監國斯二君者豈特為元嗣廣聰明達民事而已蓋將正神明之器分夙夜之憂繫臣鄰之心慰億兆之望撫軍監國皆其事也而賈生亦云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恭惟　燕王殿下春秋鼎盛孝敬日隆今者守中令領樞府然首居重器未嘗事事且古之聖人宜莫如舜尚歷試諸難用彰玄德以惲愚慮誠宜早正位號俾躬理庶務仰承黄屋之心俯署青官之事如每歳春車駕巡幸上都　燕王殿下居守陪京撫臨漢地握一府之樞控百辟之重俾睿智足臨日深治道又念方今　聖天子以仁厚恭儉率先天下而繼體者於稼穡艱難之事又不可不知也不然沿邊將士自較閲以來上下員貴不蒙自新雖欲功過相當將何所明若高秋馬肥奉將天威撫巡汗漢以之領犒稜秩赦宥過愆豈特旗幟壁壘精彩一新亦將作士氣遏蠻荊懷遠方安新附復有奮忠竭力建非常之功於目前者矣其爭先快覩謳歌慶幸倍於尋常方万也又省記須者太子合昔亦在先朝時已以並號之正判署教條親論漢官茲非其事與能若是固盤石之基定天下之本計孰大於此者惲職分雖卑猥當言責國之大事敢冒昧數陳

彈博州總管楊庭訓不之任狀

今体察到前博州路總管楊庭訓本官爰自宣州次官陞充河間路總管同知再考授博州路總管於今年七月内祗受　宣命虎符充延安府總管
朝廷恩私待以不薄不期録連保狀輒自獻投以延安為下路欲難其行以少中為辭降妄攀別例一意徼求有虧廉恥照得之官程限已有定例其楊庭訓自祗受以來經今四月有餘推延事故逗遛不行

恐臣子之分不當如此事屬非違合行糾劾

第二狀

近為延安路總管楊庭訓不赴任事已經具呈未蒙定奪切聞上臺照勘体察本官元行文卷意者豈謂憲司已有先行故遲遲其意却緣惲体訪此事前後月餘繹方得實據本臺事理並不知會至於愚見偶與鈞意略同行之似不相妨緣元狀止彈本官爲路小官降故違　朝命八十餘日不行之官至於自投保狀曾不知愧即係彈章中引據事意本非正情設若在先亦有此等事體未嘗糾彈儻今後更有似此事同而情理深重者惲等合無其行與否據此合行載呈

論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實分收與民事狀

會驗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屯田子粒一百萬石內明該屯户收分語句今體訪得止收到稻穀又馬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目至今不曾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户往返千里却於住貫般易糇糧以供朝夕貧者至噉食草木陳告無所以致往往逃竄至有舉屯全空者切惟屯田大計當草創之際所宜務遠圖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集導固孚之道植久駐之基不務出此將上項子粒公文明該除數實惠曾不及民使官食前言民有飢色張虛數以要上知碩小利而斂衆怨既非國家之便又非持久成大功之遠略也其昧上罔下是屬姦欺據此合行糾呈

論河南分作四路事狀

切見河南係邊防重地耕戰之大本所在今國家用兵江漢開置屯田示其久駐非特取襄陽而已爲今之計宜分治撫養以實河南根本爲急照得河南地方寬闊東西二千南北一千餘里跨州連郡大小七十餘城軍民一十八万户雖不及往時實亡金一國也今止設總府一道使都轄於上府治又處北偏東南州郡半與南界犬牙交入如唐鄧徐邳亳潁等州去京近者五六百里少有緩急其簿書期會往返交錯首尾相應動輒月餘不惟辦集生受其實難以控制熟平時與多故事勢不同自攻守襄陽已

來轉輸調度百色所須取辦有司急於星火今而亦同上轄三兩州者張官置吏一體勾當縱使人才固難負荷此特官府之難易耳所可慮者迤南屯田大後壞散往往避役致有舉屯全空者其患在不隸州府衆人耽誤無有專任責者故也又值蝗旱連年軍民困苦譬猶群羊數萬擾擾不安雖居牧地且乏水草又令一人看管放牧未見其安且便也以惲愚見合無將河南地面分作四路以歸德爲一路而徐邳宿亳隸之以蔡州爲一路而陳潁睢息隸之以鄧州爲一路而申裕唐隸之以南京爲一路而鈞許嵩汝鄭延隸之其選任官吏比之常調增加品秩再勉勸事功人爭效用外據所該屯田地面其府官令兼帶

營田使職名於上提點勾當外三路所有屯田戶主常加存恤將彼此事情互相照料撫養其生業休息其困乏使一方軍民及居者屯者兩不失所方為稱職然後限以歲年責其成效以憑考較別議陞降如此庶得軍民兩安政成化理事無曠慢邊防之重地既安耕戰之大本又立以攻以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令員外虛內置已有而不恤圖必爭之要害是猶荒膏腴之地不為耕稼而求不可治之石田恐切為鄰人之輕且笑也外據真定平陽兩路亦宜標撥州縣另立散府使直隸省部管領其於官民亦為兩便且免夫末大不掉之虞得強幹弱枝之道矣據此合行具呈

論怯薛歹加散官事狀

切惟自古殿庭之間內而近侍外而宿衛凡有職掌俱帶散階理無一槩白身領宮掖之事者今伏見朝廷一切侍從宿衛怯薛丹等官員多係功臣子孫及歷年深遠辛勤勞績人員據見掌職事就中固分輕重上下終是朝家未曾普覃加帶勳散階號使寵異其身名儀議而行在國家大為恩惠於臣子益勵忠勤且古人有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陛增則堂高是近臣榮顯則人主愈尊崇矣今後合無將內外一切近侍擐衛等官據見掌職事依驗色目普加散官如龍虎驃騎金吾奉輔[illegible]國昭安懷定[illegible]明武將軍之官下至承昭忠[illegible]尉之號更[illegible]定奪俸秩為一代新制所謂立制自貴近始昨聞集議官官服色是欲辨上下定民志也據散階事理誠宜先有定奪然後服色可議蓋服色因官品而定而官品由服色而顯也伏乞御史臺照詳

論收訪野史事狀

切惟古者脩史雖野史傳聞不以人廢伏見
國家自中統二年立國史院令學士安藏收訪其事數年已來所得無幾盖上自
成吉思皇帝迄于
先帝以神武削平萬國中間事功不可殫紀近又聞
國史院於亡金實錄內採擇肇造事蹟豈非慮有遺忘歟然當間從征諸人所在尚有旁求備訪所獲必

富不然此輩且老將何所聞合無榜示中外不以諸色等人有曾經從征進凡有記憶事實許所在條件或口為陳說及轉相傳聞事無巨細可以投獻者官給賞有差如此庶望人効衆美國就成書使為休盛烈晦而復明備見一代之史頊不盛歟

論品官懸帶弓箭事狀

切見國家往年禁斷弓箭事久弊生中間似有未盡者今體訪得軍戶斡脫弓手打捕回回等人皆得懸帶而外任三品至七品以下官員皆不許懸帶據上項官員重則控制數州小則肅清百里其間懸佩符命赴任在官往返道路緩急有虞無寸刃隻矢以禦強暴是國家命官不若打捕等戶之有備也且此法

之行止能禁絶良民近年所在失事多係挾持弓箭馬賊其擅助賊威奪去民救莫此為甚擬外任三品以下官員今後合無照依品官合得舊例定奪作為長便擬此合行具呈

為甲局首領官張涇影占工役事狀

今体察得中都甲局首領官張外郎至元四年五年影占合造甲人匠劉仲禮私下取要工價鈔四十四兩五錢却將本人合造甲數逐作柳令其餘人匠分造了當今就問得張外郎名涇是實擬此合行開坐糾呈

為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

切見隨路每歲差遣人員赴都如計稟公事押運差發課程一切等物者既還心欲速得到家不問鋪馬生受日行數站其馬死不無走損倒死以揮愚見今後除軍情急速人員外其餘所差人員合無照依舊例量事緩急定立往回地程使各站出給關文於上分朗書寫日行站數依上走遞仍令按察司体究違者治罪施行如此似望鋪馬少有倒死站戶不致生受

為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生男女說名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其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合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雇筭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價至於顧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嫁不實者乞嚴行禁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賤混淆無別不然遂失門戶耽悞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

為不宜先浚新城壕塹事狀

切見隨路連年蝗旱百姓飢乏者衆今春首農務將作大興力役擬浚治新城壕塹不惟妨奪民時切恐轉致困弊合無伺候秋熟舉作似為未晚不然若從重論理合先築宮城正
宸極之位使內外有限以壯
皇居然後宮室可得而議擬浚鑿壕塹工役似未宜先行

為春水時預期告諭事狀

近知得河間路任丘縣南史村軍户劉阿李為殘害海青事將本婦人處斷訖參詳在先為鷹隼海青公事然省部欽奉
聖旨遍行隨路出榜省諭而農民愚戇月日深遠不無遺忘兼海青飛舉動輒千里切恐遠方之人不知係是車駕飛放禽羽以揮愚見今後
御前鷹隼海青合無懸帶記驗如前朝牙牌之制每遇春秋飛放之時更令所司預期將一切禁忌違犯之事重行嚴切省諭使農民臨時又得曉然通知如此豈惟易避難犯亦不致悞有損害似為便當今後

設或復有違犯之人乞送有司照依札撒斷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爲運司併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

照得隨路總管府自至元元年止是管領民訟差稅而已以故總府州縣往往員數不備其或闕員去處多不補差今者已將運司所管酒稅醋稅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房打捕金銀銅鐵丹粉錫碌茶場窰冶鹽竹等課并與管諸軍盡行併入各路總管府通行節制管領比之在先職掌事務其繁冗增劇豈止數倍之上所賴用得其人員設必備方可辦集不然將來事有失悞不惟官吏枉被罪戾且以員數不敷爲辭至於都轄上司歲終考課僕無成效切恐不得備免言責以某愚見即目注擬總管官員理合精選材幹素重强幹有聞清慎明著之人使之統紀於上其衰老罷輭不職素無政蹟者亦合體究得實量加黜罰外據總管同知州同府尹以下官員驗部分大小事務繁簡照依舊例添設員數如總府之治中散府之推官上中州之觀察節判赤劇縣之特設丞簿是也其府州司縣首領官吏亦合添設員數分掌案牘[illegible]失依上勾當如此庶望上下分職各舉其爲[illegible]其政則民安事辦不致內外廢務有所曠闕據

具呈

論省部掾內選擇檢法官事狀

[illegible]見設檢法官多取自州府司吏等人如刑[illegible]安某是也且刑部人命所繫法家自非

專門善於其事者察則過於深刻昧者不知所守輕重高下鮮能適宜其或處心私徇唯法是翫尤爲利害兼照得檢法係八品正官亦無州府吏人既非才選輒用補充者今後合無於省部令史內選擇知經史明法律識政體明良公平之人者充作爲相應合行舉呈

爲添設按察司八道事狀

切見四道按察司部內寬遠一出廵按動經半年往返万里不惟官吏生受其實艱於周察又體知得高麗島夷小邦尚設按察八道今東宰府內屬鳳州等郡縣乃一道也況堂堂十万里之大國乎擬見設四道按察司每道合無添作兩道依上勾當實爲便益

論延移懷孟路新民事狀

伏見懷孟新民二千戶大小一万餘口今將差官分間起移前往中興路安置止恐因而別生事端然狂悖有言者特本管頭目三數人耳今以在官審實有狀罪之可也擬中間事情恐小民或不預知燕箏此俱係車駕渡江時軍前好投拜人戶前後恩恤十年一旦徙就遠地誠當念慮若万一生事深繫利害且即目春首當國家布德施惠助長生之氣又蝗旱連年所在生受今者迁徙遠去不惟費用浩大經過州縣飲食供頓人兵防送必致擾攘其間更多卒難起移之事而老弱因流離道路困乏疾疫不無死損恐轉傷和氣又非來遠人之道也然詳莫若分路使實近東州郡破散之黨列之編戶一隸有司管領甚爲長便

論丞相史公位師保事狀

蓋聞崇德報功聖之盛事尊賢敬老■國之常經伏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其德望素高忠勤兩著比者　朝廷以元老勳臣累聖眷遇詔雖重地時錫寵光蓋所以安老臣而崇德業也今史公年雖耳順精力未衰謀猷風彩足以儀刑中外表正群卿而坐鎮雅俗僉謂宜封公爵又聞將歸真定設若允俞不過角巾私第安榮一身耳伏念師保之列久曠其人合無奏聞使居斯位以備論思必能進盡忠言有所賡益也如此不獨盡養老乞言之道抑以激勸人臣竭忠盡之節天下幸甚據此合行具呈

請明國朝姓氏狀

蓋聞自古有國之君皆推原世系以明姓氏如軒轅以有熊爲氏帝堯以陶唐爲氏夏以姒商以子周以姬亡遼以耶律姓殘金以完顏姓是也伏惟
聖朝奄有區宇六十餘載際天所覆罔不臣屬而又禮文制度粲然一新欽惟
國朝姓氏廣大徽赫遠降自天今　輝潛未發無以啓悟臣民視聽之願兼體知得有親散賜姓等氏誠宜區別親疎使貴賤之間各有攸序然後詔誥万方使如日麗天焜燿六合上以接千歲之統下以垂無疆之偉蹟也惲職居言責細大之事似宜敷陳故愚慮

所及不致少隱

請論定德運狀

蓋聞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應天革命推論五運以明肇造之始如堯以火舜以土夏以金殷周以水木王漢唐以火土王是也據亡金泰和初德運已定臘名服色因之一新今

國家奄有區夏六十餘載而德運之事未嘗議及其於大一統之道似為闕然何則蓋關係國體誠為重事緣只今文治熠興肆

朝章制儀衛若德運不先定所王而車服旗幟之色將何所尚矣合無奏聞令中書省與元老大臣及在廷儒者推論講究而詳定之然後詔告方中俾承天立極之序粲然明白宣光揚祖烈貽厥子孫之永圖也惟謬當言列無以塞責重大之事敢冒昧敷陳

為中省兩部私使貼書事狀

切見中書省左右部所設掾史其負數足以分務俸給足以養廉又明注出身定擬資歷是

國家以品官待人未嘗以胥吏相期也所望公勤精幹躬行所事今則不然私使貼書通知公務每房少者不下六七人官不係名私有形勢例皆掌按牘主裁決甚則至於關節導達關閉倖門泄露事機滋長奸弊私謁既行公道多廢近者制司偽貼事發此其驗也重念都省致治之源兩部天官之列建綱立極所貴肅清以明庶務奈何使幼孺無知之人混淆錯雜紊煩官紀其為害弊孰甚於此若曰此等吏習而已事何預焉是中省兩部為董率吏習之所此尤不可甚者今若積弊有年曾不更張革去冗長欲望激濁揚清選擢計密抑吏權謹公道

帝載以之能熙期會至於不失不可得也又照得省劄行下州郡削減吏冗使有定負本謂省官不若省事省事不若省吏若此者舍本趨末欲清其流而反濁其本源也兼舊例私使貼書者律有明禁據中書省樞密院左右部及隨

朝衙門占設貼書等人合行禁罷

為百官賀正未見私先相賀狀

伏見 國家脩習朝儀漸有成法是將表儀万國肅正百官為一代之制焉 朝廷之上禮宜過肅殿陛之間尊無二上今者百官賀正趨集

闕下未蒙 陛見私先拜賀讙呼雜遝倡失無二上之義合無比奉朝儀已來識勑百僚革此習俗庶令宮庭之間先致清肅若大禮一行隨即可觀不然限以門閣令在內者不許私賀以將其肅敬之心亦禮治之一端也

為太廟薦新并補障堧垣事狀

伏見 國家建

宗廟奉 祖考歲時饗奉禮文昭備今職貢方國方物畢至惟薦新之禮尚闕而未行非所以交神明廣孝思也又禮下公門式路馬況 太廟乎今廟宮正

門前障蔽擁東西外門即神靈出游之道使內外
臣民經過者不知覺畏趍避爲心又非致敬恭之道
按金制五品以上官過廟去傘屏人從疾過六品以
下並下車馬合無照依舊例遵行切詳二事違闕至
今誠有司之慢也
爲春寒馬牛損傷課程帶納馬疋事狀
伏見上都路今春雪寒損傷馬牛數多其山東等處
災傷亦然切惟馬牛耕戰之本會驗明有條禁馬不
得駕挽車碾牛不得私下宰殺隨路有司奉行甚嚴今
京畿之間其牛馬非理用度甚者至於馳犂耕種公
然屠宰以爲尋常致有司之過也今後犯者宜加重
論罪庶望民知畏避不致日有虛耗外據各路課程

每季乞約量分數帶納全課馬疋有差就令本道總
府官或次貳一員兼監牧職各每年終驗孳息數目
考課能否而賞罰之亦漢武帝二千石兼馬政之制
也儻議而行上供
天子之六廄下備征進之大舉一旦果用足以收良
壯而振兵威比之倉卒和買或藉取民間不惟人不
被擾抑以減省國用力不勞而辦矣據此合行舉呈
論監司簽事職專祿薄狀
伏念官守有常而事分繁簡時制雖寬祿隨品給惟
其加優則心專心顓則事理蓋廉於處已而免貪鄙
之恥勤於按部而無苟且之責切見按察司簽事係
隨朝正五品官執掌既繁部分寬遠如刷磨推情審

鞫刑獄糾正官邪肅清風化勸課農桑體究一切公
事終歲驅馳不離鞍馬其在山北尤爲匪易今月給
俸秩止三十貫文實爲鮮薄似難養廉近體訪得隨
路勸農使副定爲從五從六資品又所任之事止勸
課而已其品從高下事爲繁簡俱與簽事不同今者
祿秩爭懸迺加一倍合無比附約量添支使勸來者
以勉事功據此合行舉呈
用曆日銀修祖庭孔廟事狀
切見　聖朝修崇嶽祠緣爲國家鎮山與民祈福而
宣聖三綱五常之本君臣父子以之而生成者也其
祖庭殿宇至于闕然攷諸故典皆係歷代有國者所
增修又會驗

哈罕皇帝聖旨節該諸路曆日銀一半修宣聖廟據
東平益都兩路盡數分付襲封修完曲阜本廟合無
欽依　先朝聖訓將隨路及山東兩路銀數併修祖
庭正廟就用灑掃戶以供力役可不勞而辦如此不
惟善繼祖宗之志抑亦尊崇之盛典也
論關陝事宜狀
切見京兆延關陝重鎮其居民太半南驅放良歸順
等戶雜地多山險其義雍等峪口皆係南賊出沒道
徑如前年深入華嚴殺掠人民幾犯城郭茲盖腹心
有應然也又如已獲平陽陳丑勞并本處李顏等詳
其事情正以狃彼前習故勾連內外謀叛歸宗皆其
事也體訪得東連鄭縣西踰義峪其間多有四方作

過避罪逋逃無名等户聚散山林間十百爲群彼負罪逃匿不獲自新小則聚而草切侵害良民重則結連外境窺伺間便何所不至其陝西官府雖鄉奉
聖旨節文將放良析居交參等户令所在招刷未聞實效况目今蝗旱如此流民不安其行府與總府宜尊一選差有幹局官屬多方用心出榜招集懐以恩信使出離山林安撫存卹限以三年免徵差賦能此既喜從新又獲其所則前日反仄之心不測之擾可以永絶矣若因循姑息視爲細微上下蔽匿切恐因而別生事機如華州官司明知如此數百餘户不行申報私下隱匿取斂差發足見奉行滅裂不爲盡心曾無實効之明驗也若曰金商已戍兹不復慮消患未萌古人深戒又照得本路總管已闕三年雖有一二次官望輕地微恐難鎮服是則分陜之任未得其人誠不可緩也宜早爲遴選材德威望素著足以填撫軍民者以膺重寄庶幾秦隴之間獘政一新狂妄消弭其元元之民感念恩德知
朝廷雖遠其憂民惠愛深至如此孰不慶幸是天下一賛大得安全矣

曹州禹城縣隷側近州郡事狀

切見曹州所轄禹城縣去本州七百餘里其親管并投下約四千餘户一歳之間事爲不少如科撥催徵打算句集及軍馬詞訟申稟一切事理人吏往還一千四百餘里其於難易不較可知若官得其人政平訟理民受其賜苟非其人恃頼上司窵遠不復聞知凡有剖决鮮不徇情直行其或抂錯使無力小民卒不能上訴有受屈而已今照得本投下和糴拜答漢止係千户功臣之家不同諸王公主駙馬等族人合無將五户絲依例分付本投下外據縣司一切事理就令側近州府節制照管官民俱爲兩便其濟州亦撥到平陰縣五百户亦請一體定奪施行

爲完顔投魯訛欺誑事狀

近見在都咸寧坊人户完顔投魯訛告稱耶律丞相於本宅地窖暗井眼内藏課銀五百餘定既而翻掘一無所見切詳京師風化之源政令之本一旦信從小民狂妄至欺誑省堂侵誣大臣動擾人衆知無爲有徼倖方一舉云此風漸不可長兼白晝都城監臨發掘似非平時之事其投魯訛若不痛加懲誡以勵其餘切恐小民因緣別生發端

請百官上
尊號事狀

蓋聞古者天子臨御日久功德昭著百官表上徽號至于再三洪惟
聖天子登極以來神功聖德不可殫紀今者宜請中書省恭率内外百司奉表具上
尊號以聞

視朝奏事有常限狀

切以天下之事日有万機事重而當即行者必須取

自　聖裁宜恭請
皇帝陛下自非歲時廵幸於端居兩宫之時視朝進
奏定立常限非惟庶事康理亦使臣下不致稽緩

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衍慶皆所以褒奬
忠義激勸一時切見　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勳
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
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没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

立襲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襲封以奉祀事會驗
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
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
闕令襲封於曾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
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
國家尊師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
一人爵禄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
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
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寔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為教孔顔孟子孫事狀

伏見　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顔孟子孫故
姓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
業聞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
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
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史丞相封公爵事狀

切見丞相史公係四朝勳臣今雖引年宜加公爵給
其半禄時加體皃以備顧問合無更依舊典每十日
一至中省平章軍國重事不然使卧護諸將規取荆
襄亦周宣憲宗之舉也

請禁制異様服色事狀

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故歷代相沿各
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皂隷皆得衣被
金綉龍鳳衣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今
國家以儉德化下服服不衷返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綉異様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御聽與數
僭等事一體嚴行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

論節婦雷姑狀

今体訪到京兆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妻雷氏係前
監察御史雷膺頗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故雷止生
女子一人長已適元氏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
死靡它真順堅確殊有父風宗族稱賢鄉閭服化在
雷門善繼先聲居郭氏寔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
方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史丞相子格合任用狀

伏念崇德報功聖王之盛事推賢繼世有國之常經
切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中朝元老累世
勳臣夙夜奉公小心翼翼而又忠孝傳家險夷一節
今行年七十抱戎相漢御將籌邊衝冒矢石瘴煙暑

爾偃蹇侵凌內懷未効之憂外條敵王之冦用是憂
勞日臻衰疾伏惟
朝廷憫其如此故屢頒
宣賜式慰老懷先之以
御醫藥餌繼之以
內府粟縣其爲
恩寵固以隆重然史氏一門諸子振振未蒙擢用今
者魯蔡二公之後內外分任各有其人豈期柱石之
元臣未覩簪纓之嗣子撥嫡長子格天姿高明達於
爲政前任衛州節使已有能聲後從西征多歷艱險
合無依例任用置彼周行不惟慰史公之心於垂老
之年抑亦激忠風於當代也擬此合行舉呈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六

烏臺筆補

廉平章廉能合復用狀

蓋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今之通論也伏見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忠誠衛社孝友名家久侍禁
闈常深委仗而又疾惡如讎進賢若渴爰自中統初
年奉將 天威仗鉞陝右其奮不顧身殄伏禍亂致
寬 西顧之憂而謀猷忠拙蓋素所蓄積也及歸治
裝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可謂廉矣旣而平章中省前
後七年益勵忠貞之節殊深端揆之方其於賛襄不
爲無補遇者罷政就列秖緣新制不闇過愆今也未
及踰年卧病數月生理蕭然恬焉自若雖斛律光之
忠亮無他魏高允之清苦自守無以過此誠清白之
相乃有爲之材也今年方強仕似未宜置之散地使
後事功方今川蜀未得其人襄陽旅拒不下儻起而
用之使當一面必能收取實効不効則治其以罔妄
之罪誠所甘心焉

乞尚書崇禎北還事狀

切見 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崇禎賦性良能爲
人簡重爾揔西曹殊深雅望又承簡在之恩宜處腹
心之地自爲大理將又五年今體訪得 王府旣還
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
天威足以塡撫其崇禎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似不宜
久置遐荒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

時誠可惜也迹於奉使張庭珍處問知本官身雖無
恙鬚髮盡白乃心 王室無日不在興言未竟涕泗
交零中外聞者莫不慨嘆昔班定遠哀請臣不敢望
到酒泉得生入玉門關足矣古今雖殊其於臣子戀
闕之心一也兼楨母在堂年逾八十使母子形影相
吊於萬里之外又可憫也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如楨者儻蒙 矜憫 詔賜北還
如是豈獨不遺材於絕域抑使忠孝之道得兩全於
君親亦激勸臣子之一端也

論高明奔母喪事狀

今體訪得戶部員外郎高明爲母訃至已經諸告未
蒙明降輒即奔赴致省堂惟責遂差官馳海青馬前
去追鎖俱欲以違錯加罪爲此參詳得若以公廢私
純孝之人難以存處若因孝獲罪使爲人子者聞父
母之喪皆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爲
唯其兩者之間未有定例使澆薄之徒轉無顧忌孝
行之士愈感所守照得舊例斷隸三年者並聽解官
其品官任流外職及吏員司吏諸爲分承應人遭喪
卒哭百日令復職願終制者聽聞喪者並聽奔赴今
九諸職官遭父母之喪其有告諭奔赴及願終制者
如抑不從恐傷孝子之心伏乞省部比及通行定奪
已來合無量職務繁簡權宜定制或以卒哭爲期或
見新月復職外據自願解官終制之人一從所請兼
憲臺以肅清風俗爲首務而古者明王以要道治天
下無重於此據此合行具呈

彈周咬兒羅魏子等事狀

伏見近緣災異減斷囚徒所以詳刑用回和氣故選
差朝官宣明至意審理冤滯惟卹惟欽期于允當今
體察得某人處心殘忍悖法亂行以重爲輕當出復
入如滑州周咬兒打死馬大事詳其造意止緣將妻
枉道處有非爲曾不詳審
詔條輒以圖財論殺又驅奴孫佛宝并妻羅魏子於
淇州郭家店內同謀親手將本使王二殺死雖佛宝
在逃未獲其追會准服已是完備自合依奉
詔條准酌舊例不分首從論決却將羅魏子止同雜
犯決訖四十七下分付本家收管切詳二事既獲寬
大之恩尤先重輕之義足見處心邪枉悖法亂行非
唯返戾天地之和氣使寃冤光苦生死兩傷胡可追
悔擬逐節事理大爲違枉合行彈劾乞依法論罪以
慰死者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
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
誠 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望也丞轄之位不宜用
匪其人使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衡師心大學養氣
至剛獨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
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
相臣如衛竭盡者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

貴爲心者本官正以遭不世之遇當有爲之時十餘
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
瘁報國而已然自輔政已來雖中間有所建明未聞
以次施行者以謂處任重責深之地無涓埃補報之
功夙夜思惟自愬焉用是憂惶疾日增劇今者恐久
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于再三揆度其情
恐不特血氣爲病耳伏惟
皇帝陛下聖智天臨明燭萬理求治之心亟若飢渴
一旦得臣如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虎嘯則風
冽氣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則　國家之福天下之
幸也如左丞許公者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庶使
展盡底蘊以答　恩私其於贊王體斷國論必能進
盡忠言有所裨益以慰中外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
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觸冒忌諱惟
陛下　留神省察

論司獄官合行條理事狀

伏見比者隨路設置司獄官三十余員其品與祿不
爲微薄足見　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之至意也
又照得省部即目以五事考課親民官政治能否獨
不見降到獄官合行條件切恐中間不爲用心勾當
有名無實縱往行之間人命所繫若未經鞫問及抵
法以前或因病失所非理死傷緒間縱有　冤濫當
宥之人胡可追悔此與殺之何殊檢會故典漢宣帝
地節四年詔曰今繫囚或以笞掠及飢寒瘐死獄中
者朕甚痛焉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笞掠及瘐死者
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今卑職參詳隨路輕重罪囚
一歲中不下常有五七百人且冬夏二季又爲苦月
其或溫涼失所飲食非時藥不當病非理死傷者固
亦不少今獄官雖備恐只以無合行條令罔知所恤
不過囹圄約束卒吏死致踈虞而已如此是與
朝廷矜恤至意大相乖違徒月費俸錢養閑人資歷
也此與不設何異以其愚見今後兩省宜酌古准今
講究獄官合行條件使知所守定爲格例付下各路
施行如本官任滿日仰總管有以憑考較優劣後令
按察司體察相同申臺呈省用之陞黜以表能否庶
望獄官任内盡心勾當不致非理囚禁因循損傷人
命上以副
朝廷哀矜至意下以感召陰陽之和以消災沴之氣
亦　聖代善政之一端也外據囚糧鹽藥燒燃柴薑
等物所在官司須管按月依例給付却不得因而致
有闕乏據此合行具呈

太廟行禮遲晏事狀

切惟祭禮以嚴敬爲主藉質明行事清朝而徹古今
之通禮也伏見今歲　太宮大祀自十七日夜二更
已來行禮至明日辰時終方罷徹計其漏刻幾于一日
以致老者不勝其疲壯者委頓于地所謂有司跛倚
臨事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因倦怠而不存于中
矣且祭而忘敬鐘鼓玉帛似爲虛陳彼執事者却因

怠失儀從而得罪是又不可甚矣參詳合無將見行禮文令尚書禮部與太常寺官重行講議中間節文輕重升降遲速因仍損益使各得攸宜以新一代之典永為定例則禮容精意兩有餘裕顧不盛歟據此合行具呈

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粮事狀

切見大名彰德衛輝懷孟等路蝗旱連年闕食者衆嗸嗸告困至今不絶即日又令五路百姓起運官粮千萬餘石限十一月終赴新城交納每石雖官支脚價二兩二錢其寔難以繳計據各路所該粮數官司盡行椿配民間轉令顧脚般載今體訪得每石不下五兩有餘才方可運一石兼大河以南千里蕭條人煙斷絶人牛車仗冬月寒苦至於糇糧芻料又須負戴往還三千餘里其間生受姑置不問而近倉税石及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粮數亦依常例三限官得依期開納如此督迫人難何以聊生參詳上項事理除官支脚錢外每石百姓又費二兩有餘今畧舉大名見運四萬五千餘石扣筭據百姓餘上所費二兩之數且該米兩石為率是使百姓已納十三萬石到官此附本路遠倉脚錢粮數四萬九千餘石已出一倍之上今者更要百姓帶納之數委是重併以某愚見合無將今歲五路帶納遠倉脚錢税粮權行蠲免外據近倉税石更為寬展限次送納且令百姓併力以供新城陸運庶優於辦集且兵法有云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由此而觀當　國計者誠宜深思遠慮念遠輸之勞傷百姓之困使民力有餘不致展轉靠損貧乏似為便當

舉崔國華充省掾狀

切見樞密院前官吏人等往往以貪墨敗黜其令史崔國華者練習吏事通曉譯言既慎所守又以能聞自照刷來隨房例有違錯而國華無事一經問者其掌行簿牘精詳舉皆可觀切詳身居吏職能自振勵夙夜在公周累所舉擬理宜加異以勸方來合無將崔國華轉補省掾儻試諸難可収實効非唯於廉污之間黜陟並行抑亦明公道而勉事功也

論明經保舉等科目狀

今體訪尚書省批送禮部同翰林院官講議科舉事省擬將詞賦罷黜止用經義明經等科其舉子須品官保舉之人然後許試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失望切惟科舉之法上自隋唐迄于宋金數百年之間千萬人之衆講究亦云詳矣如餘科或廢獨賦義策論取士而不去者蓋以經史道備格律精當至公無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人目為將相科如宋之韓范歐富金之高石侯胥皆其選也其保舉在宋諸公雖曾建議令官舉歲貢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況權輿於今日乎參詳若依上項所擬將見公道掃地闗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譎僞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矣且品流之人若果實人材雖出一切科目不害
爲通使特達之士何獨詞賦無益於學者治道哉至
明經設科王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簡去難從易不出
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其規模不出帖經口
試殆童子㕘默義之法耳至有兀兀窮年白首一經
餘不暇及者必欲絕去箋疏斷以己意使微辭奧義
超越於道學諸儒之上亦已難矣由是而觀返不若
賦義之淹貫經史扣擊諸子辭理文彩兼備之爲愈
也故唐人有進士百一二明經十二三之諺宋人亦
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足見經生爲易而進士
爲貴爲難矣此王安石所以創經義爲華明經之輕
且泛也外據保舉等事論者不過士不官舉雖盜賊

卷之二六　六十八

倡優皆得舉進士則賢不肖溷殺無以別矣曾不念
亡金舉法如十惡倡優奸盜充吏犯贓至徒等人明
有結罪條理僞舉而行加其詐容可也不然則草野
遺賢闔閭寒拙終身陸沉不復進用於明時矣且以
故事考之又有甚可慮者昔唐楊國忠子楊暄舉明
經科學術荒陋文不中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
權勢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中程文然亦
不敢落也又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
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
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或曰
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 上命
王起覆試果黜十餘人貶錢徽宗閔汝士由是而

觀其明經保舉亦有未便於時者茲非明驗歟以其
愚見其詞賦宜公然集議不可遽去其保舉之法恐
行不克終徒爲紛紜之變耳當今之務惟以多得人
材以備任用爲急擇科目之先後人材之速得已經
具呈

建國號事狀

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號以明肇基之
始方今元雖紀而號未立盖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闕
然歟惟
聖朝撫按三五以堂堂數萬里之區宇垂六十年大
號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後世愚以謂國之稱[illegible]
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議■闕下則天下

卷之二六　九

幸甚

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耀不當狀

切惟按察司所行輕則彈劾奸邪重則抑按暴亂爲
使者務要剛明知體臨事有爲故風彩所加百城震
肅今體察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
耀資性罷軟不聞有爲事佛敬僧迺其所樂迹其心
行一有髮僧耳既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兼河
西土俗太半僧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爲望風輕易故
理任已來所行淹阻略不見悼欲望宣明教化問民
疾苦鎮靜一道難矣哉如近者習良和尚等事此其
驗也合無別選材能以代厥職不然雖復別有區處
既非其人恐終不能震疊不惟虧損 朝廷威重使

五郡寃抑之民一經赴訴彼強暴者加怨前特而平
民轉罹殃咎其或使之強為因而別生事端尤為未
便然詳至此擇人而代佀不宜緩據此合行斜呈

論立睦親府事狀

書云平章百姓以親九族此帝堯致治之先務也今
國家聖子神孫碩大蕃衍維城維藩固若盤石宜請
立睦親府選懿親中 尊王之賢重者一人判大宗
正事使之敦睦宗屬奉承王命庶幾於變時雍民德
歸厚矣

論屯田五利事狀

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饋餉轉輸古
無良法正有屯田待以歲月為古今上策耳

朝廷往年已曾施行不數年積穀幾至百萬若行至
于今其利有不勝計者蓋兵足食民無轉輸之勞邊
有備官無和糴之弊藉自古議征不庭莫不留兵在
田而後收必勝之道今者宋人出没不時止恃山林
阻隘雖云深入如涉虚境今者如復令邊民分地雜
耕上自鈞化下至蔡息不數年剪去荒惡務為耕野
一利也民則什什伍伍相望三時種藝甲兵在傍彼
欲内冦野戰實非所長復欲何便鼠竊又無潛伏出
入之便而復嚴烽燧謹斥候少有警急我則收合餘
力據守要害而似前日之冦盜不可得矣彼縱來冦
如獸蹙平野獵者蹙而殺之獲之無不利矣二利也
至於我軍征進適當農隙丁力有餘者許隨大軍入討

所獲悉付本人是民因私利勇於公鬬三利也又令
向裏一切蒙古奥魯亦編間民屯使之雜耕不惟調
習水土可使久居且免每歲疲於奔命之役四利也
不數年根勢深固使與奥魯軍人倒營南下近則雜兩
淮之間遠則抵大江之北所謂長江之險我與共之
矣五利也合無將河南舊有屯田戶計及一切沿邊
之民盡折絲銀使之輸穀其屯事於山川出没要害
去處首爲耕墾官給牛畜自辦農具其條法且一依
經畧司元行然後選近侍為大司農官及内設屯田
郎中員外專領其事使通其奏請揔其應副歲時令
按察司或省軍御史按行屯所察其成否而賞罰之
不數年田事可成坐收必勝之道矣

論百官集議事狀

朝廷大事有疑佀未決者當下百官集議蝶事置大
夫專掌議論自兩府大臣博士已下皆得預議以伸
已見不嫌以卑抗尊既盡其衆之所欲言然後附以
人主之獨斷此漢集議有公天下之意也方今品式
未完法制未定事有可行而疑佀者宜遵漢故事五
品以上官集議
闕下各具所見以聞

論宰相兼判兩部事狀

今者吏刑二部官備吏員專一分治是
朝廷委任既專且重切見比年以來選法不定刑名
無章黜陟遠近多徇私情輕重死生致傷和氣宜考

定新制使宰相兼判兩部以責成効

論立群牧所事狀

伏見古者將帥以大司馬爲官蓋兵以馬爲本今冀
土雖馬之所出然 國朝馬政未遑修舉輿臺皂隸
皆得乘騎駕車拽碾無不馳用一歲之中消耗不少
往年雖有禁令旋復寬弛甚非強兵之道也宜養之
有素立群牧官略取唐制以定牧養之法再嚴先禁
用壯兵威

論官買輝竹事狀

切見衛輝路民竹縣三十年前百姓培養以至今日
俱係軍民站户倚仰當差兼已亦數重宣課近年官
定四六抽分其實中半變者園户訥難雖蒙上司定
奪經今二年未獲明降其竹因斫伐不時往往枯死
若以竹論通合官拘如曰物力與桑麻無異又與懷
孟事體不同據園畝不過四十餘頃宜罷爲官竹使
民充永業之恩官有通行之利亦便民之一端也

論塞絶沁水事狀

切見今年雨水稍作黄沁比泛決嚷武陟縣堪閘北
與御河合流淇門以下槽岸低狹不能吞伏幸不爲
患兼今日隄防未修儻值雨潦大作自衛已東并惟
漂没田廬鹽場所在有大可慮者以某愚見將元修
閘堰宜塞絶之使無後患嘗聞衛土人云金太定二
十七年黄沁比泛瀰没州城水至淨圖第一級此先
事之驗也

論范陽種麥事狀

切見附京地寒不可以麥而歲用不啻槌萬斛止仰
御河上下商販以資京畿今范陽去都百里而遠土
風宜麥與稻比之秋田宜令倍種外據荒閑肖占復
許諸人開耕驗頃畝免地租三年及戒丰力役亦完
實内地之道也 闗中古無麥今盛於天下者蓋自武
帝始也其種稻事昔北齊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
議開督亢舊陂歲收稻數十萬石北境賴以周贍此
其驗也督亢在今新野縣界

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黄河
上下等人并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舡艦一依宋法
精選大將使之專習水戰建以龍驤樓船之號歲
師出水陸並進亦多方惧之之法漢武發會稽歐
之策也内則凌太液池造爲輕舟令武衛軍不時
習又武帝伐西域而鑿昆明池魏祖之征荆吴
許西湖是也

論削去科帖條名

民間科帖擦注條欽且賦稅從古有之必欽之
以給祿養是恩出於上今者名之科帖曰此官
也是民自以祿食廪給非出 國家公養太恩
今削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論撫治川蜀事狀

宋人以川蜀號爲左臂謂其控制荆吴上流特

所重者迄今奄有垂五十年殆天之所以資 國朝
也比年以來雖行臺院然未聞境土外拓户口內增
蓋經畧撫治未得其人故也以某愚見若有能招集
流亡和諭諸羌訓農積穀通商惠工興起伏利撫存
遺黎文武才幹忠義方畧者擢以不次許於要害城
邑令一切從便行事自非邊城可併者併其差稅課
程權閣三年行有實効使世守其土外撫諸蠻君長
知能寧衆內徙亦仰依上施行軍前虜獲生口不許
贖賣將婦及男女成丁者配合作户官為給田每
歲量納本主執石如此待以歲月完實富庶以俟他
日順流東行之舉猶愈守敝寨擁崎嶇山谷間徒費
錢粮終無所益取困弊而已

論普加諸王爵號事狀

古者封爵或以土地或以勳賢然往往遣頒不有其
土未若我朝天恩曠蕩均同雨露實有其封以供湯
沐其未加王號者合無推恩普議及依制頒降印綬
使名實兩全以篤親親之義

論戰士有功遷加官賞事狀

士須以氣作氣因利以鋭而官爵者 國家之厚利
也故以加級褒遷使今後軍前一切戰士克敵有
功者合無驗所獲首級用誥勑遷加散官以作士氣

論西川軍役事狀

西川軍人俱係山東河北山後户計逐年取要氣力
壯還五千餘里比至也所鮮不困乏求其精鋭不可
得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近聞平陽軍人
已蒙省罷至於其餘軍户合無一體定奪亦同仁一
視之義也

論禁庸醫事狀

國家以民為本五福以壽為先今民間庸醫及僧道
等人妄行鍼藥民愚無知一旦委命於手至有父殺
于前子夭于後終不覺悟是庸醫者猶於苛政也以
某愚見除係官名家者流餘者宜漸行禁記曰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此之謂也

論監選與故事狀

監選故事吏部將受除員數及擬定州縣名職單目
付之監察本官但憑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
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本官陳告御史即推
究根因與之改正今者監選合無依舊例施行付之
吏部以為定式

論置官吏空行簿

天下重事無重於州縣得人果得其人 臺司何憂一
清州縣何憂不治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
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行體
察然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
明注實狀於簿其衰老無能縱有不治之迹者以朱
書書之其有中人之才雖別無奇効亦不至敗闕者以
墨書書之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
之還臺具奏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黜補充之際

可以坐見群吏賢愚能否不遺一人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

論益都括出新户事狀

益都路括出新户不下萬計俱係貧難老疾分房驅丁攢合作户今秋又值水災比之他路重致困乏若向前科差必避匿逃竄不幸更值災傷展轉流亡別生事端非　國家之利也以某愚見宜令按察司從實檢覆果堪户計猶宜存恤其不成户者並聽作貧難收係似爲安便

論品官得上封事狀

五品以上文資官如遇赴　闕授除據所管路分内有利病當興除者得上封事以聞其條件大不過三小者五事而已正本上中書省副則呈御史臺庶望下情得以上通而無壅滯之蔽非惟少見人才優劣亦且知任内有無盡心勾當

論立國子學事狀

切見　朝廷選近臣子孫聰明者付之省部閑習政務或授之儒生講誦書史有無立國子學使學士院官及選通達政務一人專領其事

論嚴禁奸細事狀

方今宋人規畫止是内嚴城守外用偵諜遂得事情預爲備禦故師出不能大有利益以某愚見急當禁絶人入境將沿邊地面令軍官上下分掌不時巡邏萬一透漏其當該人員同知情治罪

舉閑仲修事狀

詮選刑名最爲重事先爲選法未詳已擬丁某克負外郎勾當其刑部亦宜選用舊人整理審定切見在都閑其係前朝刑部令史練明法律通達書史年德俱高宜蒙録用不然取宋故事立審刑院使掌理其事

論交參户土着事狀

交參漫散户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之類另行管領中間不無侵擾使失業貧民轉致困弊今後似此户計合無令見任官司收係上着元籍路分推送除豁

論立聘財事狀

男女居室人倫之大者也比年以來聘取無法妄增財幣使貧家失婚嫁之時今後合無酌古準今定立常數庶望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旱請禱事狀

古者龍星見而雩雩者四月禱雨之祭也即目已是立夏氣序乖和暑炎驟作今體訪得自彰德迤北至都去冬無雪經春不雨二麥已枯春種未下至於大興部内雖雨降數次多者不及二寸切恐蝗旱交成災沴民事之急無重於此據隨路闕雨去處合無令有司擇日行雩祭之禮爲民祈穀其於農政實所先務據此合行舉呈

論倉庫院務官除授事狀

舊例倉庫院務皆係流外官除授今者一出　人情賄

賂其以賄得者取倍常爲慼其以情得者務賂遺爲
事以致往往失陷贓濫而敗曾无愧惜今後合無依
舊例據見勾當人員定立資品依格遷叙使人人以
功名爲念其弊不革而自去矣

論監選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
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欽奉
如此近委某監選狀見中書省奏奉到
聖旨中統三年無脚色官員盡行委用據告叙承襲
等事者别亦有定例其一切求仕官員各有自來根
脚及本路總府保申文解所當問者非降不等資品

不應遠近失當言出事定皆在擬注之際今者監選
止是引驗臨視解由文字中間銓注窠闕是否何由
得知若已除人員儻或不應有告言者臨時難以折
辯亦恐臺官推問又知得第一選係監察某員監選
將解由人員讀視外驗及將擬定窠闕亦令看讀今
某監選除讀視解由引驗人員外據擬定窠闕不令
看讀若不呈覆緣今日格法日新某等監選亦不當
守常而不知變至如亡金故事亦是監視注定名數
其間公事若有違錯即告監察與之改正又念今日
最害事者以情破格以私害公照得欽奉
聖旨節該仍令監選思忖選者一選之事豈有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合無依第一選通知前後事理俱望

中間不致違錯據此合行呈覆

論舉官自代事狀

切見內外大小官吏務保禄位雖有以廉耻自厲者
正似庸工計日取直縱有強幹亦爲薄俗所移欲求
其公勤忠義竭力以報　上者不可得已其道正須
尚廉耻奬忠勤抑僥倖進恬退如樹私黨專常格叙
故舊等事皆宜杜絕今後合無令內外五品以下至
七品官比及考滿中間須得保舉所知有才行声跡
顯明者一人以自代令按察司覆察才行確實由臺
呈省聞奏如不相應彼此俱罪之其舉官在任內或
有故及任滿闕員即令其人補充蓋帝舜九官相
讓之法唐朝因之亡金亦嘗行焉今之天下猶古之

天下行之于今何獨不可但二三大臣主之當力耳

論修起居注事狀

宜令學士院脩起居注遴選進讀復置起居舍人郎
等官使分掌其事

爲收復運海事狀

專委東路統軍司據元曾改撥運海將士人員令陳
説當闇方畧限以年數專爲收復以窺海道入揚州
之路

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況根本所在
勢無大更合無改正復隸涿州

論服色尚白事狀

國朝服色尚白今後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
天壽節及圓坐廳事公會迎拜　宣詔所衣衆服一
色皓白爲正服布告中外使爲定制

論百司吏員並懸書袋事狀

在都百司吏人實繁有徒服色既無以別察者又不
復知以致往往輕犯禁令今後有無取舊例令吏員
等人並懸書袋

論州縣關廨宇事狀

州縣見闕廨宇去處宜官爲起蓋使有定所及頒降
戒諭聖訓書之屏風使朝夕仰視知所懲勸

論器械有常課事狀

器械貴堅強犀利非限以歲月不能如法西漢至昭

宣帝間兵甲器仗方得精粹合無隨路置局以常課
造作物勒工名以考其利鈍令達魯花赤不妨本職
監視成造每月開申功程次第上下半年輸納京都

論褒奬公能廉幹事狀

隨路府官有廉幹政声自民間達　聖聽者宜降德
音特加旌擢

論樞密院置學士事狀

樞密院宜取唐故事置學士一員選六十已上通達
古今曉暢軍事及明時務知地理儒者充之以備顧
問參謀議或有可否許以專達

論今後師出不拘常限事狀

今師出不可以秋冬爲期宜出不意使蹂踐田苗不
得耕稼以成彼邊困弊之漸亦克國伐卷李晴破梁
之策也

論州縣檢括僧道事狀

州縣宜檢括出家僧道不上着等人有以妖術扇惑
人衆及造作僞金銀者痛行治罪

論均平秤尺斛斗事狀

書云同律度量衡帝舜所以資治也今民間升斗秤
尺有出入之異往年雖有禁令有司咸裂竟莫曾行
今後合無製造法物官爲印烙頒降州縣一體施行

論軍官以功贖罪事狀

軍官之罪重積如此宜許以邊功自贖以攻城畧地
伐謀用間爲上以斬將搴旗爲次驗所獲首級使
相當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
也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六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
職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於至
元七年二月爲道　大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
官前來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至元八年二月
二十二日才行還府有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秩於
本路盡數関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曠闕月日於本
官處依數追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粮事狀

切見益都淄萊衛輝洛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

乏餱粮自去秋至今春剝食草木至結死中毒病腫
自縊死者幾於百人其壯者迫於飢寒往往去爲盜
賊外據見闕食者密州萊陽等處二萬七千餘戶西
京一路三萬餘戶上下累申前後十月才聞尚書省
將三路飢民分間約量許貸米粮接濟却令今秋還
納而上年侶此等事依例催徵欠數參詳極有未當
者夫張官置吏本以爲致如爲郡縣者承流宣化牧
養元元爲本主監司者以按治撫察問民疾苦興利
除害爲務且救荒守臣職也今坐視民飢大失所天
至於此極不敢權宜畧爲營救方循守常例行移申
解經由官府數重至於再三尚不獲請即救其轉死
溝壑之禍誠可痛也又慮任內戶口流散別致違錯

屢言安論隨以隣佑團甲保結不使東西就食它處
苟延朝夕以致殍餓死亡逃竄如此是上慢下殘而
與有司殺之何異使監司管民等官當位食祿何顏
安處民上而以牧養與除爲治哉夫邦以民爲本民
以食爲天宰相者代天理物下遂其宜者也今民急
如此理合以哀痛爲心猶已飢溺開陳事宜作急聞
奏使
朝廷曉然知利害所在大發倉廩寬免鹽法或停罷
夫役蠲除差稅重加惠恤以賑濟撫養爲事庶可以
上副
聖主天地雨露之恩仁民愛物之念不務出此視爲
細微方以借貸還官爲事所謂聞荒不救見饉不驚
者也兼所在爲粮多有名無實切恐虛行了無所濟且

近年已來爲百姓貧乏　省部雖差官賑濟止是營
救一時不見遠有安濟弭盡之方以至於此如西京
一路見闕食者三萬餘戶今許借貸米粮倉鹽二萬
石約戶給七斗家以五口爲率日食二小升是僅能
支持月餘兼山後地寒霜雪早至設或天災依然二
月之外不知復何存活而秋田又無所望此又當慮
者照得前宋時每遇水旱飢荒必選擇京朝才幹重
臣以體量安撫爲職其一切規畫悉以便宜從事如
富弼之活青州韓琦之救利益前後所活百有五十
萬口是見規爲有方雖多益辦況二三万之衆乎又
檢會得金監司條例遇災傷闕食去處有能以物賙

濟困窮與民興利除害者按察司保申
朝廷約量旌賞鎮戒遇有此等事理許令守臣從長
規畫營救更乞將已借米粮即充賑濟之物外據上
年懸欠舊税截日住徵其於官民兩得便濟其今當
去職有見不言定為負責合行一就具呈據乞
御史臺照詳
聞奏施行

舉李户部稱職合特加寵數事狀

切惟財賦天下之大計民部六卿之劇曹昔李唐一
代以調度見稱者裴劉二公而已切見户部尚書
李德輝資稟忠純精詳政體夙夜在公克盡所事而
又兼卯寺正吏不敢欺愛自歷職已來定為允稱可

謂寒蹇匪躬盡瘁於
國者也近聞　尚書省亦以喉舌得人不許改充別
職誠然照得唐例如裴劉諸人於度支鹽鐵本職上
帶　中書門下兼同之稱據尚書李德輝官資祿秩
理宜特加寵數顯異良能以慰中外之望而
當國者且復塞進賢之責矣

烏臺日事 自至元五年冬十一月離 至元六年春夏四月

請舉行科舉事狀

切見科舉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經具陳中書省乞
聞奏定擬項者尚書省亦下禮部復有講究條目至
今未聞施行蓋未有度其事宜而力為言者伏惟
朝廷凡有大小勾當

聖意每云尋好人者且好人者大槩解官事識廉恥
以公滅私不作過犯之人若科舉事行必須先立學
校或人人力學學校者[redacted]國家之化育人材之大本
也但自教育中來人終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恥識
忠義鮮過犯如此豈非好人歟由是觀之庠序科舉
以之育材取士寔為急務理合舉行兼自立銓選已
來内外郡官其品從散官俸祿職田子孫廕叙其為
寵數亦以不薄至於功能陞賞之科過犯降罰之例
又復備具蓋所以磨鈍礪世欲官得其人以之致理
故也然取人之道未覩其由應選之人歲有定數謂
如目今隨路府州司縣見設正官一千五百餘員槩
以中材較之其實良能著稱者少又中間身故老病

因罪黜罷及闕員去處每歲極多據格法之外雖有
適用長材又不敢枉法參注一人是應選常調之者
不數年所存固無幾矣若科舉取人之法於此不早
詳定是猶工巧者得製錦之方而無錦可製將何以
就衆服之功乎又如儒人户計委係深通文學者依
例免差若此科不立恐不能竟別是否使委通文藝
之人終身不被其澤而又無路可進得展實用於明
時誠可惜也以此參詳科舉為法以之取人寔為公
當故歷代因仍雖格制異同終不能少廢此明驗也
欽惟
太宗合罕皇帝聖模宏遠戊戌年間以程試之法畧
為施行當時翕然向化所得人材不少據斯科事理

既係
先朝已行故事理宜追述
聞奏定奪施行如此則上可以副
聖主求賢致理之心下無錢多得人材大補銓選內
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於進用勢利所在僥倖成
俗若此風一熾治道無由而隆風俗因之而靡尚何
選法之有哉故時政所先莫此爲重
國鈞者宜深思遠慮預防其將來之弊則天下幸甚

論職官公私有犯不聽收贖皆的決事狀

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蓋爵祿者所以待材
能廉耻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之常法蓋斷不可易
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
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才能而厲
臣節也如此則是有司教人以頑鈍無耻失詬之節
廉隅不立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耳以官
徒自褻苟日計庸而已假如外路一州縣官聽斷民
訟其或無理者必諭之使退彼執迷不聽至於再三
官偶以怒詈遣出民必曰汝雖無私罪猶得以辱詈
爲公罪是當官者手足無措爲小民者恣得羅織矣
兼目今官弱民強例以侵侮把持爲事若此法一行
官府決不能立上司亦不復制矣論者必曰相臣得
罪且受杖責此何所措是大不然夫相臣受責出
人主一時權斷舊例即非求格體制不得引爲後例
今欲以的決施之天下必將爲常行格法所謂非常
之論民必懼爲恐此言一出斷不可刮徒傷天地之
恩爲
國家斂怨之舉耳據此合行糾呈

論重刑決不待時事狀

切見中統建元詔內一欵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
獄成便行斷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
牘繁冗須臾決判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
朕實哀矜今後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實親
情始末及斷定招欵申宣撫司照詳宣撫司再行審
覆無疑呈省
聞奏待報決斷至今依上施行理實允當此
聖主天地好生之大德雖堯舜無以踰此今訪問得
朝廷諭尚書省今後合打的便打了者合死的便施
行者省官回奏云已前重刑待報候秋分後斷決爲
這般慣下多有使似淹禁一般今後至如省部問了
監察重審無寃不待秋分逐旋施行呵怎生
聖旨恁道得是一般所闕大槩如此設或在京者能
然外路何以區處畢職參詳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謂如明白重刑其正犯干連贓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少者不下半
載之上不能一切完備尚慮事情始末恐有差疑人
命至重或致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
待以歲時欲於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寃誣庶正犯啟
露不致濫及無辜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速

殺也至於秋分後行刑蓋自古
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此又大不可恃
也如舊例決不待時蓋所以待惡逆以上罪也今者
將一切常犯死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止令省
部監察審問無寃同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皐陶在
上保不能曲盡獄情一無寃濫今畧舉近年北京高
幹忽乃壻銀延壽奴將隋逐妻家驅男長壽轉賣上
都民家在後事發到官以殺害驅男自誣又經
中書省審刑官審問無寃至將延壽奴作死罪斷訖
一百七下復將妻高氏離異既而驅男以親書狀于
本使乃知本人誣服本道按察司方爲改正以此參
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執法者天下之公共非倉

卒奏對間所可擬議伏惟尚書省總持紀綱號令天
下民之大命繫一言安危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
可爲永格者而復更改
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據此合行舉呈

高唐州州尹張庭瑞稱職事狀

今體得高唐州州尹張庭瑞自到任已來甫及朞年
五事可稱一方受賜蓋其人強幹有爲聚能著凡
所與除率先律已如待僚佐以禮束胥吏以法勸課
耕桑裁抑游惰宣明教本則首興學庿摽齊麻易則
課習鑿流井井有條吏安民便而又曉暢軍機勇於
臨敵向軍虎嘯已肅逆声今尹齊西號稱治最誠有
用之全材一時之良大夫也理宜

聞奏擢置監司不然百里之地不能盡其所長爲可
惜耳據此合行　呈

請立登聞撿鼓院事狀

切見一等狂妄小民苦無寃抑如婚姻田宅户門等
事往往輒便摟駕唐突
聖主愛民心切以爲事重致使
聖顔未嘗不爲之動其唐突者必奉將
敕旨令有司理問然後退去則是
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事萬無此理臣下能不
駭懼合無建立登聞撿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
政得失大段寃抑累經訴理未獲辯明或事不幾委
者許令投進以

聞如此使天下寃抑之情得以上達而
朝廷尊嚴之勢彼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

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至於
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令名
可保矣況
萬乘之帝王歟伏見
朝廷近年以來雖或事小情罪似重者
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慈隨復追悔以至有云當聞如何無人題奏來所
聞大槩如此今臺憲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

使爲司諫等官如此則
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

論職官子孫試補省臺院部令史狀

照得舊例
皇家緦麻以上親及曾任宰執之子聽試尚書省令譯史
皇家袒免親及宰執孫并弟若三品以上職事官之子弟及終場舉人聽試臺院令譯史其散官五品以上職事子孫兄弟及姪或散官不及五品曾任五品職事子孫兄弟皆聽試御史譯史通事切見
朝廷近年將大根脚官員子孫分付　都省臺院習學政務此政前代宗室宰執職官試補之意也至於

宗室子孫不敢輕議如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理宜舉行蓋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終是有門地大相脚中出來人其所聞所見無非官體時務有所顧惜且不急於財賄此最可取者今後合無酌准上項格例限以歲月試驗克堪相應之人令於省臺院部與吏員相參勾當寔爲兩有便益且吏員職掌文字皆係
國家庶務刑政機密動關利害自非守慎公幹者鮮不害事若以宰執職官子孫相參勾當驗事務輕重上下分掌使遞互琢磨長短相補持體倚辦各有所司豈非兩有便益者哉爲吏員者漸磨既久務知遠大聲迹漸好易其鍛煉積習之心爲子弟者通曉政事一適於用革去驕惰侈靡之氣不數年使
朝廷之上備任用者比皆良能公正閥閱素宦之人將見私已門下僥倖泛濫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舉都事馬甫并選用儒者事狀

切念臺之爲司不同省部職掌上所以肅
朝廷之紀綱下所以正百官之邪僻至於軍民利害刑政得失皆得糾而繩之故一臺綱領必須擇得其人使內外官府動或過舉則曰有某人在恐不宜然可也又古者用人唯出至公雖父子相舉兄弟同臺官府有舊皆不以爲嫌如或不才抑濁揚清正臺司之職耳切見都事馬甫性詳靜閑吏事凡所論議務先大體以儒飾吏者相參勾當方爲允稱不致事務差謬爲外望所易

論陳提刑改除不宜取解由事狀

伏見尚書省奏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陳祐簽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就令本司取無粘帶解由前來參詳見設按察司五道擇祐忠真剛果毅然有爲眈畧幹務明大體凡所興除民安吏畏風彩所加百城震肅以聲迹比量最爲稱職兼山東東西阻山負海地廣物衆連年蝗旱軍民不安所仰祐等以之鎮靜今祐所除名雖相列其寔左遷若向前代官苟非其人是一道監司殆虛設耳憲臺理合開陳可否以之執奏別議選注外據取解由一節照得舊例凡省除　官倒除者止是給據別無取解由休例且按察官係　朝廷耳目之使以按劾彈糾爲職不同州府掌

管事理今也擬同有司一例取解由赴省似為非體
乞一就定奪標此合行舉呈

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

訪問得舊例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旨奏謝六品以下官於殿祗門授而無謝禮今者內外大小官員其　宣命勑牒皆於中書省祗受似有未當者且三品至五品官係職掌雖分內外俱係
國家倚重臣子而
朝廷誠不可不察視其人之邪正能否也昔太宗將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屏風欲坐卧觀覽得善惡之跡注於名下以備黜陟至玄宗將已除職官廷之內殿詢訪治道然後諭遣至人人感激莫不以名節自奮

故貞觀開元之治號稱隆平今後合無將五品以上官員盡令　陛見祗受
宣命使人人躬被
恩寵於朝抑且革去僥倖非妄之徒外擬六品以下官員且於　中省祗受權宜門授之制如
殿庭定立然後別議施行

論貧難軍合從所屬定奪事狀

切見天下新舊軍戶極有生受難以應當者如貧難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者是也至如新簽軍人近年上司累行分揀難易不堪者却行收係為民二千餘戶況在前年分舊軍中間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貧難數多獨不必分間優恤何事情一躰而舊軍偏重如此

蓋有司之不省故也其實可傷者如貧難等戶往往陳告經年累歲了無投向如告到總府府司止備申兵部部即曰非我當問即行下令申合屬本路依准申覆樞密院院即曰我主調發但恐闕少正數而已仍散押入案亦別無定奪悉詳雖使貧難軍人無所控訴而軍前氣力亦不濟用是軍力人難上下既無分解兩相耽悞今畧舉懷孟路舊軍李用姚三秦義等三名俱各單丁年八十餘歲無人供給日逐沿管乞食應役向申樞密院不蒙明降其秦義近於軍前因病身故本路又將李用等三名申詳兵部又行下今申合屬別無定奪此明驗也今檢會到唐制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領為勞弊又諸軍鎮量閑劇

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者充健兒常住邊西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土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又舊例諸軍健年六十者罷役如秦義等八十老人使之守戍禦敵何所賴其勇健哉今後合無應貧難軍人陳訴許從合屬受理定奪當的實唯復寬減差役或別議優恤庶免致靠損人難進退無據不然請依分間新軍体例將貧難極生受者亦從長定奪似為安便外擬闕少合補之數官為召募情願者聽仍優復其家口遇有戰功晉例給賜如此可以收壯健而活疲民其為惠恤小民豈不倍於尋

常萬萬也據此合行舉呈

薦臺掾趙文昌事狀

切惟臺之為司以禮法繩官邪用儒術飾國事近世已來文學之士專上才華少諳吏業一旦從事鮮克有為苟有盡心誠可嘉尚切見前濟南副提學趙文昌自為臺掾強幹有稱夙夜在公精研政事以儒有餘吏之材養氣負嫉邪之志求之等倫誠難多得今去繁居簡明見顯奨若臺司將來闕員如文昌者誠宜擢用必能不負所學克堪所任儻升霜簡之流尤勵素餐之者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寔為負責據此預合薦明

舉左丞姚公克經筵等職狀

伏惟

朝廷凡有大政大議必須

清問故老茲蓋詢諸黃髮恐有所愆之

盛意也切見前　中書左丞姚樞

潛邸舊臣　中朝大老生平以聖學為心輔政多嘉謨入告近簽南省為衆倚持固仲所懷今年雖耆艾精力未衰謀猷論議足有規為未宜閑退使後事功至於侍講經筵監修

國史保傅

儲闈承旨摛寄寔能克堪負荷必能進盡忠言而有所廣益兼翰院集賢等員如

許實二公者已蒙

恩眷如是有此體例合行舉言者伏乞

憲臺詳照施行

論衛輝路不宜通管竹課事狀

切見衛輝路見管竹課據所該地面懷洛嵩汝唐鄧徐邳益都泰安等處自方萬有餘里其實難以勾赴今止令衛輝總府並隸管領恢辦課程不致虧兌失誤恭詳極有未便若蓋衛輝路分微小當四衝驛程民訟科差諸軍奥魯一切課程等事比之他郡百倍其劇今又將諸路竹課並令管領雖極盡心勾當決有力所不及去處又緣竹雖官貨寔係經商交易不同商稅認辦宣課事體至於斫伐以時般運有法價直低昂使官民兩便自非通知貨殖善於理財者

鮮能首尾相應彼此皆辦兼上項有竹地面必須差設監司巡竹等官吏又令聽受本道節制前去各路營運其間交關往來其路分既平牒衙門而監巡皆差委客寄少有蹉跌輒成沮阻與其發力如此何若各令所在總府兼行管領以為長便又照得濱樂清滄解鹽依舊專設司事恢辦合無將上項竹課亦另行設立監司同鹽場一體管領勾當庶氣力專一終是易為責辦今省部若不如此從長別行定奪將來衛輝官府不惟因此負累其所辦課程儻有虧兌失誤深係利害據此合行舉呈

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

伏念高尚之士無代無之

國家必遂其素志賜以處士先生之號蓋其材學節
義可高足以勵薄俗而教風化故也切見益都路耆
儒楊弘道文章德業師表一世至於賊壇頻年徵功
經營海道欲遂奸計先生頗有所見發為歌詩聲言
不可今行年八十有三窮君子道垂老丘園識天民
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合無照依葬靖李公
恩例乞
賜處士先生之號以表其廉節且令本路歲時常加
存恤

請職官依舊三十月遷轉事狀

切見即目到部聽除職官緣員多闕少填積停滯人
數以致進退兩難有礙銓調俗失才能擊於從政之
望深有未便者至如
尚書省奏准今大小職官皆以六十月為一考蓋出
一時權宜本為收拾戶計等事恐考限短促中間不
能盡心勾當而已近聞隨路戶口事理已是檢括版
籍見數別無隱落若止擬六十月成考歲月既久則
官府人情不無厭怠輕易之弊又於選調有所窒礙
權時之制俗宜復舊合無
聞奏依舊例以三十月為滿考遷調無得通行展官
免致闕曠實於官民兩得便當

彈劉汝翼狀

今體察得中路教授劉汝翼今月初七日於崇孝寺
與提學楊榮因議事間用言侵犯遂將楊榮輒行毆
署及攬擾縣務至於脫落却行私下勸和恐詐教官
維為人師行中士表宣明教本訓導生徒為任其劉
汝翼凶悍荒酗凌犯官長為細人所不為既傷儒風
大失士體使京師首善之地何所矜式宜遴選師儒
以代其職據此合行糾彈

論隨路闕員及未到任官員事狀

切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官得其人員不曠闕庶得
民安事辦今體察得隨路見闕總管八員正從七品
二百七十餘員兼州縣省併以來所轄地面極有寬
闊去處加以蝗旱大作民心驚督似為未安況亢兆
平陽太原濟南等處皆係重鎮尤不可闕員切當合
無遴選才德兼備素為
朝廷所知者擬注總管及州縣被災重處員闕多者
省部從長講究於見守遠闕官內選摘或令內外五
品以上官辟舉廉幹相應人借注補充勾當又知得
四月中受除官員已踰兩月尚有未到任者五十餘
員亦當作急催督別議究治不然切恐中間規避致
悞一方事務又於
國家法制有所廢裂合行一就舉呈

為起蓋良鄉縣南留里河橋梁事狀

會驗中書省條畫內一欵該若有利害可以興除者
中臺呈省遵此切見中都迤南係四方官員客旅
朝會經行驛程正路近體知得良鄉縣南十三里有
舊來經由留里河橋官道南至涿州六十里兵革以

來橋廢不行目今靠西由継陽套遶轉至涿州七十
五里若經夏秋河水泛漲泥濘虛陷致使鋪馬客旅
來往生受兼継陽套地形卑下村坊遶窩接連滹會
暈常失盜深為未便竊詳若依舊起盖留里河橋道
不唯道路高平徑直使鋪馬客旅往返近三十餘里
又免水潦泥濘之患官民寔為兩便伏乞御史臺備
呈中書省行下相視改正施行

益津縣尹張英非違等事狀

今察到益津縣尹張英自到任已來甫踰兩月其廢
曠非違為私蠹害等事開具于后據此合行糾彈

一縣尹張英到任至今兼掌尉印凡失盜二起
明有窩允顯跡不即督勒弓兵嚴限緝捕
卻為辯問失盜李鄭二家親屬及勒要詞
事主王伯英自願不行申告文狀其從滋
盜賊以有為無匿而不申度其主意止恐
不獲停罰月俸本縣民心因此失望其張
英守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盜賊消弭方
為稱職今所行如此非唯違錯寔為以私
廢公

一前益津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使訖鹽折粟
鈔三十餘定其張英明知前官侵使官錢
不即依理舉問又不止約本官申明使州
知會於九月十九日反行送出還家去訖
及發下馬駝一千餘疋已悞料粟繞於十
月初十經隔二十餘日不由所管上司擅
自赴府而越言上說稱前官張文郁並不
交代往豐閏云訖乞勾追發下依理交代
及總府退訖月申縣辦卻就都於州司吏
李讓處說取本州空解休前申覆切詳上
項事理非唯失悞支持事屬欺罔詐冒兼
張英係監臨之官知代官有犯故不舉問
送令還家其徇私害公孰甚於此若弗糾
治切恐因而循習別生事端所據前項事
情就問得州吏目王文進司吏呂仲榮與
所察相同

一霸州益津縣分俱該河流陂浸地面其驛程
係山東要路中間津梁寔為急務又照得
省劄修理橋道事明該簿尉闕員委自已
上正官兼管及令長官撿挍其縣尹張英
特本縣合修橋道堤口畧不省問止委弓
手盧得用管領工役致使人夫逃散冬月
寒冷修疊不能了畢使經行人負罷役城
夫及發下馬駝滿涉冰水人幾有漂沒者
就問得縣達魯花赤舍里甫丁吏目王文
進與所察相同其於公不幹違錯怠慢如
此

一守令百里寄命苟非其人則一方被害其張
英性荒耆酒躭於事體又乘酒縱暴不居

公廨將公使人符首領等非禮敺蹵致有
逃避之者及本州行下事理如橋道見禁
等事往往違拒輒不申報至於縣司所行
或不應者典吏報覆畧不聽從恃賴曾為
部掾蔑視上司如委棄尉印令弓手張典
掌管將舍里甫丁私已人烈石立為巡捕
祗待官見於煎茶鋪勾當其恣意亂行如
此致將公務窒塞兩耽非止一事兼張英
前任唐縣其部民告發不公等事上司未
曾歸結不審緣何依前遷除充益津縣尹
勾當合無一就究問

彈左巡院官休和趙仲謙事

今體察得趙仲謙於至元五年十二月內詣中都左
巡院告王四打死妹趙喜蓮事其都警使馬警判蕭
典史提控張仲禮將被論人王四不行捉拏到官及
在都見有干證人亦不勾喚虛調行遣及將涿縣取
發到干連人等並不與元告被論當官對問從放還
家其事主趙仲謙為見巡[redacted]院故意遷延再行告到
總府并右三部行下巡院其巡院官吏止是依前歷
調行遣並不理問却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有都警使
沈警副等當廳公然省會元告被論人等與限二日
勸和了者切見巡院係京畿親民正聽務要禮義與
行肅清所部據前項違錯事理合行糾彈

為添科南京不任差戶事

切見南京路兵興已來百色所須盡出民間如挑河
運糧和買和糴採打木植造作船隻器甲等事三年
之間畧無寧息加以蝗旱相仍物價踴貴其被災去
處至今有闕食者而賑濟
大恩又不霑被中外嗸嗸財殫力困已是生受又卽
目垂蝻比之去歲滋徧極多近體訪得今歲將本路
新收二萬四千餘戶盡行添科差發須要不失元額
却緣照得上項戶計內一萬餘戶俱係交叅重抄老
疾不任差下戶切恐絲銀一出別致逃竄將閑下差
發必攤於見在戶數可敷元額如此是百姓重併轉
增困斃兼自今襄漢未下攻取之本首仰河南據已
困之民為
國計者誠宜深慮撫摩存恤得小利為易固邦本為
重合無欽依近奉
聖旨減免益都差發
恩例再行斟當堪與不堪從長定奪
聞奏施行據此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為除豁河南屯田戶差發事

切見河北路分新簽軍戶省部將元當盡數除豁了
當本體知得南京路屯田戶計相近二萬方其絲銀
止除訖正額餘上趲下數目却令見在民戶包納卽
目本處軍馬調度百色所須民力已是生受更將額
外絲銀數納切恐靠損不安合無依見起新軍差發
一體除豁以望百姓蘇息不致困而重困

爲劉古乃打魚事

切見雄霸武清等處魚官劉古乃所管專一打魚人户七十六户每年納魚二千餘頭自去年納至五千四百餘頭比舊數增一倍之上盡供官司用度今體知得歲納魚數增至萬頭切詳雄霸等處俱係河泊斥鹵地面其間貧難人户别無營産止仰捕魚爲生應當一切差役又兼依例認辦課程其古乃每年於民間抽分魚貨已是侵擾今來本官爲增數及萬除告上司將應有河泊盡拘屬官禁絶諸人不得採捕就問得魚户趙知事與所察相同若依上項所告不惟下奪小民衣食於
國家賑卹貧難之意大相乖違又兼天地生物有數歲取萬頭不幾於竭澤乎擬古乃所請理宜裁抑合行舉呈

烏臺筆補

彈趙春奴不孝事

今察到在都齊寧坊人匠趙春奴將伊親母阿焦生不奉養棄絶在外餘二十年於今年五月内客寄患病有伊母親妹梁阿焦遣人報知其趙春奴並不前來侍疾至十九日夜母阿焦身死其院王陣姑兩次專人告哀本人又不奔赴停至午轉綫方前來已是帶酒並不舉哀又無衰絰復發惡言辭以織悉又禁伊妻不令哀哭遂將靈車用驢掘拽便行出送春奴隨逐道中又不哭泣亦無感容言笑自若里巷人盡指詈不孝其逆心終不悛悔反生嗔怒先行去訖有妹弟梁猪振者告到匠官黄元帥教依理持喪出殯本人故將喪事畧不成禮只於當晚焚燒了當詳此情逆世所不容今京師風化之源憲臺肅清之府其趙春奴既爲人子其於母氏存歿之際梟獍其心絶滅人理較量惡逆孰大於斯其在
國家寔傷風化擬此合行糾劾伏乞御史臺照詳痛加懲戒施行

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國計無先於貯儲蓋儲有餘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况卽目自中都而南蝗旱水潦十有餘路雖水至甚萬一失所官須存卹然不過

發倉廩免租稅專爲賑濟而已此特捄荒于一時其
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
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爲備理
講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爲常平本
之本深爲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
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鈔分撥州郡作常平粟本就
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糴勾當積用逐年所得
鈔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粟可不勞而
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會驗得常平倉國家自丁
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霜損田禾穀價
騰踴百姓闕食官爲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事之
效也兼安便官民其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

取辦於息取息之法又無窒礙一利也歲或饑饉就
未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指擬不必家至户到感念
恩惠二利也其力穡之家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
大本使趍末之徒爭緣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
三利也至若軍旅調度糧餉爲先比歲軍興動輒和
糴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糧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
之穀積於中而壯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御糴以濟
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糴之擾軍免闕食之憂四利
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糶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壓
之徒絕幸災貪利之心貧乏之家脫轉死流移之替
五利也若夫平糴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
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

費爲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彈縣尉楊政事狀

體察得今年十一月內有在都住人崔提領將傳州
人户丁五十妻支丑女作逃婦捉拿及稱被捉支丑
女時有老劉等將皮帽金經卷兒等物奪了其崔提
領與伊相識人大興縣見任縣尉楊政一同於施仁
門關不居公廨問得支丑女不係逃婦明有根脚不
容分析崔提領將支丑女用繩索鎖訖分付楊縣尉
收禁責得本婦狀稱因夫丁五十赴都作夫患病前
來探覷到來清縣河西務被崔提領作孛蘭奚拘住
晝夜強行奸污問出知此詞因其縣尉楊政並不行
移有司理問枉禁支丑女數日將崔提領所拷老劉

等奪訖金經卷兒等物却勒支丑女要培錢六貫才
將支丑女保出使本婦無處申訴爲此就喚到大興
縣尉楊政問得所說相同除前項支丑女等一起公
事省會本縣尉司行移本縣依理施行外據縣尉楊
政係京畿捕盜正官有此違枉合行糾彈

彈馬全擅科斂事狀

今體察到管上都路洪贊馬站貼户提領馬全自至
元二年正月至五年十月終於所管站户劉澤等處
除正站祗應錢外擅自科斂雜泛錢鈔二定一十九
兩九錢問得馬全招伏是實兼馬全年七十七歲老
病不任勾當合行糾彈

爲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稈才方斂
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虫水潦若全依年例和買
切恐臨時艱倶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
知法積垛向前兼載支持用度官民俱爲兩便據此
合行具呈

爲私被衣甲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吏將官物移易借貸者
委監察糾察欽此近於五月十三日在都百姓人等
私賽神社其人往往被執兵甲遊歷街衢前後數日
及馬有挂全副甲者今體察得上項器甲俱係在京
諸色官員人等處借到若詳甲兵

國家重器又欽奉
聖旨已有明禁條例今來諸人冒法抵禁私假小民
以爲戲劇甚非嚴制令而重武備也豈惟民不識法
書以爲常切恐因而别生事端據在都官員人等務
相假借及合干部分禁斷不嚴合行糾彈伏乞御史
臺照詳懲戒施行

彈市令馮時昇不公事狀

今體察到在都前市令馮時昇於行鋪人户處取受
行錢鈔六定一十一兩三錢五分黄米七石麵一百
斤制府見行追培其馮時昇却於今年四月間賫大
興府保解赴部求仕
省部依准將馮時昇遷除保定縣尉去訖切詳市令

保八品職官其不公如此事發在官已有承伏延於
總府告稱勾當已來並無粘帶亦無過犯其大興府
亦不勘當是否端的輙便騰牒保申是屬違錯外據
馮時昇負罪欺官僥倖冒進以之臨民何所不至合
行一就糾彈令後合無照到部人員曾管領錢穀者
亦於制國用使司會驗有無粘帶然後遷除庶望杜
絶奸欺以屬來者

彈步站官王提領不公事狀

今體察得中都管步站官吏王提領崔總把徐令史
等與自願當站百户楊駢焦百户等上下通同作弊
於站户百户馮百亨等二十名處累次取斂錢物及
就落給散草料斂取受羊酒遂節不公等事據此合

行糾彈

爲在都回回户不納差税事狀

切見中都親管民户每歲供給和買夫役一切等事
比之他路實爲繁重今體察到本路回回人户自壬
子年元籍并中統四年續抄計二千九百五十三户
於内多係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其興販營運百
色侵奪民利並無分毫差役照得欽奉
先帝聖旨節該斡脱做買賣畏吾兒木速兒竇回回
交本住處千户百户裏去者若稱有田產物業不去
可依已前
聖旨體例裏見住處不揀大小差發鋪馬祗應與民
户一體當者欽此合無照依累降

聖旨處分事意取會見數分豁定奪驗實有氣力與
民一體當差癈得協濟貧乏不致靠損據此合行牒
呈施行

為陝西鄭縣隱戶計事狀

欽奉
聖旨条畫內一款該載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
並行糾察又會到陝西行中書省文符該欽奉
聖旨節文拘刷本路外來交參折居放良等戶若州
縣官如能用心將民戶拘刷盡數到官遷官給賞如
有隱藏定是降官治罪欽此今體訪到京兆路華州
官司將鄭縣刷出漏籍等戶六十二戶並不申報上
司私下取欽差發今問得見有華州人劉德亨並與
所察相同是為違錯據此合行糾呈

為蝗旱救治事狀

切惟古之為國者雖值凶歉民無捐瘠困乏者蓄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隨路大蝗赤地千里就使撲滅已
成災傷其於貧民首先失所不無流移飢饉而救荒
備患之術不可不預為計料何則今日唯先安集民
心最為急務故謹具愚見二十事伏乞
御史臺詳擇施行須至呈者
一隨路總管府今歲伏遇
天壽節除祝延
萬壽禮數外權宜停罷公宴庆表
朝廷優卹元元不以己為樂也若然則雖古者聖王
遇災減膳徹樂無以加此
一御河上下有粮倉分宜差清幹官檢括實有
見在數目外擬借貸裝發攢碾及上年
河運未到倉粟數督勒所司嚴限開納
其通州李二寺等處應有露囷粮斛就
水濟未動亦宜許諸人般運赴都城倉
其脚價止支本色亦實京師賙窮民之
一端也如換陳者其鬪食之家驗口賑
濟不然令所在弓兵早暮兼為巡防以
備疎虞
一隨路商販積蓄之家官宜出榜驗彼中時估
量添價直發賣仍禁不得擅恣[illegible]增物
價如百石以上坏某者究治如官倉發
賣其權豪富户所糶不過十余石若詭
名轉糶者仍為究治
一隨路存留祗應銀粮如已到官者須土司明
文然後動支若百姓緊關食處仍作急
飛申聽候許令賑濟其未納到官者盡
行蠲免
一隨路站赤祗應如酒肉等物亦宜約量減免
不然照依
中書省劄付順天路事理一體施行不
然是燕南二萬餘户獨不被存卹之意
也

一河間路轉運司應收到物斛不下五七萬石
宜無令回易錢鈔驗元價直輸河倉從
克正課以備軍國經費仍為兩便不然
如本路百姓闕食官定立價發賣
一隨處金銀丹錫等坑冶約五十餘所每歲穿
穴淘揀不無損泄陰陽之和有無合止
者止以少養天地元氣
一山林河泊之利所在皆錄外課有無權時蠲
免聽民採取以供不給兼前世已嘗施
行稍足復禁如初
一山林保野係禁地去處如猪鹿烏鶉雞兔之
類亦宜許令採捕期以豐復禁如初
一隨路交鈔庫鐵冶所即目若有見在物斛去
處亦宜取會見數仰所在運司出榜照
依元價出賣
一在都酒務關沽者應有見在麴糵官司亦宜
見數撥令停止醞造此係前世屢嘗施
行
一捕蝗之際不以諸色等人有材能識見規畫
出衆者籍記姓名事定量與賞用又嘗
聞飛蝗雖難打捕遇夜即須傳止於坐
落多處傍挑坑塹燃薪草使之明照四
遠然後驚擾蝗必望明投赴衆力從而
撲滅說此比得濟今無試為之行恐是

一法
一莊農之民關糧食者所在官司預宜出榜禁
治不得推稱病疫私宰耕牛為食如博
易米粟者聽准備犂耕出糶蝗子參詳
宜為急務
一州府司縣官其被災重處有能規措存卹百
姓不致流移飢殍者仰按察司考覆得
實申臺呈省以憑不次陞用
一急遞鋪兵俱係貧難下户若一處斷絕遞轉
即時阻滯合無與中都遞此遞鋪一體
給糧食養濟仰所在官司專一存卹不
致飢困逃散
一每歲應辦官草收成尚然不敷今秋穀草顯
見儉少宜趁時於無蝗去處收刈秋青
等草將來兼帶支持用度
一莊農之民所認六色課程如酒醋等課今蝗
旱如此有無權時停免或從實結辦捐
安復舊如初
一隨路州府宜建立社稷措神壇每令有司歲
時致祭亦憫恤為民之一事也
一隨路自省併州縣以後極有寬闊去處或有
尉多係主簿兼攝至有全闕去處如山
東州郡所在雖有專副其地廣物衆委
係難以照管又體知得

省部亦爲此事先於東都路已行添設
專尉了當今蝗旱如此百姓嗸嗸切慮
迫於飢寒盜賊多有不無驚擾宜約量
隨路緊要地面添設巡檢使鎮遏巡防
以備不虞及村保設置鼓面遇有警急
互相應和

一隨路如富户有力之家能賙贍貧乏或爲粥
於道以濟流民至千人以上者官爲旌
賞或聽一子臨官

彈馬仲温撲斂錢物事狀

今察到在都曲河坊坊正馬仲温因刷問逃軍於人
户取訖寶鈔一十一貫八百文緣兩廂七
十餘坊凡有事務不無擾擾合行糾呈

彈忽都魯阿散不赴任所事狀

今察到潞萊路長山縣達魯花赤忽都魯阿散前來
中都部夫勾當至十月初罷役本官不行還職令女
婿[illegible]馬合馬等於本路關訖自十月至十二月終俸
鈔若不糾呈緣忽都魯阿散係請俸親民職官到今
八十餘日不行還職據此合行糾彈

彈王千户冒名代軍事狀

今察到守把棗陽萬總管下千户王仲賢至元六年
八月内前來中都取發軍人其本官將合起正軍六
名不令正身應役却行要訖錢物冒名替代今就責
得本官下提控李德唐指證並與已察相同合行開
坐糾呈

彈益津縣尹張文郁侵使鹽價事狀

今察到霸州益津縣前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於至
元五年支不盡鹽折粟內侵使訖鈔三十三定三十
五兩爲此就問得州司吏杜庭佐並與所察相同據
此合行糾彈

爲太廟中柱損壞事狀

今體知得太常寺申都城所呈相驗到太廟中心等
柱損壞訖一十四条訪聞先爲劉晸監修太宫完備
特注朝官重加賞賚今者未及數年朽壞如此顯見
當間減裂多不如法設若舊柱不堪自合改用新材
以壯麗今省部雖令劉晸用木填塞了畢終非可待
歲月理合治罪以彰其咎至如太常寺近爲經夏暑
濕告出曝神室由損有司尚恐鞭責不從所請彼
修補動作之際其震驚神靈比之曝曬敲瀆實爲加
重外據不經
奏請即令劉晸修補震驚神靈事屬違錯合行一就
糾彈

爲優䘏襄陽軍人事狀

伏見中統建元詔條内一款節該凡征進軍人臨陣
而亡被傷而死者其家屬理當優䘏仍仰各路宣撫
司量給衣糧優䘏其家欽此又漢唐舊制軍士死者
加恩致祭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今聞圍守襄陽
軍人經值今夏瘴疫致有死亡俱係沒於王事詖當

推恩矜憫有無照依已行事理或令所在官司遣還其喪外據氣力孤弱之家取會見數量加優䘏非惟激厲將士寔恩慰民心感召和氣一端也

爲懷孟路新民不便事狀

切見懷孟路新民三千餘户錯雜居六處狹境近大河又不在本路節制之内已是未便兼所管鄭涇等頭目俱係宋人中間官民恒相告訐輙生事端無歲無之又訪聞得如修武縣新民見發奸細利害等事此其驗也設若狂妄無賓人情䝿疑總是不安合無將上項户計隷屬本路管領其舊管頭目依例與管民官一體遷轉不然於職官内選素有威德足以鎮撫爲總管亦是一便盖往年已曾令李同知宗傑於

上安撫勾當一任之間特然安靜此非其効驗乎據此合行具呈

彈兵馬司擅自鞠斷事狀

切見在都兵馬司設馬步軍五百人係專一警捕椅問自去年至今年三月終强竊盗賊計六十餘起致有殺傷事主劫掠財物及本司公廨下爲盗者蓋當該官兵不爲用心滋多如此三限不獲行下取招並不回報其都轄上司縱令滅裂虛作行移亦不申明賞罰是作過之人無法可畏教之公行也都城輦轂之下庫藏倉廩諸所在萬一窺竊深繫利害又聞有敗獲賊徒除事關權勢不能歸結者才方申上自餘無問輕重輙便鞠問斷遣𡍩惟侵司越職竊弄

威權但恐中間奸弊日滋寔爲事害兼是司自來並無因禁鞠問斷遣之理今後有無有令兵馬司據應獲盗賊各行取問即便解府歸結施行外據失盗起數已獲者賞未獲者罰如此庶望上無縱恣虛行之失下革違錯自專之弊賞罰既明民知所畏京畿之間不待歲月作過之人將自消弭據此合行糾呈

彈大興縣官吏乞受事狀

今體察到至元六年三月内有施仁關倡户魚王嫂赴大興縣告稱男婦阿肖欲行私遁還家想見別有奸事有周縣尹并司吏張榮祿將阿肖拘收輙行推問指稱在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隨即撲捉各人不見却將平人劉貴劉慶甫監收至當月二十一日有

周縣呼魚王嫂劉貴巷長張仲義等公廳省會傷和了者至二十五日有魚王嫂要訖親家肖大買休鈔一百四十兩及劉貴安三劉住文休和鈔九十兩當官有本把張榮祿取要訖劉貴等家錢物鈔三十八兩九錢紵絲二疋又有打合休和人罷役司吏張榷縣要訖安三鈔一十五兩祗候人馮首領董面前要訖鈔九兩打合人韓大廳見收鈔一十七兩有周縣尹教休和了當爲此喚到司吏張榮祿等各行問得是實就追到鈔六十三兩紵絲二疋贓狀至甚明白據本縣官司止合依理歸問阿肖不合背夫欲行私自還家罪犯外據想見別有奸事一節係是緝疑詞因別無堪信顯跡依例不許經告官司便行推鞫令

阿肖招說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輒生事端乱行接捉擾擾收禁兼魚王嫂娼優之家官司不爲詳審致令當行令史收受錢物爲無憑據却行省會休和如此開閉倖門撓亂公法事屬欺枉合行糾呈

彈良鄉縣站官私取工倖事狀

今體察到良鄉縣晉站官王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六年於站户納到祗應錢内侵支訖鈔数爲此就責得司吏王仲筠狀供晉站官吏於至元四年至元六年祗應錢内侵支訖鈔八定二十五兩五錢據此合行糾彈

爲孫彈壓代軍事狀

今察到左衛親軍總把張大亨下彈壓孫旺至元七

年二月代替訖哨馬劉本户軍役周歲雇軍鈔一千兩已得訖鈔一百兩就取問得孫旺招伏是實據此合行糾呈

彈固安州官吏尅落塩折粟價錢事狀

今察到固安州官吏將至元三年塩變粟数作至元四年塩粟見在報過大興府依已報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鈔其固安州却分出三年粟数依當年粟價每石六錢追鈔爲此就責司吏張安仁狀供當元係司吏于仲淵等將三年支不盡粟六千四百四十四石二升作四年見在報過在後總府依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要鈔数此時照出三年粟数并價直於前州官劉州判處商量擬定三年粟数止依當年粟價每石鈔六錢追收見收到鈔二千七百兩五錢四分得此文狀和筭得三年比四年粟價每石多鈔一錢五分計多餘鈔一十九定十六兩六錢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官吏尅落塩折粟價錢事狀

今體察得東安州塩折粟價至元三年每石六錢至元四年每石四錢四分除起納就支喂馬駝外至元三年見在粟二千六百九十二石至元四年粟八千八百七十五石五十二升一合七勺有司吏李讓將三年粟數併作四年見在申報在後大興府驗已報四年見在每石徵鈔四錢五分其當該司吏李榮并提控楊守榮却將至元三年粟數依當年每石鈔六

錢追收比四錢五分餘徵鈔八定三兩八錢畧問得司吏李榮狀招已取到三年鈔折粟一千五百四十石六斗五合計餘徵鈔四定三十一兩九分據此合行糾彈

乞徵問取牧馬地草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官占牧馬地内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稈草一束爲此取到晉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今扣筭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稈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年爲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稈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六束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司吏張芮不公事狀
今察到東安州刑案司吏張芮贓濫不公為此就責
得張芮招狀於至元四年十二月終劉全等㪽免刘
革草要訖鈔四兩五錢至元五年免放李守政解錫
夫役要訖鈔三兩至元六年七月於娼女常海棠家
內飲酒逐件是實即追到鈔七兩伍錢再將本人審
問無冤斷訖二十七下勒停了當今將上項鈔七兩
五錢隨呈解去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體訪保申令史曹士良狀
訪問得曹士良隻身於在都銅馬坊寄居住坐於今
年六月內前去上都至今未回今就問得左巡院司
吏張仲禮稱當問係燕王位下趙二奉
御對警使警判保舉曹士良係真定路附籍人戶儒
吏俱通以此准憑轉保申府了當今來切詳既大興
府令本院踏逐通經史令史一名自合公選可應之
人其左巡院官却行徇情轉保訖自來素不諳知人
員事屬違錯據此合行一就糾呈

彈涿州站官私使祇應錢事狀
今察到涿州管站官劉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五年
於站戶納到祇應錢內侵支訖鈔數為此就問得次
官提領馬仲祥稱本站官二員吏三名於四年五年
祇應錢內侵支訖鈔一十二定是實據此合行糾彈

彈趙州平棘縣尹鄭亨事狀
今體察得趙州平棘縣尹鄭亨自到任已來聲跡至
甚不佳本官酗酒狂為連結朋比遊行私家無日不
飲及求娶娼婦展散不公挾弓放彈損傷人目如此
非違事理就問得本州司吏王忠張才稱與所察相
同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一本縣西關開門戶娼婦邢絨哥其鄭亨私先
往來於今年七月內求娶為妻照得糟
制監臨之官不得與部下百姓交婚雖
會赦猶離之況娶娼女戶主為婚參詳
縣尹字民之官務在肅者所部禮義興
行今所行如此事屬污濫

一自到任至今別無可稱聲迹與本路局趙吏
提控王太醫新提控日逐朋從遊行私
家飲酒無度知今春比寺救火其鄭亨
乘醉執持棍杖沿街驅率人衆致將小
厮打傷頭面參詳應救而不救自有條
禁罪名豈得恣為毆擊亂行無法足見
居官素無政體事屬違錯

一於今年春令在縣祗候人邑首領引乞司鄭
都管於縣西村分發訖馬尾羅兒約三
百餘箇每箇要白米一斗無米厎金一
錢四分其公然展戢無所畏避事屬貪
鄙

一今夏捕蝗自佛寺為頭遍西村分所至輒取
要雞酒每飯殺雞數隻且天災如此農

民罄困於補役當此之際其鄭享恪
不爲意飲酒食肉以悅口腹其爲不恤
無重於斯

一去年夏挾弓放彈將縣民曹博士左眼打傷
致令本人損傷訖一目無所告詰照得
放彈及投飛石在廉民猶有明禁詳此
縱或悞傷亦無一方師帥民所具瞻挾
彈行遊彈射鳥鵲而爲少年童子之事
是爲不應合行糾彈

薦濟南士人楊從周事狀

蓋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今體
訪得濟南士人前監察御史楊清卿孫楊文郁天資雅
厚質而有文子史群經多所淹洽今年近強壯經明
行修不求聞達侍庭闈以疏水悅親居鄉里以教授
爲業傳箕裘於三世罔墜先聲譽聞望於一方式敦
薄俗誠當代之孝廉士林之挺特也儻蒙省録必有
可稱不惟激士夫進學之心庶幾愧奔形勢之者於
肅清風化作不徒然謹具狀舉聞

彈中翼軍播擾百姓事狀

今察到中翼侍衛親軍楊千户伍百户高彈壓下軍
人自至元五年八月前來武清縣北鄉等處於民家
安下每日取要飲食及逼互斂索馬疋草料至甚擾
擾不安少不應副恃賴衆力輒發惡言恐嚇侵凌無
所不至每年直至來春三月才方起離雖曾陳告縣
官不能禁制使當差平民無所赴訴深爲未便今就
問得本縣東至孫家務西至牛人南至召香二十餘
村及取到百户梁仁主首趙百春社長田祥等狀供
與所察相同據此合行糾呈

彈漕運司差委官非理擾擾事狀

今體察到漕運司同提舉下委差唐古張千户等於
今年正月間騎坐鋪馬三疋前至武清縣北洪濟鎮
將本鎮主首張聚等用繩子拴縛打拷非理取要飲
食等物就責得張聚等狀供與所察相同看詳本鎮
不係站赤路程遇有使客鋪馬飲食皆取自民間而
漕司官吏每年不時經過其唐古等恃賴本司形勢
如此縱暴不公非止一次畧舉今次徵取要訖物件
并多取訖飲食數目合行開坐糾呈

彈李二寺倉損壞官粮事狀

今察到李二寺通濟廣濟二倉見在粮粟用露囤收
貯其倉官不爲用心以致倒塌訖露囤五十八座並
不修理損壞官粮計九千八百餘石據此合行糾彈

彈右巡院准擬王得進事狀

今察到在都西曲河坊丁阿齊女心哥召到弘河人
户王得進弟王千奴爲婿於至元六年十一月內爲
病臥於積叢囤標內凍餓身死並不停喪依理埋殯
恐隣佑知覺比及天明擡掙出城燒揚了當其丁心
哥亦不持服於今年五月內有母阿齊接受訖本家
安下數年今平準庫劉大使財鈔三定金子六兩

爲婁丁當又買與丁心哥女婦一名於八月內有王千奴兄王得進與告到右巡其本院官吏雖判勾行並無取責却有坊正陳提領爲與丁家關親遂折令折和至當月初四日丁阿齊與訖王得進買服物折鈔五十貫其當該司吏劉淵兩次要訖王得進鈔六兩祗候人小楊等二兩七錢於初九日接訖攔狀爲此追到元行文卷及問得元告人王得進并過錢人薛仲甫張得林隨逐劉淵人劉得進俱與已祭相同今來參詳據丁阿齊圖財主婚濁亂人倫不有所天其劉大使明知違法輒行求要其右巡院官曾不詳審俱係妄冒敗俗傷化之事輒匿調行違並無取責却於公廳接受攔狀縱令公吏等人於下折和如此

開閉倖門撓亂公法事屬違枉合行一就糾彈

論課稅户隸總府管領事狀

切見隨路運司見管課稅户五千七百餘户契勘係
先朝初立課稅所時將應設官吏就作本所户計用之添重氣力恢辦課程今運司已立數年其官吏及院務人員皆從
朝省擬注據此等户計寔無所藉近體訪得尚書省遍行隨路如遇婚姻田産詞訟等事令總府運司聞會一同歸斷結者往往有之深爲未當至如隨路奥魯比之此户尤重今已令總府管領近年已來至甚簡便合無除窵摘户外其餘一隸總府管領寔爲長便

論法官沈佩陞用事狀

官沈佩性端方通經旨知典故年維耳順精衰於老成寔具典刑在司理誠爲師表兼本臺執法如佩者議斷公平情文兩得至此理宜陞用以表良能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八

烏臺筆補

舉河南士人陳天祥事狀

今體訪得河南府士人陳天祥沈正有為達於從政隱居嵩少相近十年讀書種田不求仕進中統三年大名宣慰司曾將天祥擢充新軍千户勾當鎮守三汶等處聊復効用已有能稱今國家經畧江漢得才為急其陳天祥又播學優之譽適丁強仕之年合無就令河南行中書省舉用以試所長

為盜賊糾治真定官吏事狀

今體訪得真定府即目群盜公行或穿窬或刼無所畏避據前月上半月内一夜之間失事者凡二十餘處如高奴千户任子齊等家縱火恐喝盜取財物是也其府官司巡捕無方但薄暮聲鐘辨明啓閉使闔城之民遇夜驚懼寢處不安顯見府司官吏罷愞不職威令莫行不能消弭擒制以至如此且真定為燕南劇鎮又連年蝗旱艱於衣食者衆此風大不可長參詳上司若不早為規畫督責官吏嚴行禁止切恐因而別生事端係繫利害據此合行糾呈

請禁治襪惡語言狀

切見中都市井小民行言立語多作襪談以至父子兄弟不能迴避行歷切恐久而成俗以為尋常據襪濁風俗莫此為重參詳係有司不能肅清所部以至如此兼京兆風俗之厚合行禁止以革薄俗

論居官身故等官員子孫承廕事狀

會驗中書省欽奉
聖旨條畫内一款諸取廕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廕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聽照得今者身故官員子孫已擬叙廕其居官去任子孫應廕者至今未見施行外孫致仕官子孫往往亦未嘗定奪如真定張宣撫子復前泰安州尹趙德庸子符是也卑職參詳即今貪冒成風恬不知退如一二以理致仕者宜蒙顯異若應廕子孫返為遲疑不蒙定擬祇以身故者聽叙是使為子孫者得父祖早故為幸非所以進廉隅而激貪鄙也兼照得舊例諸養素丘園徵聘不赴者子孫尚得以徵官為廕況取官清要歷年深遠之者理合比父祖身故者即令叙廕為當其居官去任子孫亦合依奉
聖旨條畫定奪施行

為救治虫蝗事狀

蓋聞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氣和則致祥氣乖則致異此必然之理也然災有大小而蝗旱為最今會驗得廣平路鄆次申蝗蝻生發至今月内計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三頃四十三畝除已絶外未絶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三畝又有不見頃畝一百餘處炎炎不已深為可憂如比年以來山東等處連值蝗旱民至有麪橡實採黄精煮野菜而食者雖包銀權倚而盡徵到官課額

訴難而依前恢辦向非
聖恩賑濟饑不飢殍轉死溝壑今者蝗之氣勢滋盛
如此是上天之意儆戒深至誠不可不謹苟非以德
勝妖全藉人力恐百姓重困過於前日其爲利害亦
大於斯今來叅詳其或大臣不和政事有闕官吏不
公百姓失所刑賞雖行而或戾風俗極惡而未醇又
如各路見禁一千三百餘人幽閉囹圄不無冤滯加
之用兵興役僉軍屯田包添絲銀協濟軍力分房盐
户輸粟餉邊遠近騷然未爲無事從是而觀致傷和
氣恐此之由而又並南州郡蚕麥薄收嗸嗸之民止
望秋成以供王事不幸繼以蝗旱萬一成災將若之
何豈惟經費不足貧民衣食先乏衣食乏則飢寒至

卷之八十九　三

飢寒迫則盜賊生盜賊滋則非國家之便也竊見朝
省近年已來收捕雖力終莫殄絶不過差官督責州
郡併功撲滅不致流徙而已未有以時事言者以某
愚見爲大臣者當恐懼修省恪謹天戒任責極言陳
其所以不然切屬朝廷不能盡知何則方今
明天子在上聖慈仁惠子愛兆民哀矜惻䘏軫慮惟
切今災異如此又恐遠方小民不知存恤之意誠宜
幾不急之務下寬大之
詔發倉廩振貧乏致禱山川爲民祈謝據被災去處
驗其輕重量減今歲差稅又宜先遣相臣分省中都
使鎮撫中外規畫事宜以安以慰庶望京畿之間民
心妥帖物不踊貴災沴漸消民易爲力不致重困因

而別作事端

爲犧牲在滌不及九旬事狀

蓋聞國之大事實先祀典祀禮以敬爲主物品以潔
爲先故唐金之制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二旬今
體知得太廟歳祀犧牲有司臨時取辦在滌不及兩
月即用就事看詳三牲之養逮期三月本欲盡誠敬
而極精潔也今者大祀之禮降而甫踰中制於理寔
爲未應誠有司之慢也合無照依舊例改正施行

舉陝西儒士楊元甫狀

伏聞國朝設國學教胄子選師儒以充司業助教
博士之職切見京兆儒士楊恭懿資禀高明學通經
史千言過目成誦不遺今年幾知命教授鄉閭其孝

卷之八十九　四

行足以化服一方其廉介足以振勵薄俗隱德丘園
不求仕進如往者兩省交辟欲置之幕府庶諮論議
以勸將來至職名祿養辭皆不受德業日新箪瓢自
若誠清廟之珪璋士林之杞梓也其或擢彼國庠置
之館閣試其行能可收實用又念即今上而監司下
而州郡凡所薦舉多家有屬其在寔者尤宜獎率伏
乞詳酌施行

爲罪囚醫藥事狀

體訪得大興府在禁罪囚自今年二月初至今月二
十日節次死訖二十一人俱係因病身故切詳見禁
四百餘人又照得隨路已立司獄官三十餘處即目
暑氣蒸騰病者甚衆雖官並醫更輪流看治合用藥

物悉皆自備如遇重證止是依例應付實非對證係合以致往往耽悞人命又念犯得罪當死不可於未鞫問及抵法以前因醫藥闕而以病殺之也其間雖有冤濫當宥之人悔將何及捡會舊例獄因病患官給醫藥救療合無將應用藥餌官爲收買給付獄官臨時對證用度庶望不致耽悞死損人命

論成造衣甲不宜責辦附餘物料事狀

伏見

國家即目征伐四出所除甲器最爲重事緣甲不如法所係人心勇怯勝負關於一時故晁錯有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今體察得在都甲局并外路今年納到至元六年當該皮甲斤重不同者在都局有三十五斤及三十七八斤者真定順天東平等處却重四十斤四十一二斤者斤重既是爭懸生活不無好弱又體知得省部遍下隨路四十餘局取要排年附餘數目但有未便者若上司元降物料一切合宜不當取要附餘既取附餘是元降物料上司不曾確實計料有無相應致有多餘之數若此是在有司立法當與不當耳至如弓局舊例每弓一張物料錢鈔兩貫文有傳忽都告減作一貫二百文

聖旨爲久遠生活上定作一貫四百文造弓一張上司既無打算工匠又甚便當畢職叅詳今後亦合將衣甲事理再行定奪實用爾中物料使一切合宜及甲之斤兩定擬畫一体例管得成造如法其少有不中程度者嚴行究治可也不宜責辦附餘以致官匠兩難蓋衣甲難比其餘器械所貴堅良精緻及主者之功匠氏之能也若專以要取附餘爲功不以甲之好弱爲念一旦用之陣敵斷不能遮護身體有悞人命是有司以附餘爲重以人命爲輕也據此合行具呈

彈阿海萬户屯田軍人侵占民田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内一款該豪并縱暴及貧窮寃苦不能自伸者委監察并行糾察欽此今察到武清縣北鄉等處有阿海萬户下屯田軍人於至元二年倚賴形勢於上司元撥屯田地段四至外强將諸人莊子及開耕作熟桑棗地土侵奪訖二十餘頃俱是各家係稅地數往年雖經陳告總管府行下本縣歸着本縣累次約會本官不到至今不曾吐退就責得各地主狀供與所察相同畢職看詳本鄉兩西河占中間地土窄狹今者獨爲軍人奪占使農民至有失業者所謂豪并縱暴貧弱寃苦不能自伸者莫此爲甚據此合行糾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令將侵占訖諸人地段數目開具如右

彈西夏按察司行移違錯事狀

今體察得西夏中興提刑按察司於今年二月内爲本處納憐等站脱脱禾孫等告鋪馬瘦弱見無料食事備詞申覆户部爲此追照行卷與所察相同今來

參詳各道按察司凡有合申事理即令申臺照詳即
與六部元無行移體例今有西夏中興提刑按察司
官署銜連名不經御史臺徑爲申覆尚書户部俱爲
不應據此合行具呈

論渾河泛溢請修治堤堰事狀

伏自今月内武清縣北鄉按部回至洪濟鎮渾河泛
漲其瀕水民家已爲渰没若湯湯不已大有可虞者
因行視堤堰水勢東南至孫家務西北至本鎮南東
西横亘約十五餘里其堤堰低秩高闊不過丈餘又
年深頹剥衝渲一土埨而已河水伏槽時視堤南平
地尚下數尺兼土脉疎弱水性善崩黄猫野鼠穿穴
又多固不足以禦大患捍水衝萬一泛决沛然莫禦
而堤南二十餘村人畜田廬盡爲漂没其害又非虫
蝗之可比也就問得孫家務一帶去年秋已被災傷
但不致太甚耳外據漷陰縣東北沙渦口等處畧與
武清縣北鄉事勢相同即目縣西北近河堤南田禾
已在水中及有渰死頭畜合無專令各縣正官一員
晝夜巡防隄備破决但望不致疎虞才候農隙令都
水監官相視堤岸疎惡去處如法修築使一方永遠
以絶水患寔畿内兩縣之大利也其職當司察親覩
利害不敢緘默自取言責據此合行具陳

請立四方館事狀

伏見遠方朝貢使人每歲至京師者既無館舍以
頓於民間豪貴之家倉皇安置俱有未便[illegible]堂[illegible]

大國不以全盛之勢昭示遠人一也既擇朝官
豈非示其文物有人然處之民家殆非得體又
無竊測民間事情以見淺深二也至於騰移房
爭奪之際致被竊笑三也如近日交阯使人
大夫黎仲陀中散大夫丁拱垣等舘於王子華[illegible]
又安置使貢物狼藉于外者是也合無建立四方舘
以一切奉使處之如此不惟
聖朝盡懷遠遇下之禮抑使遠方來者觀 上國
光我免夫三者之虞寔爲便當

彈漕司失陷官粮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節該倉庫減耗爲私竊害委監察並行相
察欽此伏見國家歲計粮儲必須百有餘萬方可足
用[illegible]朝廷爲恐中間失悮爰自往年特陞漕司併令
劉顯等提舉一切勾當故合設官吏内外必備奉[illegible]
又爲不輕所期盡心俾稱厥職今體察得數年之間
其盗用失陷短少及糜爛等粮一十六萬四千餘石
又察得至元五年未到倉粮一十五萬餘石除已[illegible]
陷外入萬九千餘石至今不知運納所在就間[illegible]
朱英與所察相同問者省部摘差[illegible]官親詣盡
真本司欺昧止將六年粮數總作[illegible]入納隨倉
見在飾詞破説用相抵梧中間虚[illegible]明不可
五年守凍粮斛一十五萬餘[illegible]於本年
入數目至今年二月[illegible]尚

斛石不知所向却稱至元六年粮數至今年九月終
隨倉起運交納止有二千餘石且綱運先後交輸程
期自有次第不應挨亂如此豈有五年未冊委實不
問而復越漕六年新粮恐萬無此理詳此一端其虛
冒歸說槩可見矣參詳上項事理不過非其人故也
蓋自古錢穀大計莫不精選才能清慎明著善於其
職者克固非素不綜練挾私蠹公之人可以倚辦因
體察得本司官屬其最者援自行間素乏心計剛愎
自用不有同僚佐貳者因不和同至相推長上下苟
且因仍耽悞遂失關鈐致綱紐解弛發壞如此至於
中外聞者莫不憤嘆其在有司理當云何其劉最又
於通州等處爲起蓋倉敖用便已私營置物業撒橋
梁而阻滯驛程奪民利而一空權儹渡倉司既非久許
運道又不快便公私之間兩有所害今復改作重費
國用其爲私蠹害又斯當問照得欽奉
聖旨節文該句當了的公事不稱所倚付的心據劉
最等癈亂職務不稱所倚孰大於斯據本司官吏不
爲盡心大失關鈐宜一切替罷公選廉能清慎善於
其職者充及隨路河倉攢村守凍失陷損壞已未納
見在粮數乞選差清幹職官親詣盤點如此庶望上
下一新積弊可革不然無以激勵其餘以救將來外
據都城內外倉分有無照依漢唐故事隸屬司農司
隸行管領深爲長便某職司言責利害深重愚衷所
激誠不敢避忌罔盡所言合行一就糾呈

論復立博野縣事狀

照得至元三年欽奉
聖旨節該州城畸零去處不滿千户者斟酌改併民
户多者從長定奪更當衝要驛程不須改併欽此今
體知得自去年新抄户後隨路州縣往往有至三四
千户者至今依舊合併管領極有不便當者畧舉順
天路祁州博野縣併入蒲陰縣分是也其博野縣即
目諸色人户二千八百餘户中間百姓事不便當者
非一如科着船户補闕蒲陰縣弓兵故將本處上户
商堅等六户取充及撥降一切差役往往偏向不均
至於送納賦稅勾攝聚集詞訟等事不惟往復遠爲
其沙溏磁三河經值秋夏水發瀰漫相接抵祁州迤
東一䟽流行阻滯人難又兼本縣蠡州南至安平界
首相去七十餘里正當衝要驛程爰自合併已來節
次失過盜賊截劫訖官民財物致傷人命者無慮十
數就問得本處人户賈佐等與所察相同參詳博野
正縣理合依舊復立縣事深爲安便外據隨路見併
州縣如新抄户後數滿千户之上者亦合從長定奪
復立舊治爲當至於隨路在先曾合併縣分爲中間
百姓不便已有復立去處如上都縉山平灤撫寧真
定贊皇太原樂平俱係三五百户縣道又如無城邑
者亦復設立如河間無棣縣於八湖口置司延州延
津縣於史過店置司順德廣宗止於本鎮置司是也
據此合行舉呈

論科舉事宜狀

伏見
朝廷發明詔議科舉以取進士蓋欲明公道廣仕途
以革僥競之風選人材收實用致隆平之化然聞禮
部所擬止以經義詞賦兩科取人伏慮淺狹拘窒於
國於士兩有未盡必期登俊良遠庸鄙總覽群材經
理世務蓋有後其所先先其所後者矣竊惟
聖天子渴於文治聽言如流凡所制作取唐爲多兼
國朝科舉之設自戊戌以後未遑再議天下之士往
往留心時務講明經史捉筆著述一尚古文頗惟舉
業修素習一旦取非其人不適於用返爲科舉之累
矣今檢會到李唐之制其取士科目不常率相時置
科以待非常之材其初試殿試止以策問取人如時
務則試方畧止五道直言極諫等策秀才則博學宏
辭及道侔伊呂才堪郡縣下筆成章茂材異等皆其
選之首也故得士之多唐宋爲盛以某愚見審量時
勢必欲急得人材以收實用莫若以時務對策直言
極諫切中利病有經畫之略者爲首選何則試以殘
宋爲言自渡江以來以一隅之地偷生百年者正以
多士濟濟崇尚議論有用之學故也其次以博學宏
詞兼試典禮議一道如禘祫齊郎之議者爲中選其
經義詞賦兩科乞轉經出題先爲布告中外使學者
明知所嚮謂如今年書明年詩限以幾時然後赴試
其格律畧除苛細如故實景象明水千羽金在鎔之
類例皆爲命題如此不致隔礙長材使得展手筆以
盡其器能不數年則五經可以通治矣然後使天下
之人知
大聖人制作出於尋常萬萬其有用實學爲
聖朝英特之選一洗遼金衰蘭不振之氣其不盛歟
如此富國計者上可以副
朝廷用儒之實下可以待俊造非常之士盡皆貿於
網羅收實用於中外則文治之功隆平之化可計日
而待矣其職當言責事或未便不敢緘默輒昌昧數
陳

彈博州路烏總管老病狀

今體察得烏古論居真殘忍嗜殺貪冒無厭向列東
曹以尸祿位及留囚徒大致淹錯今年近八十氣志
昏耄嘗官臨事轉首遺忘就問得本路司吏張玠與
所察相同而又不時昏發頭目調眩至提視衣物畧
不知識瘵望裁斷如流神明其政不可得已兼照得
博州路轄管軍民三萬三千餘户一方休戚繫在師
帥今而若此其於大小事爲少有蹉跌斯民何辜橫
被抑屈若以老病不勝本官首宜論列合行糾舉以
勵其餘

冬旱請祈雪事狀

切見隨路蝗災經今數年山東河南其勢尤甚今歲還
種遍地儻災更不已飢荒盜賊何所不有若此及出
冬已來得三兩大雪庶可消弭以絶根種古語有云

冬雪一尺蝗子入地可丈今去春節僅三十餘日照
得中都及迤南路分自八月至今天不雨雪小麥青
黄半掩乾土雖雲陰屡作終無大潤參詳唯有以精
誠感格神明致禱岳瀆爲民祈謝而已不然令各路
總管府官或郡守躬親祀禱部内山川并社稷等神
以示　朝廷憂卹元元至意庶望和氣一回普霑嘉
瑞使民心慰安且忘積年飢乏撲滅之苦

太廟祭器合改造事狀

伏念古之君子朝服祭器不假於人況太廟之祭器
乎今體訪得太官大祭所用鼎鼐彝斝等器多係殘宋賜
功臣家物如臣京敏中邦昌等器是也參詳自古有
國有家者未聞

祖宗神靈而以人臣所用遺器陳列爲享於禮誠爲
未宜然嚮者清廟初建每事草次未遑一新不得不
爾今後合無改造新器張皇一代縟典且極夫尊嚴
無上之義使
聖子神孫傳之無窮不其盛且當歟

論求仕官就家聽候宣勑事狀

體知得吏部先奉中書省劄付該求仕官員每季遷
轉在後雇恐生受擬令每月銓注切見隨路求仕官
員有自去年八月間摘勾到部經今七箇月餘未蒙
銓轉中間百端生受客寄守待措借無所以致典賣
鞍馬等物給盤費尚然不足不幸更值病疾因而身
故尤可矜卹即日在都聽除等官約二百餘員少者

不下半載又州縣闕員甚多俱此淹延兩爲未便今
後合無將求仕人員自到部月日爲始限以旬月對
憑引驗既畢省會還家若有合祗受
宣命官員依舊例差人擎送外據授
勑官員將合授
勑命發付各路總管府收管令本路祗授照依定去
綮來省限催督赴任庶免人難據此合行呈覆

彈大興府擅注案牘官事狀

今照得隨路總管府元設提領案牘官已是罷去今
體察得大興府却將司吏韓仲禮克案牘官勾當參
詳總府司吏除額設外尚不得增添人數今來本府
擅自將報過司吏韓仲禮擬作首領官與朝省差設
經歷知事一同繫歷勾當豈惟干名犯分其於格制
是屬違錯據此合行糾呈

彈四州濫給解由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内一款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
劾者（罪五等科罪之官知而不奉如者　等斷此又合到中書省部）畫内
一款節該各路州府司縣任滿官員當該官司循情
濫給解由體究得實申臺呈省今察到涿州等處州
縣去官於任内侵使詑鹽錢工俸累蒙上司追徵並
不還家其代官到任亦不依公理問却行循情濫給
與無粘帶解由如此遞互欺昧上司致將合追錢鈔
至今不能到官事屬違錯據此合行開坐糾彈

彈甲局官王會等抵搪造甲皮貨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節該造作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欽此又照得上司元料每甲一副舉吊并裁線古狸
皮一十張四分前制府劄付下甲局總管府該依年
例計料理勒人匠如法成造無致用別色低歹皮貨
抵搪成造畢職於今年八月內體察得中都管甲局
官王會楊三合自今年二月內造作至元五年常課
已造訖甲一百二十副依已料関訖古狸皮一千二
百四十八張於內却用馬項手抵搪即問得王會等
招說為闕少古狸皮上是用馬項手作線是實却問
得守支古狸皮人高庭榮職皮提控葉榮稱自至元
六年六月內收支成造五年皮甲古狸皮至七年八
月內計收到古狸皮一千二百五十三張俱係甲局
王知事支訖又問得王知事名居實稱實関訖古狸
皮一千二百三十張據已造了衣甲數內委的四次
用訖馬項子八十五箇折訖古狸皮一百七十張是
實今來畢職參詳既知事王君實依料節次関支訖
上項古狸皮貨王會等不合却用馬項抵搪事為違
錯合行糾呈

論革罷撥戶興煽炉冶事

今切見各處鐵冶撥出戶計設立頭目管領周歲額
辦鐵貨令人戶常川煽煉納官官民兩便今畧舉蔡
陽并乞石烈楊都事高撒合所管四處鐵冶見分管
戶九千五百五十戶驗每戶包鈔四兩計該鈔七百
六十四定令總青黃鐵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九
十三斤半價直不等該價鈔四百六十八定二十三
兩三錢三分半比包鈔虧官二百九十五定二十六
兩六錢半及其人戶俱各漫散住坐每遇秋冬煽煉
逐旋勾集往復人難宜為官民有辦如將上項戶計
罷去當差許從諸人自治窯冶煽煉據官用鐵貨給
價和買深是官民兩便據此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
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蔡陽
戶二千七百六十四戶每戶四兩計鈔一百
二十一定單六兩
辦鐵七十五萬斤每十斤價鈔一錢計鈔一
百五十定

乞石烈
戶一千七百八十六戶每戶四兩計鈔一百
四十二定四十四兩
辦鐵二十六萬斤每斤價鈔一錢計鈔五十
二定

楊都事
戶二千戶每戶四兩計鈔一百六十定
辦鐵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半每十
斤價鈔一錢該一百六定二十三兩三
錢半

高撒合
户三千户每户四兩計鈔二百四十定
辦鐵九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斤計鈔一百
六十定內
青鐵五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斤每十斤價
鈔一錢計鈔一百單六定三十三兩四
錢
黃鐵四十萬斤每十五斤價鈔一錢計鈔五
十三定一十六兩六錢

糾彈良鄉尉司非理拷勘劉德林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節該巡尉捕盜官捉獲盜賊隨時

發與本縣圓坐推問是實解赴本州再行鞫勘施行
不得轉委使及弓手人等拷問欽此今體察得良鄉
縣尉司於至元七年九月內夜本縣館驛內失盜於
當月二十五日有弓手高伯山涉疑捉到涿州人户
張德林不曾申官私下拷勘抑令虛招及妄指姐夫
劉得林寄藏上項贓物將劉得林拿到亦不申官一
面拷打爲無證佐在後撒放於二十七日止將張德
林申發到縣尉司有縣尉楊仲玉又將劉德林勾追
到官重復拷問非理加刑上爲無指證明白事跡於
當月三十日保放還家有劉德林於閏十一月十三
日因拷瘡身死今問得尉司司吏劉君祥并苦主劉
得林妻阿張并當元被搶人劉得用詞因俱與所察

相同今來參詳高伯山止是本縣弓兵別無拷勘問
人體例及縣尉楊仲玉止憑張德林妄指便加拷勘
以致本人因瘡身死又於劉得林劉得用等處掠取
犬鈔衣物有此違錯據此合行糾彈

論蕭山住等局人匠偏負事狀

伏見呂合剌見管民户內撥出人匠二百二十五户
內謂如眞定路甚參謀甄榮祖吳信魏友係納三定
包銀户計餘者雖是不及例各酌中户計然則一丁
入局全家絲銀盡行除免近又將上項户計撥付本
局另行管領其人匠自來按月支請米四斗鹽半斤
不時更有賞賜錢物其爲華民無甚於此姐肅山住
儲普花兩局人匠俱係遊此人匠抛失家業移來中

都今全家入局造作又爲衣食不給致有庸力將男
女質典者至甚生受按月支請又無食鹽每口止得
官糧二斗五升今來切詳造作乃一體工役然成造
之物固有輕重工役各無閑歇何其鹽糧不一若將
上項局分相比據肅山住儲普花兩局實爲偏負外
據呂合剌所管民匠二百二十五户月支鹽糧合行
從長定奪據此須合具呈

論六部職掌繁簡事狀

伏見
朝廷設立六部其官吏品秩相同而職掌繁簡有異
如禮兵二部禮以祭祀爲大而有太常寺兵以軍旅
爲重而有樞密院今者錢穀造作一切等事盡歸户

工至甚繁劇若曹務不有所分則緩急難於辦集今
無酌量繁簡令兵禮二部將可分之事一以兼管似
爲便當又且職掌均一使兩部官吏免尸素之責不
然繁者愈繁而簡者日簡矣據此合行糾呈

論霸州道路事狀

切見霸州部分俱該河流陂浸地面其驛程卻係山
東正路據本州南至保定縣見行西道相去四十五
里中間經過橋梁七座每歲必須依時拆蓋更有修
疊水口去處其功役不細須旁縣挾濟方可辦集甚
是生受兼西道元係前代阻障瀦泊堤堰本非正路
近一十七里止蓋橋梁三座若行莫金口東道官民
寔爲兩便據此合行呈覆

論革罷魚牙岸例事狀

伏見魚牙岸例等錢比年以來隨路俱無今體察得
中都通判等一十一處其魚牙岸例一依宣課三十
分取一至今徵收參詳魚貨蒲葦一切諸物於所在
已納數重課程今者於上更爲收分此等錢數寔是
重併兼見蒙
聖恩免差發減課額正爲百姓生受故也據上項等
錢理宜罷去不然亦不當依宣課一體分收有此不
應合行糾呈

彈不孝子楊大事狀

蓋聞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沒終身敬之不衰
況父在之姻妾乎今體察得保定路總管子某冥頑
無知悖逆有迹近者將父才妾就於寢所輒行毆擊
父方營護隨即推仆致令乃父牒發本路究治其同
僚看伺視爲細微在後罪無施行雖行路聞之莫不
憤嘆參詳禮義由賢者出豈有衣冠之胄而爲禽犢
之行如是其敗壞風化孰大於此合行糾彈乞痛加
懲戒以厲薄俗

舉三道按察使事狀

今山東東西河北河南山北遼東三道提刑按察使
見行闕員未經選注如山東道前任陳祐苟非其選
罔繼前聲河北道近爲元雖新事闕司被問威望沮
弱山北道上係重地闕員日久此三使舉惟其人能
復舊望今有切見前中書省給事中賈居貞揚歷

朝省積有歲年夙夜在公練達政體又廉訪得濟南
府總管趙炳莅政遐來民安盜息強幹著稱及吏部
侍郎王椅通儒才能和而有守既掌銓衡又稱公當
論其才品俱各相應如任以監司必能振舉綱維不
負輿望據此合行舉呈

論順天清苑縣尉石昌璞繫獄事狀

切見隨路州縣官如縣尉人員職小責重最爲不易
其合捕盜賊有任終不獲至經年累月停罰俸給者
幸有一二強幹肅清所部宜加遷賞以勵其餘或事
有差悞情寔可恕今體訪得順天路清苑縣尉石昌
璞強幹有爲巡捕得法察賊推情遂破窟穴自到任
已來甫及一年擒捕強竊及印造僞鈔知名劇賊郝

榮楊留兒等九一十七起計賊黨九十八名俱係積年作過流毒數州所在官府皆不能制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致使保州方數百里間道途清寧彌須在路誠消弭安靜延捕之嚴者也今止爲郝榮等事被問到部本部即行枷收同重囚繫獄寔爲未當參詳據已結案強賊郝榮等反獄殺人情理深重舊例劫死因殺人者無首從皆處絞斬彼郝榮拘執死囚已成得劫況石昌璞依奉府命推拉凶威恨有折傷因之損死度其情節誠可恕原蓋公心除害之理多私計故殺之意無據所犯設若抵罪理合照依舊例量情施行倡爲相應兼本官前後敗獲賊數合得未給賞賚甚多將功贖過亦不至此不然恐當斷職者遠

近聞之因以解體使賊黨潛知幸快禍心且長其剽劫侵牟之勢深為未便據此合行申理至元八年六月廿三日

論隨路交鈔庫令總管府提點事狀

夫時有通塞事貴改更故古人因時制宜不拘常法而憚變更也切見隨路鈔庫行用元寶鈔數多者三五千定少者不下二三千定每歲差設庫官止憑一二保官即聽注擬近年已來如失陷去處雖監督正人及着落元保須管陪納數足至經涉數年往往有破家不能結絕圓備者兼保官多不親即故出於一時面分又何嘗計保者家產之虛實錢穀之果能通曉也方今鈔法極是通快但委用非人少有侵陷便是一路鈔法因人為累少有滋滯足滋長奸弊與其

治於已然無可耐之後何若防於未然易為力之前愚見今後合無公同選舉其抵業信實委通錢穀人員勾當就令本路總管府官每月以次計點見在題押赤曆其府官却不得因而恃勢借貸官錢違者許庫司申覆上司照驗如此使朝夕得相臨視上下遞互關防官無失陷之虞人遠奸欺之弊照中統元年已來已曾依上施行至是便當今各庫雖按月赴提舉司申報單狀赤曆於關防寔無所係蓋非切近臨視中間作弊既無畏避又不能即時知覺究治是申押本司徒常例虛行而已據此合行舉呈伏乞照詳定奪施行

論待闕官員為照會各處事狀

切見省部將隨路守闕官員不計月日遠近受除右即行下各路照會曰某年月日某代某甚者至於預往任所守待要結所在風俗凋弊致一方吏民將舊官輕視減裂或嗜責所行則曰汝計日去官耳見任者既為齟齬不茍且保祿爲心以俟其去者幾何人斯如此是官府吏民上下離合且使無事猶云不可況軍民宣課工匠一切事務今皆取辦州縣中間脫有失悞利害所關非輕今後合無除將守闕人員令祗受還家聽候外省部驗赴任月日既近然後照會各路倡為未曉能然廢幾官民去留之際兩得安便不致上下苟且耽悞一切事務深為便當據此合行舉呈

論外任官展裹公服事狀

切念古人制作冠服蓋所以别上下而尊嚴也今者
隨朝百官與隨路管民官上自宰相總府官下至簿
尉其品從散官俸禄公田子孫廕敘等事畧皆備具
獨公服展裹之禮未見施行合無照依舊例使各官
自備冠服公聽展裹理事如此不惟見
國家禮文有嚴其於官府威儀寔為尊崇

論撫勞襄陽軍士事奏狀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力忘死者不過下通物情閔其
勞苦說以使令而已兼兵以氣為主所貴感發振作
不致有懈怠墮歸之意成役雖久事功可成伏見襄
陽之役以十萬衆頓堅城之下經今四年暑天炎瘴

攻守暴露不戰而疫死者無日無之即目已屬炎瘴
江水向發設如去歲夏宋人復以舟師來援内以窮
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籌畫之
秋將士竭忠之時也今省官雖節制於上
朝廷固宜特與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以備所敵
此以夜戰聲相同晝戰目相見之意也以某愚見合
無聞奏選差近侍信臣奉將
恩命諭彼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
後存其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生死有
所歸矣我之勤苦為上知矣既喜如此雖以歲月置
之重地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親上
死長以謂當然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且使頓暑

可變為清涼矣兼襄陽窮寇料其時勢日就困蹙以
宜重懸賞格射書城中諭以禍福有能擒致主帥或
番城出降者授以某官某賞至於軍校頭目有功各
以次論授外據老弱疾病軍人既非精壯可用復使
疫氣蒸染又為未便有無分揀暫還休養如此則人
有所望去留兩安故兵法云視卒如子可與俱死兼
丞相史公去歲已曾如此施行師律軍心兩寔真順
以時勢觀之據上項事理恐伯是一法伏乞御史臺
照詳聞奏施行

論宣課折納米粟寔常平倉狀

切見隨路起盡常平倉數二千餘間已是功畢今秋
豐收見得官為和糴以寔廩庾然有未便者如近年

上都中興西京等處和糴糧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
官錢既為欺隱糧斛又不數足隨後差轄省部官打
算追徵經隔數年不能結絕不惟官司紊煩公家急
無所濟體訪得去歲
尚書省為山東道軍闕乏糧儲将附近州郡課程折
納米粟接濟甚是便益合無照依已行事理趁夏麥
收成及向前秋收將農民六色課程約量折納粟豆
等物公私寔為兩便免致有欺隱紊煩之弊據此合
行舉呈

論州縣官經断罰事狀

切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詩又云無瑕者可以戮人
今切見仕途之間廉恥道喪贓濫公行自立部以來

州縣職官往往贓濫不公經值斷罰者每選不下數人例皆遷叙不過降等遷遠而已叅詳爵祿者勵世磨鈍之具據見行降遠格例係亡金弊法固非懲惡勸善之道似不足取兼州縣字民之官務要宣明教化禮義興行乃所任責彼身經斷罰處民之上豈惟內懷慚德先不自安部內之民將何化服欲望四善具五事備難矣照得唐例職官任終驗所犯輕重有數年停勤之法合無依倣定奪如贓濫不公罪應罰俸至幾貫以上及經斷及若干者今後盡行停殿庶幾懲一勸百遠去甚者不致敗群使士興廉耻之風俗被肅清之化四維張皇內外之職修矣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便民三十五事 自此係監司時建白

皇帝聖旨裏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伏見
朝廷勵精爲治百度從新中外顒顒有太平之望然弊積日久事端非一必更張其大者重者使有定制則實惠可及於民今
國家疆宇民數遠過漢唐歲入經費又爲不貲所急者立法選官恤民息兵力養人材節浮費之用停不急之務而已蓋大法立則宏綱振庶官擧則萬務修兵民安則邦本固人材廣則任使周省費用則百姓足停不急則農務勸至於侵奪民利不便於時者一切革去之然此要須大臣力任其責以經國遠圖爲念使治體一定始終無間開誠心布公道搜群材而作行之使上有所守而不勞下知奉行而不亂尚慮豫勅未嚴吏有勤墮明其賞罰黜陟以威厲其不事事者將見激昂奮發人爭立效則治定功成可計日而待也不然究饑穀之已然緩綱維之大柄似未見其可也其以不材繆當言責區區之誠有不能自已者謹條陳切時便民三十五事開列于後伏乞
御史臺備呈
中書省照詳施行

事目

立法

定法制　置發兵符契

通行奏事

選官

議保舉　立審官院

選參佐

卹民

議恤民　除軍戶拋下差發

拯災　秋稅草喂養馬駝草料

復常平倉　論匠戶

括戶土斷　七品已上官言任內利病事

息兵力

軍人交當　合併十一年軍

綏遠征　定奪析居地稅

養人材

設學校　用試中儒士

試吏員

節費用 [illegible]

併州縣省官吏　行券法減祗應

禁醞酒　根武屯田

輸粟充監當官

停不急務

權停一切工役　省罷鐵冶戶

侵奪民利不便等事

課程再不添額　論鈔法

論鹽法　輝竹還民

分撥官占民田事　定奪官地給民

禁約搔擾百姓五事

立法

定法制

自古圖治之君必立一定之法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行於下視為準式民知其法使之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一定不易故刑罰省而治道成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遠定議內而

憲臺

天子之執法外而廉訪州郡之刑司也是有司理之官而闕所守之法至平刑議獄旋旋為理不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合無將奉

敕刪定到律令須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永為成憲豈不盛哉若中間或有不通行者取

國朝札撒如金制別定敕條如近年以來審斷一切姦盜

省部略有條格者州縣擬行特為安便此法令當亟定之明驗也如此則法無二門輕重當罪吏無以高下其手天下幸甚

置發兵符契

竊見

朝廷防馬劄妄濫也

御前給發奉使欲達方取信也佩圓符為徵況兵戎大事乎近者王箸矯偽發兵利害非細合議關防契勘歷代緩急調遣軍馬皆驗符契然後得發今後合無依上起置符契庶免臨時别致事端

通行奏事

竊見

憲臺初立遇有軍國重事中書省臺院約會一同聞奏若事或不便許庭議以從所長其於朝廷大為有益近年稍爭擅制至於大政大刑其事已行不得與聞任言責者既不及論救且得籍口不職之誚於天下乞請申明舊例不致似前闕畧以絕

壅蔽天下幸甚

選官

議保舉

夫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竊惟選法自近年大壞後府州司縣官例多阿權通賄僥倖而得其南選尤濫至目之曰海放此等賢否不較可知庸懦者因循苟且奔走承奉外政務盡廢小材者規時所尚營治已私略不以官事為念爰自新政已來外望雖聳根源舊弊依前未除易轍而新今雖汰冗濫選材能然一或譽之則為賢一或毀之則為否是非惑亂終無所憑莫若將素有聲跡資品實至者令三品官入狀舉保量短長之材授小大之任然後明察臧否精覈一最

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精詳受保者惟恐有累如此則官得其人庶事修舉昔周世宗令除目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亡金正大間亦行此法當時號稱得人方今教養無素科舉未行權宜矯弊似為良法

立審官院

竊詳省院臺部皆得選署官屬若公當則人心自服少或未安中外之人皆得指言數年以來省臺壞亂多此之由夫省臺大僚近君之重臣也古人猶投鼠忌器當尚深戒況天官天秩一旦使群小無知者得恣情阻壞非所以體重臣而存大體也蓋若輩豢心鮮公不為己私且泄怨謗

比之若此合無立審官院選用有德望公正大臣次取知典故識大體剛直而敢言者為之轄其中外一切選舉官員通得論列而駁之不猶愈於若此紛紜之不定也檢會亡金章宗時臺司用一諸科人為監察審官院究奏而罷之致臺望增重遠近肅然當時大為有益或曰若立此官臺諫何為曰臺諫論列至覆審官係封駁之事古人設立本意以用人為治之本惟其責之專則事精詳而得實理所為開公道而庶人不私議也伏乞熟慮而深思之

選參佐

近聞

朝省選用隨路總管其法甚妙然參佐尤當精択所

謂掌司經歷者務要識大體有議論通案牘庭事不疑剛正有斷振一路之紀綱辦大小之衆務下至調和官府驅役吏人上下伏從官長有賴方爲稱職近年往往用非其人不惟誤事且復害事如非泯望者有之不通文墨者有之老病衰懦不勝任者有之如得其人斯弊盡絶契勘至元二年隨路總管許令帶行參佐二員此固唐自辟所知良法今既妙選大尹亦宜令各官保所知職官以任參佐却恐朋黨成風因時作弊莫若將保到人員交相爲用如真定府尹所保用之保定保定所保用之他路之類是也若本人任内汙濫不職保官亦行坐罪其各道按察司首領官亦當依上精選使出總府幕職之右庶幾官吏推服臺綱人望因之取重

卹民

議卹民

竊見隨路百姓自攻取襄樊已來節次將中強等戶簽充軍站其見在下戶供給百色軍須已是生受及江南平定中外佇望庶得休息復致前政煩苛橫取白著急於星火州縣官吏視其如此因緣作弊科斂無度如過和雇和買夫役等事即驗包銀分作每一兩週歲納出撥從錢三十餘貫止以四兩戶論之是一歲着二十倍也又軍戶逃戶問下差稅復攤見戶包納割剥民肌未見如此之甚致愁嘆不絶感傷和氣歲旱不收百物踊貴衣食艱得民安得不困救之之方在於將和雇和買必不可闕者盡時支價兩平和買雇僱併不科俵民間飢荒去處官爲賑濟累年逋負已徵入官者還民未徵者盡免其逃亡復業者付元抛事產量免三年差役庶居者安集而去者樂還然後下寬大之

詔布告中外使民曉然知

朝廷憂恤元元本意又聞阿合馬及其黨與所没贓賄不可勝計此物既非天來皆係生民膏血向聾斂罷聚爲己私可謂贓穢不祥之物昔漢籍梁冀家財送充國用減天下租賦之半散其苑囿使業窮民合無亦將上項財賄全代今歲天下租賦之數使二十年愁怨之苦一旦消釋誠

國家結民心感和氣曉蕩希世之恩過於尋常萬萬也

一照得近年和買造作等事其弊有三如立限甚促盡時不支價錢必須科配民間然後可辦致百姓添價轉買或官吏接攬多搭錢數及取納使用糜費等錢上下通同作弊一也縱降到價錢止依各處虛報時估比之百姓實費不及半價虧損人戶二也其官降不數價錢內官吏又行尅減且有全不到民或三五年間並不給降者三也如近日科下真定皮裘皮袴明該不得椿配百姓官無見錢皮無見在送納有粗却恐就誤不免分科民間其弊依前復作是上司實有愛民之意而百姓虛受其惠也欲革其弊不

過給降見錢從實支價責委正官辦集其事何
則蓋近年遇有工役官長畏其利害但頒略而
已一委本把里正信實等人使之營辦將百姓
恣行侵年無有紀極或事發到官止將上項入
等量情追斷其事已然將何所益今若革去三
弊將一切違錯明該止坐正官不究餘者庶幾
多方用心顧恤百姓不致諸入作弊
一隨路遞運車伏脚錢近者五六十貫遠者不下
百貫官支價錢十不及二三其不數數百姓盡
行出備名為和雇其實分着年來拔擾極是生
受乞請驛程去處官立車甲頭兩平雇覓從實
支價以紓民力

一戊戌年中選儒戶比之稽道百分無一前省收
入民編却有告難蠲除者今無依舊除免併十
三年試中儒人亦行一體定奪
一弛山林河泊材木魚蒲之禁令民恣得採取以
救飢之不足

蠲免軍戶閃下差發

一委自收復殘宋已來入昔有息肩之望近年差役
豈惟不蒙減免却又將九年十一年元簽軍戶差發
每戶止除四兩餘上數目俱於見在戶內樁科及自
戊午年准申逃戶之後續逃戶計上司並不准申州
縣亦不敢申報閃下差發仍令見在戶計包納又至
元七年取勘出協濟戶計元奉

條畫止令協濟見當差戶近年却行入額另行科差
加以和雇和買不絕如流比之初取竅擬差役轉增
數倍上司若不哀矜量加優䘏恐不免轉徙流離之
患乞將元簽軍戶氣力全行除豁及取勘續逃戶計
蠲免分數庶望貧民少得休息實為便益

救災

竊見今歲真定等處春夏亢旱穀菜皆無米價踴貴
小民乏已闕食往往採食青稞挹花榆葉拂子等根
加之流寓驚擾甚為不安諺云春旱泥倉秋旱離鄉
蓋言比接新來歲月日遠故也百姓多趁熟河南今
開米粟亦貴又無所往是將坐視飢饉以待其斃其
救之之術宜在於早設不然不過發倉廩散諸常倉

廩所在皆空寶鈔錢許得齊莫若將被災州縣合納
稅石并即今收糴事故等粮盡行倚免使百姓少寬
且謀自救責委按察司親臨官吏多方計置賑濟飢
之及弛山林河泊之禁權停門攤酒醋等課庶幾不
致流亡失所

秋稅准喂養馬駝草料

竊見保定等路百姓每歲攢赴遠倉送納又樁配和
買各拉下馬駝所用草粟設立倉場官收支中間官
吏作弊百姓重所生受如按察司每歲各處追着鈔
有三五百定者盡係添答多取於民若於百姓所納
秋稅內盡行折作草粟赴各處喂養馬駝倉場送納
使民免遠倉納稅之勞無和買樁配之擾及華去給

降虛藏之弊實為便益

復常平倉

竊見至元八年設立常平倉驗隨路戶數收貯米粟約八十萬石以備緩急接濟支用近年已來起運盡絕甚非
朝廷恤民救荒本意如往年差官定奪時估以平物價縱使能行終非久遠通便之法當時僉謂若常平有粟各路不過依時價出糶三五千石則物價自平人心倚安低昂權在有司兼併不復高下其手向前收成去處依前收糴以實常平恐亦恤民平估之一策也

論匠戶

一省部為各處富強之民往往投充入匠影占差役以致靠損貧難戶計奏奉
聖旨差官與察司總府一同磨勘到各戶根腳氣力手狀已是精當類攢冊帳各路赴部分間實為善政中外喜望比及今歲科差必得上項富戶依應當差庶幾貧難稍得息肩近聞　省部止為外路帳冊體式與大都不同此上差官復同三家再行磨問不惟中間動搖實恐遷延有失人望若將已分間定帳冊
勒令各路照依大都體式攢報似望善政早得成就或謂若依已行體例將匠戶富強者還民當差其見當身役止除一丁差稅却恐一家兩役日久靠損入難終致紛紜不定莫若將見行分間匠戶委係高手

人匠存者存之外據戶眼高手藝平常者放罷為民若必須補添再於民間將酌中戶內取手藝極高者充庶免紛紜不定且失民望其江南戶口一家分作數戶其名甚多其數不實

括戶主斷

國家自壬子歲抄數後迄今未嘗通檢中間等第高下大成偏重故唐制三載一定戶每歲一團貌恐因仍舊額貧者轉貧富者愈富況三十年之久稍候年歲豐收民大安息合行從實撿括察其存亡均其貧富則庶功以與國富家足不然是縱令州縣每歲增減高下以滋官吏之弊故前人云與其潛資於姦吏何若均助於疲人以免其偏苦哉其各路流徙戶計

拋下差賦即令盡行椿攤見戶陪納往往靠損人難令四海一家民之去此則為逋逃寓彼則為見在若通行括數只令彼處土著當差除此之逃額實為便當此歷代遺制我如行之不為無例或曰恐涉動搖曾不思偏重包納不均之苦甚於一動多矣

七品已上官言任內利病

竊詳方今大弊國之恩化下罔盡行民之情偽上不罔知今後合無令外路五品官部內利病可以興除者許令任內或秩滿赴部直言要以指陳實事一出已見庶使民間疾苦艱難悉得上聞其官之盡心與否不校可知其當興除者即諭

所司拖行日新政治誠表裏相維上下盡心之良法也
息兵力
征防軍交番
一隨路軍人晝自南征已來城攻野戰萬死一生及
平定江南與望停征稍得休息今軍前勾起逃亡事
故等軍歲無虛月如父死子繼兄亡弟行以至一户
有病没諫亡父子兄弟四五丁者又有死絶止存老
父母與妻孥者尚然不蒙撫存况征南將校例多迁
賞其軍士合無將見屯戍軍士亦宜優卹或二年或
三年使之分番相代省家父母親戚歲時有相會之
樂所謂悦以使民民忘其死契勘唐制征防軍年及
者還民父母八十者聽一子歸侍况今四海一家正

息馬論道之秋如兵戎少寢天下幸甚
綏遠征
伏見方今
聖德天覆海宇一家獨以日本未霑
王化致煩征討竊詳倭奴自後漢始通中國多以義
懐來未聞專事征伐盖限隔洋海數千里之遠此與
彼接我以衆命先嘗其險嗚呼殆哉昔三苗來格虞
帝以修文為先彼倭始通元武以廣德為務伏望
聖朝鑒法前代先遣村辯綏遠之臣申之以文告喻
之以逆順柔以文德結以恩信使民見包荒不遐遺
之意若猶未至然後興師未為晚也此條
國家大事任責者宜悉心以明其利害

合併十一年軍
竊見近年
朝廷將舊軍與至元九年所簽軍貧難消乏之家皆
行合併甚為便益其十一年所簽軍人當時已是近
下户計經今九年多有生受不堪役者合無一體從
實合併使貧富難易兩得均平又得兵力精強且見
國家同仁一視之意
定奪軍户折居地税
一軍户折居貼户即目見行取要地税當閤本是一
户謂如有田六頃除四頃外納餘上税石既是折居
其地兩分各有地三頃不在合納之數即目止憑一
户特取要餘上地税理合分閤定奪除免

養人材
設學校
夫自昔設立學校非唯尊師重道蓋欲養育人材以
備內外任使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晚生後輩以
上之教育下無進望例皆不學而吾道不絶如綫設
若搆一大厦必用衆材可成况治天下之廣居乎今
府州縣道雖設立教官講書會課止是虚名皆無實
效其隨處教授名實學官餬口不給奚暇治禮義而
及人若與醫學一體給辟俸禄復官擬學地資贍生
理然後選職官子弟及鄉民之秀異者使之入學專
以講明經史以趨有用實學不三五年間一處止有
成材五七人則天下可得數百人以須

國家之用豈不偉哉如已後設立科舉尤須預先教
養不然將見數年之後非惟無才可取則禮義廉耻
掃地矣將何以論治乎隨路醫學亦合一體整理施
行不致虛請俸錢有名無實

議復立國子學

一竊見至元七年
朝廷立國子學命許衡為祭酒選
朝右貴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滿五歲其諸生俱能通
經達禮彬彬然為文學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通疏
果於從政如子諒侍儀之正大子金中丞之剛直象
提刑之仕優進學弟親臣之經明行修堅童君承之
識事務子方待制之善書學企中客省之貞幹揚歷
省臺蔚為
國用豈小補哉必欲設學校養人材京師首善之地
宜先復立
國學以風勵天下

用中選儒士

竊見十三年隨路試中儒人於內多有材堪從政者
若委自各路并按察司取勘相驗得實申報
上司遇 臺院六部百司按察司令史書吏闕員以
憑補充勾當是猶勝緣亂雜取州縣無例無學等人
此輩設若吏業非素終是通曉義理例有文筆使官
事稍習皆可勝用假令學校吏試使行需待歲月拔
急不能得用能此不但捷於得人亦是激厲天下為

學之方豈為小補兼亡金舊例臺掾書吏皆於中場
舉人內試補勾當但在有司持擇使之精當不致妄
濫請托而已

試吏員

竊見方今內而
省部臺院百司外而按察司府州司縣合用吏員俱
出自州縣校書帖寫等人因而上達以至僥倖成風
廉耻掃地只以學術無素選取無方中間求其廉慎
可稱熟煉吏事者甚鮮而天下之務繁而詞訟錢穀
重而刑名銓選生死曲直高下與奪悉出於乳臭若
輩之手欲望治道清明風俗美好難矣合無講究近
代考試法式從府州官公共保舉其法律刀筆行止
咸不相應罪及保官其餘非此而進者不許補充隨
朝勾當設法既嚴人自力學如此非惟用得群材禮
義廉耻風動四方下可以革去僥倖苟且之人上可
以成公平簡清之化端本澄源此最急務

節費用

併州縣省官吏

伏見方今州而為府縣而作州復有不必縣而縣者
此蓋王進建言欲務為誇大以示外方意也以至增
置人員添給俸祿無有虛歲彼所臨戶口曾不加多
差稅轉成虛耗所謂十羊九牧為政大弊也今四海
一家郡縣版籍何止數倍誇大之名將何所用不若
依舊便將當省者省可併者併豈惟事簡官清不致

國家緣虛名而受實費既省其官撮禄薄者亦宜增而厚之蓋清其吏而不厚其禄則飾詐而不廉知厚其禄而不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又江淮興兵已來諸道使府一切把軍官員權宜而置職及見設提舉司官及因聚斂妄立官府者多矣亦宜減削使職有常員事不繁冗則人無紛擾之勞矣

行券法省祗應

今訪聞得真定路週歲祗應錢萬有五千餘定以天下計之不下數萬定矣此緣
省部差遣繁冗及當該官吏因之作弊致費用如此之廣雖禁約關防甚悉不若從治本根令後若路官將人九事公幹并將急遞鋪整點如法繳行下事務嚴立程限管得時刻不誤如是則不必使者旁午而重費館穀也若軍國大事必須差官者照依府金給付券頭據合得分例令於上批寫某日經過某日宿頓回日繳納年終將報到祗應文冊攢照同否稽有差別多取與多與者同罪將見使人不敢多取掌行者不能妄添分毫節省費用誠稱方今良法至於
朝廷重使別議給與如此減省故不少矣

禁醞酒

一目今自真定路已南直至大河地方數千里自春至秋雨澤愆期旱暵成災致米麥踴貴無處糴買例皆關食百姓往往逃竄莫能禁戢有司誠宜多方計置救災恤民竊見民間醞造杯酒所用米麥日費極多略舉真定一路在城每日蒸湯二百餘石一月計該六千餘石其它處所費比較可知若依至元十五年例將民間醞造杯酒權行禁止庶幾省減物斛以滋百姓食用誠救災卹民之大事也

振武屯田

竊見每歲北邊於新城沙井靖州三倉和糴糧儲不下五七萬石如遇軍馬調遣又豈特十萬石而已近年穀價踴貴且以十萬石為率所費不貲用度終不寬廣兼自古饋餉雖有智者終無良法惟邊地屯營最為長算契勘唐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今豐州是也）振武左右良田約萬餘頃擇能吏可開置營田以省費足食從之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今體訪得振武并豐州界河兩傍地實民稀除營帳牧放百姓耕墾外其餘荒閑地尚多若差公幹官僚踏視其宜留兵營田一切取武清屯例假以歲月自非水旱不熟田功積集國儲必有所濟故陸宣公云緣邊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如此費省食足官無規措和糴之勞民免輸納虛耗之費恐亦安固邊防之一策也

納粟除鹽當官

竊見
上都北邊每歲

臨幸及屯戍重兵歲用粮斛甚廣雖官爲和糴
商旅興販終是遠窵不能多貲待齊昔漢文景時亦
爲艱於轉致令民輸粟塞下賜與爵級謂之賣爵級
遂致邊兵饒足方今院務官別不見入仕格例以襃
日論之不過貨賂請托若以弊革有益於
國家不若令辦課官驗額輕重使輸粟
上都及邊北州郡錢何者則任某處監當官一年立
爲定制謂如某處務場周歲課額十定設官二員每
員輸米或粟
上都者若干邊北州郡者如此不半歲
上都及緣邊州郡便得米數十萬石豈不大便益哉
又如州府務官經營幹勾比得差遣所費不貲一任
之內必百方作計取償於民羨餘復入於己是使明
損民力暗將官錢盡入私門若此法一行將見私錢
盡入公家則息奔競官革請托軍國坐收饒足之利
故令民輸粟充院務官最爲當今良法

停不急之務

權停一切工役

竊見
大都雜役五臺拖木等夫及諸寺院營造比年已來
未嘗停輟古人有云工不使鬼必待人興財不天來
終須地出不動百姓將何所求況今真定至大河迤
南年穀不登百姓嗸嗸例皆乏食自救不暇據上項
工役似合權且停放以見
國家罷不急節浮費救災卹民至意

省罷鐵冶戶

竊見燕北燕南通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
約用煽煉人戶三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
百餘萬自至元十三年後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爲支
用本貨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況此時供給邊用雖
所費浩大尚不能支絕爲各處本貨積垛數多其窺
利之人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
設立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持除支外止合存留
積垛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
損民深爲未便今來止合依驗舊日有名曾煽爐座
存留三五處依例興煽據煽到本貨除支持外盡數
存留積垛並不許發賣外據近年新添去處恣行停
罷將所占百姓分撥元屬州縣依例當差仍許諸人
認辦課額興煽小爐或抽分本貨或認辦鈔數臨時
定奪如蔡陽鐵官中統二年
省部已曾將冶戶差發比較歲煉鐵貨數甚爭懸以
此罷去其便與否乞追照元卷備見其詳

侵奪民利不便等事

課程再不添額

契勘課程自四十年前天下正額止萬有餘定今者
從萬至於十倍可謂極致每歲考較尚有增餘前省
定奪歲歲添作正額且財不天來皆自民出恐亦因
人之一節也兼商稅金資物貨湊集買賣多寡市肆

遷移皆赴州郡會合肆要去處歲各不常若累累一體添答恐有輕重不等之弊可依已定額數外從實枚辦或依相承法增價者量加遷賞否者黜罰停歇莽年合敘所增等第以五十定為上三十定為中二十定為下如此民喜額定而不增官樂有功而陞用羨餘之數自然盡實入官

論鈔法

竊見元寶交鈔民間流轉不為澁滯但物重鈔輕謂如今用一貫纔當往日一百其虛至此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法壞故也其事有四自至元十三年已後據各處平準行用庫倒到金銀并元發下鈔本課銀節次盡行起訖是自廢相權大法此致虛一也其鈔法

初立時將印到料鈔止是發下隨路庫司換易爛鈔以新行用外據一切差發課程內支使故印造有數儉而不溢得權其輕重令內外相制以通流錢法為本致鈔常艱得物必待鈔而後行如此鈔寧得不重哉今則不然印造無算一切支度雖千萬定一於新印料鈔內支發可謂有出而無入也其無本鈔數民間既多而易得物因踴貴而難買此致虛二也又總庫行錢人等物未收成預先定買惟恐或者先取故視鈔輕易添買物重鈔輕多此之由此致虛三也又外路行用庫令庫子人等私下倒易多取工墨以圖利息百姓昏鈔到庫不得畫時回換民間必須行用故昏者轉昏爛者愈爛流傳既難遂分作等級其買

等除搭價然後肯接此致虛四

謂救其虛莫若用銀收鈔大路止用得課銀一餘定小處一二百定民間鈔儉必須將銀赴庫倒鈔貨是鈔自加重銀復歸于官矣今却以鈔回則愈致子虛矣何是又官只重銀不重其鈔此復虛一也或更造銀鈔以一伯當元寶二伯逐漸收見鈔蓋事久則變變則通輕重相濟之法也不然刋病又當間中統元議立法者如張介夫王紹明等講明舊法以定新行如此年載間庶可復舊使資財大柄常操於二權不移於下矣

論鹽法

竊詳調度鹽法以便民為心者莫若於所轄州縣量戶數多寡將元認課額均分依已定價錢一十四兩一錢仰各處管民官設立鹽官赴運司關支鹽貨置

局發賣

納借課關新鹽挨次送納其沿路脚錢於各處鹽局官用已錢出備却於發賣鹽價上搭帶仰各道按察司不時計點多餘之數

既分鹽課為正額聽從各處從實發賣中有比別路賣不盡去處督勒本處須管驗合關數目依限關支課亦依期送納何故當元驗民戶多寡均分食鹽之家既等緣何却有不盡數目防有私鹽生發仰各路正官提調不致阻滯正課亦不須設立巡鹽官擾民其先行賣訖去處必須再來關支是為增餘近年以

來人口增添食盐既多別無虧失止有增羡可不勞而辦也

一官為調度者從

省部差有根脚慎行止請錢穀人充規措所官聽運司節制於用粮去處設立許諸人赴倉送納或米或粟納獲朱鈔赴規措所關引支盐近見運司官差規措官往西京等處不問人之貧富有無抵業九一抽分虛立文契措於某處中納粮斛其實將引到家不問價直高低貨賣了當或償舊債或納官錢或別作營運至今五七年間錢粮不能到官者不可勝計深為未便今者止合明出榜文召募諸人於所指倉分先行送納粮斛納獲朱鈔然後赴規措所支引以來關盐壓勒盐主毋得刁蹬停滯立便支發似此別無阻礙盐法大行倉廩充實不須和糴和中豈小補哉

一長蘆盡本處除收米粟外並不得收受諸物止收實鈔赴萬億庫送納止收米粟者以備御河上下官為支持不收諸物者諸物官司無用中間作弊不無阻礙盐法若以收鈔納鈔其便有三一則鈔法通快二則革去舊弊三則官民兩便

一便商賈為利者許諸人赴場買引關盐壓勒盐主不得刁蹬客旅最為急務盖禁官吏不得買引買引是也既許諸人興販官吏亦用已錢何故不可若使本管官吏得買其間客旅源為未便課程不能虧辦何故盐價貴則官吏盡數拘買客旅不能得買盐價賤則官吏並不收買客旅為曾赴場不能得買嘗被躭悞又知盐價遲滯亦不興販虧損官課皆此之由又官吏買盐先揀離場近便去處次揀察淨乾白好盐又不依序先行攙支使客旅人等無所措手其弊不能一一備舉竊惟盐場天下號為爭利之所況本管官吏爭蓋防微杜漸尚有不能禁者以官物為已有之資放縱由已可不戒哉

一運司上下大小請俸人員近七百名其中虛設者太半行戶部都轉運使之名可易為提舉盐使司大使副使各一員次以管勾催煎足以辦集自然官減俸省亦便利之一端也

一解州池盐天然自成不同清滄犯本煎造費用浩大往年陝西運司為課額重大立法頗峻山谷遠人不知禁忌食既艱得未免私煎冒販事發到官情罪不小往往有破家殘生者良為可哀昔隋初罷酒坊通池盐盐井之利與民共之至今稱為仁政若於見定解盐價直內更為減免分數使民易得食用亦

國家惠民而不費之一端也

輝竹屬民

竊見衛輝路輝州園竹皆係百姓自來栽植置買物業軍站差徭仰之出備自姜毅建言將頃畝官量見數斫伐四六抽分民得六分官亦拘取量給價直當時百姓已是不堪近年已來不依時月不問去留恣意斫伐盡行殘廢其合得價錢給既非時多不完備

又迴竹人等經綠往來捎有疑似恐嚇錢物事非一端往往有破家失業者百姓至頑視竹拍甚於仇讎竊詳天之生物本以養人今迺為害豈造物意哉且量頃畝無多抽取四分以之輸官未為大益百姓得之實非小補合無將上項園竹依舊令民為主官不抽分出備一切差役氣力亦寬弛山澤之禁不奪民利之美事也若謂於係官竹法有礙據辦竹造到器物令給引印烙亦可通行其見設提舉司並不將竹園優蔣名為辦課專以侵擾百姓營治己私為務亦宜罷去令總府就便管領其省官吏息民種養為便

分間官占民田

一總府將東鹿縣民田以為官地約一千四百餘頃每歲包納麥課每畝麵三斤合無除免明諭百姓使為永業

一去歲取勘到滑州御麥地畝約八百餘頃中間多係軍站農民祖業並產種養年深今來一例打入數內理合分間民田令依舊為主

定奪官地給民

一京兆路州郡所有營盤草地極廣舊為探馬赤牧馬地面近年悉往西川屯駐其地悉為閑田并隨路營盤草地寬闊去處量給倒近無田農民種養併贍不足

禁約侵擾百姓

一每歲鷹房子南來所經州縣市井為空將官吏非理凌辱百姓畏之過於營馬及去又須打發撒花等物深為未便乞嚴行禁約以安吏民

一四萬戶軍馬過有調度經過去處嚴加禁約不得非理擾攘致驚農民責所在達魯花赤巡護勾當但有失事坐所委官罪

一奥州管內河西軍戶間處村鄉不時擾攘如強耕田白采桑敢凌農民等事告發到官司縣不能追理至元十七年

省院已曾差官究治此其顯然也合行嚴切禁約不致別有侵漁

一隨處監官非奉

上司文字不得一面將門攤定課額上擅行添搭數目一御河上下一切官司阻礙客旅舡隻不能通快如關閉錢湯河索岸例等事乞悉行禁約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事狀
翰林院不當以資例取人
竊惟人材不出政事文章而已政務但曾諳練尚可
勉為至於文章自非天材有學者不可強為今翰院
職掌人等樂其安簡占應名位守以歲月以次而遷
有從書寫至修撰待制者今後合無從本院精選人
材句當不宜循遷以塞賢路
定奪黃河退灘地
一黃河兩岸多有退灘閑地有
塔察大王位下頭目人等月占作投下稻田令佃近
農民寫立種佃官文字每歲出納租課自餘不得開
耕竊詳河水走囘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灘安得為
投下屬地今後合無將一切退灘地面許諸人開耕
種蒔實為便益
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一竊見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前中書左丞張文謙前
安西王府王相商挺秘書監焦仲益皆係
朝廷勳德天下重望方今之務 覩貫為急凡之求
訪疎遠如四相者識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然預
大政必能裨補闕漏有所贊益傳稱圖任舊人共政
此之謂也
復許諸人陳言
一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當時主意不為徒然蓋一
則舉知群下休戚之情二則覘時政得失之弊三則
見人材可用之實今政務方殷惟慮廣來直言採議
得失今後合無復許諸人陳言內設詳定奪等官使
掌其事
舉明宣慰胡祗遹事狀
竊見前荊湖路宣慰副使胡祗遹自中統元年至今
揚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
方有為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
俊傑也內外庶職皆可遂居今在閑日久理合起復以應
清朝之選茲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議司獄官
竊見隨路所設司獄官致䘏囚徒最為切務蓋使窘
夜不致踈虞寒暑閑令失所飲食以時醫藥無闕比
緣當罪不使若楚無聊損傷人命此其職也近年多
以年老無能之人使充其任至獄事很猥因繫失所
是與不設等爾若選得如往年
大都路司獄劉彥祿十數人使之盡心獄事或今後應
重囚未斷并理獄死者治[illegible]獄等罪如此庶仰副
朝廷哀矜庶獄之本意也
禁約興利無效等人
竊見近年開桃溜萊路石河致死損夫役甚衆終不
能成事竊詳若輩妄開利孔明知無成萬一有效功
歸一已不成害及衆人所噉之家其將何罪山東之
民至今咨怨今後若復有如此妄言僥倖之者宜嚴

行禁約如見役興工者將來照驗合無量事重輕究
治庶免傷財害民之悔又安知非姦人之計可不審
慎之哉

議大名募軍

竊見大名見屯生券軍一萬二千餘人不及三年所
費錢粮至甚浩大米一十萬石鈔七萬餘定若
上司近前別無驅用宜同往年募軍發還南中使
分隸諸翼以備邊防其中若有年老者放還為民不
宜使仰食縣官坐糜經費[illegible]

理財事狀

即今包銀課程茶鹽之數歲入不貲用度不患闕少
所當更張者在於一切掌管之人染須舊習中間多

方榷取盡入私門官不得用民實受弊使
國家虛受重利之名切要立法革弊使民力蘇息取
之不致困之

馬政事狀

竊謂三軍之本以馬為先今遇有用度不免和買拘
刷和買官吏作弊拘刷則遠驟餵聽乞請於塞垣水
草宜收之地分立群牧使通政院專掌其事

預備事狀

除有司常例支持外振武屯田輸粟補官最為上策
易稱君子備戎器以備不虞兼預備則造作如法犀
利可用兆錯謂甲不能禦矢與無甲同矢不能入堅
與無矢同可不重慎今後合無擗隨路常課再行整

縣官勸使成造如法於上書寫官匠姓名以考其程
於所須去處起庫收貯如是庶得造作如法不致臨
時倂造多不如法朽鈍不堪用度

為審斷罪囚事狀

竊見隨路淹禁罪囚極多
省部自從以來遠踰半歲今追銀者有人填撫者有
官撿災七者有使未聞曾差一官審理罪囚者古人
稱遭遇旱災多緣刑獄淹延所致即目已是秋分乞
請選精幹官員曉知刑名者同按察司官分路前去
審録臨斷一切獄囚恐亦感召和氣之一端又使百
姓且知
省部不獨於錢穀留意也

為革部符聽偏辭下斷事狀

竊見
部吏符文之弊謂如甲以田宅告部便以偏辭有
理斷付甲主乙復上訴新吏不照先行却以乙辭有
理即付乙主路官知其徇弊欲從理長者歸結二人
各倚元符互相不服其兩造或赴察司陳告照卷明
見亦欲與之改正又緣
省例部斷者不許輙改以致耽誤有累年經歲不能
杜絕者乞請
上司定奪歸一毋令止憑偏辭輙下斷語庶免人難

閑種兩淮地土事狀

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

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產業人民驗丁力撥發頃畝令一定住坐為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貧民既得濟盈地又行內實為一緩急必食以兵皆可倚用

祝香百門山神事狀

一輝未準差者二千石和買又不下二三千石又洪水係是
御河上源一切漕運供給[redacted]大都甚有功用比之濟瀆及物濟國潤民之功非細據上源水神似宜特降香火以答神休

司官不勝任者即行奏代事狀

照得
條畫內一款按察官聲迹不好者即行奏代今南北察司廿道每司正官與首領人員除新任未滿者是迁調員數嘗幾於半村不易知安得人人而當之然即其所如於初選時稱停搭配不致偏重可也其已除而不勝者若姑息待滿是知其無能令徒占位次月費俸料養資歷而已於司事何益乞請令監察上下半年巡行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不次陞黜一二人所謂蠱疎怠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誠激勸賢否振勵衰弊之一法也附

精選首領官員事狀

近年憲司首領官多取自雜流於案牘文墨有絕不通曉者其儒者備員素餐強者挾私害公紊亂官府若今後止於見任州縣八品七品職官內選兼該儒吏通曉世務風采人望出總幕之右者使充可也且憲司職雖糾彈其體面全是禮法二者為用不同管民參佐衙撞辦集為能若必其取強梁跋扈務尚口吻者是無良之人假其重勢使之行私耳伏乞詳思以存大體

添書吏奏差人員祿食資歷事狀

竊見按察司書吏奏差人員掾掌照文案糾察等事其品雖微其職甚要今百物踴貴俸稍不足以育養賢愚混淆資叙不足以激勸循名責實似有所難推其養之厚故可責之重乞請將祿食資歷再行定奪稍得加重又則人自為勸若責罰出退其將何辭

關支俸錢事狀

竊見迁轉官吏例携幼扶老千里區區而就一官照得十八年正月內
朝廷令州縣依舊與俸却為各處官無見在至今有未關支者是
國家露恩如常而州縣不蒙均惠方餬口不贍而責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今後乞請將隨路百姓納到俸錢另行收貯專以按月支付庶幾官吏日得養康易於責辦

罷孫招討戶

一孫招討户自都督史權鎮鄧州時投拜約八百餘
户名之曰射生户即目散處襄鄧西山一帶合行分
屬所在州郡為民當差不致別生事端

罷南陽屯田户

一南陽府屯田三千户往年亦曾言其當罷其後
省差官與河南宣慰司一同前往屯所勘當定奪其
本管官見户齊斂鈔四兩打發來官以此却言不罷
便至今依前屯種理合罷散隸南陽縣民該驛程在
城見管當差户止十餘户遇有一切迎轉差役委不
能當若將上項屯田户放還為民甚為便當

罷規運硝減山楂等官

一隨處見立規運所硝堿局并河泊山楂山場等官
侵漁百姓其害非一謂如一切販買山貨等物其貴
主已有認辦課程買主赴務起税及其貨賣又行依
例商税今來山楂等官鎖閘山路或半道巡捉更行
驗物抽分至於未自宅所經過地方不憑關引取要
錢物稍涉疑似監收鎖索百方侵擾竊詳山野小民
貲本輕微仰之經營以供一切差役今者有此重併
實不聊生所立州府為
上司設置辦課衙門坐視亂行又不敢問致內負既
屈控告無所據上項一切創立局司侵奪民利等事
理合革罷以慰民心

定奪儒户差發

照得丁酉年欽奉

聖旨節該中選儒生若種田者輸納地税買賣者出
納商税開張門面營運者依行例供出差發其餘
差發並行蠲免又照得中統二年欽奉
聖旨節該已前
聖旨裏如今咱每的
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體例裏漢兒人
河西秀才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秀才的功業習
者欽此至元十三年蒙
上司差官試驗分揀元籍除差儒人該試中儒人
內兩丁近下户計撥充大常寺禮樂户籍見試中
儒人户內多有户下餘丁不曾就試官司收係當
差又有因故不及就試儒人亦行全户收差若蒙
將元籍試中儒人户下餘丁不曾就試户計照依
丁酉年試驗儒人
聖旨體例全免本户差發外及因故不及就試儒户
乞差官再行試驗試中者依例免差黜落者收係
當差實為優賜外有至元八年欽奉
聖旨保勸到委通文學續報何差儒人於至元十三
年亦行就試中選若蒙依例除差以為後勸

薦前御史康天英狀

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才持論熟經事
之處考據實迹委號良能如憲臺初立首以材望擢
拜御史繼擬南京幕職時攻取襄樊本官支持饋運
務繁益辦若以才能可以從政入路之間少見其比

自秩滿居閑恬於仕進于今四年抱用未伸中外漢
惜伏惟
聖朝方致理有為之秋如天英者不宜使才德空老
田間以遺明時之用理合舉明以激貪鄙

保郝彩麟狀

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 國信使郝經奉使亡宋幽
囚十有六年以沉鬱致疾還朝未幾隨即物故據以
勞死事誠當優恤其家今嗣子彩麟年長負學卓有
所立似宜超等擢用以酬父勞且為立功立事者之勸

中明宣慰使陳祐狀

蓋聞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聖王常推而褒之所以砥
礪生民為當世不忠者之勸竊見故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陳祐歷事
兩朝家無儋石迹其 官業皆善政生而竭臣濟之
忠歿而有砥礪之効孤身遇寇無路可生奮然不去
為國扞賊甘心白刃正色就死雖李司徒之握節死
事顏魯公之抗志捐軀無以過也至使越之部民感
愴忠節萬口一辭願留葬會稽世奉其祀自非精誠
洞貫徹動一時何能致此其於助世教厲薄俗豈小
補哉況忠義者
國家之元氣所宜養而不可衰也今本官淪忠泉壤
不蒙顯異切為
朝廷惜焉伏惟哀憐推而褒之不惟於贈典殊常將
見伏義守節之臣自兹為不少矣嗣子燮今為福建
路行軍千户蓋出特
旨不緣門資次子皋未仕通文學有孝行如録之從
政必有可稱亦推顯之一端也

脩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三聖人之教其揆則一尊其師重其道此理之當然
也竊見
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列碌極精近年已來
舊制既廢樂皆散落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圮甚可
實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
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
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脩立以彰
國容兼所費不過夫匠灰石而已只係有司一言力耳

論黄河利害事狀

夫古人作事慮未然不治已然治未然用力少而收
功多況預備不廢古之善教也河為中國經瀆遷徙
不常自古為患非小川細流可比竊見今夏自中灤
村南卧去京城廿里而近撞圍水三百餘步勢湍悍
舊築月堤一蕩而盡又自河抵京北郊地勢漸下南
北爭懸七尺之上中間土脉疏惡纍無隄防固護以
悍水衝又見犯去處不下五六十步南接陳橋六丈
故瀆至甚寬遠北勢既高水性趍下断無北泛之理
故識者云已隱犯京之勢似非過論也若向前霖潦
大至瀑汎之際意欲所之崩摧潰決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每歲有司規畫不過今夏役夫數千明年興功

半萬艘水築堤以應一時極其所至僅能防備滏水
終非緩急可恃得濟之用但幸其不為菑耳況大梁
自古雄鎮今又為江淮總會要津日當修理不可任
河作壞視為尋常萬一侵犯豈惟使民居蕩析且廢
通漕控制之利民之大命又所係有重焉者蓋開封
祥符陳留通許等數縣之地耕種不暇數萬餘頃若
淤為淀濼歲計先失民何以生此最可慮也又聞往
年丙火南犯酸棗陳橋二門止是支流小水京尹昔
吉先滿行省崔斌等極力堵閉幾不能塞況今大河
正流直指南門常人尚憂將漸為患而增卑培薄分
流殺勢之議其可後哉今體訪得河自臺頭寺西東
接杞縣西界兩勢平無槽岸行流廣衆中故自南卧
北大勢走作所以漸為京城害者不出此百里間而
已若能舍小就大廣為規制如亡金新衛所修石岸
者遮障捍衡使東過三𡿨散為巨浸可毋慮也當職
竊詳每歲興功築隄防捍真成虛勮徒費人功損
踐民田其為可防經久之事曾無以補如蒙以
國家大計論之河防之議其說甚多合行重為講究
方來利害舍小就大廣為規制以圖一勞永逸之舉
宜為便當不然據要害去處建立祠廟專使以重禮
禱祭仰賴
洪庥庶回神眷使河有定流不致傷財動衆亦救災
之一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事狀

郊祀圓丘配享
祖宗奏狀

臣謹言狀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
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
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
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
所謂方今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來至於金宋上下二十餘代
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
父祖蓋尊之至也
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
那備有不違及者今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
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神於圓丘豈
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
皆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
陛下大產護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
陛下之心又大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顯祖以荅天
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
章宗一行之後湮没遺逸不絕如綫即今就有三二
老儒并收拾到亡宋典冊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

信於尋常使
陛下垂旒被衮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
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隆興興天
地察而上下順
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
覩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纘承先業
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
陛下裁察

鈞州建先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歟惟
太上憲宗皇帝雖
聖靈在天而神功武烈見於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播
以盡中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鈞州係
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藾
焉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歲奉嚴禋以彰
聖德光昭造邦之本墟
嗣天子顯揚
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爲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竊見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
因偶患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朞年已是平復即目居
家讀書以教子爲事其於已私似爲安便若以方今
選用人材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當起復未
宜投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久遺録問

保士人杜之材賈宗傳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賈宗傳胙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
二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辞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
安貧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已妄有干進其於士
論略無瑕玷誠立國之秀民廉退之良士也今者幸
遭明時選材爲急理當爲舉使拔出民間以備內外
之用必能行其所學不負素守以之振士氣而抑橈
風不爲於時無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中書省欽奉
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所部内應
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体察得保定路總管
侯守忠庸闇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乱行略無忌憚不
任以職猶恐敗群重之以官凶焰何柰以致不遵
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譏言肆口躭誤經賦縱而
不征引帶私人結而成黨取能声擅斷職官樹威風
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罔敢声訴
所望察司少爲抑按今又爲阻撓如此中外嗟嘆莫
不失色參詳本路近在
都南實爲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約十萬餘户據
根本内地首
恩澤國民心非良吏莫可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
辦事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

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與元保相同當職又觀其為人雅
厚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
法雖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
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迁調理合陞
擢以激士風

舉楊德秀狀

竊見南京路録事司軍户楊德秀天資秀穎不妄干
進累歷完庫繼任本路照磨及奥魯府提控案牘檢
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為精妙方今少
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譬之蒙塵
珠玉要以不宜溷跡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卑職按
巡河南見之廣歷其學問行已並與所聞相同據此
合行保呈伏乞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學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樞今已身故
據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磐人品風節追配前
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
言之眷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允中外之望
據此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巻陽鐵冶提舉司從仕郎同提舉張從裕賦
性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藉
廉潔之稱論刀筆而有裁遣之敏加之嫉邪勵正識
達時宜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
俟擢陞

特選行省官吏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
輕譎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
尚慮失宜縱暴侵漁不無生事緣收附已來官吏以
朝廷遠㑹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疑職官又多冗
雜擅科横歛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草寇竊發指以
為名下愚無聊因之蟻附其嘯聚去處附近平民盡
為剽掠内地軍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
憲司糾治稍未尚艱所行其於報本有無如之何
者甚非
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
且府州司縣等官雖不能一一精擇據見闕
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名位特選素著清望簡
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盡忠所事
籌業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劃除積弊矯正枉濫肅
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
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大信今賊之所以滋蔓為梗
者正以内閫官僚乘虛有名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
哉設或不尔雖濟濟布列上下相蒙以私害公民之
困弊猶救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於此
卑職叨居風憲觀其如是有不敢自惜而緘默者

論草寇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户幾百萬黄華一變十去

其四令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
草竊誠有當慮者今雖兩省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
嶺囊橐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執兇
焰所及燔爇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
則兵力不敷又兼春氣動時兩行彼負固我持久恐
猝難成功似宜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進弃合圍勢
至窮蹙其將自斃惟復特差重臣宣示
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行庶幾有一得

保醫儒胡璉狀

竊見衛輝路醫儒胡璉資性詳明學術有素凡經治
療多獲痊安據本路凡關醫學教官若令璉補充自
當教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弘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弘性温雅有士行
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
據茲良碩宜備時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
録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
衰弊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
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該諸州府皆有受
勅教授仰免差儒户内選餘閑子弟入學修習儒業
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
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然後解貢此誠為
國育材以備文武内外之用固非細務也却
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禄良可哀也
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視責有成効亦已難矣合無
照依
國子學醫學教官一體須降俸給不然據見有學田
去處於每歲收到子粒内官為明定斗石月支廩給
以濟貧乏外無學田者唯復别議定奪如此郵勸庶
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實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御史所論附後

會驗近欽奉
詔書内節該自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

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符文准前工部尚
書李奥魯赤等呈開洸東平濟州等河道并堋修閘
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
用石材地丁等物且據德州一處所看該白東木九
千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
段每段長四尺闊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者數目比
之德州豈止數倍雖云和買自今驗户攤俵上户十
段中户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
止送納日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
有積蓄之物計其採買上價般運脚力上户已不能
辦下户將何以給有破産逃竄而已深為未便近年
創開海道益都淄萊濟南東平東昌等路百姓已是

疲之死損數多哀痛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
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役亦為不
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擾
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蟲蝗災傷所在
闕食恐又聞此役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
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審曾無奏
聞儻已後不能成功虛費
國力百姓實受其弊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卻訪聞得
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堨九座合無候來春土堨
修成更為責委深知水利官員一同相視先濟兩河
於深淺不常時月斷流走沙去處試驗土堨委能積
深浮重轉漕粮舡遠久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堨尚
為未晚仍於出產石木去處官為差顧夫匠採打用
度不致取辦一時逼迫靠損人難卑職謬當言責以
鎮靜為職覩其事不敢不言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
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達魯花赤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達魯花赤內承襲勾當
及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
朝省庶政稍有未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達魯花赤
人員於本投下州縣內依例遷轉管民為便當庶不致
恃賴久任樹黨行私官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迁
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呂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靳固未嘗多得
今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
上都路提舉學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干
進文筆性學皆有古風及加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
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韜晦城市不求聞
達者也
朝省以選才為急如師聖者若擢以風憲或置之館
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闕員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須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或吏
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
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
調議規畫為切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闕員間得經
歷孔文貞　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卻於本
司署御請俸將近朞年又本府憲司親臨於上今照
得簿書未完事理九百餘件久乏其人責以事有未
辦實上下之所難理合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
不致耽滯一切事務

議盜賊

民患莫甚于盜賊不可視為小事近年作過者皆於
通涂大邑公然行劫略無畏憚者以應捕無方弓兵
數少故也臨時力弱既不能擒捕既去應命追趕三
限已過恬然無事乞請將州縣尉司重行整搠所有
弓兵定其不應占破之數悉歸所司以重其威力使

潛消盜賊公然無畏之心且盜賊竊發正以衣食難
飢若稍　年難且有縱横不可制之勢何
則人盜有形而易為之破竊賊無跡潛聚暮散難為
之取也彼盜賊料其物既易取官無如　兇惡之
人鮮不動念我若度其如是預為備之之　則將
能為矣
縣尉雖責專一捕盜然用得其材乃可
所除多是承蔭子弟不閑事務又不習
當處選擇一等舊曾作過不良人　充
師問詰捉雖頗有功効中間作弊有不勝言者如
賭博櫃房宰殺牛畜等皆其事也又有因盜將良
民俱被收禁正賊反行出放以致有與歹人暗行

辭其在華流實不多見加以揚歷省臺通介有守照
得倒五品已上官不限職掌有文華者即命制誥若
本官於翰院學士內相應名闕陞用實為允愜士論
合行移牒請照驗備呈中書省定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

詔立翰林院於[redacted]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redacted]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redacted]國史爲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爲言允爲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redacted]國史院編脩官方

帝澤鴻厖賚及四海

誥命[redacted]宣諭頻與定撰再閱月兼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爲翰林待

制時則有若左丞相監修[redacted]國史耶律公承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徒單公河南李公待制協忠脩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一考其擭從容侍接仰其[illegible]

祖宗對天之鴻休

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得亦云多矣今也年幾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成燈火節堂之夜尊壘心賞之間也嘉話於目

前忝玉堂於天上鳴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 天子私人爲恨頑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卷第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illegible]
省薦授翰林修撰其
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願廷紀之選材足鋪張
於偉績宜司
綸命以賛■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畜唐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
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
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
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

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
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顧立論其間
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
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虎首取其猛
重豕腹取其摠錄蠆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
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詳通作一卷實封細
綺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
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
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
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
又親筆作史大略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
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

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
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　公諱鶚字百一曾
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擢詞賦狀元第遂應奉翰
林文字甚為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
郎後還
聖上龍光益隆如詔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蝕
以徹樂罷宴為對謂禮樂之源則釋菜
先師明變感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請
允焉授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叙
謚為義宗援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
旨都堂與文字召齋應姜真人去者惲時為左司都

事宰相命具　郎草其詞曰爾以才來智能識往念
前言之有功方庚事之惟艱遐想仙標載勤卿傳儲
然而至曾辭嘉遯之鄉登爾所懷與復細繹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
是日赴院供職
為春旱禁酒詔慶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
無彝况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迨緣春
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
朕詳來奏寔為朕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
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
帝力皇天佑于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

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者將罹荐至之災稽省自
修應田哀矜爰因雩禜崇建靈壇伏望列
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斡造化之玄機下
勑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麦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
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寔與
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
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増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摠
密載光而親賢称首審能羣會所莅有孚寔惟是日
晴洽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繄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
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學士勲
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勲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禄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勲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
下傍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奴
後細衔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
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禄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
都縣開國伯暠曰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
璇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搃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衔書銀青
光禄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
議大夫中書舍人内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
安貞奉行後作高行細衔曰銀青光禄大夫守侍中
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黄門侍郎曰朝請大
夫給侍中内供奉臣昱等言後大字與衔平頭書制
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後大字與前平書告
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
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惲下細字書主事條
琛令史王列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黄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
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爲
梟並集鸞鳳同皂爲嫌子曰帝堯在上猶夔與驩兜
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别其賢否用與不
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
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
門下興化致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頼將明
之效苟非材摽人傑道茂時宗藴經濟之宏規積嚴

廟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
舉成命推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户李紳氣稟清剛體含沖用抱金石之正性
挺松柱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睿發學
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
寡佚長慶一朝姦邪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
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尤彰
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
政浚郊誅狎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跡恩被
洽於封部夜讙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 其

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夙望
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睿眷果
副虛求尔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庇
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塤箎期君臣如魚
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時常推高
於漢史祗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
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
部之印傍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洪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温業行後作
高行與告文齊細銜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恭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

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
日印文同前大字手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
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
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
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紳奉被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
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鈐下細銜曰書主
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温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
日下印同前 徽宗御題云紳讀太祖皇帝實錄載
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
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昊季札因得李紳

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昊昊欲誇說
其事結絲為椽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盡呼聲妓雜奏
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
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說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
三百年猶人以忠誠功業聞於時者不必金石而堅
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
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王拭已
未李秋觀於季言東甌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
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
散語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
言親諭誥則牒奉勅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

詞云朕新卽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鄕選至
於殿陛四爲擧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
此今昇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
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
史李擣云有司以卿賢薦未嘗得郡朕以識卿家父
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
政成以稱朕意尔其勉之是也其誥如秋澗公類少
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
三字詳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
望低頗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川人洋陽王頔文
敎說初鹿菴先生奉敕定撰趙秘書先世碑文終
畢先生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
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嘆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
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
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
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其可
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尭君素盡節於
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
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
而
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鑑善與夫唐太宗周武王
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
覺自讀者再公氣養春厚且復尔耳諒以自得用事
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

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睿鼓趙著呂鑑以詩鳴然
明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卽
提攜其悄於八龍山從傍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
少悄子聞者爲捧腹
待制楊恕全文獻公楊尚書子睿鼓其文正大閒
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
有惜見諳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
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憎無妙謀長策仰裨
聖聽之万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
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
人材二曰募頑爲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焉
一曰撤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
去歲在鄕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
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
於衣食豊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
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
僵且顚矣況能被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
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
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
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
千方人亦然如撫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爲先
俊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
頑爲蓋天下之民厪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
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

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東帛之資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壯天下之奴隷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胄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恇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過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通卒持捷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部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

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雖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路分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僅太少耳夫已收太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錢鈔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行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該一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

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糴者徒受其虛名之美而不揀其利害之實也蓋和糴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爲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艱督捶楚從事於忽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爲幸國家聞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柰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爲姦官直之及貧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爲今之計莫若罷和糴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殺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爲過何必取公帑不

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和糴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已來所遇敗衄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右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箠而定也雖然臣切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

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辛不得環寇而發飛蹄越躁之足不得望風而騁當是時宋人托江爲屯潛師于淮以斷我軍之粮道或決水以潴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接使彼計不如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筭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冐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二顯事多歸賈揚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菴先生徐謂曰無甫異時修輯正書豈容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霽予且會躰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歆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賦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謚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遂爲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即日亦有二絶句陰陰槐幄晝閑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閑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閑蓋老盡書魚

頒高麗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族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覩生白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

玉堂嘉話卷之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碾與刻蓋相去其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晁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户用琴星玉版研磨李庭珪墨承木菴書研爲墨所盡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硯先觀其石性麁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覩閻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下里物色致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考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祭與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揮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覩此足矣不必它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城詩維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國公文尊經尚體於中和中做精神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无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於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爲肯首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動以地道安靜返動爲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於陰而生万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姦讖若動於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爲失地若火燃者乃爲陽精地爲陰主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爲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躰五臓象天六體象地故臓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只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為後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令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乖剌之心諸侯無強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適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變海岱戊為韓魏申州河濟已為韓魏庚為秦辛為華山巴西之國壬為燕趙衛癸為常山巳北北方之國子為周丑為翟魏亦主遼東寅為趙楚卯為鄭辰為晉邯鄲趙巳為衛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之國申為齊晉魏酉為魯戌為趙吳越亥為燕

天鳴有聲人主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一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游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游三年一交大游所在天閧眼小游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萊立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致之則知矣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於窻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視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惟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公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常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異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宫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黄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

西使記壬子歲

皇弟旭烈統諸軍奉　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馹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此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碾磑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牕户

昔班獨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
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
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
貫有諸菓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
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
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虫如蛛毒中人
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嗇酒孛
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
馬犂把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
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
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
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
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
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
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
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
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
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尋思干城大而
民繁時群花正坼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
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其乃
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
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
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
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傳瘡上即出曰奴哥

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
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
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
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
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殢掃兒城
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
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
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巳而皆下唯
擔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
歲大將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巳而兀魯兀乃筭
灘出降筭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
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
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
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
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
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
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
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
年王師旣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
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
艷過阿剌丁城楊咱荅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
如鬼然
王師自入西城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

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
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
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
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
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不一交戰破勝
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
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
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以黑
白玉為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
大珠曰太歲強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
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年至合法里則亡人物頗
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悦以橙漿和

糖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一
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
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
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菲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
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
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
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
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服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
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
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
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
珠其王名襖思阿塔畢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

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
遇惡虫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蛤滿囊撼絙舟人引出
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
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
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
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
巳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
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
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
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
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
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糞溺皆香麝鸚鵡多五色

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鶉鴿傳日亦千里飛翔出西
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闌赤生西南海山石
中有五色鴉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
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瑇瑁
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為價如金其假者即
犀牛糞為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
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駒馬引入海
不復出皂鵰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
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
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嚙
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
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

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
代浸遠國号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
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
馬爵也罽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
已又新唐載拂菻去京師肆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
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
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叔女弟

鄂王岳飛謚忠武文

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申錫賛書追告窀穸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
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
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竭攸役之義為必伸請忠
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部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
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
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髙
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
頌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時寵以真王之爵既錫
謚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
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
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
采克定禍乱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
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
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頗及子孫將與
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壺
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
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
漫披猖无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户也又云後學雖不
業科舉至於唐一代特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
其中體制規摸多有妙處二王行書其婉娩欹傾之
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於律然即於筆意求之其端
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庵先生嘗以歷代文學誠問於不肖惲對曰自史
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
省於舊序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歎
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
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爲
馨香陰爲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
常

辛毅撰小傳棄疾字幼安齊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
與泰安党懷英友善肅慎氏旣有中夏誓不為金臣
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
此逝矣遂酌别而去旣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

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兜傳吾爵者乎其爲授觀
文殿脩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桓公雪九
世之耻春秋韙之况我與金人不同戴天讎邪今日
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侂冑當軸與公議合自是
敗盟開邊用兵於江淮間者數年公方爲居多閑稽
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陛辭復以金人[redacted]亂宜亟攻爲
言辭情懐慷慨義形於色雖侂胄再議恢復乃以樞密
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求道號稼軒[redacted]士今文
集中壽南澗翁者蓋侂胄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redacted]
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
元二十年予按部來遊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
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郝平章太原張
公兼領監事得
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閽披閲者
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王羲之四月帖
卅字 獻之三帖（一洛中一雍書三叔問） 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
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絶出於右
今者邪羲之與安石冠王謝當所争若此况它哉蓋
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等書二十餘
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殘穀麻紫又後
書之佳者収採自書皆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
功夫深不逮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感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
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
臨[redacted]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redacted]書如聽
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秘
閣墨跡皆唐人硬黄臨本但得臨本皆可尊惟鵝群
一帖信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黄
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褙紙則黄硬
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
之詩俗書趁姿媚此公不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
耳[redacted]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硫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右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帖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右有梁晉光聞題跋云唐人臨本不
名何人
獻之書座士衛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祖道題跋
文信公題尚父寶此帖尚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泰
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含光勑

李陽氷墨跡家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氷篆二十六字右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
義山絕類黄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閑上人詩得韓序帖右有韓琦劉敞署銜
歐陽脩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
此韓公稱實錄云書系顛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賀定迹迹秘玩智
永禪師春雨帖　真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憕遂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黄魯直張
淳休卲鯱王詵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借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秩右張浮休
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迹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
自辨賀生爲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
印懷素草千文草聖遊京師帖論草字帖自叙帖布
帘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
法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棲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
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
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
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泰和九年
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
縫 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昔磯靜鈞木閑閑
甚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
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蜀八舍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右有唐陳銓印誌祭豪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
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甚通羲獻妙於用筆雋
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洗玉池銘擘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redacted]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
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爲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盖以歿前二月絕筆書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玉堂嘉話卷之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山谷爲楊張大同書擘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于僰道三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藿柱宇鼯鼬同逕然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躧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蔕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鶻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拔万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万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擘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鄭熙棠
核章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建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摹詰王建王
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
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即穎濱子也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
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
侯書明矣
米書
黃龍寺碑[illegible]　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微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
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
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
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
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旭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名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
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廣文廟樂曰昭
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諡
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
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不同馬炎
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髯髮翔滿頰兩
顴上亦有長髯下垂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illegible]
畫洛神賦[illegible]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蠟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
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松牛
李將軍鶻　唐人蕃騎馬　曹符村　韓幹正面馬
韋偃牽衛圖[illegible]　唐人化行天竺　荊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illegible]　李昇水墨勝　王閣圖合幅上畫人
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illegible]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
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
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
雜色錦袍裘方平巾帶長刀兩鞬箭左手握弧右抽
矢于旁驊騮馬豹韉紅錦襴胄鞍同勒有鏤朱絲絛

韃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
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内懐懿皇后
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两方葉塗其面頰直鼻
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沙纍者後見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有巧笑者以胭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袞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拳花草虫　楊柴象
黄筌鵝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黄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驪馬圖　崔慤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黄居寀虎
艾宣雞冠黄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閫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婦十人奄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
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幅示予
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儼然目與
夢中所見畧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騣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
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
[illegible]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
覓梯霜無核棗四帖後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
語
僧傳古生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爲春旱於范大
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
亦然龍蒼骯蹲生火雲中頂與鱗甲間皆有綠鬣世
所畫皆蜥蜴耳宣和題妙
趙邈齱撰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
於田尚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
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
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
如摩詰皆戲靜釣水閒閒恭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
古龍出雨應氣來撰墨虎睛逐人轉譬姬韓虔馬踐
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虛談
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
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晉門塔碑銘
麗庵曰老夫作資戒文乃今不肖撰塔銘悼謝不敏
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閣奏頗称
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
為身為身忙却可
商左山頌平原中興頌盡変玉筯大篆為真楷耳
劉彥山嘗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
同發行抵淮上以硯盧寶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
南郭逆旅張燈置酒閒有斷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
郢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即以歌侑觴辭氣慷慨
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
黎明劉復特酒餞謝上既乘以手札付劉曰府尹我
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
通劉久不報見左右遑遽具儀物授旨方悟疇昔為
海陵云及還宮即特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

同發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
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
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
畀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
以次入宮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
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
夜端門分板位平明齊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入
潤作金爐百和香
讀韓文孔幾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
旨慶之挽詩西菴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
一名已今貳膳常珍進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

樂聚封災隨臘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
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臣攻莽力
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來觀又
尊榮香山如礪爐清帶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葉圍圓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
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李玄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
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
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常
兒筆力能扛鼎好著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義
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於所都唐開元五年寫始從褚無量請也

見無量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窗山几之辞公壽止
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
河卧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
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驝駞者蓋唐制
宮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玉城此蓋
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温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斡端古烏
孫今斡落絲瀚海今薛良河今悉達哥回鶻今外

五回航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汙身毒印都吠蕃土
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单服志帶魚袋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
不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産鑌鐵迺爲國號故女真𢇁金以勝之
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葛牟城也明昌初
易名曰辰州鹿庵云
有　晉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
明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
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宮殿門
户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
改北齊隋唐上掌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
唐爲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
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撿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撫使郭孝高大名人説廣中風土其地皆山
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
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
絕鴈書
丁丑歲二月初黄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
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壬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燒

黄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庵曾命擬中省賀表
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禎河清陝洛恭惟
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露何止於中華洋溢遠沾於
方表以致潤涵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千里之
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
形影皆分躍圖馬於龍宮未容專美舞馮夷於鮮屋
特出効靈顯兹上瑞之方增特表
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
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實
祚洪延万
壽等丹丘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风災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疫
唯有壬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實先生云近歲
頗有應驗故録
聞捷鹿菴命擬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曾恢恢而不失
罪人斯得遐稽穆以來平外侮既清頌聲交作恭惟
仁含動植德娩生成報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
九族霜雷之震遠驚而通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
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某等職叨省
署阻奉
鑾輿仰目龍旂迎神虎拜歸牧武成於周馬歌功美
邁於唐鏡
六龍言還春動兩都之和氣千官欽至懽騰
萬歲之霞觴

為清金昭赦[illegible]序有云霸陵森栢荒涼白露之中明
惠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旌節千霄覺植一戰[illegible]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僻陋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
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内戀事不桃心罵宋人蕭
山則題云今專官横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
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特
平事少耳爲潁州特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救飢
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万秤酒務柴數十万
秤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
之有累我内樂之有而已惟以逸夐心以勞夐事是
之爲能官

太常少卿宋弘道以先表墻因來致通李應奉受益

携毛詩青城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會魚
草木車服籩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
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
予至於斯邪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青詞代危應作

天鑒雖高曽爲顯思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
爰自君臨顧歷年所頓躬之上托致至理之惟艱
豈期外侮潜消殘荷天休滋至巖風朔雪大開一統
金甌玉燭屢致豐年而又寒靜祁連春回沙漠晝日
三平安之報霜風無僨薄之虞匪琮德之能然皆神
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科詰演瓊函
真臨玉境導合景蒼精之駕覆密雲洪蔭之仁監茲

報謝之處重以保持之福于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
邦國榮懷以尚一人之慶

新舟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知
一歲之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祭上告歲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
津五輅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陝陝神維垂
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号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
靈維橋之作甃石駕梁所冀擁衛大來百祥

減江南冗員　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非擾民也
朕自湜一江淮于今五年夏卿元元之心不遑夙夜
之于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惻然問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
量輕重去爰其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
爾其各安恒業永底尔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
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以前不應者已勅行御史臺糾
察中書省究治外咨尔黎庶體予至懷

誡諭官吏詔草

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羣官小大畢備俾上下承
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者併一新自尔厥後各
揚假司以興滯補弊為心以便國益民爲事務施實
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寻治若有狃習故常

殘竊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驃三曰騰霜
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騟六曰發電烏内奔虹赤
與決波騟縮結其尾絡首眥肇銜皆有鑣捧籠者服
色皆以朱砂紅石綠拄染綠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賴此檻貲斧曷
勝檻旣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靦心盖檻謂直
臣可無結舌亦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
雲直欄橫檻鑿鑿而陳噫
徐子方廟瓶詩一竅鬼工開混沌入蚕神繭墮扶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玉堂嘉話卷之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也陰也
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
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
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
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
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
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
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
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
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
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
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
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査滓聚
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
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
伯曰大氣擧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
旋轉益遠益大益淸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淸
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斡
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
定位矣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

律曆天文之謂乎
㢘庵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岳瀆分
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聽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
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
止行人永絕親隣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陳而長
驅戈舡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
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
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
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致康功普被於黔黎故
盛事施及於冲眇尚祈昭鑒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戢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
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種吳會裔胅之壤
依憑江險塹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
逮文舡飛渡列明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
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
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垂炎風盡
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
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瀛國公
制辞
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
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暌鄰好我國家誕
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
淵之地靡不來庭蟠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
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舡飛渡而天塹無憑
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向
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误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
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
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
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
行
京感廟酒與甘泉沙是燉煌瓜晉昌　徒單傳續栢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予時為御史
曾與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拆居總二百三十二万户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
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
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万八千二
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万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冊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使
六帖說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
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所以習經掩其兩端中
間微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
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
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
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
事近因省華偶值俾聞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
恐伺便請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
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
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反傷琴瑟既
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
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
而出之且為艱澀無謂之戒 西溪云
減江南冗員詔草諭江淮軍民等
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

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恤元元之心不遑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憮然罔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官酌量
輕重去處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尔其
各安恒業永底而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之治
其有作斯犯科似前不應者已教
行御史臺糾察
中書省究治外咨尔黎庶體予至懷 言上
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時
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贄曰以嫌疑
故特回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子與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
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豈
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
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百顏也夫熒惑之精下散
而為童謠不尔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林中圖攝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
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曾聞某
官說當時掌礼者旁千里中外幾用人三万未知方
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跋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于入見
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
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
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
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
之門下開五門兩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西
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
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行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
東北行直東有殿字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
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
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
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

殺至華次黑布拂盧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
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
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鳳
大花氊可半庭殿兩傍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曰東
西上閤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
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
立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
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
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
卻轉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
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帟幕皆紅
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

鋪礼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
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
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出於孔彥舟役民
夫八十万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皇天眷命　大蒙古國
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荊揚等
兵釁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荊
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
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救愛期
於休息元元爲天下共饗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
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隘衣所恃以爲
國者也今戰艦万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群徒踰
廣而出蜀四塞無綣草之衛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
共知不必備舉於此時也非不能掎角長驅水陸並
進秋風虎旅指揮浙江之潮春靄鼉桓談笑挹吳
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令之本
心又况情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
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
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
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協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
心之已定惟覲王上宰能辨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
必仁智之兩得茍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
憂大位之難繼慮遠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棄
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

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
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諶
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慊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
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虛文時屬清和善綏福履不
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
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
已而果至曰爲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
翼程初入供職有猝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
允協事宜甚称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万機
國事定爲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尔文武多士內
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

成興灋補廢之功然而稽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關
逸者或託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
特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涵
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
繕況尔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
而爲臣亦猶爲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
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
復強敵期于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
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尔其朝夕在公豈宜
翫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
話言以爲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寃抑之情
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跳駁之御錢穀當審知取

予毋苟于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
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
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討至于大而分閫小而
掌兵固當志殄寇讎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
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畏于艱擾
臨事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從部伍
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
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
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
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
能周室果聞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于肅清公
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尔職明聽朕

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尔內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
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兗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
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
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
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主家服金革以不辭冒矢
石而有勇頃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
見幾去僞從正変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
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囑久之朕方經撥
英雄與建功業躰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
胙尔以諸王之封寵尔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

牒勲業俟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
蓋欲宥及于十世何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永及
尔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中白馬之盟肅示丹書
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詩共與同心如
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寵以保無疆之休此是
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爲翰林修撰

虔庵云世稱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已來見稱或
云指太常也宋芾嘗爲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撰諸王命史獨遠教之視可者以繼
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
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虞

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内具禮矣乎
嚴父嚴兄之餘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雌黄好砂末中擣
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黒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
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絶無毒物蟠蟄
甕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祈哀保佑平安而已宋
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
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
之爲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偷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
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爲可見矣只爲左氏書
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公穀難迂
違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
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称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
問社食稲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称管仲之器小哉而
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
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間
擭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即曰君陳
爲善之心不宜惟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
爲不泯矣魯齋爲肯首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
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爲堯舜而吾生人
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
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
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
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曰所管界
内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余里京房云河水
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徹故
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
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
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税所立於
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塗高深城門内起直城前障掩蔽内外左
右慢道其尾相属俗傳云皆顔魯公制也
宋校正礼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
卅字本音鈒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
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燼
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秘書

觀顔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頸面潤盖華吾輔
面頷腊故也
何参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参議爲古論貞區處事
機甚有決斷將奉
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宜決將
圖李璮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爲議一切重刑欲皆
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爲與左丞闊子
清謀曰璮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懾
衆廢竟戮之市人称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
四和馬前朝近侍爲大使

騶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
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
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
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
矣故人物旣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
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卽氣氣
卽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汚者氣稟淸明自幼而善聖人陛之而全其天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旣遠而方濁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
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
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
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爲性論者孟子以
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氏又
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
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
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而已

贖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
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
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
末年無可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虛菴問惲匡衡爲相何如對曰學術有餘忠蹇不足
先生爲然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
爲身爲身忙却可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
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房雲
仲臨呉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又觀
周宣王宣榭敎考其欵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
顏真卿奉敕書予以謂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殆是
世俗好事者爲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寖近高祖有爲之主
不能革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寖何之可責因
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
篇何爲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卑變始而下
自無首尾爲問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
者莫伊周爲大故自阿衡爲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
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爲五代祖增而上

之也
鹿庵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說令禮部韻如十灰
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
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栢上生芝
中宮有旨令阮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
如左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
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
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爲喜陶
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檽䵟
抱朴子云木芝者生於栢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
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

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
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
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
酒也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
翰爲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
宗爲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
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懸誠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
法度最備予曰然然懸誠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
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拈
而無物顏書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寇之故也雪庵
爲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點之一字若千

金駿馬倚丘山而立
歐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
碑國公部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
摸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爾李禪師說作
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
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
冠也
鹿庵說董奉御近賜一歙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庚麥無芒園太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托胄毀諸州後園蓮沼爲放生池詞
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鱉咸若湯王所以基商
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慢作

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詩伶倒萬苦千辛作箇救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抵胄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烏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移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爲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遠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及太宗朝蕃王攢軸文皇秉一花與四近侍肩昇云閻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菴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綦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爲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爲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甚茂旣伐去藤汎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住歲改葬

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棺蓋上霧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歸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爲人牧豬崇城西南門曰瑞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祭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秦師與客遊嵩山中途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荅吾有所俟也俄一葉墮先生曰此吾二人還亡矣旣回樹已爲人伐去古法蓋取葉墮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顯軒論事顯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者鹿菴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譬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觀觀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爲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文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玉堂嘉話卷之五

燕展葬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葬無可大學李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宮事此非細事焉迁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号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户三百堂封自此始

裴耀卿迁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儲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夫讀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舜山釋迦讚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麽讚曰挪槛者秋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令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万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此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無畏也四万八千言大數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昔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遷也

蓮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万事之統不皇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擬六條而從事近因省華偶值停閑然非達稽綏之愆縱令弗[illegible]恐伺便持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換所在按察司照依巳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廷傷綦瑟旣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詞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西溪云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王詔別有權用其子贊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以嫌疑故特回避而公拜禮部尚書入賀以成之

寃菴先生說爲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鋌團成
塊按成餅愽以謂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
爲寫髆肘看紙上故筆轉變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
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
顔子壽夭不當只去顔子身上論它自堯舜已降羣
鑾鍾典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顔子命數偶夭
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
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
地八万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旣破林胡
始城雲中秦綴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爲京師
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阨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
餘里規以爲甸服逮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
六州以賂之遼即規之故基改作爲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
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不十
入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
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
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衆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
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
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爾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交人與遊市
取染工曆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不一字差又徒
單侍講與孟解元篤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
吳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
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稟於坐視之蓋預作
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交交曰且休故入待探榛無
祭文相見聞者大笑朱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
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
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大
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麁即良工往洞中上不能別至
於瑕玷璺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
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鸜鵒眼蓋
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吁可
犧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嵓下巖西坑後歷上岩之石
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嵓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綠黃
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
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爲上其大者尤爲稀有絕大者
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
形者價不減數万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
者爲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爲墨所漬棲常可覩於
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
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
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

此嵒璧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
叅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
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桒花染清之初亦可愛經
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圜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
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
亦不取云惟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
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此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及
為準然止於岩石之中品或服工人輙鑿去之恐異
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時歸館頌上
大常新樂祭
祖宗於藩邸文其辭曰惟我
烈祖誕受　上帝之命肇造區夏

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春荅神祐光昭前
烈而祀典闕如受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
未賓于成今予小子肅將
天子之明命俾殷南服閒時周禮將具于我曾邦欽
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敢私聞雅用畢我先志以對
天之休神其格思[illegible]
金發科試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
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道也者
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
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
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
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鷹

舉得人莫不揩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
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迨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
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日名以
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
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
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
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京庭試期
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
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
書詩易禮春秋為次盡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淅津
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上京貞元二年遷
都于燕自後止試於淅津府权遼宋之後正隆二年

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群經子史
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
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淅津令易書
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
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
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
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
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
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
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部舉人鄉府省御四試
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
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

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者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淅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援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别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

格也近披閱全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平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説誦其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與子歲李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臺詩燕昭北築黄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廢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捐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開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徒單顧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迁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并百貨皆輸官於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

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録

踈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東銘侶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篤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晋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叅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
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
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
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太宰百人以五十為農五十
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
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
有鍾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
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
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
王及冢宰廢置
笮複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
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
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
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漢書律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階蓋為從傘也金國
初問宋索金之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溫公通鑑無

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
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為後
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
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衛蘧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
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
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
情或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
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
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万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

千餘里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
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illegible]
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illegible]
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書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
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
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
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

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
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
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
齊万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學者
辯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瑩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
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
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為陳子
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
然大公物来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

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
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禄也然亦有特
而為貧若專以禄為事則廝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於富貴
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
事
横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
傷手也尭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
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
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
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
不得又云尭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
些不足處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
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目麥價一貫借
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雇備也唐
故事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

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滄萊泛海歲常漂沒
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
兮挂錦衣父老遠来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
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
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税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
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

一五星行度並識前史之失以示高
元　一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
之　一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
星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
中南而東井方出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崔餘浩謂允曰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并非十月也
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俟
釆衡要欲同文　王學士高[illegible]時也書 以太原人[illegible]書

玉堂嘉話卷之中

玉堂嘉話卷之下

魏景傳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
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
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
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
景凡五世矣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知水

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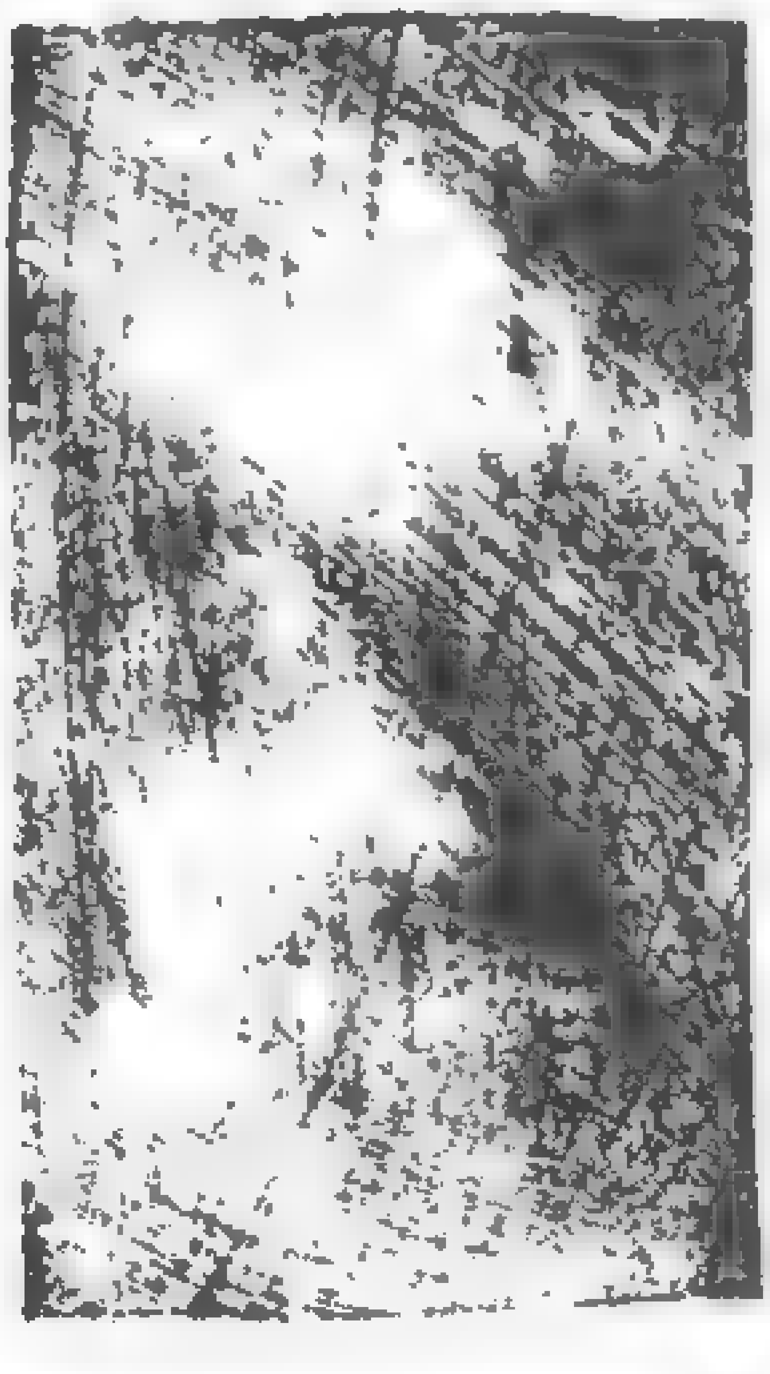
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陽羅洑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
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
見因敗歸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
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
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
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糴
米逐置錢於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
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爲下
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存
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絶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絶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曰蚕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李林甫月令釋曰先蚕天駟也先蚕之神或以為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論不一然蚕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大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教天駟可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蚕漢祝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比或有所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比齊使公卿祝之非也其曰龍精見晉天咸蚕

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

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

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

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荅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尊下曰朝子以卑事上曰見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尖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祫禮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相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豚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

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子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坐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歲四享用孟月擇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做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之

舞雩雩祭蒼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請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皆種先成故長祭□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遺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本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文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其鐏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庶人嘗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霤田主社示本也以上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菜為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菫荁也

姓族氏說

姓 氏 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禹為姒姓姒之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卜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玄纁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雁以時行以序而飛也故大夫執之雉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迂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彊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十為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採儀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有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人主簿嘉得罪議

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歸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
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侯是
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
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闗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
之詐出内必合之三品已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
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
始宋張師正倦游録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
義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
鎮圭冐圭
公謂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宫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與躬圭益皆象以人形
爲瑑但文有麁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
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
山爲飾崇高教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冐圭孔氏曰
冐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冐之以知諸侯之信
僞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　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爲任故公圭
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候外而蔽内屈者卑
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以

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
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
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駔琮 駔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
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爲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
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鉏
牙之飾賈公彦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
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
爲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
之類歟
白琥
刻虎爲形者以形成於秋也虎禮西方之玉也以益
爲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之
於反絶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何也昔大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

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儷○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償之以束錦○食礼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實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臘也因臘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王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之

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

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

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爲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鄕遂大夫也

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

管節以竹爲之析節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如今

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注守之注信符則守節不持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illegible]

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玉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 繼禰 小宗 小宗

禰 繼祖 小宗 小宗 小宗

禰 繼曾 小宗 小宗 小宗

禰 繼高 小宗 小宗 小宗

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大宗 大宗 大宗 大宗

諸侯 繼世爲君 君 君 君 君 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爲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

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蓋遠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圜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其月建丑又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

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

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爲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爲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

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

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干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干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爲蹄

九州釋義

兖州兖信也五行星流而爲兖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荆州荆彊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爲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隘也

徐舒也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于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且以爲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爲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鄉飲酒云春之爲言蠢也產万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

等牲牢布遵豆晁虫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
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嘆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辞意而復加雌黄者遺山曰既盗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坐為絶倒貲即張錚文先生墓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黃髯老莫放今年二十七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式一般亦是昌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佀義两句麻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貫五經論寂明白得體

金靖漳老人南宮人曽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憑村

卷之九　五

内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内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何卿又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説徳公主義重於毋

李侍講説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瞻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詑使旅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桒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氈皮為裘角為柸匜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尿又何以甑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勤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机上忽投膏籢中楊子取一方木塞之鼠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閤前晌午市合更忙捽不能過即擎盧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開避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徒單侍講説石丞相琚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閻閻司録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為嘆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卷之九十九　六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目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　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録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内見化飯王先生説渠海州為吏時歳貢糟蟹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峡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盞面而百葉香韻殊絶開時可持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歳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闕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實録内各

臣事蹟欲集爲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畧之其人勳効鹿庵聞之曰甚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玉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于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余年將來國史何如尒或曰自唐巳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絶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簒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巳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illegible]改元天顯元年丙戌[illegible]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太宗歳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托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置於黄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歳貢銀絹二十万兩疋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歴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至天祚金朝太

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
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予故
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殺亂國家以臣
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
斬于建康市返本還元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
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
素非君臣若依帝上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
何亦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
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
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
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爽
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雠伐罪理勢可觀外

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虜劉
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
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
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遼兼五季與
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
川白溝迤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
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
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
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
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
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齊周禪以尊本朝
勢使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称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
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愚嘗驚
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
不爲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揜之說也故
列五代者良可知隋李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
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
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
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虽百餘年宋自建
陷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
復讎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
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
三年遇弑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illegible]

旻之子後雖廢爲湘陰公是亦尋即皇帝位于晉陽終皇
之世猶称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與國四年
歸宋依今日所論是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
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絶郭周三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
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称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
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
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
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
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閏天下公論
果如是乎況蔡城一事蓋
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離
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變已而惡佗延引強

兵猝入邊行覆轍[illegible]始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辭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攻破
宋遣目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獻
權臣之首[illegible]至于閫下信孺[illegible]有古調一
篇予能草書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
師姦目豈足贖民命旣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
源驛螢閒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
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彌重形
于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爲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

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
天下兩家耶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
蕩我邊鄙今已斯姻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
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
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
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
語乃當時雖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
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
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
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卽位寵有江南似與昭
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
日所論包爲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

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爲比僕再
拜而言曰以此責之曹氏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爲正
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
都也若以有道者爲正苻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
疑宋梁行事纂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
焉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勑脩遼史刑部措狀元張檝預
焉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
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
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遼史番成天下
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悍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
何其悉也聞一得三寔出望外幸謂言之僕因就毫

楮録狂斐以俟惹事者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擇
云尒燕山脩端謹記

鹿菴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詞一句
七字有至六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鎭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絶頂(所謂神峯者)聳
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與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
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蒼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度盧

潾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双塔堡新店驛入
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
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横木而上下皆石橋
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無没西過雞鳴山之陽有
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
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
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拖胡嶺下有驛曰孛
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
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氊車
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
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

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盐司州之東有盐池周廣
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
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
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
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
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
已又皆樛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
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
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
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
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
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
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
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
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二四尺春夏及秋
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
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
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
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
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
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
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剌漢言兔
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

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
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
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悮竭腦兒自泊之
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余里泊之正西有
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
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
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
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
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
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
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
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

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
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
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
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
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
堠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耳也東北進達入陀山自是且
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
不可殫紀至重九日
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湩脩時祀也其什器
皆用禾樺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
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
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

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迁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
大晏所部於帳前自
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礼也
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
頭山而止趂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
于大牙帳洒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
九九致祭者尋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
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
趍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
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
大略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
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礼接之至于供帳

余得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
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
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
致天下之賢士也僕輩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
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
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録到大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王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晶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称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并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鏁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物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趣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様
玉輅圖■玉輅件段尺寸及太平輦尺寸
逍遥平輦圖尺寸等
大常樂圖■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着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鶏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爲值雨降過生劄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祗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號録
宣和鹵簿圖　祀圜丘圖■東封太山圖
　監脩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如故

　竇儀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儀論其事儀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暵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羨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蔚雨天下百水瞪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吞原隰科坎平槩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昊穹

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務尊邪政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爲心陰潜引納陸贄有其位弃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粢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霡霂十五日一滂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晷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宗廟謚號皆儀所定撰人服其博識沖澹寬簡好賢

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
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
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識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
無差將開貞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父康公定奪（此王父康先生時爲承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實錄）　宣宗
哀宗（實錄）

志書七
天文（附五行）　地理（附邊境）
禮樂（附郊祀）　刑法
食貨（附交鈔）　百官（附選舉）
兵衛（附儀衛）
列傳（有實錄言語已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傑勳業可稱者限人族）
忠義　隱逸（高士附）
儒行　文藝
列女　方技
逆臣（叛附）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
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曆令一人專掌收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請
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今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着心
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周幹臣云云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
編修人來房屋決少目今便合商議起蓋下房
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單
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
開年小也宜俱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
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
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
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

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
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秋磵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勉於製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驅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出以自得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授誨指授所得爲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旣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余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棄筴在篋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爲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笴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

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爲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本流傳於世

先君去世今幾十五暵署特蒙

朝廷發揚如是實爲希闊之遇于以見

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拜敘書于后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鹿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閫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部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豸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塡咽手不釋卷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卷題曰■秋澗

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

朝者取而寘之黃閣未竟洛發

江浙行省議鋟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廉中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知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廷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尊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詠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秩馬就道遂書此以畀禾學刻之卷末云旹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壹伯終

制辭

授翰林修撰

王惲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頗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績宜司綸命以賛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

封謚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汚隆尊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賁衮之信度大茲渙號以揚庭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鉏吏弊而翼植民彜三入詞林敷潤

皇猷而表章
帝典進承華之昭鑑恢
儲聖之良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徒黼黻之才惟洽朝耆恭之是稽緊晚生斗山之所仰式遄歸而請老還輿歎於云亡睠彼壽耆議斯節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維人向裕昆之克紹肹蠁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謚文定主者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廼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略蒙
裕宗皇帝嘉納俾諸
皇孫傳觀弘益良多近日又蒙
聖上特命張司農等鋟行繪寫以賜
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
兩朝御覽珍重文集又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輿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

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
先朝耆恭之是稽緊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已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秘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江西行省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惟儒風有所激勵實彰
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一十八册三國志三十册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

粮多處就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粮内就便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江浙行中書省

王翰林文集

年　月　日

諸賢慶壽哀挽詩并序

壽七十詩卷序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公自文聲予方弱冠時人有排公詩文至東平者予讀之以未及識面為恨中統建元始遂願見未幾[illegible]被召至京師時一款接情相好也既而予入家養[illegible]成契闊至元十二年予應奉翰林文字[illegible]歲公入為待制王堂多暇日得考古論文知其所未知聞其所未聞為樂可勝既哉予賦分凉薄公尋又舍去出貳提刑按察雖聲問數相及十五年間僅一再會晤造予移疾返鄉里而公膺

璽書之召予亦篆誥

恩趣還寓舍頗相遠自非公集率不得相過[illegible]用憫然公長予六年今年頭七十神明不衰事理至精熟下筆作文不减平昔至其論古今利害援引[illegible]據有條不紊每賓友期集未嘗後約而至步履輕便不事杖策行且或之而鏗然作聲院[illegible]聞之知為公矣少日多飲酒近歲浸優不喜遇良辰嘉會雖得意適猶能滿引舉白至數杯不亂子賢孫孝以學問世其家晚景泰然順適所欲壽祉方隆未有涯也予諸作公孫置酒為具稱觴上慶諸公例作詩稱頌予謂公孫吉七秩之壽未足為君家公賀也申公膺束帛之招衛武公作詩箴警之曰會當副士林之望是席也姑為贅詠張本云元貞二年夏五月東平李謙序

詩　　閻承旨

七十人生福壽隆耆英饒入畫圖中耆英會七十始入靜吟秋澗雲泉綠安步花磚曉日紅玉樹芝蘭方秀發詞源筆力愈清雄鹿庵愼獨傳芳派會見遐齡繼兩公

王瓠山

文衡始字文康公敬齋鹿庵聲望隆共城三王稍後出秋澗早直蓬萊宮升華屢赴延英召下筆咸推言語妙邊臣奬諭相臣麻百粵三韓同答詔烏臺初立公選掄鞍之持憲材益神宗祐不嚴考工罪忠言疊疊達楓宸繡衣山東又河北民不渝浮吏竄戢衆牋進上青宮圖玉裕淵冲蠢典則出處平生唯自足使

節何堪上閣蜀授窮學海恩遒賦練多世事機宜熟天朝養賢恩禮殊中統而後元貞初東門賜金開祖幄西園束帛隨徵書重來地尊年未老積行淵中外敷藻鈎深輯略手編研謹而月之仍細考共山不頋頻勤移耆英今日非公誰九十司徒昔嘗有康強七十歸豈宜晚生幸際扶搖便前輩風流親接見中州元氣三數公介壽同饗公堂燕

楊損齋

方平家世有公賢三壽饒行七十年秋澗未容歸舊隱瀛洲方且會群仙向來政事流遺愛此去文章論正傳我幸巷南瞻巷北時時訪問得周旋

陳北山

秋澗仙翁年七十五色筆頭百鈞力應龍淵潛忽天飛白日湧雲轟霹靂須臾雨止風亦霽萬頃瀹漪舞秋碧真書透紙錐畫沙行草入神縮驚蛇胸中政有不平事揔管一掃無遺涯平生六籍不去手刋落枝葉收菁華世無公是有公器跳出百家成一家癸巳之秋昔赴召晚生何堪從諸老長楊館裏共瞻天承明廬中同視草別公南去五閱春邇來拜公情更親公雖引年乞謝事看公神觀老益振當年上壽客滿座奉觴迭起爲公賀犀軸綺語光陸離紙尾挂名惜欠我八十行及李東軒九十會到鹿菴年頗從期頤數滿十我亦預備長生篇

王鹿泉

登歲聲華便軼群學優不輟向來勤兩宮垂顧逢千載三世讀書萃一門蘭省柏臺留讜論玉堂金馬煥雄文平頭七十無多賀會見諸孫字又孫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內翰秋澗公謝事之明年終命於家春秋七十八寔大德甲辰六月辛丑也僾聞之悼心失圖彌日襄自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傑並嘗求其所爲文諷誦之愛其氣格雄拔不窘近世繩尺每以不獲摳衣趨隅一問津焉爲嘆昔根既而公提憲山東按部過鄆始遂一拜屢納軟辱折行輩以待聽其論說古今文字淵淵浩浩有源有委如法家議獄絲

髮不少貸一歸公是而止使人胷中之滓都盡將來
瓣香於是爲贈爾後參商相望瞻拜弗獲徒有江空
歲年晚之歎壬辰同被
召詣公車入見
世祖皇帝于上林苑癸巳又同拜
北扉之命甲午秋又同在史局纂修
世祖皇帝實錄幸哉日得聆謦欬備准諾惠教弘多
尋儀移病歸及再入奉常公已登七秩矣乃出諸名
勝賀章見示且命追補前作爲賦七言長句公過爲
激賞辛丑拜章引年甚力朝議以公
三朝耆宿特
命進秩二品且授子公孺鄉郡府推以便養仍官孫

符祕書郎以寵其歸
恩至渥也比哀問至京師縉紳之流皆失聲相謂曰
玉堂東觀寧復有此翁耶往往見諸哀誄是則哀生
文耶文生哀耶詞之有七哀八哀豈容已耶一日公
孺走書需予引篇首儀以公宏才碩學揚歷清華殆
四十年其事業顯顯着人耳目之表庸何俟贅言哉
惟公嗜古力學凡所未見書訪求百至必手爲謄寫
老大尤篤視盛孝章爲無讓平生詩文幾四千篇雜
志總八十卷方易簀始停筆其勤可謂至矣其振耀
來世宜矣嗚呼儼從大人先生游能幾時乙未紫山
胡公卒丙申苦齋雷公卒祗惟公一人焉今又卒嗟
後生小子於何考德問業焉少陵所謂長嘯宇宙間

高才日陵替豈不重可哀耶迺擬楚騷之亂以抒余
哀其詞曰
太行壁天兮橫亘坤維篤生偉人兮企其齊而鞭赤龍
兮駕白霓倏倒景兮滅没其可追疏決雲漢兮黼黻
明時渾渾灝灝兮孰闚端倪雄咮一鳴兮喑萬喙嗌
壓埃野馬之一瞬兮浩江河之獨馳嗟形蛻而神往
兮逝者如斯與造物者爲徒兮萬萬古猶一朞大冠
如箕兮珮玉陸離耿音容之在目兮眇一去而不復
來叶顧四方上下安所止兮雖巫陽九招竟奚爲諒
冥冥或昭昭兮知耶弗知哀辭有詞兮尚以聲吾悲
陳儼斂衽端拜
學與天淵博名隨事業新文章早無敵字畫晚逾神

冥躅追前哲遺芳澤後人獨憐秋澗月猶照玉堂春
劉敏中斂衽書
司馬凌雲氣通真廣川精學道爲儒文章館閣五朝
舊富貴兒孫八十春醴酒常存貼講舌
内帑特賜表詞臣歸來勸破浮生夢白玉樓成筆愈
神
劉愻頓首上
文章字畫世爭傳四海飛聲白早年冠冕一方驄馬
使腰犀二品玉堂仙承家素學兒孫貴謝事清朝壽
福全零落山丘懷謝傳西州門道獨潸然
王德淵載拜
儒林宜有傳汗竹錫餘青筆陣如飛電詞源若建瓴
方登群玉府遽墯湧金亭欲扣平生學撞鍾愧寸莛

時昔聞淇上三王籍有聲共推天下士獨擅斗南名
吾道光昭代斯文屬老成玉堂佳話在一讀一傷情
中統文明治都司政事堂寵分鰲禁燭名重柏臺霜
空谷藏遺藁餘哀寄挽章鳳毛今有子染翰侍
君王　劉賡辯香書上

嗟哉秋澗公立志恒矯矯文章尤苦心傑出千仞表
公之筮仕初庶務猶草草每以正自期臨事無大小
閩中憲節回淇上風煙好徵書下九天鑾坡須故老
一旦幡然歸群情惜其早餘慶及後裔心事粗能了
生平英靈氣因風入冥杳明月太行巔詩名同皎皎
　王約頓首

德業中朝望文章蓋代名誨人循善誘接物極推誠

春露傳家記洄溪別墅銘殁寧無少恨三世荷
恩榮　表弟韓從益再拜

縱橫筆陣知無敵如將升壇拜錦白先登剗壘特勇
夫投石超闗之風格黃金端可鑄鴟夷坐困強吳霸
全越文場自有萬人英豈尚虛浮棄真實唐興繼代
重詞科往往篇章見家集世衰鼠尾競喧啾天下幾
人能事畢王公才敵異徹俠悄焉夜壑藏虛舟倏焉
有力負之去不讓橫槊劉并州勢如偃屋建瓴水熟
如平地馳輕輈味如調羹夏鼎鬻溫如器琢崑山璆
平生無意修邊幅丈室疑塵勝華屋詩腸耿耿少陵
心經笥便便孝先腹豸冠繡斧滌須清視草判花隨
意足南歸鄉里未揮金寂寞荒阡竟埋玉獨存秋澗

大全文來者相傳誦芬馥　至大改元春三月望
日洛客暢師文再拜

束髮就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
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屢煩韓愈
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寥寥人何在落日淇川滿
白雲　濟南張養浩拜手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
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眷恤隆渥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黄祭告寵賁松櫝越王氏有熺是用追述　先公立身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惲字仲謀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先生曾祖妣呂氏聽清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

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謚敏懿祖妣孟氏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主事中年折節讀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謚莊靖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菴王公詩文字畫已有聲紫陽遺山一見為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揚西菴曹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為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尋被中書召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文頴超絕之逸才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出其手共稱敏贍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行之允為適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請法制以立紀綱設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察為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竊直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作姦階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為側目九年陞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威民嚚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

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畏法致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娃者殺同產兄社獄因竄緣逮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惋省檄鞫問廉得實跡一問即服時晉絳久旱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藉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掾姑射山文石籍夫臣力關山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利由之而出土人刻石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建廨傳遞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諭十三年奉
命同陳鄭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
綫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
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
稱其文章精敏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竟移山東東西道先公
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
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
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熟議極乎中正方可服衆惟
克己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
部內府尹持占名鷹房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
何郎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爲憲臺徧諭諸道遠

近為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掊衆利甚夥與監逸
去事白曰行司恐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
計矣質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尹車因告訐
曾蒙賞賚沮嚇官府肆凶倖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
數奸惡痛抶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
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
略於
東宮膺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
圖後斷以己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諭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趣不應時
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問其故曰力小任重剝衆利
已未見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
守廿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閩
閩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奢爲盜匪黜尤貪惡
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
具有壽筭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郯東擊則西逸西逐則
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
朝廷允爲賊果潰散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
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
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宫蒙慰諭久之維上萬言書條

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
僭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攬威權五
曰重廉司以勵庶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
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
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
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
弭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
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凡預
廷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九十
五篇逐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鑿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改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
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
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
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
孫訔祕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
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私第正寢之春露
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
人推氏祔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
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
季女貲婉順事舅姑睦姻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

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耶治之如法故
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已出
內助力為多先十八年辛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潁
州事孫三訔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詵詵侃侃
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
郎楷次適寗氏子重孫五男溪璋德璋潤璋女二皆
幼孝子二公儀藤授承務郎同知磁州事公說衛輝
路儒學學正生子頊任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
器業與人交樂易直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
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
不在已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
迺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
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
私覿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
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醫救視沒為殯斂以行槀付
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
南宮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既周其喪妻少囊迹
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
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
俱重為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為文章不
蹈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
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

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
有用為主宜乎綰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遒婉以魯
公為正所書卷帖為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
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簀方停筆平昔著相鑑五
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
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
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
蒙
朝廷公議為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
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
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為建白雖未盡行

後竟如所言較其藴與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
贈謚 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
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蓍蔡之是稽繄晚生山斗之
所仰盖公論云敢用是爲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曉茲克勤
策勳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扶雲漢 大放辭源
嶋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疏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詞 百總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贈遺稾 爲世蓍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謚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功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

又何俟曉啚相感 則吾道爲庶幾
用是昭告 神寧無疑
大行峻極 清泉漣漪
嵋峙無窮 永照豐碑

嗣子公孫撰